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三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十冊目錄(總第49冊)

昭代記	續(卷八—卷十、跋).....	一
府朝事略	(序、書、自叙、引用書目、目錄、卷一—卷十二).....	五五
野史纂略	(序、徵引書目、卷一—卷五).....	三三九
大日本維新史	(序、凡例、卷上—卷下).....	四四七
明治新史	(序、卷一).....	四九七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三

寬永十三年丙子正月。課天下諸侯伯修江戸城之郭。其石壘西海南海山陽山陰諸侯掌之。溝塹關東陸奧出羽諸侯掌之。造高田馬埒。使朝士子弟大調馬。賜酒井忠勝萬石。以爲留都資。二月。林信勝奉教。輯和漢荒政恤民法制。上之。三月。厩橋城主酒井雅樂頭忠世卒。年六十。五子阿波守忠行襲封。食十五萬餘石。忠世遺萬二千五百石。忠行庇蔭料三萬石。忠世卒并賜之。忠世年十九。以烈

昭代記卷八

祖意相台德大君歷事三朝輔政三十餘年。性矜嚴好禮。而御下寬簡不苛。嘗退朝見厨丁匿鳥魚肉。同列惡之。忠世與土井利勝曰。仁恩未沾。與儻乎。何其窮也。細川忠利饗忠世。請膳宰食單羅列珍饌十五品。忠世召膳宰。請之曰。國家有制。饗膳無過七品。汝何使吾失禮。命却之。如法而後受饗。其端恪如此。晚節雖微失權。竟以功名終。四月十七日。大將軍登日光山拜闕。宮廿二日至。自日光伊達政宗力疾東覲。大將軍數使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問病。又命侍醫診

候既而疾益篤。大將軍患之。駢徵京師典藥頭某。及西海巨藩良醫診之。無效。五月。大將軍臨其邸視之。政宗夙沐浴更衣裳。坐以待旦。及見土井利勝扶右。柳生宗矩扶左。酒井忠勝從後扶腰。大將軍懇懇慰勞。政宗感泣謝恩。及去。令掌拜伏以送之。居無幾何而卒。年七十二。大將軍痛惜。使土井利勝弔之。賜賻銀五百枚。長子越前守忠宗襲封六十一萬五千石。大將軍遇政宗特厚。屢召賜宴。政宗好長劍。侍燕時脫以進。大將軍嘗謂之曰。卿心不可測。然孤之視卿

昭代記卷八

二

何曾有毫髮之嫌。宜帶刀以入焉。否則不予觴。政宗流涕曰。不才先朝時微有汗馬之勞。至今人君未致涓介之力。而恩遇如此。雖死焉敢忘之。是日大沾醉。不覺鼾睡。侍臣竊抽其刀視之。卽木造刀。飲肥城主伊東修理大夫祐慶卒。賜長子大和守祐久五萬四千石。次子主膳正祐豐三千石。六月。加神戶城主一柳監物直盛萬八千石。移封伊豫西條城。并舊食六萬三千石。人吉城主相良左兵衛長每卒。子壹岐守賴寬襲封二萬二千石。加西尾河三城主本多下總守

後以萬五千石移封伊勢龜山城并舊食五萬石移龍野城主岡部美濃守宣勝於攝津高槻城其萬石如故鳥居忠恒數病不朝欲請榮忠春爲嗣未果忠春母庶母也性妬悍疑忠恒無意於立忠春奔入香花院欲囑寺僧訴官忠恒聞之驚自往拉歸然意憎庶母所爲猶未謂忠春也七月忠恒卒無子大將軍思鳥居氏累世之勲欲立忠春嗣封井伊直孝議曰忠恒每告病不朝又不請嗣背大憲且蔑朝廷也如是而不之懲何以制天下從之收山形城二十二

昭代記卷八

三

萬石賜弟鶴千代忠春信濃高遠城三萬石以山形城三十萬石賜保科肥後守正之正之台德大君之季子也母侍嬪神尾氏名靜靜父曰伊豫榮加榮加爲北條氏直臣及小田原滅榮加欲干祿於我時井上正就母以乳媼在後宮榮加使靜女給事媼偶得幸於大君有娠懼崇源大妃妬忌竊歸父家生男名幸松其家在神田街隣里傳聞曰是貴種也願得抱負來訪者日衆父恐其聞以母子託媼賴正就密啓囑諸新館禪尼尼者武田晴信之女而穴山梅雪之

妻也尼迺迎與居久之尼察甲信舊識莫若保科正光者乃謂正光曰男子不可長婦人之手願以煩卿正光乃以母子歸其邑更名正之正光病其竟不顯如駿河見大納言忠長忠長曰吾弟也厚餽遺之間爲言諸台德大君不報既而正光卒無子以正之爲之嗣賜高遠城乃冒保科氏稱肥後守台德大君之薨也命正之督三緣山土木役既畢往日光拜東照廟有司議曰正之於先大君雖不得爲子不宜吉服拜闕宮急遣使追止之而正之謙冲不以懿親自居

昭代記卷八

四

也止之少時未嘗學問一日問左右汝等亦有樂乎小櫃興五右衛門素伯曰臣有二樂正之曰何樂素伯曰臣樂貧凡人富則奢奢則僭禮臣幸貧矣故得不僭不濫以寡過焉復問其一不對強之曰臣樂賤凡人貴則傲傲斯愚臣觀於入君生而無教其下佞諛曲從以取悅嬖媚苟容以希旨是以其實雖美驕傲日長無能愚乎臣幸賤矣苟有過則朋友規切得賴以免戾矣止之熟聞其言曰洵然我不早聞至言故不能免愚今而後願更之卽益素伯祿賞之自是

折節讀書德望漸隆八月大風地震封朽木民
部少輔植綱萬石布施^{和大}領主桑山左衛門佐
一直卒子修理亮一玄襲封萬六千石時田左
衛門權佐廣定卒分其封賜長子玄蕃頭定正
八千餘石次子數馬長廣三千石九月田邊^{後冊}
城主京極修理大夫高三卒子六九高直襲封
三萬五千石初上皇聞金澤文庫有古寫本律
令勅令謄進大將軍下教鎌倉建長寺圓覺寺
令僧徒傳鈔松平信綱董其事林信勝林信澄
校讎十月書成獻之十一月大將軍臨水戸權

昭代記卷八

五

中納言賴房弟賴房善射特妙短弓仰射飛鳥
中之嘗從獵于板橋有從臣射猪者猪負箭而
走賴房射殪之又獲五頭大將軍嗟賞曰今教
經也加三浦志摩守正次五千石並舊食萬五
千石一柳直盛將赴封途而病卒分其封賜伯
川波守直重伊豫西條城三萬石仲美作守直
家播磨小野二萬三千石叔藏人直賴小松萬
石直家並前所別賜共食二萬八千石既橋城
主酒井河內守忠行卒分遺封賜十萬石於伯
雅樂頭忠清二萬二千石於仲萬千代忠能十

二月朝鮮王李倭使任統金世濂來聘兩使請
登日光山拜東照廟允之先是關藥園於京師
及江戶朝鮮獻藥艸數種命植之

十四年丁丑三月大將軍臨酒井忠勝別第須
坂^信領主堀淡路守直升卒子大學直輝襲封
萬餘石四月朔經營第二城是日創工大將軍
臨焉時有雙白鶴降於稠衆中百官慶賀或歌
咏之大將軍悅賜宴於群臣命林信勝作之記
是月白河城主加賀守丹羽長重卒子左京大
夫光重襲封十萬石五月烏山領主堀美作守

昭代記卷八

六

親良卒子又七郎親昌襲封二萬石六月平戶
城主松浦壹岐守隆信卒子肥前守鎮信襲封
六萬三千餘石七日市領主前田大和守利孝
卒子右近利意襲封萬石足森城主木下宮內
少輔利房卒子淡路守利當襲封二萬五千石
佐土原領主島津右馬頭忠興卒子萬壽丸久
雄襲封三萬石七月高取城主本多因幡守政
武卒無子封除賜其遺臣高取本年租稅政武
大和大納言秀長相因幡守俊政子也八月牙
城修築竣功大駕自西城移焉大將軍召將作

長謂之曰。殿屋宏麗太過。非所不儉於天下也。其華飾處。宜速毀之。自今後勿得構造過華麗。初烈祖嚴禁耶蘇教。然肥前肥後尚多餘孽。動輒簧扇亂俗。松倉豐後守重政既討島原。痛查檢之。誅妖徒歲數十人。其黨潛逃竄伏。偃武後重政益思所以報國家。以爲天下已平。所患者獨耶蘇教。私遣人販于呂宋。探夷情。上書言國家所以憂耶蘇者。以西洋覲間也。臣搜訪海外事情。西洋海船必經呂宋。臣竊爲國家計。莫如取呂宋而據之。以絕洋船之路。臣聞呂宋兵弱。

昭代記卷八

七

取之用千餘人而足矣。臣願獨帥手兵往取呂宋。若不成。不過失一城主。成則國家永無西顧之憂矣。未報。重政病卒。時寬永七年也。長門守重次嗣封。重次吝而貪。憚好內不愛士。父所招致士多散。耶蘇徒稍稍復興。重次嚴逮捕之。實以極刑。是歲大將軍不豫。自春涉秋。數月不視朝。西陲訛言。大君薨秘不發喪。八九月間。亦光燭天。朝於東方。夕則西。又多狂花。時有飛語曰。今茲當辭伊座。辭伊座蠻語。猶云天主治世。又傳有天書降天草島。曰至冬兩肥間有疫癘兵。

革人多死亡。唯信天教者得保全。天草在島原之南六里。地屬肥後。肥後有益田甚兵衛好次者。舊仕小西行長於宇土。行長修耶蘇法。其臣多人入其教。小西氏滅。好次隱爲農。年六十餘。桀驁負氣。竊謂鎮西人心歸向天教。外憚峻法。內實憤怨。當今之時。鼓舞民心。煽動州郡。莫如天教。吾以斯術籠絡西肥之梟雄。崛起九州。以搖中國。事成遺榮於子孫。不成亦老境之一快也。於是自宇土徙天草。唱異教。簧惑鄉曲。好次子曰四郎。容姿昉麗。八九歲讀書史。善筆翰。人稱

昭代記卷八

八

奇童。島民森宗意。大矢野松右衛門。千束善右衛門。大江源右衛門。山善左衛門。皆陰修耶蘇流言曰。慶長甲寅歲。西洋麻魔古子被逐天草。歸阿媽港。語人云。後二十五年。此地出神童。即天使也。傳識文云。歷數五五運。天童二八年。生知窮道藝。安行達經權。雲變東西輝。地妖秋冬。花州郡盡震動。草木亦瘵瘥。人戴九瑠珠。九瑠珠。蘇奉耶蘇者戴諸頭形如我。蘇奉耶蘇者戴諸頭形如我。蘇奉耶蘇者戴諸頭形如我。蘇奉耶蘇者戴諸頭形如我。架畫十字。天教吞三教。上帝濟萬民。凶徒解其文。諭小民云。四郎年僅成童。奇偉英特。真天使。

也。來歲距甲寅廿五載，卽天童二八年也。天變物異，亦皆與麻魔古子之言符，非上帝興天教而何？聞者頗惑。十月七日，宗憲等與好次謀奉四郎爲教師，利四郎大夫時貞開場於宮津。地屬天草說法，男女群集。時貞麗衣裳，飭威儀，端坐上座。宗憲等皆恭肅禮拜。時貞手念珠，諭衆曰：「可憐爾曹，會三教滅熄，天主治世之期，不知奉聖教。本月旬五二肥間，必有大事起矣。惟一心奉天教者，能免其災。」辭氣惻怛，座者淚下。時貞又云：「今現出確證，以解爾曹之疑。」仰天默咒，有

昭代記卷八

九

一鳩翔集產卵，拆出天主畫像，鳩三呼辭伊座而飛去。於是場中二百餘人悉歸教，有相津玄察下津治兵衛者，本爲妖徒，詣道場，佯罵於棚人中曰：「我邦神道建極，加以儒佛三教並行，不復容異端。」四郎何等妖兒，叨鼓乳舌，以誑婦豎。試爲我說其道之詳。時貞徐曰：「人各有所信，公等奉天教乎？吾何間焉？」二人起曰：「妖兒果無辭逼辱之。」玄察口喝治兵，脚屈不伸，因涕泣乞哀。時貞軒渠曰：「吾道不咎既往，苟悔前過，豈可弗救？」乃咒天帝疾，立瘳。時貞又善醫術，妙治急患。

湯島小民攜一狂婦，需治時貞，領肯狂婦立瘳。聞者莫不驚奇。湯島在島原天艸之間，妖徒就島而謀，所謂談令島也。十日，島原南疆諸豪會有江村村長宅，深江勘右衛門曰：「賦稅越額，責逋甚急，今秋管下小民窮苦方極，諸君有何計？」衆默然。一人扼腕曰：「吾聞苛政猛於虎，松倉氏之謂也。昔者有馬公之治此邦也，風雨順時，百穀豐稔，豈非闔境奉天主之故耶？松倉氏臨邑二十年于今，悉毀天教寺觀，屠戮徒衆，嗣君又厚租稅，煩課役，誠不堪命。莫如早計大事，勘右

昭代記卷八

十

曰：「勿妄言，垣有耳，吾有所圖。」公等姑俟焉。十五日，安德有馬等十餘村悉歸耶穌，殺縣吏，逐神祝僧徒，據山林，嘯聚。州縣不能制止，告急治城。有馬村有三吉角藏者，寬永初共父皆奉邪教，梟首，二人各奪父首匿之。至是皆公然唱法，奉父髑髏，設壇爲祭，募緣比隣曰：「此吾輩之父，昔嘗罹刑，今在天爲上公，公等亦奉四郎公，則昇天享富貴，皆如之。」於是男女歸法者數百人。二人益勸募招集。時松倉重次東觀在江戶，留守宰令國中曰：「妖徒哮闕，殆不可制，御當備兵以

待後命。縣吏村長各守其疆。四境閉口。設監舍。檢舟船出入。捕逮長帥。卒縛角藏及妻子。尋至三吉宅。三吉適會衆拜懺懺。捕卒入執三吉及兒女。三吉謂角藏曰。吾輩以身殉教。固所願也。顧釋兒黃口。未解天教爲何事。唯此可憐。角藏曰。言何痴子。與子世世殉天教。生寵死榮。何幸加旃。欣然就囚。所會男女相謂曰。我曹豈免刑不久。將見二君於天堂。送至海岸而訣。翌日凶黨建白幟。陳邊豆。祭三吉。角藏曰。幸哉二君。若遭刑。方今於天堂受快樂。當欣慕耳。佐志木作

昭代記卷八

十二

右衛門舊藏天主畫像。一日誦經祭奠。徧告鄉隣。老弱蟻集。縣吏林兵右衛門聞之。怒。單身往排衆躍入。奪畫像。劈裂。投諸竈火。妖徒四五十人。挺耒耜。立殺兵右。詈其尸曰。縣令縣令。今而後知天主有靈乎。衆呼快而散。作右因爲移文以勸募。遠近翕然。風靡。島原南方諸村悉爲賊擒。吏胥僧巫隨處屠殺。或倒懸之。或生埋之。備極慘毒。二十五日。島原宰岡本新兵衛多賀主水率士卒。乘走舸。以赴有馬村。賊將襲治城。所在放火。逼近郊。岡本等船過堂崎海。回顧烈火

起於島原。楫師篙工皆凶黨。望之有喜色。將吏皆失度。會一縣吏刺船遁。見岡本船。遙謂之曰。偵邏自城下還報。賊覘知公等來攻。分其衆爲二。一屯北岡逆戰。一攻治城。岡本議進退。少壯者曰。公不見夫火乎。城陷則吾輩之族亦矣。不如進戰。賊謂岡本曰。不然。城中所貯火藥五百斤。火果焚城。炸烈激激。聲震天地。今者但見火光。不聞炸烈之聲。是必賊放火村里。以張虛勢耳。吾知城必無恙矣。不若退保城。乃還深江村。有古城墟。賊據以爲巢窟。翌日岡本多賀率兵

昭代記卷八

十二

三百向賊巢。賊諜知之。衆千餘人移屯廣島原。揭白旗。旗畫十字架。陣高丘。排鳥銃以待。相距數十步。兩軍吶喊。交發丸。新兵令銃卒先發。其半賊一齊連放。新兵令急發。其半。槍手繼進。遂破之。賊退保深江。城兵追攻之。賊棄寨去。而我軍亦多死傷。賊支黨援深江。見寨已陷。憤怒。轉向島原。日暮放火。城外寺觀衆二千人迫正門。取所揭合牌。踏破之。揮鉞鎚斧鉞。毀門扇。投火。城兵力鬪却之。是時牧野傳藏成純林丹波守勝正。開府於豐後府內。以稽察鎮西。於是島原

宰告急於二監。又乞援熊本佐嘉二藩。熊本隊將志水伯耆出師川尻。佐嘉隊將諫早豐前次川田。國家令甲不得私出兵境外。二藩使人請命二監。二監答以非取幕命不得指揮。二隊將引兵旋歸。熊本請輸火器於島原。二監又不允。島原別邑曰茂木。地近長崎。其縣令曰佐野。摠左衛門治民有恩威。是時閩境應賊畏摠左。未陽唱法。既而摠左將赴島原。有肥後人嘗受恩於摠左者。要諸路告曰。賊謀君君不可不自備。摠左詣村長總兵衛。不見一人。頃之總兵自外

昭代記卷八

十三

來。摠左詰之曰。汝空家居外。何也。曰。村民奉妖教。故出爲之謀耳。摠左厲聲曰。汝忘國家鴻恩。輒與孟賊黨。今我於殺汝何有。然吾將歸島原。汝苟謀鎮定。則納我質子。且爲具舟。總兵有難色。適其子傳介亦還自外。摠左擒之以爲質。總兵不得已。纔舟。摠左挈傳介入舟。總兵伏兵別舸而待焉。爲兒故未發送。詣岸謝曰。別舟三隻。載弓銃以備不虞。摠左却之不聽。既近島原。篙工顧護舟。呼曰。盍履約。摠左起揮偃月刀曰。若等爲暴。吾先殺傳介而殲若等。護舟不敢近。摠

左歸謂新兵曰。盍徵糧於茂木。試其順逆。乃使傳介作書。說其父利害。以與賊絕。總兵見兒書。不忍與亂。竟爲良民。誘導鄉里。歸順。輸粟二百斛於城。後復時饋酒食以勞將士。賊移檄長崎。歸黨。崎人未輒應。終島原之亂。茂木長崎不動。摠左衛門之力居多云。十一月朔。島原賊黨滋熾。至萬八千人。大江源右衛門千束善左衛門。蘆塚忠兵衛。安德角內等爲長。議再攻城。分其徒爲三隊。千束謂衆曰。且夕城陷。吾欲據此。唯無元帥。如之何。衆願推時貞爲主。乃馳使天草。

昭代記卷八

十四

以陳推奉意。時貞應曰。諸君苟歸吾宗。請作誓書。示無貳心。吾兵有五千。協志戮力。足以濟大事矣。源右等大悅。裁盟書贈之。其長數輩如天草。執贊修君臣禮。於是推時貞爲帥。森宗意天草玄察爲謀主。時貞亦如島原。尋盟。天草之治城曰富岡。隸唐津。唐津城主寺澤堅高使其宰三宅藤兵衛戍之。藤兵聞天草諸村歸耶蘇。使捕官巡邏閭閻。檢賊誅之。賊搆寨上津浦。據守。藤兵謀攻之。諸縣吏來告。變者皆曰。賊衆五六千。而我兵僅三百。力不敵。且賊中宣言。往取富

果如其言。城下人心亦不可測。或伺我虛。誘賊入城。我將無處託足矣。願君熟計之。乃止。藤兵告變於唐津。乞援。而自率見兵出屯本渡村。唐津以原田伊豫並河九兵衛爲武者奉行。岡島八左衛門三宅藤左衛門等爲騎上長。並河太左衛門關善左衛門等爲步隊長。帥千五百人。以援富岡。十一日與藤兵會。招村長問狀。村長素與妖徒通。皆質妻孥於賊寨。陽迎唐津將校曰。頃日上津之兇。劫庶民歸其教。俺儕恭遵官命。不敢從邪教。謹奉迎諸公。若分軍爲二。其

昭代記卷八

十五

一屯島子鄉。以宣威遠近。則賊徒來降無日矣。藤兵議曰。賊巢不唯上津。所在咆哮。我背本渡之海。右鬼本之岳。左島子津浦之斥鹵。深入上津浦。是前後承。賊徒爲囊中物也。不若三分七衆。其一屯本渡。其一攻賊巢。其一爲游兵。於是藤兵與原田伊豫等四百人爲一隊。屯本渡。澤木渡邊等百餘人爲游隊。三宅藤左衛門並河九兵衛等三百人。次島子鄉。以擬攻上津寨。土民詳知其謀。走報賊。賊撫掌曰。彼已陷我術中矣。先是時貞在島原。議軍所向。或曰。首剋平長

昭代記卷八

十六

崎復波爾杜瓦爾之舊疆。足利氏之末波爾杜。教築小洲於海中。以居焉。後絕波爾予其洲。於焉蘭人今所稱出嶋是也。所謂舊疆蓋指此。通信於彼國。拔島原城。據焉以制九州。乃刻日出兵長崎。會好次使人告唐津富岡合兵攻上津寨。宜急舉島原黨而來援。時貞遽罷前議。以五千人還。援賊衆議曰。寺澤島子之軍不過三百。我軍分爲二。海陸夾擊。殲之必矣。於是時貞帥島原黨四千餘人。次上津浦。好次帥天草黨六千人。次中岳麓。約詰旦均進。島子與上津援。唐津隊將使呼子平右衛門守山間隘路。戒鄉民曰。賊若來。發銃爲號。而鄉民皆通於賊。十四日黎明。賊衆來襲。民不敢發號。及日出。白旗滿山。喊聲哄然。唐津軍匆遽邀戰。敗並河九兵衛石川吉左衛門中丸死。賊乘勝追北。直逼本渡。三宅藤兵衛聞之奮起。遽出陣。並河太左衛門等排銃手連發。賊勢少沮。藤兵據小丘張隊。勵衆決鬪。然衆寡不敵。其良多殪。藤兵割壯而死。原田伊豫且戰且退。並河太左衛門以其一隊殿。藤兵既死。衆推伊豫爲將。太左時具酒食。徧勞士卒。曰。予發唐津有神人授獲身法云。奉

此者所向無前我邦自古謂之神國耶蘇者邪教也邪而抗正豈能久乎十八日賊萬二千人連富岡五里也志岐郡州民爭應之其不應者迫殺之火廬舍屠婦女旄倪岡島爲賊孤城孑立村落啾啾無復人烟明日賊攻富岡城城中防禁甚力殺賊二百餘人廿二日賊再來攻連竹脾蟻附破城門岡島次郎左衛門勸衆曰使妖徒乘城竹面目見人衆殊死防戰斬賊首領加津佐三郎氏備深江勘右衛門賊遂退明日復來迫初三宅藤兵衛修飭守備多貯火箭至

昭代記卷八

十七

是藤左衛門倏賊薄城連發以蕤竹盾賊解圍而去藤左衛門者藤兵之子也賊攻島原城之後十日十一月豐後監使飛報并熊本宰臣書達大坂城鎮將阿部備中守正次與僚佐會議正次曰曰者三河僧徒作亂不速舉兵討之遂至相嶽今上聞待報非閱旬餘則令不下而後馳檄九州無及事矣莫如先許肥筑諸侯救援而後發使江戶衆從其議乃檄豐後二監使鎮西諸侯出師上書言其意大將軍嘉其處分得宜會大臣執政議衆推山形城主保科正之爲

西討總督大將軍曰烈祖有訓東有警須備于西其在西亦如之山形東陞重鎮不宜令正之西出擬板倉重昌爲將石谷貞清爲副松平信綱曰重昌方患腫恐不任事請更命他人酒井忠勝曰台命一出以病中佇重昌聞之必不堪憤悶阿部忠秋曰臣與重昌善請往審其狀復命曰重昌病不甚劇於是命內膳正重昌重藏貞清西討使松倉重次右近重賴亟就封時細川忠利立花宗茂鍋島勝茂寺澤堅高等皆東觀因下教其留守臣便宜從事重昌子主水正

昭代記卷八

十八

重矩詣信綱請從役信綱以夜分難言之乃詣忠秋固請忠秋感其孝義往內宮因嬪婦上稟被允重昌貞清以賊攻富岡之前六日十一月受命明日即發柳生宗矩適飲于有馬豐氏宅聞之馳馬追之抵金川一作川崎不及日既暮還見大將軍曰西陞之變豈可易哉昔者親鸞僧徒之亂以烈祖之神武織田右府之雄略尙不能蕩滅夫愚民奉異教往往擲命不顧况耶蘇之巧姦乎今殿下命重昌爲督帥使諸侯伯聽其處分是擠重昌於死地也重昌雖勇無門開重

望鉅藩列侯恐不受其指令而賊死守不下。職日持久。殿下必使他將代之。重昌聞之。何面目得生還。且使一督帥殞命於州賊之手。是大損國體也。臣實爲國家惜焉。故不待命而留行。馳抵金川。而不及。臣多罪。敢以自首。願殿下熟慮之。大將軍弗懌。徵大久保忠教。永井善左衛門。使酒井忠勝問意見。忠教曰。垂問既晚。不知所對。忠勝詰故曰。賊不易輕。重昌權輕。九州侯伯。恐不從指揮。以臣所見。不若三親藩爲元帥。松平信綱堀田正盛爲副。忠勝默然。命保科正之。

昭代記卷八

十九

就藩會隣境白岩民謀作亂。

白岩酒井長門守長重所治正

之發甲擒渠魁三十餘人。其相曰。白岩在封域

之外。法當啓而後發。徒焉止之。曰。我方憂天下

惡。違自圖。以此獲罪。固所弗辭矣。遂斬以梟首。

遠近兇懼。大將軍聞之。嘉其果斷。得機宜。松倉

重次以是月廿四日達島原。巡城郭。弔死傷。嚴

儆備。既入。夜半蹶然起曰。賊也。下木樹。不擊

却之。徒爾縱賊。無所辭罪。詰旦。吾當竭夷之耳。

田中宗夫曰。言何容易。君已奉教專事。戲請。今

是一朝之忿。萬一取敗。禍不可測。莫如固守。俟

後援。重次切齒而止。重賴召將士。手把蜜柑。與之曰。勿卒犒饋。不及聊表微意。衆大悅曰。真將種也。重賴奮然謀襲賊。還騎還報曰。賊植竹與人。濟挾火爲偽兵。悉遁於有馬村。二十八日。熊本宰長島監物承豐後二監命。帥兵次河尻。瀨海有熊本穀厥。其縣史曰。川北九大夫平素丈海濱。算土民所貯鳥銃數。聞賊起於天草。命一步一杙。三杙一銃。多插火線。終夜打放。賊欲奪川尻穀。宵竊乘舟近岸。知其有備而止。賊本謀欲首徇長崎。通信呂宋。陷島原富岡。吞噬九州。

昭代記卷八

二十

而進。旆中原。而長崎未之應。聞幕府命將西討。

時貞會衆謀。馬場休意欲急攻取島原。據城以

防。蘆塚忠兵衛曰。島原未易拔。而官軍在後。犄

角非我利也。莫若據原城之故墟。焉。墟在島原

之南。有馬晴信之舊治也。東佩海西北襟石崖。

環以水田。號爲險要。賊以爲據焉。以堅守。九州

侯伯必有應我者矣。督衆助工。數日而竣。松倉

氏設原於口津及三會村。以貯穀粟器械。賊悉

奪之。又徧劫鄉里。掠糧餉。凡城中所有。鳥銃數

千鉛丸二箱。火藥二十五匣。見兵二萬三千。并

老稚婦女三萬餘人。時貞爲將。蘆塚忠兵衛渡邊傳兵衛等主謀議。大江源右衛門大矢野三左衛門等分守四門。時貞日會衆說法。以固結民心。板倉重昌石谷貞清氣鋒勇銳。身又更歷大坂役。以爲賊烏合。皆二肥之苛政。大軍臨之。必當望塵拜迎。抵大坂。阿部正次見重昌貞清。謂曰。妖徒未易狃。公等草賊視之。恐有出意料之外者矣。又謂重昌曰。凡奉異教作亂者。一心致命。非易制。君爲人褊急。不可不自省察也。重昌祿小少兵。京尹板倉重宗擇其良從之。十二

昭代記卷八

二十二

月朔。重昌抵小倉。進入肥後。徵兵柳川佐嘉久留采。五日。松倉重次使其宰道重昌貞清。以入島原城。遂議圍賊寨。重昌命佐嘉幸爲先鋒。重次曰。亂之興。自我邑始。請以僕爲先鋒。庶有所謝罪。許之。重次以步騎二千五百軍海瀨。鍋島元茂鍋島直澄鍋島安藝以萬餘人軍山道。立花忠茂以五千軍北岡。重昌貞清軍有江村十日鍋島立花二軍卒。然傳城賊發丸如雨。殺傷甚多。重昌下令停之。又令諸營築壘固柵。勿猥出戰。重昌謀開諭降賊。約書矢射之。賊答書

甚嫚。細川光利以萬餘人抵天草。有馬忠賴以八千人抵島原。重昌命以兵艦三十餘隻環城。背使鍋島氏督之。十九日。重昌貞清會諸將約明日攻城。有馬忠賴與立花忠茂爭先鋒。重昌諭忠賴曰。葭爾孤城。雖如易屠。賊同心死守。吾知其不可一舉拔之。君謂俟他日。柳川隊將十時三彌久留米隊將稻次壹岐公族有馬內記巡城三彌發一丸。既而皆還。內記謂壹岐曰。三彌所爲。吾不解其意。子以爲何如。壹岐曰。三彌其志於先登乎。其發丸者。試丈步耳。然正門賊

昭代記卷八

二十二

選良固守。必不能得志矣。二十日。鷄鳴。立花忠茂先期進軍。立花大藏臂力絕倫。擐堅甲。提長槍。聲呼曰。立花某先登。言未畢。銃彈汰。兜牟者三。目眩而絕。忠茂怒。揮麾督戰。先隊五百人。均蟻附。城中矢石飛下。十時。吉兵衛小野掃部等死傷可二百人。有馬忠賴使候騎偵忠茂所爲。歸報曰。立花氏圍軍傳城。乃召壹岐問計。壹岐曰。是必十時三彌之謀也。臣知其勞而無功矣。晨甚寒。請君重衾安卧。忠賴擐甲遲機。使人促壹岐。乃整行伍以起。鍋島軍攻後門。諫早豐

前帥先隊鼓譟薄城發丸無算賊不甚抗及我兵將踰堞矢砲驟發鍋島士百餘人立死海潮適至後隊阻水不得進有馬兵亦竟不傳城重昌在中軍督戰令重次援立花軍重次謂有功為忠茂所掠敗則各歸于我卒不肯援立花忠茂躬親冒矢石重昌使人止之不聽再使謂之曰子謂我怯乎我乃往代矣忠茂曰敢不奉命然我士多死奈之何得獨去重昌曰唯其多死故宜退耳攻城何必今日使者三反忠茂乃從之重昌貞清相議以為賊防禦有法未易拔令

昭代記卷八

二十三

諸侯益為久頓計羽檄交至大將軍召大臣執政會議土井利勝曰草賊烏合固不足掛齒牙然掃蕩遲緩恐搖人心不可不亟剪滅也請令松平信綱戶田氏鐵往援重昌重昌以小倉之明日十二月召信綱氏鐵命之信綱請挈子輝綱氏鐵請挈長子氏經次子氏好允之其翌二將上途重昌聞之不樂晦會諸侯謂曰大君側席憂慮以賊未平命信綱氏鐵為援儻或以諸君為息乎明日發春賊必謂獻歲無事我乘其不意庶幾有功願諸君一心戮力以顯殊勲謂

有馬忠賴請勞子以先鋒謂松倉重次子在江戶留守臣治民無狀以致禍亂今而不力戰何以贖罪明日事子其勿怠焉皆唯唯而退夜半召子重矩諭曰明日汝宜跡松倉之踵重矩知父意漉泣而退因石谷貞清請曰明日之戰請令兒在前行重次趨起恐不濟事請命他人重昌不可是歲出雲國主京極若狹守忠高卒無子收出雲隱岐二十六萬石賜忠高從子刑部高和播磨龍野城六萬石以奉其祀十五年戊寅正月元日五更松倉重次發煩為

昭代記卷八

二十四

號諸營吶喊立花忠茂陣於丁門前有馬忠賴以五千人攻後門鍋島元茂鍋島直澄等以萬五千人從第二城重次從第三城城外多水田有馬兵編竹為梁鼓譟乘墉松田作兵衛投旗幟城中賊即擲反之松田再投之賊射斃之有馬氏記麾兵競進安富與左衛門有怪力手提大梯薄障白井作右衛門為銃手長藏背旗曰百尺竿頭進一步謂內記曰君視吾旗不令為虛文也與飯沼泥堂等進戰皆中銃殪明石又右衛門與澀谷小左衛門有隙相違於酣戰中

應而睨曰。嗚昔之事私也。今日之事公也。不敢戮力耶。俱進健闘。亦皆死。有馬七多死。石谷貞清往勞曰。戰已勤矣。徒費勇。無爲也。盡移竹柵。碎丸衆不肯強而後從之。第二城外尤險。鍋島軍不得進。松倉兵一戰輒退。日既高。立花軍未傳城。監使促戰。忠茂曰。諸軍酣戰。城今應陷。我欲擊其走路。抑客臘之戰。我兵竭力。諸軍袖手旁觀。猶我今日。植立不動。重昌憤諸軍不力。單騎向城。伊達氏使者梶田權兵衛遣之。扣馬曰。公將親闘乎。臣請先。公共少徐焉。重昌曰。予

昭代記卷八

二十五

豈親闘乎。亦督衆耳。至松倉陣。嘗曰。盍急攻。重次曰。業已一戰。今少休兵耳。城非一臂所能拔。何督責之急也。重昌作色曰。予非亂原乎。今不爲衆先。何怯。使監使謂有馬忠賴曰。先鋒敗。三軍不競。請更一振。軍吏荅曰。我軍拂曉攻城。士卒多死傷。乃辱此命。何也。重昌怒。挺身逼城。貞清諫曰。吁。是非統帥所爲。假令自輕。其如國體何。重昌曰。余將也。子副也。二人先登。庶足以勵三軍乎。遂進。從士僅十數人。堀內莊左衛門加藤四郎左衛門渡邊佐左衛門突戰死之。重

昌糾縷鍔金裝刀背旗畫弦月。腰帶磨手把長槍。威容肅然。賊知其爲大將。爭逆相當。小林久兵衛前進鏖戰。赤羽源兵衛小川又左衛門左右擁護。而城中矢石雨集。重昌背旗裂槍竿折。猶進弗已。將踰堞。丸中胸顛。赤羽小川殉焉。小林負重昌尸。亦被射。伊藤半之丞淺井六兵衛以竹牌與主尸還營。石谷貞清薄陣。賊刺之。被重創。其從士銀賊。仆將誠爲銃斃。板倉重矩以家丁五百屯松倉營後。見重次一衄無復戰志。促之。重次不肯。重矩獨進薄前門。加藤源左衛

昭代記卷八

二十六

門揭幟立爲丸仆。采山與兵衛代執池田黑澤等魚貫緣崖。崖高數仞。矢丸累下。從上多死。貞清鳴角解圍。重矩不退。貞清促之退。退三十步。始聞父戰死。怒曰。賊殺我父。必報我仇。然我兵甚少。不足當賊。願假力諸軍。貞清曰。死傷多矣。士卒疲矣。請助他日。重矩不聽而反。黑田氏使者黑田半左衛門大音六左衛門與之遇。謂曰。嚴君戰沒。賊勢大張。君而有如不諱。三軍誰賴。千金之身。投之鼠巢。可謂孝乎。牽其轡而還。是日戰自寅至午。官軍殞命者三千餘人。而殺賊

不滿百板倉重宗聞重昌戰沒不悲曰三河以來吾家父祖宗族莫爲國死節者而今乃有之可謂吾家之榮矣是日也江戸烈風颺沙晝晦正殿不能行朝儀大將軍泣雁堂受群臣賀云三日松平信綱以千餘人戸田氏鐵以二千人抵島原信綱會諸侯言曰客歲而來蕞爾賊寨多費師徒至總督戰歿自今而後宜堅守陣營勿悞戰因命高壘構行樓築距堙先是細川光利寺澤堅高屯天草以搜索賊徒賊皆集於原城光利以步騎萬餘人抵有馬邸堅高仍在富

昭代記卷八

二十七

岡鎮撫封內及重昌死監軍飛檄召之堅高至以兵多死於天草請在後營松倉重次亦請曰亂興以來士卒多喪願解前軍信綱皆許之令細川光利代重次信綱射書以諭賊降先是熊本捕時貞母姊及其族渡邊小左囚之信綱召其囚徒至島原遣小左使時貞以諭之賊皆嫚侮答之不屈大將軍賜暇鎮西諸侯東觀在江戸者以赴島原於是細川忠利鍋島勝茂有馬豐氏立花宗茂相尋會原城下重昌之未戰沒也囑蘭船在平戸甲比丹請曰敝邦蒙貴國之

恩久矣聞邊陲有盜請展一臂重昌徵火藥六百斤甲比丹曰同僚弗埒母昨已解纜今副船所貯不過數斤乃獻六桶至是信綱召甲比丹令以其大煩擊賊城甲比丹曰吾邦火器可破堅城今賊架樹結茅輒脆不堅無術可施歐邏巴有新製可破柔恨不齎信綱曰第試之因示賊寨圖甲比丹入船發丸如此連日一日蘭人登檣斗以覘城賊鳥銃射之顛細川忠利謂信綱曰以么魔小醜假力外蕃亦失圖體乎信綱以爲然乃謝罷蘭船信綱命鑛工鑿地道賊

昭代記卷八

二十八

知之逆鑿內外工相遇地中我鑛徒發銃斃賊數人少焉烟火颺官軍謂城中失火既而縹紛自坑發賊潑糞穢灑火鑛徒遁出時貞嘗登樓圍棋鍋島營設佛郎機伺而發彈彈汰時貞祛侍婢齋粉凶黨恐衆知天主少感應深秘之老弱聞知曰四郎公尙不免彈丸近身稍稍解散出降日多寺澤氏獻生口因鞠城中狀曰填者城中食盡謀出而掠痕官軍壘柵堅固無懈可乘城背舩舩櫛比又無由潛出議中輟二月九州諸侯悉會原城下阿波土佐伊豫讚岐侯伯

亦皆致兵賦。衆凡十二萬五千人。北自岡濱。而南二百餘步。爲細川氏營。立花松倉有馬鍋島寺澤黑田。相次連營。監使馬場利重。監細川營。柵原職直。監鍋島營。林勝正。監黑田寺澤二營。牧野成純。監立花有馬松倉三營。松平信綱。戶田氏鐵。居中軍。有馬康純。小笠原忠真。小笠原長次。松平重直。板倉重矩。及薩摩隊將隸焉。信綱屢發間諜。以審賊情形。城中糧餉日竭。老弱潛出采海藻。細川氏誘獲之。益知城中飢羸。蘆塚忠兵衛相津玄察等議。官軍曠日不攻。我居

昭代記卷八

二十九

然瀕死。積資耗盡。矢丸亦竭。及我力猶壯。宜襲官營。掠穀粟。奪器械。以振厲士氣。前門細川營壘塹堅固。銃煩密敷。殆不易尅。有馬立花二營地形狹隘。不便馳驅。唯鍋島黑田寺澤營可襲。廿一日夜四更。賊以敢死三千餘人。分爲三隊。蘆塚忠兵衛等以千餘人。斫黑田營。隊將黑田監物逆戰。三逐賊。最後中銃死。黑田隆政把槍走出。立殪三人。呼曰。隆政在此。力者有賞。黑田睡鷗既老。以諳練軍務。從役亦勵衆奮戰。賊遂敗走。相津玄察等以六百人。襲寺澤營。三宅藤

左衛門揮眉尖刀。殺賊數人。身被三創。奮鬪弗已。一軍爲之力戰。賊鑿地道。放火鍋島營。焚丘上行樓。池田清左衛門等千餘人來襲。衆走救火。諫早豐前曰。止。火照我脚下。亦使追擊。火光如晝。我兵縱橫。稀突多斬獲。賊又使游隊五百人散。諸營放火。立花營多放銃警備。細川營大舉。炬火設伏。柵內圖待。賊來發煩。遂北入城。賊不敢近二營。先夜襲一口。立花宗茂謂其臣曰。賊必來襲。具於黑田鍋島之營乎。因益嚴備。既而果然。其人問公何以知之。宗茂曰。賊數登譙

昭代記卷八

三十

樓瞻望。而視黑田鍋島營尤詳。是以知之。信綱之發江戶也。大將軍令過福山。見水野勝成。謂之曰。勝成老將。請悉軍機。宜與俱。如島原以謀事。勝成若未往。慎勿薄城。勝成時年八十餘。始聞賊起。上書陳策。大將軍嘉納。故有是命。勝成故緩其期。率子勝俊孫勝貞。以賊夜襲之。翌日到島原。廿四日。諸將會議。戶田氏鐵曰。人君戒輕戰。以亡士卒。宜待城中糧盡而攻之。信綱揖勝成問計。勝成曰。妖賊孤立。孰復爲援。固宜使飢困以斃焉。昔烈祖之攻高天神。實用此策。且

是城險絕。吾少年在肥後時。素已聞之。而欲一旦而拔之。尤爲非計。氏鐵曰。君言是。爲今之計。唯在俟其疲極耳。勝成曰。否否。吾意非謂自今之後也。賊保守百日。糧竭丸罄。可知。今只在一舉蹙之耳。乃期廿六日。細川忠利。鍋島勝茂。謂信綱曰。僕等屯營去城尤近。請先攻之。諸將願在後吶喊。勝成抗聲曰。是二將所自爲也。諸將誰有復拱手坐觀者哉。予束髮大小五十餘戰。雖不每爲先。亦未嘗後於人。況於徒爾叫號如鷄鳴者乎。夫攻城非諸軍同心一機不可。今諸

昭代記卷八

三十一

將各持異議。競功爭先。何以得捷。豆州既爲總督。孰當達其節度。賤息雖不肖。亦嘗從大坂役。請得在坐隅以聽餘論。老夫不堪久坐。請辭。乃出。廿五日大雨。翌日未歇。爲緩攻城期。其明日諸將會。氏鐵營。亭午時吏走告。鍋島軍乘城。信綱倉皇登行樓觀望。下謂諸將曰。信諸君宜繼進。莫復論乎。後先諸將勿忙從事。鍋島勝茂在座。謝信綱曰。子弟無狀。致此騷擾。退謂其臣曰。汝等不待元帥命。進退皆罪。均之獲罪。莫如居城鑒賊。於是舉軍傳城。而是戰從鍋島監軍櫛

原職直。始初職直好士。加藤福島等舊臣多往客之。職直共起居飲食。居常談武事。練習兵法。家宰告費用不給。職直曰。人各有適。吾以養士。講兵爲樂。雖萬金吾寧惜之哉。至是壯士廿七人從之。職直子職信年十七。亦勇敢。是役欲先登。會壯士議。移刻不決。藤田市左衛門曰。諸子欲全身而歸。故猶豫。我士卒不過百餘。萬無生還之理。但一隊決死而進。可以爲魁矣。職信悅。羅城外有月城。鍋島營當其前。登行樓觀之。賊已弃月城。不見戍者一人。職信乃帥壯士先登。

昭代記卷八

三十二

鍋島前隊鼓譟從之。縱火細川忠利聞事起。命鑄營門。既而諸軍薄壁。譟聲如雷。壯士爭欲出。忠利曰。可矣。乃縱兵。兵二萬八千均進。攻第三城。氣鋒銳甚。蠶擁而登。賊不能支。退入第二城。帥隨而攻之。賊連發鳥銃。繼以木石。舂杵登鬲之屬。長岡佐渡以手兵躍入城。諸隊相繼從之。陣蓮池上。九星旗燦然成行。黑田忠之退。自牙營。麾衆向天草門。不介而馳。親立矢石下。黑田睡。鷗追及。諫曰。矢丸亂發。固非鎧甲所能防。然將之。不戎服。謂之失威儀。乃擐甲。賊長本渡但

馬逆戰我兵少却忠之大喝曰明神照臨却步者斬揮磨弗已戰沒者百餘人睡鷗踞床觀望四方忠之罵曰若耄乎何其與先君時異勇怯也睡鷗曰按城有機公其少緩焉忠之弗懌少焉睡鷗大呼而起衆從之破天草門水野勝成是日不會中軍兵五千在鋼島營後令結束以義勝俊勝俊還即踴躍起排前軍而進賊防禦甚力水野兵少衄勝俊勵士曰大人在後觀戰盡竭死力士皆騰起健鬪死傷相仍旌旗悉偃司旗神谷奎之丞執金馬標授二壯士二士

昭代記卷八

三十三

負以登崖起葉建之呼曰水野美作守登矣立花宗茂與細川軍並進破田尻門有馬豐氏破池尻門諸軍相繼而入日既哺矣牙城未拔信綱令曰賊既窮蹙待明日屠之未爲晚焉金收兵盛燎火嚴號令以遲明翌日昧爽闔軍傳壁投火箭焚城城中七弱叫號輾轉焚死細川兵先登諸軍競入收倉重矩謂信綱曰四郎吾仇也諸得先入以報怨許之重矩望見細川兵放火挨其軍而進登城大呼曰內膳正男重矩來復讎時貞益出戰重矩緋甲紅袍提十字槍立

賊將有江休意驅幹魁梶二壯士邀鬪板倉士淺井采田等數人揮槍躍進重矩曰止吾欲爲父取仇立刺休意額休意眼眩伸臂將搏重矩拔刀擊其右肩殪之信綱氏鐵據城中小丘督諸軍石谷貞清伴重矩來爲說其能刺巨賊狀信綱讚賞弗已水野勝成適來謂重矩曰元日之役大人死事子能爲殿又有今日之功可謂忠孝兩全矣自脫佩刀贈之曰此名工國房多所造余壯年得之試用七回銛利無比聊以表子今日之功細川氏步卒陣佐左衛門見石

昭代記卷八

三十四

室中一姣童病創而臥女子在側號哭躍入斬之取首以出諸部長說狀衆意其時貞致之牙營時少年首級多列信綱前獲者各以爲時貞乃召所囚時貞母示之母冷笑曰吾兒天童也不在天堂則在呂宋豈遭戮乎取其首抵之地至佐左所獲潛然流涕曰信噫吾兒其疲軍事乎何其癯也還自役忠利擢佐左予祿千石亭午信綱使諸軍發喊報捷是日諸軍所獲凡萬五千級墮原城以其屋材賜旁近民爲賊燔者民頓復業三月朔信綱傳令諸侯伯凱旋四日

梟所獲首級賊無男女少長皆絕噍類獨小濱才助有江甚吉三會金作逃亡後捕戮之三人皆兇雄金作善鳥銃懸針十步外射之命中呼爲懸針金作云捷聞大將軍大悅使參政太田備中守資宗往慰勞諸將信綱巡視長崎大村平戶唐津徑小倉而還四月幽松倉重次於津山森內記長收島原城以其亂原也幽重賴於繼所治讚岐高使所治重高於府內松平長門守所治削寺澤堅高天草邑四萬石加濱松城主高力攝津守忠房五千石移封島原城并前食四萬五千

昭代記卷八

三十五

石加成羽中備城主山崎甲斐守家治萬石移封天草城并舊食五萬石前一書加七千石并五月令曰前禁諸侯出兵境外者防私鬪也若有犯大憲敢行凶虐者比隣侯伯宜速發甲剪滅之至於小邑須與其旁近協謀戮力焉執政以鍋島勝茂連節度議重罪之水戶權中納言賴房謂大將軍曰城之破自勝茂所攻始縱不之賞寧可抵之罪乎大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處諸法若勝茂者身任藩屏有方面之權且嚴令懲後戰國之法今偃武二紀四方無虞猝然帥賊

爲變諸侯効力安得以戰國處士卒之法論之若處之罪不幸天下或有事誰敢復竭節國家哉大將軍納其言六月命勝茂追朝謂榊原職直屏居旣而皆宥之從輕典也職直本姓花房八父助兵衛職之浮田直家之驍將也直家子秀家信讓欲殺職之職之出奔豐臣大閤惜其才諭秀家宥其死流之常陸臨行烈祖竊命遺其子江戸僧寺於是職之奔一兒南郊本門寺寺僧收養之烈祖獵過寺使兒進茶奇其容姿問姓氏僧曰賤人無姓乃攜歸命榊原康政子

昭代記卷八

三十六

之卽職直也故稱榊原氏食千七百石先役數日職直家有一飛頭降于庭猴而人言言曰將有逆亂而君受要任幸見祭必有美報言訖不見至是以犯律被黜後三年賜食邑三千石世襲先隊頭得除騎士十人步卒五十人職直黜從軍兵有功者充之乃立祠祭其降于庭者名爲歡來祠七月松倉重次坐苛政害民以致亂處斬更幽重賴於保科氏肥後守重高於內藤氏忠典權大納言藤原光廣卒光廣准大臣光宣子也稱烏丸氏幼受學博士清原秀賢後

陽成帝選充侍中。帝暇日會文臣聯句。光廣數稱病不朝。帝問其故。光廣曰。方今文儒不乏。其所乏和歌耳。臣不敏。不善文詩。願學和歌。以補其闕。帝允之。故意激勵曰。汝學和歌。若不成就。復朝。乃從細川藤孝。刻苦勵精。藤孝讀其歌。嗟嘆曰。君自得二條正統。乃悉授秘訣。嘗問藤孝。內府寶隆使唐崎枯松復榮。今讀其詞。似不參魂。而感應如此。何也。藤孝曰。幹旋造化。感通鬼神。要在心性。不必在詞之工拙也。光廣聞之。頓悟。嘗奉勅東行。途過三島。攀函嶺。會在懸。迅

昭代記卷八

三十七

雨徒御不得進。乃呈詞三島神。風雨忽歇。詞云。利水世幾止。免與天乃川。是毛三嶋延神乃惠爾。既東下。歸路欲宿。瀨松會疫癘大行。亭長辭館。光廣乃賦和歌。貼門戶。瘴氣頓熄。病者稍起。是後早年祈雨。積霖祈晴。每賦輒應云。光廣讀書小室。圍以屏風。兀然獨坐。不使人得入。座側烈祖奇其才藝。遇之甚渥。假武後屢徵至駿府及江戶。每遣嘉辰勝事。必令賦咏。大將軍世禮待之。嘗滯留三年。其宰謂公久在江都。居大廈。必不便。小室况前庭土庫。敵望不如壤之庫中。所有器什。皆分與家衆。

及歸。居書室如故。而一無所問。久之。宮曰。庭除得無異前日乎。光廣曰。然。始問土庫。宰曰。毀之矣。問其器具。曰。悉分與之。又問汝得何。曰。臣不敢私一物。唯曰。何不慧也。其潛泊如此。光廣同時武人善和歌者。有佐河田喜六。昌俊。昌俊下野人。幼爲越後將水戶玄齋所育。玄齋嗜和歌。昌俊侍膝下。稍稍學習。玄齋死去。如京師。從西將攻大津城。先登傷股。永井直勝聞其勇。召客之。及直勝子尙政時。會年荒。諸士請借軍須。昌俊以爲請不許。乃發庫銀假貸之。尙政責其擅

昭代記卷八

三十八

恣。昌俊曰。蓄財失士心。無益也。故臣散金以收士心。自今限十年還之。復充府庫。於公無損也。臣死罪。不敢避誅焉。嘗從尙政江戶。大將軍親書和歌於扇。賜尙政。尙政以爲榮。示昌俊。昌俊感泣曰。此賤臣所賦芳山之歌也。詞曰。譽資延能。朝奈朝奈。心爾。懸留峯乃白雲。爾。嘗呈亞相中院公。乞正。何幸。親染毫。蓋其歌一時傳播。大君不知誰作。而親書也。大將軍撰天下文武士十七人。使昌俊居其一。曰。和歌亦文也。後陽成帝讀昌俊歌。嗟賞收諸集外歌仙。昌俊性愛山水。旁參禪玄。當時

公卿好文詞者皆爲之友。後光廣六年以壽終。遺言其墓題什麼二字耳。十一月。姫路城主本多甲斐守政朝暴疾卒。有二子皆幼。因使支族內記政勝嗣後。擬待其子長至。成童讓封。十二月。賜青山因幡守宗俊三千石。以爲書院番頭。思其父忠俊之忠也。是歲。佐倉城主松平紀伊守家信卒。子若狹守康信襲。封三萬六千石。赦駿河故傳相三枝勘解由守昌屋代越中守忠正。皆賜安房田萬石。移松本城主松平出羽守直政於出雲松江城。并隱岐賜之。直政舊封七

昭代記卷八

三十九

夏役。越前軍興。加賀兵攻真田郭。直政先衆魁進。冬役。揮槍力鬪。獲首級。大將軍嘗觀奕。師圍棋。直政適朝。命令侍視。直政曰。臣不好棋。所好則鷹馬耳。既而召直政曰。聞汝不好棋。獨好鷹馬。因予近郊放鷹地及鷹。宜以時游獵。直政感泣。申謝。加河越城主堀田加賀守正盛六萬五千石。移封信濃松本城。并舊食十萬石。加山川城主太田備中守資宗萬九千餘石。移封三河西尾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罷參政。爲奏者番。加岩村城主松平和泉守乘壽萬六千石。移封遠江濱松城。并舊食三萬六千石。以爲奏者番。加伊保河領主丹羽式部少輔氏信萬石。移封美濃岩村。食二萬石。賜島津家久遺封薩日隅六十萬五千石。琉球十二萬三千七百石。於薩摩守光久。土浦城主堀山正利重卒。子越中守利長襲。封萬二千石。東條房領主西鄉若狹守正員卒。子孫六郎延員襲。封萬石。

昭代記卷八

四十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四

寬永十六年己卯正月加松平信綱三萬石自
忍城移封川越城加阿部忠秋二萬五千石自
壬生城移封忍城信綱欲引玉川溉其境內命
縣令開渠九十餘里已成踰歲水不入溝信綱
召令問之對曰水今至君宜無憂居久之渠向
乾信綱復問之對曰水之所以不來由民之灌
溉田畝者多也若膏澤滿野水必至矣後歲餘
乾涸如故信綱復問於令對之如初信綱怒曰

昭代記卷九

一

汝不測地勢而暗籌妄作故至此爾令固執前
議毫無撓色已而秋大霖雨溝洫盈溢由是田
野大開磽确之地盡爲膏田信綱召縣令大賞
增祿川越多松樹嘗生蟲樹枯信綱予民錢捕
蟲收諸壺既而埋壺於地三年穿而視之獲松
脈數萬斤忠秋與信綱起身近堅俱至封侯年
又相若大將軍視二人無軒輊每進封爵大率
同時並進島原之役既遣板倉重昌復欲遣統
帥人或屬望忠秋其臣竊有理裝者既而信綱
受命忠秋退召其宰曰統帥之命下於豆州可

謂榮矣顧世應不再有兵革吾臣若有欲赴役
立功者應許其去吾不敢爲恨也忠秋仁厚愛
物每出見塗有棄兒輒收養之窮民待忠秋過
往往故棄之由是所收歲數十人其宰患之伺
間諫之忠秋曰人孰不愛子而至於棄之思其
父母之心安得不惻然且所鞠育隨長用之不
爲耗財其後所收養日長男子隨才器使女子
爲資裝嫁之先是本多內記政勝似守姫路城
以待政朝子長三月移封郡山城賜十五萬石
如政朝時使養政朝二子政長政信爲義子賜

昭代記卷九

二

政勝所舊食四萬石於其子政利政朝美濃守
忠政次子也叔父出雲守忠朝死事繼其封五
萬石及兄中務大輔忠刻卒嗣宗家因分其封
賜政朝弟能登守忠義萬石子政勝四萬石至
是政勝卒續宗加松平下總守忠明六萬石自
郡山城移封姫路城加大久保加賀守忠職二
萬石自加納城移封明石城四月會諸侯面諭
之曰祖宗以來世篤忠貞至今弗懈孤甚嘉焉
日數下教戒奢侈至今未革宜各躬儉素以率
先士民耶蘇之禁尤宜嚴查檢之又謂大納言

義直大納言賴宣中納言賴房曰卿等春秋益高凡朝政當否有所見宜直言勿諱焉五月大久保彥左衛門忠教卒年八十四島原之役遣板倉重昌討賊久之未平大將軍倭指古名將曰吾得斯輩於平賊何有忠教曰方今非無其人也但殿下不能知而用之耳後遣松平信綱忠教愕曰重昌必死矣賊衆三萬同心致死野戰且不易尅况保城乎夫攻城者須審其可否城堅則莫若增壘固壁待糧盡力衰而攻之而今復遣統帥是促重昌死也城陷信綱子輝綱

昭代記卷九

三

離伍先赴信綱令騎士追強止之及凱還忠教謂信綱曰公多智然瞽於戎事信綱問何故忠教曰年少魁進不足深罪然大將不可私于盡縱其立功然後正法逐諸高野大君必召還宥之堀田正盛談及前代健將猛士曰若有事今人豈不若古人哉忠教曰然尊大人年六十不能得一蚤首正盛默然獻首依例賜糕置法酒監察見座無忠教及今村人兵衛令召之至忠教曰凡臨陣者未嘗遺兵械非以其重之之故乎人則輕於器吾輩長物宜矣爲所遺也二人

欲退監察自執政酒井忠勝曰宴享所以親羣臣也而遺之罪在有司松平信綱謝令就筵忠教笑曰人先飲而後飲之是濯餘耳信綱作色曰大廚豈以餘潘宴群臣哉忠教曰公不知勇爵之禮乎列居第二謂之濯餘勇士耻焉忠勝起扶忠教曰今日之享叟固當列第一予請爲接伴忠教悅拜宴忠教嘗謂大將軍曰凡我德川氏之爲君剛柔相承迭出善德公雄才蓋世而瑞雲公柔也東照宮撥亂過劉剛孰大焉而台德大君柔也今大君當剛而柔何蓋諷之也

昭代記卷九

四

左右皆爲忠教懼大將軍咄曰彥左善譴嘗犯禁銃射濠危大將軍聞之曰如彥左吾亦末如之何而已忠教芥視罷爵偃蹇自恣是以賞賜絕無及及疾篤大將軍念其舊功使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封侯死何爲使者曰俾子孫享其福不亦可乎忠教曰吾子有才自得不得吾傳卒不受忠教嘗著一書錄國家所以興起後人題之曰三河物語

史臣曰國有跡弛之士懇直之臣泥七軒冕視人如蟲豸有事不可意覺囂然大言無諱

王公爲之喪氣。權貴爲之咋舌。隱然爲社稷重。蓋世有無用之用焉。若大久保忠教。卽其人歟。當元龜天正之際。忠教武功旣著矣。及戰戈以後。則如老馬之伏櫪。無復用于時矣。而忠教意氣矯矯。未嘗一日忘馬。革裹尸之槩。視人之褸衣甘食。恆安習驕者。往往唾其面而鉗其口。雖則人主亦謾言激語。近于不恭。而大君每優容而厚眷之。惟恐失其意。而不得聞其謙言。偉哉真天地之量矣。烈祖謂豐太閤曰。吾有士五百人。可以共入水火。是

昭代記卷九

五

吾家之寶也。忠教益爲其魁。世記忠教軼事者。多傳滑稽詼諧之談。此猶如求良材者。不取直理正幹。而取於佶屈擁腫之枝。以珍玩之。莫探焉。

六月。大將軍欲嫁千代姬於尾張右兵衛督光友。使執政傳旨。大納言義直曰。曩者數下教戒奢靡。此般婚儀。尤宜從儉素。去歲使阿部重次傳茲旨。官遵奉勿失焉。利上城主堀丹後守直寄卒。先是直寄食十萬石。請從十七萬石賦。收賜孫直定十三萬石。次子直時三萬石。七月。執

政下令阿媽港曰。吾邦嚴禁耶蘇教。汝邦非不之聞。而尙竊使其徒來。曩盡誅之。自今後嚴禁。娥流陀船娥流陀船名其勿有再來。八月。大城火。火起。大廚執政命士卒攀屋防火。大將軍曰。屋峻恐多傷人。此天災。不必防焉。大將軍巡西城。使松平信綱總督土木事。九月。千代姬歸于尾張。右兵衛督光友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部將面諭之曰。邇年孤多病。不見汝等久矣。頃者體中覺差佳。事無大小。宜依舊面啓焉。務勿令壅蔽。十七年庚辰正月元旦。以土井利勝卧病不能

昭代記卷九

六

朝使近臣賜杯於其家。以壽之。七日。大將軍將臨酒井忠勝邸。途見卒二人被服太美。以其犯令。將誅之。以時屬歲首。特宥之。收其俸。又下令中戒華麗禁。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澤將及步上長小十人長。面諭之曰。嚮聞衛士漸貧。故加祿增俸。重之以賑貸。而尙流淫侈。以至窮困。豈非將長訓督不嚴之所致乎。自今後如有不循令者。宜速上啓。又召監察申令之。下令於朝士曰。凡從官者。勿怠勿侈。奉身治家。宜務儉素。衛士宴集。宜無過酒一品。菜三種。酒三爵。從隸

人員宜如向所令不得過多勿佩長刀勿美鹵簿勿刀飾過文服章不必止家章屋舍構造凡百器備以至妻子衣裳勿華勿麗戍役京坂者及歸雖親戚莫須贈遺勿履游觀之地勿締交處士勿無事故燕游及逍遙市街嚮者數假貸或增采加俸今尙聞日倍貧困無乃流于驕奢淫佚之所致乎爲之將長者宜悉心訓督大將軍狩于高田歸途過番町見衛士隊長加藤良勝太郎左衛門家鉅麗令監察入其邸觀之既還召其部將水野備後守元綱問之元綱答曰良勝

昭代記卷九

七

家素饒嚮有恩貸命良勝辭弗受武備兵械充足稱其祿餘財修邸舍耳乃置不譴然令毀其屋宇更作朴陋舍牙城造構成四月五日大駕自維城徙焉十六日大駕登日光山十七日大雨翌日拜閔宮廿三日大駕至自日光五月榎本總領主本多大千代卒年僅五歲收封萬八千石大千代大隅守政遂子而佐渡守正信之曾孫也後三年徵加賀相本多安房守政重子帶刀政朝賜采五千石以存政遂之祀六月以大監察井上筑後守政重巖赴長崎稽察外藩

事褒其勤勞封萬石令船手長二人輪年巡緝九州四國海岸本年小濱久太郎嘉隆間宮虎之助長澄來歲石川八左衛門政次向井右衛門直正其明年小濱彌十郎安隆小笠原安藝信盛循環交替阿媽港船到長崎遣大監察加加爪民部少輔忠澄監察野野山新兵衛兼綱往查覈之以其犯禁再來戮蠻人六十一人梟其首燒其船省船手及醫十三人別作小舸放還之因作諭文付之曰治國之道期於綏民懷遠之要源於修德我慶長之初烈祖東照大君

昭代記卷九

八

統馭天下德該文武政濟寬猛四夷八蠻慕化來款故建鎮肥前爲市舶司以接蕃客而汝阿媽港宗耶蘇教欲傳諸我邦數挾妖徒來誘我良民包藏禍心我烈祖洞觀其姦赫然震怒命捕妖徒戮之嚴下禁令有信耶蘇者夷三族至今三朝奉之滋嚴而汝阿媽港外託貿易竊率妖徒變服僞形化爲吾民以潛行我州郡黃煽我齊民丁丑之冬姦軌聚嘯爲群害官吏屠良人寇城府焚廬舍遂據險阻以抗於縣官則縣官惡敢有之乃討乃誅靡有孑遺事訖平定凡

賊亂至此者皆汝妖徒之所為故客歲下令以禁汝阿媽港來商而汝猶不悛陽請和平陰循故轍我國家綱紀明肅何曾容汝醜夷之欺謾乃戮姦徒乃毀船艦獨宥其醫師舟子舵工放還汝阿媽港及隣邦酋長須知悉我意又使大監察井上政重諭清商以所禁阿媽港之意松前海溢溺死者五百餘人內海嶽燒飛灰蔽空晝晦七月山崎藩城主松平石見守輝澄坐政亂奪封六萬八千石幽輝澄於鹿野藩給厨資萬石輝澄宰相輝政第四子而相模守光仲之

昭代記卷九

九

支封也輝澄宰曰伊木伊織與同僚小河四郎右衛門爭權相惡輝澄寵小河多用其言伊織積忿遂率其家眷出奔大坂藩士多黨伊織從之事聞處伊織斬幽小河於相馬氏餘流斬有差讀岐國主生駒壹岐守高俊坐國不治奪封十七萬石幽高俊及子高法於山利矢島只山羽國給厨資萬石初高俊之襲封也年甫十一以其幼命外祖藤堂高虎助視國事高虎任其宰生駒帶刀帶刀知高虎臣西島之尤有才請為奉行之尤勸農通商經理庶務邦內清治及高虎

卒高俊開弱委石崎若狹前野助左衛門二人居江戸擅權生駒帶刀欲娶小野勝成女石崎前野以陪臣取諸侯女非宜沮之帶刀甚恨遂與二人有隙助左衛門死于治大夫繼家為宰帶刀蓄之奪二人祿其親族黨與十餘人怨高俊及帶刀出亡帶刀奉狀訴之大將軍召若狹等訊鞠以若狹治太夫締黨去國賜死其黨親被戮者數十人使青山大藏少輔幸成收高松城松平美作守定房一柳丹後守直重戊之小出大隅守三尹收山崎城京極刑部少輔高知

昭代記卷九

十

建部內匠政長成之九月放相良壹岐守賴寬臣相良清兵衛於津輕罪其驕肆不從君命也移岸和田城主松平淡路守康映於山崎城加岡部美濃守宣勝萬石自高槻移封岸和田城品川有行殿大將軍時游焉聞毛利秀元善茶事命設儀於行殿秀元有巧思家又多名器於是新構亭於行苑中每室異其樣陳器盡巧致秀元自執儀以宴之大將軍大悅盡歡而罷十月加植村出羽守家收萬六千石賜高取城國初以來賜大臣執政別第於近郊皆廣數萬弓

以備不虞徵藩兵酒井忠勝別第在牛門外通
平大將軍善病屢游忠勝第時巨藩列侯請大
駕游宴或新營亭榭聚奇石嘉樹珍禽忠勝獨
不賁園池茅亭傾欹不蔽風日雖聞大駕游臨
無所繕修有旨擇地邸中以為宅兆建梵刹區
中松杉森拱參植花卉嘗春月臨之終日逍遙
游豫甚樂顧謂忠勝曰唐詩有之一日看盡長
安花祇今日之謂也此寺宜名長安寺時僧宗
彭在旁傾曰汝盍撰山號乃以延命山應教遂
以命之是時井伊直孝土井利勝以元功魁舊

昭代記卷九

十一

被優崇而大將軍視忠勝及松平信綱尤親嘗
稱吾之得人不愧乎前古左手是信綱右手乃
忠勝信綱機警絕人而恢弘簡遠有宰輔識度
忠勝過之遠矣列侯朝會信綱莊威儀泣之忠
勝在側則和煦肅雍衍衍如也信綱嘗使乎京
師東福太后有所求于東府記十餘條下諸信
綱信綱論駁盡還之還白忠勝曰太后至尊且
於東府至親無二凡有所求雖不可悉奉而事
之無大害者從其一二而可今皆還之是俾將
軍不恭於天朝也信綱改容謝之大城之火也

信綱董工役正堂棟梁舊用一章木將作官百
少搜索弗獲信綱令遍求深山大岳而獲焉一
日忠勝巡視工場見巨材命匠人中斷之將作
官難之忠勝曰第鋸之豆州若問誰令之則宜
答曰讚岐守之令矣信綱果怒以詰忠勝忠勝
曰棟材不必須一章木且昌平年久山木日童
後人豈有如卿才者哉卿獲之而後之人不能
則必蒙譴吾之斷之以為後人也信綱乃服有
司請闢下總椿村得新畚田十萬石忠勝曰得
無損舊田乎吏曰穿溝渠築堤塢所損不過四

昭代記卷九

十二

萬石忠勝曰是得不償失也都下戶日日增薪
炭芻秣之川年廣物價將益騰不若植樹其野
以供都人薪芻之用黑田淺野賜邸在虎門內
二氏嘗修繕其邸壘石為基頗宏壯或告黑田
淺野築邸如城其意不測忠勝馳馬往觀據鞍
以策粗量之還白壘高不及策不足為異也忠
勝信綱阿部忠秋等意見有同異每有大議論
難反覆或至聲色俱厲有言者大臣諍爭恐非
社稷之利大將軍以問於忠勝忠勝曰議論不
和以害于社稷者謂競權逞私者也今則不然

每下一令興一事竭智極慮各陳所見不苟雷同不苟諂附必歸于至當而後止若夫一人言之衆人面從奚須多置人願殿下勿患大將軍曰俞言者誠謬矣忠勝曰言者白其所見耳非有誣心願殿下勿之讓以廣言路大將軍以爲然不問

十八年辛巳正月江戸火火發京橋南延宇田川西至麻布東及木挽町之海燔死者數百人入監察加加爪民部少輔忠澄奔馳指揮咽煙以死二月命編纂議侯朝士譜牒參政太田備

昭代記卷九

十三

中守資宗總裁之博士林信勝林春勝等掌綴緝令巡察諸州大番屬長津田八郎左衛門重氏番士丸毛兵左衛門利政計曹屬長井出十左衛門正員計吏長坂孫七郎吉利於上國大番屬長佐野與八郎政宣小姓番士小栗又兵衛信友計曹屬長絲原甚左衛門重正日野彌兵衛某於關東酒井忠勝久卧病三月初大將軍見諸內寢設酒饌又賜佩刀以慶之肥後國主細川越中守忠利卒子肥後守光尙襲封賜賻銀五百枚忠利有文武才善修父祖之法初

在豐前也封內蝗出所貯珍寶書畫于京師代稻麥蕃菽以賑民民遂免飢訓厲士大夫講武獎廉耻兵馬富彊與島津氏相頡頏云四月鳴蘭人來江戸令執政傳教許到長崎互市且諭之曰耶穌教係吾邦嚴禁若有其徒潛匿他藩船以來者宜告之勿隱有若蔽而不言雖蘭船將禁之天坂選釋寺主僧某長林寺主僧某竊匿婦女其寺又誘白雲寺主僧某不肯乃殺之事覺命曝僧及女於市三日處二僧斬下令知恩院增上寺嚴戒僧律八月三日世子竹千

昭代記卷九

十四

代生九月松山備城主池田出雲守政豐卒無子收封六萬五千石十月造日光山寶塔成初令執政與有司議欲寶塔制作堅牢千萬世不朽如何而可或謂宜以石或謂莫如銅鐵市尹島田利正曰今日惟修葺豐太閤廟靡絕則日光寶塔之堅可以保億萬歲矣執政語塞然終興役採大石於深山幽谷搬運者數萬人糜財鉅億云壬生城主三浦志摩守正次卒分其封賜長子龜千代安次二萬石次子長五郎共次五千石正次鎌倉臣三浦介義明之胤也台德

大君時賜采七百石事大將軍於東宮爲近侍性勇決當刀法深被寵眷歷小姓番書院番屬長至小姓番頭嘗從王子村之狩有大猪奔逸逼磬下正次拔刀斫之大將軍嗟賞號其刀曰斬猪劍後爲參政累益邑至二萬五千石島原之役奉命往使歸報稱旨稱爲能臣

十九年壬午正月加堀田正盛二萬石自松本城移封下總佐倉城二月召坂部左五右衛門正重面諭之曰吾之生汝抱負之拜神之日亦然今三十九年矣今世子始拜神復煩汝抱

昭代記卷九

十五

負正重時年八十先是其子基事大將軍於儲宮爲侍監嘗忤旨手誅之正重傷悲告病不朝至是感泣拜命羅城有烈祖原廟寬永十四年九月廢之移神牌於紅葉山移廟於東叡山是月九日世子備鹵簿先拜原廟酒井忠勝堀田正盛及諸侯數十從之遂禮紅葉山廟又謁山土社歸途過井伊直孝邸加松平右京大夫賴重七萬石從下館城移封高松城三月村上城主堀千助直定卒無子收封十萬石四月十六日大駕登日光山十七日雨十八日拜闕宮

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定好中納言藤原基音奉幣因東照宮廿七回法會也廿二日大駕至自日光五月召執政言之曰去歲不稔今夏黎庶疲困至秋若重歉則必有飢餓死亡者吾甚憐之宜使板倉重宗永井尚政等巡察五畿西州松平信綱秋元泰朝等巡察關東以賑濟窮民有如轉輸不便須所在發官廩便宜從事又令書院小姓番頭及諸隊長曰去歲凶荒民憊矣宜不曠官事輪換赴采邑以圖撫恤又令執政傳旨有司曰客秋不穰億兆凋喪勿論乎官長

昭代記卷九

十六

凡有采地者宜往以惠濟窮民然有姦民聞有是令狎恩滯貢者須檢其狀加譴因建榜以戒民六月下教於大監察及町奉行曰聞百姓愀昔凋弊宜明以察之寬以撫之今秋若豐歉則米糴必有餓莩宜訓民儉身節用凡農夫宜食雜穀勿專食稻粱本年雇役除定額外勿濫役民力來歲以後勿田畝植薦種自春涉秋物價翔貴至銀九匁兌米一斗司倉廩者與豪商謀作空券以權官米事發覺七月黑田次郎左衛門久保田藤右衛門等處斬餘賜自裁者數人

史臣曰唐玄宗開元中畫內殿以無逸圖出入觀覽以自戒及天寶時代以山水論者以爲開寶治亂之端判於此

我大猷大君則不然始作書齋於內寢側描農家耕織於壁以省民勞其勵精圖治終始弗渝觀乎寬永救荒之令可以見矣止戈以後三十年未有凶歲至是始歉矣大君坐不安席箸不遑下憂愁百端爲之多方區畫以惠鮮之猶如家有病兒父母慈惻擇醫簡藥又隨而祈於神祇問於卜筮詢於巫覡不

昭代記卷九

十七

管此賑恤之後懇懇指教以善其後皆發自主誠嗚呼孰謂幕朝之政咸克其愛焉哉賜酒井忠勝暇以視封邑大將軍爲張宴餞之松平信綱堀田正盛爲伴賜忠勝寶刀黃鷹鷹雛加永野隼人正忠清二萬五千石自吉田城移封松本城水野監物忠善自田中城移封吉田城令各州鄉邑曰勿荒蕪田疇若有孤獨之民或臥病或無耕丁伍保宜相助相任井水所及雖遠宜導灌之聞水有餘雖從前不分與若今年乏水者宜分其利九月封大番頭松平伊

賀守忠晴二萬五千石賜田中城禁釀酒過多及製饅頭若糕以損穀十月定麾下士襲祿制町奉行島田利正卒利正剛毅聰察摘發姦伏如神治江戶三十餘年猾商瞽服先沒請分其采邑二千二孫允之後子孫漸衰人皆爲利正憾之嘗親舊宴集有一老父愀然曰吾儕享島翁之惠多矣何曾不希其子孫之榮然其家之日衰蓋亦不爲無所由翁才智有餘決獄赦罪無絲毫滲漏亦無冤獄然職如市尹宜明而不宜察察則物無所遁形翁之太察無乃損福乎

昭代記卷九

十八

聞者以爲至論十一月立花宗茂卒年七十四宗茂以宿將爲大將軍所崇遇其在江戶也屢侍燕語原城之役大將軍謂之曰卿雖老爲吾如鳥原商議軍事復問賊果如何試言卿意宗茂曰縱使精兵城守糧竭則潰况烏合乎明年賊必不能支今宜使我輩退營令曰魁首不有脇從者赦之如此則守備必弛一鼓可屠矣大將軍曰持久之策固得其宜但區區之賊不能速誅恐損國威對曰不然今日之亂天下之幸也賊黨不熾不足以奮我武唯恐賊之不能保

久耳大將軍尊崇王室事之甚敬歲時貢獻之外屢有所上每獵獲鶴野獻之是時奎運日昌名儒稍稍出其興於草莽者中江原景顯原字惟命近江人父吉次隱於農祖吉長仕加藤貞泰於大洲取原爲己子原生有異稟童州如成人年十一始讀大學至修身爲本嘆曰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因淚下沾衣屬有僧自京師來就受論語後得四書大全時俗尚武士人斥讀書者不交於是晝與諸士習武技夜則挑燈誦讀刻苦淬厲有弗通輒凝思精考夢寐間或

昭代記卷九

十九

如有神示之卒深造自得既而吉長死原歸近江省母欲伴來母不欲踰海如他鄉原乃獨返大洲思慕弗已因請致仕歸養不許乃鬻家什償債棄官而逃還近江所攜資銀僅百錢當墟賣酒以養母母沒居喪三年盡禮原行誼醇篤聰明內蘊其學子弟專講孝經揭愛敬二字懇懇說示曰愛敬是人心自然感通猶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吾人全爲氣習所蔽然父子兄弟間猶有時發見苟認得斯心以存養則聖賢氣象不難窺知也每引村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

服其教雖商賈亦知廉耻至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輒必度閣之以俟焉竟不收用有里人供驛受直餘二錢追客還之其人曰汝一何廉也曰非敢廉也吾師之教乃爾鄉人推尊稱爲近江聖人學者自遠至受業以其家有古藤號曰藤樹先生初原在大洲與大野某善其子了佐愚騃某慮不能嗣家欲使服賤業了佐心耻之竊就原請學醫原憫之授諸大成論誦讀數千百遍不能記一字及原還近江復來學爲著醫筌授之了佐終以醫成家原嘗語諸生曰吾於

昭代記卷九

二十

了佐殆乎竭吾精力矣然非彼勤告之深吾末如之何已二子天資夙非了佐比苟有志何患不成焉弟子皆循循雅飭隨資成器原聞望既高諸侯倅召前後皆峻拒不應備前國主池田光政厚禮聘之原稱老且病令其子弟及門人往壩正意字敬夫亦近江人與林信勝暨播磨那波觚字道平平安松永遐年字昌受藤原肅學號藤門四傑正意博綜百家禮樂刑政典章制度莫不講究遐年等辨博相競而正意獨退讓不伐阿部正之嘗謂正意曰今時博物世推林

羅山與之比肩者。蓋有先生耳。正意曰。羅山該洽。超出古今。累吾儕十餘輩。復何敢望焉。正之曰。如所言。羅山真奇才。然先生之謙虛。吾所尤敬服。羅山謂信勝也。正意善屬文章。簡淨平實。如其為人。韓客筆語。稱爲文苑老將。初仕安藝。國主淺野長晟。後應聘尾張大納言義直。義直好學。禮待甚優。台德大君亦數召見。後奉旨纂輯諸侯朝士譜牒。正意潛名刊。居常愛晉陶潛爲人。懸畫像堂間。語人曰。對此頓覺塵念之消。旁靖方枝。友人石川重之寄詩曰。昔吟洛陽無

昭代記卷九

二十一

邊月。今弄迷丘不老方。仁術功成富才藝。春風千載呂純陽。世稱杏隱先生。重之三河人。幼而岐嶷。其父信定曰。之兒不揚芳於千載。必魁惡乎四海。及長。精悍。武技絕倫。烈祖召爲近侍。大坂之役。從入京。病熱甚。其母以書勗之云。汝已從軍。非立功無復見我。重之感泣。力疾起。大駕過東寺。見重之。乘便輿曰。彼病重。奈何至此。重之避路旁。待駕過。騎馬渴甚。飲水三勺。覺胸間頓爽。烈祖聞之。驚曰。得無有神助。明日加賀先鋒本多政重。既交鋒。重之潛離伍。稱使者入政

重隊。刺敵殪之。有人奪其首。棄不顧。突入城門。復獲甲首。政重曰。卿盡見吾主。叙功。重之曰。吾非貪名。欲不忝祖先耳。事平。以犯軍律。雉髮匿于京師。妙心寺間。從信勝。正意等游。信勝奇其才。勸見藤原肅。重之素鄙文儒。不肯強。而後可。肅爲說倫理道德。於是痛自悔悟。發憤潛研經傳。肅讀其詩。嘆曰。異日必爲一代詞宗。重之遂還俗。然素懷在嘉遯。不畜妻。板倉重昌雅相友善。薦之淺野長晟。重之有老母。乃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因與母往安藝。居久之。母沒。去還

昭代記卷九

二十二

京師。結廬叡山麓。放情山水。題其景勝。有百花塢。洗蒙濛。老梅開。嘯月樓等之目。壁上畫漢晉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各題其一詩。名曰詩仙堂。因自號六六山人。風騷自娛。口絕兵革。人叩之。輒云。衰老昏耄。前事瞢瞢。然每出行。使童奴擔偃月刀以從。有詩曰。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又曰。腰間無寸鐵。胸裏揮三軍。人謂山人雖隱。而壯心未已也。京尹板倉重宗將疏薦之。重之愕曰。一晦一顯。妄人已。妄人何益乎國家。重之善隸書。晚節詩律滋細。韓人來聘。有權試者。

見其詩曰東海李杜也士無文武莫不慕其風
采獲翰墨者珍賞如拱璧學者稱曰丈山先生
後水尾法皇欲徵見之重之賦和歌以固辭曰
渡良志那那延小河乃久登法皇益高其操
毛名乃那美曾越影毛耻加志
曰恬澹如斯豈可奪乎自是不復徵寬文之末
以壽終還年亦居京師後光明天皇詔侍經筵
乃以布衣入講春秋板倉重宗數延問道爲建
學舍於堀川名講習堂後水尾法皇賜宸翰扁
之後徙館塚町以近禁省重之賦詩賀之有去
天尺五之語因又號八五堂還年善教育人材

昭代記卷九

二十三

弟子木下貞幹安東守約並著名貞幹贈詩曰
董帷春晝靜韓檠秋夜長白鹿近仙洞三鯉落
講堂觚爲人剛直方正仕紀伊大納言賴宣嘗
作君臣明暗圖上之自君大夫有過輒面折改
而後止賴宣嘗曰與叟居如坐荆棘中然每有
規諫未曾不悅從一日賴宣以佩刀試死囚應
手分斷群臣咨嗟時觚侍側賴宣顧之曰異邦
亦有武技精詣如我者乎觚曰有夏桀商紂是
也賴宣變色而作旣而召觚謝曰自今之後吾
不復試人矣故觚之在藤門後人比諸孔門之

有仲山云

二十年癸未二月召諸番頭差使官縣令諭曰
開邇年農民日窮宜貸種勸農若徵祿不能貸
者須各與其良官相謀又召麾下士令執政傳
旨曰嚮者數下令禁奢侈而邇年益華益靡日
川弗悛自今後須恪循令條務事儉質若有不
川命者當處刑收祿尼崎城主青山大藏少輔
幸成卒幸成常陸介忠成子也初爲台德大君
近侍雅興大久保忠常善忠常在小田原疾篤
幸成馳馬往訪有司白連制故得罪大坂之役

昭代記卷九

二十四

竊從在兄忠俊陣獲首級台德大君赦而祿之
及大將軍時擢爲書院番頭性勇健精強於職
累益封至五萬石爲執政先卒一日大將軍令
松平信綱傳旨云幸成自吾幼時給仕左右終
始端勤匪懈今聞病篤余甚憫焉若有所請宜
上啓無所包藏幸成拜謝曰臣死迫旦夕何所
思惟希子子孫孫竭忠以報鴻恩萬一耳幸
成有四子分其封賜四人以爲四族福原下領
主邦須美濃守資重卒無子封除大將軍怡其
華胄而嗣絕賜其父旣致仕者左京大夫資景

五千石以奉先祀。資重源石大將之臣與市資高之胤也。初加藤明成爲政不平。吝而饗聚斂。無厭庶民凋敝。宰臣堀主水數諫。明成不悅。主水家僕與其同僚之僕訴事。主水僕直。明成還怒。顛倒是非。遂黜主水。主水憤。率宗族三百餘人出奔至郊外。放銃燔橋。明成發徒追之。不及。聞其居高野寺。使人往索。寺僧不與。明成益怒。上書請納邑獲主水甘心焉。主水去匿紀伊。明成復請紀伊國主捕之。主水窮竊來江戶。訴無罪。且告明成大坂之役。通使城中。大將軍以訊。

昭代記卷九

二十五

於明成。明成白。今大君之爲世子也。臣父被召。行掇甲儀。父時謂臣奉命與否。在于汝。臣當時不曉其旨。臣父曰。吾死汝應代侯。汝致死奉幕府。大善。不則吾辭焉。臣因誓天地。臣父乃奉命。臣雖愚。忍負父哉。盟書具在。可覆驗。事乃解。大將軍曰。主水所訴有理。然爲人臣。率兵去國。縱火放銃。非人臣之道。可俾歸就戮。乃賜主水於明成。主水妻子隱鎌倉尼寺。明成遣徒往捕。斬梟之。市夷其族。寺主忿曰。我寺源幕府以來。未有侵暴如斯者。天樹夫人爲言。明成不請縱捕。

亡人無道。五月。大將軍暴明成罪。讓之曰。私置新關。罪一也。其臣有犯大憲。修耶蘇教者。而不之治。二也。虐使士民。衆怒民咨。三也。封內山出銀。私採而不告。四也。堀主水數諫。不納。及出奔。窮搜蹤跡。遣人鎌倉。擅捕亡命者。私施族刑。五也。明成服罪。乃收會津。封別賜予。明友石見吉水萬石。以養其父。明成剃髮號休意。先是明成弟式部少輔明利。食二本松城三萬石。去歲卒。不請後封。除賜于彌三郎明勝三千石。於是使差使官多賀左近常長。飽勢小十郎賴隆。收會

昭代記卷九

二十六

津城。酒井宮內大輔忠勝。清口出雲守宜直。丹羽左京大夫光重。土岐山城守賴行。成之。佐佐權兵衛長次。石川彌左衛門貴成。收二本松城。相馬大膳亮義胤。戍之。六月。蠻船一隻近陸奧海。南部城主山城守重直。誘而致之。捕船長二人。僕隸八人。七月。加保科肥後守正之三萬石。自山形移封會津城。丹羽左京大夫光重。自白川城移一本松城。加松平式部大輔忠次三萬石。自館林城移封白河城。會津東奧要領也。正之既享封。修文諱武。訓士勸農。邦日富強。利根

川玉川洪水朝鮮王李倬使尹順之趙綱來聘
李倬自作文祭東照宮頌其功德使二使登日
光山拜閤宮祭告之廿五日世子移居副城八
月創置衛士三十四人直士圭席謂之新番大
將軍忠磨下士多窮數賑貸之猶引領望賜資
酒井忠勝曰是曹非盡情歲奢泰而已昇平數
十年絕無從軍之賞子孫孳育奴婢倍前而俸
祿不加以收家道日落也請以職官之子資蔭
尤高者充書院小姓兩番給職俸三百苞次者
充新番給二百五十苞又次者充大番給二百

昭代記卷九

二十七

也從之九月大將軍聞春日局病篤自往訪之
局自大將軍病痘時禱神代死誓不服醫藥主
是大將軍躬親嘗湯藥予之乃爲啜之既而皆
嘔吐遂卒大將軍悲悼爲絕酒肉數日賻贈優
渥新建梵宇於城北本鄉名曰麟祥院給田三
百石十月大僧正天海卒天海三浦氏而蘆名
氏之支族也生於會津幼出家學於比叡山博
究内外典天文弘治中赴甲斐客武田晴信後
還會津及伊達政宗攻蘆名盛重天海從盛重
潰圍而去慶長末始謁烈祖於駿府天海沈毅

有恭略與藤堂高虎本多正信等每侍帷幄參
預密議世目爲縉衣相及烈祖大漸召天海及
藤原唯心林信勝論定喪祭禮於卧榻前既薨
奉遺命躬負靈柩葬諸日光山大將軍世寵異
之卒時年百三十餘歲後五年請京師賜號慈
眼大師諸家譜牒成名曰寬永諸家系圖賜總
裁太田資宗寶刀一口其掌編纂者林信勝以
下賜金帛有差先是使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如
京師因將有禪位事也是月二十一日皇太子
卽位是爲後光明天皇大將軍獻銀五百枚綿

昭代記卷九

二十八

五百把於天皇銀三百枚綿二百把於後水尾
上皇銀二百枚綿二百把於明正上皇世子獻
銀三百枚於天皇二百枚於後水尾上皇百枚
於明正上皇天皇明叔濬哲自幼好學嘗謂公
卿流文弱王室所日衰者淫詞藻之弊居其一
自矢不作和歌上皇聞之弗懌授百題令賦卽
一夜裁以上後絕不復爲謂源氏物語伊勢物
語此海淫者詔群臣勿讀一日讀宋儒克己先
攻性偏語慨然曰吾畏雷是性偏不可不克夏
月每迅雷出御殿陞寒簾端坐其銳志力行如

此十二月大皇使大納言藤原經季大納言藤
原雅宣來聘大將軍令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
部將曰從前各隊番七物故因其將長所建白
子孫雖幼冲賜俸祿如父時自今後須檢覆其
人淑慝勤惰以聞若有律身不淑奉職不勤者
應當收其采地餼稟不得盡如父時也紀伊大
納言賴宣久卧病大將軍患之屢使使問狀或
賜烏魚或賜菓糕又使安藤伊賀守重元加加
爪甲斐守直澄留宿以看撫日白其狀至是賴
宣差痊因召還重元直澄仍使一士輪日往問

焉

昭代記卷九

二十九

昭代記

大猷大君記五

正保元年甲申正月天皇使大納言藤原經廣來聘賀正日四日入將軍拜三緣山台德廟因十三年法忌也令諸州縣曰管轄之地宜培植草木蕃殖林藪尤宜慈育農民令衣食優足生齒滋息凡有河川堤坊處宜以時修築浚治勿私貨田疇及質於人有當墾開地宜上啓待報所貢粟采勿不俟命而糴其地耶蘇之禁宜嚴查勿懈雖丐利乞人宜竭心物色以防妖徒潛

昭代記卷十

一

匿者及他雜細事數條二月令小出對馬守吉親巡按東國片桐石見守貞昌巡按西州弘松平利泉守乘壽二萬五千石自濱松城移封館林城并舊食六萬石太田備中守資宗自西尾城移封濱松城其三萬六千石如故三月加松平大和守直基十萬石自大野城移封山形城食十五萬石封松平土佐守直良大野城五萬石加松平伊賀守忠晴五千石自田中城移封懸川城加北條出羽守氏重五千石自關宿城移封田中城加牧野内匠頭信成一萬千石自

昭代記卷十

二

石戶武藏移封關宿城姬路城主松平下總守忠明卒分其封賜伯鶴丸忠弘遺封十五萬石仲八郎左衛門清道三萬石四月天皇使前右大將藤原經季前大納言藤原雅宣來聘三春城主松下石見守長綱有狂疾松平土佐守忠義爲其妻父因請綱也許之除封三萬石長綱石見守之綱之孫也賜長綱子左助豐綱三千石以存之綱後之綱者豐臣太閤側微時所仕也五月定諸侯防火使三部松平市正直吉相馬大膳亮義胤遠藤但馬守慶利爲第一部青山大膳亮幸利溝口出雲守宜直九鬼式部少輔隆季爲第二部松平美作守定房水谷伊勢守勝隆杉原伯耆守重長土方河内守雄次爲第三部令每萬石發士三十人卒徒稱之公子長松生母國師氏八左衛門重長女六月琉球王尙賢使王子朝貞來聘朝貞請拜東照宮允之七月琉球王子朝貞登日光山拜闕宮古河城主土井大炊頭利勝卒年七十二利勝歷事三朝執政三十餘年大將軍尤寵敬之奏叙少將任大老所言莫不從爲人徵柔寬洪謀慮宏深凡有所議人

或以爲迂濶而數十年後必有效驗。台德大君之法思增上寺主僧謂行大赦利勝曰大赦者姦人之幸非齊民之利也。吾聞漢土之制大慶典乃行之。今國忌行諸則有罪者將冀有大喪是豈可輒許哉。大將軍憫庶臣多窮出金鉅萬賑之利勝聞之曰庶士自是益窮矣。凡人守分節用則財常足以有限之財供無狀之欲雖傾府庫賑之尚不足也。大將軍嘗欲急營燕室松平信綱鳩材庀工一日而成利勝讓信綱曰營造重事不宜輕易且以天下之財一日造數十

昭代記卷十

三

宇固非難也。然大君春秋鼎盛且令知事難如意不然則將至工作繁興國廩無用之費矣。信綱慚服韓使來聘饗有日一日暴風雨墉壁剝落有司將治之恐不能及信綱謂宜糊以素紙遠望與白堊無異利勝曰機捷如此唯子也可。卿以爲繼且苟且偽造以便一時非大邦之體也。信綱嘗謂所親曰人謂予智然觸機一思卽已如土井少將再思三思益出益奇真大智矣。大將軍雄邁剛毅政尚嚴猛而利勝與酒井忠勝阿部忠秋等以寬裕沈靖調護之故寬永之

政號爲精明

史臣曰野史稱台德大君之薨也土井利勝慮天下動搖欲測諸侯之心爲匿名書以贈巨藩曰駿河大納言勇略蓋世吾欲奉之以圖天下誰居與吾同心者諸侯得之皆以其書上聞獨加藤忠廣匿不以聞大納言亦知之而不啓以是知駿河肥後有貳心他日二藩之爲墟自是始臣謂之淺人之造語寬永之初大納言既蒙譴失勢執有憑焉以舉兵者欲以是測諸侯之心淺矣利勝之智不若

昭代記卷十

四

斯之疎也而論者稱揚是事以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夫安天下有大道邦基磐石之堅豈秘計詭道之所能致焉哉

八月霖雨六鄉河千壽河溢九月分七井利勝封原封餘石六賜伯遠江守利隆十三萬五千石仲八之助利長叔七之助利房各萬石季虎之助利直五千石十二月命世子竹千代名家綱是月十六日改元正保寬永二十一年爲正保元年

二年乙酉先隊長阿倍正之四郎右衛門善射自室

町氏之時傳小笠原氏射儀者有嫡庶二派正之盡謂究之極其潭奧以儀久廢課再興之因中根正盛以請得允以正月十七日當東照宮神忌與其族十六人行儀於東叡山府中常城主皆川山城守隆庸卒分其封賜伯又三郎成卿萬三千石仲又七郎秀隆五千石岡崎城主本多伊豫守忠利卒分其封賜伯石見利長五萬石仲內膳助久四千五百石叔式部利朝二千石二月大將軍臨品川行殿令市尹神尾備前守元勝朝倉石見守在朝聽訟大將軍在紙

昭代記卷十

五

障內松平信綱阿部忠秋阿部重次侍座既訖召信綱等五人賜酒語之曰汝等推鞠考訊洵亦至矣然吾意則有微異焉者訊辭多云蓋先上啓或言蓋預舉證夫民有所作爲每事慮後或上啓或舉證何至於有訟惟其痴騃圖弗及此所以有訟也爲吏者宜措吾心乎彼腹中忖度其材量恕其不及應曰以彼之蚩慮惡及此以彼之侗計弗至是宜矣而推考其辭之終始鈎察其誠僞庶乎以得下民之情矣不然而以汝等之威明左詰右難以窮鞠之民烏得盡其

昭代記卷十

六

辭哉皆頓首曰非臣等愚慮之所及也公子龍松生田氏三月赤穗領主松平右近大夫輝興暴狂手刃其妻及侍嬪因收封邑三萬五千石幽其二子於岡山輝興參議輝政第六子而其妻黑田長政之女也四月天皇使右大將藤原經季前大納言藤原雅宜來聘賀正是月廿三日世子冠天皇使藤原經季藤原雅宜傳詔叙世子從三位大納言大將軍使板倉周防守重宗占良若狹守義冬謝恩獻天皇白金三百枚綿二百把世子使大澤右京亮基重獻天皇白金五百枚軍服五十襲元是板倉重宗歲時呈書只叙不安耳松平信綱致書曰大君日習政務欲審京師動靜自今後宜纖悉上報重宗報曰大君雖明睿京江相距百餘里安得懸決庶務置京尹所以代大君也何煩陳啓大將軍聞之曰重宗可謂致身者哉重宗嘗繫富商獄治之急妻子憂之使人如江戸賂遣執政傳教釋之書至重宗知之未發緘從吏出斬之而作報曰命緩某獄然臣既付吏殺臣無狀以遺執事之長良不可復典重任請得罷歸大將軍降旨

慰藉之。車宗嘗留滯江戸。大將軍命執政徵大納言藤原某。車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固止之。弗聽。大將軍召車宗曰。孤過矣。幸起視職。車宗曰。懿旨如此。臣謹從命。既退。忠勝謂之曰。大君引過。慰勉懇到。而卿不拜謝。何也。對曰。烈祖有訓。京師之政。西州之事。壹委京尹。而今直徵藤某。京尹不與知。是君破祖憲也。然。怨而能悛。引以爲咎。是謝罪於烈祖也。吾何謝之。爲。車宗爲尹日久。京以西晏然無事。朝野倚賴焉。是歲進爵從四位上。少將豐岡城主杉原伯

昭代記卷十

七

者守重長卒。無子。誦養竹中左京亮重常次子。帶刀重玄爲嗣。以死後所請。不允。然思祖父長房有勞。賜萬石。重玄以存其祀。舊封二萬五千石加賀國主松平筑前守光高卒。分其封。賜子犬千代加賀能登越中百二萬五千石。淡路守利次富山城十萬石。飛驒守利治大聖寺城七萬石。利次利治皆光高之弟也。閏五月。江戸大風雨。迅雷。宇土城主細川中務大輔立孝卒。子帶刀行孝嗣。封三萬石。六月。府中常陸領主皆川又三郎成鄉卒。無子。收封萬三千石。移笠間城主淺野

內匠頭長直於赤穗。時赤穗無城。長直耻之。欲山私財以築城。與其宗族謀。宗族以時屬至治難之。長直雅與水野忠善親善。因與忠善謀。爲詣執政。固申其請。乃得允。加井伊兵部少輔直好五千石。自安中城移封西尾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加井上河內守正利二千五百石。自橫須賀城移封笠間城。并舊食五萬五千石。加水野備後守元綱六千石。自新城河三移封安中城。并舊食二萬石。本多石見利長自岡崎城移封橫須賀城。其五萬石如故。西條城主一柳丹波

昭代記卷十

八

守直重卒。分其封。賜伯左近直興二萬五千石。仲半彌直照五千石。七月。加秋田河內守俊季五千石。自穴戶常陸移封三春城。并舊食三萬五千石。加小笠原壹岐守忠知五千石。自杵築城移封吉田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松平市正英親自龍王城豐後移封杵築城。其三萬七千石如故。水野監物忠善五千石。自吉田城移封岡崎城。并舊食五萬石。忠善豪爽好修戎備。聞有材技士及名門右族沈淪者。重其祿以延之。淬以氣節。士大夫矯矯有衽金革之志。前後轉封

下令速徙士自背甲櫃杖槍以行遷不越四句
其在邑也內無姬侍屏恒麤食敝服每晨鷄鳴
起隆寒時手叩盤水以洮頰待城鼓報卯喚侍
臣起天既明調馬日出庶臣朝集自泣聽治退
就講武堂試伎又入正寢對卷或令儒臣說書
夜則會近侍俱揚挖古今論議治亂得失以爲
常常謂岡崎東道咽喉而當尾州之衝不可以
不備焉嘗聞大納言義直數閱兵修繕城郭使人
覲之不得要領乃鶉衣簞笠以行繫精馬於
沿途七所繼測濠塹義直適在城樓下瞰之謂

昭代記卷十

九

付臣曰今測濠者必水野監物急逐以禽焉忠
善候探略畢將還顧見若有衆逐已者乃策所
繫馬以走竟達岡崎他日義直見忠善江戸城
笑謂之曰孤驅大師以下卿能過之乎否答曰
令公率西州三十三國之軍以來忠善遇之二
十日足以俟關東之援矣子忠春自江戸寄牋
岡崎曰都下謗議騰起請少留意焉忠善乃會
庶臣序進以問曰聞外人議子汝儕有知之者
直告無諱皆拜曰不知也次至波多野鄉右衛
門曰臣知之矣臣之未來宦也周游諸州善聽

外言所以獨知之請劄記以進可乎乃上疏一
道忠善覽稱善舉長步士隊忠春之初擐甲也
忠善命一耆老爲賓忠春結束既畢踞胡床以
坐貢舉觴奉之祝曰美哉置暨乎將爲經文緯
武之將以揚祖先之耿光旋而視其背大聲曰
其中未可保也撞隕諸床闔座愕然忠善大喜
曰使忠春志斯言臨事輒省之庶乎其爲良將
矣重賞其人八月越前國主松平伊豫守忠昌
卒分其封賜長子萬代丸光通四十五萬石仲
子仙菊丸昌勝五萬石叔福松丸昌親二萬二

昭代記卷十

十

千石忠昌原封七十一萬五千石九月采澤城主上杉彈正
大弼定勝卒于喜平次綱勝襲封三十萬石十
一月天皇使右大將藤原經季傳詔改號東照
大權現爲東照宮神祠御宮者從前有伊勢太
神宮宇佐八幡宮并東照宮
爲復伊勢奉幣使創日光奉幣使伊勢以九月
十六日日光以四月十六日是歲備前國主池
田光政聘熊澤伯繼初太郎八後伯繼平安人
助右衛門
先是年十六釋褐備前食祿七百石伯繼體貌
豐肥自以爲肥笨不便武事雖由京受亦或安
佚所致從是攻苦茹淡日夜講武技間輒驅逐

山野獵獸射禽宿直日藏木刀稠囊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擊刺法如是數年軀體稍瘦削爲人聰朗有大志光政將登庸之而辭以學未優去游京師求師偶聞其投宿者語曰僕爲主翁齋二百金遠行途跨驛馬繫金於鞍而忘收之投宿始覺求之未道將縊死夜半馬夫來還僕驚喜以十六金謝之不受曰還遺物耳門報之有但冒役來得二百錢足矣強之弗聽曰吾里有中江先生平居訓誨吾輩若受所賜則爲負先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斯人乎伯繼

昭代記卷十

十二

傾聞良久曰化及賤隸中江氏之德可想見此真吾師也乃如近江訪中江原原固辭不見伯繼曰弟子固不足教也然釋官百里趨庭縱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見顏色吾願足矣原許見因請從受業居數年學大進至是光政因京極高通招焉原亦薦之遂再遷備前光政延相見伯繼不言政事失得以格君心爲任光政曰吾爲政未善然比隣國似差長伯繼曰此所謂五十步笑百步者君何其志之小也光政大悟益銳意求治旬月之間委以國政食三千石

伯繼時年二十七光政天資孝友設先人像奉之如生事母承意順志愉色婉容恂恂如也祖輝政墓舊在京師徧擇墓地於國中遂卜和意谷以禮改葬建碑作馬鬣封名其兆曰敦土山錄孝弟力田者旌賞之或告曰孝子悌弟或有徒利褒賞而僞爲之者君勿爲之所欺光政曰孝弟至德假令僞爲之猶不愈於爲惡哉吾不逞察其真僞也大興學校置田千石建孔子廟中央講堂左右橫舍八區庭植松槐楠梅等八種以其木名舍楠舍以誦書梅舍以習禮松舍

昭代記卷十

十二

以肄樂菊舍柳舍等以演武技外有左右塾房寮及馬埒使師儒每月朔講白鹿洞學規光政月三五臨以勸獎子弟又每縣設鄉庠置教師規模廣宏憲制詳備戢戈以來諸侯未有建學者以備前爲首毀淫祠興廢祀沙汰僧尼其無行害風教者逐之繼徒或脫袈裟歸化建東照宮原廟土木采章極輪奐之美歲時祭儀甚盛平居愛董仲舒正義明道語凡所施設不務近效小利躬儉素卑宮菲食淫靡妖豔之好一莫所入其心設櫃於城門受士庶書疏納封事者

前後百二十餘事乃下自司商議擇其三十餘

條施行之以泉仲愛八右津田永忠左源為諫

官仲愛伯繼弟也為人醇雅寡默初光政使仲

愛參宰臣座仲愛以其無常職不言時人嘲曰

摸仲愛貌為泥塑可光政聞之曰仲愛在座大

臣必不妄語其為國用大矣永忠之幼也為侍

豎凡警御宿直有守夜者謂之不寐直方永忠

直夜半光政覺問時規何吏永忠曰臣今假寐

不之聞翌日光政謂人曰永忠非凡兒也年十

八擢為監察其日陪宰臣座宰臣議公事訖猶

昭代記卷十

十三

燕語永忠曰此非遊談座也宰臣見光政為誦

之曰永忠年少多言光政曰果如吾所觀必直

言無謬者矣及長俊邁精強吏職光政嘗曰泛

駕之馬馭夫失術必害若其材足稱獨步矣備

前其祖時堤封百萬石世臣巨室多驕侈池田

大學朝服甚美佩囊捺子川珊瑚珠光政見之

弗懌曰取木菩提以火筋穴之以為捺子賜之

大學大愧大學欲官士謂光政曰某似宜稱某

職光政曰爾以某為可用乎蓋質言之今為糊

塗語是事持兩端而自開走路也大臣以知人

論薦為要任豈宜逡巡回顧哉爾父伊賀有遠

識數能糾吾過又能掄才詮序吾謂爾克肖爾

父用為宰輔吾之不明也爾果伊賀子歟或者

否歟大學叩頭涕泣無言光政良久曰果伊賀

子乎令如爾者輔政邦其殆哉大學慙愧而退

自是深自修習卒以良輔稱伊木長門蒙譴閉

居光政當東觀時前徒過長門第長門朝服跪

門中伺公興過開門出拜曰留守事依舊憲處

分君勿以為念光政與之言如他日長門退閉

門光政謂人曰長門為大臣留守固其任若閉

昭代記卷十

十四

門不出則吾將重罰之彼智而免幸哉光政外

剛而內仁視民如子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為小人浚民之膏血以充府庫則百姓悉瘠吾

烏得獨肥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瘠民而國自

殫之謂也迨社倉規制依宋朱熹法損益之捐

粟二萬石為本又令伯繼經畫井田形制以試

之伯繼謂井田不必開方銳斜曲直隨其地形

所主在八家編伍助耕公田以賦九一身因作

縮形井田以示其制後人呼其地曰井田村和

氣郡之八塔寺村地與播磨美作犬牙交錯亦

授伯繼便宜行事乃相地墾田使士土著伯繼
以爲邇年多山崩川漲之害者由伐木無節水
上枯槁也國無山林川澤之政不可以贊天地
之化於是倣周官虞衡之法隨時施令伊部各利之
北有谷名鬼城大石聳立三十餘丈連亘如屏
風獨缺一面吏白築堤其前面以畜水得一大
池可以灌溉田數萬畝起新畬伯繼曰吾相其
土脈必不能瀦水吏不信興役爲防水果漏洩
備前地勢北高南下有三野河從美作北流夏
秋間多溢溢伯繼穿渠爲閘隨旱澇開闢水患

昭代記卷十

十五

訖熄伯繼妙解水利其作溝澮堤防跨馬按視
揚鞭指示利害數十年後其言莫不驗人有問
者慨曰吾於治水不若民之生長其土者與吏
之老熟其事者吾唯知取善於人而已

史臣曰臣少年時游備前親親聞光政之所
治伯繼之所區畫其遺愛之存乎民心遺利
之存乎郊野者至今二百年尚如新可謂明
良遭遇近時罕見者哉安藝賴襄賦詩頌之
可以觀其梗槩其詩曰烈公西海表光政益
芳烈公
興學藝雄藩孝思陽前政風威激後昆允文

諱士著起武世儒門位望隆寰宇名聲至帝
闕稍觀僧侶化非獨溥夫敦闢異知時弊敬
天窮道原學規朱子教行履董生言受諫問
閭篋置師山野村蘋蘩和意谷韶護輔仁軒
學堂各松籟傳雲外蘭芳傲雨痕早澇皆警
我指承應中草木一沾恩盛德斐君子
于今不可諉

伯繼同時上佐有谷素有小倉克並以通儒稱
素有中字時父奉親鸞教居士佐常真寺故素有
初爲僧幼穎悟數歲誦書數十卷遂歸正種髮

昭代記卷十

十六

號谷大學是時干戈初戢窮鄉乏經籍素有求
諸四方多貯之家素饒貲爲之蕩盡爲人剛邁
而方正志期於興道高自矜持見權貴長揖不
拜遇膏粱子弟直名之一士以爲無禮拙刃脅
之曰汝何德誼常居士大夫之上若無一言可
說鼠首墜前素有不動徐曰任爾所爲士不能
加害克近江人字三省號
朝右衛門父政平徙居土佐仕
國主山內一豐累進任國事使克從素有學識
履敦篤尋繼父職執事忠誠好取人之善家祿
千石每增輒辭性儉質布褐蔬糲恬如也而調

窮卹匱傾藏倒度無吝色常以綏斯民爲志誦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人焉得容私意故罰不避親賞不辭讎最竭心訟獄蒐輯經典言涉刑法者解釋之以授吏胥自書廳堂曰一命之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又倣程顥書視民如傷四字以爲戒是以民愛而畏之不敢犯法政平將興水利闢田野未成而罷職克紹其志鑿韭山以導水鑿鏡野以爲菑其後不早乾水溢田納上租暇日則集吏民講說經傳喪祭壹依朱熹家禮皆期於實踐承應之末政平

昭代記卷十

十七

役克執喪極哀戚小聚不入口數日羸瘠成疾竟不起克篤奉洛閩之學野中止山崎嘉之學皆出自克卒爲南州理學之宗初天文中文佐有南村梅軒者不詳其名字始唱文于喪亂之際克等學皆胚胎于梅軒世稱傳梅軒之學者爲南學傳藤原肅之學者爲京學傳中江原之學者爲江西學

二年丙戌三月公子德松生母本莊氏官侍四月尾張大納言義直撰東照宮年譜成上之義直集儒臣編摩三河創業以來事蹟著成功記

創業錄等數編又博考朝儀搜訪古史著神祇寶典類聚日本紀軍書合鑑等書大率手自裁定嘗題一聯挂柱右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左曰世間難得者兄弟輔臣寺尾土佐嘗語紀伊人納言事微含譏評義直不應賴瞻柱聯寺尾愧而退付歸有壁菴者旁參禪玄一日語以事理圓融之義義直稱善數舉其言壁菴謂義直信禪也他日與近臣論儒佛同異直義直弗懌謂壁菴曰竺書之入漢上也以東漢明帝時所謂四十二章經初自西域傳以梵語不通譯以

昭代記卷十

十八

漢文割裂經傳以立文故間或有儒佛相似者然外五倫而無道彼既悖乎天常非所以治國家之道也吾師時誦竺語豈信其道哉壁菴大慙熊谷立設詔義直曰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此人所常則也義直曰俞吾亦未爲隱乎人但當聽政則有避人屏侍臣是非隱之機事尙密故也監察啓事義直或有所怒輒起盥漱或歌吟轉意然後見之每謂聖賢不遷怒雖非吾所及而肅學焉其在藩也或時夜獵長岡莊左衛門年

七十畝其出族於城門曰公每以夜出恐傷寒生疾且窮獸觸人不可不肅也乃止夜行義直於大將軍為尊行然其事之甚虔登朝常以辰鼓為節嘗冬月隆寒將朝近臣進酒會時規報辰乃舍爵起侍臣曰大君視朝益日中矣雖鴈焉未後期也義直曰不敬促駕出十月明福建將鄭成功使使長崎乞援初成功父曰芝龍會時喪亂為海賊奪我肥前松浦據之娶一士人女生男是為成功及滿韃滅明明遣臣奉宗室外山崧為主成功據福建以圖恢復故乞援也

昭代記卷十

十九

大將軍會宗室大臣執政議大納言賴宣曰援師雖有功取其地猶獲石田無所益於我也無功則不獨國耻與彼構怨而貽害于將來不若不出師之愈并伊直孝曰敝本邦以救異域非計也議訖寢北條新藏正房初氏作城制圖上之正房左衛門大夫氏勝孫也學兵小幡景憲究武日氏法著兵法雄鑑抄雌鑑抄士鑑用法等以授徒弟列侯以下從學者以千數世號北條流自步士頭遷大監察叙安房守為人嚴毅方直有智數松平信綱邑民與隣邑之民訟遣

正房初氏按問信綱謂正房曰吾民實有理正房曰誠如公言曲直既明何須遣子信綱曰且欲辨其真偽具備兩造身正房曰然則公之前言無乃愆乎信綱有愧色大將軍獵近郊多獲鹿日既晡不知多少命正房數之正房燃紙若干結鹿角照餘紙比校頃刻得其數林信勝奉教輯和漢往復書簡為一編上之

四年丁亥二月修京師得長壽院院崇德天皇創建其試射於長樂創于長承元年所後白河天皇保元元年四月月暈四旁如月影者四烈風雨雪候如盛冬六月大將軍使大

昭代記卷十

二十

納言義直大納言賴宣中納言賴房及宰相光友光貞中將光圀浮船墨水阿部忠秋掌供億命網魚擊鮮振宴大極雖樂是時天下邅隆民鼓腹歡抃先是大將軍聞墨水春遊甚盛使侍臣往觀還具陳繁華喧闐之狀大將軍喜曰政寬而不苛百姓給足故能歡樂也

史臣曰一陽之復于地日滋月長及斗轉寅卯漸次盛隆薰蒸之所溢土脈墳起草荻木根蓬蓬然發生終乃花卉爛熳禽鳥和鳴而萬物皆春內齊而外治理亦如是也當大

猷大君之時三藩懿親皆仁賢躬享大封祗恪恭肅毫無猜疑動輒相聚歡欣和洽不翅琴瑟之調詩云不知不識率帝之則蓋在上者不知不識相諸相親而爲之下者亦不知不識相抃相舞也自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時無古今其道一矣

長崎鎮臺白保兒杜瓦爾船二隻入港肥前肥後筑前筑後侯伯發徒警備衆凡五萬人八月小諸城主松平因幡守忠憲卒無子收封四萬五千石賜那須萬石忠憲弟數馬康向以存其

昭代記卷十

二十二

祀九月龜山城主菅沼左近將監定昭卒無子收封三萬八千石賜野田七千石於定昭弟主水定貫三千石於季弟主稅定實大坂上國之巨鎮也東控五畿西通中州西海南制四國阿部備中守正次鎮守二十三年聞絕風塵島原之亂處分得機宜豐後監使得賴以傳教西陲訖定十一月正次臥病大將軍聞之賜暇對馬守重次攜侍醫往視正次聞重次叩命至朝服見之其夜重次與城番市井等議曰備中守病漸且不圖夕若死則爲磯宮殿宜移贊別邸衆

然之重次窺問告其意正次曰吾意則異此初吾受任大君面命曰大坂衛護京師控制西州寔西方要鎮故使爾代吾鎮之爾累世之勲舊上慶元之役有功績尤諸練軍機今以命爾往欽哉吾答曰臣不佞辱重任榮莫大焉方今寓宇久安海波不揚萬一有竊盜姦宄窺城墻則保守致節斃而後已是臣之微忠爾大君領之大命猶在耳今吾未死何離城之爲且城者將士之墳墓橫尸暴骨固其所也若忌死于城豈若無戰城而無戰不如無城之愈吾所以死于

昭代記卷十

二十二

此不廢守也然諸君有所言吾不敢執拗蓋啓諸江戶以取處裁重次上言大將軍嗟賞曰正次之心吾能知之所以付大任也今所言祇如吾意正次聞命感泣間一日卒年七十九將終近臣有唱彌陀者正次瞪目曰誰耶念佛者吾不信彌陀也乃合掌念大君而瞑遺言焚尸爲灰以投之淀河訖至大君悼惜厚贈賻之正次長子正澄元和之役從父軍會先鋒不利敗兵塞路正澄率手兵離伍進不得登旁阜峻崖斗絕躍馬下墜地復騎把槍進鬪獲甲首二級後

十餘年先父卒重次子也初爲三浦監物重政義子及正澄卒復氏爲家督正次謹慎及重次執政接之必更衣裳未嘗名之島津光久請呈覽遂犬騎大將軍舍於王子村觀之

慶安元年戊子閏正月加松平伊賀守忠晴八千石自掛川城移封龜山城波并前食三萬八千石加北條出羽守氏重五千石自田中城移封掛川城并前食三萬石封青山因幡守宗俊小諸城三萬石宗俊原三千石今加二千石而論宗俊曰自吾之幼爾父竭忠輸誠數規吾

昭代記卷十

二十三

過吾駭不解事誅賞失當使之廢謫以死囑臍靡及也今將緩之於汝庶幾慰其冤魂爾事竹千代猶如爾父事我爲君臣皆嗚咽二月唐津賊土寺澤兵庫頭堅高自殺收封八萬石堅高自島原之役削封居恆怏怏竟喪心以死四月十七日大駕登日光山拜闕宮廿三日還江戸六月以本年當烈祖三十三年法忌赦麾下士蒙罪者二十餘人往年誤沃熱湯堅童休菴父子亦在赦中法當赦者執政使侍臣執簿呼其姓名大將軍曰應則命下至休菴大將軍弗應

酒井忠勝使久世廣之大和復之及三乃許廣之者三四郎廣宣之子也濱田宰臣山田十右衛門弒其主古田兵部少輔重恒出奔其臣追捕之訴諸江戸磔十右衛門收濱田封五萬五千石松平大和守直基自山形城移封姫路城松平下總守忠弘自姫路城移封山形城其十五萬石皆如故增新番二隊并舊爲八隊七月公子鶴松卒八月福智山城主稻葉淡路守紀通喪心手刃其臣數十人自譙樓銃殺行人松平伊賀守忠晴自龜山發徒圍福智山驅告江

昭代記卷十

二十四

戸旁近諸侯皆如之大將軍怒使新見七右衛門正信島木清左衛門重胤收福智山封時阿辭對馬守重次在大坂城下令丹波旁隣諸侯警備處分既而有江戸教皆如重次令紀通自殺命幽其子大助於稻葉美濃守收封四萬五千餘石是歲近江中江原卒年四十一及疾病川婦女隱几兀坐召門人曰吾逝矣誰能任斯文者言畢而瞑池田光政使熊澤伯繼往賻及葬隣里鄉黨扶老攜幼涕泣送柩如喪父母邑人修其宅爲祠堂春秋奉祀弗廢後有一士人

弔其墳墓。問路農夫。農夫舍耒耜趨入舍。更服先導。跪拜。洒掃甚恭。士心訝之。問曰。爾於先生有何親故。農夫曰。闔鄉欽仰先生者。豈惟吾。吾里父子孝慈。夫婦有恩。室無怒罵之聲。面有和煦之色者。職先生之教之由。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士人動容曰。嗟乎。吾乃今知近江聖人之稱不虛也。乃敬拜而去。

二年己丑二月。加西尾丹後守忠照五千石。自土浦城移封田中城。并舊食二萬五千石。加朽木民部少輔植綱五千石。自那須移土浦城。并

昭代記卷十

二十五

舊食三萬石。伊豫安藝地大震。加松平主殿頭定房萬五千石。自刈屋城移封福智山城。并舊食四萬五千石。封松平數馬定知長島萬石。加松平能登守定政萬三千石。自長島城移封刈屋城。并舊食三萬石。三月申禁修廢令。四月十七日。世子登日光山。拜閔宮。廿三日還江戶。五月。天皇使前大納言藤原經季。前大納言藤原雅宣來聘。六月。加松平式部大輔忠次萬石。自白河城移封姫路城。并舊食十五萬石。松平藤松直矩。自姫路城移封村上城。十五萬石如故。

加本多能登守忠義二萬石。自村上城移封白河城。并舊食十三萬石。江戶地震。七月。加大久保加賀守忠職萬三千石。自明石城移封唐津城。并舊食八萬三千石。加松平山城守忠國二萬石。自篠山城移封明石城。并舊食七萬石。加松平若狹守康信萬四千石。自高槻城移封篠山城。并舊食五萬石。加永井日向守直清萬六千石。自正龍寺城移封高槻城。并舊食三萬六千石。八月。松平周防守康映。自穴栗磨移封濱田城。五萬石如故。九月。琉球王尚質使久志川王

昭代記卷十

二十六

子某來朝。尋登日光山。拜東照宮。

三年庚寅三月。江戶民皆衣白衣。成群參拜伊勢神祠。函關吏籍而檢之。一日至數百千人。五月。尾張入納言義直卒。于江戶邸。謚曰敬公。先是義直夢天五土三字。或人云。是飛龍之兆。乃大吉。義直曰。否否。予拆其字。爲一大五十一。大與代邦音相通。予今年五十一。死期殆迫乎。及疾。每旦。理髮。凭案端坐。威儀儼然。無異平日。親書官爵姓名于神牌。藏諸篋笥。遺言喪祭不用浮屠儀。前屬纊一日。命有司曰。今日吾差快。將

遊後死。吾不見羣臣也久矣。欲見諸苑中。乃扶左右以步。群臣羅拜。翌日乃暝。著遺訓十一章。首章曰。邦君之職。以得民心爲要。君德不修。則民不心服。民不心服。則臨變必有貳心。風俗之淑慝。皆隨君德。故人君之行。在於慎獨。慎獨之方。在於守禮儀。人君能守禮義。則身修而民治矣。義直性溫。克恭懿。從善如流。幼冲享大封。以成瀨正。成竹股正。信渡邊守綱等爲股肱。及長親政。愈益厲精。勅勸文武。以身爲範。舉藩翕然。鄉化。當是時。喪亂初平。諸侯務修武備。而義直

昭代記卷十

二十七

超然尊崇聖教。信用儒術。建聖廟。安堯舜禹周。公孔子像。備禮樂諸器。行釋奠儀。置經籍一千部。博士林信勝嘗過名古屋城。義直悅。享之。親爲彈箏。命工奏五聲。太平諸樂。文物之盛。一時諸侯莫與比焉。子參議右中將光友襲封六十萬石。初義直之卧病也。大將軍數使酒井忠勝松平信綱等往問。又遣侍臣看撫。昕夕具其狀。以聞。至居喪。輔臣以爲大君病新瘳。未全復常。而蔬食如禮。恐復成疾。因請進酒肉。大將軍曰。叔父有疾。子適嬰恙。不能躬親訪。至今爲憾焉。

忍御。甘旨不聽。翌日紀伊宰相光貞水戶中將光圀請忠勝。請節哀攝養。忠勝以聞。乃許之。史臣曰。野乘傳水戶中納言既除喪而朝。謂執政曰。大納言疾時。大將軍令人問之耳。未嘗親訪。曩者伊達政宗嬰疾。大將軍親臨之。政宗宿將。且有汗馬之勞。禮遇隆重。固宜爾。近者又泣堀田正盛之疾。夫正盛非有大勲勞。幸膺眷注。以至是非。山卿等善說乎。大納言雅不媚附卿等。故卿等無爲言之爾。吾竊以爲輕重失倫。執政不能答。故老物語 臣謹

昭代記卷十

二十八

檢朝記。大君自客歲涉春夏患腹疾。不能視朝。屢有慶賀禮。數使世子代受。大納言之曰。疾也可。二句適當其時。宗族諸侯舉知之矣。則烏得有云云之語。蓋堀田正盛播自側微。累進寵祿。世或有嫉之者。而大君臨其疾。人滋以爲過厚。因造作是言。亦齊東野語之類爾。

六月地大震。先是細川越中守光尙有疾。使酒井忠勝問之。光尙謂忠勝曰。僕以不才嗣是大封。未有涓埃報乎國。今予幼。未可以治民。僕死

宜收封邑及子長請隨器祿之及不遺書申前
請廷議以其祖忠興以來世篤忠貞光尙所請
又恭順有禮不從其請賜遺封五十四萬石於
六九使小笠原右近將監忠貞松平阿波守忠
英監其國事八月筑後海溢加賀大風雨九月
三日世子遷居西城以阿部豐後守忠秋爲傳
忠秋詣世子謝恩世子手賜佩刀忠秋以其爲
累世所佩寶刀也啓諸大將軍候旨大將軍曰
世子所賜也雖重寶何傷忠秋乃拜謝

史臣曰人之有用猶木之有任乎有任楔者

昭代記卷十

二十九

有任楔者有任悅者有任族者有任棟梁者
有任櫛櫨休儒若樓閣者若乃用楔於梁用
族於榱則宮室不成矣初大猷人君並用
忠秋及松平信綱二人皆有智囊解而信綱
最機敏世人皆以信綱才不勝德忠秋德不
勝才而及大君選世子傳獨任忠秋蓋有深
謨存焉語曰知臣莫如君又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忠秋之解任觀於後年輔導之蹟可以
見矣

攝津河內伊勢美濃尾張大雨洪水閏十月毛

利甲斐守秀元卒伊勢桑名海澄十二月水野
日向守勝成卒年八十八勝成晚節滋愛士嘗
獵近郊途見一故臣問曰聞汝仕越前得重祿
吾竊爲慶焉今何爲而米對曰臣在越前得祿
實饒然其遇士不若公之有恩是以復來願得
再待罪行伍勝成大喜祿之如初勝成致仕號
宗休常居福山一日放鷹適過其宅前見門鎖
怪而問之乃知勝俊肯出奔大驚曰彼棄越
前千石之邑米就吾三百石吾甚慊焉而今復
如此美作豈薰染都風乎吾少時爲普化僧浪

昭代記卷十

三十

游天下山棲野宿備嘗艱苦因得以通下情方
今君若生享豐富之業故於群下之情有所不
悉噫水野氏其衰矣是歲北條正房奉命製西
洋攻城考縮形兵械久作陣營圖軍餉積算法
上之

四年辛卯二月先是膳所城主石川主殿頭忠
總卒分其封賜孫摠十郎昌勝五萬石移封龜
山城播磨守總長萬石阿波守正當七千石市
正正總三千石大將軍有疾自知不起召保科
正之命以輔佐之任召酒井忠勝松平信綱阿

許忠秋等懇懇託後事。四月二十日大將軍薨。春秋四十有八。執政以世子年尚幼。欲秘喪。酒井忠勝曰。欲掩益露。且令人生疑心。不若即發之。從之。堀田正盛欲殉死。與同列訣。阿部重次謂正盛。吾亦與子俱焉。正盛愕曰。子何以殉死。爲。宜須竭忠於嗣君。同列亦皆止。重次重次曰。吾一與大君誓死矣。駿河大納言之。賜死也。大君有命。吾對曰。勿憂焉。臣以死了事矣。則今日之死已晚也。忠勝等不能止。遂與正盛摻手以別。皆還家。屠腹以死。三枝土佐守惠久。內田

昭代記卷十

三十一

信濃守正信。與山茂左衛門安重亦皆殉死。廿三日殯於東叡山。五月六日葬于日光山大黑岡。天皇使前內大臣藤原實晴會葬。謚曰大猷院殿。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有梶定良者。歷小從人。至小納戶。以忠樸愿。慙。扈從靈柩。遂留家焉。不畜妻。每旦鷄鳴起。澡浴戒潔。謁廟。獨坐殿前。俯仰齋慄。如事存。日光地高爽。方隆冬之時。立于淒風凍雪中。至體僵口噤。弗已。如是五十年。嚴有常憲。二大什數徵抵江戶。定良堅持夙志。終身乃就增祿至二千石。拜從四位下左兵

衛督。不以自封。而舉皆賑窮救貧。元祿之末。以壽終。水戶中納言光圀謂孝子廬親墓。古有之。至忠臣廬君墓。振古未曾聞也。自爲文祭之。天將軍英特剛明。宏豁有大度。敬崇祖宗。事之如在。群臣啓事。言及烈祖。雖逢愠怒。變色改容。以聽其言。至祖宗所遺輔相功臣。優待深任。數十年如一日。數增封邑。重報伐閱。其厚薄隆殺。皆繼紹先志。不毫加私意。然愛重名器。雖輔臣執政位。不踰四位。以魁舊如井伊直孝。爵止中將。以七井利勝。酒井忠勝之崇遇。班無踰少將。嚴

昭代記卷十

三十二

修武備。慎刑律。深用心民政。有有司所建白。言涉聚斂。輒斥不納。輯穆諸侯。厚往而薄來。每有慶弔事。水旱疫癘飢荒之患。賜資恩貸。莫不先其請。而慊其望。然有政治紊亂。或犯大憲。或傷彝倫。斷以公議。雖親藩強邦。莫之宥假。是以諸侯畏而親之。慶長以來。佐渡伊豆諸州五金湧出。振古未有。倫比其金銀銅鑄作貨幣。廣布遐邇。通物價。侔土芥。府庫盈溢。聞。磨下上窮困。輒賑恤救濟。前後累鉅萬。屢下條諭。禁驕侈。飭厲戎備。尤尊崇天朝。奉事如神。貞賦定額外。歲時奉

獻不貲居恒以盛滿自戒雖有王命進寵爵不
四固讓威德覃海內外而身以左大臣終焉宸
中奠安億兆驩虞建國磐石之固至是定其基
云

史臣曰宋歐陽修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
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觀諸漢土歷代革命之
際多然而代德川氏獨不然開國龍興時所
用固舉世臣故家而元和寬永之所任用亦皆
參遠之功臣子弟也若夫股肱輔弼有若井伊
直孝有若土井利勝有若酒井忠勝有若松平

昭代記卷十

三十三

信綱阿部忠秋京尹則板倉重宗攝鎮則阿部
正次皆曠世人傑而祖宗之所造就焉以遺
子孫也小牧之役烈祖謂織田信雄曰請令
吾維養子弟爲戰君據鞍而觀旃豈宜爲戰而
已哉入訓之所薰陶琢磨銘化尉爲修文守成
之良臣情親父子義堅金石而繼體承統之君
亦能竭其才終其用以紹述祖宗之志此所
以無韓彭蒯鮪之慘帶厲之盟千載信乎神人
人神享奈之何其不禋宗社而祚邦家焉

跋

右昭代記十卷。先王父岩陰先生所撰。父王晚
年爲幕府儒員。因請編東照公以來之史。得允
以元治甲子起稿。無幾歿。故所成僅止於台德
大猷二公。而如東照公以事體尤重大。未及纂
述。其後轉轉謄寫。訛舛益多。因以活字刷印。五
百部。以頒門生故舊。而其體一依稿本不改。夫
修史大業。古人重之。故不能一世而成者。其子
若孫往往繼成之。如史漢南北史皆然。不肖頑
鈍。於王父莫能爲役。然竊不自量。他日將紹述

昭代記跋

以竟其業。蓋亦王父之志矣。明治己卯四月孫
男時敏謹識

鈴木文太郎印刷

明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板權免許
同年四月 出板

編修人 鹽谷世弘 亡

靜岡縣士族

出板人 鹽谷時敏

下谷區中根町壹
丁目五十二番地

松浦吉川先生著

府朝事略

常陸鹿島 若不足塾發兌

府朝事略序

鹿島祠官吉川氏有兄弟三人、長曰堅字多節、次曰確字大節、次曰勁字全節、三子共以宮本茶村先生爲師、而兄弟相爲朋友、各長詩文、隱然名顯四方、後多節入官鬻、夙有才人之稱、旣而歸鄉、相與切磋、規準文行、而全節嘗有府朝事畧之著、起東照公終慎德公、以編年記之、凡十二卷、夫偃武以來、殆三百年、雍澤熙化、可勸可懲者、左右之記、汗牛充棟、茫如煙海之無津涯、人人皆欲得一佳書、簡便綜大事者、以備遺忘、則是在讀書子、不可欠之著作也、而全節自謙曰、猶從隗始云、今也以脫稿來告、且徵序於余、余閱之、叙事簡該、論斷持平、所謂詞約事詳、論辨多美、苟悅漢紀之類也、今代記事之最精者、較之三王外記、國史等書、可謂出藍矣、嗚呼、今也多節與茶

村先生相尋歸泉下、以余徒馬齒長、來請一言、則不得辭矣、抑三子雖固同根一體、然其所成就各異趣、不肯雷同也、或比之眉山三蘇、寧都三魏、則三子不敢當也、而如全節此書、世自有具眼之人、亦不須贅多言也、特冕其緣故於簡端云爾、

慶應元年歲次乙丑閏五月

下總 清宮 秀堅 撰

與清宮棠陰書

月日、勁再拜、白、棠陰清宮先輩座下、曩者辱賜序拙著府朝事略、獎揚過當、殊增慙懼、尋承書賈某以拙著爲奇貨可居、欲印行之、僕卒聞以爲可以省謄寫之勞、乃率爾告諾、退而思、有不可者三、於是、敢以書布腹心焉、夫在近代稱良史者、莫中井氏逸史、賴氏外史若也、此二氏者、皆一時名士、挾博學雄才之資、專力述作、故及其書出、學者奉以爲金科玉條、則其傳久遠、而列史官也、必矣、如僕晚學小生、學術膚淺、文字生疎、姓名不出里閭之間、而敢弄史筆、欲步二氏後塵、亦多見不知其量也、況遽出其書、印行問世、其誰傳之、縱令傳之、世固少知己如先輩者、則獨玩其簡便、不復問書法用意所在、視以爲尋常史略年表類、則亦非僕編修之志、一不可也、拙著編修殆十

年所、而於筆削之際、考證之間、未自慊意者、不一而足、則實屬未定焉、古人有言曰、良工不視人以樸、僕何敢望良工、然苟加之數年、用力琢磨、則玉成之功、庶幾可期也、今是之不務、以其樸、付一賈豎手、輕忽印行、則後必有悔焉、二不可也、大凡印行書籍、當請官檢查、得其允可、而後從事、按令甲、累世大將軍言行、除既普布于世者外、不得妄舉之、則如拙著、必在所不允、縱令幸得允、其中必有觸忌諱而被刪落者、則一部斷爛朝報而已、復何所取哉、三不可也、有此三不可、而率爾應諾、蓋不思之過也、僕之疎鹵、先輩悉之亦久矣、顧必不以是深咎僕也、抑僕聞君子長育人材、不望其速成、先輩誠能使僕老其才、精其業、待時而出之、則雖未能附二氏書、傳久遠、而列史官、而世或不視爲尋常史略年表類也、是僕之固所期望、故敢進狂愚

之言、先輩亦唯少加諒察、速停書賈印行、而成就僕所志、則最見被愛之厚、幸甚、幸甚、客歲囑寄一部、既繕寫其十卷、以呈座下、其餘當繼進、頃已載事、而闕略尙多、失檢亦不少、則欲粗加補正、而後請清覽、故今未附往焉、敢謝稽緩之罪、時是春和、動止想萬福、惟爲道自重、勁再拜、

自叙

余夙喜閱今代野史雜錄、以爲偃武以來、於斯殆三百年矣、治教之美、人物之盛、自鎌倉氏而未有如今代者也、惜無一書綜覈而傳之、豈不一大闕典乎哉、旣而得澁井氏國史讀之、則善其偉舉、而憾其失體也、竊謂專紀府朝事者、宜沿左氏編年例、今國史取體紀傳、則將置天朝何地邪、夫大將軍雖代天子出政令、而人臣也、人臣登之本紀、可乎、於是慨然敢忘固陋、以國史及先賢諸書爲經、野史雜錄爲緯、傍據近世文書朝報、斷自關原役、至墨夷乞盟、以事繫月、以月繫年、爲府朝事略十二卷、以自便記覽、先師水雲先生嘗覽而善之、手謄寫一本、以置座右、且曰、此書足以爲子終身之業也、余深感其言、編修以來、旣經十餘年所、五換其稿、而後粗就緒、因繕寫以乞正

同志、但余僻鄉一書生、固非紬石室金匱之書、則掛漏之失、必所不免焉、清人朱彝尊嘗書東鑑後曰、不賢者記其小者、我恐覽者亦將以評此書也、

慶應三年丁卯春三月

吉川勁全節識

府朝事略引用書目

烈祖成績

武德編年集成

藩翰譜

續藩翰譜

國史

逸史

日本外史

續皇朝史略

續王代一覽

泰平年表

續泰平年表

御代代文事表

續三王外紀

文廟令

家齊公御實記

國書復號紀事

國喪正議

柳營秘鑑

宮中秘策

國朝舊章錄

尊號廷議

新朝裁許律

正名緒言

稱謂私言

青標紙後編

殿居袋後編

職役配當抄

奠香錄

役人系圖

天明武鑑

寬政武鑑

文化武鑑二種

文政武鑑

天保武鑑四種

嘉永武鑑二種

安政武鑑

以上三十六部、或係官撰、或爲名士所纂、此爲實錄、此編採以爲經、

東照宮御遺訓附錄

明君德光錄

威公年譜採餘

西山遺事

義公行實

義公年譜

銀臺遺事

本朝名臣言行錄

人鏡錄

世免天話草

世免天話草後編

武將感狀記

兵家茶話

武家閑談

續武家閑談

自樂軒物語

古諺記

寬永小說

落穗集

追加落穗集

石谷土入記

有馬家記

幽山年譜

明良洪範

續明良洪範

常山紀談

雨夜燈

赤穗義人錄

赤穗四十七士傳

鳩巢逸話

松陰日記

重朗日記

折焚柴記

肥後物語

九州一揆秘書

島原明細記

原城紀事

柳川始末

老士語錄

中白問答

回天詩史

紀宇都木敬治事

兼山麗澤秘策

丙丁燭戒錄附錄

崎陽雜記

臺灣鄭氏紀事

海外異傳

採覽異言

山田記

南汎錄

邊警紀聞

籌海私議

三國通覽

坤輿圖識

和蘭告密

蕃史

本佐錄

猷可錄

溫知政要

大和大乘

成島司直上書

平山潛上書

先哲叢談

先哲叢談後編

近世叢語

續近世叢語

駿臺雜話

紫芝園漫筆

盡忠錄

會澤翁筆記

半日閑話

諸侯賢行錄

慶長年錄

元和年譜

寬明日記

諸夷至室島紀事

譚海

耳囊

長崎夜話

以上七十九部家乘野史上書雜錄中最得信者、此編採以爲緯、

武野燭談

武家盛衰記

武林隱見錄

古今烈女傳

諸家大秘錄

諸家深秘錄

諸家嚴秘錄

諸家要秘錄

仙石內亂紀事

華夷通商考

新著聞集

三王外記

以上十二部、或純或駁、此編捨其駁、取其純、

武江年表

新撰年表

歷代備考

和漢三才圖會

西上錄

御陵記

貞山公年譜

高崎歷代墓誌

大阪動亂叢書

琉球國志略

長崎先民傳

不問談

寬政雲上明覽

天保雲上明覽

羅山文集

垂加文集

紹述文集

南郭文集

春臺文集

栗山文集

愛日樓文

春水遺稿

宕陰存稿

東湖詩文稿

盍簪錄

金溪雜話

畿內治河記

奧羽海運記

大名古鑑

自家雜纂

以上三十部、或因事採一二、或惟備考證而已、

府朝事略目錄

第一卷

東照公將軍原大捷後三年任大

第二卷

台德公在職十

第三卷

大猷公在職二

第四卷

嚴有公在職二

第五卷

常憲公在職二

第六卷

文昭公在職三

第七卷

有章公在職四年

第八卷

有德公在職十九年

第九卷

惇信公在職十五年

第十卷

浚明公在職二十七年

第十一卷

文恭公在職五十年

第十二卷

慎德公在職十六年

右自慶長五年、至嘉永六年、凡二百五十有四年、

府朝事畧卷之一

東照公

諱家康、姓源、其先出於桃園親王貞純、十八世祖義季、始居上野德川、因氏焉、中世移居參河松平、又稱松平氏、公參河守贈大納言廣忠之長子、母夫人水野氏、天文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子參河額田郡岡崎城、小字竹千代、年甫六歲、出質于駿河今川氏、途爲織田氏所娶、如尾張、十八年三月、參河守卒、十一月、歸參河、既而又如駿河、二十三年、行攝甲禮、弘治二年、正月、冠于駿河、名元信、稱二郎三郎、娶關口氏女爲室、三年、春、更名元康、稱駿人、永祿元年、年十七、歸參河、出兵攻寺部、克之、二年五月、有大高役、三年五月、自駿河歸、入岡崎、四年、與織田氏和、六年、秋、更今名、自是冬至明春、有一向亂、七年、併東西參河、九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十一年、正月、爲左京大夫、冬、奏請復德川氏、自是、德川爲宗、松平爲族、是歲、併遠江、元龜元年、正月、徙治濱松、是歲有姉川役、二年、正月、進從五位上、遷侍從、三年、有三形原役、天正二年、正月、進正五位下、三年、有長篠役、五年、十二月、進從四位下、遷右近衛權少將、八年、正月、進從四位上、十年、併駿河、定甲斐信濃、十一年、十月、爲左近衛中將、十二年、二月、遷參議、進從三位、四月、有小牧役、十四年、四月、與豐臣秀吉和、娶其妹繼室、十月、遷權中納言、朝京都、十一月、進正三位、十二月、徙治駿府、十五年、八月、轉權大納言、進從二位、十二月、兼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六年、二月、辭兩職、十八年、三月、至七月、有小田原役、是歲、徙封關東八國、併近江九萬石、凡食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八

月始定治于江戶十九年正月關東將士盡賀正于江戶文祿元年豐臣氏征朝鮮公出軍于肥前慶長元年五月叙正二位爲內大臣三年豐臣秀吉薨四年公輔秀賴在伏見明年石田三成等伏誅天下大權一歸德川氏語具于本文公爲大將軍在職三年而辭元和二年薨年七十五詔諡東照葬日光山

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庚子秋九月公與大坂將石田三成治部少輔戰關原大破之初

關白豐臣秀吉薨子秀賴尙幼公以其遺託與前田利家加賀大納言浮田秀家備前中納言

毛利輝元安藝中納言上杉景勝會津中納言戮力輔翼之以決天下事淺野長政彈正少弼

增田長盛右衛門尉前田玄以德善院長束正家大藏少輔與三成參預謀議三成嘗有寵於

秀吉專權至是害公及利家在己上欲除之以逞威福與長盛等密謀離間二家

當是時諸將人人皆有自立之志多忌我威望欲傾之無何利家聽細川忠興越中守

言與公相歡如初既而利家卒加藤清正主計頭淺野幸長左京大夫福島正則左衛門大

池田輝政左衛門尉黑田長政甲斐守加藤嘉明左馬助及忠興等素惡三成佞媚不相

協至是連署請誅之公爲和解清正等不聽公乃諭三成罷就其封澤山以安七

將之意三成既被擯長盛等不自安請公入居伏見城以鎮京畿數月又徙居大

坂西城威望益盛會諸將多罷就藩三成因密與景勝謀東西興兵夾擊我於是

景勝亦請而歸會津、稱病不復入覲、東北諸國爭告其有反形、是歲春、公遣使詰

之、景勝不服、且答以慢辭、公怒、決意東征、下令東北諸將、前田利長、加賀中納言伊達

政宗、越前守堀秀治、左衛門督最上義光、出羽守等、便道出軍、會會津、命部將鳥居元忠、右

衛等、留守伏見、而率忠興、輝政、正則、幸長、長政、嘉明、及山內一豐、對馬守藤堂高虎、

佐渡堀尾忠氏、信濃守蜂須賀至鎮、長門守中村忠榮、產右衛門生駒一正、讚岐守田中吉政

兵部等諸將、而東、兵凡五萬五千七月、至江戶、進次下野小山、三成等則曰、吾計

中矣、遂矯秀賴命、檄西國諸將、推輝元、爲盟主、興兵攻伏見、秀家及島津義弘、兵庫

頭小早川秀秋、金吾中納言鍋島勝茂、信濃守小西行長、攝津守長曾我部盛親、宮內等皆

黨之、報至小山、公乃會諸將告之、聽其向背、正則等奮請旋軍討之、於是、使從征

諸將先發、留長子秀康、結城參議屯宇都宮、以當景勝、引軍還江戶、時伏見既陷、元忠

等死之、西軍大振、出兵擊諸不應者、我先鋒諸將進至尾張、織田秀信、岐阜中納言以

美濃應三成、諸將攻拔岐阜城、擒秀信、獻捷于江戶、公乃發江戶、自海道進、使世

子秀忠率軍、自山道來會、是月十三日、公至岐阜、進軍于赤坂、十五日、與三成等

軍逢於關原、正則爲我先鋒、與忠興、長政、高虎、進擊三成、秀家、義弘、軍三成分兵

平朝事略

卷之一

二千、繞出北山、橫衝我軍、我將本多忠勝大輔預備之、乃鑿戰敗之、徑前突義弘、

又敗之、三成與秀家義弘帥生兵更進奮戰、時毛利秀元安藝及秀秋陣南宮山、

素通款于我、故按兵不動、戰已酣、秀秋下山直衝西將大谷吉隆刑部軍、脇坂安

治中務朽木元綱河內合兵應之、吉隆敗死、西軍遂大敗、三成秀家脫走、義弘收

敗卒退去、行長正家等亦皆潰走、我軍乘勝追北、殺獲三萬二千、我士卒死傷不

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於是發使者報捷于世子及秀康、十六日、使井伊直政

兵部等攻澤山城、明日拔之、盡誅石田氏、乃令大索諸渠率、十九日、公幕于草津、

天皇使使勞之、先是、世子軍由山道、真田昌幸安房拒之上田、攻圍旬餘、城堅不

拔、遂解去、是以後期不及戰、至則事終已四日、公怒不許見、既而意解、相見于大

津、利長亦悉平北地起兵、應三成者來見、當此之時、天下兩分、諸國各起兵、或黨

西、或應東、互相攻擊、公既大捷於關原、四方豪傑聞之、莫不震懼、旬月之間、六十

餘國盡服於德川氏、西軍之敗、石田三成走、將赴大坂、途得疾臥民舍、田中吉

政獲而獻之、小西行長亦爲近江人所捕、長束正家自殺於其邑水口、冬十月朔、

命與平信昌美作、徇三成行長等於京都、斬之六條磧、併正家首、梟三條、先是、大

坂聞三成敗、內外失色、毛利輝元、增田長盛、馳使乞降、公不答、使人諭秀賴、安堵如故、至是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削輝元六國、放長盛於高野、島津義弘兄義久、入道龍伯、囚義弘、乞降、許之、黑田孝高、入道如水、加藤清正等、擊西國諸將、應三成者、悉平之、欲合兵攻島津氏、以其既降、命弭兵、長曾我部盛親、真田昌幸等、亦皆降、奪其封土、放之高野、十二月、大論功行賞、前田利長、舊封加賀越中、至是益賜能登、爲一百九萬石、治金澤、加藤清正、舊封肥後之半、至是益賜全國、爲七十二萬石、治熊本、黑田長政、舊封豐前之中津、更賜筑前、治福岡、池田輝政、舊封參河之吉田、更賜播磨、治姫路、並爲五十二萬石、小早川秀秋、舊封筑前、更賜備前美作、治岡山、福島正則、舊封尾張之清洲、更賜安藝備後、治廣島、並爲五十萬石、細川忠興、舊封丹後、更賜豐前、爲四十萬石、治小倉、淺野幸長、舊封甲斐、更賜紀伊、爲三十七萬石、治若山、田中吉政、舊封參河之岡崎、更賜筑後、爲三十萬石、治久留米、中村忠一、舊封駿河之府中、更賜因幡伯耆、治米子、堀尾忠氏、舊封遠江之濱松、更賜出雲隱岐、治松江、並爲二十四萬石、加藤嘉明、舊封伊豫之真崎、因益爲二十二萬石、藤堂高虎、舊封伊豫之今張、因益爲二十萬石、治並如故、山內一豐、舊

封遠江之掛川、更賜土佐、爲二十萬石、治高知、蜂須賀至鎮、舊封阿波十八萬石、
治德島、生駒一正、舊封讚岐十七萬石、治高松、並依舊、其他京極高知、丹後筒井
定次、伊賀真田信幸、伊豆寺澤廣高、志摩京極高次、近江有馬豐氏、玄蕃一柳直
盛、監物富田知信、左近池田長吉、備中德永壽昌、石見古田重恒、兵部金森可重、出雲
守等各以功或益封、或依舊、諸降附之國、改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忠
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就、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
津河內和泉、封大坂、爲六十萬石、於是天下大定、乃使世子入朝、告成事、公素
留意學術、以修禮文爲志、辟播磨人藤原肅、惺命講經典、聽之、又取書籍未經刊
行者、盡上之、木自是文教大行、肅中納言定家裔也、幼爲僧、穎悟絕人、旣長、志嚮
儒學、遂還俗、嘗慨學者專攻訓詁、不究聖賢之道、窮心於程朱學、大有所發明、本
邦學者、知講明道德、蓋自肅始焉、是歲、荷蘭舶一隻至和泉堺浦、獻方物、請互
市、荷蘭國、在西洋、去我一萬三千里、其國偏小、常以航海通販爲生、其人毛髮皆
赤、故呼爲紅夷、公命召舶主耶揚子等于江戶、數引見、問外蕃事、耶揚子遂投化、
不還、

六年_丑春正月、公在大坂、二月、賞宗族舊臣功、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爲六十七

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萬石、賜近江之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

石、賜伊勢之桑名于本多忠勝、爲十七萬石、賜美濃之加納于奧平信昌、其大垣

于石川康通_{長門守}、上野之高崎于酒井家次_{左衛門尉}、駿河之府中于內藤信成_{豐前守}、

遠江之濱松于松平忠賴_{左馬助}、參河之岡崎于本多康重_{豐後守}、增酒井忠利_{與七郎後}

_{備後守}、秩爲萬石、其餘增封賜邑有差、三月、世子陞從二位、遷權大納言、夏四月、

歸江戶、五月、以板倉勝重_{四郎左衛門}、加藤正次_{喜左衛門}爲京都所司代、正次尋

免、上杉景勝數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爲景勝方失勢、乘之非武、因爲請納

其降、公許之、秋七月、景勝自至伏見、謝罪、八月、收其會津百萬石、賜米澤三十萬

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_{飛騨守}、爲六十萬石、仙臺藩主伊達政宗、山形藩主最上義

光、越後國主堀秀治、皆益封爲六十萬石、命義光、秀治、率南部、戶澤、村上諸族、擊

平會津城邑未服者、九月、課西國諸藩、築城于二條、以爲駐駕之所、冬十一

月、公自伏見還、先是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_{式部大輔}爲執政、大久保忠鄰_{相模}

守本多正信{佐渡守}、爲老中、至是命青山忠成_{常陸介}、內藤清成_{修理亮}爲關東奉行、副

忠鄰等綜理諸務、賜宇都宮于與平家昌爲十萬石、家昌信昌之子也、十二月、呂宋入貢、

七年、壬寅春正月、公進從一位、公令世子以二十萬石地自給、加賀國主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爲天下先、公避之京都、留世子當之、利長至、獻遺甚盛、世子亦賜名刀時服等遺之、利長遂赴伏見、謁公而去、二月、執政井伊直政卒、年四十二直政

入侍帷幄、出從征討、謀謨勇略、實爲元勳、時人與本多忠勝並稱、曰井伊本多、

三月、公適大坂賀正、尋還伏見、後以爲常、夏五月、朔、公入朝、關原之役、佐竹

義宣、

右京大夫

遙應西軍、及軍敗、遽納降、公憎其觀望、至是收其常陸八十萬石、徙之

秋田、爲二十萬石、徙秋田實季、

城介

于矢戶、岩城宣隆、

但馬守

于龜田、以岩城賜鳥居

忠政、

左京亮

爲十萬石、忠政、元忠之子也、秋八月、出母水野氏、

傳通院

卒於伏見、歸

葬江戶、冬十月、公自伏見還、備前國主小早川秀秋、汰侈日甚、喜怒不節、老

臣杉原下野犯顏強諫、秀秋怒、併其子加賀殺之、由是宿臣多散去、是月秀秋卒、

無嗣、國除、佐竹氏將車義照、

丹波

作亂、襲水戶、守將松平康重、

周防守

迎擊、擒誅之、

十一月、公赴伏見、

賜水戶于公子信吉、

七郎

爲廿萬石、賜佐倉于忠輝、

辰千代後上總

介爲四萬石、十二月、薩摩國主島津忠恒、盡平國內亂、來見、先是有人告浮田秀家亡匿薩摩、忠恒乃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爲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公許諾焉、是歲、佐渡石見多出金銀、因鑄新幣、初甲斐人大藏長安、爲公陳開礦之利、公登庸之、屬以礦務、遂能盡其利、軍國用度、無不支給、公以爲能、屬之大久保忠鄰、冒其氏爲石見守、八年、癸卯春正月、公在伏見、賜甲斐于公子義直、尙幼、未就國、使平岩親吉主計頭爲傳、以攝國事、二月、賜美作于森忠政、美作守川中島于上總介忠輝、並爲十八萬石、播磨國主池田輝政、加賜備前、爲八十萬石、輝政娶公女、生忠繼、左衛門督忠雄、宮內大輔命待忠繼長、與備前、十二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兼勝、廣橋參議藤原光豐、勳修寺奉詔書、就伏見、拜公爲征夷大將軍、轉右大臣、兼淳和并學兩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二十三日、入朝拜命、井伊直勝、右近大夫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與傍、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少將池田輝政、少將福島正則、爲後乘、獻白金萬兩、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皆有獻遺、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之亂久矣、卿能略定之、朕勒驍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師、以鎮護王

室公稽首曰、家康雖不才、敢不服膺王命、禮畢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賀之、
初、細川藤孝入道仕足利氏、嫺室町將軍禮式、公既捷於關原、即使永井直勝近右
夫就諮其禮儀、於是又多與藤孝議從事、藤孝忠興之父也、三月、西國諸侯盡
朝江戶、夏四月、豐臣秀賴遷內大臣、秋七月、公孫女歸大阪、八月、流浮田
秀家於八丈島、九月、水戶城主信吉卒、無嗣、以水戶賜公子賴宣、冬十月、公
辭右大臣、公自伏見還、十一月、世子兼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

九年、甲辰春正月、下教于松前、蠣崎慶廣、伊豆守約束蝦夷、慶廣本若狹武田氏、四世

祖信廣、避仇之松前、服屬蝦夷、世爲之酋長、三月、公赴京都、勘解由次官黑

田孝高卒、年十六孝高病革、召子長政、取履履各一隻於紫綾靶中、與之曰、夫戰生

死之地、一履一展、可以赴機、苟謀萬全、難以立奇功、汝性多慮、恐後于事、以此爲

遺物、汝能思焉、夏六月、世子朝京都、秋七月、公孫家光生、世子歸江戶、八

月、公自京都還、出雲國主堀尾忠氏卒、子忠晴山城守尙幼、父吉晴帶再起視國

事、伯耆國主中村忠一、年少無檢束、其宰橫田宗治諫之、忠一怒、冬十二月、忠

一殺宗治、其子主馬據飯山叛、近國繹騷、堀尾吉晴以出雲隱岐兵、助忠一攻敗

之、主馬自殺、公聞大怒、命停忠一入覲、既而得解、初公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彼固無怨仇、彼苟欲入貢、吾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人來戍也、欲遂成和、至是、使孫文或等來對馬、請入見、乃命義智率詣京都、是歲、藤堂高虎倡議、使諸藩置邸于江戶、納質、人吉城主相良長每_{左兵衛}首納其母、諸藩相繼納質置邸、十年_{乙巳}春正月、公如京都、二月、見朝鮮使於伏見、令諸道檢韓俘、還付之、賜義智邑于肥前、義智世居對馬、七世祖貞盛、始與朝鮮通互市、自後我販于彼者、皆必請宗氏印信而行、故世掌朝鮮事、三月、世子如京都、用右大將源賴朝入朝儀、東道諸侯皆扈從、輿馬弓戟、絡繹不絕者、十有七日、夏四月、公奏請辭職、天皇優詔許之、欲遷爲左大臣、固辭不受、世子襲爲大將軍、稱公曰大御所、後世沿爲前將軍稱焉、

府朝事畧卷之一

府朝事畧卷之二

台德公

諱秀忠、幼字長九、東照公之第三子、母西鄉氏、天正七年、四月七日、生于濱松城、十八年、二月、行振甲禮、十二月、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十九年、十月、爲右近衛少將、兼武藏守、尋遷左近衛中將、十一月、轉參議、文祿元年、九月、遷權中納言、陸從三位、二年閏九月、如京都、三年、二月、辭中納言、慶長三年、八月、歸江戶、五年、九月、有關原役、六年、三月、遷權大納言、進從二位、八年、十一月、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十年四月、任大將軍、在職十八年、而辭、寬政九年、正月、薨、年五十四、葬增上寺、諡台德。

慶長十年、四月十六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兼勝、中納言藤原光豐、就二條城、拜公爲征夷大將軍、兼淳和曄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遷內大臣、陸正二位、賜隨身兵仗、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二十六日、入朝謝恩、東方諸侯、及加賀薩摩長門國主皆從焉、二十七日、還伏見、五月、前將軍諷豐臣秀賴入朝、生母淀君性猜忌、固執不遣、乃使少將忠輝適大坂、告襲職、六月、公自京都還、加賀國主前田利長老、子利常嗣、秋九月、土佐國主山內一豐卒、子忠義嗣、

冬十月、前將軍自京都還。十一月、分書院番爲四隊、以水野忠清、正人青山忠

俊、伯者內藤清次、若狹松平定綱、越中爲番頭。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內藤清成、青山忠成、有罪免。安藤重信、對馬爲關東奉行。二

月、仙臺藩主伊達政宗、享前將軍及公於其邸。自是、兩將軍數遊諸侯邸、以罄歡

巨藩益親附焉。三月、大修大城、令播磨、安藝、紀伊、肥後、筑前、豐前等十五藩助

役、命藤堂高虎督之。前將軍赴京都。夏五月、執政榊原康政卒。越後國主

堀秀治卒。子忠俊、越後嗣。秋七月、前將軍建白、禁廷狹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天

下諸侯、大修拓之。九月、大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藤堂高虎以功益賜邑一萬

石。封季弟賴房于下妻、爲五萬石。前將軍賜島津忠恒族松平、及偏諱、改名

家久。自是、異姓巨藩相繼受族。冬十月、前將軍自京都還。應永中、明商舶漂

至相模、載永樂錢數百萬貫、錄倉足利氏收行之管內、北條氏時、令以一當他錢

四、以行。大府興、仍依之。十二月、以撰錢太勞、公私不便、令廢永樂當四法。是歲、

前將軍賜書占城暹羅、徵其朝貢。二國尋來。京都人林信勝、羅山爲人英邁、有曠

世之才、嘗言、後世能得六經之旨者、唯有程朱、遂銳意以興洛閩之學、自任焉。前

將軍雅聞其名、使永井直勝聘之、引見咨問、深悅其博物、於是擢爲博士、以備顧問、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爲長濱城主、

十二年、丁未春正月、課海道及畿西諸國、修築駿府城、三月、尾張中將忠吉卒、年二

十無嗣、國除、前將軍老於駿府、以本多正純上野介爲老中、當是時、父正信爲大

府老中、父子相並執政、權傾一時、興國寺城主天野康景所部卒、誤殺公邑民、

邑宰因本多正純訴之、前將軍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教斬卒償之、

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而出亡、後前將軍念其舊勳且老、欲復之、會病卒、夏

四月、課東北諸國、作大城天主閣、閏月、越前中納言秀康卒、年十四子忠直嗣、秀

康爲人勇武、而盡心政事、及卒、內外惜之、前將軍徙封右兵衛督、義直于尾張、

賜犬山于其傅平岩親吉、爲十萬石、代撫其國、五月、朝鮮王李昞始使通政大

夫呂祐吉、通訓大夫慶暹、從事丁好寬來聘、宗義智將詣兩府、自是、每大將軍代

立、輒遣使來賀、永爲通國、奏義智爲從四位侍從、比十萬石侯、冬十月、前將軍

至、自駿府、十二月、還駿府、府城災、前將軍館于本多正純第、下令諸侯勿來唁、

十三年、戊申春正月、營駿府城、三月、成、夏四月、岩槻城主高力清長卒、年十九五

月上野城主筒井定次以淫虐收其封十二萬石放伊豫六月八上城主前田

利宗主膳以喪心收其封五萬石利宗立以之子也以其地賜松平康重更城篠

山秋九月公率諸侯觀駿府賀落成冬十一月前將軍獵于河越是歲荷

蘭商舶至平戶言昔年本國人與諸厄利亞人俱來而後不聞消息今來物色之

召至江戶見耶揚子等曰是也命許共歸耶揚子請留

十四年己酉春二月筑後國主田中吉政卒子忠政嗣初島津家久奉教招琉球

不至請征之三月家久遣其將新納一氏刑部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權左衛門爲先

鋒抵東求島執琉球戍兵三百夏四月攻那霸津虜以鐵鎖聯船扼守津口而津

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之不設備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進奪陽睨灘戰於千里山

不利轉攻胡筑城拔之琉球主尙寧使其弟具志來乞降不許五月伯耆國主

中村忠一卒無嗣國除後分其地賜市橋長勝下總守加藤貞泰左近大夫關一政長門守

薩摩師五戰而至琉球國都擒尙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嚴禁抄掠按撫國民

馳使請命自出軍至是僅六十日秋七月教賜琉球於家久爲其屬部八月前

將軍賜朱印書於荷蘭人許開塲于平戶以貿易九月徙封藤堂高虎于伊賀

及伊勢之阿濃津、爲二十三萬石、分其舊封、賜大洲于脇坂安治、宇和島于富田知信、少將忠輝浸驕縱、多暴行、嬖善擊鼓者花井某、主遂委之政事、其傳皆川廣熙、山城驟諫、不聽、廣熙乃與老臣山田長門、松平讃岐、訴之駿府、忠輝聞而大驚、馳至駿府、卻誣三臣有罪、於是賜死于長門、讃岐、遂廣熙、廣熙祝髮稱老圃、後召還、侍世子、冬十月、諸侯妻子悉至江戶、令諸侯朝會者、留期年而歸、藩著爲永制、禁西方諸藩多造戰艦、命藤堂高虎毀四國戰艦、有廷臣數人結伴奸淫者、前將軍奉勅、命所司代板倉勝重按治之、十一月、誅其首罪一人、餘盡處流竄、初原城主有馬晴信、修理大夫受前將軍命、遣賈舶于占城、買奇楠、舶抵阿瑪港、港人夜襲殺之、奪貨、其三人潛逃歸告之、十二月、港舶至長崎、晴信乃與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左兵衛謀、欲致之陸、掩而生擒、百方誘之、港人覺而不肯、旣而發、舶遁去、晴信即飛舸追之、時海上風急、港舶轉著硫黃島、追舸及之、放火箭亂射、火傳舶中、硝藥、舶遂破裂、港人二百悉溺死、我兵死者僅十七人、晴信詣駿府、陳狀、前將軍大賞其功、舉港舶所載貨物、賜之、徙封常陸介賴宣于駿河遠江、爲五十五萬石、封賴房于水戶、爲二十五萬石、賴房幼爲前將軍所愛寵、常抱在膝上、

前將軍從容問諸公子所欲義直曰願封大國賴宣曰願得賢臣賴房甫六歲應

聲曰願得天下前將軍愕然推墜諸地自是每裁抑不得比諸公子以中山信吉

備前爲傳輔導之是歲酒井忠世雅樂頭爲老中

十五年庚戌春正月以內藤忠重志摩守爲世子傳松平信綱長四郎後伊豆守阿部忠秋小

次後爲侍臣忠重清成之弟也課加賀安藝等十七藩爲義直城名護屋福島

正則不悅前將軍聞之使言諸侯曰厭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塹以俟我旆至

諸侯大懼併力就役二月公觀駿府初越後國主堀忠俊尙幼其宰堀直清

監專政譖庶兄直寄丹後守逐之直寄奔訴之駿府閏月前將軍與公親聽決之憎

直清傾邪放之山形忠俊坐除封放岩城以直寄無罪賜飯山後累增爲十萬石

以越後賜少將忠輝併舊封爲五十三萬石公大獵于三河田原三月公

自駿府還土井利勝大炊頭爲老中利勝故刈屋城主水野信元之子信元仕織

田氏以讒死土井利昌收養爲子或云前將軍之子也及貴客醉語利勝曰何君

之鬚之似大御所也利勝目客曰非所宜言明日去鬚而朝去鬚自利勝始云

夏四月以淡路賜池田輝政命待少子忠雄長與之六月名護屋城成秋八

月、島津家久携琉球主尙寧來謁駿府、獻方物、遂朝江戸、明主朱翊鈞使有司遣書于薩摩、爲寧請、九月、命釋寧復其國、又還俘虜、乃使寧發使於明、爲我求其通商、侍從細川藤孝卒、年七藤孝長詞學、嫻習武門禮式、大府典禮、多其所定云、冬十月、執政本多忠勝卒、年六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未嘗被創、及卒、前將軍殊悼之、前將軍至自駿府、尋歸駿府、是歲、前將軍使本多正純與書于明福建守、言通信之意、守狐疑不報、而南京福建商舶、每歲來長崎、互市不絕、讚岐國主生駒一正卒、子正俊左近將監嗣、伊奈忠次備前守卒、年六忠次掌郡邑之政、制錢穀之用、振困窮、恤矜寡、募民闢野、察地宜、教之樹畜、於是戶口殷實、關內爲沃野、軍興不乏者、忠次之力也、前將軍嘗使畫工作忠次侍坐圖、曰、是助吾定天下者也、其見重如此、子孫相受、世任郡邑職、丹羽長重加賀守立花宗茂左近將監嚮皆黨三成、及西軍敗、納降、流寓江戸、至是、召二人、賜邑各一萬石、十六年、辛亥春三月、前將軍如京都、天皇詔贈曩祖新田義重鎮守府將軍、考廣忠大納言、先是、有內旨、欲拜前將軍爲太政大臣、且賜菊桐徽號、前將軍固辭、因有是命、二十三日、入朝謝恩、二十七日、天皇傳位于皇太子、諱政太子立、是爲後水

尾天皇、前將軍令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前將軍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以來、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淀君又欲不遣焉。嫡母淺野氏使人諭之曰、不宜再違命。秀賴乃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詣二條城。前將軍喜饗而還之。夏四月、侍從淺野長政卒。年十六以其湯沐邑眞壁五萬石、賜季子長重。采女正前將軍歸駿府。六月、出雲國主堀尾吉晴卒。年十九子忠氏先卒、孫忠晴嗣。肥後國主加藤清正卒。年五十一子忠廣嗣、尙幼、命藤堂高虎往視國事。秋七月、阿瑪港大人來謝罪、乃賜印信、許互市。八月、駿府始置史記事。冬十月、前將軍至自駿府。十一月、還駿府。十二月、修理大夫島津義久卒。年七十八安南入貢。當是時、夷蕃入貢、若乞互市者、凡二十餘國、散集各處。是歲、以長崎定爲互市場、禁他處繫泊。獨令荷蘭依舊來平戶。初、豐臣氏禁邪蘇教、旣而禁弛。至是、耶揚子上言、倡邪蘇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檢邪蘇徒逐之、申禁海內。關東奉行安藤重信爲老中。

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壬子春正月、平岩親吉卒。年七無子、遺狀舉其封、付之尾張。三月、公觀駿府。有馬晴信之誅阿瑪港人、本多正信僚吏岡本大八、揣晴

信之希賞、誑取其賂、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修蠻教、及他陰事、於是放晴信于

甲斐、尋自殺、子直純左衛門佐衛先是、迂父居駿府、給事中、故賜有馬四萬石、夏四月、

公自駿府還、五月、會津藩主蒲生秀行卒年三子忠鄉下野守嗣、秀行淫虐甚縱、

老臣蒲生鄉成數諫、不聽、去之、忠鄉暴戾過父、人皆知其亡、六月、徙京畿豪賈

于江戸、命後藤光次庄三郎立阡陌、秋八月、明人鄭芝龍、祖官等來、前將軍召見

于駿府、問以海外事、冬、閏十月、前將軍至、自駿府、越前、中納言秀康之卒、列

宰爭權不止、忠直命本多富正伊豆守攻殺久世但馬、弓木某、十一月、今村掃部、清

水丹後等來愬、兩將軍親聽決之、掃部丹後坐不直、處流、宥富正、視國事如故、

前將軍還駿府、是歲、安藤直次帶刀成瀬正成軍人爲駿府老中、先是、前將軍爲

義直、賴宣擇傳、聞衆心不欲出仕、難言之、沈吟不樂累日、正成謂直次曰、何仕而

非奉公、不如安太公意也、乃從容請曰、不以臣等爲不肖、則仕兩郎君、前將軍大

喜、以正成傳義直、直次傳賴宣、並以老中兼之、各盡心輔道、爲藩臣儀表、

十八年癸丑春正月、命三十七藩修造皇宮、播磨國主池田輝政卒年五子利隆

武藏守嗣、分備前及播磨三郡、賜其弟忠繼、淡路于忠雄、皆前將軍外孫也、夏五

月以本多成重

飛騨守

爲越前傳助富正爲政成重重次之子也大久保長安久

掌諸國礦政及公田租稅富埒大藩威權軋重臣而姦利無厭竊通信蕃國以圖

不軌事未及發而死群妾怨長安子

藤十郎

不頒其遺財訴之駿府因按問得謀逆

狀前將軍大怒秋七月族誅長安家

八月紀伊國主淺野幸長卒

年三十八

無子以

弟長晟

但馬守

爲子嗣

九月前將軍至自駿府

沼津城主大久保忠佐

治右衛門

卒

十七年無嗣收其封二萬石

冬十月松本城主石川康長

玄蕃

坐大久保長安收

其封八萬石放佐伯弟數矩

肥後守

亦奪封二萬石康長數正之子也宇和島城

主富田知勝以容匿亡人背天下約收其封十萬石

右近大夫

坐

收其封七萬石十二月皇宮成

前將軍還駿府途將館于大久保忠鄰小田

原城駕至仲原甲斐人馬場忠時

八衛右門

上變言忠鄰圖不軌前將軍大驚還入江

戶先是忠鄰喪其子忠常

加賀守

乃稱病謁歸又與山口重政

但馬守

婚吏劾其不告

奪重政邑忠鄰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本多正信爭權忌之常欲構陷及馬場上

變枉證其事乃故命遣忠鄰于京都檢邪蘇教徒

十九年

寅

春正月收小田原城邑放忠鄰于彥根以其舊勳賜孫忠季以邑二萬

石、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就忠鄰旅館傳命、忠鄰方與客對奕、徐歛局而出聽命、京都驚擾、恐其有變、忠鄰乃縛鎧仗送勝重、終赴配所、上書駿府訴冤、不報、山

形藩主最上義光卒、年十九子家親駿河守嗣、三月、公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加賀

藩臣高山友祥、右近內藤如安、飛騨守以奉邪蘇教、與其黨男女百餘人、放于西洋、蠻

舶迎而去、佐野城主佐野政綱、修理大夫坐大久保忠鄰、收其封四萬石、放松本、

夏五月、中納言前田利長卒、年十三豐臣秀賴既長、其臣大野治長、修理亮等陰謀

舉兵復其舊業、乃與淀君、及淀君季父織田長益、有樂議、先遣書于前田利長、稱秀

吉遺命、來助秀賴、利長不應而卒、片桐且元、東市爲秀賴傳、常憂失關東驩心、數

諫秀賴、治長等疑其與關東通、稍猜防之、秋七月、秀賴鑄方廣寺巨鐘成、請慶之、

前將軍以其鐘銘觸忌諱、類咒者怒而馳使停其慶、八月、秀賴使且元來分疏

銘辭無異志、九月、安房國主里見忠義、安房守坐與大久保忠鄰交通、國除、徙伯

耆、前將軍命本多正純、資片桐且元、以大坂輸誠之實、且元歸、密啓秀賴、欲納

淀君爲質、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欲誅且元、舉兵、且元奔遁、其邑

茨木、遠近騷然、冬十月、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飛檄報駿府、既而大坂招集亡命

之徒、其兵號稱十萬、四出抄掠、秀賴又發間使、誘伊達政宗、島津家久、淺野長晟等、皆不納、而告之關東、前將軍既得諸方報告、則曰、孺子終不悟也、乃下軍令、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俟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諸侯、皆隸公、使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等、留守江戶、賴房留守駿府、義直、賴宣皆從軍、而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發駿府、赴京都、公尋率大軍西上、十一月、會前將軍于京都、議攻戰、前將軍進陣住吉、公陣平野、諸侯軍會者凡五十萬、四面環城、前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因令諸軍攻其諸寨、盡拔之、進薄城、十二月六日、前將軍徙營茶臼山、公徙營岡山、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前將軍又遣使講和、城中衆議不決、而欲和者頗多、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旦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爲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因約三事、曰、填城周池、曰、徙封大和、曰、以淀君爲質、必居一焉、居數日、城中答以填周池、而請爲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議乃輟、秀賴母子

見東軍日盛、心懷疑懼、遂以逐客兵、填周池爲請、十九日、和乃成、兩將軍乃令諸軍撤圍、特留勳舊七將、填湟、二十五日、前將軍還京都、間三日入朝、告和成、封伊達秀宗遠江守、宇和島爲十萬石、秀宗、政宗之長子、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爲嗣、至是、秀宗從在軍、前將軍愍之、因有是命、元和元年乙卯春正月、公在岡山、十九日、還京都、盡罷諸侯就國、二十四日、入朝、尋東歸、對馬守宗義智卒年十八、子義成嗣、二月、前將軍歸駿府、公自京都還、備前國主池田忠繼卒年七十、無嗣、令兄利隆并撫其國、宇都宮城主與平信昌卒年十六、初、井伊直政之次子直孝掃部頭、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公遂命受父後、直孝固辭、不許、舉彥根十五萬石封直孝、別賜邑三萬石于直勝、是時直孝爲大番頭、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老中本多正信上、衆洒然變色、已退、謝正信曰、今日所爲、甚類不遜、然已受故侍從後、不得不然、正信曰、君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主公知人也、豐臣秀賴之請和、兩將軍知其必有再舉之計、遣諜者伺之、悉知敵情、而大野治長等不察、益召募客兵、欲必成前志、三月、京都報至、前將軍即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往護京都、夏四

月十八日、前將軍入京都、公率諸軍尋至、會於二條、議方畧、五月六日、兩將軍進

至平岡、令諸軍進攻、敵分兵出防、我兵連戰破之、斬敵將後藤基次、又兵術、木村重

成、長門守、薄田兼相、正人、前將軍進次千塚、公次道明寺、下令詰朝攻城、明日、城兵

盡銳出拒、我先鋒遇之大戰、本多忠朝、出雲守、小笠原秀政、信濃守、等死之、斬敵將真

田幸村、左衛門佐等、大野治長、及弟治房、主馬、脫走入城、我軍追擊、斬首一萬五千、少將

忠直率兵先登、放火焚樓櫓、諸軍踵進、秀賴母子皆避火于觀月樓、既而秀賴使

人護送夫人于我營、而自入繡倉中、請命、八日、前將軍遣使檢之、又欲許其請、往

復不決、會有發銃于倉中者、秀賴、治長等知絕、與淀君皆縱火自殺、即日、前將軍

還入二條、九日、公率諸將凱旋于伏見、十五日、斬長曾我部盛親于六條磧、大坂

遺臣盡忠所事者、宥而不誅、於是、青木一重、民部少輔、伊藤長實、丹後守、等、改圖而仕者

數十人、片桐且元聞豐臣氏滅、羞慙作疾卒、令子高俊、出雲守、襲其封、別以小泉一

萬石、賜弟貞隆、主膳正、六月、梟大野道犬于堺浦、道犬、治長之弟、於是大坂唱亂者、

前後伏誅、以大坂城賜松平忠明、下總守、封爲十萬石、忠明、與平信昌季子、而前將

軍之外孫也、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二十八日、兩將軍會二條、議賞罰、藤

堂高虎、井伊直孝最有功、各益封五萬石、水野勝成日向違教旨、輕自接刃、故有

功不賞、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秀政、次子忠真襲父

封、榊原康勝患瘍而奮戰、至是終卒、乃命兄子大須賀忠次、復本姓、襲其封、以大

須賀氏衆屬於賴宣、責藤田信吉能登失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

以其舊封淡路、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利光、伊達政宗、

淺野長晟等、皆進官爵、閏月二十一日、公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秋七月、會

諸侯于伏見、頒武家新法十三條、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

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

勿私結婚姻、諸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制、勿僭、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

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二條議、定朝廷式十七條、賜

郡山於水野勝成、爲六萬石、小幡於織田常真、爲五萬石、常真即信雄也、八月、

前將軍歸駿府、公自伏見還、九月、以老中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及青山忠俊、爲

世子傅、忠世宏遠有師表之德、務贊德器、雖有過失、陽爲不知、以耻其心、忠俊犯

顏強諫、世子或不聽、輒解佩刀、肉袒逼膝、請曰、必隨所欲、誅臣而後可矣、利勝循

循和色、徐言曰、苟如伯耆言、娛樂無幾、此不解人意也、然此事不可使雅樂知、願善思之、世子輒悟而止、冬十月、前將軍遊獵、至自駿府、十二月、賞麾下將士大坂戰功、中山照守勘解由石谷貞清藏十等、增邑有差、石川重之嘉右衛門先登有功、而以犯令被逐、重之後號丈山、隱居京北、翰墨自娛、天皇聞其文學、且高風操、詔徵之、固辭數四、賦和歌陳其志、天皇嘉歎不復強焉、前將軍歸駿府、是冬、以天下盡定、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使巡察諸國、又以武門服章不備、令因明春正會改定之、下是歲、宇多城主福島正賴播磨頭以殘暴、收其封九萬石、正賴、正則之弟也、

二年丙辰春正月、朔、諸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封松平忠昌於松代、爲十二萬石、忠昌、忠直之弟也、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公得報大驚、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諸侯群僚相踵來候、三月、天皇遣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三條來、就拜前將軍、爲太政大臣、前將軍力疾、衣冠拜詔、夏四月、疾篤、召諸國主、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旣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日久、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諸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

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既而召公曰、我已告諸侯、以興廢之道、汝其留心政事、善保國家、莫以墮守成之業、召世子及義直、賴宣、賴房、皆有所遺訓、十七日、前將軍薨于駿府、年七十五、葬久能山、天使致弔、卹典甚盛、賴宣就建廟、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前將軍爲人沈毅、有大畧、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數託遊畋、以訪民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是以天下爭歸之、終能開希世大業云、二十九日、公至自駿府、六月、老中本多正信卒、年七十九正信權畧絕人、深爲前將軍信親始爲元老、常侍帷幄、參機密、及輔天下政、嘗奏記言政體之要、後世名儒木下貞幹讀之、稱曰、王道最中也、臨終、語子正純曰、吾本參河鄙人也、公上不以吾不肖、致位于群臣之右、宗族莫不沾其澤、死生無能報大恩也、故吾每有增邑命、輒辭不受、大君常不厭心、吾死、必益封汝、汝必固辭之、謹慎奉公、則子孫永享其福也、正信執政日久、而終身之封、不過二萬石、又以盛滿誠正純、人以是稱之、播磨國主池田利隆卒、年三十七子光政嗣、定五百石至一

萬石軍賦制、凡萬石所出、弓十、銃二十、旗三、槍五十、騎二十五員、又增大番爲十隊、少將忠輝自徙封越後、驕侈日甚、大坂夏役從軍、向大和口、聽嬖臣花井某言、逗撓不進、且縱殺大將軍牙騎、前將軍怒、誅花井、絕忠輝不許見、秋七月、公以前將軍遺命、收封放伊勢、後轉徙飛驒信濃、九月、青山忠俊、酒井忠利、內藤清次、並爲老中、仍傳世子、賜甲斐于公子忠長、國千以鳥居成次、土佐朝倉宣正、筑後爲傳、忠長幼慧敏、公愛之、數欲易嫡、前將軍不悅、因爲裁抑之、至是始得封、初前將軍臨薨遺命、昔大織冠藤公薨、葬阿威、期年改葬多武峰、吾欲沿其例也、冬十月、公與僧天海等議、以藤堂高虎、本多正純、爲日光山廟使、率地方諸侯、經理土木、起新廟、大坂之陷、豐臣秀賴送出夫人、濱田城主坂崎貞成、出羽冒火護歸、前將軍喜、謂貞成曰、此汝之妻也、是歲、公許嫁本多忠刻、中務貞成怨望、欲奪之、公聞召貞成、不至、老中議論其宰曰、使貞成自殺、則爲立其後、本多正純曰、大府惡彼不臣、而教人不臣、可乎、不聽、其宰遠藤某、終斬貞成、獻其首、公怒、命誅遠藤、遂收貞成邑二萬石、

三年_{丁巳}春二月、天皇詔謚前將軍曰東照、三月、山形藩主最上家親暴卒、子義

俊源源五郎

嗣

九日、詔贈東照公正一位、十五日、遣本多正純、土井利勝、僧天海等、

迎靈柩于久能山、夏四月八日、改葬下野日光山、公與義直、賴宣、賴房、往會之、十

七日、有事新廟、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藤原實條來助祭、

二十二日、公至、自日光山、世子謁日光山廟、六月、公朝京都、太上皇引見御坐、

曰、乃父將軍、以在爭亂之世、政或雜霸道、卿則治世主帥、宜止殺施仁、以護衛朝

廷、則子孫永受天祿、今乃父既逝、意無復訓、誠卿者、朕故及之、公頓首曰、敢不唯

命是謹、後每有賞罰大處分、乃入覲、於二條命之、蓋謂奉詔下行也、大猷公亦相

沿爲例云、秋七月、老中內藤清次卒、黑坂城主關一政卒、無嗣、其衆離叛、收

其封五萬石、八月、朝鮮王李瑄、遣信使吳允謙等來聘、公引見於伏見、命僧崇

傳、草國書、署曰、日本國源某、宗氏臣柳川調興豐前守掌聘事、曰、朝鮮見前書不稱

日本國王、意我未統一天下也、今國書宜稱王、崇傳曰、古時天皇不賜書於高麗、

夷之也、今而稱王、是自輕國體也、諸老執政皆是其議、不用調興言、既而調興送

使者還對馬、使僧元芳私改國書、署王號、付使遣之、二十六日、後陽成上皇崩、

九月、晦、公至自京都、是歲、井上正就主計頭爲奉行、徙播磨國主池田光政、

爲因幡國主、併封伯耆。

四年^{戊午}夏四月、建考廟于大城中、驚森、後更稱紅葉山宮。六月、加賀守鍋島直

茂卒^{年八十三}。秋八月、肥後臣僚四十餘人、分黨相訟、公親聽之。加藤正方^{右馬亮}等

言、加藤美作父子專權亂政、玉目丹波、橫江某、嚮皆通大坂、按驗得實、乃逐美作

父子、及丹波、誅橫江、及其黨二人、專委政正方。國主忠廣、取蒲生秀行女、爲公姻

戚、故得不究竟。初、本莊城主村上義明^{周防守}、家丞富田次郎、勸義明應大坂、河

野莊左發其事、誅次郎。是歲、義明陰使人殺莊左、事發覺、乃收其封十萬石、放篠

山。

五年^{己未}夏五月、公朝京都。安藝國主福島正則、負功驕橫、酷嗜殺戮、國民不聊

生。大坂之役、陰通謀於敵、公以其有功、不忍遽加罪、會請修築國城、公不憚、及成、

大拓於舊。六月、公在二條、與諸老執政、議收其封、或恐其不奉命、井伊直孝曰、第

使使傳命、責其罪、使其自爲計、則正則必伏罪。若萬一敢爲無狀、臣請擊擒之。公

乃決策、發使於江戶、與留守諸侯伯議、遣牧野忠成^{右馬允}、花房正成^{志摩守}、於正則

邸、責以擅增築城郭、負天下約、徙之津輕、久世廣宣^{三郎}、坂部廣成^{三郎}、等將兵

上愛宕山、俯視正則邸、具火砲備變、正則受命、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焉、今復何言、謹受命、公聞憐之、以津輕太僻、改徙信濃、給邑五萬石、公又使安藤重信、永井直勝、率山陽、南海諸軍、收其安藝、備後、其老臣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及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冬十月六日、公自京都還、十三日、如日光山、謁福廟、二十一日、自日光山至、十二月、徙封紀伊國主淺野長晟于安藝備後、以紀伊賜參議賴宣、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侯無敢抗禮、是歲、徙封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爲鎮府、以內藤信政紀伊守爲留守、稱曰城代、置大坂町奉行三員、封本多正純于宇都宮、爲十五萬石、徙水野勝成于福山、爲十萬石、日向椎葉山有那須氏、以歲貢蒼鷹、領山中二十六村、庶子彈正殺宗家某、誘村民據山中、抗幕府命、遣阿部正之、與人吉城主相良長每謀、誅彈正、斬其徒百四十餘人、豐前國主細川忠興老、子忠利嗣、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以老數請罷、公優勞曰、吾未得代者、卿試舉之、勝重曰、以臣所知、無如臣長子重宗周防守也、公悅、卽以重宗代爲所司代、勝重卽日致事、買舍於市中、徙居、重宗曰、兒也不嫻事、大命亦言、且姑就父、視其所爲、大人何遽爾、勝重曰、子之於父、面已不同、志意

亦異、吾在則吾之視、吾亡則何如、公上既以汝爲堪事、汝其勉焉、出語市中人曰、新尹嚴明、莫視同舊尹、必受罰責、重宗始行市、見道傍繫牛背立、乃下馬手斬徇之曰、牛無禮于所司、於是衆皆相告曰、新尹果嚴矣、豪強斂手、重宗如舍省父、勝重訓之曰、爲吏唯欲不掩過失、苟掩過失、則政壞、政壞則民生無聊、而身陷刑戮、則不如始以過失免之幸也、重宗常以是戒屬吏、父子相繼爲名所司、宰相島津義弘卒、年八十五

六年、庚申春正月、課西北諸侯、修大坂城、世子加元服、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

二月、阿波國主蜂須賀至鎮卒、年三十五子忠英嗣、夏四月、酒井忠勝讚岐守爲世子

傅、時公子忠長以夫人所愛、奉給甚盛、世子室常闐然、忠勝憂之、有承奉忠長者、輒正色裁抑之、忠長驕恣亦爲頗止、忠勝、忠利之子也、六月十八日、天皇詔納

公女和子充女御、後立爲皇后、稱東福門院、讚岐國主生駒正俊卒、子高俊壹岐

守嗣、秋九月、藤原肅歿、冬十一月、令宗室諸侯、徙家屬於江戶、限以自今年、

至丙寅歲過期者有罰、是歲、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奈良、堺、長崎、佐渡、

七年、辛酉夏六月、老中安藤重信卒、年六十五初大坂陷、天下歸一、時有使者自西歸、言

黑田氏大修軍艦、幕議頗疑之、重信曰、意將貢獻也、今海內大定、何足恠乎、退私使人告黑田氏曰、聞貴藩修軍艦、盍早獻焉、長政悟、即令其國速獻之、群疑乃解、當時諸老調訂外藩、概如此、秋八月、筑後國主田中忠政卒、無嗣、國除、給其弟政弘久兵衛邑三萬石、尋卒、田中氏絕、分筑後、賜久留米于有馬豐氏、爲二十二萬石、而以柳川封立花宗茂、爲十一萬石、復其舊、初尾張人山田長正、仁左衛門儻有大志、遊寓四方、無所遇、慶長中、航海入暹羅、會其國有亂、長正以策干王、爲平其寇、王以女妻之、任以國事、長正因說王、與我通聘、至是、遣使坤屹實參密等、齎金葉書來獻方物、自是聘問不絕、後王讓國于長正、長正立、自稱庵普良王、威震傍國、而爲政尙猛、衆頗怨怒、竟遇弑死云、諸厄利亞人以貿易鮮利乞罷許之、八年、壬戌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世子從焉、歸途將館宇都宮城、有上變者、曰、城主本多正純起館城中、而悉囚其工匠于獄、恐有異圖、公驚、使人諦視新館、結構異常、乃與酒井忠世等五人、自間道夜去、松平定綱越中守乘公輿、蔽而行、正純不能自明、移病數月、稍起視事、意忽々不樂、修大城、秋九月、世子行損甲禮、初山形藩主最上家親之卒、形跡涉異、家監松根備前訴大府曰、宰臣鮭延越前、及

楯岡甲斐毒弑之、謀立家親弟義忠也、下吏治之、無確證、備前坐誣告、配柳川、義俊立、臣僚益不和、公憂之、遣使諭群下、一心輔主、義忠、越前等曰、縱令今從命、後復有讒者、臣等終不得免、請從是去矣、公以其君少、臣驕、不可爲國、至是、終除其封、給義俊以邑萬石、放義忠于水戶、越前于古河、命本多正純、永井直勝、如山形、收其城地、義忠稱山野邊氏、後仕水戶、食萬石、冬十月、本多正純以增築城壘、擅殺部卒、奪其城邑、遣使就山形歸途傳命、放之由利、與五萬石邑、不受、稍減至千石、乃受、子正勝出羽守亦同配、後十餘年、父子皆死、獨叔父正重三左衛門之後存云、初正純之賜宇都宮、安藤直次曰、彼將及禍、人問其故、曰、關原之役、正純請斬其父、以解將軍後期之過、頗有得色、傷倫以要名、無復謙讓之意、必不令終也、至是果驗、封鳥居忠政于山形、爲二十四萬石、

九年、癸亥

春三月、米澤藩主上杉景勝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嗣、定勝幼無兄弟、老臣直江

兼續

山城守

欲舉公族某、以爲定勝羽翼、或以其爲兼續從子、譜曰、兼續謀廢立、定

勝啣之、遂欺兼續、手刺殺之、滅其家、世子兼右近衛大將、夏四月、世子謁日光

山廟、越前參議忠直從大阪之役、先登有功、貢功缺望、數不奉法、及東照公薨、

無復忌憚、縱酒色、殺不辜、公數以密旨勸之、不悛、五月、終收其封、放豐後、忠直後削髮稱一伯、公如京都、秋七月、世子觀京都、公上表辭職、二十七日、入朝、天皇詔以世子家光襲爲征夷大將軍、

府朝事略卷之二

府朝事略卷之三

大猷公

諱家光、幼字竹千代、台德公之長子、母夫人淺井氏、慶長九年、七月十七日、生于西城、元和六年、九月、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九年、三月、兼右近衛大將、七月、任大將軍、在職二十八年、薨、年四十八、葬日光山、諡大猷、

元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天皇使傳奏司中納言藤原實條、西三條中納言源通村、

中就伏見拜公爲征夷大將軍、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兼右馬寮御監、補淳和獎學

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右近衛大將如故、二十八日、入朝拜命、公退朝、

語左右曰、前代皆言咫尺天顏、不敢能仰見、予嘗謂不必然也、今日乃知其信然、

及賜玉盃、則覺手顫、殆難捧持、天威之嚴、一至於此乎、阿部正次備中守爲老中、

八月、筑前國主黑田長政卒、年五十六子忠之右衛門佐嗣、初青山忠俊、自公爲世子、

時、數直言、公好舞樂、嘗欲親舞、臨鏡理裝、忠俊偶入請事、見之直前、奪鏡罵曰、是

豈人君所宜爲乎、太公不知、欲屬以天下也、遂投鏡于石、碎之、公積不能平、冬十

月、罷老中、尋收其城邑、併子宗俊因幡守放、上總、十二月、公納攝政藤原信房摩司

女爲夫人、是歲、內藤忠重、稻葉正勝丹後爲奉行、築淀城、以松平直政爲

大野城主、封五萬石、直政、中納言秀康之次子也、

寬永元年、甲子春正月、置三崎奉行、三月、朝鮮王李倭遣信使鄭豈等來賀、代立

倭、琿兄肆之子也、琿爲人昏懦、又病久不視朝、倭美姿容、琿繼母金氏愛之、與謀

燒王殿、倭陽爲救火、率兵入殿、執琿投火、弑之、自立爲王、夏四月、修西城、板

倉勝重卒、年三十八勝重之爲所司代、新經喪亂、物情不定、事務極繁、而勝重詳雅強

敏、處置得宜、人人無不厭心、天下稱其能、六月、徙封伊豫守忠昌于越前、受故

中納言秀康後、忠昌固辭曰、忠直雖伏法、猶有孤兒仙千代在焉、若思中納言舊

勲、則願立之、公諭曰、予豈遺仙千代乎、待其成長、將有處分也、強命而後遵旨、

秋七月、福島正則卒、遣使檢其尸、未至、其臣火葬之、於是奪其邑、福島氏亡、冬

十一月、前將軍徙居西城、是歲、井上正就爲老中、伊斯波爾亞國遣使修好、

以其專崇邪蘇教、斥之、

二年、乙丑春正月、甲斐中納言忠長、益封駿河、遠江二國、徙居駿府、自是、西方諸侯

朝江戸者、先詣駿府、致土宜、如東照公時、稱曰駿府公、忠長益驕侈、傳鳥居成次、

盡心輔導、或諄々教誡、或犯顏諫爭、而忠長以不得立、常怨望有惡言。尾張傳成瀨正成卒、正成少在麾下、食二千石、豐臣秀吉見而悅之、欲召以五萬石、東照公亦勸往、正成誓死不聽、東照公以是重之。夏四月、老中阿部正次爲大坂城代、先是、城代權不甚重、大事受成于京都所司代、及正次出自老中、奉教號令、威權亞所司代、正次有惠政、甚得衆心、民或建生祠祀之。中納言毛利輝元卒、^{年七}十公有事日光山廟、是歲、賜越後于忠直子光長、爲二十四萬石、光長、即仙千代也。

三年^{丙寅}春三月、青山幸成^{大藏}爲老中、夏四月、公有事日光山廟、五月、前將軍如京都、秋七月、公如京都、八月、會前將軍于二條、十八日、前將軍遷左大臣、公遷右大臣、義直、賴宣、忠長、並遷權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遷權中納言、九月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饗之、居五日、增置湯沐御邑萬石、十三日、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公遷左大臣、十五日、大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年五十四}葬增上寺、諡崇嚴院、冬十月、兩將軍自京都還、是歲、置二條大番。

四年_{丁卯}春正月、會津藩主蒲生忠鄉卒、_{年五十二}無嗣、藩除、二月、徙封松山藩主加藤

嘉明于會津、爲四十萬石、以松山賜蒲生忠知、_{中務大輔}爲二十萬石、忠知、忠鄉之弟

也、初嘉明與藤堂高虎爭疆堺、不相善、殆欲生事、前將軍爲徙高虎于伊賀、至是

公欲以會津封高虎、高虎惡其數易主、因讓之嘉明、嘉明不曉、詣高虎爲謝、遂釋

前怨、封丹羽長重于白川、爲十萬石、初僧天海請營東照廟于城北忍岡、就

創立一寺、許之、命三家及伊賀國主、助工役、以土井利勝管其事、秋九月、新廟成、

寺號東叡山寬永寺、以比京都叡山、先是、天海爲日光廟司、至是、兼掌東叡山事、

冬十一月、老中酒井忠利卒、初忠利封河越、封內有備後村、村長世稱備後、吏

諭之曰、不宜與邑君同稱、汝其改之、長不肯曰、小人稱之、世長一村、未嘗負租課

殿、不知何罪、當吾世而得是命、忠利聞之、笑曰、公稅不負、課役不殿、彼固無罪、彼

稱彼稱、吾稱吾稱、亦何妨焉、卒措不問、時稱其長厚、

五年_{戊辰}春二月、制官吏騶從之員、夏四月、公與前將軍前後謁日光山廟、秋

八月、目付豐島正繼_{刑部}殺老中井上正就于西城、先是、正就因正繼爲子正利、_{河內}

守約婚堺奉行島田直時、_{越中}既而遽變、取鳥居成次女、謂正繼曰、大命不得已

也、正繼悲怒、以爲正就貪大族、而輕微宗也、乃告直時、以欲死于正就之意、直時因激之、遂及此云、正繼自殺、直時聞之、亦自殺、收其邑一萬三千石、是歲、森川重俊_{出羽守}永井尙政_{信濃守}並爲西城老中、尙政謂井伊直孝曰、僕以淺劣、叨荷大任、願得懿訓、以免罪戾、直孝曰、僕武人耳、何能有知、雖然、有一言、不敢不告、而豈容易乎、尙政明日朝服、造其宅、直孝延之客坐、謂曰、諺云、油斷大敵、此言雖野、請進之足下、尙政拜曰、謹受教、尙政直勝之子也、高須城主德永昌重_{左馬助}與諸侯同受命、修大坂城、匪財後期、坐收其封六萬石、放莊內、昌重、壽昌之子也、初荷蘭人據臺灣、殺掠我買船、長崎代官末次政直_{平藏}大憤、常圖報之、長崎人濱田彌兵、勇而有謀、乃請往、政直大喜、告之大府、得允、彌兵與弟小左、子新藏等、俱至臺灣、欺曰、乞_乞爲民、遂入城、見甲必丹、因突起擒之牀下、拔刀擬喉、呼曰、有敢動者、立刺殺甲必丹、小左、新藏皆瞋目扣刀而立、左右披靡無敢進、甲必丹惶急、乞饒命、彌兵責其罪、且曰、汝速倍貨償之、不然、吾與汝死、甲必丹唯唯、乃釋之、取償貨、質其子及頭目數人、還報于長崎、奉行稟大府、厚賞之、豐前國主聞彌兵名、聘而祿之、明年、甲必丹罰賊主名來謝、因命還其質、時甲必丹子既病死、餘乃得歸

康朝專 卷之二

云、大久保忠鄰卒、十年八忠鄰配在彦根、及井伊直孝爲城主、勸之再訴冤、忠鄰

謝曰、大御所既薨矣、今而訴冤、萬一事白、此使大御所受不明之名、而將軍陷不

孝、豈吾素志哉、吾得罪、命也、何數訴冤之爲、直孝感泣而止、

六年_已春正月、大課天下諸侯、修大城外郭、松山盜起、凡可千餘人、侵掠所在、

藩主蒲生忠知、出兵擊平之、閏二月、公病痘、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冬十

一月、八日、天皇傳位于皇太女、太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爲明正天皇、

明正天皇寬永七年、庚午夏四月、小幡城主織田常眞卒、年七六月、琉球主尙豐

遣使來賀代立、秋九月、十二日、天皇卽位、遣酒井忠世、土井利勝、朝京都賀之、

冬十月、伊賀國主藤堂高虎卒、年七子高次嗣、時殉死之風盛行、高虎之疾病、

問群下曰、吾命在旦夕、誰從吾於地下者、願知其人、得七十名、高虎召之、諭曰、大

府命藤堂氏、世爲先鋒、不可殺、士送葬、以挫兵鋒、且人孰無死、終同歸泉下、早晚

將相見、徒死無爲也、衆服其言而止、初歐羅巴人利瑪竇著書三十餘種、主張

耶蘇教、外賈或竊舶載至、是歲、下教長崎奉行、嚴檢查之、其他係邪教者、一切禁

之、稱曰禁書、島原城主松倉重政豐後卒、初重政上書言、國家所以病於耶蘇

者、以外患從其後也、而我邦四面環海、置戍實難、臣聞西夷之達我、必經呂宋、欲絕西夷之患、莫若置戍于呂宋、臣遣人販於呂宋、因窺其國、兵弱備弛、取之不過用千餘人、臣願以手兵獨往、取而成焉、若不成、則失一藩耳、成則國家永無西顧之憂矣、公壯其言、而未遽許也、伊達政宗亦欲請征之、嘗賦詩曰、圖南鵬翼何時奮、久待扶搖萬里風、終共不果、

八年辛未春三月、江戸雨灰、夏五月始置、若年寄、副老中、掌諸雜事、以堀田正盛

加賀守松平信綱爲之、正盛以公乳母齋藤氏、春日局緣故、前將軍召見、深寵幸之、及

公立、賜邑萬石、信綱天資敏捷、於人所得處者、咄嗟辨治、人或宿搆疑事、卒然問之、則能近取譬、應答如響、一時稱爲智囊、六月、前將軍有疾、公數覲于西城、

前將軍遣大納言忠長就國、時傳鳥居成次養病其邑、聞之、慟曰、臣常所云云者、爲之耳、恨老身不早死、見此不祥、聞大相國體近違和、縱令公子在國、亦將召之、而遣歸國、臣而不病、未必至此、天哉、公子不復能見父兄也、因病益劇、尋卒、

秋九月、會津藩主加藤嘉明卒、子明成式部少輔嗣、長門國主毛利秀元老、初輝元

無子、養叔父元清穗井田伊豫守子爲嗣、是爲秀元、旣而生秀就、至是、秀元讓秀就而老、

九年壬申春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于西城、年五十四、森川重俊等殉之、是夜、江戶火數起、物情騷然、宿衛將士、授甲戒嚴、二十六日、葬前將軍于增上寺、二月、天皇遣使、贈前將軍正一位大相國、諡台德、台德公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謙恭、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懷、至微細事、無不咨稟、又友于兄弟、待之至厚、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和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其長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夏四月、分書院番爲八隊、置番頭各一人、以博士林信勝爲侍講、台德公既薨、人情恟々、頗懷疑懼、土井利勝以爲當今之時、縱令外諸侯有異圖、蓋無復有應者、若夫在親藩、則未可測也、於是陽得罪屏居、造蜚書曰、廢將軍而立駿河公、以見諸侯向背、伊達政宗得書上急變、他侯伯亦爭先告之、獨加藤忠廣報告不至、六月、肥後國主加藤忠廣有罪、國除、忠廣親近小人、事事聚斂、驕侈自恣、士民離心、而其子光正豐後守遊戲無度、嘗開大城圖、詰左右曰、吾欲舉大事、以汝爲將、某攻某門、某乘某壁、左右惶恐不能對、光正大笑以爲樂、事寢傳聞、於是命召忠廣、或勸忠廣據國叛、加藤正方固諫之、即日就道、至則具言光正

戲左右事、公善其應、召速至、言事不隱、而責治國無道、收封放忠廣于出羽、光正于飛驒、給忠廣邑一萬石、忠廣當行、見左右非其人、作詩自悲、觀者憐之、備前國主池田忠雄卒、子光仲嗣、徙封因幡伯耆、以備前賜因幡國主池田光政、初安藤重信臣河合某半左衛門殺人、奔備前、久之、其子又五亦殺人、匿于阿部、正之四郎家、忠雄求之、正之與安藤正珍治右衛門善、正珍怨忠雄前匿重信臣、勸正之勿與、忠雄怒、請之大府、備前宗族及伊達政宗等助之、正珍之黨亦大聚、江戶騷擾、會忠雄病痘將死、召光仲曰、必以又五頭祭我、既而忠雄卒、事稍解、忠雄妻父蜂須賀家政蓬萊說正之等、使出又五、又五亡、後所殺者兄渡邊數馬、擊殺之、伊賀云、光仲以父匿亡人、幾致亂、移封碓碓之國、秋九月、安藝國主淺野長晟卒、年十六子光晟嗣、大納言忠長既就國、嗜殺、喜怒無常、至是、諸不法之事、浸淫彰聞、冬十月、遣永井尙政、青山幸成、傳命收其三國、幽甲斐、發二十藩兵、以備不虞、傳鳥居成行淡路守、朝倉宣重皆坐奪其城邑、成行、成次之子也、後數月、更徙忠長于高崎、徙豐前國主細川忠利于肥後、益封五十四萬石、初忠利盡心恤民、封內嘗饑、鬻傳家寶器、糴粟于京都、以賑之、國民因得免死、時稱爲君國者金鑑、至是、內議以

肥後賜忠利事未發而聞于府下公以機事易漏太不悅土井利勝進賀曰夫上傳命于下而不日達者常寡今肥後事遽布于外此非臣等敢洩之蓋衆心與賢慮符耳如此天下無復足憂者也公喜遂發命十一月稻葉正勝爲老中始置總目附以柳生宗矩但馬守水野守信河內守秋山正重修理亮井上政重筑後守爲之掌監察事後稱大目附公憂諸鉅藩各自偃蹇或難制十二月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因卿等力平定天下且以其嘗同等比肩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而事權不一非所宜也自今而後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臣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衆逡巡無敢對者伊達政宗進曰豐臣大閤起匹夫號令天下猶臣視諸侯況德川氏清和之胄臨天下既三世諸侯執臣禮固宜政宗奉命宜制禮儀垂法後世於是衆咸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衆受刀拜公曰檢及皆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大府權勢益定初諸侯會同者老中郊迎之是後會同者直詣老中宅候公起居而後就邸以請奉觀禮公乃使老中勞問引見之時老中送迎而已酒井忠勝爲

老中、阿部忠秋豐後守爲若年寄、

十年癸酉春正月、秋田藩主佐竹義宣卒、年六十四無子、以弟岩城貞隆之子義隆爲子、

嗣、三月、堀田正盛爲老中、太田資宗備中守阿部重次對馬守爲若年寄、重次、正次

之子也、秋七月、公謁東叡山廟、還詣忍岡孔子廟、先是、林信勝私建書院於忍

岡、號弘文館、大納言義直素崇儒學、爲營先聖殿、奉祀孔子、及十哲像焉、至是、命

信勝講堯典、大將軍謁聖廟、昉於此、置長崎奉行二員、掌提舉洋舶、稽察奸回

及備不虞、一居本府、一居江戸、遞年輪換、九月、出雲國主堀尾忠晴卒、年三十五無

嗣、國除、其臣野村以心、請立族子存後、不許、以心請之五十餘年、至常憲公時、嘉

其忠誠、爲立堀尾氏後、與邑若干、是秋、置駿府城番、使大番書院兩番更戍焉、

冬十二月、置書物奉行、前大納言忠長在高崎、素行不悛、於是、命城主安藤

重長右京進諷使自殺、年二十九、重長、重信之子也、

十一年戊申春正月、老中稻葉正勝卒、二月、前長崎奉行竹中重興采女姦利發

覺、賜死、收其封二萬石、籍沒其家、得村正所造刀三十口、初善德公諱清之變、瑞

雲公諱廣忠之傷、皆村正刀也、關原之戰、織田長政丹後守槍刺敵被重甲者、而鋒不

缺損、東照公聞而欲視之、長政進槍、公誤傷指、笑曰、是村正所造耶、檢之、果然、長政恐惶、折而棄之、自是、士人絕無佩村正刀者、重興蓄之、人知其有異圖也、夏六月、三浦正次志摩守爲若年寄、益封一萬石、正次、土井利勝之甥也、公朝京都、天皇詔拜太政大臣、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豈敢哉、發銀百二十五萬兩、賑京都民、置上皇湯沐邑萬石、除洛外、大坂、奈良、堺、戶租、徒封小濱城主京極忠高于出雲隱岐、二十四萬石、舉若狹、賜酒井忠勝、忠高、高次之子也、秋、閏七月、二十三日、西城災、八月、徙譜第諸侯家于府下、松山藩主蒲生忠知卒、年二無嗣、藩除、二十日、公至、自京都、發金錢賑府下民、行所過諸侯、五萬石以下、增邑有差、老中酒井忠世免、台德公之薨、忠世留守西城、及公朝京都、使并護衛大城、既而西城罹災、忠世馳使告災于京都、自屏居東叡山、待罪、公曰、天之降災、豈忠世之罪、而捨其守而自退、此爲罪也、至是、削其封三萬石、貶爲金奉行、公謁日光山廟、是歲、置京都町奉行、決斷市人訟獄、美作國主森忠政卒、年十六以外孫長繼大內記爲子嗣、十二年、乙亥春二月、若年寄松平信綱、阿部忠秋、並爲老中、時承平日久、麾下諸

士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因請假貸、公親觀府庫、曰、不圖金貨多如此、東照公以來所以積蓄之者、欲救群下之急也、因命有司曰、盡償宿債之外、使足支三數年家計、所發凡五十餘萬金、初對馬守宗義成、幼嗣家、家宰柳川調興專掌朝鮮事、威權過其主、義成長、稍裁抑之、且將訴其私曲、調興懼、却訴義成有私曲、命召對於廷、於是改復朝鮮書等事、悉發覺、乃遣吏於對馬、逮調興臣松尾七右、僧元方等至、三月、公親聽決、調興罪益露、命放、調興於津輕、元方于南部、松尾及義成臣島川內匠皆誅死、夏四月、造大船、長三十尋、上起三重樓、下可以騎射、楫二百枚、用四百人始行、六月、始下教諸侯、以歲四月、交替覲于江戶、冬十一月、始命老中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堀田正盛、松平信綱、阿部忠秋、每月輪次主聽庶政、公嘗聞諸老不相和、召責之、忠勝曰、臣等議事、不苟雷同、各陳所見、務期公平、而不知者或以爲不和耳、公乃喜、朽木植綱民都少輔爲若年寄、植綱、元綱之子也、十二月、始置寺社奉行、管祠官僧侶事、以堀直之式部少輔堀利重東市正爲之、直之、直寄之弟也、駿府城火、

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始置評定所、議天下政、三月、酒井忠世卒、年十六忠世重厚有

威嚴、公尤憚之、嘗承間請事、牀上有撒金藥貯、公以身屏之、忠世視之、諫曰、臣及見神祖時、諸物質良不飾、殿下春秋方富、侈靡之物、恐淫心志、請賜之臣、願侍臣取藥貯、投石碎棄焉、故群臣諫者、輒曰、願及忠世之不知、而改之、夏四月、公有事日光山廟、先是大修廟宇、究極莊麗、宗藩大國各效華飾、朝鮮、琉球、荷蘭等海外諸蕃、相繼獻金石彝器、以銘鴻業、天皇遣公卿致祭、五月、陳散樂饗天使、自宗室諸藩、至市人、賜酒食、縱觀三日、仙臺藩主伊達政宗卒、年七十二子忠宗嗣、政宗於諸侯尤輸誠大府、故自台德公時、數遊其邸、罄歡嘗觀、江戶途遇、公使鷹于野、左右無人、政宗爲不知者過之、既入見、請問曰、人主不可不自重、田野之氓、安知尊重、若率然有侵凌、何面目復臨天下、及病、公親臨其邸訪問、蓋異數云、始置鑄錢局、鑄銅錢、文曰寬永通寶、使石谷貞清監之、六月、令行新錢、秋七月、山形城主鳥居忠恒卒、無嗣、封除、以其勲舊、賜弟忠春主膳高遠三萬石、爲後、忠恒、忠政之子也、封保科正之肥後守于山形、爲二十萬石、正之、公異母弟也、其母有娠而出、生正之民家、保科正光取以爲子、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目黑、與近臣數人微行、息邑中佛寺、僞曰番衆也、公視其壁畫頗雅、顧謂寺僧曰、豈有大檀越

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
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而出、至是終大封正之焉、冬十二
月、朝鮮王李倬遣使任統等來、謝爲柳川調興所誣誤、公因使諸老執政、與統等
雜議、定信書式、使彼稱我曰、大君殿下、我自稱曰、日本國源某、先是、文書事皆委
僧侶手、至是命博士林信勝掌之、是歲、令禁商舶渡海販易於外蕃、著爲永制、
流蠻人子孫在長崎者、二百八十人于阿瑪港、大修治江戶城外郭、

十四年、丁丑春正月、改作大城殿舍、又相二城中地、建祖考廟、稱二丸內宮、公病、

久不視朝、流言大起、或謂將軍既薨、三家與諸老議、進歌舞歡宴、人心乃定、既而
公病愈、馳使京都、報板倉重宗、答書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稽緩、公覽
之曰、京都驚擾可知也、明日、酒井忠勝入覽其書、亦曰、京都驚擾可知也、侍臣無
解其意、俟忠勝退、問之、答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始悟、夏六月、
出雲國主京極忠高卒、無嗣、國除、賜弟子高和刑部少輔龍野六萬石、爲後、秋八月、
南蠻邪蘇徒十人、竊欲入內地、漂至琉球、薩摩戍卒捕送長崎、九月、二城祖考
廟成、天使來助祭儀、冬十月、肥前邪蘇教徒、據有馬作亂、初、小西行長信奉邪

教及敗亡其遺臣五人竄匿島原思作亂是時城主松倉重次長門守爲政苛虐民

心離貳因相謀煽動村民殺郡吏據深江村作亂時重次在江戶島原守臣以兵

三百往擊之不克截制而退賊徒可千人隨攻城遂分徇諸邑不從者輒屠之旬

日間號衆數萬益田四郎者父好次甚兵術亦小西氏遺臣也匿天草大矢野竊唱

邪教誑誘鄉曲四郎資稟英異年十六有妖術至是鄉民歸服日多黨屬殆五千

島原賊即迎四郎推爲將領益抄掠所在天草係唐津支城富岡管内富岡城代

三宅藤兵合唐津援兵二千人率四將往討之不克藤兵戰死唐津城主寺澤堅

高兵庫頭亦在江戶於是島原唐津及西方諸侯上變使者相屬於途十一月幕議

命遣堅高重次就國尋下教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諸侯就國出兵群臣欲使保科

正之爲將公曰烈祖之訓有之西有變則東之顧於東亦如此今變在西乃遣正

之東就封舉前側用人板倉重昌正內膳爲總督石谷貞清爲監軍率諸侯軍討賊

重昌重宗之弟也初賊徒謀首刻長崎通信於波爾杜瓦爾拔島原城據以制九

州旣而聞官軍至急修原古城據守焉十二月重昌至島原令諸軍攻賊賊兵善

防官軍殺傷過當城不可遽拔賊勢益熾事聞江戶公意急於截剿於是更以老

中松平信綱爲總督、戶田氏鐵門左爲監軍、赴討、先是、柳生宗矩聞重昌爲將西也、

單騎馳追之、不及、還請謁見、曰、內膳必死矣、臣欲止之、恨去旣遠也、公曰、何謂宗

矩曰、夫使內膳位高望重者、其勇材固足爲將也、而以眇然一侍中、臨諸侯軍、若

賊久不平、而諸侯懈怠、不受其節度、則殿下必更遣重臣、則內膳何面目復見殿

下、爲土兵失此良臣、實爲殿下惜之、公有悔色、至是、重昌聞信綱至、擗膺曰、大丈

夫受命爲大將、寧反受制於人乎、城果不拔、吾死期至矣、是月晦、令諸軍約旦日、

齊進攻城、酒井重隆山城守以面首倖於公、及堀田正盛進、漸見疎斥、是歲、重隆

坐怨望移病、收其邑三萬石、放福山、忿恚自殺、清主皇太極太宗擊朝鮮降之、

十五年戊寅春正月、朔、江戶大風、折木飛砂石、晝暝、是日、板倉重昌督諸軍攻賊、蟻

附上城、矢石雨下、官軍稍退、重昌趣松倉重次復進、稱兵勞不可、重昌憤、自與監

軍貞清從死士數十人、擊堞、銃丸洞胸而死、貞清亦被創、時松平信綱未至、諸軍

大沮、當是時、諸侯軍凡十二萬人、環城仰攻、賊本田但馬等防禦頗有方、而諸軍

以其民兵、心易之、故每戰不利、六日、信綱至、島原下令諸軍、不得浪戰、欲持久以

屈賊、監軍戶田氏鐵以荷蘭人長火器、檄長崎召蘭船、從海上發巨砲擊賊、細川

忠利謂信綱曰、以么麼小醜、假手外蕃、不幾失國體乎、信綱以爲然、乃罷去、旣而城中食漸乏、賊徒大困、二月二十一日、夜、賊徒三千人、襲黑田、鍋島、寺澤氏營、欲奪糧、各營兵力戰敗之、賊無所獲而退、信綱知城中食竭、二十七日、會諸將議攻戰、會鍋島氏軍獨進、攻破外城、諸軍視之、咄嗟踵進、縱火樓櫓、賊不克支、明日城遂陷、渠率本田等、皆力鬪死、斬首凡三萬級、細川氏卒陳某佐衛門獲四郎首、獻之、遂命梟諸巨魁首於境上、賊徒盡平、初自國家禁邪蘇教、僅三十年、犯禁流斬者殆二十萬人、至是、邪教終絕跡于海內、薩摩國主島津家久卒、年六十子光久嗣、

夏五月、十二日、松平信綱凱旋江戶、松倉重次坐治民無狀、釀教匪亂、且攻城、恒怯不進、收其封六萬石、放美作、尋賜死、寺澤堅高亦坐削封四萬石、鍋島勝茂先登有功、而以其犯軍令、禁朝見、無何而得釋、六月、以土井利勝爲大老、免老

中連署、獨聽決大議、大老職始於此、冬十一月、阿部重次爲老中、土井利隆、江

守酒井忠朝、備後守並爲若年寄、利隆、利勝之子、忠朝、忠勝之子也、十二月、若年

寄三浦正次罷、飯山城主佐久間勝長、與五郎卒、無嗣、收其封三萬石、大久保

忠教、左衛門忠隣之季父也、年十六、從攻薦巢、先登、後數有軍功、爲槍隊長、自少任

急放言、不畏權貴、自東照公時、善其忠直、不律以常矩、至公亦能容之、嶋原賊起、公問可爲將者、忠教對曰、南光坊、春日局、此可將、公笑曰、僧與婦人、如何任將、忠教曰、第平生厚被恩遇者、臨難不可避也、南光坊者、僧天海、春日局者、公乳母齋藤氏也、皆當時寵遇最隆者、故忠教以此諷之、是歲卒、年七十八其疾病、公遣使就家封萬石、忠教辭曰、生不願封侯、死復何爲、竟以五千石終、徙大野城主松平直政于出雲、益封十八萬石、

十六年、己卯春正月、若年寄土井利隆罷、夏六月、加賀國主前田利常老、子光高

嗣、秋七月、遣若年寄太田資宗於長崎、下令禁夷蕃互市入貢、教曰、敢犯禁來者、必焚其舶、誅其人、自是蕃舶來路遂絕、獨荷蘭以情實素顯、許互市於平戶、如故、八月、大城內殿災、公避火西城、老中召諸侯卒救之、公曰、止、天之所爲也、逆天傷人、莫爲焉、旣而還牙城、是歲、賜松平忠明姬路城、爲西國探題、

十七年、庚辰春二月、營內殿成、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五月、阿瑪港舶一隻至

長崎、六月、遣大目附加爪忠澄、民部少輔焚其舶、誅六十三人、放其十三人還國、忠

澄檄曰、夫施政安民者、國家之本也、修文懷遠者、主將之德也、我東照大君、文武

兼備、寬猛相濟、是以四夷來款、輻湊長崎、而阿瑪港之蠢蠻、竊蓄覬覦之志、以邪教惑愚民、大君震怒、捕誅其徒、下令禁之、爾來三世、制禁益嚴、汝蠢蠻猶不懲艾、託事互市、多方弘其教、故丁丑之冬、邪徒蠅集嶋原、敢逞狂逆、雖即伏誅、多損傷我軍民、禍亂所起、職汝是由、故去歲一旦設嚴禁、諭告汝蕃夷、莫復至我邦域、而今犯誅夷之罪、敢闌入內地、官事無鹽、國法何變、某奉大命、卽壞其船、執其徒、無少長悉誅之、懸酋長頭於東市、但船子及醫師、其罪差輕、且欲令汝國人、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別造小舟、載以放還、告狀汝本國、凡阿瑪港及諸蕃酋長、宜知我政令之嚴、察其武威之盛、莫復有敢向東方焉、讚岐城主生駒高俊、資性暗弱、委政寵臣前野助右、高俊取土井利勝女爲室、助右每佯稱利勝內旨、易置將吏、縱恣專權、忤者乃死、家宰生駒將監上書幕府訴之、下吏治助右、姦詐盡露、命夷其三族、秋八月、放高俊于出羽、給邑一萬石、讚岐除爲公領、邪蘇徒七人、竊托明商舶來入內地、匿薩摩、甌嶋、巖洞、薩人捕獲致長崎、誅之、於是遣大目附井上政重於長崎、諭明商舶曰、仄聞蠻人以重賄托汝曹、竊匿邪徒于船底、以入內地、自今以往、苟有如是、則汝船人誅夷無赦、問禁入境、汝國古制、謹守我禁令、勿受騙

于蠻賊焉。政重巡視平戶。惡蘭館莊麗過諸侯第宅。即日命毀之。還具狀以聞。公善之。是歲封政重慶南。爲一萬石。完栗城主池田輝澄。石見坐家人分黨相爭。

亡命者二百餘人。收其封六萬石。放因幡輝澄忠雄之弟也。

十八年。辛巳春正月。江戶大火。時烈風。延燒八千餘家。老中阿部忠秋率士卒毀人

家。當火道者救之。大目附加加爪忠澄墮馬死。其餘死傷甚衆。三月。肥後國主

細川忠利卒。年二十五子光尙嗣。二本松城主加藤明利。民部少輔卒。有四子。以不請嗣

收其封三萬石。明利嘉明之次子也。秋八月三日。世子家綱生。九月。松山城

主池田長常。出雲守卒。無嗣。收其封六萬石。長常長吉之孫也。是歲。以異舶互市

路絕。長崎民失其產業。命徙荷蘭互市務于長崎。設蘭館于魯嘴。令甲必丹醫師

書記各一人留居。以時更代。又命肥前筑前二國主。交置戍兵于長崎。麾下諸

士既數假貸於官。而猶告困乏。

十九年。壬午春三月。公盡召麾下士人及諸吏。面諭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

緩急。出次品川。亦不能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

見。酒井忠勝侍焉。屬言曰。諸君恃仁狃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自

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唯唯而退、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仕者、舉充番士、因給俸米、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五月、令譜第諸侯、以歲六月交替入覲、其封在關東者、每半年交替、著爲永制、諸國大饑、賜錢穀賑之、秋七月、徙封堀田正盛于佐倉、爲十二萬石、九月、久留米藩主有馬豐氏卒、年七十三子忠賴嗣、冬十一月、始置勘定奉行、掌錢穀事、以伊丹康勝播磨守酒井忠吉紀伊守杉浦正友內藏允爲之、忠吉、忠勝之弟也、飛騨守立花宗茂卒、年七十六十二月、松平乘壽和泉守爲老中、是歲、下館領主松平賴重讚岐守賜高松城、封十二萬石、賴重、水戶賴房之長子也、幼爲大納言藤原季吉滋井所育、賴房乃立次子光圀爲嗣、公愍賴重以長子不立、召賜下館、至是、又有是命、會津藩主加藤明成、爲政無道、以非理逐家宰堀主水、主水憤怨、舉族去國、距城數里、放銃燒橋而行、明成怒、發徒追擊、不及、因大索之、聞其匿高野山、遣使求之、僧徒不出、明成益怒、請大府欲起兵攻高野、曰、坐此除國、亦無悔也、幕議不許、會主水走至江戶、訴其冤、有司議、主水所爲、非人臣之義、乃致之明成、明成大喜、併其兄弟妻子悉誅之、二十年、癸未夏五月、明成自告多病、不能治國、盡還納其封土、公憫嘉明絕祀、尋召

明成子明友、內藏頭賜石見地一萬石、六月、朝鮮王李倬遣信使尹順之等來賀、

世子生誕、且請謁日光山廟、倬自製祭文、獻寶鐘瓶、蠶等物、秋七月、徙山形城

主保科正之於會津、益封二十三萬石、正之就封、問民疾苦、免逋債、蠲雜稅、賞孝

子節婦、禁異言姦色、國內大治、八月、置新番四隊、以大番子弟充之、九月、天

皇禪位于皇太弟、諱紹仁太弟立、是爲後光明天皇、初公憂、諸侯有司或起寒微、

不知氏族所出、或因名失實、遺祖先所以顯著、教徵各家古記文書、命林信勝作

譜、太田資宗監之、至是成、凡百八十六卷、名寬永諸家系圖傳、保母齋藤氏卒、

氏明智光秀驍將利三、內藏助之女也、初爲稻葉正成、佐渡守之妻、不諧、出事、大府後

庭會公生、便命爲保母、公之立、氏與有力、是以內外之事、言莫不從、而性忠誠、頗

有補於時云、冬十月、僧正天海寂、年百三十三、天海俗姓三浦氏、陸奥人、修天

台教、爲東照公所尊重、頗參豫政事、大久保忠隣之被罪、諸臣畏本多氏、無敢言

者、天海侍間、極白其冤、言雖不聽、當時稱之、十一月、二十一日、天皇即位、使酒

井忠勝、松平信綱、朝京都奉賀、天皇詔忠勝爲左少將、信綱爲侍從、老中任少將、

蓋異數云、是歲、老中青山幸成卒、

後光明天皇正保元年、申春正月、公子綱重生、夏四月、三春城主松下長綱見石

守坐喪心殺傷十餘人、收其封三萬石、五月、教曰、參河祖宗之舊國、岡崎神祖

嶽降之地、宜立廟奉祀、乃命有司立原廟于瀧山、六月、琉球主尙賢遣使金武

王子貞朝等來賀公子生誕、且告其代立、秋七月、大老土井利勝卒、年七十一利勝性

濶達、識量過人、故事執政論機事、必於密室、利勝輒設席于高堂正中、悉撤四方

屏障、議之、或問爲政大體、曰、宜如圓木攪方器、自恃聰明、生害不少也、堀田正盛

嘗問選任事、答曰、庶吏雖多、莫重於目附、譬如饗客、膾炙已備、醢醬已潔、主人之

厚意見焉、有人竊語客曰、我矚其庖、蚊蚋啜醬、蒼蠅集肉、則客意不得不惡、而終

不能厭足、此謂許小惡損大美也、又有酖酒葷肉、而恐其不飽、不以告之、此謂揚

小美掩大惡也、無此二者、而後可以任目附也、初台德公之辭職、嘗曰、吾讓將軍、

以天下及大炊頭、其見重如此、故待遇之隆、前後執政無共比焉、老中酒井忠

勝爲大老、八月、公臨品川殿、親聽獄訟、九月、岡崎祖考廟成、是歲、清主福

祖世滅明、定都于北京、以胡服辮髮、變漢土之俗、朝鮮君臣獨不肯曰、若必如此、

雖以國斃、而不能從也、清乃許之、先是、遣使我、其書用崇禎號、自是、唯以甲子紀

年、蓋耻臣服清也、

二年^{乙酉}春二月、公臨品川殿、聽訟、謂理官曰、卿等宜以民心爲己心、庶幾下情可

得、若夫以己心爲民心、怒其鹵莽、不思之甚也、果使彼心如我心乎、何爲是非相

告爭訟、夏四月二十日、世子加元服、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加賀國主前田

光高卒、^{年三十一}子綱利嗣、五月、遣使巡察諸國、問民疾苦、秋八月、越前參議忠

昌卒、子光通嗣、九月、米澤藩主上杉定勝卒、子綱勝嗣、冬十一月、天皇詔賜

東照公廟號曰宮、使右大將藤原經季^{今出川}來謁廟宣命、十二月、參議細川忠

興卒、^{年八十二}是歲、徙笠間城主淺野長直^{內頭}於赤穗、赤穗本無城、長直與水野

忠善^{物盛}以節俠相許、忠善爲之請城、大府不許、忠善語老中曰、長直無故奪城、乃

欲逃高野、僕爲之請而不得、僕亦從是辭、諸老以二人沾沾自喜、恐生事、白聽築

城、忠善性豪爽、好講戎備、常謂岡崎關東咽喉、而當尾張之衝、不可不備焉、嘗聞

尾張屢閱兵、修繕城郭、鵜衣弱笠、自往伺之、預繫善馬於沿途七所、備急、絲繩測

遑塹深淺、大納言義直在城樓下瞰之、謂左右曰、此必岡崎監物、急追禽之、忠善

顧視追兵出、乃更騎七馬、以走得脫歸、他日義直見忠善於江戶、謂曰、吾驅大兵

東下卿能遏之乎
卷之二

東下卿能遏之乎、答曰、使君率西方三十三國之衆而來、某必遏之二十日、足以俟關東之援矣、府中領主皆川隆庸山城守卒、子成鄉嗣、尋卒無嗣、收其邑一萬五千石、隆庸、廣瀨之子也、

三年戊丙春正月八日、公子綱吉生、夏四月十六日、天皇詔賜奉幣使于東照宮、自是歲以爲例、柳生宗矩卒、年十七宗矩父宗巖、善擊刺術、宗矩傳習、名顯天下、

公少學劒于宗矩、宗矩嘗語曰、思此術可因禪理進、臣嘗就一僧參禪、大有所悟、入、因薦僧宗彭、庵後俱撰述一書、以禪理喻武術、以上之、公遂至其精妙、宗矩能知治亂之機、公常謂左右曰、吾學宗矩、而并得治天下之術、及病、公親臨問、卒、特奏贈從四位、以報其輔導之功、後或遇事難決、輒歎曰、使宗矩在、我將諮此、今則亡矣、秋八月、明鄭芝龍遣使黃徵明、齎唐王朱聿釗書、及綵段儀物、至長崎乞援兵、公會宗室三藩諸老、執政議之、賴宣、賴房等皆欲出兵援之、井伊直孝獨陳其不可、幕議未決、既而得長崎報云、福州敗、芝龍降清、乃令長崎奉行還明儀物、諭使者遣歸、初賴宣聞鄭氏乞援、密請曰、海外乞援于我、可見國威震異域也、今募海內無賴徒、可得十萬人、以西方諸侯將之、臣乃爲總督以往、於征服韃虜何

有及事止紀伊諸宿將扼腕相謂曰恨不與髯虜健闘以慰老境也

四年_{丁亥}夏五月十三日江戶地大震府城及諸侯邸第多破壞六月公遊隅田

川始觀番衆水技異舶二隻至長崎云波兒杜瓦爾王新立遣使來請修舊好

奉行馬場利重_{三郎左衛門}使吏上舶檢視多載兵器利重乃發肥前肥後筑前等十

諸侯兵五萬戰艦六百圍守之已而驗其國書知無他秋八月命盡收其兵器每

舶留四煩遣出之港冬十一月唐津城主寺澤堅高喪心自殺收其封八萬石

以唐津賜大久保忠季_{加賀守}忠季忠常之子也大坂城代阿部正次疾病公命

其子重次馳往視之重次重其死於城中請移就外舍正次曰初吾之受命公懇

誠曰大坂要地卿謹守之爾時吾以死誓焉今得全首領死城中此吾奉公之効

且城而忌死安用城雖然吾病且耄矣不敢違汝矣必取進止上書言之公嗟歎

令得終于城中正次感泣尋卒_{年七十九}

慶安元年_{戊子}閏正月小諸城主松平忠憲_{因幡守}卒無嗣收其封四萬五千石賜弟

康尙那須一萬石以小諸封青山宗俊爲三萬石先是宗俊召還賜邑三千石至

是公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省使之死配所今悔無及也猶將

報之汝、庶幾慰其冤魂、自今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相對嗚咽、夏四月、

公謁日光山廟、

六月、濱田城主古田重恒、

兵部少輔

以嬖人山田成高、

右衛門

言盡殺

宰臣、吏士大噪、捕成高斬之、重恒自殺、命收其封五萬四千石、秋八月、福智山

城主稻葉紀通、

淡路守

大行殺戮、士民怨望、流言城主圖不軌、會城上發銃、誤殺行

人、隣國以爲叛、上變、紀通自殺、收其封五萬石、冬十月、明忠孝伯鄭成功、

初名森字

大贈書于長崎、乞援兵、不報、成功、芝龍之子也、初芝龍落魄、來客于平戶、娶妻、生

成功于島中、生七歲、從父歸明、及清兵入福州、帝隆武遇害、成功乃起兵、圖恢復、

以桑梓之誼、數乞援于我、我不詳其事情、以故終不報、然成功兵勢甚盛、連破清

兵、遂進欲取金陵、戰會不利、乃退據臺灣、尋病卒、子經猶奉明正朔、傳孫克塽、遂

爲清所併云、近江人中江原、

藤樹

以篤學修行、聲施海內、而公侯辟召前後不應、

躬自耕以養母、里中人皆化其德、莫不興起于善者、時稱曰近江聖人、是歲、歿、年

四十、原學宗明王守仁、本邦言王氏者、原蓋爲之嚆矢、

二年、

己丑夏四月、世子謁日光山廟、

六月、江戸地大震、壓死人衆、教曰、地震方起、

不知其極、宗室列侯請起居、從者或損傷支體、益重予憂、自今以往、待其復常而

後參衙 秋九月、琉球主尙質、遣使具志川王子來告代立、冬十二月、肥後國主細川光尙卒、年三十一子綱利嗣、

三年、庚寅夏四月、命七諸侯、管府下防火事、五月、尾張大納言義直卒、年五十一謚敬

公、子光友嗣、義直爲人慈仁好學、著國初年譜、成功記、神祇寶典等書、平生從諫

不吝、嘗有匿名狀、訴藩臣九名罪、而尾書曰、凡十人、義直恠問左右、無敢應者、書

吏村田某、治左衛門進曰、臣知之、其一人即君也、因疏其非十條而退、義直怒、命誅之、

老臣竹腰正信、山城守聞之、召村田留己家、乃入謁曰、臣近得一直士、欲薦之、君能

用否、義直問其姓名、曰村田某、義直默然、正信因諫曰、彼所疏、人人所欲言、而臣

且未敢也、彼以一書吏、敢言不畏死、可謂直士矣、義直乃曰、用之哉、因召見加其

祿、後竟預參國政云、六月、置防火隊長二員、秋九月、世子徙居西城、以老中

阿部忠秋爲傳、世子嘗聞侍臣語、流人艱食、往々有至死者、意哀之、請公曰、流人

亦有遭赦而還者、豈使之餓死乎、願輸陳粟賜之、公悅曰、善哉、是可以爲孺子之

初政也、乃施行之、前越前參議忠直卒、年五十六于豐後、冬十月、參議毛利秀元

卒、年七十六秀元既老、居長府、以五萬石自給、至是、以其地封子光廣、和泉守公嘗曰、秀

月 事 紀 卷 之 二

元年少爲外征元帥、門望亦隆、眞我老友也、數延與語、恩遇無比、是歲對馬守宗義成、遣平成素于朝鮮、詰問所事、清責取米千石、木綿二百同、關東大水損禾、

四年、卯春正月朔、公有疾、世子代受諸侯群臣之賀、長門國主毛利秀就卒、年五

十七子綱廣嗣、夏四月、公病篤、召酒井忠勝、井伊直孝、保科正之、及諸老、託以後

事、曰、庶政依舊、勿敢有革、又謂正之曰、卿我所識拔、不善事、亞相恐背天命、二十

日、公薨、年四十八、既殯、堀田正盛泣曰、吾承恩至篤、今天下無事、輔臣多賢、生無

報効之日、死當侍地下、出見阿部重次、執手曰、尋相見於地下、於是、二人自殺殉

焉、內田正信、信濃守三枝某、土佐守亦殉死、公既薨、以世子尙幼、諸臣議欲秘喪、酒井

忠勝以爲不可、即日發喪、於是、諸侯盡入弔、忠勝面告曰、將軍薨、世子尙幼、諸君

或冀望天下、今其秋也、雖然、僕已受遺託、補佐幼主、苟有覬覦者、則奉幼主征討

而已、衆愕然未對、保科正之、松平光通、越前守進曰、孰不被德川家恩澤者、今日有

敢挾異志者、吾儕請先往蹂躪之、不復煩大老下手也、大納言賴宣曰、讚岐守何

爲出此言、當今之時、誰人復有此謀、諸君宜速獻誓書、衆同聲應曰、敢不從命、因

各獻誓書而罷。五月六日，以遺命葬公于日光山。天皇遣使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大猷。大猷公幼英偉，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而事皇室益恭，又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問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嗽，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某性如此，其所知過諸老，群臣更相告警，謹慎奉職。」於是政平事治，天下悅服。六月，若年寄太田資宗、朽木植綱、酒井忠朝皆罷，後闕不置。駿河男子由比正雪，初以兵法出入諸侯邸，志固蓄不軌。時大猷公薨，世子幼冲，流言大起，人心不安。正雪乃與丸橋忠彌等陰謀，作亂於江戶及駿府。其黨頗衆，指揮既定，先發數日而事覺。秋七月，命町奉行神尾元勝備前守等率卒往捕，忠彌于本鄉。時正雪既如駿府，遣書院番頭駒井親昌右京乘傳赴駿府，與城代大久保忠成立著頭合謀，發兵圍正雪舍。正雪知不免，與其黨十餘人自刃死，執其父弟送江戶，并忠彌及黨與三十餘人，磔之品川。事輒平。初，正雪多僞作大納言，賴宣叛書，頒之四方。至是，得數通，諸老會議，伏武士召賴宣詰問，人皆爲賴宣懼焉。賴宣熟視其書，乃賀曰：「天下之事，無可復爲，意者何者？賊不託名異姓諸侯，而稱宗室，雖彼大逆，猶知天下深戴德川氏也。雖然，幼

主猶存疑、則請削臣屬籍、收臣茅土、以安上下之心而已、中納言賴房、中納言光友、僉曰、亞相固不宜有他腸矣、乃不究問而罷、

府朝事畧卷之四

嚴有公

諱家綱、幼字竹千代、大猷公之長子、母增山氏、寬永十八年、八月三日、生于大城、正保二年、四月、加冠、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慶安四年、八月、任大將軍、在職三十年、英、年四十、葬寬永寺、諡嚴有、

慶安四年、八月十八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宣季、菊亭前大納言藤原共房

寺開來、拜公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補淳和并學兩院別當、

源氏長者、陞正二位、進內大臣、賜隨身兵仗、時公甫十歲、輔佐保科正之、執政并伊直孝、大老酒井忠勝、老中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受遺命輔政、正之、直孝雖班在忠勝上、而事多決於忠勝、威權獨盛、九月、遣酒井忠清雅藥頭、朝京都謝恩、忠清、忠世之孫也、

承應元年、壬辰春三月、佐渡小比叡徒作亂、縣吏討平之、夏四月、阿波國主蜂須賀忠英卒、年四十一子光隆嗣、初大野人戶次莊左客居江戶、常思作亂、秋九月、有

事崇嚴夫人廟諸侯獻銀助禮時天久不雨大風連起莊左謀乘風放火于廟奪諸侯銀伏兵射殺救火者以觀變動未發事覺見捕與其黨十餘人磔于品川於是酒井忠勝議曰遊士逐臣集居府下者至衆不逞之徒動毆此輩爲助宜盡逐之阿部忠秋曰夫士之聚江戶者欲以求仕也諸家因是得異材殊能上以事朝廷下以治其民爲益不少且出之海外則可若猶居內地與江戶何擇諺曰疲馬不畏策非不畏策足不能馳也若驅朝不度夕之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留無所居幾何不爲亂也如大老之議殆驅之使爲逆而已必不可忠勝服其言而止當是時公尙幼冲府下叛亂相繼人心恟々流言沸騰忠勝忠秋及保科正之并伊直孝松平信綱京都所司代板倉重宗等東西同心協輔大政天下竟以安或建白主幼時危宜大行爵賞以收人心信綱不肯曰今而行賞賜人人不戴上唯戴大臣市恩掠美人臣所最當慎也莫如待公上成立而行之聞者稱其忠貞十月十四日光山大猷廟成冬十二月生母增山氏卒年三十二諡寶樹院是歲甲斐莊正述喜右衛門爲長崎奉行大猷公嘗曰夫邦域內亂他人取天下亦獨我家之耻而已如有使我尺寸地失之外夷豈不皇國之大耻乎正述常誦之

曰、長崎之任、不可不慎也。

二年^{癸巳}夏六月、皇宮災、酒井忠清爲老中、以其爲忠世之孫、酒井忠勝特推重

之、故初入班、諸老之上、時公未能親政、委事群臣、忠清稍有驕奢之行、閏月、勘

定奉行伊丹康勝卒、康勝爲人廉幹、能勸農通商、與民同勞、而不營私利、嘗有一

賈人、請納税金千兩、權甲斐紙、老中議欲許之、康勝不肯曰、欲率天下爲偷盜者、

則聽亦可、夫甲紙價賤、士庶便之、今彼不惜千金而請之者、蓋欲貴其價、壟斷占

利耳、凡一物增價、則百物隨貴、小民何以能支、唯有爲盜而已、且國家省費節用、

則周歲之所積、何啻千金、今見一時之小利、忘萬民之大害、未知其可也、竟卻其

請、子勝長

播磨守

襲爲勘定奉行、秋七月、平岡賴資

石見守

卒、坐立嗣不法、收其邑

萬石、八月、公遷右大臣、遣保科正之朝京都謝恩、九月、始置側衆、以久世廣

之、

大和守

牧野親成、

佐渡守

土屋數直、

但馬守

內藤忠由、

出雲守

爲之、輪次宿衛、

琉球主

尙質遣國頭王子來貢、賀代立、質之時始受清封爵云、冬十月、杉原重光

帶刀卒

無嗣、收其邑二萬石、十一月二十日、公始謁東叡山禰廟、

三年、

甲午

春二月、筑前國主黑田忠之卒、

年五十二

子光之嗣、初忠之暴戾驕侈、嘗造大

艦令國中戶輸婦人髮以作船綱老臣栗山利章贈大數諫忠之怒將殺之利章恐

國傾覆詣江戶訴忠之諸不法事即召忠之與利章廷對忠之默不言久之曰利

章爲大臣不念以死報君欲陷君于惡而求身之榮而公朝不加誅卻使君臣對

廷臣忠之不敢自惜恐君臣之分從是壞矣因放聲大哭大猷公終宥不問放利

章於南部而損忠之儀衛而已三月營皇宮秋九月二十日天皇崩冬十一

月二十八日皇太弟諱良仁踐祚是爲後西院天皇是歲老中松平乘壽卒京

都所司代板倉重宗居職三十餘年決獄明白京都無冤民號稱神明其爲政大

抵略文書人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僞因事轉換文書不可爲治故不

務爲此也常施亮隔于廳坐以自屏翳使屬吏聽訟從內裁決之曰凡人容貌自

有可愛又有可憎吾見其貌而愛憎既定於中則或理而以爲非或邪而以爲正

且生殺之權在大吏手故訟者亦見其顏色往々畏懼不敢盡言則所判決或不

得其平古聖賢以色知心是非吾所及也其盡心于吏務大率此類初台德公令

重宗兄弟決一疑獄以試其才弟重昌即時裁決詞理精辨重宗請假數日論報

公奇重昌敏捷以語其父勝重勝重曰如弟所決兄豈不能而假數日判之其用

心可善矣。夫人不蹶於山，而蹶於堦，任職居官，不憂其不敏，憂其不慎，夙夜敬戒，猶恐多過。況可輕忽乎？台德公因是重，重宗云：至是以老辭職，許之。以其媚牧野，親成代之，重宗猶居京都助視事。

後西院天皇明曆元年^{乙未}春三月，久留米藩主有馬忠賴卒，年三十五。子賴利嗣。冬

十月，朝鮮王李湔遣信使趙珩等來賀代立。

二年^{丙申}春正月二十二日，天皇即位，遣松平賴重朝京都賀之。三月，公患痘，松

平信綱、阿部忠秋宿直殿內。閏四月，日根野吉明^{織部正}卒，無嗣，收其邑二萬石。

秋七月，土佐國主山內忠義老，子忠豐嗣。忠義登庸野中止^{兼山}，毀佛宇，興庠校，

置農兵，育物產，變礲礪爲膏腴，國政一新。土佐民俗葬以荼毘，數禁之而不止。止

令曰：從今後，凡以罪死者，當焚其屍而埋，遺骨於是，火葬自止。止天資剛毅英特，

其行政峻法不貸，其友小倉克^{三省}每規之，然終不能改。忠豐立數年，遂貶黜死，籍

沒其家。大老酒井忠勝自懼盛滿，因病不朝，請罷。公憫其老，許之。九月，忠勝致

仕，削髮號空印，然每有大事，引見參謀，優待不衰。長子忠朝先卒，以次子忠直^{修理}

大爲嗣。選林野^{宗左衛門}惠見^{太兵衛}二人爲傅，一人剛直，一人溫厚，謂剛柔相濟，以成

屏 幕 集

卷之四

立兒子也、冬十一月、板倉重宗卒、年七十一

三年丁酉春正月十八日、西北風烈、火發於本郷、延燒數里外、十九日、風益猛、火發於礫川、既而又發于麴街、焰煙漲天、遂延燒大城、公避火西城、火勢益熾、西城亦殆不免、上下狼狽、公出立於庭中、酒井忠清、井伊直孝、松平信綱議曰、雖天之降災、又安知亂賊不乘以謀狂逆哉、宜避之、臣等別墅、不然姑入東叡山、以備不虞、阿部忠秋曰、諸君何出此言、將避火耶、縱令西城遂燬、山里固足容駕、將備不虞耶、出城保野、非所聞也、烈祖以來、四世五紀、國家無玷、上下安業、今一旦有反亂者、命一將誅之、易於振槁、且今而駕遽出、則令人窺內中狹隘、甚非所宜也、諸老猶喧、忠秋曰、公曰、殿下豈忘先公託殿下于臣之言耶、若不聽臣、臣不敢從駕、留守城耳、公從其言、終不出也、初公爲世子時、忠秋從謁大猷公、大猷公呼忠秋曰、神祖起自岡崎、大小四十餘戰、遂臨天下、開府江戶、以吾爲堪大事、及大城修成、謂先考曰、此是竹千代之居也、予親聽之、深戴懿德、子孫萬世爲我後者、造次莫忘此言、天下有變、死守此城、無負神祖之命、汝忠秋能記之以輔世子矣、故忠秋有此言也、忠秋乃令子忠能播磨守陳兵西城下、備不虞、火及其宅、不敢還也、當是

時在府諸侯未知公所在或曰如於忍於河越或曰入東觀山迷惑無知所向外藩獨細川氏率兵守西城下伊達氏報出兵守千住品川而已二十日風火漸收所延燒北自本鄉南至芝浦西自麴街東至深川城郭及諸侯邸第焚蕩略盡死者三萬七千人二十一日諸侯有司盡入西城弔災大久保忠成獨賀曰殿下生長深宮之中不知祖宗艱難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內府喪夷蠻之珍寢席闕奇瑰之玩使知財物有時乎盡也蓋亦祖宗在天之靈所以深教殿下願殿下謹奉祖宗教戒以固太平之基若夫府庫之積倉廩之實則有司存固不足勞大慮也忠成忠鄰之弟也是日大雪府下凍死者亦甚衆學士林信勝卒年七十五府下英信勝避火郭外別業輜中猶讀書不止聞其所賜銅造書庫罹災乃嘆曰吾多年所力蓄一旦爲祝融所奪焉鬱鬱不適遂歿私諡文敏信勝際會創業常參帷幕講朝儀定律令教令文移無不經其手者子春勝字襲爲學士二月松平信綱唱議遣諸侯就國又停請入覲者俟後命大納言賴宣聞之不懌曰今日縱令諸侯各在國亦當召致而遣歸之亦不議諸宗室信綱何者敢爲此大恠事信綱乃詣賴宣謝曰今諸藩邸第皆爲焦土倉廩無一存者而數萬衆在府下何以仰給

日本書紀卷之四

且君之難遣諸侯者、虞其或有變耳、然事發于近、與遠孰緩孰急、君且自料之、嚮
議及諸公、則恐遲緩不及事也、雖然、擅決之罪、固無所逃、賴宣悟而領之、信綱又
建議、吏士給廩俸者、算其斗升、倍價給金、而發粟賑府民、近國商估聞府下米價
騰貴、漕運四至、吏士乃以賜金糴之、上下因以免饑餓云、既而諸侯就國、各撫其
民、經理土木、無幾、邸第盡復舊觀、瘞埋焚死無主者於本所、爲叢塚、就建無緣
寺、修其冥福、三月、佐賀藩主鍋島勝茂卒、年七子忠直先卒、孫光茂嗣、丸龜
城主山崎某虎之助卒、無嗣、收其封四萬五千石、夏五月、命經始本城、課十諸侯
助役、以側衆久世廣之、督之、秋七月、公聘伏見親王貞清女顯子、爲夫人、
萬治元年、戊戌春正月、府下敷火、益置防火使八隊、填海拓地、以便進退、又置外城
門衛、秋七月、命架橋於淺草川、仙臺藩主伊達忠宗卒、年六子綱宗嗣、冬
十月、中納言前田利常卒、年六十二月、晦伊勢大廟災、掛川城主北條氏重
守出羽卒、無嗣、收其封三萬石、永井尙政罷、閏十二月、稻葉正則美濃爲老中、正
則、正勝之子也、

二年、己卯春二月、課十諸侯營作大城、夏六月、執政井伊直孝卒、年七直孝數從

軍建大功、秉國之柄、盛滿無過失、勳舊之家無與比、公之爲世子、詣山王祠、還過直孝邸、公元服、以直孝爲左中將、加冠、後世皆沿爲例云、刈屋城主松平定政能登慷慨有氣節、見公旣長、猶不親政、大臣專執柄、朝議多異同、深憂之、欲請謁見、口陳所蓄、恐爲當路折抑、乃置酒其邸、請公舅增山正利、彈正及中根正勝等屏人語曰、方今輔弼之臣、多非其材、酒井忠勝、松平信綱、爲政不平、取謗天下、治亂之機、不可不深察、僕隱默不言、負前代厚遇之恩、一言就砭質、僕不敢避也、然權臣煬竈、無由至公上前、僕義不可據封土、竊富貴、謹籍封邑邸宅、以歸有司、諸君幸爲僕白之、因出一封書附二人、贈井伊直孝、阿部忠秋、書辭大抵指斥忠勝信綱也、乃出妻子、爲僧乞市、冀公一召見、得悉其所蘊、秋七月、幕議以狂妄失心、收其封二萬石、放之松山、松山、其宗藩松平定賴隱岐守之治所也、九月、大城成、徙居、冬十二月、隅田川橋成、以其跨武藏下總、稱兩國橋、行旅便之、或謂酒井忠勝曰、此自失要害也、忠勝笑曰、治天下者、以人爲要害、未聞以要害病人也、是歲、賜增山正利西尾、封二萬石、正利、公生母寶樹院之弟也、明人朱之瑜舜水歸化、初之瑜欲乞援海外、以恢復明、數至本邦、及安南等、而援兵竟不可得、時清

既混一明天下之瑜義不食其粟遂來投居長崎後水戶參議光圀聘爲賓師禮遇甚渥

三年_{庚子}夏六月雷震大坂城堞壁墮壞壓死百餘人秋七月仙臺藩主伊達綱

宗以素行無檢束群臣上書大府言其多病不能視國事請老命幽綱宗別邸以

子綱村_{龜千代}爲嗣甫二歲命其族父宗勝_{兵部少輔}田村宗良_{隱岐守}與諸老臣協議處

分國政堀田正盛之子正信_{上野介}爲人剛悍每不悅酒井忠勝松平信綱所爲

會松平定政言事得罪正信乃上書曰伏惟續緒以來已經一紀善政未行仁聲

未洽土民日窮困頃者功臣之後失封者五家及除藉無所歸者不可勝數而倉

稟堆積粟帛府庫蓄聚金玉以積萬姓之怨有司皆以此爲奉公雖然是非有司

之罪因宰輔用心不均遺公徇私忽棄前代遺命徒私智是用也自烈祖以來舉

人取其所長不求同己是故百司各自祗勵得聘材能今則不然秉國之鈞者選

斷養驅使之材舉聚歛蓄積之能徒貪其便給易使焉若天下一旦有變與誰謀

國與誰行軍殿下春秋方富宜日延長年耆老訪問古今成敗時政得失如祖宗

時而宰臣壅塞聰明否隔上下不得輒通臣恐大政自是廢墜是臣所以冒死敢

言也。臣封土十三萬餘石，謹納有司，願以此復祿功臣之後。府庫倉稟，可贍者贍焉；可貸者貸焉；使士民免饑寒之憂，則天下萬姓戴上如前代也。臣苟視如此，賜死司敗，猶生之年，書或不悉，請召臣面詰。臣詳言焉。因自引歸。佐倉以使大臣不得掩蔽。於是昆弟宗族杜門待罪。保科正之會，老中議之。信綱曰：「上野病狂耳，正之曰：『雖所言不當，忘家憂國，其意可嘉。何遽以爲狂哉？』」信綱曰：「夫不告而歸鎮，無大府之罪，與叛同科。設令正信性理不謬而爲之，罪不獨及其身，施連宗族，以加賀守子而至此。僕竊憫之，故以爲病狂。狂人何事不爲？則罪亦從末減也。初衆謂正信所言專斥信綱，故貶爲狂也。於是皆服其深慮，乃遣使於佐倉，諭老中意，屏居飯田。飯田其弟脇坂安吉中務封邑也。冬十一月，命收佐倉城邑，給子正休前守邑萬石，以奉正盛之祀。時酒井忠清得無名氏主客論曰：「客謂主人曰：『正信不知公上委任忠勝，信綱之意斥言其非，以失爵土，學屈原之忠，忽漁父之戒，宜爲天下笑也。』」主人曰：「否，否，志士仁人，守節不畏死，夫彼二人，一則爲政不平，一則矜智欺衆，天下無不知也。是故由比戶次等賊，以清君側爲名，二人不知恐懼自省，身爲國柱石，務營財利，爲上蓄怨，正信惡惡如讎，苟益國家，雖失爵土不悔，何必

斥朝事 卷之四

曰非、先是、忠清欲設誹謗之法、直孝、忠勝止之而寢、至是、又欲推造言者、阿部忠秋曰、在昔唐堯之聖、猶懸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今出入宰臣之家者、大率執袴子弟、所言瑣屑、無復可采、非此輩放言、宰臣何由聞閭巷之議、豫備過失乎、推之非所宜也、事竟止、正信既放飯田、後轉徙若狹、阿波、及公薨、遂自殺死云、

寬文元年

辛丑

春正月十五日、皇宮災、

秋七月、水戶中納言賴房卒、

年五十九

諡威公、

子光圀嗣、時親臣將殉死者數人、光圀奉遺命、親就其家、解諭懇惻、衆服而止、光圀字子龍、天資英毅、甫七歲、賴房從容謂曰、吾若臨陣被創委頓、汝扶持而退、歟、光圀對曰、否、超越尊體、進刺敵讎也、賴房奇之、及長、好學下士、作爲文章、議論英發、初年十八、適讀伯夷傳有感、於是慨焉有修史之志、明曆中、勅設史局、廣援文學士、編修國史、如列神功于后妃、揭大友於帝紀、以正統歸于神器所在、盡出其卓見、奉事天朝、最致恭敬、正歲朝服、必先西向、拜京師、爲人仁恕、雖接疏遠者、推之以腹心、是以人皆感泣、願爲之用焉、

閏八月、封參議綱重于甲斐、爲二十五

萬石、封中將綱吉于館林、爲二十萬石、綱重、綱吉、皆公之弟也、

二年寅壬春二月復置若年寄、以土屋數直、久世廣之爲之、三月、老中松平信綱

卒^{年十七}信綱與阿部忠秋議每不相合及疾病謂子輝綱^{甲斐守}曰豐州賢佐也汝

事之如事我見忠秋執手泣曰我與君出入共事五十年起自微細致位宰輔戮

力協心思欲爲國家固太平之基報明主之知議事不苟雷同諂附必得所宜而

止外人不察譏以爲相軋今吾病不復起願君自愛善輔明主矣初明曆災錢貨

燒者若干萬市道殆塞信綱請墾京都大佛銅像鑄錢更造以木曰佛以濟世爲

心毀軀利民在所不辭公許之財用因得不匱其所施爲每出人意表世以是稱

之然居要職日久其處分間不能盡慊人意故人或譏焉輝綱好講戎備甲冑器

械親試而後蓄之冑貴塗漆槍貴菱角等盡有効驗世稱甲斐公樣命松平賴

重井伊直澄與老中連署行政直澄直孝之子也代官一色直正^{內藏介}殺勘定

奉行伊丹勝長初勝長知一色紆曲與同僚岡田善政^{豐前守}共召繩之一色急拔

刀斫殺勝長善政格鬪斬一色誅之初阿部正次之卒大坂不復置城代使松

平光重^{丹波守}水野忠胤^{出羽守}內藤忠興^{帶刀}稻垣長重^{攝津守}等每歲輪換交替守之

至是又撰城代而難其人公召酒井忠勝問之對曰青山宗俊亮直有父之風父

忠俊匡輔先君而被罪配死願使宗俊伸眉于此舉以彰父之忠乃召命之益封

二萬石、宗俊拜出、阿部忠秋謂之曰、吾數年之所懷、不若空印一席之談、宗俊詣忠勝述謝、忠勝曰、先考精忠、大君欲酬之久矣、老夫何與焉、夏五月、朔、京都地大震、皇宮及二條城多壞、六月、日光山大水、砮垣墮壞、壓死人衆、秋七月、前大老酒井忠勝卒、年七十六忠勝爲人重厚、知大體、嘗有盜、購索不得、或曰、所司板倉防州、嘗懸金購盜、不得、乃夜陰使人書其榜尾曰、倍金則自首、明日賊見之、恐爲黨類所發、詣府自訴、君盡效焉、忠勝曰、夫所司之職、在發姦摘伏、故權變無所不爲也、吾辱任大政、事管國體、豈挾小術、鉤人心乎、忠勝務使上下情相通、大猷公嘗曰、引見諸侯、而忠勝不侍、則彼此嚴恪、情意不相和怡、使人太懊惱也、子忠朝忠直、孫忠隆、遠江守皆以才武、名著當世、冬十月、命林春勝修本朝通鑑、正保中、春勝父信勝奉命撰編年錄、至是、使春勝續成之、更名曰通鑑、

靈元天皇、寬文三年、癸卯正月、二十一日、營皇宮成、天皇未徙御、二十六日、天皇傳位皇太弟、諱太弟立、是爲靈元天皇、二月、榊原忠次爲執政、酒井忠清爲大老、忠次、康政之孫也、忠清益封十三萬石、自是、威權益盛、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二十七日、天皇卽位、遣松平直政朝京都賀之、五月、敎召諸侯于大城、面

諭禁殉死時殉死盛行至有大臣宿將棄幼主不顧或以多殉死相誇者保科正之讀詩至黃鳥之篇傷三良之無辜而死至是相與會議上言遂設嚴禁世稱為仁政秋八月若年寄久世廣之為老中冬十月誅尾張民奉邪蘇教者二百人十一月賜林春勝忍岡家塾號曰弘文院以春勝為弘文院學士是歲土井利房能登守為若年寄利房利勝之季子也

四年甲辰夏閏五月米澤藩主上杉綱勝卒年二十七無子綱勝妻保科正之之女也因

欲請其次子為嗣正之曰均之異姓也不如妹子之有屬乃以外甥綱憲為子嗣

以其請後不如法削封十五萬石綱憲吉良義央上野介之子也秋七月命永井

尙庸伊賀守掌通鑑編修事冬十月使寺社奉行井上正利河內守加加爪直隆甲斐守

索天下神祠佛寺古記文書尙庸尙政次子正利正就子直隆忠澄之子也

五年乙巳春正月雷震大坂城天主閣災初萬治之災火入硝庫焚死甚眾是以內

外騷擾不可制止時板倉重矩內膳正以定番守京橋門傳令曰硝藥已悉投壕中

喧騷乃定重矩嘗多作蛤殼符分之部下及城外民藏以備緩急至是民爭來合

符悉以其妻孥去眾無所係累乃戮力救火守衛城門隊伍整肅寂然不作聲尼

崎城主青山幸利、大膳亮率士卒來救火、觀此大感歎、事聞、公賜書褒之、重矩、重昌

之子也、三月、執政榊原忠次卒、年六十一秋七月、令出諸候質在城中者、各還其

邸、西條城主一柳直興、監物坐國政多暴、朝覲失期、收其封三萬石、冬十二月、

板倉重矩、土屋數直、並爲老中、永井尙庸爲若年寄、是歲、水戶參議光圀、毀撤

封內淫祠三千八十餘區、尋又廢新佛宇九百九十區、古祠舊寺載在典籍、而今

廢亡者、悉復興之、廉察破律僧、蓄髮以爲民數百人、

六年、丙午春二月、出雲國主松平直政卒、年六十六子綱隆嗣、初宮津城主京極高國、

丹後爲世子時、憂父高廣多秕政、及襲封、務施恩惠、民心大悅、已而驕傲自用、遠

親近、疎政稍多偏頗、於是民復思高廣、時高廣猶存、固憤高國自是、非己所爲、乃

上書訴其無道、夏四月、命收封八萬石、放高國於南部、子高賴于伊賀、諸子皆

見幽放、高廣自謂、雖高國失封、以其舊功、必賜之、次子高勝、及封除、悔恨無及、終

老死京都、高廣、高知之子也、五月、阿波國主蜂須賀光隆卒、子綱通嗣、秋七

月、始給諸吏職俸、保科正之以病、請致仕、不許、命得乘轎從平川門參衙、有大

事、閣老就其第謀焉、正之嘗語諸老曰、今世有好造言無忌者、是惑世誣民之賊

也、當嚴禁之、冬十月、山鹿高祐

素行

坐著聖教要錄、詆排程朱之學、放赤穗、高祐少

從北條氏長

安房守

學韜略、以兵法顯名、後學其法者、稱曰山鹿流、

七年、

丁未

春二月、遣使巡視諸國、

夏五月、紀伊大納言賴宣老、子光貞嗣、賴宣雄

豪多材藝、而善屈己從人、嘗曰、能容人言者、以人智勇、爲己智勇、不能容者、併己

智勇失之、是以人材得用、臣下無不竭力者、紀伊確確乏粟、賴宣令立數府、以均

有餘不足、其法、國有大興作、則以器械之用助之、有大賓客、則移歌舞鷹犬之錢

補之、有徵令、則假減臣僚俸祿供之、常歲有餘、各藏其府、以備有需、因是、雖遇儉

歲、無不給足也、初賴宣受愛東照公、賜名器尤多、及封駿河、以爲吾承菟裘之業、

自不與尾水同也、稍有驕傲之意、傳安藤直次憂之、常以死諫爭、乃痛自抑折、終

爲宗室之望焉、

安中城主水野元知

信濃守

妻、宗家忠善之女也、悍而妬忌、元知

畏之如神、嘗聘一妾、密置其邑、妻知而憤恚、拔刀欲與元知相死、元知驚走、事聞、

坐收其封二萬石、

島原城主高力隆長、

左近大夫

嬖沙門子、舉爲家丞、聚飲苦民、至

竈鑪皆有稅、家丞有仇、每出從兵、島原大驚、巡察使歸報、

八年、

戊申

春二月、收隆長封四萬石、放仙臺、子常長

伊豫守

放莊內、將往、作詩述戀君

父之意、時人傳誦哀之、時江戶數火、每發延燒萬餘家、公恐府下人物荒寥、三

月、使大久保忠朝

加賀守

謁東叡山廟、忠朝還、從容語曰、今年上野觀花者殊多、花

下張帷、絲管填谷、公大悅、忠朝、忠鄰之曾孫也、夏五月、京都所司代牧野親成

罷、六月、久留米藩主有馬賴利率、以弟賴元爲子嗣、初宇都宮城主奧平昌

能

大膳

父忠昌之卒、家臣杉原某

右衛門兵衛

犯禁殉死、及葬、老臣奧平內藏與奧平

隼人爭事、憤恚自殺、隼人及內藏子源八並見逐、內藏宗族請去者十餘人、秋八

月、昌能坐削封二萬石、徙山形、昌能、信昌之曾孫也、大會宗室諸侯、申殉死之

禁、冬十月、老中板倉重矩爲京都所司代、故事、所司入朝、天皇引見、御簾半卷、

重矩請曰、所司有咫尺天顏之名、而無其實、願高卷御簾、詔許之、京都俗競尙華

麗、重矩下輿、攻擊富豪奢侈、朴素自率、三月而俗乃化、初重矩嗣家、賜邸于本莊、

顏咬菜二字於便坐、自種野菜、不求聞達、不事權貴、從容自得也、及漸選任重職、

所至携扁而行、人問其故、曰、吾昔閑居本莊、本無望世榮、而誤受厚恩、恐不肖不

任重寄、是以常觀此、以自戒、不忘故也、人服其縝密、十一月、井伊直澄爲執政、

保科正之久居重位、恐盛滿致禍、數請歸老、公不得已、

九年巳酉夏四月、詐使致仕、正之在職、數承間言事、而其章疏盡燒之、人無得而知

焉、越前福井城災、秋七月、松前報蝦夷作亂、時松前高廣兵庫尙幼、命同族泰

廣八左衛門代往擊之、初出羽仙北人莊大夫、亡命如蝦夷、夷酋雀宣悅之、妻以女、共

謀滅松前氏、專土地利、有鬼菱者、長身多力、而性順良、察雀宣有異心、潛往伺之、

雀宣恐其謀泄、乃發兵殺鬼菱、松前未知之、遣船六十隻、赴蝦夷圖市事、莊大夫

遣群夷、夜襲殺四百人、奪貨物、數人逃歸告變、於是泰廣奉命歸松前、調兵千餘

人、往剿之、夷人不克支、皆遁走山中、佐藤信綱權左衛門以計誘致雀宣、并渠魁三十

人、悉斬之、遂奪其巢窟、誅莊太夫、餘衆盡降、事輒平、八月、土佐國主山內忠豐

卒、年十六子豐昌嗣、九月、伊賀國主藤堂高次老、子高久嗣、

十年庚戌春二月、江戸大火、板倉重矩復入爲老中、永井尙庸爲京都所司代、堀

田正俊備中守爲若年寄、正俊、正信之弟也、林春勝獻本朝通鑑二百三十卷、提

要三十卷、殘編四十卷、賜春勝邑二百石、賞之子信篤鳳岡等賞賜有差、諸老觀此

書、相謂曰、本朝無雙大典成、亦太平盛事也、三月、置京都町奉行、以宮崎重成、

若狹守兩宮正種對馬守爲之、冬、命江戸人河村義通瑞軒掌奧羽海運事、義通爲人

多巧思、性能勝艱苦、於是漕政一變、宿弊盡革、

十一年^{辛亥}春正月、大納言賴宣卒、^{年七}諡南龍、

初仙臺藩主伊達綱村之立、年

尚幼、族父宗勝受命監國事、宗勝爲子宗興^{正市}娶大老酒井忠清女、又深結老中

久世廣之、遂倚其勢、有奪宗之心、藩宰原田宗輔^甲性姦巧、固蓄異圖、助宗勝稍

除不附己者、田村宗良數規之、不聽、乃稱疾不出、宗勝益專橫、里見重勝^{十左衛門}欲

面責其邪曲、不得、乃贈書數其十餘罪、宗勝怒、欲殺之、宗良救而免、伊藤廣孝^{十七}

郎亦將上書大府、陳宗勝姦狀、宗勝知之下獄處斬、元老伊達宗重^{安藝}深憂國事

日非、與書宗勝論爭、又不悛、二月、宗重決意至江戶、上書罪狀宗勝、宗輔時廣之

輪月當事、受書不省、板倉重矩謂廣之曰、仙臺大藩宗重所言存亡之機也、舍而

不省、君亦有咎、廣之懼、白之、三月、令閣老奉行會忠清家、召宗重、宗輔等、面決按

問、宗輔辭屈、乃佯請問、急起刺殺宗重、提刀進入、同僚柴田朝意^{外記}蜂屋可廣^{左六}

門遮擊殺之、二人亦被創斃、時變起倉卒、舉第騷擾、忠清臣叢兵來逼、町奉行島

田守政^{出雲守}制之麾去、夏四月、命流宗勝于土佐、宗興于豐後、宗良以多病不預

政、宥屏居于家、召綱村、教曰、今日之事、其罪當收封、而方且幼齡、事皆出兵部諸

人故置不問、今後不復須監國、宜與老臣協議爲政也、綱村乃盡誅宗輔子弟、其餘姦黨、處罪有差、遣井伊直澄于日光山祭大猷廟、五月、老中阿部忠秋以病乞骸骨、許之、猶命便宜言事、秋七月、琉球主尙貞遣金武王子來貢、告代立、冬十二月、秋田藩主佐竹義隆卒、子義處嗣、是歲、穀禾不收、有司請立釀酒限、有犯者、許奴婢告之、籍沒財產、賞以其半、公疑未下、使老中詢阿部忠秋、對曰、不可、奴婢於主人、雖貴賤不同、亦有君臣之分、此法一立、則君臣義廢、而明智氏之謀復起于今日矣、願臣家事、且不能盡如制令、而群下不得志者、亦蓋衆、然不敢上言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許臣爵祿之半、而求臣之罪、臣死既久矣、夫法者、天下權衡、權衡一傾、天下必壞、是故制法必遵義、如今所議、大負制法之意、失治體甚矣、公善之、罷告許之議、當是時、酒井忠清秉國柄、驕奢自縱、第近大城下馬牌、人稱下馬將軍、畏之、忠清數遊於諸侯邸、諸侯奔走供具、老中久世廣之、稻葉正則、土屋數直等、相率亦倣此、唯板倉重矩清介自守而已、忠秋乃見忠清等、讓忠清以多不奉法、曰、君不聽僕言、僕請與君辨于公上前、忠清遜謝、又讓廣之、正則數直曰、厩橋少將、非諸君所望、然苟無謙德、則不厭於輿望、諸君何心、

奢侈相誇、優遊忘職、大猷大君以來、辱容僕愚、令言事不忌、今雖致仕、不爲天下不敢言也、諸君其勤旃、旣而上封事、公曰、是我先考使忠秋言也、再拜而受焉、十二年、壬子春二月、宇都宮人與平源八、率衆殺父仇十餘人於牛込、自歸于執政井伊直澄、有司以動衆府下、欲處之死、直澄曰、動衆固有罪、然仇以衆守、非衆則讎不得復、若加之極刑、復讎之義塞、而忠孝之道廢矣、公從其言、流源八于大島、

夏四月、安藝國主淺野光晟老、子綱晟嗣、六月、備前國主池田光政老、子綱

政嗣、光政爲人痘痕滿面、風標不揚、而眼光爛爛、威嚴逼人、少聰明絕倫、初爲因幡國主、嘗連夜不寐、侍臣請其故、不答、旣而謂之曰、吾以父祖蔭、受封大國、恐不任其事、思治國安民之術、不得終致不眠、昨聽講論語、卽思爲君子儒以治國、於是吾志始決、乃得安眠矣、自是好學不倦、知人能任、每言凡治國、恩威並行而成、而恩威之行、在通下情、要之不學不能也、乃登庸京人熊澤了介、山國建學校、鄉置教授、禁淫祠、毀佛寺、省賦役、創社倉、置諫官、受投書、勵士風、嚴戎備、自宰臣以下、苟有一善者、莫不賞擢焉、是以人材輩出、津田永忠、左源泉仲愛、八右等名顯天下、光政稱永忠俊才曰、國中獨步、然所事非其君、則生禍害者也、永忠尤長富

國利民、嘗填海拓地、得田四萬石、後綱政以其地封二弟、仲愛長理民、有兄弟爭田者、光政使之聽斷、乃召置一室、給酒食同飲食、經日不聽決、久之兄弟相泣、見仲愛告悔、乃諭以孝弟之道、遣歸、終友愛如固然、於是教化旁敷、庶政悉舉、野民謳歌稱其德、光政卒、謚芳烈、後世論諸侯之賢、首稱芳烈公云、了介天性深智、儻才年十六、仕光政、以未學辭去、遊學七年、召還、信任殊厚、尋當要路、所建諸政、新海內耳目、居八年、致仕去、王侯貴人爭延招、名振一時、了介學出中江氏、主張王學、然自有所見、竟爲一家、後以言事獲罪、大府幽古河而歿、冬十二月、前輔佐保科正之卒、年十二正之性敦實好學、延山崎嘉_閣爲賓師、受朱學、嘗憂輔臣不讀書、曰、知慈不知仁、何以長國家、當今之務、興學爲急、或問湯武之事、答曰、學者於聖人、無間然、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不議放伐、不爲不知道、唯戒臣子勿効此已、初就封於會津、令有司定律令、有司議立三十條、正之曰、夫法欲人勿犯之、譬如溝瀆、人多陷、以小而多也、譬如江河、人鮮陷、以大而少也、是故法不尙苛而密、尙嚴而寬也、乃刪爲十條、又爲載書、令衆盟、其首章曰、後世子孫、苟有忘國恩、叛大府、則文武諸臣、勿敢有從命矣、晚修唯一神道學、卒謚土津靈神、故世稱曰神公、

嘉、京都人、幼爲僧、讀佛典、一夜忽拍案大笑、衆恠問、故曰、笑釋迦虛誕、遂蓄髮歸儒、師野中止、專祖濂洛、門人蓋數千、及倡神道學、爲一家言、高足弟子佐藤直方、五郎左、淺見安正、綱齋、皆非之、倍者甚多、然後世言垂加神道者亦多、垂加、嘉之私

諡也、江戶人小櫃某、與五右衛門、學有自得、好直言、客于會津、正之問、外議以吾爲何、

對曰、唯聞客齋、正之笑曰、世方趨奢、視儉反爲齋也、小櫃正色曰、公無自省之意、

臣復何言、正之改容謝焉、又嘗問曰、爾有樂乎、對曰、有焉、臣幸生寒微、不生侯家、

是爲樂也、正之問、故曰、今之諸侯、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

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好、隨稱贊之、其所不好、隨非毀之、遂令本

然之性、梏亡消滅也、視之卑賤之人、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智慮者、

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不生侯家、生寒微爲樂也、正之嘆息曰、吾悔聞之晚也、

延寶元年、癸丑、春正月、安藝國主淺野綱辰卒、子綱長嗣、夏五月、皇宮、仙洞宮並

災、遣若年寄土井利房于京都、唁之、老中板倉重矩卒、年七十五、重矩爲人短小、麻

面、眇一目、而英才超衆、出爲京職、入知政事、所在有聲績、得賞賜及遠方贈遺、輒

分與宗族親故、仙臺之獄、重矩獨持公平、數忤酒井忠清、公聞善之、益封萬石、而

孤立寡助、不能大展其才而終焉。冬十二月、阿部正能守攝磨爲老中、正能、忠秋之子也。是歲、諸厄利亞舶至長崎、請再開互市、聞其與波兒杜瓦爾婚、拒而不納、諸人因問曰、波兒之女死、則允之乎、答曰、王言如汗、一出不反、乃去、後又來者三、竟不允。

二年、寅春三月、越前少將光通卒、年三十九以弟吉品爲子嗣、夏四月、美作國主森長繼老、子長武伯耆守嗣、六月八日、大夫人藤原氏薨、年七十三葬傳通院、謚本理院、

弟信平居江戶、娶紀伊賴宜女、賜姓松平氏、

三年、卯春、諸國大饑、餓殍載途、命所在作糜粥賑之、夏四月、出雲國主松平綱

隆卒、子綱周嗣、

五月、前老中阿部忠秋卒、年七十四

忠秋公正廉直、知政事三十年、

未嘗受問遺、常好飼鰲、有籠二鰲而贈者、乃召見使者、命左右盡放舊所蓄者、謂

曰、頃厭其喧、故今放之、善爲我謝、主公乃還所贈不受焉、至輔幼主、益慎重、學士

林信勝從容語及細川賴之之事、曰、足利義滿年幼襲職、即責賴之微罪、黜之、自

是而後、諸侯畏服、幕府威權益盛、此蓋賴之教幼主、陽爲之以崇君威也、忠秋正

色曰、願賴之之忠、豈可輒泄之、則真僞未可知矣、今幼君在上、非所以可爲吾儕

所朝專 卷之四

言也、其盡心奉公、概如此、古河城主土井利久帶卒、無嗣、削其封九萬石、以七萬石、賜叔父利益周防守、爲後、利久、利勝之曾孫也、冬十一月、仙洞行宮災、營皇宮成、

四年、丙辰春正月、執政井伊直澄卒、夏四月、永井尙庸罷、戶田忠昌山城守爲京都

所司代、五月、長崎代官末次茂房平藏坐其家奴私販圖籍兵器、及諸禁物于外

蕃、父子流竄、家奴數人處極刑、籍沒其家、所蓄資財珍寶、過大國諸侯云、茂房、政

直之子也、秋七月、越前少將吉品老、養兄昌勝之子綱昌爲子、嗣、東海道大

水、八月、夫人伏見氏薨、年三十五葬寬永寺、謚高嚴院、夫人貞靜有婦德、寬文中有

一人、身長大、容貌醜惡、單衣索帶、至寢殿之下、褰帳窺內、夫人徐起、召衛士縛之、

左右侍御大驚、夫人曰、諸門守嚴、不得闌入、意其爲物所驅、既喪心志、敢至此耳、

使吏驗問、果如其言、門者因是得免罪、九月、老中阿部正能罷、冬十一月、伊

賀少將藤堂高次卒、十二月、法皇宮、太皇太后宮災、

五年、丁巳秋七月、大久保忠朝爲老中、冬十月、水戶岩城海水溢、人馬多溺死、

六年、戊午夏六月、東福門院皇太后崩、年七十二、秋七月、阿波國主蜂須賀綱通

卒^{年三十二}以從弟綱矩爲子嗣九月甲斐參議綱重卒^{年三十六}謚清陽子綱豐嗣先

是綱重以國用不給因朝見親請假貸公不懌以語酒井忠清忠清以爲不敬乃遣人諷自裁云初綱重常好劇飲醉則手殺無辜根津武則^{字右衛門}數切諫之綱重怒殺之後飲稍過度輒見武則朝服在側儼然如將諫者於是綱重感其忠精矯性禁酒爲武則建祠祀之

七年^{己未}夏四月老中土屋數直卒數直嘗憂國家用度不足專以封殖爲務然亦不失大體金工某承間說曰今金幣純精若糅銀改鑄則其數倍增上得其利下以爲便數直作色曰夫我邦金幣爲萬國所重者以其純精故也今以他物濫之藉令天下多金如土非國家之利也卻不納以其先世仕武田氏每歲首必請武田氏裔信英^{越前守}饗之送迎周旋仍執君臣之禮及爲重職不衰人以是稱之

六月久世廣之卒秋七月土井利房堀田正俊並爲老中松平信興^{因幡守}石河乘政^{美作守}爲若年寄益封各一萬石信興信綱之季子也八月久留里城主土屋賴直^{伊豫守}坐喪心暴行收其封二萬石賴直數直兄利直^{民部少輔}之子也冬十二月庭瀨邑主戶川某^{縫殿助}卒無嗣收其邑二萬二千石初越後中將光長爲人

昏懦、權臣小栗正矩美作專政、光長子綱賢早卒、無嗣、忠直配所所生二子、曰長賴、

市曰長良、大藏皆稱永見氏、仕光長爲宰、長賴先死、於是、長良竊謂、吾必立爲嗣、臣

僚亦以爲然、皆善事之、光長使正矩赴江戶請嗣、正矩乃請長賴子綱國爲世子、

長良啣之、正矩娶光長妹、生子正春、掃部因令國曰、掃部、主公之甥、宜敬之、比公子、

遂欲廢綱國立正春也、乃求美女、進光長爲妾、教陰諷之、光長惑焉、諸臣素疾正

矩所爲、是歲、國老荻田正幸、主馬與長良及八百餘人、連署告正矩姦計、光長不得

已、黜正矩、時綱國在江戶、亦惑於正矩、以爲正矩被誣、爲愬、冤於親戚、大老酒井

忠清陰助正矩、姫路城主松平直矩、廣瀨領主松平近榮、上野介皆光長從父昆弟

也、知正矩之姦、而不敢明徵、忠清乃上言、幽正幸、長良專任正矩之黨、因是、忠臣

解體、國中益不和、去國者至一百人衆、

八年、庚申夏、公有疾、而未有世子、宗室三藩及諸老會議、立世子、酒井忠清欲倣鎌

倉時例、請有栖川親王幸仁立爲嗣、稻葉正則、大久保忠朝等、莫敢言其非者、堀

田正俊正色曰、烈祖之制、大統無嗣、立尾張、紀伊、水戶之子孫、故稱曰三家、不與

他宗室同班、臣下之列、所以重繼統也、況今大君親弟、館林參議在焉、而他求君

以亂祖宗之制、正俊以爲不可、若必迎親王、正俊決不事異姓、有去爲、館林之臣耳、水戶參議光圀曰、正俊之議是、誰敢違之、議決、五月七日、公疾病、命召館林綱吉于邸、綱吉將出、其宰牧野成貞備後守止曰、公上病革、未聞其間、大臣以大命召

君、君若不得立爲嗣、則禍且不測、不如稱疾勿往、以覘其情、綱吉從其言、稱疾、使成貞詣朝請事、大臣詰綱吉不至、成貞正色曰、公上病篤、而無世子、參議公上親弟、而不預謀議、恐踐不測之地、上辱大猷、大君之遺體、是以憂懼不知所措、且實病、不能詣朝也、諸大臣曰、吾儕以百口保無他、子其速歸、奉參議來、成貞乃去、旣而綱吉至於牀下、立爲世子、忠清又矯命、停館林嗣子、不得從入、立爲館林城主、世子固不慊、酒井氏驕盈、於是益不悅、八日、公危篤、遺命已訖、謂左右曰、予不勝病、豈得無失儀、妄言乎、遂薨、年四十、二十六日、以遺命葬寬永寺、增上寺僧徒憤曰、東照大君約、世歸淨土宗、宜葬本寺、一山大騷、聚徒二千人、欲奪靈輿、於是諭以葬靈柩於寬永寺、修法會、并增上寺、僧徒乃定、世子進正二位、遷權大納言、六月、天皇遣使詔贈公正一位大相國、諡嚴有、嚴有公爲人沈默寡言、厚德醇行、節欲納諫、應事如流、知人才于未試、人有過失、得其情、則不咎、於是、有司謹慎

遵法度、政無廢墜、先是、府下俗窄袖短衣、好作茶筌髻、及承平日久、奇偉俗自變、舉世以優柔寬厚爲美、漸趨靡侈、因始下儉素令、勵武講文、而天下乂安、宮津城主永井尙長、信濃守鳥羽城主內藤忠勝、和泉守並掌增上寺法會事、尙長性驕傲、數辱忠勝于衆中、忠勝不堪、怒、擊殺尙長、命賜忠勝死、收其封三萬石、尙長亦收七萬石、忠勝、忠重之曾孫、尙長、尙政之孫也、秋七月、世子徙居本城、免老中直夜、八月十九日、後水尾上皇崩、

府朝事畧卷之五

常憲公

諱綱吉、幼字德松、大猷公之第三子、母本莊氏、正保三年、正月八日、生于大城、慶安四年、給邑十萬石、賜第于雉橋門內、承應二年、八月、加元服、叙從四位、任右近衛權中將、兼右馬頭、十月、進正三位、寬文元年、封館林二十萬石、十二月、遷參議、延寶八年、召入爲儲嗣、陞正二位、遷權大納言、八月、任大將軍、在職三十年、薨、年六十

四、葬寬永寺、諡常憲、

延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定誠、北山院大納言源有維

種千來、拜公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補淳和并學兩院別當、源

氏長者、遷內大臣、賜隨身兵仗、九月、遣并伊直興、掃部頭朝京都謝恩、直興、直澄

之子也、益封甲斐參議綱豐爲三十五萬石、寺社奉行板倉重種、內膳正爲老

中、重種、重矩之子也、冬十月、益封牧野成貞、爲一萬三千石、爲側衆、十一月、

世子德松入居西城、十二月、大老酒井忠清免、削封二萬石、停參衙、是歲、弘

文院學士林春勝卒、年十六子信篤嗣、春勝博雅淹通、專用力著述、嘗奉命、編修本

朝通鑑、國史實錄等數百卷、門人私謚文穆、

天和元年、辛酉春二月、加々爪直清土佐守有罪、收其封一萬石、土井利房罷、三月、

寺社奉行阿部正武、豐後守後京都所司代戶田忠昌、並爲老中、寺社奉行稻葉正通

丹後守爲所司代、正武、正能之子、正通、正則之子也、時京都俗尙奢侈、商賈家率蓄

倡妓、敷文繡、曳錦綺、瑇瑁珠璣、飾其室屋、正通下輿、盡毀撤其室、放逐其人、公生

母本莊氏之出某、新五郎在京都、恃勢橫暴、交通搢紳、淫戲無度、正通捕付其家、使

自殺、京都爲之肅然、夏四月、北條氏長安房守爲町奉行、堀田正俊謂之曰、子聽

訟、務勿與訟者對矣、氏長不解、旣而悟曰、凡理官聽訟、虛心平懷、猶恐邪正失當、

若怒氣叱咤、如與訟者敵、何以得其情、有味哉、大老之言也、氏長以是終爲循吏、

五月、酒井忠清憂懼不食卒、公素不悅酒井忠清等所爲、最疑越後事、欲覆

按其獄、以宗室故、猶豫不決、堀田正俊曰、殿下新臨天下、天下皆矚目于初政、今

以宗室故、獨弛其法、恐諸侯解體、公意決、六月、召越後中將光長、及小栗正矩、永

見長良、荻田正幸等于江戶、廷對面決、正矩抗辯不屈、阿部正武折以大義、正矩

乃服、遂窮治、盡得其姦狀、公大怒、乃命處正矩父子死、流長良、正幸于壹岐、光長

坐不能統馭群下、國除、放伊豫、子綱國放備後、松平直矩坐削其封八萬石、徙封日田、松平近榮削其一萬五千石、大目付渡邊綱貞大隅守流入丈島、其他有司及

越後臣僚、連坐獲罪者多、因茲、諸侯咸震懼歛手、秋八月、板倉重種爲西城老

中、九月、堀田正英對馬守爲若年寄、正英、正俊之弟也、冬十一月、立子德松爲

世子、更名緝熙、老中板倉重種罷、十二月、老中堀田正俊爲大老、益封古河

九萬石、公謂正俊曰、天下之治、在得賢佐、當戰國之時、致死行伍、易矣、立太平之

朝、匡其君非難矣、子其勤之、正俊以爲公意如此、致治不難也、當事敢行、無所顧

避、所言必聽、所令必行、自後庭至士庶之家、嚴禁奢侈、諸侯不奉法者、或削地、或

收封、一時肅然、而多不便其政者、牧野成貞爲側用人、田中城主酒井忠能、

日向守坐爲政無道、收其封四萬石、老中稻葉正則罷、伊勢大廟災、初大夫

人之娠公、僧亮賢卜之曰、所生若男也、則不啻君一國、遂必臨天下、及公立、大夫

人數爲言焉、是歲、賜亮賢高田藥園地、命創伽藍、號護國寺、置田三百石、

二年、壬戌春正月、益封堀田正俊爲十三萬石、牧野成貞爲三萬三千石、成貞旣侍

中用事、雖正俊以定策功甚見重、然至親信極厚、能移公意、不若成貞也、後累增

序 卷之五

封關宿五萬石、二月若年寄石河乘政、松平信興並罷、橫須賀城主本多利

長越前以政行無狀、收其封五萬石、徙出羽、給邑萬石、明石城主本多政利出雲

亦以政行無狀、收其封六萬石、徙陸奥、給一萬石、京都大饑、長門國主毛利

綱廣老、子吉就嗣、三月、教曰、前告郡國、以明年將有事、日光山廟、然比年穀禾

不登、人民流離、不忍重勞、沿道百姓、其假停明年之行、稻葉正休石見為若年

寄、夏四月、琉球主尙貞遣名護王子來、賀代立、五月、少將池田光政卒年七十四

桑山一尹美作有罪、收其封一萬石、秋七月、辟京人木下貞幹順補學職、命

修國史、初貞幹遊江戶、或薦之大猷公、適為猜忌者所沮、拂袖而歸、教授生徒二

十餘年、名聞天下、至是被辟、年六十三、八月、朝鮮王李焞遣信使尹趾完等來、

賀代立、先是、朝鮮使來、例謁日光山廟、公以為彼非誠敬、必發于衷、安用使拜我

祖廟、命停之、龍崎民獻石、似玉有孔、吹之有聲、公命碎之、示民不貴異物也、時

彗星見、公謂堀田正俊曰、予臨天下、僅三年、而天誠如此、我豈有所怠懈歟、有所

偏私歟、正俊對曰、遇災異、自責、古聖王不之過也、彗其無害、後數日便滅、冬十

月、秋元喬朝但馬為若年寄、是歲、沼田城主真田信利伊賀坐政行無道、不恤

臣民、身爲諸侯、而與商賈爭利、收其封三萬石、放山形、信利、信幸之庶孫也、

三年、癸亥春正月、江戶大水、延寶中、都會富商、豪奢相競、至以珊瑚貼衣服、玻璃

作天井、蓄金魚、或委籍公侯、佩刀持槍、公惡之、乃命逐其尤者、二月、發令曰、工賈
伶人、雖隸官者、不得身佩雙刀、奴婢服繭、又禁民間以錦繡爲衣裳、金銀飾器物、
公嘗謂、儉約治之本、不以身先、何以化下、於是、服裝務供粗素、褻衣不敝、不易、以
世子生母、猶去金縷衣、不服、內外倣之、又命長崎奉行、除藥石器用、可以利民者、
外、諸奇巧珍異之物、不得納之內地、因是、奢侈風頓止、公又用意刑獄、謂老中曰、
近有司多殺立威、案驗便決、恐有冤枉、對曰、刑之不重、不足懲姦、公曰、失有罪、殺
無辜、皆法之不中也、凡大小之獄、務當其法、而後施刑可也、命若年寄稻葉正
休等、巡察畿內河道、夏五月、日光地大震、宮殿堂宇多破壞、遣若年寄堀田正
英檢之、閏五月、二十八日世子緝熙卒、年五歲、謚淨德院、秋七月、上總介忠
輝卒於諏訪、年九十二、九月、命河村義通治澱河、疏新道、以防大阪以北水害、
尋大治畿內諸河、歷五歲、其功全成、冬十一月、稱生母本莊氏爲大夫人、叙從
二位、夫人名光子、初爲春日局婢、時從侍大猷公、大猷公悅之、因幸有身、生公、公

少時、大夫人每誨之曰、昔身事大猷公、公常言曰、予於天下事、夙夜密勿、俯仰無作、惟憾無學術耳、必當使子孫讀書也、君能思焉、公之好學、蓋因此云、大夫人弟宗資、因幡守仕館林、任要職、至是大被貴重、後四年、益邑至二萬石、

貞享元年、甲子春三月、頒校定服忌令、秋七月、岩槻城主土方雄隆、有罪、收其封一萬八千石、八月、稻葉正休殺堀田正俊於殿中、大久保忠朝、戶田忠昌、阿部正武、共斫殺正休、時事起倉卒、不知其何故、得書於正休懷中、書曰、先臣不良死、而先大君貸法、許臣襲食邑、臣當効死一也、今公上復擢臣、位宰臣之後、命臣列諸侯、臣當効死二也、以此二者、不任感激、乃與筑前守死、以報萬分之一、公不復究竟其事、命爲正俊未殊、載輿、使醫員護送歸邸、初正盛之將死、撫正俊背曰、汝行成大器、所致不可測也、而剛者易折、謙挹不矜、則庶幾免乎、汝善記此、正俊由是書不矜二字于壁、坐臥視之、然爲政嚴急少恩、且恃權、頗有專恣之行、竟以是取禍焉、正休、正俊之戚屬也、父正能、伊勢守戊駿府、爲弄兒所殺、正休嗣家、累遷自側衆、轉參政、賜邑二萬石、先是、使上國、檢水利、及歸、言其利害、大與河村義通有異同、正休欲必如己意、私請正俊、正俊是義通議、不聽、正休怨之、因及難云、即命

收正休邑冬十月、徙正俊子正仲

下總守

于山形、封十萬石、別賜次子正虎

伊豆守

邑

二萬石、季子正高

備後守

一萬石、

天皇詔頒行新曆、寬文中、基工安井算哲白曰、

自貞觀行宣明曆、至今凡八百年、未有改正之舉、故日行後天二日、臣翼與天朝

曆官相檢查、以校正曆法、大府因奏之朝廷、下公卿議、尋奏可、於是算哲據元授

時曆、增損立法、每歲驛奏京都、使博士土御門氏覆勘無差、至是始成、賜名貞享

曆、頒行天下、算哲後改姓名曰澁川春海、

助左衛門

子孫襲爲天文方、

十一月、松平

忠勝

修理亮

坐與賤人通書、収其邑一萬五千石、放會津、

十二月、內藤重賴

大和守

爲若年寄、重賴清成之玄孫也、

側衆松平忠冬

準人正

受命、撰上東武實錄四十

卷、忠冬、家忠

主殿頭

之庶孫也、家忠在戰爭間、好文事、手錄天正至文祿事實、爲若

千卷、忠冬紹祖志、增前續、後著錄二十五卷、曰增補追加家忠日記、與實錄並行

於世、是歲、教曰、近風俗凋弊、姦僞橫生、各廳吏卒、貪冒成習、今黜卒八十人、以

正法紀、理官其務、淳朴率下、勿得較是非、爭利害、以損教化、凡諸官長、日夜教誠

群僚、勉副予心、其不從教者、以名告之、若匿不舉、則官長亦連坐其罪、

二年、

乙丑

春二月二十二日、後西院上皇崩、

夏六月、郡山城主松平信之

日向守

爲

所 朝 事 卷之五

老中、堀田正英罷、松平忠周伊賀守爲若年寄、因幡國主松平光仲老子綱清

嗣、秋七月、松平忠周爲側用人、八月、太田資直攝津守爲若年寄、資直、資宗之孫

也、九月、稻葉正通罷、大坂城代土屋政直相模守爲京都所司代、政直、數直之子

也、內藤重賴爲大坂城代、冬十一月、稻垣重定安藝守爲若年寄、益邑爲一萬三

千石、

三年、丙寅春正月、若年寄太田資直、書院番頭喜多見重政若狹守並爲側用人、重政

寵幸、亞牧野成貞、先是、累增邑爲一萬石、至是、又益賜一萬石、賜小田原城於

大久保忠朝、爲十一萬石、至是、始復忠鄰之舊、閏三月、越前少將綱昌以狂疾

廢、削其封之半、以二十五萬石、賜其父吉品、復爲國主、夏六月、側用人太田資

直罷、秋七月、老中松平信之卒、堀田正仲又徙封福島、正俊旣死、堀田氏失

勢、有司侵削、鉤求疵瑕、三移其居邸、每移輒狹隘、正俊初葬寬永寺、亦命改葬他

寺、八月、增長崎奉行爲三員、初公命阿部正武、堀田正仲、傳旨諸家、錄上古

記文書功狀等、使林信篤及人見友元、木下貞幹、校正三河記、九月、信篤等獻校

定三河記三十卷、賜名武德大成、總裁正武、編脩信篤以下、賞賜有差、初中山

直守丹波以持筒頭、兼捕盜使、嚴酷立威、盜賊屏跡、公以爲能、增食四千石、時諸

衛庶孽、先驅士卒、往々結黨、橫行府下、皆躋捷多力、更不能制、市井年少、因緣作姦、各有名號、殺人于衆中、不之覺也、直守探知其首魁主名、及往來聚會期日、一日姦黨觀劇市谷、直守乃宣言、有邪蘇速、率衆往捕之、其黨自恃非邪蘇徒、類首就擒、直守按其諸作姦殺人狀、盡殪諸獄中、時人快之、冬十二月、直守遷爲大目付、

四年、丁卯春三月二十一日、天皇傳位皇太子、諱朝夏四月二十八日、太子即位、是

爲東山天皇、遣保科正容朝京都拜賀、正容、正之之孫也、秋七月、薩摩國主島

津光久老、以孫綱貴爲嗣、光久嘗曰、老臣子弟、生長于膏粱、概汰侈驕貴、習與性成、故及執國政、不解事情、每有所窒碍、如是寧堪任焉、乃以家老子弟爲行人、遣使四方、使其廣聞見、知物情、由是、人才輩出云、冬十月、土屋政直爲老中、大坂

城代內藤重賴爲京都所司代、赦前越後中將光長、還江戶、給稟米三萬石、

鳥山城主那須資德、與市坐父資彌立嗣不法、収其封三萬石、十一月、大久保忠

增隱岐爲若年寄、忠增、忠朝之子也、十二月、令麾下免番直者、隨俸祿多寡、每

歲納金以助工役稱小普請金。知足院僧隆光自公在藩時以祈禳事數召見及入承統謂隆光有力遂寵之公既喪世子無復所生隆光進言曰人之乏嗣者皆前身殺生之報也殿下誠欲求嗣盍禁殺生且殿下生歲屬戌宜最愛狗公信之是歲設殺生之禁下愛狗之令於四方稱曰生類愛憐令。

東山天皇元祿元年

戊辰

春二月命獻弘文院釋奠昨。

夏四月公始臨牧野成貞

邸觀散樂又增邑二萬石自是數遊其邸概無虛月公在館林時謹慎好學以故天下拭目望善政公亦勉勵爲治久之稍不自堪嘗從容語堀田正俊曰凡欲事盡善事竟無成譬之制器垂成更斲幾不成器也及正俊死後益懈事公性素忌克左右近習多忤旨獲罪或被斥逐或幽死成貞憂之以爲大威力人不宜使間居乃勸公召儒講經召僧說法召散樂作戲於是林信篤等諸學士及府下名僧更進見散樂人數輩日夕奏技並以爲消日之具。秋八月若年寄大久保忠增罷。九月堀田正英卒以不請嗣收其邑一萬三千石。冬十一月以柳澤保明出羽守爲側用人賜邑一萬石保明自稱甲斐武田氏裔初仕館林藩邸從入爲小納戶頭善事後庭公因甚愛幸之無何益封二萬石。十二月公始謁忍岡孔

子願命林信篤講堯典於弘文院、筑前國主黑田光之老、子綱政嗣、是歲召

佐久間勝親部爲小姓衆、移病固辭、坐收其邑萬石、放二本松、公爲僧隆光、移

其知足院神田門外改營、至是功竣、堂宇寬敞、奢麗無比、公數臨之、後八年、更命

號護持院元祿寺、以隆光爲大僧正、

二年、己春二月、稻垣重定罷、三浦明敬壹岐守爲若年寄、側用人喜多見重政坐

事屏居、久之、公欲相見、使中臣召之、會重政潛行別墅、公怒、收其邑、放桑名、後病

死、命棄屍于野、三月、側用人松平忠周罷、夏五月、三浦明敬罷、山內豐明大膳

正爲若年寄、會有告豐明殺兄子、終圖有其地者、即罷職、收邑、還宗國土佐、以松

平信孝安房守爲若年寄、秋八月、高遠城主鳥居忠常左京亮坐家臣事、收其封三

萬石、別賜子忠英伊賀守萬石地、鳥居氏益衰、後及忠英爲參政、賜壬生城、復爲三

萬石、冬十一月、本多正永紀伊守爲寺社奉行、賜邑萬石、正永、正信弟正重之曾

孫也、十二月、辟京人北村季吟、季吟夙以歌學顯、住吉廣純亦以善畫辟、並給

事中、是歲、諸厄利亞舶來、長崎乞修舊好、通互市、不許、

三年、庚午秋七月、命營孔子廟于湯島、以松平輝貞右京亮爲奉行、蜂須賀正武飛騨守

藤原專基 卷之五

助工役、輝貞、信綱之孫、正武、阿波之宗族也。九月、松平信孝卒、內藤政親守丹波

加藤明英越中守並爲若年寄、明英、嘉明之曾孫也。冬十月、水戶參議光圀老、子

綱條嗣、光圀嘗悲兄賴重不得立、及襲封、請其子綱方爲嗣、以己子爲賴重嗣、綱方卒、乃又請次子綱條、賴重固辭、不聽、慈養一如所生、至是、稱疾請老、公許之、召

見進權中納言、就國養老、先是、公會三家、議立世子、光圀曰、曩使故甲府公在焉、

承先大君緒者、卽此人也、今宜立其子爲世子、公不悅、終疏光圀云、十一月、內

藤重賴卒、大坂城代松平信興爲京都所司代、

四年、辛未春正月、孔子廟成、經營規畫極宏壯、始命大藏卿法印林信篤蓄髮、叙從

五位下、任大學頭、初武門平治天下、文學之事、舉委之僧徒、陋習相沿、至今代、儒

士亦皆薙髮衲衣、制外自處焉、雖豪傑之士、未能改之、至是、始有此命、天下儒士

相次植髮更名、舊習一變、二月、七日、移忍岡弘文院先聖及四配像於新廟、命狩

野益信洞雲繪十哲七十二賢像、公親書大成殿扁、揭廟、十一日、公臨行釋菜儀、改

神田臺爲昌平坂、賜信篤宅地于郭內、以便參衙、三月、公始臨柳澤保明家、保

明大起行殿、臺舍泉石、經營盡心、公大悅、自是、數往遊、賜及家人、尋又增賜二萬

石、夏五月、置奧詰衆、以松平信輝伊豆守、黑田長重甲斐守、田村建顯右京大夫、水野忠

周出羽守爲之、信輝、信綱之孫、建顯、宗良之子也、秋八月、松平信興卒、小笠原長

重佐渡守爲京都所司代、

五年、壬申、春二月、上丁、釋奠大成殿、公蒞之、因新置祭田、又命林信篤、以其既廩、給

生徒之食、三月、八幡城主遠藤常久岩松卒、無嗣、収其封二萬四千石、以其勲舊

家、命以戶田氏成澁路守、子胤親爲後、新賜邑一萬石、白川城主松平忠弘下總守、

忠明之子也、昏愚、不辨菽麥、事咸決其妻細川氏、氏無男子、與老臣奧平金彌謀、

請松平乘久和泉守、子忠尙爲女壻、受後、庶子清照、知不得立、悲死、吏士亡者九十

餘人、黑谷某上書訴之、秋七月、命賜金彌死、流黑谷八丈島、廢忠尙、立清照子忠

雅、徙封山形爲十萬石、忠尙亦得賜邑二萬石、賜松平直矩白川城、直矩既坐

越後事、被貶削、至是復益封十五萬石、高野山僧徒相爭拒命、令寺社奉行本

多正永、大目附高木守養伊勢守等、發紀伊、大和兵、捕六百八十人、流筑紫海島、

冬十一月、賜本莊宗資笠間城、封五萬石、當是時、宗資姻戚皆貴寵、賜資相望于

道、而宗資謹慎遜讓、時有新受邑者、勘定差添萩原重秀近江守、以宗資邑有磽确、

欲回而與之、付宗資以良田、宗資曰、吾以葭葦之親、無功得封、何擇地肥磽、自重罪之爲、遂辭不肯易、公聞而益重之、

六年、癸酉春二月、釋奠大成殿、公蒞之、公好親辨說諸經、屢爲宗室三藩諸侯、有

司、歷講四書、夏四月、又講周易、自是、每月八次、以爲常、諸侯百僚、群士大夫、得謁見者、皆列侍聽之、公英辯泉湧、精義縷析、問對者、無不敬服、經八歲、乃卒業、額

田邑主松平賴元、刑部大輔卒、賴元、水戶威公之第三子也、能通知事情、嘗以爲小臣

憚忤長官、議事不敢盡言、乃每令卑者先言、是以人皆得展其才、爲人溫和、居常

怡怡然、而當其叱咤、目皆決裂、有聞聲愈瘡者云、公初欲擢爲大老、爲言者所沮、

止、子賴貞、後徙邑于守山、秋九月、廢鷹房、罷鷹匠、餌指等職、冬十月、松山城

主水谷勝宗、左京亮卒、無子、養族子勝清、十一月、勝清亦卒、無嗣、收其封五萬石、

古河城主松平忠之、日向守以狂疾廢、收其封八萬石、忠之、信之之子也、十二月、

頒行重訂服忌令、尾張大納言光友老、子綱誠嗣、光友平居尙儉、不以貴凌人、

爲時所稱、是歲、架橋于隅田川下流、兩國橋南、稱新大橋、

七年、甲戌春正月、置西城留守、柳澤保明賜河越城、封七萬石、自是、權勢傾老中、

二月、內藤政親罷、松平正久忠正爲若年寄、

長門國主毛利吉就卒、年二十七以

弟吉廣爲子嗣、秋八月、松平輝貞爲側用人、加賜邑一萬石、輝貞爲人、廉直好

武、以柳澤保明女爲妻、故漸被厚遇、九月、公奉大夫人、謁大成殿、

八年、乙亥春二月、江戸大火、延燒六萬七千餘戶、夏五月、公臨松平輝貞家、賜輝

貞高崎城、封七萬石、自是、數過其家、寵幸亞柳澤氏、公好宴遊、所臨先親講經、以

次命主人及子弟儒臣講焉、皆有賞賜、講經畢、公戲舞一番、又命主人以下奏技、

輒賜賚無算、衣物金帛器玩、大率直數千金、主家享獻亦不貲、罄歡而罷、以爲常、

公奢侈漸長、數興土木、且好賜與、於是、府庫空竭、用度不給、會召諸老、議謁日

光廟、諸老諫曰、殿下日光之行、當用十萬金、而今無財以供其費、請徐圖之、公大

不樂、因減飲食、諸老憂之、阿部正武以老中管國用、乃召萩原重秀、問殖財之術、

重秀有巧計、對曰、今海內見行貨幣、既有其數、不可遽殖、若爲之計者、莫如和他

物、以造色幣、此無損於原材、而其數自倍、正武曰、善、乃爲公言之、於是、命鑄新幣、

以銀銅和金、以銅和銀、而形模分量皆如故、欸文曰元、別造小方金、文曰二銖、秋

九月、始行新幣、既而又改鑄銅錢、和以鉛錫、或搗碎陶器爲末、糅之、文如舊、而形

稍小、與寬永錢並行、以圖公府充實、重秀數爲大府興利、後累遷奉行、增祿至三千五百石、冬十一月、命彥根城主井伊直興、班老中上、預議政事、初公之設殺生之禁、下愛狗之令、獵人漁師之外、不得捕鳥獸魚鼈、獬狗狂犬、杖之有罪、凡坐殺生與不愛狗、獲罪者不可勝數、甚至處斬梟首、士民大苦之、中納言光圀憂之、欲諫、會被召至江戶、乃著布袍皮袴朝參、獻狗皮十枚曰、此弊國所多出也、大使至邸、輒買鮮魚、身親割烹、相與食之、嘗從容語諸老曰、今生育之仁及鳥獸、美則美矣、雖然、犯罪者人猶死、況鳥獸乎、往日有狗入庖厨竊食、吾命殺之、卿等能思之、公竟不省、至是、患府下狗衆、而殺傷不止、乃於城西郊、造狗廬、方數十町、盡聚府下狗、置狗監及狗奴數十人、令市民給狗食、狗凡十萬頭、群鬪狺狺、聲聞數里、佐賀藩主鍋島光茂老、子綱茂嗣、十二月、側用人牧野成貞罷、時柳澤保明益專寵、成貞日疏、於是、稱疾告老、自號大夢、後公復數過其別業、或燕間召見、優待如舊云、是歲、丸岡城主本多重益飛驒守有罪、收其封四萬石、重益重次左作衛之玄孫也、初出雲人捕朝鮮人於竹島、以爲盜、送付其國、朝鮮王使人謝之、旣又來言、竹島本名鬱陵、自新羅高麗時已有之、近時則屬貴國耳、案地圖、爲朝

鮮地明矣、於是割竹島與朝鮮、

九年、丙子春二月、廢清水、三崎、走水、三奉行、三月、松平正久罷、米倉昌尹丹後守爲

若年寄、益邑爲一萬二千石、昌尹、柳澤保明姊之孫也、秋九月、公臨柳澤保明

邸、召其儒臣、荻生茂卿、祖孫談論經史、茂卿、江戶人、志氣高邁、排擯程朱、自立一家

學、爲文章、縱橫馳騁、睥睨一世、初下帷芝浦、家極貧、會柳澤氏勃興、乃以武學干

之、得見收祿、遂爲博士、保明厚遇之、前後累俸五百石、公屢召見、賜時服香撞等、

冬十月、寺社奉行本多正永爲若年寄、出石城主小出英及卒、無嗣、收其封

四萬五千石、十一月、明正上皇崩、十二月、賜會津城主保科正容姓松平氏、

徽號用葵章、始列宗室、是歲、造長橋于大橋南港口、其東有永代洲、因名曰永

代橋、先是、兩國橋下流、皆舟渡行人、及大橋永代成、民甚便之、

十年、丁丑夏四月、小笠原長重爲老中、側用人松平信庸紀伊守爲京都所司代、故事

所司交代、竭圉圉概處死刑、長重曰、人命至重、而殺之者、法不得已也、故雖罪當

死者、宜再四覆按、而後殺焉、況罪不抵死者、豈忍濫殺乎、因令罪重者仍留之、輕

者赦逐之、又語信庸曰、京都俗傲、本自難治、宜一變舊制、新人耳目、然不復須他

工夫、創意擾民、唯據前人簿記、相交互錯綜行之而已。六月、井伊直興爲執政、

美作國主森長成卒^{年七十二}無子、召叔父衆利^{關式部}將命嗣衆利至桑名、無故斬

從者、事聞、秋八月、遂命收其封、時祖父長繼猶存、年八十八、乃賜邑二萬石、明年

老、以季子長直受後、森氏衰。保元以降、古先天皇園陵、屢經兵燹、或失其所在、

或爲樵牧所侵、柳澤氏儒臣細井知愼^{廣澤}嘗深歎之、告其主、建議聞奏、九月、命所

司代松平信庸、修築諸陵、失其所在者、考諸史傳、問之父老、盡得定處、正兆域、施

藩垣、使民庶不得侵蝕、三歲始竣功、知愼、遠江人、博綜衆技、尤精書法、播名當世、

冬十月始徵酒戶稅、是後、酒價倍貴、私釀以占利者亦衆。是歲、置金銀箔座、

算商車。飛驒國主金森賴時忤旨、徙封郡上、飛驒除爲公領。

十一年^{戊寅}春正月、松平矩榮^{左衛門督}賜津山城、封十萬石、命受越後光長後、矩榮直

矩之次子、後更名宣富。二月、瑞雲公百五十回忌辰、遣使祭參河先廟。老中

大久保忠朝罷。夏四月、紀伊大納言光貞老、子綱致嗣。五月、福山城主水野

勝岑^{松之丞}卒、無子、收其封十萬石、賜同族勝長^{隱岐守}萬石邑爲後、後六年、封結城

一萬八千石。初大猷公時、伊丹康勝建議曰、今官吏諸衛、仰給大倉、搬載腐敗、

率耗三之一、動輒與倉吏忿爭、請停廩俸、與之采邑、則國家省轉漕之勞、大倉無腐敗之耗也。土井利勝不可而止。秋七月、追用康勝之計、世祿五百石以上、盡換賜采邑。萩原重秀因議曰、此間諸侯芻牧之邑、與大夫士之采地、犬牙繡錯、不易識別、請盡移易、以正境界。且籍山林池澤、入賦稅之數、以給當受地者、則國家利亦大矣。戶田忠昌駁曰、開府以來、租稅法大抵以四公六民爲額、故廩祿亦算四斗爲一石、而不以豐儉變給法、食采地者則殊焉。地有肥磽、歲有水旱、故私山林池澤、以爲荒歲之備、以供使役之費也。夫給采地者、固爲便公私、而今籍山林池澤、入賦稅之數、是名爲卹典、而實收利於官也。太不可。重秀固執前議、爭之。忠昌終不聽。受邑者皆戴忠昌恩惠、然自是後、主卑民驕、邑入不以時至、賈人因縱姦利、操持諸家之權。大夫士大率俛首受制、知其弊而不復能悛也。中津城主小笠原長胤^{修理大夫}坐失行、収其封七萬五千石、賜弟長圓中津城、封四萬石。側用人柳澤保明、以特旨班老中上、聽決庶政。進少將、賜第西自神田橋、東至常磐橋、邸第之盛、未曾有也。內有行殿、內臣多起宅於其側。公往遊、概歲五六次。諸子男女、充厭賞賜、而諸侯餉遺、日夕相續、以助其歡。保明巧候公意、公晚多忌諱、嘗召

左右內臣觀其佩刀、保明逡巡有難色、公強取之、以木造刃、公恠問故、對曰、殿下侍衛其員亦多矣、假令臣無兵、而未爲損、臣幸得出入便殿、無敢誰可者、自念人身不可保者、狂易之疾耳、日夜思所以備之、頃得去刃之策、而心始安矣、敢謝不敏、公益悅其謹慎、其奇中多此類、然群臣有過失、將受罪責者、從容言救之亦數矣、初大猷公創立寬永寺、而中堂文殊樓未成、公欲繼先志、乃命營造、令薩摩國主助役、至是成、規模宏麗、天下無與比也、天皇遣使來賀、且賜扁額、九月三日、公與天使蒞落之、六日、山下門外人家失火、時南風烈甚、延及寬永寺、嚴有廟、及法親王房、皆罹災、中堂文殊樓僅免、火至翌日不滅、延燒約二里、命造嚴有廟、課安藝國主助役、冬十二月、木下貞幹歿、年七十八貞幹教人有方、磨礱淬礪、隨材成就其器、當時知名士新井君美、白石室直清、鳥羽柳原玄輔、洲雨森東、洲祇園璩、海皆出其門、私謚靖恭、

十二年、己卯夏六月、尾張中納言綱誠卒、年四十八子吉通嗣、增長崎奉行爲四員、秋七月、米倉昌尹罷、稻垣重富對馬守爲若年寄、九月、發銀錠賑麾下困乏者、老中戶田忠昌卒、忠昌性抗直、不畏權貴、子忠貞能登守爲寺社奉行、預相約曰、公

事勿相謀、故定省未嘗及政務、時河越民與鄰鄉爭地相訟、曲在河越、柳澤保明使人託之忠真、忠真自念、讞獄如法、恐被保明怨、禍或及父、乃入語忠昌曰、兒不敢自愛、恐累大人、忠昌曰、吁、汝以乃翁爲如何人、而爲此語、苟以直、則雖死無憾也、汝勿以吾故、辱其職矣、忠真乃治其獄、不少假、衆竦然、爲父子懼、而亦遂無事、

水澤城主伊達村和

美作守

坐從者與番衆鬪爭、收其邑三萬石、還附宗藩仙臺、

冬十月、秋元喬朝爲老中、井上正岑

大和守

爲若年寄、正岑、正就之曾孫也、

十三年、庚辰

春三月、執政井伊直興罷、

夏五月、因幡國主松平綱清老、以弟子吉

泰爲子嗣、

秋七月、令市中禁販活魚、

九月、迎嵯峨清涼寺釋迦像入二城、公

蒞拜禮、

土佐國主山內豐昌卒、子豐房嗣、

冬十二月、水戶中納言光圀卒、

年七

三諡曰義、光圀既老、居城西太田、自號西山隱士、時巡遊封內、賞賜孝子節婦、獎

諭讀書識字者、或教民以稼穡樹藝之法、當是時、自公侯士庶、至山林田野之民、

莫不知西山公之賢、而樂道其事也、

豐前守

益賜邑爲萬石、

直邦舊仕館林、娶柳澤氏女、居其邸、公偶出過之、賞賜甚多、遂有是命、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稻葉正通爲老中、三月、天使大納言藤原資廉、柳原中納言藤

原保春

野高

至江戶、大府命赤穗城主淺野長矩

內匠頭

吉田城主伊達宗春

左京亮

接

伴、高家吉良義央

介上野

以嫺習故事與焉、義央矜愎好利、啣長矩強梗無路遺、數

延辱之、長矩積不平、十四日、天使將歸、公出白書院、親對詔旨、先期、長矩問義央

以事、義央又於稠人中、非笑其曠禮、長矩激怒、拔刀斫之、爲柁川賴照

與三兵衛

所抱

持、義央被創走、事聞、公大怒、命囚長矩于田村建顯邸、以戶田忠真代長矩視事、

已而禮畢、天使西還、長矩坐大不敬、即日賜死、命弟長廣

大學

屏居私第、遣使收赤

穗城邑、長矩、長直之孫也、

夏四月、大夫人遊柳澤保明駒籠別第、

五月、賜松

平賴貞、松平賴隆

播磨守

邑各二萬石、還舊邑於水戶、命綱條自增爲三十五萬石、

賴隆、綱條之季父、賴貞、綱條之從弟也、

冬十一月、公遊柳澤保明第、賜保明氏

松平、及偏諱、更名吉保、比宗室、子安暉名吉里、尋許鵬從荷薙刀、其參衙、乘轎自

平川門至厨門、

十五年、壬午春三月、大夫人進從一位、

秋閏八月、廢荒井奉行、

九月、召樂師觀

世、大張散樂、公常好散樂、伶人自卑賤起、爲近侍者百餘人、有拜朝散大夫者、於

是、諸侯大夫皆爭倣之、舞謠之聲、闐溢城市、家人子弟、相競習之、以求仕進、唯池

田山內南部相馬田村諸侯尙好雅樂焉初淺野長矩之賜死報至赤穗家老

大石良雄

內藏助

會衆議曰主辱臣死吾輩固當死然雖社稷已滅尙有大學君在

可以奉先祀宜以死請大府爲先君立後若不見許則吾輩與此城俱亡耳因遣

使江戶就收城使請之不及時戶田氏定

采女正

受命收赤穗邸使者詣氏定致良

雄意請爲上言氏定不許長廣亦諭良雄去城良雄謂衆曰事已至是若不去大

學君禍不可測徒爲先君効死而不善其後安在爲忠以今日計不得不棄城以

紓大學君之禍異日大學君得奉先祀而吉良氏獲罪則相俱伏刃以殉先君若

大學君僅得赦而罪不及吉良氏則直斬讐人頭以報先君耳衆從之遂致城而

去已而義央致仕子義周

左兵衛督

襲職於是同盟士皆促良雄舉事良雄不肯是秋

大府命錮長廣于安藝良雄乃決意復讎盡會同盟於江戶冬十二月十四日乘

雪夜共襲義央本莊第擊獲義央義周匿不出乃持義央頭遲明至泉岳寺祭長

矩墓遣同盟二人就大目付仙石久尙

伯耆守

自首請罪命召衆于久尙家訊狀分

拘于肥後國主細川綱利

越中守

松山城主松平定直

隱岐守

長府城主毛利綱元

岡崎城主水野忠之

監物

藩邸

十六年、癸未春、公語人曰、治國家者、亦良苦心、赤穗諸臣、忠義凜烈、近世罕儔、殺之

固可惜、不殺則國憲虧廢、若之何、二月、四日、遂命賜良雄等死、仙石久尙與目付

長田長視、

甚左衛門

歷四藩邸傳命、於是良雄等四十六人皆自刃死、良雄子良金、

主稅

年十六、亦同死、節衆預請葬長矩墓側、府下往弔者、填咽道路、天下翕然稱其忠

節、呼曰赤穗義士、命禪吉良義周邑、放信濃、流良雄等子弟於大島、後及文昭公

時、皆赦還、各出仕諸侯、而良雄次子仕宗藩安藝、食千五百石云、夏四月、伊賀

國主藤堂高久卒、以弟高睦爲子嗣、六月、秋田藩主佐竹義處卒、子義格嗣、

米澤藩主上杉綱憲、當吉良義央見殺時、以其所生父欲追擊良雄等、群下不肯

而止、公憫其意、遣大臣弔焉、綱憲益慚不出、秋八月、綱憲老、子吉憲嗣、仙臺藩

主伊達綱基老、以族子吉村爲子嗣、時仙臺國用大匱、事皆仰給買人、待之如賓、

饗宴之費不貲、吉村舉石川理兵、委之國計、理兵乃召買人、責之曰、我非不償汝

債、而汝每有德色、何也、悉罷其饗待、而節用省費、期年宿債頓盡、倉有餘粟、冬

十一月、二十二日夜、江戸地大震、府城樓櫓諸門、壞者十六七、諸侯邸第垣屋無

完者、壓死四萬人、初地大震三、連動日夜六七十度、經久不止、相模安房上總亦

同日地震、小田原城壞、海溢、溺三千餘人、二十九日、水戶邸失火、延燒數里、大成殿罹災、兩國橋墮、溺死二千人、先是、公府稍充牣、公將有日光之行、至是、災異荐至、費用不貲、因竟不果行、命三十餘藩修大城、是歲、黑田直邦賜下館、封二萬石、

寶永元年、甲申

春二月、再營大成殿、以阿部正武爲奉行、課宇和島城主伊達宗昭

遠江守

助役、夏五月、出雲國主松平綱周老、以弟吉透爲子嗣、秋七月、關東大

水、下總葛飾地陷數里、多溺人衆、九月、老中阿部正武卒、秋元喬朝代經理大

成殿土木事、若年寄本多正永爲老中、薩摩國主島津綱貴卒、子吉貴嗣、

冬十月、永井尙敬

伊賀守

爲若年寄、尙敬、尙政之孫也、十一月、大成殿成、公春

秋旣高、當立繼嗣、嘗愛女壻紀伊中納言綱教、欲取以爲世子、而兄綱重之子綱豐在焉、嫌於捨至親、立女壻、猶豫未果、會地震火災並起、以爲他變亂亦不可測、遂與柳澤吉保決策、十二月、使吉保迎甲斐中納言綱豐於藩邸、立爲世子、賜名家宣、入居西城、時年四十三、世子知其立非公本意、不深喜也、老中本多正永爲西城傳、以甲斐賜柳澤吉保、爲十五萬石、公召見、謂之曰、甲斐者、中納言之舊

封、非他人所敢望、以聊酬汝多年勲勞焉、吉保拜謝曰、賜以祖宗舊國、感佩殊深矣、既而自恐盛滿、謝病免老中連署、使松平輝貞代決庶政、是歲、命本多正武、守江鑿河于和泉河內間、以便漕運、廣五里、稱新大和川、正武、正永之子也、

二年、乙酉春正月、奏增京都御邑一萬石、三月、公進正二位、遷右大臣、世子進從二位、遷大納言、遣酒井忠舉、雅樂頭松平定直、朝京都、謝遷任恩、忠舉、忠清之子也、

忠清卒、嗣家、日爲有司侵辱、恐遂覆其宗、勉事權貴、會堀田正俊死、柳澤吉保用事、遂深結之、吉保亦以其世執政、爲子吉里取忠舉女、以是稍爲公所親重、後

命自增爲十五萬石、賜本莊資俊伯耆守氏松平、道章宮內少輔邑萬石、資俊、宗資之

子、道章、資俊之從姪也、尋賜資俊次子宗長內膳正邑二萬石、初、大夫人起微賤、憚

大臣之議、務爲損挹、儉素自處、久之、漸侈靡、大封昆弟宗族、姻連皆致貴顯、外戚之盛、未曾有比也、夏五月、紀伊中納言綱教卒、年十四以弟賴職爲子、嗣、六月、

二十二日、大夫人從一位本莊氏薨、年七十九葬增上寺、諡桂昌院、秋七月、久留米

藩主有馬賴元卒、子賴旨嗣、八月、老中小笠原長重、若年寄永井尙敬、並爲西

城傳、九月、井上正岑、大久保忠增、並爲老中、久世重之出雲守爲若年寄、松平忠周

再爲側用人、重之、廣之之子也、紀伊少將賴職卒、以弟吉宗爲嗣、出雲國主

松平吉透卒、子宣維嗣、冬十月、贈故甲斐參議綱重中納言、改葬增上寺、是

歲、戶田忠利賜邑萬石、忠利、大炊頭忠昌之弟也、仕甲斐爲家老、從世子入爲側用

人、嚴毅有兄之風、世子常憚之、京都人伊藤維楨、仁齋初潛心於伊洛之學、後稍

有疑其說、曰體用理氣、皆釋老餘習、而所表章大學、非孔子之書、因作大學定本、

論孟古義、中庸發揮、以破朱說、然爲人寬厚和緩、不爲駭異之行、不避世、不求仕、

儉素自樂、荻生茂卿於人少許可、而每日、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眞百年來儒

者巨擘也、是歲、維楨歿、私謚古學、至子長胤、東涯其學大備、歿謚紹述、

三年、丙戌春正月、間部詮房、越前守爲西城側用人、賜邑萬石、詮房、本西田氏子、世子

在藩邸時、以進舞衣、數得見于便坐、世子悅其嫻容止、命藩臣間部某子之、冒其

姓、至是、漸貴寵焉、夏四月、久留米藩主有馬賴旨卒、以族子則維爲子嗣、震

災後、國用又不給、於是、更造銀幣、益糴以他物、形質陋惡、欸文曰寶、六月、廢元祿

銀幣、行寶字銀、土佐國主山內豐房卒、以弟豐隆爲子嗣、秋九月、江戶地又

大震、冬十月、大久保敦寬、長門守賜邑萬石、爲西城若年寄、敦寬、忠朝之次子也、

十二月、佐賀藩主鍋島綱茂卒、以弟吉茂爲子嗣、

四年、丁亥春正月、越智清武

右近將監

賜館林城、封三萬四千石、清武故甲斐綱重之庶

子、其母有身、出嫁家臣越智喜清、

與右衛門

因冒其姓、至是以世子弟、命賜氏松平、

秋八月、老中稻葉正通罷、

九月、東海道地大震、海水溢、溺死無算、大坂亦震、壞

人家一萬六百、壓死三千人、創造濱殿、冬十月、長門國主毛利吉廣卒、以族

子吉元爲子嗣、十一月、富士山火發、有聲如雷、天陰晦暝、相模、武藏二國、雨灰

及沙土、方三十里、歷數日而止、灰沙堆積平地、深數尺、元祿已來、諸侯漸貧困、

皆仰給賈人、或私造銀鈔、行之國邑、是歲、令禁私鈔、

五年、戊子

春、閏正月、令郡國、每地百石、課金二兩、以賑相模、武藏窮民、且大興役徒、

爲二國除灰沙、其深厚不可除者、移其民於他處、田地永廢爲不毛者、若干萬頃、

二月、安藝國主淺野綱長卒、子吉長嗣、三月、京都大火、皇宮、太上皇宮、皇太

子宮、皆災、民戶焚蕩一萬餘、夏四月、若年寄稻垣重富建議鑄大錢、文曰寶永

通寶、一當寬永錢十、民甚不便、商賈不肯取、乃令曰、言大錢不便者、抵罪、不取者、

人得相告、凡三令五申、民愈不行、時公益怠政事、委付柳澤吉保、及重富、專決賞

爵阿諛日進，而忠良漸退。八木主稅者，初自樂工擢爲中與小姓，常思以死報恩。於是屢受間言事，每入直輒與妻子訣而出。一日會殿中置酒張宴，公歡娛甚，起入內者數，主稅乃當前叩頭諫曰：「匹夫長一家，猶知自重，況殿下萬乘之主，而飲酒過度，好內無節，其用心匹夫之不若，萬一有不虞，如天下萬姓何？且殿下荒遊宴，不省百揆，故姦邪之臣專斷大政，有善歸己，有惡歸上，庶政日隳，國事日非，而殿下不知，以爲天下乂安，黎民懷德，此臣所以日夜歎息流涕也。願殿下聽臣謚言，少有省慮，則天下幸甚，不然則祖宗之業殆墜于今日。」德川之流將竭于將來，殿下縱不聽臣言，其忍遺二祖之懿訓哉？盛氣極言，不覺膝前，公怒不應，斜行避之。主稅乃固持其裾曰：「殿下不聽于臣，願賜死于前。」左右曳主稅出，主稅歸家，死裝待命。旣而公憶其忠誠，宥死，徙高崎，將召還，會公薨，不果。秋七月，命老中秋元喬朝營皇宮，課入諸侯助工役。八月，令禁燒馬頸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抵死。冬十月，申殺生禁三條。伊賀國主藤堂高睦卒，子高敏嗣。柳澤吉保之封甲斐也，以其山國欲併駿河得之，以兼漁鹽之利，數侍間言其意，公有內嬖藤原氏，稱大佐吉保嘗爲其姪，出數千金爲嫁裝，大佐深德之，亦從贊成其事，公

又愛吉保子吉里、常視之如子、於是與大佐謀、取吉里爲子、使大佐母之、封以甲斐、駿河、而公營菟裘、退老焉、與吉保共享其養、是歲、命營北城、課肥後國主助工役、

六年、己丑春正月朔、公有疾、使世子代受諸侯賀正、九日、公疾愈、於是決意、以甲斐駿河百萬石、賜柳澤吉里、且益封其親戚、以爲之羽翼、期後二日、將發命、十日、公暴薨、年六十四、停柳澤吉保傳宣諸政、十七日、世子下令、停當十大錢、罷北城役、初公之設殺生及燒馬頸毛禁、囑吉保等曰、雖我百歲後、必奉守勿變、世子憫士民坐此獲罪者、至數十萬、欲除之、而重背大命、乃召吉保議之、吉保即對曰、誠如此、則天下幸甚、於是世子至靈樞前、陳謝以民疾苦、不能守命、十九日、竟令除之、百姓大喜、側用人松平輝貞、松平忠周、並罷、二十二日、葬公于寬永寺、天皇詔贈正一位大相國、諡常憲、常憲公爲人英毅、能用威猛、御諸侯、仙臺藩主伊達綱村嘗語人曰、吾昔每謁嚴有公、必視其面、至今將軍、則不覺俯伏、其見畏憚如此、公方好學、每謂左右曰、文武之道、如車兩輪、廢一不可行、汝等其勉之、於是諸侯百僚、競延儒士、彬彬嚮學、一時文教之盛、元和以還、未曾有也、然以信鬼

神浮屠之言喜興土木嗜遊宴極奢侈窮困天下故時論比之漢武帝云罷與
詰衆二月十日夫人藤原氏薨夫人諱信子關白房輔司鷹之女也葬寬永寺諡
淨光院或云夫人實與公同日薨諸大臣秘喪不發至是以病痘不起告焉大
赦天下十六日寬永寺法會前田利昌采女發狂殺織田秀親監物于吉祥院命賜
利昌死收其邑萬石還宗藩加賀三月罷金銀箔座除酒戶稅萩原重秀建
議曰今府庫空竭國家苟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宜倣元祿例改鑄貨幣以圖充
實老中然之以請世子世子曰元祿以來幣制數變萬民悉怨苦若國家果有變
而計無所出則是天之當吾世絕神祖統也吾不忍畏未然之變以重困既苦之
民願諸老更慮之以安社稷老中感嗟淚下而罷夏四月松平信清越前守增賜
邑爲萬石信清信平之孫以外戚故封焉

府朝事畧卷之五 畢

府朝事畧卷之六

文昭公

諱家宜初名綱豐幼字虎松大猷公之孫而甲斐參議綱軍之子也母田中氏寬文二年四月十五日生藩邸及參議夫人藤原氏歸出育于家老新見正信家延寶四年十二月加元服叙從三位任右近衛權中將六年參議薨乃立爲嗣八年八月遷參議進正三位加賜邑十萬石元祿三年遷權中納言寶永元年常憲公召入爲世子二年三月進從二位遷權大納言六年五月任大將軍在職四年薨年五十一葬增上寺諡文昭

寶永六年夏五月朔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保春野高大納言源重條庭來拜

公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補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

賜隨身兵仗叙正二位任內大臣遣井伊直通掃部頭朝京都謝大拜恩直通直

興之子也以將軍宣下大赦天下所出罪囚前後凡九千人偃武以還未有恩

例如此也先是新井君美勘解由後筑後守議曰前朝赦例皆以凶喪行之且不廣及藩

國非所以布惠施教也請以慶典廣赦天下從之君美江戶人少有大志常自誦

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以木下貞幹薦仕公藩邸大被任用至是以

文學給事中、間部詮房側用人如故、侍中執事、六月、甲斐國主柳澤吉保老、子吉里嗣、請分封二弟經隆式部少輔時睦刑部少輔各萬石、初公之爲世子、吉保與有力、故公待之不衰、吉保欲起視事、荻生茂卿諫止之、乃稱疾乞骸骨、祝髮號保山、間部詮房嘉其引退爲己地、常禮敬之、二十一日、天皇傳位于皇太子諱慶仁太子立、是爲中御門天皇、秋七月、使老中秋元喬朝巡視京都大坂、九月、村上城主本多忠孝吉十郎卒、無嗣、命以族忠英肥後守子忠良爲後、削十萬石、徙封刈谷五萬石、忠孝、忠勝六世之孫也、若年寄稻垣重富、與勘定奉行萩原重秀相比、專以勾剝取利、稅酒戶、算商車等、皆其所建議、至是以爲先大君時、賈人納物於官、受直過當、乃使吏追徵三分之一、衆咸惡之、尋坐事罷、冬十一月、公始徙居牙城、十二月十七日、東山上皇崩、

七年、庚寅春正月、始造西郭門、稱芝口、公嘗病、元祿以來、所造貨幣粗惡、且易破裂、欲盡改其制、復慶長之舊、下執政、有司議之、萩原重秀曰、元祿金幣、和銀銅過半、今欲遽復古制、則海內現行幣貨減其半、爲今計者、宜鎔去所和之銀、權半其量、改鑄之、待各礦多出金、然後以漸復古也、公從之、夏四月、使大目附橫田重松

守備中 監局事、先造小版及方金、形如故而薄小、款文曰乾、而廢小方金、大版金未及改、銀幣則去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舊、故無款文、及成行之、民疑異日幣制復舊、乾金價減也、乃賤新幣、物貨漸騰貴、巷議紛紛、言其利害、先是、重秀私鑄銀幣、凡三次、每鑄品益下、至是、又密以所鎔取銀造幣、世稱四寶銀、色黑黯、或生赤鏽、故雖以故直行之、民間則當故幣三之一、五月、徙松平輝貞爲村上城主、賜高崎于間部詮房、封五萬石、遣使巡視諸國、老中小笠原長重罷、長重耻與間部詮房比肩奉事、託眼疾請罷、及有德公時、又出視事、曰、眼疾初愈、得再見青天白日也、六月、修紅葉山先廟、秋七月、越前少將吉品老、以姪吉邦爲子嗣、八月、公謁大成殿、先是、公與新井君美議、更定其禮典、至是、遵用焉、奏請立東山天皇皇子直仁秀宮爲親王、稱閑院宮、給千石、從新井君美議也、閏月、天皇詔贈故甲斐中納言征夷大將軍從一位、太政大臣、九月、建東照宮于京都吉田山、本多忠良中務大輔爲側用人、冬十月、弘前城主津輕信政越中守卒、信政英敏有智局、文武兼資、動作有法、數巡視鄉邑、褒孝友、力田恤孤寡、貧窶大聘文武異能士、使訓督衆士、津輕本蝦夷之壤、其地曠漠、而風俗甚陋、及信政治之、政教

修明封內一變、元祿中、大府擇諸侯可任大事者、得七人、信政爲其巨擘云、十一月十一日、天皇卽位、琉球主尙益遣美里王子等來賀、代立、

中御門天皇、正德元年、辛卯春二月、井伊直興再爲執政、更名直該、若年寄加藤

明英罷、三月、遣榊原政邦式部大輔朝京都、賀卽位、政邦、忠次之曾孫也、夏四月、

本多正永罷、前寺社奉行阿部正喬豐後守爲老中、正喬、正武之子也、六月、永井

尙敬卒、鳥居忠英爲若年寄、筑前國主黑田綱政卒、子宣政嗣、秋八月、敕曰、

頃巡察使還、言郡國概不聞善政、風俗衰弊、士民窮困、大重予憂、予臨天下、日猶

淺、不欲遽按治之、自今以往、守令其盡心政事、賑恤百姓、莫有敢懈、若異日舊弊

不除、嚴問其罪、在所不宥焉、冬十一月、朔、朝鮮王李焞遣信使趙泰億等來賀、

代立、初公以爲本朝接待朝鮮之禮未備、失其宜者、往々有焉、因下新井君美議、

君美議曰、韓敵國也、府朝待之傲、非禮也、於禮、諸侯相聘、出入四見、今例、延見之

日、賜宴奏樂、將出拜辭、事皆在一日內、非所以觀國華也、臣以爲賜宴拜辭、別擇

其日、出入三見、且散樂國音也、非他邦人所得而聞、徒足駭其耳目而已、臣以爲

不如奏雅樂也、從前信書、彼稱我曰日本大君、我自稱曰日本國源某大君、質諸

聖人之言爲天子考諸朝鮮之制爲封君廢度亂章莫甚焉國名某君上之稱下同庶人非所以示異邦也將以王號爲僭乎天皇國王尊卑自顯亦猶有周王而有周公臣以爲稱日本國王以稱事體朝鮮大臣贈書我老中所司代等是亦不可也夫人臣無外交之義臣以爲彼此無贈答而可矣公盡從之乃令對馬守宗義方諭諸朝鮮使信書用王號大臣無相問遺至是趙泰億等見他諸儀亦多變舊固執爭之數與君美論難於殿中君美強辨分析泰億等終服及賜譙信使語君美曰有禮如此有樂如此不可一變至於道乎十一日信使將還賜答書書中有其七世祖諱字請改之君美曰聞國君相諱未聞諱七世祖也若嫌之則爾書中亦有犯我大猷公諱者與七世祖其親疎如何哉使者遂約互改之而去至明年四月朝鮮改國書致對馬乃與答書云十二月水野忠之和泉守爲若年寄忠之忠善之曾孫也公素好禮以府朝制度未備將欲定立之會外舅左大臣藤原基綱近衛客於江戶賜之第數延見問古禮又遣新井君美於京都講習朝廷禮式將以參酌用之是歲始建四足門於城中彫飾壯麗以擬天朝不老門之制云君美眷遇日厚建議不一遂欲勸公請王號以稱名實以一州爲邦畿天朝百官

皆食邑于其內、諸侯牧伯、則屬諸府朝、別製官號章服、封爵除拜、盡出其手、而未及建議也、

二年、

壬辰

秋七月、置勘定吟味役、監國郡貢賦、及金銀礦等事、北條領主屋代忠

位、

越中

用姦吏收斂、民怨之、來訴江戶、坐收其邑一萬石、肥後國主細川綱利

老、子宣紀嗣、綱利初用意政事、且學北條氏兵法、名於諸侯、既而惑嬖臣之言、縱酒漁色、用度不給、乃止吏士俸食、盡供其費、邸中有菜色、宰臣長岡直之佐至自

其國、呈書力諫、綱利不得已、黜嬖臣、一聽直之、及直之歿、濫行又如故、九月、命

讓理官納賂撓法、及愉情不決、下多冤滯、下令五條于評定所、嚴戒飭之、勘定

奉行萩原重秀掌財賦、殆三十年、爲人貪冒無厭、數請改幣貨、輒私其利、不知幾

百萬、公命有所營作、則與工商比、倍蓰用度、以聞、以分贏利、至是、新井君美劾其

姦曲十條、公大怒、命褫重秀職、間一年、削其祿三千石、幽于家、尋病死、冬十月、

公有疾、以世子尙幼、欲使尾張中納言吉通入西城、監家事、召新井君美問之、對

曰、此使人心不一、比黨相分也、恐終有變、今世子雖幼、有三家及譜第將士擁護

之、願莫復勞賢慮也、於是立子鍋松爲儲嗣、九日、公疾篤、乃遺命曰、自古危國亂

家者莫不由幼主孤立於上、疆臣爭權于下、夫胡越之人、同舟而濟、則併力冒難、以免於覆溺、今昇平百年、孰不蒙東照公之德者、予冀群侯百司、仰思先德、以孤立爭權爲戒、同心戮力、以輔孺子、若夫不然、非特我家之不幸、天下萬姓、必受其禍矣、又諭執政老中曰、近世以來、獨台德公葬增上寺、他寢廟盡在寬永寺、予謂如此、台德公崇祀漸衰息、故予百歲後、則葬增上寺、使孺子思近追遠也、公深憂幣制未盡復古、至是、亦遺令懇惻、冀成其志、十四日、竟薨、年五十一、於是執政并伊直該、老中土屋政直、秋元喬朝、及間部詮房等、宣遺命于諸侯有司、老中輪次宿直殿中、十一月二日、葬公于增上寺、十四日、天皇詔贈正一位大相國、諡文昭、文昭公爲人、白皙美貌、雅崇尙儒術、暇則命新井君美說經、必著禮服、下座敬聽焉、性聰明、久在藩邸、熟覽府政得失、及立爲世子、慨然有志于修復、續緒初、首除苛禁、務蠲民疾苦、市尹嘗白、市中妄是非政事、或作俚歌以誹謗、請罪之、公曰、勿爲也、此足視民情、宜錄以進、多多益善矣、議者皆想望太平、而天不假年、舉世歎惜焉、十二月十八日、世子代立、大學頭林信篤白曰、元祿服忌制、子不及七歲、則爲父母不服、今公上無服、宜早告祭伊勢、及日光山廟也、老中從之、發使

且有日、新井君美聞之、上箋固陳其不可、謂禮七歲以下、爲無服殤、若夫七歲以下人、喪其父母、豈無服乎、況君臨天下者、最不可不慎也、且使公上成長之後、以今日居喪之禮有闕爲悔、則如何、中旨以爲然、乃諭老中、停使不遣、二十三日、世子叙正三位、任大納言、初公憂物價騰貴、命有司推其所由來、條上、未果薨、至是新井君美列上二十九條、謂物價騰貴、其源有三、曰政務、曰天災、曰風俗、要之其實一而已、天災風俗、皆因政務得失也、時諸老概優遊守成、不復盡心于政事、故君美之議、置而不省、

府朝事畧卷之七

有章公

諱家繼、幼字鍋松、文昭公之子、母勝田氏、寶永六年、七月、三日、生于西城、正德二年、立爲世子、叙正三位、任權大納言、三年、三月、元服、四月、任大將軍、在職四年、薨、年八歲、葬增上寺、諡有章、

正德三年、癸巳

夏四月、二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公全、德大寺

大納言源重條

來拜公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補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進正二位、遷內大臣、時年甫四歲、執政并伊直該、老中土屋政直、秋元喬朝、大久保忠增并上正岑、阿部正喬、若年寄久世重之、水野忠之、鳥居忠英、大久保教寬、側用人間部詮房等、奉遺命共輔政、而詮房多與新井君美、定議於內、諸老則受其成耳、公幼在生母勝田氏許、詮房日夜侍之、非賜休沐、莫敢歸家、因是、頗有醜聲、故事、公襲職、則大國諸侯、更享老中以下、張散樂、大約三歲始訖、時老中以公幼、諭止之、諸侯大喜、秋七月、老中大久保忠增卒、尾張中納言吉通卒、以弟繼友爲子嗣、八月、久世重之爲老中、大久保常春佐渡守爲

若年寄、冬十一月、生母勝田氏叙從三位、稱月光夫人、夫人謙遜有氣局、及公立、有司議、謂宜以前代例、封家族一人爲諸侯、夫人固辭不肯、乃止、

四年、甲午春二月、執政井伊直該罷、大隅國屋久島、有一男子鵠立、不知所從來、

見里人語曰、吾爲宣天主教而來也、其言語與我無異、里人大恠、走告之吏、吏召問所從來、不答、唯言名豫灣、藩以聞、乃命檻送江戶、使新井君美糾察之、囚天主教牢、與老奴婢供其使役、豫灣在獄中、終日不言、下視如睡、旣而聞奴婢受其教、三月、更囚豫灣圈、圈方數尺、不復與食、豫灣泣曰、倭人慘矣、未幾瘐死、新井君美以文昭公遺命、數言幣制復古事、夏五月、間部詮房與諸老決議、命改造諸幣、時民間多匿慶長幣者、因令增減慶長、元祿、寶永、及乾金直、定爲三等、並行之、欲漸收元寶惡幣、而世猶以故幣多、且新幣直一倍於故幣、物價益躍、故言其不便者亦衆、於是處其妄議者于流、而後漸定、命長崎奉行、令外商曰、凡海舶往來、不由定路、或所在登陸掠薪水者、必焚其舶、誅其人、又嚴禁我商賈與外舶私販於海中、秋八月、老中秋元喬朝卒、喬朝、實戶田忠昌之長子、出嗣外家秋元氏、爲人亮直、有父之風、柳澤吉保之行事、人無敢違之、獨喬朝不屈、先是、公保母江島

有淫行、數託事出遊劇場、因昵優者、又與朝士及市人、相期于酒肆、出入縱淫、有司莫敢舉其罪、喬朝命按治之、獄連數十人、竟幽江島于高遠、所與交通者、或死或流、荻生茂卿語人曰、秋元侯性直而寬、今治此獄、大與平素異、恐不能久、無幾果卒、九月、京都所司代松平信庸、前寺社奉行戶田忠真、並爲老中、信庸之爲所司代、藤原基瀨新製甲示之、信庸曰、攝關之職務、在止兵革、何親擐甲之爲、僕請爲公善藏之、使人持去、天皇嘗不豫、將祈禳之、故事有禱祭、則詔所司告之、江戶得報而後行焉、信庸曰、天皇不豫、豈能忍徯二百里之報乎、奏速禳之、忠真、秋元喬朝之弟也、喬朝初代生父忠昌、入政府、至是、忠真又代兄爲老中、人皆榮之、水野忠之爲京都所司代、森川俊胤出羽守爲若年寄、俊胤、重俊之曾孫也、冬十月、備前國主池田綱政卒、年七十七子繼政嗣、十一月、柳澤吉保卒、年五十七鑄銀幣于京都、十二月、琉球主尙敬、遣與那城王子等來賀、代立敬父益、聞文昭公尙文、信書始用漢文、至是、新井君美議請如舊、從之、筑前人貝原篤信、益軒學宗、洛閩博覽強記、無不窮綜、而意存謙挹、不以辨博自高、平居深自韜晦、而名顯當世、嘗謂曰、吾亡超人者、獨恭默思道耳、好著書、務以利人濟物爲要、所著凡一百

序 卷一

餘種皆益後世是歲殂年八十五

五年^未乙春正月遣大目附仙石久尙等於長崎頒海舶互市新令先是長崎尹數報頃年所貿易銅額漸減互市殆塞崎民往往失產業故或爲私販銀貨濫出海外者不可枚舉也文昭公與新井君美議所以處之會公薨不果於是又下君美議君美因上言曰鑛金之出莫多於昭代焉然自慶長至寶永互市所費無慮金六百二十萬兩銀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二億三十萬斤如是而不止則不出百年殆失天下金銀而銅今既告不給焉譬之人身五穀毛髮也雖刈又生五金骨髓也一摧折不可復也五穀且地有肥瘠年有豐儉況五金所出地既不多所採常不足乎以我有用換彼無用物非長策也然而所以即不絕互市者藥物書籍不得不求于彼也爲今計者不如比較我歲所通用與各礦所出以其餘定互市額而彼所舶載諸物件官盡數買之則私販自止人不失產業而我貨財亦不憂匱乏也要之在奉行之選得人耳諸老是之乃遣使告諭外賈及長崎商民減諸件定額外賈奉令者與信牌不可者放還之^不許復至三月給駿府南明夫人廟祀田五十石以文昭公遺旨也夫人豐臣氏東照公之繼室也夏四月東照

公百回忌辰、使井伊直惟掃部頭如日光山、代主祭、直惟、直該之子也、公稟性虛

弱、不耐寒暑、而月光夫人與間部詮房、常奉遊內園宴飲、公輒感冒、孰噓惡寒、侍醫山田宗圓驟諫之、忤夫人、自劾而退、秋七月、公疾急、諸侯群臣皆入問焉、以其無儲嗣、內外頗疑懼、秋田藩主佐竹義格卒、以從弟義峰爲子嗣、九月、公疾愈、天皇內旨降靈元上皇皇女、尙公、以明歲爲期、

享保元年、丙申春二月、長崎奉行報、清商李韜士來告曰、曩所賜信牌、署貴國年號、

官疑奉其正朔、盡收之、不復許、至貴國、蓋其意不喜新令、託言官吏也、新井君美曰、令固不易、遽行也、然但能持久無變、則終必行矣、李某私犯其官命而至、宜速逐之、老中從其言、命逐還之、三月、老中松平信庸罷、若年寄鳥居忠英卒、令

禁商賈自請承管公役、夏四月、德山城主毛利元次飛騨守坐擅捕宗國長門民

三十人、繫獄、收其封五萬石、放新莊、地入長門、公有疾、巳未、晦、薨、年八歲、無嗣、三家、老中相與議立嗣、時水戶中納言綱條年最長、專主繼嗣之事、尾張中納言繼友、其序當立、而以多病、讓紀伊中納言吉宗、吉宗亦辭不當、大夫人藤原氏曰、松平清武、先大君之母弟、今公之叔父也、親莫近焉、立之不亦可乎、月光夫人曰、

紀伊中納言者、南龍公之孫、而神祖之曾孫、且有民望、而富春秋、不如立之也、間部詮房亦以爲然、遂以太夫人命、立吉宗爲嗣君、而後發喪、吉宗乃入二城、攝國事、五月十五日、葬公于增上寺、天皇詔贈正一位大相國、諡有章、有章公幼襲職、不能聽政、間部詮房爲傅用事、教令多從中出、老中皆前代舊臣、率由舊章、無所變更、是以朝野頗安堵、側用人間部詮房、本多忠良、文學新井君美並罷、嗣君命毀四足門、或諫不宜急之、嗣君曰、改父祖之過、止世謗議、亦孝之道也、時諸郡縣貢夏租、有司上其簿、嗣君曰、予不肖、託萬姓上、未有德澤及下、而享其貢賦、豈予本意、因泣下、作歌述懷、江戶大疫、死者八萬人、棺槨不給、埋葬無地、貧者多盛屍于苞、葬之海水、秋七月、命西條城主松平宗直、左京大夫爲紀伊藩嗣、叙從三位、任宰相、宗直、嗣君之從弟也、

府朝事畧卷之八

有德公

諱吉宗、初名賴方、稱主稅、幼字源六郎、東照公之曾孫、而紀伊中納言光貞之第三子、母巨勢氏、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於藩國、元祿九年、十月、叙從四位下、任權少將、十年、四月、賜邑於越前、封三萬石、寶永二年、十月、兄少將賴職卒、乃入紹宗藩、十二月、進從三位、任右近衛中將、常憲公賜偏諱、更名三年、十一月、爲參議、四年、十二月、進權中納言、享保元年、有章公薨、無嗣、公入承大統、八月、陞正二位、遷權大納言、任大將軍、在職三十年、辭、寶曆元年、六月、薨于西城、年六十八、葬寬永寺、諡有德、

享保元年、八月、十三日、天皇使傳奏司左大將藤原公全、德大寺大納言源重條、田

來、拜公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補淳和并學兩院別當、源氏

長者、遷內大臣、賜隨身兵仗、九月、遣松平賴豐、讚岐守朝京都謝恩、中津城主

小笠原長邑、造酒助卒、無嗣、收其封四萬石、給弟長興、喜三郎邑萬石爲後、是歲、郡

山城主本多忠常、能登守卒、忠常、忠勝之庶曾孫也、性純厚慈仁、禮賢愛士、恤民如

傷、以故邑富政修、農商不欺、上下有禮、衆庶懷德、赴命如歸、其邸嘗燒、吏士請各

減其半俸助工費、忠常不許曰、群下窮乏、何以備緩急、則身雖封君、與獨夫何異、困下自給、我不爲也、衆固請不已、乃賦豫樟千章、民亦相率獻物助工、及卒、士民莫不流涕者、

二年、丁酉春正月、江戸大火、

二月、以大岡忠相

越前守

爲町奉行、初公之在藩、伊勢

山田民、與紀伊民爭地、曲在紀伊、山田奉行憚其宗藩、不敢論決、更歷數人、及忠相令山田公正斷之、山田民數年之屈始伸、公聞之、素知其可用、至是有是命、

以松平直之

信濃守

爲絲魚川邑主、封萬石、直之故越前少將光通之曾孫也、自

自

常憲公禁屠殺、文昭公亦不好畋游、是以田獵久廢焉、公以爲四時之田、所以講武饗賓、固非爲槃樂也、乃命有司戒田獵、於是鷹人循行原野、百姓皆下馬避之、公聞之曰、鷹豈貴於人、令無下馬、夏五月、公始如本莊放鷹、自是亟出郊外、而恐民之勞罷、令馳道不除、塵肆如平日、六月、大目附橫田重松以不事權貴、不納苞苴、尤稱其職、增賜邑千石、秋八月、令廢乾字金、限三年換新金、悉納于官、九月、阿部正喬罷、水野忠之爲老中、前側用人松平忠周爲京都所司代、松平輝貞再爲側用人、輝貞、常憲公時侍中三十年、公惡殺生、輝貞絕鮮不食、及文昭公

除殺生禁、猶不變操、時人重其義、公亦以是厚遇之也。冬十一月、森川俊胤罷、

石川總茂

近江守

爲若年寄、俊胤殘忍刻薄、而有姦智、衆惡之、及罷、人人相賀。初

老中井上正岑等、不悅間部詮房、新井君美所爲、及公立、上言多復舊制、又欲改長崎互市新令、謂不然、則唐物增價、衆庶不便、公以事關異邦、不輒許、下諸大臣議、久之不決、乃命上君美新令草、公熟覽之曰、如是則無不可、何須更張焉、事乃止。十二月、江戸大火、

三年、戊戌春二月、男子中川正軒、自稱對山公遺腹子、詣府請錄、命町奉行訊問、事

悉妖妄、奉行叱曰、汝姦賊、敢企非望、何膽之大也、正軒哂曰、自古圖大事者、豈期必成、不成則死而已、且如我儕、苟以公裁就死、則雖名則臭、其傳天下後世必矣、視之老死牖下、則何如也、竟伏誅、對山公、公之所生父、紀伊大納言光貞也。三月、公獵戶田、老中土屋政直罷、政直執政歷仕四世、賜杖于朝、杖朝之賜、本多正信之外、所未曾有、蓋異數也、至是以老請罷、命益邑萬石、優勞焉。自布長崎互市新令、外舶竊來、與我姦商私市者數、乃命小倉城主小笠原忠雄右近將監攘斥之、至是、異舶九隻至豐前紫陽津、忠雄率長門、筑前兵船圍之、夏四月十五日、夜、

發輕舸六十隻、急襲擊之、砲火傳其帆、夷人大驚、倉皇拔碇逃去。遣若年寄石

川總茂、迎生母巨勢氏於紀伊、五月朔、巨勢氏自紀伊至。秋九月、水戶中納言

綱條卒、年六十四子中將吉孚早卒、乃養賴常諡岐守之孫宗堯爲子、嗣。冬十月、始放

鷹于駒場。十一月、琉球主尙敬、遣使越來王子等來賀代立。

四年、己亥春正月、町奉行坪內定鑑能登守罷、不復命代、終減爲二員。毛利元次既

放出羽、公覽其詩、憫之、宗藩毛利吉元亦慙、欲出之、夏五月、請以德山三萬石、封

元次子元堯、日向守召還元次、允之。六月、置小普請支配十人、小普請隊、舊隸留

守居、以其不倫、乃置支配、統之、又置屋敷新地改四人、掌府下第宅市廛廢置之

事。冬十月、朝鮮王李惇遣信使浩致中等來賀代立、正德中、聘使之來、待遇之

禮、多革舊制、公素不是、新井君美議、以爲文勝質、然亦不欲遽變前代所定、乃命

井上正岑、與對馬守宗義誠議、使朝鮮自請復舊、至是、事皆沿天和例、信書改王

號、復稱大君、義誠、義方之子也。是歲、筑前國主黑田宣政老、以族繼高爲子、嗣

五年、庚子春三月、江戶大火、延燒上野大猷廟、公嘗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之制

也、台德公以來、既建六廟、是爲僭禮、然今毀廢之、亦意所不安也、予百歲後、宜附

祭常憲廟，不復建廟焉。至是，乃教曰：苟世世立廟，則恐數世之後，無地可給。且古者有制，不如以嚴有廟，改爲大猷廟，祔祭嚴有主也。遂廢一爲五廟。夏四月，土佐國主山內豐隆卒，子豐常嗣。六月，老中久世重之卒。年十一重之爲人公正持重，有古大臣之風。當是時，有馬氏倫兵庫自藩邸從入爲側衆，有寵，多從中攝制諸政。諸老中接踵其門，重之獨不交通。嘗朝讓氏倫曰：聞子嚮爲某，上請某事，得允。凡公事宜，出吾儕，而子從中下之，此何意也？氏倫惶沮不能答。水野忠之謂氏倫曰：兵庫子固過矣，宜謝。氏倫乃頓首辭謝，事僅得釋。重之疾篤，數請罷，不許。先卒數日，輿病參衙，因又呼氏倫戒勅後事，乃請謁有章廟，蓋謝引拔之恩也。旣而謝客不見，公數遣使問病，意旨殷勤，不聽拜起。及卒，人皆悼惜之。秋七月，村上城主間部詮房卒。年十四徙封子詮言。下總守於鯖江。冬十月，水戶宰相宗堯獻祖父義公所修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三卷，初義公修國史，與撰者前後無慮數十百人，而其業浩瀚，未能就緒。及安積覺泊瀨爲總裁，拮据多年，務期成功。至是全脫稿，覺博學能文，最長于史學，其於通鑑喜涑水舊本，不喜文公綱目。曰：書法發明，雖議論剴切，頗有傷於苛酷者，設使其人面見之，必有辭，豈能盡服焉哉。十一月，公

命錄上後庭有姿色者、人人皆以爲當得幸、所錄五十餘名、公乃令放出之、曰、無姿色者、婚嫁難售、在中給仕亦可、彼輩宜出使、無失時也、十二月、廢下田奉行、置浦賀奉行、是歲、令長崎奉行云、西洋書不係邪教者、不必禁舶來也、公素知洋學有可取者、許士人讀其書、教曰、予襲職以來、天下唯聞民有不善、未聞有善者、此有司之用心、專在犯法者而已、大非予所以弊民善之意也、自今以往、郡國民有孝弟慈惠、及志正行修者、有司宜錄上、以行賞賜焉、於是、有以孝義聞者、或賜田宅、或給錢穀、又使學士記之、以示四方、獎勵百姓、

六年、辛丑春二月、江戶大火、夏四月、使三奉行聽訟於吹上、公從老中以下親臨焉、

六月、令獻天下田畝、及民庶口數、後每七年、獻民數、以爲常制、薩摩國主島津吉貴老、子繼豐嗣、秋閏七月、置匭于評定所、受民投書、法令之便不便、官吏之職不職、及事關君父、皆許言之、若夫言事自爲、及挾私訐人、咸焚而不省、

九月、公召譜第侯伯、謂曰、頃者風俗大頽、諸侯或黜勳舊、任新進、以計自便、且有公役、輒雇市人供之、甚無謂也、自今以往、其勿有如此、冬十一月、處士山下長亮廣內上書論政得失、其論貨穀之事、以謂方今天下、概貴貨而賤穀、有司亦專爲

官殖財之爲務、而公上仍以爲得計焉、天下困窮、職是之由、蓋一富人積貯、則物隨跳躍、況萬乘之主而事之乎、夫貨財之爲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苟水旱爲災、五禾不收、貨財山積、亦何所用也、故治天下者、貴穀而不貴貨、夫貨財雖不聚於己、而未曾耗於天下、昔豐臣氏再散其財、以賑天下、而未聞軍興告乏、由井丸橋之小醜、猶云資用無闕、況以公上威德、一旦天下有變、四海貨財、皆其有也、豈切切殖之、可以困天下哉、但貨難通、易塞、塞則天下窮、通則天下優、此亦不可不究其故焉、今官禁金銀貼飾諸器玩華麗物、以爲天下困窮、由徒糜金銀、競尙奢靡也、是大不然、夫造而鬻之者、細民之貧者也、購而玩之者、大家之富者也、然則貨財流通、蓋在斯焉、且天地生貨、一消一息、猶日月沒、西又生、東、人與物生生無已、用之不可竭也、今禁貼飾華麗物、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乎、貨塞而不通、而天下困矣、苟欲天下不困、莫如使細民益造貼飾華麗物、大家益散貨、購之、則貨財不滯、天下以優、此治天下者大勳也、貨之通塞、譬之人身、氣血不運、百病隨生、氣血不滯、四體健安、故能養生者、務使氣血不滯、今徒惜糜金銀、而不知天下重困、規模狹小、臣深爲公上惜焉、長亮不知何許人、以越後兵法、教授府下、書中崇

奉上杉謙信、視如聖人、其言大抵臆說、少可取者、公猶嘉其志、賜銀錠褒賞焉、因召三奉行及諸有司、示其書曰、廣內微者、猶且如此、卿等各在其職、終無此等言何也、始令三奉行、得以暇日聽獄于私邸、十二月、越前少將吉邦卒、無嗣、命庶兄宗昌爲嗣、併其舊封松岡五萬石、爲三十萬石、

七年、壬寅春三月、敎諸侯、節獻賜之定額、大國舊有獻大板金一百、若銀錠一千者、

今減爲十分之一、獻時服一百者、代之以帛三十束、其他貢獻、及所賜寶、概從節

略、五月、老中井上正岑卒、正岑妻松平氏、故紀伊賴宣子賴純左京大夫之女也、性

好勇武、平居雙刀不離側、衆婢皆執刀而侍焉、常憲公聞而奇之、嘗召見、謂曰、真

東照公之曾孫也、賜米三千苞、以爲粧資、氏乃具儀仗、歷詣諸閣、老爲謝、時人稱

爲女大名云、大坂城代安藤信友對馬守爲老中、信友、重信之玄孫也、米澤藩

主上杉吉憲卒、年三十九子宗憲嗣、常憲公以來、費用太多、府庫殆虛、而大夫人以

下仰給者、至十九房、是以會計歲告不足、時水野忠之以老中管轄國用、公乃命

忠之、擇間曠之地、宜田畝者、募人與資開墾之、而非經三歲、則不得成熟、副國用

之急也、秋七月、乃令諸侯、限八年、每歲納粟于官、每封萬石、粟各百斛、因增賜休

告以省道途費用、關外一歲半、關內一歲而來覲、在府半歲則賜告、各以歲之三
月九月爲交替期、其在府職者、除不使納粟、旣而亦皆請從令文、因命納他侯伯
三之一、冬十一月、郡山城主本多忠村唐之助卒、無嗣、命弟忠烈喜十郎爲後、削封
之半爲五萬石、是歲廢寶字金、

八年、卯癸春二月、江戸大火、松平乘堅能登守爲若年寄、三月、大久保教寬卒、水

野忠定壹岐守爲若年寄、夏四月、大坂城代松平乘邑左近將監爲老中、徙封于佐倉、

乘邑、乘壽之曾孫也、六月、立職俸增減制、公嘗憂有司進職者、一增俸祿、而世

々不減、至大倉米終不能供給、乃與水野忠之謀、召與儒者室直清鳩巢問古今俸

祿之法、直清因錄周官及秦漢以降穀祿之制、上之、且曰、因官職增祿者、罷則祿

亦復故、或新仕賜俸祿、其子非有功勞、則不得世祿、周禮官田稍食之制可法也、

公從之、至是、定職祿相當之額、凡世祿與其職不稱者、即增之、罷則復舊、自是、五

百石之家、得累進爲五千石職、人人自奮材能彙進、直清備中人、正德中、辟補學

職、及公立、擢爲侍講、是稱與儒者、此職之設、蓋直清爲始、直清嘗曰、儒者寧爲人

主所忌、無爲其所侮、則可矣、數言事、頗見採用、公又問西土歷世選舉之法、直清

因上言曰、方今麾下士、分爲七部、寄合書院番、小姓番、新番、小普請、大番、小十人
是也、各家嫡子、自年二十至三十、爲設三科、曰行無大過、曰挽弓騎馬、曰讀四子
無謬、其父常以是教之、不從則部長獎勵之、而竟不改者、黜不得爲嗣、又設六科、
曰正直不諂、曰質行正言、曰有材不誇、曰孝友異行、曰學通經術、曰善射善騎、而
有藝無行者皆不取、應一科者、諸番小十人免分番、寄合小普請免納賞、分番交
直、如漢三署郎、金馬待詔、或時召對、或使郡國、試其才能、以待闕職、唯殿下所使、
而部長亦當無事之日、宴集其屬、如周賓興、以察能否、其無行儀者、常加規誨、不
從者、請行黜免、部長不舉正者坐罪、如此則人材茅茹而出矣、以其事體重大、竟
不果行、冬十一月郡山城主本多忠烈卒、無嗣、封除、十二月、江戸大火、是
歲、廢元祿金、

九年、甲辰春正月、江戸大火、芝口門延燒、公曰、予辱居征夷之任、東門鎖鑰、固宜嚴
守、豈西向京都設城門乎、因命廢之、三月、徙封甲斐國主柳澤吉里于郡山、以

甲斐爲鎮府、遣松平資訓豐後守爲假守、資訓、資俊之孫也、夏四月、越前侍從宗

昌卒、年五子宗矩嗣、五月、加賀國主前田綱紀卒、年八子吉德嗣、綱紀視國事

七十餘年、善政頗多、黑部河有四十八瀨、行人苦險、綱紀鑿山開路、架梁上流、宰臣諫謂、國之要害、不可自棄焉、綱紀曰、國家安危、在政得失、不在山河險也、竟成之、後免覆溺之患、遠近大喜、六月、令衣服什器、用質素、嫁娶享宴、務節儉、又禁諸侯以妾爲妻、秋七月、置甲府勤番支配、以有馬純珍內記與津忠閏能守爲之、冬十一月、立子長福爲世子、更名家重、公曰、白絲易染、傅相之選、不可不慎也、乃以老中安藤信友、若年寄松平乘堅爲傅、時長崎獻望遠鏡、世子愛玩、日携登城樓、臨觀以爲娛、信友諫曰、下民聞世子如此、恐所操作、或觸視聽、惴惴不敢近大城、且有司參衙、亦不無其慮、非所以爲娛樂也、乃援鏡碎去、公聞之、喜、傳得其人也、置西城新番頭三員、十二月、松平忠周爲老中、牧野英成河內守爲京都所司代、英成、親成之孫也、十年、乙巳春二月、江戶大火、三月、公獵小金原、夏四月、世子加元服、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五月、前侍讀新井君美卒、年六十九君美風貌魁梧、膽略過人、博覽強記、無不窮究、尤通曉和漢古今典故、以經世自任、文照公深信任之、事無鉅細、皆參預焉、公嘗語左右曰、予與君美、所謂一體分身者、君美之得失、即予之得失也、

君美聞之益感激、國家利病、知莫不言、終欲大改制度、會公薨、不果。六月、若年寄石川總茂爲世子傳、總茂質重寡言、初爲寺社奉行、不懼貴戚、有毅直之聲、公擢參政、至是、又有是命、本多忠統伊豫守爲若年寄、秋七月、松本城主水野忠恒正人、正人又長府嗣子毛利師就主于殿中、初忠恒病積聚躁急、因少入見、至是娶妻、例當入謝、忠恒不欲、家監強使參衙禮訖、將退出、忽喪心致變、師就傷而趨避、命拘忠恒于秋元喬房伊賀守邸、八月、忠恒坐犯大禁、收其封七萬石、給子忠毅邑七千石爲後、九月、土佐國主山內豐常卒、九年以族豐敷爲子嗣、冬十月、改造大板金、正德中、改幣議興、而大版猶未復舊、公以爲大版國家之上幣、不宜行質惡者、至是、命復慶長之制。

十一年、丙午春正月、側衆有馬氏倫、加納久通遠江守、並增邑八千石爲一萬石、氏倫久留米支族、與久通共仕公于藩邸、氏倫質直、久通周密、公以其久給事中、有勳勞、因有是命、三月、公大獵小金原、夏六月、生母巨勢氏卒、謚淨圓院、冬十一月、津山城主松平某淺五郎卒、無嗣、法當除封、以其越前本宗、立族知清主稅子、長瀬爲後、削其封之半、爲五萬石。

十二年_{丁未}春令江戶男子小笠原式部入海求無人島式部往伊勢造船載兵器

農具與百五十人俱往不還公嘗病府下數罹火災或增防火使或使街卒入

城中救邸第之火府下人家舊多茅屋至是令改造店肆悉爲瓦屋又命吏士以

漸改葺其邸宅或貸金給費用自是稍免燹火之患神田門外嘗火延燒護持院

因廢之以其墟爲市人避火之處公雖不讀書而常崇儒術聞郡山儒臣荻生

茂卿名嘗命獻政治之書茂卿乃撰政談上之賞賜時服夏四月以其博覽多通

召賜謁見陪臣得謁盖特例也當是時茂卿業益盛自稱復古學著辨道辨名等

書大罵宋儒併詆思孟文章專以明李王爲宗仇視宋元諸家門下俊士安藤煥

圖_東山縣孝孺_南太宰純_春服部元喬_南平立中_金等從而鼓盪之聲號籍甚風

靡海內文藝爲之一變

十三年_{戊申}春正月阿波國主蜂須賀綱矩老子宗員嗣夏四月公有事于日光

山廟常憲公以來無日光之行殆四十年至是復修故事伊賀國主藤堂高敏

卒無嗣以族高治爲子嗣松平忠周卒五月大久保常春爲老中太田資晴_備

守爲若年寄秋九月江戶大雨洪水兩國橋新大橋等漂頽者六下谷淺草水

或至屋櫓、人家多漂沒、大久保常春卒、冬十月、大坂城代酒井忠音讀岐守爲老
中、忠音、忠勝之玄孫也、是歲、諸國大水、

十四年、記春二月、命小笠原持廣繼國助講射禮於吹上、常憲公之時、士風衰頹、賤

勇忌武、少年游冶、或至傳粉、公立、慨然有振興之志、因數試諸士武技、又召柳生
小野等刀槍世家、觀其術、輒皆有賞賜、於是、相競勉勵、不數年、士風大變、嘗遊戶

田、遽命田獵、從臣倉卒應命、無一事不辨、時世子好散樂、其傳問番頭水野忠英

山城守曰、子部下有善鼓笛者乎、請薦之世子、忠英答曰、我國皆學射騎、習刀槍、無

復好俗樂、弄淫聲者也、傳有愧色、夏五月、廣南舶主鄭大成貢牝牡二象、至長

崎、牝死、獨致牡于江戶、梁川城主松平義真式部大輔卒、無嗣、收其封三萬石、義真

尾張之支族也、秋七月、久留米藩主有馬則維老、子則儻嗣、八月、封尾張中

納言繼友之弟宗春于梁川、爲三萬石、冬十月、老中戶田忠真卒、

十五年、庚戌春三月、佐賀藩主鍋島吉茂卒、年十六以弟宗茂爲子、嗣、夏四月、水戶

宰相宗堯卒、年十六子宗翰嗣、老中水野忠之執法嚴峻、不顧毀譽、善節用省費、

諸有司所請、關國用者、一切不報可、請至再三、而始議之、務在除宿弊、興大利、公

深器之、凡經濟之事、多與之謀、神田橋嘗燒、久之、公問橋成否、忠之對曰、命匠量費用、讎對未決也、公不懌曰、神田橋、大城東北要路、往來尤稠、無橋則大病衆也、平生節用省費、固備濟急耳、盍速造焉、忠之謝不敏、至是、公召目付衆于便殿、竊使言老中短長、問及忠之、皆對曰、和泉守廉則廉矣、然其治敢行少恩、吏民苦之、公曰、不圖彼而至是也、六月、忠之以老罷職、賜佩刀慰勞之、忠之拜謝而退、將入政事堂、童坊止之、忠之叱曰、癡豎何知、入見舊僚曰、僕議事過激、數失辭色、賴諸君寬容被保全、獲免罪戾、敢謝其辱、既出、童坊先行、唱導下殿、隸夫喝道辟人、一如居職時、朝士相謂曰、和泉守之豪邁如此、宜爲衆所畏也、秋七月、大坂城代松年信祝伊豆守爲老中、側用人松平輝貞進格老中、信祝、信綱之曾孫也、冬十一月、尾張中納言繼友卒、年三十九無子、弟梁川邑主宗春入嗣、是時、天下頻有年、府下斗米直三錢四分、下士給廩米者、財用不給、大窮困、十二月、發府庫、假貸五百石以下士、因令諸侯各自積貯粟米、以充荒歲之備、初、公令諸侯納粟于官、因增賜休告期、蓋欲以爲永制、試之數歲、府下貨物不估、戶口衰減、驛亭蕭然、室直清上言曰、曩者慶元之際、大家初戡定天下、威權太隆、故諸侯雖內懷不服之

心猶爭來覲恐後，是其勢也。及移室家于江戶，天下之衆不期而會，如歸鄉，是其形也。爾來百餘年，無敢違令者，以爲當然。視之足利氏之時，藩鎮據險自固，州郡擅兵相攻，不可同年而語也。臣雖愚無知，新令竟行，則恐諸侯各以國爲家，前所謂爭來恐後之勢，自然解焉。士民以府爲寓，前所謂如歸鄉之形，自然沮焉。其究至足利氏之禍而止也。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係此一舉。且公上憂府下人衆太多，則不如立制，減諸侯之騎步也。公納其言，是歲除納粟之令，使諸侯交替來覲，如舊制。令許納金贖笞杖。初公在藩時，娶伏見親王文仁之女，早卒，無子，有三庶子。曰家重，立爲世子。曰宗武，曰宗尹，年稍長，於是公以爲昔者嚴有公封二弟於大國，以爲藩屏，然世世傲之，以有限之地，封無窮之子，則恐國家漸衰耗，不如給之廩米，無嗣則還納焉。乃問之室直清，直清又條上秦漢以來列侯關內侯等虛封之事，公意乃決，給公子宗武廩米三萬苞，賜第于田安門內。

十六年_{辛亥}夏五月，世子家重娶伏見親王邦永女爲夫人。秋八月，出雲少將宣

維卒，子宗衍嗣。九月，長門國主毛利吉元卒，子宗廣嗣。

十七年_{壬子}春三月，小出英貞_{信濃守}爲西城若年寄。江戶大火，後先並起數十處。

延燒約方二里、城樓一處罹災、夏六月、弘文院學士林信篤卒、年八信篤爲人豪邁、通博多識、嘗歎保元以降、文藝委僧侶、至今儒者猶不得列士林、以謂儒之道、即人之道、非人道之外、別有儒道、而斥爲制外、可乎、會常憲公大崇儒術、於是、有元祿之盛舉、人皆知儒道主世用、實信篤之力也、歷事五世、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正德中、新井君美用事、議多不合、數乞致仕、不許、以其名望之隆也、其所專掌者三、曰官爵、曰譜系、曰喪服、其餘機務、多豫參焉、先是、以老致仕、卒、私謚文獻、子信充字士信敏捷、不墜家聲、襲爲學士、肥後國主細川宣紀卒、年五十七子宗孝嗣、初宣紀祖忠興封豐前、有弟興元、以事怨忠興、亡奔筑前、忠興求之國主黑田長政、不與、潛資送京都、後筑前將後藤基次又兵衛奔豐前、忠興亦納而留之、筑前欲攻豐前、東照公止之、命出基次、忠興乃竊逸之、自是、細川黑田二氏交相惡、至宣紀時、與長政六世孫繼高始講和云、秋七月、安藤信友卒、寺社奉行黑田直邦爲西城老中、直邦少好學、爲人恬靜寡欲、事常憲公、侍中三十年、未嘗有過失、公以其前代遺老、殊重之、初、目附大森時長山城守以事如長崎、會所親託買珊瑚、時長召賣珠者、取珊瑚、直十五金、或視之曰、此港中絕品、壘島原城主購以二百金、

而不與也。時長以爲辭。城主之二百。而受目附之十五。所以求於目附。不啻倍蓰也。乃還珊瑚。不買。因戒從者。不取一蠶物。長崎人相謂曰。從前吏一至此。權貨益課而已。則稱載而歸。以致數世之富。不復問港中之困也。安得大森君其人。爲奉行哉。八月。時長爲長崎奉行。自夏涉秋。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凡三十餘國。蝗無苗稼。命假貸地方諸侯。蠲其職貢。長崎聞大森時長爲奉行。相慶曰。明府能救我。冬十二月。時長至長崎。途病而不視事。港中爲之哭。

十八年^{丑癸}春正月。港中大饑。指期待死。時長扶病。召見港三老曰。日向有官米三萬石。取之。可活港中。然擅發官倉。罪當死。爲奉行而不救饑。法亦死。死一耳。子等爲吾擇焉。高木作兵年最少。奮曰。明府之不幸。乃當此厄。若以擅發得罪。小人請先伏刃于廷。以明明府之義。時長大悅。酌酒飲之。馳書取米。日向三老相謂曰。明府如此。我輩何不出力。乃爭發其私貯。坐未罷。港中穀價旣減。日向米亦尋至。他方之民聞之。集長崎數萬。時長又問作兵曰。救港中職也。若他方民何。作兵曰。穀官之穀也。民亦官之民也。穀已有餘。不可坐視其死。且流民寇盜于港中。併前功棄之。乃分居僧寺。煮食給之。所活七八萬。事聞。老中傳旨賞時長。擢作兵爲長崎

代官及時長罷職，港民思其德，舉子則曰：大森君之子也，婚嫁必告，至江戶則必拜其門而去。當是時，大府舉賢使能，循吏輩出，石黑易慎但馬守爲奈良奉行，春日祠多樂鹿，入市觸冒，莫得之擊傷，以爲神之所愛也。易慎曰：不宜擊傷，宜斫其角，祠官重之。易慎曰：神之愛鹿，豈如愛人？若神果有罰，我自當此。乃令盡斫其角，易慎微服出入店肆，從容款語，得民之利病，政之得失，及部吏姦慝，輒戒勅部吏，興利除害。奈良大治，萩原美雅伯耆守爲佐渡奉行，州舊無木，綿燈油皆仰給內地，美雅教民種綿，自織取木，實搾油，諸可以利民者，知無不爲。後修相州山菅相廟，州民相語曰：天賚良守，神人共祐。辻守參六郎左衛門爲代官，常語人曰：列侯邑君，得封輒增賦，故民不樂爲之民。近時代官以聚斂爲能事，使民不願直隸縣官，是非細故也。願爲代官者，以利民爲務，不以厚斂爲能，則不特農民蒙其澤，實宗廟社稷之福也。是春，關西三十餘國大饑，死者十七萬人。秋七月，天下大疫，人家閉戶，路無行客。江戶之市，可設雀羅。九月，西城若年寄石川總茂卒，總茂性廉潔，嘗購古畫一幅，直三金，有客善鑒識，視之曰：此名畫，直不下十金也。總茂曰：然則鬻者虧折耳，我非買人，何用賤買爲利？乃命追與其直，如客所言數。冬十月，世

子夫人伏見氏卒、謚澄明院。

十九年^{甲寅}夏五月、米澤藩主上杉宗憲卒、以弟宗房爲子、嗣。六月、前側用人本

多忠良爲老中、牧野英成罷、大坂城代土岐賴稔^{丹後守}爲京都所司代、秋八

月、奧儒者室直清歿^{年七十七}。九月、西尾忠尙^{隱岐守}爲若年寄、公從容謂側衆澁

谷良信^{隱岐守}曰、廼者聞大納言好散樂、善舞、禮稱成童舞象、有從來矣、然好而不

知節、則玩物喪志、其弊至不可言、予之數爲田獵、固非從禽、將以習騎射、以試進

退、且使上下相親、將士又時得拜賜耳、夫國家以武鎮天下、雍容都雅、非所尙也、

今天下雖治、下民猶或有背理陷刑者、皆由予不德、故夙夜憂念、思保宗廟社稷、

何暇咏歌舞蹈、玩愒日月哉、不知大納言能體此意否、良信拜曰、請謹告世子、公

曰、徧告衆人、不止大納言也。

二十年^{乙卯}春三月、天皇傳位皇太子^{諱昭仁}。太子立、是爲櫻町天皇。黑田直邦卒、

年七老中本多忠良爲西城傳、五月、酒井忠音卒、本多忠良爲老中、松平乘堅

爲西城老中、六月、水野忠定爲西城若年寄、寺社奉行板倉勝清^{佐渡守}爲若年寄、

勝清、重宗次子重形^{伊豫守}之孫也。阿波國主蜂須賀宗員卒^{年二十八}、以族宗英爲

子嗣。秋七月、公臨大川、始試番士騎渡。八月二十二日、天皇即位、伊賀國

主藤堂高治卒。年三十三以族高豐爲子嗣。冬十一月、遣井伊直定掃部頭朝京都、拜

賀直定、直惟之子也。公撫紀伊大納言宗直之女、嫁仙臺世子伊達宗村、故事、

公女出嫁、命諸侯伯、悉獻粧奩資裝具、匠吏乘間貪緣、射利不貲、公私病之、官工

菱田房明波丹上言曰、國家每有大慶、匠吏輒縱其姦、蓋由有司不謹會計於其初

也、卽令司會先照常額、料工庸、稱物價、準匠三等、分付均之、而後隨其庸之多寡、

與匠之上下、以視列侯之等級大小、按簿授之、則列侯拱手而給費、匠吏仰成以

監造、如是、則雖貪吏猾匠、無所於施姦也、乃從之、一時稱其便、因著爲程式、房明

家世隸作官、嘗憂不能絕類而升、嘆曰、遇不遇有命在天、非我所知也、數上書言

事、雖輒不用、其所言、後悉有驗、若年寄本多忠統等、以爲奇才、將推轂不次用之、

而竟不果、初公憫小民不知醫、或不能得藥、誤殞天年、敎印刻東醫寶鑑、普救

類方等書、或集錄救急方、頒之民間、又免官醫寓直、使之泛治市井病、是歲、置養

生所于小石川、命醫員治孤寡有病者、

櫻町天皇、元文元年丙辰夏六月、令行新幣、自正德復古、現行幣數大減、財用殆荒、

諸老因數議改幣、公覆勘再三、乃曰、古制雖善、事勢如此、不得已也、至是、執慶長元祿之中、改造小版以下諸幣、以濟其不足、歎曰、文、世稱文字金、叮奉行大岡忠相決獄明敏、往往出人意表、有一匠、久病、不償房錢、廬主甲收其鋸鑿等具、當償、而逐之、乙憫之、爲請輸償之三分之一以還具、不聽、乙憤訴之、忠相謂乙曰、汝既憫匠代償、必須清算、乙不得已、全償如數、忠相召甲責曰、汝奪人爲生之具、使匠徒食百日、宜償其傭直、乃使甲以錢與匠、以還乙償、有賣絹者、繫於人家、失金、疑其主人、訟于廷、主人曰、無之、忠相命卒、褫主人衣、持至其家、爲信求金、其婦以爲夫已吐實、出金付卒、主人乃服罪、初忠相與紀伊儒臣高瀨忠敦山學語及獄事、忠敦曰、聽訟之要、其在知識敏達、透徹上下耳、不可拘泥古今之規格也、忠相深以爲然、是以民無冤誣、姦邪屏息、至吏民稱謂神明、不可欺、公數稱賞之、秋八月、舉爲寺社奉行、增賜俸米五千苞、忠相嘗集前尹斷獄可法者、隨類爲編、題曰比考錄、後尹多取爲準則、冬十二月、但馬生野礦徒二千餘人作亂、守吏諭使解散、自享保之末、海內糶賤甚、因令有司糶諸國粟米、以實倉廩、旣而穀價益賤、府下一士人宅中有方丈廢窰、欲填之、役夫曰、以土填之、不如以米之省費也、是歲、

猶以金一兩、買一斛五斗、因下令定價、商賈比周不糴、公廩歲所糴數十萬石、陳陳相因、至腐敗不可食、卒棄粟數千石、市人因稱公曰米公方、乃謚曰年號改兮金銀換、米公方兮獨不變、

二年_巳夏四月十一日、太上天皇崩、五月、江戶大火、二十二日、嫡長孫家治

生、是歲、江戶人有上書者、曰、曩者、官改幣制也、勘定奉行細田時以_{丹波}金工

後藤某、獨享其利、天下共病之、昔土屋數直卻言改幣之利者、公上何不深思焉、

且公上嘗教諸侯、勿任新進、而今用時以及杉岡能連_{佐渡}神谷久敬_{志摩}掌國

計、多亂祖宗之制、何與前教相反也、夫治天下、與治一國不同、一國不治、猶可更

張、天下一壞、則不可復爲、今有司專務厚歛、重困諸侯、諸侯重困、則不能來覲、苟

不來覲、則其弊蓋有不可言者、臣雖在草野、私爲天下憂之、敢昧死以聞、

三年_{戊午}冬十二月、肥前國主鍋島宗茂老、子宗教嗣、初尾張中納言宗春著溫

知政要、專盡心於政事、既而以己與公同出于宗藩庶子、而北面事之、怏怏不樂、

曰、尾紀匹也、而紀公爲大君、吾爲藩鎮、吾縱不能富保四海、而樂不可極乎、因縱

志奢侈、數微行遊宴倡樓、夜以繼日、其就國、道倡家於城下、日飲娛樂、其他所爲

康朝事畧

卷之八

多不奉法、公嘗謁增上寺先廟、宗春先往在天光院、自牆上視、駕過從士呵之、不下、公知其宗春釋不問、歸咎前驅罪之、宗春亦斬從者謝焉、而其行猶不悛也、公使老中松平乘邑諷之、亦不省、國老竹腰正武查枝守竊恐社稷顛覆、上書請廢立、四年己未春正月、公與松平忠雅下總守、松平容貞肥後守及諸閣老決議、使安藝國主淺野吉長及水戶支封松平賴貞、松平賴幸播磨守、就尾張邸、以大命數宗春罪、而廢之、改立其從弟高須領主義淳、賜名宗勝、召正武及成瀨正泰隼人以下諸重臣、誠諭遣之、正武、正信之曾孫、好學下士、善交鄰國、得其驩心、嘗病欲致仕、會歲晚、國中憂愁、不爲迎春之具、其爲衆所懷如此、號稱賢宰、既而公召諸侯、徵盟書、辭云、莫或如尾張中納言放逸、不能撫馭其臣民也、秋七月、因幡國主松平吉泰卒、年五子宗泰嗣、冬十二月、阿波國主蜂須賀宗英老子宗鎮嗣、是歲鑄鐵錢、以補銅錢之不足、文與舊皆如故、世稱鑄錢、五年庚申秋九月、遣青木敦書昆陽于甲斐信濃、搜索古記文書、足徵國家舊事者、敦書武藏人、以清才好學、夙爲大岡忠相所知、仕大府、管典籍、會公除洋書之禁、而未有講其學者、敦書獨以爲其說必有可取、而洋字蚊脚蟹行、不易通曉、於是博

攷其書又如長嶺質之象胥遂粗得了會爾後其學漸闢教書蓋爲之唱首冬十一月賜公子宗尹第于一橋門內給廩米三萬苞

寬保元年

辛酉

春正月西城廣敷用人木村高教

彌十郎

獻所著武德編年集成九十

三卷高教博學多識尤通諸史享保初上書請編集國家創業始末以報國恩萬一公嘉賞許之命縱覽諸家文籍於是徵疑正誤拮据數年至是成世稱爲實錄

二月二十八日大夫人從一位藤原氏薨

年八

大夫人諱熙子關白基熙之女

文昭公在藩時所聘葬增上寺證天英院

秋八月公遷右大臣世子兼右近衛

大將右馬寮御監

初姬路城主榊原正岑

式部大輔

與尾張宗春交結常共飲于倡

家正岑以數百金贖所悅倡婦既而又有告其奪家人婦者冬十月命廢正岑立子正永收其甲邸尋徙爲高田城主政岑康政七世之孫也是歲彗星見公每夜出望之乃命有司造打鯨船數十隻有司白當今省費節用之時而興不急之工未知其可也公曰天象示洪水之祥若水汎濫府下溺沒者必衆非鯨船不便救之可不豫備哉有司謝不敏急命造之而心未服也

二年壬戌夏六月京都所司代土岐賴稔爲老中賴稔好學善國歌在京都常交公

卿之間嘗會一搢紳家聽講伊勢物語一人豔稱在五中將不措賴稔正色曰中將以王孫爲鑽穴隙之行何無耻之甚也今日苟有如此者假令貴介公子下官將收縛以下吏也聞坐肅然改容竊相謂曰可怕所司也既入執政朝問松平信祝曰諸閣老參衙每驅輿而趣何故也信祝答曰慮途有遮輿上訴者耳賴稔曰夫遮輿訴事概鳴冤者也受而理之使人無枉屈固我輩之任也苟如君言僕不敢傲焉松平乘邑曰豆州誤矣蓋平日徐行而有急疾驅則驚人視聽機事易洩以故雖平日亦疾行而已賴稔首肯大坂城代牧野貞通備後爲京都所司代貞通成貞之曾孫也秋霖雨八月關東大水水自信毛諸山衍溢而上野武藏常陸下總等下流盡受其害浸淫至江戶沒本莊之民家溺者無算公登城樓遠望乃命關東郡代伊奈忠遠半左衛門發打鯨船周回援之又使町奉行石河政朝土佐守島正祥長門作粥給饑者因是府下漂民死者無幾也當是時忍河越館林岩槻小諸等封內水害尤甚損禾八十萬石河越富豪奧貫正卿友傾家貲救漂民所活凡十餘萬人事聞公大嘉賞之賜物而旌其閭正卿家世農自少好學師成島鳳卿江博涉群書初洪水爲災官禁民離土就食蓋恐其因而流散也正卿聞

之、遽如江戶、見鳳卿曰、官禁飢民出乞、故雖有豪富好施者、不能如志、徒使下民怨咨、先生盍一言焉、鳳卿感激、上書陳其不利、即日禁解、山東富民、乃往往出私蓄、所在多免餓死、鳳卿陸奧人、爲人弘毅、尙節慨、仕大府、爲同朋、九月、命有司治水、浚川築堤、課備前、長門、肥後、伊賀、福山、阿部出石、仙石、伊東白杵、稻葉、鯖江、間丸、龜等諸侯伯助役、凡五閱月而竣功、是歲、命理官、更定律令、

三年、亥秋七月、仙臺藩主伊達吉村老、子宗村嗣、初本願寺證譽、好馳馬、試刀

槍、放縱不持戒行、嘗裸妓女泳水、不爲者殺之、左右奴婢、少忤意輒死、事聞、是歲、命廢證譽、同惡僧徒、皆處流竄、

延享元年、甲子夏四月、老中松平信祝卒、五月、大坂城代酒井忠恭雅樂頭爲西城

老中、忠恭、忠舉之玄孫也、秋九月、土岐賴稔卒、酒井忠恭爲老中、冬十一月、

戶田氏房淡路守爲西城若年寄、

二年、丑春二月、江戶大火、夏六月、加賀國主前田吉德卒、年五十六子宗辰嗣、秋

九月、朔、公奏請辭職、二十五日、老於西城、若年寄西尾忠尙爲西城老中、堀田正陳、加賀守堀直舊、式部少輔加納久通、並爲西城若年寄、正陳、正信之曾孫、直舊、直之六

世之孫也。初老中松平乘邑以世子多病請廢之立公子宗武公不聽而止。世子聞而怨之。冬十月乘邑罷削其封萬石收居邸乘邑憂憤成病而卒徙封子乘祐和泉守于山形乘邑爲人勇決有氣力深爲公所信任凡百重事無不主管然爲政頗少溫藉嘗謂苟欲國家富強非處事嚴峻焉能成功代水野忠之總會大計稍用收歛之吏公孫嘗出遊郊外途視人家花草悅之因命取去鄰人皆賀花主謂必有厚貺主人亦以爲然置酒飲賀者明日乘邑使町奉行召花主賜以常價花主大失望其所爲概類此故多得世謗議人或惜其無學術本多忠良曰吾則幸其不學如使之學問則所謂虎而翼者其害人益甚焉

府朝事畧卷之九

惇信公

諱家重、幼字長福、有德公之長子、母大久保氏、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藩邸、享保元年、有德公紹大統、從入居二城、九年、立爲世子、十年、四月、九日、加元服、叙從二位、任大納言、六月、徙西城、寬保元年、八月、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延享二年、十一月、任大將軍、在職十六年、而辭、明年、薨于西城、年五十一、葬增上寺、諡惇信、

延享二年、十一月、二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源通兄、我久大納言藤原賴胤葉來、

拜公爲征夷大將軍、補淳和并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遷內大臣、陞正二位、賜隨

身兵仗、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大坂城代堀田正亮相模守爲老中、徙封

佐倉、正亮、正俊之孫也、爲人朗俊有才、當松平乘邑秉政柄、傾意事之、旣而爲寺

社奉行、治獄能爲鈎距、察隱微、大岡忠相每推稱焉、及爲城代、斷重罪、宥輕繫、獄

中無有稽囚、至是被召執政、十二月、遣松平賴恭讚岐守朝京都、謝大拜恩、松

平輝貞罷、松平乘堅爲老中、堀田正陳爲若年寄、三浦義理主計頭爲西城若年

寄、義理、正次之玄孫也、遣使巡察諸道、

所朝事 卷之九

三年^{丙寅}春二月、江戸大火、夏五月、松平乘堅卒、西尾忠尙爲老中、寺社奉行松

平武元^{右近將監}爲西城老中、武元、清武之孫也、初徙封棚倉、至是復賜館林、六月、

老中本多忠良罷、秋九月、田安參議宗武、一橋參議宗尹、並賜邑十萬石、冬

十月、寺社奉行本多正珍^{伯耆守}爲老中、正珍、正永之曾孫也、十一月、薩摩國主

島津繼豐老、子宗信嗣、十二月、加賀國主前田宗辰卒、^{年二}以弟重瀨爲子、嗣

初、前將軍在藩、用意于天文曆術、襲職之初、聞長崎人西川忠英^{忠次郎}善推步、

召咨問其術、以忠英爲天文生、是歲、創天文臺於神田、置所親製簡天儀、又以貞

享曆漸生歲差、命忠英更校定之、

四年^{丁卯}春三月、西尾忠尙再爲西城老中、夏四月、二城災、五月、天皇傳位皇

太子^{諱遐}立、是爲桃園天皇、六月、寺社奉行秋元涼朝^{但馬守}爲西城若年

寄、涼朝、喬朝之曾孫也、田安宗武怨不能立、嘗使其侍鑒草疏、多舉公短、上前

將軍、前將軍曰、凡爲國諱惡、臣子之分也、宗武書疏、不親草而命他人、彼必語所

親、相告語、則世人徧知之、豈孔子答陳司敗之意哉、秋八月、命禁朝見、屏居一室、

侍鑒亦囚於邸中、使大目附石河政朝監其第一橋宗尹亦怨曰、將軍及田安公、

並藩邸所生、獨吾生于大城、宜立而今封侯、且不得焉、不亦左乎、因幡國主松平宗泰卒、子重穆嗣、甫二歲、公戒其家老、共和視國事、寄合板倉勝該理修、肥後國主細川宗孝于殿中、宗孝既死、事聞、前將軍、前將軍爲不聞者、命左右曰、速羞之飯、傷者昏絕、得飯即甦、時舉朝未知其生死、往往相集喧擾、忽見膳官羞飯、皆以爲宗孝不死、乃定、既而遣醫官護輿、送於其邸、命拘勝該于水野忠輝監物邸、本多正珍等、命史閔吉良義央、毛利師就故事、堀田正亮曰、此不須比考、肥後大國也、非吉良、長府之比、若處置失宜、則諸侯或因此生心、請殿中以兵自衛、則非細故也、願臣使其邸問病、至大故、許立其後、以安肥後衆、公從之、使正亮往訪、且撫其衆、踰二日、告宗孝卒、宗孝無子、乃立弟重賢爲嗣、賜勝該死、收其封七千石、勝該若年寄勝清之族也、爲人暴戾、其宰前島某、與勝清謀欲廢之、立勝清庶子、勝該知而恚之、將殺某、某逃亡、勝清乃令勝該家禁其朝參、勝該益怒、因好語賺守者、以望日朝參、潛索勝清、會宗孝如廁、容貌頗肖勝清、服章亦類焉、是以勝該誤認勝清、急迫如狂、遂及難云、九月、松平輝貞卒、年十八輝貞深感常憲公殊遇、及公薨、日往謁其廟、雖祁寒盛暑不息、四十餘年如一日、人皆難之、松平武元

爲老中、秋元涼朝爲西城老中、初前將軍承大統、從故事、封尾張庶子於梁川、旣以爲不宜、世世如此、故先自不封二公子、以見其意、然尙恐其懷不平也、至是、召武元及堀田正亮語其意、且謂之曰、今三家各有庶子、稍長、若心竊期封而不得、則失望矣、不如預知之、武元、汝宗室之支孽、以私告予、意於三家焉、武元乃從容語之、其老臣封庶子之制竟止、前將軍素知武元可任、事其爲寺社奉行時、數召便殿、勉勵之、遂擢爲執政、二十一日、天皇即位、遣藤堂高豐朝京都拜賀、

桃園天皇寬延元年

戊辰

春二月、世子生母梅溪氏卒、氏中納言通條之女也、初公

多內寵、氏恐其生蠱惑之疾、亟諫不聽、反疏斥而幽閉之、雖世子不得相見、前將軍憫之、使酒井忠恭加納久通和譜、事乃得釋、夏六月、朝鮮王李吟遣使洪啓

禧等來賀代立、

堀直舊卒、秋七月、寺社奉行小出英智

信濃守

爲若年寄、英智、英

貞之子也、八月、世子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加納久通卒、小堀政岑

和泉守

爲

西城若年寄、冬十月、寺社奉行松平忠恒

越前守

爲若年寄、閏月、寺社奉行大

岡忠相益封爲一萬石、忠相爲寺社、聲頗減於町奉行時云、十二月、琉球主尙

敬遣使具志川王子等來賀代立、是歲、水野忠定卒、堀田正陳復爲西城若年

寄

二年、己春正月、老中酒井忠恭罷、進班溜間、徒封姫路、勘定奉行神尾春英若

守爲人巧慧、能爲國家興利、辟荒蕪、埋河流、以盡地力、一以富實爲務、先是、細田

時以爲司農、收租視十年豐儉、春英建議曰、賦稅固有制、視豐儉收之、不能均、一

將不勝其煩、不如比較數歲、折其衷、以立定額、不論豐儉、年年均輸爲便、從之、夏

五月、始行均稅之法、稱曰定免、自是、每秋使吏巡部收租、雖水旱不得免、民始苦

之、樂屬藩國、當是時、吏胥以掊克爲賢、苟稱公家利、則容易改制、吏弊漸起、田

安宗武悔過自艾、月光夫人數爲言之、前將軍乃命許朝參、而猶不得相見、久之

得解、六月、西城若年寄三浦義次罷、自夏至秋、霖雨、江戶大水、七月、寺社

奉行酒井忠休石見爲若年寄、薩摩國主島津宗信卒、年二二以弟重年爲子、嗣

八月、秋田藩主佐竹義峰卒、孫義真嗣、九月、莊內城主酒井忠寄左衛門尉爲老

中、時公信任堀田正亮、政事一委之、正亮稍稍樹私利、受諸侯請託、忠寄因賂正

亮、遂超爲老中、牧野貞通卒、冬十月、奏者松平資訓爲京都所司代、越前少

將宗矩卒、子重昌嗣、重昌實一橋宗尹之長子、出爲宗矩養子、蓋前將軍之志云、

三年^{庚午}夏四月、江戸大雨、雹、人馬多損傷。二十三日、太上天皇崩。秋八月、京都大雷、震二條城、天主閣災。冬十月、若年寄本多忠統罷、忠統少好文雅、受學荻生茂卿、雖居劇職、未曾廢讀書、著猗蘭子三卷、從政三十年、恭謹無私、朝野稱之。

寶曆元年^{辛未}春二月、長門國主毛利宗廣卒、無子、以族重就爲子嗣。夏四月、高田封內地大震、壓死一千六百人。五月、前將軍有疾。六月、疾大漸、召松平武元、屏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蓋託以天下之事也。二十日、薨於西城、年六十八。閏月十日、葬寬永寺、前將軍嘗爲後世深思遠慮、始定廟制、至是、公教曰、前世以來、不以天下儉其親、況大御所功德隆盛、而不立廟、予何以展追慕之情、但予百歲之後、便宜奉其制矣、其議立廟、堀田正亮及諸閣老進曰、大御所始依古立制、欲垂之萬世、臣等聞繼志述事、是爲孝、若今不從先旨、千秋萬歲之後、亦孰敢奉之、是使大御所功德、不明天下後世也、非公上所以孝事大御所、臣等請宜從先旨、莫立廟焉、公不聽、正亮等爭之再三、公不得已、從其議、乃祔祀于常憲廟。秋七月、天皇詔贈前將軍正一位大相國、諡有德、有德公身長六尺餘、多力好武、聰明勇決、

識量絕人，常勵精求治，首欲矯憲文二世奢靡之風，務省華美，自奉儉薄，以警戒群下。老中近臣，或著美服，公乃注視不言，畏而更衣出，則氣色亦如常。於是一時華靡頓止，其使人仁恕，自左右小臣，少所貶黜，嘗謁祖廟，雨後泥滑，持刀器者，失足滾倒，投器於地，駕還，有司告曰：「法當死。」公曰：「彼雖顛蹶，而手不釋器，此必預設心者，赦而不問。」又放鷹于葛西，從卒所執戟，誤觸公頭，大懼，叩頭伏地，公顧曰：「勿使目附衆知也。」而諸臣有一事可取，則激賞之，或舉任用焉，以故人人懷其德，無敢怠惰者。其於諸侯，不敢妄增減封土，謹守祖宗之法，特待以優禮。平岩親吉，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創業功臣，而皆絕後，公命求其裔，與邑奉先祀。平生以攝自居，不欲妄立新法，而至其有不便，輒斷然革之，繼廢興，絕不眇也。當是時，舉得其人，吏稱其職，言路大開，教化行四方，天下稱爲德川氏中興主。西城老中西尾忠尙復爲老中，若年寄小堀政岑、堀田正陳並罷。冬十月，勝浦領主植村恒朝、土佐守佐坐同族千古爲朝比奈某萬之助所殺，而匿其死，告以病重，因請後，誣問大府，收其一萬二千石，幽於植村家通出羽守許，其他戚族三浦某肥後守等，坐得罪者衆。公素多病，不能日視朝，閣老參政面議政事，常希於是，側衆多出納大命，頗有

足利三代義滿

威權大岡忠光由羽守田沼意次主馬頭等共仕公于西城並有寵前後擢爲側衆冬十二月封忠光于勝浦爲一萬石忠光爲人巧慧善承人主意公語言遊訥雖左右時或不了解故每朝有親命忠光輒代傳旨公嘗遊內園顧左右有言左右不解走問忠光忠光曰是殿下惡風也速奉衣焉從之公果欣然其得意旨如此忠光忠相之族也

二年壬申春正月安藝國主淺野吉長卒年七十二子宣恒嗣三月松平資訓卒夏四月大坂城代酒井忠用讚岐守爲京都所司代忠用忠音之子也秋九月月光夫

人勝田氏卒冬十二月琉球主尙穆遣使令歸仁王子來謝代立恩備前國主池田繼政老子宗政嗣

三年癸酉夏四月加賀國主前田重瀨卒以弟重靖爲子嗣秋八月秋田藩主佐竹義真卒年十六以族義明爲子嗣冬十月加賀國主前田重靖卒年十九以弟重

教爲子嗣

四年甲戌春三月大岡忠光爲若年寄掌內務如故夏五月阿波國主蜂須賀宗鎮老子至英嗣秋七月至英卒子重喜嗣冬十一月天皇詔頒行新曆有德公

所命西川忠英改撰也。寬延中，進奏京都，使安部泰邦校定。至是，始行之，名曰寶曆甲戌曆。十二月，世子納閑院親王直仁女倫子，五十爲夫人。

五年，乙亥春二月，加納城主安藤信尹，對馬守坐素行不檢，馭下無道，廢削封一萬五

千石，立子信成爲五萬石。家臣多被罪，流斬有差。夏六月，薩摩國主島津重年

卒，年七十二子重豪嗣，尙幼，使祖父繼豐假視國事。

六年，丙子春三月，江戶連日烈風，火災數起。夏四月，酒井忠用罷。五月，大坂城代

松平輝高，右京大夫爲京都所司代。輝高，輝貞之孫也。若年寄大岡忠光爲側用人，

益封巖筑二萬五千石。忠光日貴顯，權傾中外。故事，閣老參政，每月輪次，主聽庶

政，是謂月番。忠光旣爲側用人，閣老參政，皆因忠光，上言庶政，故月番旣畢，必饋

珍羞，謝曰：「憑君庇蔭，前月職事，幸無遺逸，以得免罪，敢謝焉。」以爲常。松平武元獨

不肯曰：「聽斷天下大政，自有法制在焉，豈假出雲之力乎？因頗有隙，武元不以爲

意也。」仙臺藩主伊達宗村卒，子重村嗣。徙封加納城主安藤信成于磐城平

六月，小堀政岑再爲若年寄。冬十一月，江戶大火，諸侯邸第延燒二十

七年，丁丑秋七月，紀伊大納言宗直卒，年七十六子宗將嗣。是歲，廢神田天文臺。

八年戊寅春三月、戶田氏房罷、寺社奉行本多忠英長門守爲西城若年寄、越前少

將重昌卒、年十無子、更命一橋宗尹第三子重富爲嗣、秋田藩主佐竹義明卒、

年二子義敦嗣、秋七月、大納言烏丸光胤、德大寺公城、正親町三條公積、中納

言坊城俊逸、今出川公言、以下十八人、坐事、或免官、或禁錮終身、初丹後人竹內

式部少好讀書、有四方之志、至京都、教授生徒、終接搢紳之間、數託講學、有所諷

喻、於是公卿多學射習騎、日講武事、事聞、以其犯元和條制、皆爲貶黜、執式部送

江戸、下吏按驗、罪不抵死、命逐之、九月、老中本多正珍罷、本多忠英罷、奏者

水野忠見壹岐守爲西城若年寄、忠見、忠定之子也、側衆田沼意次賜邑相良、益

封一萬石、參評定所事、冬十月、松平輝高爲老中、十一月、大坂城代井上正經

河內守爲京都所司代、正經、正岑之孫也、初郡上城上金森賴錦式部少輔任用姦吏、

賦稅無節、民不堪命、相率至江戸、候老中酒井忠寄出、要輿訴之、忠寄不省、賴錦

乃捕訴者處罪、會其別邑越前大野白山祠官杉本左近、上村豐前、爭長相訟、曲

在豐前、而吏受賕、置而不問、左近憤怨、亦至江戸訴焉、時本多忠英爲寺社奉行、

謂是藩國之獄、不可越訴大府也、乃還付之賴錦、賴錦怒、下左近獄、私貨忠英、及

老中本多正珍、請罪之、皆許諾、賴錦乃沒入左近、及其黨八十九家田宅、并家眷五百人、逐之、左近冤結數歲、復至江戶、遮堀田正亮輿、哀訴、其明年、又訴松平武元於途、武元乃下大理治、期年獄成、十二月、賴錦坐不能治其民、且專刑罰、收封三萬九千石、放南部、忠英及勘定奉行大橋親義、近江守坐收封邑、幽忠英于津山、親義于中村、正珍亦杜門屏居、郡上姦臣、處斬流者數人、其民以結黨告訴、棄市渠魁十數人、豐前亦處死、左近以下以無罪、歸爲主祠如故、賴錦可重七世之孫也。

九年、己卯夏四月、加賀金澤大火、城郭焚蕩、人馬死者無算、國主前田重教請假貸發金五萬兩濟之、秋九月、公子重好萬次郎敘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兼宮內卿、賜第于清水門內、自是與田安一橋並稱爲三卿、貴重亞三家、自有德公薨後、紀綱頗弛、風俗漸奢侈、權貴之贈遺歲盛、中秋賞月之宴最甚、大岡忠光之家、此夕、酒肉餅果如丘山、臧獲無不醉飽、是歲、諸老相議、禁奢靡、一切辭諸侯贈遺、忠光獨不禁、世非其貪濁、而諸老亦不能久、稍稍收納、歲餘復如故、

十年、庚辰春二月、公遷右大臣、世子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江戶屢火、每發

延燒數里、物情駭然、三月、老中西尾忠尙卒、年七十二忠尙爲人小心縝密、出入幕內、殆三十年、未嘗有過、南部氏嘗使使貢方物、故事、藩國貢物、老中延見使者、親受之、會諸老有公事、使奏者代接之、使者曰、願從前例、監吏呵叱之、使者固執不可、終不致物而退、監吏告其不敬、請罰之、諸老將從之、忠尙曰、彼奉使命、爭非例、忠直可嘉、夫秉國鈞者、將納民于軌物者也、而罪忠直者、何以勸人臣、自今以往、天下將相率流脂韋、如之何罪之、衆無言而止、其正議亦如此、寺社奉行鳥居忠意伊賀守爲若年寄、忠意、忠英之孫也、夏四月、公以病奏請辭職、老於二城、松平輝高爲二城老中、秋元涼朝爲老中、大岡忠光卒、板倉勝清爲側用人、水野忠見爲若年寄、小堀政岑爲二城若年寄、五月、世子入立、召見老中、謂曰、予始臨天下、卿等皆前代之輔佐、朝夕納諫、以輔予不及、予德有闕、必補正之、莫有少假借焉、聞者以爲太平可立致也、秋八月、大發使者、巡視諸國、

府朝事畧卷之九

府朝事畧卷之十

浚明公

諱家治、幼字竹千代、倬信公之長子、母梅溪氏、元文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生三千西城、寬延元年八月、加三元服、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三年五月、行擬
甲禮、寶曆十年二月、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九月、任大將軍、在職二十七年、
薨、年五十、葬寬永寺、諡浚明、

寶曆十年九月二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光綱、柳原大納言藤原兼胤、廣橋來、

拜公爲征夷大將軍、補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遷內大臣、進正二位、賜隨
身兵仗、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如故、遣并伊直幸、掃部頭朝京都謝恩、直幸直定

之子也、冬十一月、肥前國主鍋島宗教老、子重茂嗣、十二月、并上正經爲老

中、寺社奉行阿部正右伊豫守爲京都所司代、正右、正次五世孫也、小堀政岑罷、

鳥居忠意爲二城若年寄、

十一年、辛巳春二月、老中堀田正亮卒、正亮大度過人、故事、朝有大禮、秘儀注不敢
示人、正亮曰、是宜示衆習熟、不然、臨事躑躅、大禮或缺、有請者輒出視焉、又度支

簿書雖同列不許窺之。正亮則傳相示謀可否。曰：「諸君亦行爲之，國家大計不可不豫知也。」然頗少恩。有德公老，西城也。先驅九十人從焉。及薨，正亮謂先驅本非世臣，今悉收其俸，則歲可得米若干石，乃皆奪俸爲庶人，賜金罷去。人惡其苛刻，或以瓜爲人首，夜梟於其門。加木大書曰：「相模守爲政不仁，欺君虐民，故梟首以爲世戒。」正亮不少介意。其日朝語之稱人中大笑，或謂正亮實不死。是時，公新立，聰明恐以過失或得罪，故告卒以避禍。後有見微服過市者云：「夏六月十二日，前將軍薨于二城，年五十一。前將軍既多病，自有德公薨，益惰政事，左右親臣出納大命，竊弄威權，然以有德公遺澤猶存，執政亦頗得人，故天下休息於無爲。季年嘗教曰：『予臨天下十餘年，未有仁政加民，予老病不可久居職，其爲予思利民術。』於是議下棄捐令，蠲民逋負十六萬石，衆皆大喜相慶也。若年寄酒井忠休，二城若年寄鳥居忠意並罷。尾張中納言宗勝卒，年五十七子宗睦嗣。秋七月，十日，葬前將軍于增上寺。二十四日，天皇詔贈正一位大相國，諡惇信。八月，酒井忠休再爲若年寄。」

十二年，壬午夏五月，賜清水宮內卿重好邑十萬石。秋七月二十一日，天皇崩，皇

太姉諱智子

立、是爲後櫻町天皇。冬十月二十五日、世子家基生、母津田氏、府臣

信之

日向守

之姉也、快濶有丈夫氣、事後庭、嘗夏日從公避暑內園、氏乃解衣投池

水盤旋、公見而悅之、一幸有娠、生世子、信之因是出身、後累遷爲側衆。十二月、

大坂城代松平康福

周防守

爲老中、寺社奉行鳥居忠意爲若年寄、並傳世子、初康

福求爲執政、而以其世鎮濱田、備邊要、故不得就府職、乃賂權貴、徙封古河、始爲寺社奉行、遂累遷列老中。

十三年

癸未

春二月、安藝國主淺野宗恒老子重晟嗣。三月、老中井上正經罷、

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天皇即位、遣酒井忠恭朝京都拜賀。

後櫻町天皇、明和元年

甲申

春二月、朝鮮王李吟遣信使趙曦等來賀、代立、慶長以

來、引信使於江戸、命沿道諸侯館接焉、諸侯皆按簿籍、事盡據先例、至學士坐上

夜話、燭燼不與、曰、燭三條例也、其書記玄川在守山客館、語館吏曰、入貴國以來、

先例之二字喧耳矣。三月、老中秋元涼朝罷、時公嬖側衆田沼意次踰于前代、

意次巧慧嫺事、能迎人主意、公受前代之弊、不日視朝、言事者常因側衆以聞、而

意次最用事、故事、有司視老中於朝、皆俯伏稽首、意次嘗視涼朝、趨過不禮、涼朝

咎其不敬、意次卿之、涼朝謂人曰、吾不咎彼不敬、則恐終以爲常、吾一時也、閣老百世也、豈可畏嬖人、而使閣老損威乎、旣而恐讒稱疾、頻求罷、公不得已許之、

備前國主池田宗政卒、年四子治政嗣、夏四月、朝鮮使者還至大坂、初對馬譯

士鈴木傳藏與都訓導崔天宗相惡、天宗嘗因事鞭之、傳藏怒、至是殺天宗於客

舍而亡、大坂城代阿部正允豐後追捕獲之、聞江戶、乃使目附曲淵景漸勝次郎

守往大坂按治之、五月、誅傳藏于木津川口、請朝鮮使者蒞焉、酒井忠寄罷、世

子傳松平康福爲老中、阿部正右爲老中世子傳、六月、大坂城代阿部正允爲京

都所司代、正允正喬之子也、冬十一月、琉球主尙穆遣使讀谷山王子朝恒等

來賀代立、朝恒頗通皇朝學、善和歌、所經歷輒有題詠、皆可吟誦云、十二月、一

橋參議宗尹卒、年四十四子治濟民部卿嗣

二年、酉春二月、紀伊中納言宗將卒、年四十六子重倫嗣、夏四月、東照公百五十回

忌辰、遣使祭日光山廟、天皇使左大臣藤原輔平應以下公卿來助祭、六月、長

門國主毛利重就老、子治元嗣、秋八月、寺社奉行酒井忠香飛騨守爲若年寄、世

子傳、九月、始行方銀、文曰五匁、以三換方金一、民不甚便、冬十二月、阿部正

右爲老中秋元涼朝再起爲老中世子傳

三年^{丙戌}春二月、水戸宰相宗翰卒^{年三十九}子治保嗣夏四月、世子加元服、叙從二

位、任大納言、是歲、有上變事、告處士山縣大貳、藤井右門、謀不軌者、語連小幡

城主織田信邦^{美濃守}乃命拘信邦於同族信舊^{山城守}邸、執大貳、右門等、下獄按治

大貳者、素以兵學授徒於府下、街耀已業、常放言無忌憚、右門甲斐人、以善劍客

大貳家、與其徒數百人、日講兵論武、右門嘗與竹內式部親善、以故人疑其有異

也、信邦家老吉田玄蕃、津田賴母等、亦相共交通、遂爲連染所告云、

四年^{丁亥}夏四月、米澤藩主上杉重定老、以高鍋城主秋月種美^{長門守}次子治憲爲

子嗣、六月、秋元涼朝罷、秋七月、板倉勝清爲老中世子傳、側衆田沼意次爲側

用人、益封二萬石、賜黃金若干、命新城其邑相良爲城主、山縣大貳、藤井右門

等既下吏、數鞠問、無明證、八月、坐以作大城圖、講攻戰方犯天下大禁、誅之、梟首、

鈴森、廢織田信邦、徙封子信浮于高畠、禪信邦生父信榮^{對馬守}高家職、逮捕竹內

式部及浪告變事者三人、並處之流、信邦、常眞八世之孫也、以織田氏本宗、世叙

四品、大府待之異等、至是、貶比衆侯伯、閏九月、徙廐橋城主松平朝矩^{大和守}于

川越廢廢橋城以其歲被河害樓櫓崩壞殆不可居守也徙川越城主秋元涼朝于山形冬十月小出英智卒加納久堅遠江守爲若年寄久堅久通之子也十一月土佐國主山內豐敷卒子豐雍嗣元文中以銅錢漸減始鑄鐵錢製太濫惡往往隨手破碎或罹水火災至是海內現行錢又荒錢價極貴一方金不能當千錢

五年戊子夏五月命更鑄大錢背作波紋文依舊曰寬永通寶一當小錢之四與小錢並行自是每歲鑄造數百萬續既而錢稍賤而物價貴冬十一月松平忠恒卒水野忠友出羽守爲若年寄益封一萬三千石忠友忠恒之孫也忠恒坐犯大禁封除忠友常欲復舊以雪祖父之耻厚賂田沼意次且養其次子忠德爲嗣子至是遂封侯爲參政

六年己丑春二月伊賀國主藤堂高豐老子高悠嗣秋七月阿部正右卒八月板倉勝清爲老中阿部正允爲老中世子傳寺社奉行土井利里大炊頭爲京都所司代利里利勝六世之孫也命田沼意次格比老中增邑五千石冬十月阿波國主蜂須賀重喜坐國政無狀士民愁苦廢立子治昭爲國主因教誡其老臣盡

改重喜所爲、共和視國事、十一月、世子徙居西城、十二月、筑前國主黑田繼高老、以一橋宗尹第五子治之爲子嗣、

七年、庚寅夏五月、江戸大旱、井水悉涸、閏六月、佐賀藩主鍋島重茂卒、無子、以弟

治茂爲子嗣、伊賀國主藤堂高悠卒、無子、以弟高嶷爲子嗣、冬十一月、天皇

傳位皇大姪、諱英皇姪立、是爲後桃園天皇、

八年、辛卯夏四月二十八日、天皇即位、遣松平定靜、隱岐守朝京都拜賀、加賀國主

前田重教老、以弟治脩爲子嗣、六月、田安中納言宗武卒、年五十七子治察、大藏卿嗣、

江戸地大震、有光怪、秋八月、廿日、夫人閑院氏薨、九月、葬寬永寺、謚心觀院、

後桃園天皇、安永元年、壬辰春正月、田沼意次爲老中、益封三萬石、尙掌內務、權傾

中外、意次嘗以爲人主不當使讀書、親近儒生、見聞古今成敗、及年豐儉、世災變、

若知之、而生戒慎心、則吾儕不能保富貴也、乃使左右近侍、無言世間大小之事、

若有言者、中以危法、或出爲外職、小納戶衆山村良旺、信濃守好讀書、嘗白、公曰、世

有三河後風土記者、詳記神祖創業之顛末、殿下曾覽之乎、公曰、未知、良旺乃懷

其書、時時讀之、前、公每朝服正色、拱手而聽之、曰、不圖世有如此書也、意次聞之、

遽出良旺自是左右皆懼莫敢復言者會公好繪事意次竊喜謂殿下幸好畫當以是消日使不暇及他也於是畫工狩野典信川榮其子惟信川養及永德高信等日侍側吮墨施彩公亦時自弄毫既而以典信父子列班監員畫工之貴自此始二月二十九日目黑大圓寺失火時南風猛烈延燒數里外城門七所上野世夫人寢廟山王祠大成殿皆罹災閣老參政諸侯邸第焚蕩極多市廛所餘三之一焚死不知其幾萬人火踰月初熄夏四月貸金千石以下吏士遇災者賑之秋江戶大風拔樹倒屋東海東山山陽南海西海諸道大風雨水九月行二銖板純銀造之文曰南鐐八片換金一兩與文金銀並行

二年巳亥春三月至夏五月江戶大疫死者十九萬人

三年午甲秋九月田安中將治察卒年十二無嗣以其母氏猶在故不除邑不廢第諸臣僚皆如故冬十月始作大川橋十二月申諸侯輿馬儀衛之制非三家及

國主越前支族或門閥異等之家不得乘打揚腰綱代輿虎皮作鞍帽

四年未乙春二月紀伊中納言重倫老請以西條城主賴淳左京大夫爲嗣更名治貞治

貞好學愛賢儉素自守平居膳羞不過一菜一羹既入紹宗藩首召老臣討論庶

政雖奚腹之賤苟有一善即賞之上下悅服 秋八月水野忠見卒寺社奉行松平忠順伊賀守爲若年寄忠順忠周之孫也 對馬島主宗義暢世鎮孤島地多磽

确穀稼少收以故先世以來賴朝鮮互市以足國用久之互市漸荒士民困窮延

享中義暢父義如請大府得歲賜金一萬兩寬延三年大府譴其致朝鮮人減少

命停賜金至是義暢以互市廢絕費用益不給國殆不可爲數哀訴請賑救

五年丙申春三月命歲賜金一萬二千兩濟之 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先是將有

日光之行令諸侯戒期既而有夫人喪尋府下大火以是未果至是乃行其儀一

如享保之時而減諸侯從者及兵仗三之一二十一日公至自日光山

六年丁酉夏四月又益田沼意次邑七千石水野忠友爲側用人賜沼津城米倉昌

晴丹後守爲若年寄當是時松平武元在老中首意次素憚其嚴毅及命下將辭武

元曰有德公之命曰封土不盈五萬石者或因其積勞益封可也子封未盈五萬

借使殿下過賜之不受君命不恭也獨潔其身以彰君過不義也不若莫辭焉意

次淚下曰公之賜也意次父意行傳左衛門初仕紀伊從有德公入給事大府遷側衆

意次以其子受寵竟致執政封侯而猶不知憂益欲固寵竊求世子生母津田氏

所識女爲妾時使往候氏至則贈遺及衆婢以假後庭延譽先是弟意誠能登爲

一橋宰卒其子意致襲職親族姻婭悉居貴顯由是內外諸僚皆無不求於田沼

氏也秋八月土井利里卒九月大坂城代久世廣明出雲守爲京都所司代廣明

重之之孫也

七年戊戌春三月伊豆大島山火燦勢猛烈響如震雷徹內地數十里島中晦暝不

辨晝夜者數日是歲荷蘭人上書請增互市銅額不許

八年己亥春二月廿四日世子家基薨年十八先是世子有疾有池原雲伯者本閭

閭鑒爲人狡佞深結田沼氏遂爲侍鑒乃診世子曰夫人身有所壅塞則必生疾

治之莫如游行原野節宣氣血也於是世子驟出游郊外先薨三日放鷹於目黑

將出面色異常雲伯及左右強之途果疾病傳鳥居忠意奉還西城遂薨世子聰

明夙成內外期其有爲及發喪上下無不哀惜至市人皆閉戶廢業三月十九日

葬寬永寺諡孝恭後贈正二位內大臣夏四月西城老中阿部正允罷若年寄

鳥居忠意酒井忠香並入參大政江戶大雨雹秋七月老中松平武元卒六年

十七武元執政三十餘年公以其前朝宿老尤敬重之其邸在西城下故常稱西城

叟不名、性方正、固守舊章、諂諛無所入、嘗有人說曰、君封地多磽确、盍擇膏腴而請移焉、君素爲殿下敬重、請輒得之、此無益邑之名、而有多入之實也、武元正色曰、夫館林、常憲大君潛藩之地、我祖右近將監、以從宗室之末、受封于此、吾一旦雖徙封于他、而無幾復舊、抑有以也、縱令有命、吾將辭、地之肥磽、非所論也、其人愧退、田沼意次欲以子意知山城爲奏者、謂武元曰、君執政最久、令嗣宜就職也、武元答曰、豚兒尙弱、且舍諸侯長者、以己子充職、則衆誰不失望解體、非所以爲國家計也、意次不悅而止、是以終其世、意次不敢至專橫也、自武元卒、意次無復忌憚、公亦益委任之、事無大小、因意次白決、松平輝高、松平康福等、徒充職而已、意次遂以意知爲奏者、賜職俸米一萬苞、冬十一月九日、天皇崩、皇太子諱立、是爲光格天皇、先是、命松平輝高、酒井忠休、修日光山廟諸堂宇、課安藝長門、出雲、姬路等諸藩助役、至是成、是歲、災異荐見、地震、洪水、火災、夏月雪、無國不有、海內大疲弊、

九年、庚子夏六月、江戶大雨洪水、永代橋新大橋並壞、板倉勝清卒、前西城傳阿部正允爲老中、勝清在政府四十餘年、田沼意次以其耆宿頗忌之、是春、公出獵、

意次勸公使勝清從行，勝清受命而退，語人曰：「年老從獵，太疲勞，不得不疾。」主殿既除，右近將監，又欲及我乎？蓋松平武元從獵而還，尋病卒，所以勝清有是言。至是果卒。時正允患脹，在蓐數旬，聞勝清歿，欲代之，曰：「吾祖吾考並爲執政，今吾不得，則異日何顏見祖宗於地下？」假令一日得之，雖死無恨。因賂意次數百金，意次許諾。正允乃服瀉劑，強病參衙，卽爲老中。江戶及京都大坂、大雷、雨水寒甚。秋九月四日，公遷右大臣。冬十一月，老中阿部正允卒。十二月四日，天皇卽位。是歲，土佐國主山內豐雍請分地益封其族，寄合衆豐產，遠江守爲一萬三千石，許之。

光格天皇天明元年，辛丑春三月，使酒井忠以雅樂頭朝京都賀卽位，天下諸侯伯皆

遣使拜賀。夏閏五月，立一橋中將治濟之子家齊爲世子。公自喪世子家基，無

復所生，清水重好親弟也，宜立而不慧。田沼意次竊謂：「若使定策之功出於己，則

公百歲之後，仍攬大柄，無難也。」乃勸公立家齊，而又白遷一橋宰意致爲世子側

衆，以爲己羽翼。世子徙居西城，以久世廣明爲西城老中。大坂城代牧野貞長

越中守爲京都所司代，貞長，貞通之子也。秋七月，田沼意次復增賜邑萬石。九

月側用人水野忠友進格老中、管國用、側衆稻葉正明起中、自惇信公時頗有

寵、至是益邑爲萬石、正明、正則之庶曾孫也、松平輝高卒、久世廣明爲老中、鳥

居忠意爲西城老中、寺社奉行太田資愛備中、爲若年寄、奏者井伊直朗兵部爲

西城若年寄、冬十一月、筑前國主黑田治之卒、子治高嗣、

二年、壬寅夏四月、世子加元服、叙從二位、任大納言、五月、復建司天臺于淺草、使

天文方吉田鞆負等、講修天文曆數、蓋繼有德公志也、秋七月、武藏相模地大

震、小田原尤甚、壞城垣及民戶、八月、江戶海水溢、溺民衆、冬十月、筑前國主黑

田治高卒、無子、以一橋治濟次子齊隆爲子、嗣、

三年、癸卯春二月、若年寄松平忠順卒、江戶地大震、自是月至四月、江戶及諸國

城邑、火災荐起、夏六月、關東諸國大水、天寒如嚴冬、米價遽騰貴、概五斗米直

金一兩、士民困窮、彦根城主井伊直幸爲老中、命班諸老上、初田沼意次欲以

其女妻井伊直朗、直朗者、彦根宗族、故賤、意次門地、欲不許、則懼讒構、許之、則辱

祖宗、意不能決也、因謀直幸、直幸曰、是何難焉、世之買妾者、不論其種族、苟以妾

爲妻之心娶之、雖士庶之女可也、況田沼氏乎、直朗遂與之婚、意次大悅、旣而直

朗爲參政、直幸亦因得入政府、秋七月、淺間山火、信濃以南、上野、下野、武藏、雨灰沙三四日、晦暝晝暗、人家皆燃燈作事、路絕行人、灰沙積平地深尺餘、後雲烟久不散、關東諸國不見日數月、初火發有聲如雷、火焰騰上、聲聞數十里、旣而山北面崩裂、泥水暴漲、自大篠山至五龍津、數十里之間、村落林木流蕩如洗、死者數萬、利根河浮屍蔽水、田野沙淤爲不毛之地者、亦數千頃、自九月至冬十月、西北海上大颶風、舟舶覆沒無算、因幡國主松平重寬卒、子治道嗣、十一月、雷震大坂城、城門災、久留米藩主有馬賴徠卒、年七子賴貴嗣、奏者田沼意知爲若年寄、加賜職俸米五千苞、是歲、關東諸國大饑、與羽尤甚、仙臺弘前封內、道殣相望、獨莊內嘗每郡邑置倉廩、備救荒、故士民得賴不餓、

四年、甲辰春三月、新番士佐野政言善左衛門殺若年寄田沼意知于殿中、時事起倉卒、舉朝失措、大目附松平忠鄉對馬守年七十、進捕政言、下獄究治、政言曰、爲國家故

耳、意次稱意知未殊、翌日、入與諸老議、政言罪、公聞之曰、意次今日猶朝乎、意次畏遽退、夏四月、賜政言死、賞忠鄉之功、益邑二百石、目附二人、坐逃避褫職、意次又怨同僚太田資愛、米倉昌晴、不救意知、出昌晴爲西城若年寄、資愛懼、使辨士

辭謝厚賂之、因得釋、時田沼氏父子相並執政、專威福、上下憤怨、及政言殺意知、皆以爲快、而悲政言死、往祭其墓者、絡繹屬途、寺社奉行安藤信成對馬守爲若年寄、信成、信友之孫也、五月、牧野貞長爲老中、大坂城代戶田忠寬因幡守爲京都所司代、忠寬、忠真之曾孫也、初貞長召還、意次使人謂之曰、君之爲執政、未可必矣、或將傳西城也、貞長乃重賂意次、求執政、意次又使言西城老中鳥居忠意曰、幕議召牧野侯、將爲老中、然思君數年之勞、殿下之心未決、君夫無意乎、忠意不應、私語人曰、是將賺吾重賂也、吾旣在執政列、復何求耶、貞長乃爲老中、冬十一月、仙臺藩主伊達重村、請鑄方錢、行其封內、許之、文曰仙臺通寶、其三當寬永錢之一、老中井伊直幸爲大老、常憲公以來、不復置大老之職、直幸乃賂意次數千金、終得之、以故名雖大老、實充職而已、與意次同朝、則不敢並行、肩隨以媚其意、時人嗤之、

五年、乙巳春正月、久世廣明卒、側用人水野忠友爲老中、益邑五千石、又增賜老中松平康福、田沼意次、邑各萬石、側衆稻葉正明三千石、意次封邑至是五萬七千石、二月、米澤藩主上杉治憲字世章老、以弟治廣爲子、嗣、治憲聰明慈仁、專心

政治、紹封初、大發節儉之政、以爲封內之儉、自一家始、一家之儉、自閨門始、於是、先議減女員、僅留九人、身著綿衣、食不重味、以率下、舉竹股當綱美作爲老職、委任國事、當綱爲人忠鯁、盡力輔政、薦賢良、退詔佞、大革舊弊、綱紀悉舉、治憲聞、尾張人紀德民平賢、延爲賓師、禮待優渥、討論得失、參定政刑、設興讓館、以教授後進、由是、米澤治教之績、顯聞海內、稱爲當時第一、治憲待群下極渥、故衆士感恩、開荒蕪、造橋梁、凡爲國興利省費者、無不自服役、又恤民如傷、思其稼穡艱難、親耕于郊、以勉之、有民遇刑殺者、爲自減膳思過、癸卯歲、與羽大饑、治憲適當入覲、乃請緩期、大發倉稟、或糴鄰國、日夜盡心賑救、自食糜粥、以率士民、闔境因得免死、翌年夏、陰寒多雨、人情洶洶、治憲大憂之、乃宿齋斷食、祈祖廟三日、既而陰雲解散、連晴二旬、士民抃舞大喜、其孝事太公重定、過于所生、重定常好散樂、善舞、治憲雖非其所好、不敢不親舞、以承其驩心、重定嘗在國臥病、聞之憂愁、卽日告歸、看護不離側、三月、曾無怠惰之色、嘗召見士民高年者、賜酒食及物、各使其子孫給事左右、亦親爲重定行酒奉食、共盡歡而罷、自是、每春以爲常、衆無不興起于孝也、治憲有子顯孝、而以治廣爲重定所生、初定爲嗣、至是、讓治廣而老、時年四

十、德民者、受業于參河中西維寧、漢以教授江戶、其學專提大義、不拘字句、嘗曰、

聖學之要在成德、不論學派如何也、乃使門人各從所好講習、務在成就材德、德

民最長政事、故諸侯延請、必問以治民之術、然其所爲謀者、終身箝口不言、後仕

本國、食祿四百石、夏六月、秋田藩主佐竹義敦卒、子義和嗣、秋九月、琉球告

饑、賜薩摩國主島津重豪金一萬兩、米一萬石、賑之、冬十月、肥後國主細川重

賢字子明卒、年六十八、子治年嗣、初重賢之襲封、會國政漸衰、上下疲弊、乃慨然

有興復之志、其始就國、出令戒群下、首開言路、擢賢良、舉材能、分十二職、置六奉

行、務革除弊政、嘗謂治國以民爲本、因誡勅郡吏、輕刑罰、薄賦歛、又教民種桑養

蠶、不數年、國內蕃富、於是正諸士禮節、定官祿衣服制度、設學校、大講修文武政

教、鬱興、至諸侯往往遣人來取法云、重賢英明、知人善任、其以庶子在江戶、常苦

供給不足、竊謀之用人堀勝名、

平太左衛門

勝名正色曰、今國用不給、上下究困、而君

以庶子不自儉、亦欲重累主公乎、非吾所知也、舍而不顧、重賢立、首擢勝名、委以

政事、曰、彼爲國不受私、可用也、勝名倜儻有智略、肥後治教之治、其力盖居多焉、

竹原立路

勘十郎

爲用人、常薦賢學能、最善諷諫、稻津某

彌右衛門

治水土、民謳歌其績、

平野某郎權九

治獄聽決稱平蒲池正定

喜左衛門

好直言自下士擢爲奉行其於文學

秋山儀山

玉藪慙孤

並爲時習館教官獎勵諸士其得人如此所以能一新舊弊而

國內大治也卒諡靈感

米倉昌晴卒十二月松平忠福

立著頭

爲西城若年寄

六年丙午

春正月至二月江戶多疾風火屢發發必延燒數里衆重足而立乃令市

中警夜甚嚴四達之衢假作閤門夜則闔之不許漫往來諸侯邸第各自警邏鈴

柝聲通夜不絕

夏五月至六月淫霖連旬三伏不知暑或襲絮衣

初田沼意

次建議採金於吉野山埋印幡湖開墾並旣載事苟有言涉興利者莫不聽納計

吏以下爭進聚斂之計至油楮亦皆有征至是又令天下神祠佛寺及農工商賈

每春輸貨于官限以五年貸之諸侯名曰融通金其額每田十頃出銀二十五錢

每肆六尺銀三錢過五年返與之云於是府下命市尹郡國囑諸侯公邑令邑宰

輸納融通金時比年飢荒農民窮乏逋租者甚衆國邑掌事者素憂之及此令下

天下洶洶轉相告語莫不嘖嘖秋七月大雨霖利根河大溢堤決數十所武藏

上野下總瀕河之田悉沒關宿尤甚泛濫及江戶沒本莊溺死數萬人公登城樓

望見其昏墊而憫之命諸老賜金賑之老中會議田沼意次曰水患不若火災火

尙不周、況於水平、退則矯命貸之、約曰、至十月收焉、衆嘻曰、是僅數月貸耳、及期不償、則得罪必矣、因相議不用、擬封還、官惠格不行、八月、公有疾、意次進、日向陶庵、若林啓順二醫、皆嘗因意次得謁見者、乃召診脉、踰三日、命啓順進藥、即日賜俸二人爲侍醫、會公服其藥而嘔、因怒黜二人、並惡意次、時意次專橫日甚、貪冒無厭、苞苴公行、事皆因請託而成、諂諛得志、競尙奢侈、風俗之頹廢、紀綱之壞圯、開府以來所未曾有也、公都不知察焉、及其始疑意次、近侍交白之、公大怒、立命罷採金埋湖及融通金之令、意次未知之、聞公疾病、欲入侍疾、俟其薨、矯命悉黜不附已者、益張威福、近侍知之、沮而不納、欲強入、近侍某作色曰、君不聽我、是方命也、時近侍有結黨謀刺意次者、意次視意狀非是、懼而退出、稱疾不朝、二十七日、老中使人諷意次請罷、許之、是日、側衆稻葉正明罷、削邑三千石、奪陶庵啓順俸爲庶人、二醫釋褐僅九日而黜、時人笑之、是月公薨、年五十、老中集議秘喪、九月八日、發喪、時世子尙幼、尾張大納言宗睦、紀伊中納言治貞、水戶參議治保、入賛大政、遣令大率出其會議云、冬十月四日、葬公于寬永寺、二十四日、天皇詔贈正一位大相國、諡浚明、浚明公幼而穎悟、能誦詩書、學書劍皆善之、時出內

苑弄風箏、或風勁索絕而失之、輒有愛惜之色、侍臣或疑其非人主之度也、他日公謂左右曰、疾風宜莫放風箏、予非愛之、若飄墜市上、則市人必舍業赴尹府奉還之、夫以予遊嬉、使人曠日奔走、無乃不可乎、既襲職數年、天下想望仁政、而專信用田沼意次、往往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怨譟大興、蓋公仁愛之心有餘、而爲姦臣所抑蔽、其澤不得加於民、論者惜焉、西城老中鳥居忠意爲老中、

閏月、世子發命、削田沼意次邑二萬石、収其居邸、徙築地別第、市民皆悲其罰輕、

要之途、以瓦礫擲之、放言罵詈、勘定奉行松本秀持_{伊豆守}以意次黨褫職、削其俸

之半、當是時、諸侯有司爲田沼氏姻婭者、並離婚斷交、水野忠友還養子忠德而

告絕、人訕其薄情、西城若年寄松平忠福、并伊直朗、並入參大政、

七年_{丁未}春正月、薩摩國主島津重豪老、子齊宣嗣、三月、寺社奉行阿部正倫_{伊勢}

守爲老中、正倫、正右之子也、大坂城代阿部正敏_{能登守}正允之子也、父卒襲封、

時年五十三、曰我老矣、自非超遷、不能執政、乃一意阿附田沼意次、遂爲城代、因期望入爲老中、至是、意次貶黜、賄賂不復行、意怏怏不樂、竟成病卒、

府朝事畧卷之十畢

府朝事畧卷之十一

文恭公

諱家齊、幼字豐千代、有德公之曾孫、而一橋參議治濟之長子也、母岩本氏、安永二年十月五日、生于一橋第、天明元年、浚明公召入爲世子、徙西城、二年、加元服、叙從二位、任大納言、七年四月、任大將軍、在職五十年、而辭、天保十二年正月薨于西城、年六十九、葬寬永寺、諡文恭、

天明七年夏四月十五日、天皇使傳奏司前大納言藤原隆前、油小路大納言源信

我久來、拜公爲征夷大將軍、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補淳和并學兩院別當、

源氏長者、陞正二位、遷內大臣、賜隨身兵仗、五月、遣松平賴起讚岐守朝京都、謝恩、

自安永末年災異荐見、五穀不登、至是米價極貴、斗米直銀三十錢、江戶及大

坂長崎等地、民盜大起、江戶最甚、白晝突入穀肆、蹂躪米穀財物、南自芝街、北迄

淺草、無所不至、乃命吏逐捕、而發倉廩賑窮民、旣而府下穀肆皆閉戶不販、道殣

相望、六月、命關東郡代伊奈忠尊右近將監賑救、忠尊乃差吏諸國、募求富民蓄積、詰

責府下豪賈、糶其藏粟、官糶以貸市人、因僅得免飢餓、初京都町奉行石河政

武土佐爲人廉直、以忤田沼意次見黜、至是爲町奉行、首逐屬吏姦猾者數人、嚴

誠其餘自是尹府競尙清廉市人大悅賜弟齊匡

慶之丞

田安第并邑承治察之

後齊匡一橋治濟之第六子也白川城主松平定信

越中守

爲老中公召見曰予

少新續緒未能親政加民近日綱紀紊亂百事失度今天下大政專委任之卿卿居首相之位以料理百事且予之動作皆仰卿指教也定信乃入執政署徑進坐

上班凡始任老中者必先謁先輩乞教於是諸老相顧而驚大老井伊直幸謂定

信曰宜見謝諸老定信佯爲不聞不應諸老乃覺悟定信拜老中非常例也乃進

謁稱慶定信徐言曰願與諸君戮力一心共輔大政進謁者皆汗出浹背定信故

田安宗武之第三子出爲白川城主定邦嗣爲人英明好學自奉儉薄綿衣素食

不邇聲色常親近儒生講習不倦嘗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事

斯語者非國君也因著國本論具述民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及古今利世安民

之要及爲執政愈益厲精以爲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要於是嚴禁贈賄請

託無所聽女謁無所入黜貪濁舉廉直號令明信嚴而惠察而不苛務革田沼氏

弊初意次之專政也上野人高山正之

彦九郎

慷慨扼腕與同志語曰噫公上百不

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紅葉山下號召立可得千人於誅豎子何有及意次敗定

信入相、每聞一號令出、喜輒形於色、百姓亦咸忘災相慶也、加納久周 遠江守 爲

側衆、久周、久堅之子、與定信相友善、以忠良清廉著稱、秋七月、教曰、予盡心庶

政、日夜劬勞、冀使前將軍遺志、通達上下、天下各得其所、汝吏士從前有過失、一

切不問、自今與汝更始、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凡事皆沿享保之制、同心協力、効忠

致績、使予得一日之安焉、泉邑主本多忠籌少 正 爲若年寄、忠籌居邑有仁政、

部內民嘗建生祠祀之、每禱祭錢貨作堆、忠籌聞之、令代以粟米、乃命錄之、積久

頗殖、後遇凶荒、出以賑民、民益悅、忠籌爲人忠厚樸茂、頗有學識、嘗著涇渭論、論

文武道、初繼封尤貧困、先自節約、以率勵士民、自是一藩風靡、遂致富裕、封地與

定信相接、故定信識之、舉以參大政云、九月、大老井伊直幸罷、肥後國主細

川治年卒、無嗣、以支封齊茲邑字土 爲子嗣、冬十月、以浚明公遺命、收田沼意次

封、以陸奧邑一萬石、賜孫意明助龍 爲嗣、卽日徙意次于稻荷渠別邸、禁錮之、初公

之在一橋第、有保母大崎者、從入西城、見厚遇、意次竊謀復用、因重賂大崎、大崎

爲亟白之事、覺、於是重貶意次、且逐大崎、勘定奉行赤井忠晶豐前守 以與松本秀

持助意次、事收歛、免職、削其祿之半、十二月、命濱松城主井上正甫河內守 田中

城主本多正溫伯耆守橫須賀城主西尾忠移隱岐守毀相良城忠移受命促士卒壞其分所即日畢功賜言褒賞之忠移忠尙之孫也戶田忠寬罷松平乘完和泉守爲京都所司代

八年戊申春正月二十九日京都大火皇宮仙洞皇后宮皆災延及二條城文武諸第神祠佛寺及民戶焚蕩二十餘萬二月遣高家衆武田信明安藝守于京都言災

時松平乘完未赴任尋與勘定奉行根岸鎮衛肥前守共入京都賑貸遇災者奏

者松平信明伊豆守爲側用人信明信稅之曾孫也老中阿部正倫罷三月命

老中松平定信經始皇宮酒井忠香罷奏者青山幸寬大膳亮爲若年寄老中

水野忠友罷夏四月老中松平康福罷康福初賂田沼意次徙封古河爲執政

又移岡崎而不如濱田多収也乃求婚意次因深結驩遂復舊封又以貨益邑萬

石故雖班在諸老上殊爲意次所侮人鄙笑之若年寄松平忠福罷側用人

松平信明爲老中信明性亮直有才識公嘗於便室前起土山鑿小池蓄魚植樹

自謂有風致召信明見之信明正色曰臨天下者海內山岳河海皆其有也則芳

野之花龍田之紅葉宜視爲庭前物耳而殿下徒愛玩假山盆池何規模之狹小

也、且以無益勞人力、如世之謗議何、公知其器可用、乃擢爲執政、五月小室邑

主小堀政方

和泉字

坐前爲伏見奉行、奉職無狀、取其封一萬石、放小田原、若年

寄本多忠籌爲側用人、遣松平定信巡視京都大坂、定信所至、罪姦吏、訪遺賢、

無發一令、而民情歡欣、召見大坂名儒中井積善、竹山問時務、積善乃著草茅危言、

以獻焉、積善魁梧奇偉、有幹事之才、治經精密、詩文雄渾雅健、作逸史十二卷、世

稱爲嘉史、

六月、京極高久

周防守

爲若年寄、

秋七月、田沼意次死、

年七十

九月、

命五萬石以上諸侯獻造皇宮用度、冬十一月、公臨吹上、聽理官斷獄、讚岐

人柴邦彥

栗山

爲人英敏好學、少東遊、受業于林門、後仕阿波爲儒臣、大倡宋學于

京都、是歲辟爲昌平學教官、命與學士林信敬

大學頭

儒員岡田恕泉等共修學政、

乃立五科以造士、當是時、府下唯授徒者、尙多主張荻生氏復古學、諸儒生薰

染其說已久、故每學令下、詆謗百出、皆歸咎於邦彥、邦彥斷然不顧、於是國學規

模一新、府下學風亦從而變、稍知嚮程朱者、蓋邦彥力居多云、後每朝有大議、諸

老多相詢謀焉、

寬政元年、己酉春二月、公以前薩摩國主島津重豪女茂姬爲夫人、公在一橋第所

聘也。夏四月，松平乘完爲老中，大田資愛爲京都所司代，乘完，乘邑之孫也。五月，蝦夷酋杜祁諾伊作亂，祁諾伊年八九十，長身勇健，嘗患松前商舶姦詐專利，曰：「日本與蝦夷，本等人也，而日本安逸占利，蝦夷辛苦常乏，不亦無聊乎？會其子有疾，松前人與之藥，飲而死。」祁諾伊大怒，因煽動群夷，掩殺松前吏民七十餘人。秋七月，命領主松前道廣大炊介出兵擊之，祁諾伊遁據，派拿西利，追擊破之，誅祁諾伊以下若干人，梟首松前。八月，土佐國主山內豐雍卒，子豐策嗣。九月，令諸侯貯五年粟，以備饑荒，每封萬石，粟歲五十斛。冬十月，紀伊中納言治貞卒，年六十三子治寶嗣。

二年，戊辰春二月，老中牧野貞長罷。夏四月，松平定信與理官會議，更定律令，本多忠籌進格老中，增賜邑五千石，比城主，寺社奉行戶田氏教采女爲側用人。五月，令大學頭林信敬正學、禁異學。六月，仙臺藩主伊達重村老，子齊村嗣。大番頭堀田正敦攝津守爲若年寄，正敦，正亮之族子也。初，松平定信奉命營皇宮，白曰：「慶元撥亂，百度苟簡，九重之居未盡由禮，歷朝仁聖，殊重煩民，因仍至今，雖王者御世，以德不以富，抑亦堂々紫極，萬方所拱，不當單薄如此，公然之。」

冬十一月、新宮成、天皇徙御、殿堂門廡、以及窓戶陞欄之細、稽據古制、尺寸不失、
天皇大喜、親書御製詩、賜公、賞其成功、側用人戶田氏教爲老中、十二月、公
親臨御製詩、并寶刀、賜松平定信、賞皇宮經營功、勘定奉行久世廣民、丹後守柳生
久道主膳正等、賞賜有差、琉球主尙穆遣宜灣王子等、來賀、代立王子亦善和歌、
其富嶽詠、人傳誦之、江戶地連震、初荷蘭人之互市長崎、每歲船額二隻、所
與銅額一百萬貫、其甲必丹歲入、覲江戶、是歲松年定信建議、減船額爲一隻、銅
爲六十萬貫、改每歲入、覲爲五年一覲、

三年、辛亥春三月、故世子家基生母津田氏卒、諡蓮光院、秋七月、長門國主毛利
治親卒、子齊房嗣、八月、江戶大水、潮勢泛濫、深川街市沒入海者數所、溺死甚
衆、明和中、魯西亞人杭榜瓦漏、漂到阿波、乞薪水、德其被撫恤也、後贈書于長
崎蘭客、告其國將有事于蝦夷地、使我預爲之備、是春、筑前、長門、石見、荐告蠻舶
入近海、九月、下令諸侯、嚴沿海備、又使其入覲交替者、皆取路於海上、因以習舟
楫、魯西亞國在歐邏巴洲、而其境界漫衍于中北亞細亞、都名伯德球、毘爾觚、隸
大鎮五十餘、自伯德球稱帝以來、世逞威海外、併吞傍國、其所部地斗出東洋者、

曰加模沙都加、西南願亦有數十島、即與我奧蝦夷地、僅隔一衣帶水耳、蝦夷素多漁獵之利、故彼國人欲之、蓋非一日云、冬十月、置醫學館于神田、每歲春秋

考試醫學生、命侍醫多紀安長

永壽院

爲教官、每歲給金二百兩充學資、

四年、壬子春三月、關東郡代伊奈忠尊坐素行無狀、不能齊家、覩職、收其邑四千石、

放南部、未至配所而死、賜其族子忠盈小三郎千石承後、忠尊、忠次之後也、世掌關

東郡邑事、至是使勘定奉行久世廣民兼郡代、後遂廢其職、夏四月、公親試布

衣以上武技于白書院、島原地大震、山裂海溢、市民死者萬餘人、命貸城主松

平忠恕

主殿頭

金一萬三千兩賑濟之、

五月、仙臺人林友直

子平

坐著海國兵談、三

國通覽等書、議海防事、禁錮于本藩、秋九月、使若年寄堀田正敦試諸番衆、寄

合、小普請之士、及其子弟文藝於昌平學、武技於吹上、其高第者、賞賜有差、

五年、癸丑春正月、側衆加納久周爲若年寄、二月、鳥居忠意罷、三月、京都所司代

太田資愛爲老中、命松平定信巡視下田浦賀等沿海地、初天皇欲尊所生

父閑院親王典仁爲太上天皇、諸公卿皆贊之、乃下大府議、焉大府謂名器至重

不可輒擬、且親王雖所生、不繼其統、不踐其位、而上尊號、非尊祖重宗之義也、奏

對以爲不可、天皇從之、至是公召議奏前大納言藤原愛親、山傳奏前大納言藤原公明、^{正親}至江戶、詰其措置失宜、愛親爲人雄辯、數與老中松平定信等論難

于殿中、愛親坐輕易處重事、答辭失體、杜門屏居、公明亦被譴責、夏五月、世子

家慶生、秋七月、檢校塙保己一、請創建國學館于六番町、稱和學講談所、保己

一武藏人、少時喪明、而天性好學、常使人誦書聽之、一歷其耳、終身不忘、受業于

萩原宗固者、博通國書、後大搜索古籍、編纂群書類從一千卷、老中松平定信

罷、初一橋中納言治濟以公所生父、頗驕侈、覬望入居西城、稱大御所、嘗延見定

信、密語其意、定信固陳不可、及閑院親王尊號議起、故力折之、以綴中納言意、然

以忤詔旨、終頻請罷、至是公優勞遷左中將、班溜間、天下聞其罷政、莫不歎惜焉、

八月、松平乘完卒、若年寄安藤信成爲老中、九月、松前報云、魯西亞國主遣

使、送伊勢漂民幸太夫等三名、至蝦夷那門魯、因乞通商焉、自五月至是月、霖

雨、江戶及關東大水、冬十二月、命目附石川忠房、左近村上義禮、大如松前、接

魯西亞使者、又令盛岡城主南部利敬、大膳弘前城主津輕寧親、越中出兵備其

不虞、

六年^{甲寅}春正月、江戸大火、三月、備前國主池田治政老、子齊政嗣、夏六月、石

川忠房村上義禮至松前、致魯西亞使于松前、諭曰、國制以長崎、定爲外國停舶之處、若有所請、當至長崎議焉、使者固請得命於此、不許、乃還付幸太夫等、幕命報以刀二口、粟數十斛、賜信牌遣歸、幸太夫在魯西亞十二歲、頻請歸鄉、魯西亞主素欲與我通、故發使舶送之云、江戸大雨、雷震數十所、冬十一月、江戸地大震、

七年^{乙卯}春三月、公獵小金原、親槍獲鹿五頭、既還、命與儒成島勝雄^{仙藏}作遊獵記、

偶遣從臣一名不錄、公覽而言之、衆以爲聰明不可欺也、秋七月、清水中納言

重好卒、^{年十五}無嗣、收封十萬石、召還其臣僚、而置勤番守第、八月、筑前國主黑

田齊隆卒、^{年九十}子齊清嗣、

八年^{丙辰}冬十月十五日、世子加元服、十一月、水野忠友再起爲老中、青山忠裕

^{下野}爲若年寄、並傳世子忠裕、忠俊九世之孫也、十二月、琉球主尙溫遣使大

宜見王子尙恪來、謝代立恩、是歲、仙臺藩主伊達齊村卒、子周宗嗣、辟肥前

人古賀樸^{里精}爲儒員、樸初喜王學、及遊大坂、與尾藤肇^{洲二}賴惟完^{春水}等交、終捨舊、

專宗朱氏爲國主鍋島治茂所信用嘗從至江戶太府命說經昌平學至是終辟爲儒員後擢爲教官樸崇尙理學而深憎山崎氏固陋之弊故其學博洽一時無比云子孫相繼爲昌平學教官肇伊豫人父業操舟肇少遊大坂修復古學惟完勸讀洛閩書肇乃從其言自是純守程朱先是旣辟爲昌平學教官嘗病東儒淆亂名分著稱謂私言詳辨擬稱漢名當否惟完安藝人仕國主淺野重晟爲儒員重晟臨下深嚴不假以辭色然於惟完優待殊至賜坐與語或至夜漏下三刻子襄山陽文章有跨竈之稱最長史學所著外史政記等今大行於世

九年丁巳春三月朔世子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夏四月移居西城秋閏七月若年寄加納久周以病請罷許之冬十一月天皇詔改定曆書

十年戊午春二月命松平信明堀田正敦修營大成殿令諸侯每釋奠獻刀馬夏五月因幡國主松平治道卒子齊邦嗣秋七月松平乘保能登守爲西城若年寄

冬十月老中格本多忠籌憂水野忠友復用奢侈稍起不能自安以病請罷許之班帝鑑十二月寺社奉行松平輝和右京亮爲大坂城代初輝和之爲奉行僧侶姦濫或至有蓄姬妾者輝和命捕其尤者總寧寺主僧責其不法流之僧徒屏

息輝和因謂浮屠姦濫亦法不立于上也乃將聞於朝立度牒制乞爲僧尼者官給之一通會遷城代不果識者惜之輝和輝高之子也是歲頒行寬政新曆

十一年己未春正月一橋中納言治濟老子齊敦民部卿嗣大府議以爲蝦夷地曠

漠松前章廣志摩守一小侯不足以備外寇乃割松前以東地及阨杜魯字派拿西

利二島爲官地賜章廣別邑于武藏二月遣書院番頭松平忠明信濃守勘定奉行

石川忠房目附羽太正養庄左衛門守等于蝦夷撫育夷人監視漁鹽又命南部利

敬津輕寧親出兵戌箱館秋八月安藝國主淺野重晟老子齊賢嗣九月越

前國主松平重富老子治好嗣冬十一月大成殿成因又大修昌平齋營齋舍

以待廩餼生偃武以後嚙人子弟居宿學舍昉于此尾藤肇古賀樸等皆賜宅其

側日入教授生徒十二月尾張大納言宗睦卒年六十八以一橋治濟嫡孫齊朝爲

子嗣

十二年庚申春二月遣小納戶戶川安倫藤十郎後大河內政長善十郎巡視蝦夷地

常陸人間宮倫宗從此行自唐太涉黑龍江抵山海關云夏閏四月林衡大學頭

柴邦彥等獻孝義錄五十卷奉命所撰也令書鋪鏤刻頒行天下五月命伊能

忠敬測量蝦夷地、制地圖、

享和元年辛酉夏六月、老中太田資愛罷、

出羽土寇大起、抄掠山形上山高畑等

管内、仙臺米澤各出兵、衛其境界、與羽騷然、踰月始平、

秋七月、牧野忠精

備前守

爲老中、土井利厚

大炊頭

爲京都所司代、利厚、利里之孫也、

二年、壬戌

春二月、置箱館奉行、以羽太正養、戶川安倫爲之、鎮撫蝦夷、令曰、務使蠻

俗化、內地之風、教穀食、知倫常、以固服從之心、

三月、加賀國主前田齊敬老、以

弟齊廣爲子嗣、

秋九月、水野忠友卒、安藤信成爲西城老中、冬十月、土井利

厚爲老中、若年寄青山忠裕爲京都所司代、

三年、癸亥

冬十月、伊豆山火、江戸雨灰、

十二月、老中松平信明以病請罷、許之、

文化元年、甲子

春正月、青山忠裕爲老中、稻葉正謙

丹後守

爲京都所司代、二月、公

獵入貫野、

秋九月、世子聘有栖川親王織仁女爲夫人、初世子移西城、殿室四

壁皆繪以山水花禽、至是修殿室、公命更以古聖賢行事、文王之囿、召公甘棠等、

畫壁間及屏障、使世子坐臥對之、有所觀感興起、又欲其知神祖創業畧、新曆寫

東照宮遺訓、賜之、使近臣常讀于前、世子亦能遵庭訓、輒正容傾聽焉、魯西亞

主歷贊獨爾遣使勒薩腦特等至長崎乞通商長崎奉行肥田賴常豐後守命呈其

國書勒薩腦特不肯曰吾至江戶謁將軍之日就呈焉強而後可其書略曰我祖宗以來久聞貴國高義仰慕有年前年幸得送貴國漂民始通使問欣抃不啻抑我邦於貴國雖云萬里懸絕然如屬部諸島即猶比鄰也願得通信互市永結鄰好曩者辱賜信牌許入長崎因使臣某某謹尋前約并又送致漂民四名方物件件聊表寸衷若見採納幸甚賴常即馳使報之江戶令筑前肥前二國主出兵各一萬船艦數十隻守衛港內外以備不虞冬十二月遣目附遠山景普金四郎如長崎諭遣歸之

二年_丑乙春三月景普至長崎召勒薩腦特等于官舍傳大命諭曰我邦昔者與海外諸國通問者蓋亦不少也然以風習各異驩情不接故一旦設嚴禁停外舶往來今爾國主乞結鄰好其意非不切也然自古未曾有往來之跡事情亦未能詳之豈以一介故遽破祖宗厲禁乎若夫互市貿易雖如彼此有利者而以有限之國貨易無用之異物亦非我所欲也且互市一開姦商亂民唯利是趨動生爭端傷風敗俗國害莫大焉要之皆祖宗所禁也爾能了此意歸告爾國主莫復以我

爲念矣、勒薩腦特欲必得命、反復論難、甚力、肥田賴常解喻百端、遂服、乃給薪水、遣之、蕃舶之出港、必發祝砲、而魯西亞之來、以嫌疑、一切禁操兵器、會荷蘭舶發港、賴常令莫鳴砲、荷蘭辭曰、是爲祭船神、不可廢也、賴常不復甚禁焉、旣而蘭舶發砲而去、衆皆以爲旣聽荷蘭、魯西亞將不奉令、衆情頗懼、賴常哂而不爲意、勒薩腦特果就有司、請發砲、曰、荷蘭小國、其位亦卑、而猶許之、況於我國大位尊、四方推爲有道邦者乎、賴常使言之曰、足下之言固然、但荷蘭卑賤、故我賈豎視之、賈豎器械在所不禁、足下奉大國命、來使他邦、不從其法禁、豈謂之有道哉、雖然、足下欲以國爲荷蘭伍、則發砲隨意、吾不敢禁也、勒薩腦特深自悔失言、且喜賴常之言、頗推重己國、制卒不敢喧噪而去、初魯使之在港內、以久棲舶生疾、請登陸養之、衆以大命禁登陸、難之、賴常曰、我賤民漂泊、彼且厚恤護送焉、況奉國命來使者、不可不待以殊遇也、若大府詰責、吾寧當罪而已、乃設假館于梅島、令悉就陸養疾、且命補修船舶壞、馳使告之江戶、老中牧野忠精、大稱其機變之才云、夏五月、津輕寧親以守衛蝦夷、尤致勤勞、益邑二萬四千石、併舊爲七萬石、冬十一月、若年寄立花種周出雲守坐與賤人交通、褫職屏居、大目付久田長考殿

頭坐罷、十二月、植村家長駿河守爲若年寄、小笠原貞溫近江守爲西城若年寄、

是歲肥前國主鍋島治茂卒、子齊直嗣、

三年丙寅春正月、令諸侯曰、嚮魯西亞使舶至長崎、乞通商、以祖宗厲禁、不許之、解

諭遣歸、且收嘗所給信牌、令莫重來、然蕃夷狡黠、或又託漂流而來、未可知也、沿

海侯伯苟見異舶至、速爲之備、先遣人問情狀、果魯西亞也、則解諭遣之、見其漂

泊艱難、薪水匱乏、則賑救之、若夫敢作猖狂、抄盜邊境、則不必須報告、宜速擊卻

之、三月、江戸大火、諸侯邸第、及寺祠民戶、焚蕩凡十六萬三千、死者二千人、

夏四月、老中戸田氏教卒、五月、松平信明再起爲老中、特命班諸老上、秋八月、

稻葉正諱卒、冬十月、阿部正由播磨守爲京都所司代、松平乘保爲大坂城代、寺

社奉行水野忠成出羽守爲西城若年寄、忠成、忠友之子也、十一月、水戸中納言

治保子治紀嗣、琉球主尙瀨、遣使讀谷山王子來、謝代立恩、初文昭公在

藩時、命新井君美、修慶長以來諸侯伯譜、名曰藩翰譜、寬政元年、大府更命右筆

瀨名貞雄源五郎、儒員岡田恕、續編修、起延寶八年、盡天明六年、旣而恕出爲郡官、

右筆專任之、至是成、十二月、與右筆近藤孟卿吉左衛門等、獻藩翰譜續編十二卷、系

圖備考附錄十一卷。是歲出雲國主松平治鄉老子齊恒嗣。伊賀國主藤堂高崧卒，以弟高兌爲子嗣。松前領主章廣父道廣爲人豪，復好利，嘗私與魯西亞通市，占其利既多年，至是事漸發覺。

四年，丁卯春三月，大府命綱道廣收章廣封徙之梁川，賜九千石地，舉蝦夷松前悉隸箱館奉行，改稱松前奉行。會葛刺布土島報曰：去歲九月，魯西亞舶入島，百許人上陸，發砲襲松前氏吏館，放火虜守卒，掠穀而去。於是命盛岡弘前二藩益出兵，分成東西蝦夷。夏四月，魯西亞舶二隻又入陂杜魯亭島，守吏戶田亦大關谷

茂八郎

等率盛岡弘前戍兵禦之，火砲交擊，我兵不支，夜遁山中，迷失路，戶田慙憤

自殺，蕃兵乘勢放火，大掠而去。關谷等航海走派拿西利，告急箱館。羽太正養大

驚，傳檄于秋田藩主佐竹義和，莊內城主酒井忠器

左衛門尉

徵兵，既而蕃帆陸續出

沒洋中，北邊騷擾。六月，北國諸侯爭告魯西亞變，羽檄相望，於是下令仙臺、秋田、

莊內、新莊戶澤氏

等諸侯出兵戍松前箱館，尋遣若年寄堀田正敦、大目附中川忠

英飛驒守

目附遠山景普等巡察蝦夷，下令警戒諸侯有司，當是時府下數有災異，

人情恟々，訛言四起，乃令嚴禁，偶語邊事。秋七月，因幡國主松平齊邦卒，以弟

齊稷爲子嗣。八月，麾下士平山潛藏上書謂以蠻夷攻蠻夷，固中國之形也。今

制醜虜，未足以勞賢士大夫。唯募光棍無賴之徒，盜賊博徒之流，及赦罪囚，可流

斬者，以爲兵，則其心貪狠兇暴，固不知死生爲何物，啗以小利，奮不顧身，得此徒

千人，足以驅逐夷賊矣。此亦以蠻夷攻蠻夷之術也。願使臣率此徒往剿賊，幸賴

國家威靈，而得奏捷，則無牛刀割鷄之謔。若不幸全軍覆沒，則命方面諸侯擊之，

亦未晚也。不報，潛爲人慷慨，好談兵，多材藝，刀槍弓砲拳法，皆詣其精。平居演武，

損甲試之，大有發明云。冬十月，使鐵砲方井上正清左太巡視伊豆、安房、相模

沿海，增置松前奉行二員，以河尻春之肥後村垣定行淡路爲之。十一月，羽太

正養坐指麾失宜，罷。十二月，荒尾成章但馬爲松前奉行，更命仙臺會津二藩佐

盛岡弘前出兵戍蝦夷，下令邊海諸侯，異舶至，則不問是非，放砲擊攘之。先是魯

西亞既侵掠阨杜魯李，轉入葛刺布土，放火所在，尋皆自引去。臨去，縱所虜卒，齎

書至箱館，曰：若不許我請，則明年必大舉而來，以兵力問可否矣。遣使番小菅

正容猪右衛門村上義雄盛物夏目信平長右衛門等于箱館，率仙臺會津兵六千人，分屯諸

島。

五年^{戊辰}夏四月、松前奉行戶川安倫罷、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石見}鐵砲方井

上正清、築礮臺伊豆相模安房邊要地六所、若年寄京極高久卒^{年八十一}六月、

至秋七月、江戸及近國、數疾風大雨洪水、八月、蕃舶一隻至長崎、長崎奉行松

平康英^{圖書}使吏及蘭客二名、往檢之、蕃人下脚艇、劫二蘭客以去、康英察其有

異、令兩營兵、以哨船截其歸路、營兵不應、乃命士官、結柵設礮、遣通詞末永甚左

問狀、甚左呼曰、汝胡爲者、敢執我蘭客、蕃人答曰、我諸厄利人、與荷蘭甲必丹有

怨、故踪以來、今聞本年蘭舶不來、且所擒微官耳、若能見惠糧草、還擒而退、康英

不得已從其請、因還蘭客、日晡諸人上岸、奪廠中銃刀、掠民家而去、康英方將火

攻鑿之、而所調兵未至、翌朝諸船開帆去、旣而大村城主大村純昌^{上總介}帥師以

至、不及、康英愧逸、賊屠腹以死、遺書自陳五罪、且曰、敢請自今以往、奉行職宜、用

封大兵多者、臣不敏、已辱國家、敢以死謝焉、初長崎舉口有兩營、官命筑前肥前

二國主、隔歲出兵千餘人、以戍焉、是歲、肥前直成、成將違律撤備、故失剿賊機會、

云、冬十一月、肥前國主鍋島齊直坐被譴責、杜門屏居、其臣自殺者七人、水野

忠韶^{ナル}壹岐^守爲西城若年寄、忠韶、忠見之子也、魯西亞旣去、後無復消息、小菅正

床朝專署

卷之十一

容村上義雄等及仙臺會津兵相次罷歸十二月南部利敬請自益賦爲二十萬石津輕寧親爲十萬石許之命共戮力益嚴邊備寺社奉行酒井忠進ニキ爲ニキ京都所司代忠進忠用之曾孫也

六年己巳春二月長門國主毛利齊房卒以弟齊熙爲子嗣三月土佐國主山內豐興卒以弟豐資爲子嗣夏四月津輕寧親請分封其族親足三十爲一萬石許之六月薩摩國主島津齊宣老子齊興嗣秋八月江戶及關東諸國大風

雨

七年庚午春二月命會津藩主松平容衆カラサ白川城主松平定信置戍兵安房上總相摸砲臺因舉其沿海地分賜容衆定信夏五月老中安藤信成卒六月大坂城代松平乘保爲西城老中寺社奉行大久保忠真加賀守爲大坂城代冬十一

月公子齊順賜清水第給稟米三萬石肥後國主細川齊茲老子齊樹ダラ嗣齊茲用心庶政崇信儒術謂時習館教官藪愨曰古來人君得直言之多未有如唐太宗者也吾襲封之初首求直言而少有應者竊疑太宗何以多得直言吾何以未得直言必有故也卿其以此意策問諸生愨退而傳命他日上對策若干通副割

曰臣願臺下勿釋今日之疑、勿忘今日之問、人之常情、未有不勤于初而忘於終者也、如太宗初年、勤于爲治、而急於求直言、開導引接、唯恐不言、及其末年、漸忘初心、不悅直言、此識者所以歎貞觀末年不及初年也、夫疑者得之本也、忘者失之由也、臺下誠能無釋今日之疑、則貞觀之直言亦將源々而來也、臺下誠能無忘今日之問、則永無貞觀末年之失也、齊茲深嘉納之、

八年、辛未春二月、江戶大火、三月、朝鮮王李珣遣信使金履喬等來賀、代立初公

之立、珣即欲致聘使、有故、命對馬守宗義功諭止之、至是乃來、大府命館諸對馬、

夏四月、使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德、

大膳大夫

奏者脇坂安董、

中務大輔

學士林衡等泣受其

聘、蓋延之江戶、則沿道諸國或苦于供億也、遂著爲常典、

五月、魯西亞舶一隻

至、派拿西利數人上陸、掠奪所在薪穀、調役奈佐某、

瀨左衛門

督衆開砲、連擊不中、乃

誘以好語、致之陸、擒其八人、蕃舶遁去、乃送生虜于松前、

秋八月、小笠原忠德

等、自對馬還、賞賜各有差、

九年、壬申春二月、仙臺藩主伊達周宗卒、以第齊宗爲子嗣、

久留米藩主有馬賴

貴卒、子賴德嗣、

夏四月、小笠原貞溫爲若年寄、有馬譽純

左兵衛佐

爲西城若年寄、

秋九月、米澤藩主上杉治廣老、子齊定嗣、魯西亞又至、派拿西利、請還生虜、不許、會攝津賈人高田嘉兵、泊船于的刺摸伊、蕃舶虜以去、冬十一月、江戸地大震、十二月、寬政重修諸家譜一千五百三十卷成、總裁堀田正敦以下、賞賜有差、大番頭京極高備、上總介爲若年寄、高備、高久之子也、

十年、癸酉春二月、令禁諸吏群飲佚遊、夏五月、世子生母押田氏卒、魯西亞人

伊利格爾特、以高田嘉兵至、派拿西利、使之言曰、嚮者侵掠葛刺布土諸島者、皆我屬部所在、無賴之徒耳、固非我主所與知也、今既悉處罪、貴國幸還生虜者、則後來誓不復讎、船于邊海也、守吏乃告之松前、松前奉行服部貞勝、伊賀守馳使報

江戸、而遣吟味役高橋三平等、往接之、三平時病初起、而性雄壯、奮赴之、六月、至派拿西利、見伊利格爾特、詰責前狀、格爾特具告故、且謝之、三平乃約齋其國謝書、及當時所掠兵器來、而後還俘焉、格爾特諾而去、荷蘭貢象、命卻之、秋九月、阿波國主蜂須賀治昭老、子齊昌嗣、伊利格爾特奉謝書至箱館、且曰、搜索兵器不可得、因呈證狀、奉行乃授大府諭書、還俘八人、格爾特拜謝獻方物、不受、給糧草而遣歸、自是魯西亞不復至、北邊始貼然、冬十一月三日、後櫻町上皇

崩、公子齊莊出爲田安齊匡養子、

十一年、戊申夏五月、修日光山廟、命中老青山忠裕督役、自四月不雨、至秋七月、

十二年、乙亥夏四月、東照公二百回忌辰、遣井伊直亮、掃部頭榊原政令、遠江守等、祭日

光山廟、老中牧野忠精掌事、天皇使左大臣藤原基前、近衛前大納言源有庸、六條以

下、來相祭、直亮、直幸之孫、政令、政永之孫也、酒井忠進爲老中、大坂城代大久

保忠眞爲京都所司代、忠眞、忠增六世之孫也、六月、定京都所司代、大坂城代

職祿、不論封土大小、並給一萬石、秋八月、小笠原忠德、坐家老小笠原出雲、姦

巧亂事害衆、臣僚多離散、被譴屏居、是歲、秋田藩主佐竹義和卒、子義厚嗣、

十三年、丙子春三月、公遷右大臣、世子兼右近衛大將、秋閏八月、大風雨、關東大

水、水戶宰相治紀卒、年四十三子齊脩嗣、九月、一橋民部卿齊敦卒、子齊禮嗣、

冬十月、老中牧野忠精以疾請罷許之、十一月、清水中將齊順出爲紀伊大納

言治寶嗣子、賜公子齊明清水第、

十四年、丁丑春三月、天皇傳位皇太子、諱惠仁太子立、是爲仁孝天皇、夏五月、生母

岩本氏卒、秋八月、老中松平信明卒、寺社奉行阿部正精、備中守爲老中、正精、正

倫之子也、九月、公子齊衆出爲、因幡國主松平齊稷嗣子、齊民出爲津山城主

松平齊孝_{越後守}嗣子、徙封濱松城主井上正甫_{河內守}于棚倉、棚倉城主小笠原

長昌_{主殿頭}于唐津、唐津城主水野忠邦_{左近將監}于濱松、正甫、正經之孫也、內行不修、

醜聲頗聞、故貶徙瘠土、二十二日、天皇即位、遣松平賴儀_{讃岐守}朝京都拜賀、諸

侯伯亦皆遣使賀之、賴儀、賴恭之孫也、冬十月、津山城主松平齊孝益賜邑五

萬石、併舊爲十萬石、

仁孝天皇文政元年、_{戊寅}夏四月、令新鑄二分判金行之、五月、諳厄利舶一隻至

浦賀、遣奉行內藤正強_{外記後伊豆守}往問狀、舶人乞互市、不許、與薪水遣歸、六月、行

二分判金、秋八月、京都所司代大久保忠真、側用人水野忠成、並爲老中、忠成

掌內務如故、

二年_{卯巳}春正月、增置浦賀奉行二員、筑紫孝門_{佐渡守}爲之、夏六月、令改鑄小判

一分判、世稱草字文金、冬十二月、南部利敬請分與其族信譽_{主稅}地六千石、爲

一萬千石列侯、

三年、_{庚辰}夏六月、又令改鑄銀幣、

四年^已辛秋七月、荷蘭貢駱駝二頭、冬十一月、老中水野忠成以總會大計有功勞、益賜邑一萬石、十二月、廢松前奉行、舉其地復賜松前章廣爲領主、水野忠成所建請云、

五年^{壬午}春三月朔、公遷左大臣、陞從一位、世子遷內大臣、陞正二位、世子任大臣、鎌倉以來所未曾有也、二十五日、遣松平賴恕^{護岐守}酒井忠器、朝京都謝恩、獻黃金千枚、寶刀一口、及鞍馬、自仙洞中宮、及關白傳奏司以下、獻遺有差、世子亦獻黃金五百枚、名刀鞍馬、賴恕、賴儀之子也、前米澤藩主侍從上杉治憲卒^{年七十二}

增賜老中土井利厚邑一萬石、側衆林忠英三千石、夏五月、出雲國主松平齊恒卒、子齊貴嗣、六月、公子齊溫、出爲尾張大納言、齊朝嗣子、齊良、爲館林城主、松平齊厚^{右近將監}嗣子、齊厚、武元之孫也、西城若年寄田沼意正爲若年寄、意

正、意次之子也、

秋七月、老中土井利厚卒、

八月、森川俊知^{內膳正}

爲西城若年

寄、弘前城主津輕寧親之先、世爲南部氏部屬、天正中漸強僭、遂列爲諸侯、以故南部君臣世仇視之、至寧親之時、始拜侍從、爵位皆與南部等也、南部利敬每憤之、遂憂鬱成疾以卒、子利用尙幼、未有爵位、於是其班遙在寧親下、南部人下

斗米將真秀之進少勇悍精熟武技傍涉獵史傳嘗遊江戶學兵于平山潛爲人懷

慨激烈居恒切齒於津輕氏聞利敬憂死不能自己與其門生關良輔密謀伺寧

親就封伏銃於路以逞其志會爲家僮所告寧親大懼從間道走入國將真知事

不成乃與良輔還江戶自謂十萬石侯畏匹夫而取間道其不能顯罪我也必矣

大聚徒講兵書寧親賂大府用事者捕下獄九月町奉行以老中青山忠裕旨斬

將真梟其首良輔亦處死將真時年三十四松平乘寬和泉守爲老中內藤信敦

紀伊守爲京都所司代乘寬乘完之子信敦信成十世之孫也奏者增山正寧河內守

爲若年寄冬十一月加賀國主前田齊廣老子齊泰嗣十二月學士林衡

以積年勤勞增邑爲三千五百石

六年癸未春三月徙封桑名城主松平忠堯下總守于忍忍城主阿部正權銕于白川

白川城主松平定永越中守于桑名定永定信之子先是受命守衛安房相模沿海

有力於是賜時服勞之夏四月西城書院番松平外記以私憤斫殺同僚三人

傷二人而自殺番頭以下坐免者衆冬十月清水中將齊明式部卿賜邑十萬石

阿部正精罷前大坂城代松平輝延右京大夫爲老中輝延輝和之子也正精與水

野忠成議不合、然又不能制之、於是謝病引退、

七年^{甲申}春二月、長門國主毛利齊瀨老、子齊元嗣、夏五月、鑄一朱金、并改造南

鐐、異舶出沒東海、遂至常陸大津、上陸者十二人、水戶藩執之、蓋諸厄利人也、

問訊無他、命放歸、六月、紀伊大納言治寶老、子齊順嗣、秋七月、諸尼利舶至、

薩摩之寶島、二十餘人大噪登陸、掠民家牛、戍卒銃斃其一人、餘遁去、

八年^{乙酉}春正月、伊賀國主藤堂高兌卒、子高猷嗣、二月、老中松平輝延卒、令

曰、夫南蠻西洋諸方人、祖宗以來嚴禁入內地久矣、文化中、姑料權宜、待遇頗厚、

因是諸厄利亞乃入長崎、敢爲無狀、及至近時、數出沒沿海、乞糧草、或妨海運、或

登陸抄民家、又聞有以邪教誘愚民、如此而不制、則使夷虜益滋蔓也、自今以往、

沿海地方見異舶至、不復須問其來狀、卽以見兵攘斥之、若敢登陸爲無狀、則或

捕獲、或斬獲、并破碎其舶而後止、凡事不須預告、臨機制變、戮力奏捷焉、凡沿海

之地、因其形勢、便宜置屯戍、要唯其久而不懈、若夫滿清朝、鮮琉球諸舶、辨之

不難、獨至荷蘭、或誤認擊之、此亦出不得已、則不敢復咎其過舉也、唯宜銳志攘

夷、莫敢或失機會焉、夏四月、益封側衆林忠英一萬八千石、爲若年寄、掌內務

如故、若年寄田沼意正爲西城側用人、寺社奉行本多正意遠江守爲若年寄、

秋七月、水野忠成以掌貨幣改鑄事、有功勞、賜鐙及徽章、鞍冒、賞之、忠成臣有土

方縫殿者、姦巧招權納賂、寬政文化之政大衰、八月、霖雨、東海道水、

九年、丙戌春二月、肥後國主細川齊樹卒、子齊護嗣、夏四月、上總群盜蜂起、抄掠

所在、命追捕之事輒平、秋七月、老中松平棄保卒、冬十一月、京都所司代松

平康任周防守爲老中、若年寄植村家長爲西城老中、大坂城代水野忠邦爲京都

所司代、康任、康福之孫也、是歲、越前國主松平治好卒、子齊承嗣、

十年、丁亥春二月、一橋大納言治濟薨、年七十七先是旣告老、削髮號穆翁、進從一位儀

同三司、諡最樹、葬寬永寺、後贈內大臣、更贈大政大臣、三月十八日、天皇特旨、

以公爲大政大臣、世子進從一位、天使就拜焉、詔曰、不旌德、則勸善之道缺焉、不

致賞、則報功之典廢矣、征夷大將軍左大臣源朝臣、武鎮四方、天覃萬邦、久守爪

牙之職、重荷股肱之任、有黎民鼓腹之樂、無蠻夷猾夏之患、朝家益安、海宇彌平、

疊新宮室、規模復古、交脩政典、祭祀興廢、其德宏大、其功豐盛、旣極武備重職、未

加文事尊官、今任大政大臣、宜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近衛各四人、爲隨身兵

仗式表不續、普告天下、俾知朕意、先是有內旨諭之、公固辭、不得命、遂奉詔、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大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遣井伊直亮、松平定永、朝京都謝恩、夏五月、增賜老中青山忠裕邑一萬石、六月、公子齊裕出爲阿波國主、蜂須賀齊昌嗣子、清水中將齊明薨、年十無嗣、有命置第邑臣僚如故、遣青山忠裕朝京都、奏年獻金二千兩、仙洞宮銀一百貫、及關白以下皆有獻遺、秋七月、公子齊省出爲河越城主、松平齊典大和守、嗣子、齊宣、出爲明石城主、松平齊韶左兵衛督、嗣子、公生男女五十一子、雖多夭折、而公子尙有十二人、故皆出爲諸侯養子、尾張中納言齊朝老、子齊溫、嗣、冬、仙臺藩主伊達齊義卒、以嗣未定、秘喪不發、老中水野忠成私召其老臣、謂曰、側聞陸奧守病革、而庶子尙幼、無復嫡立、今大府內旨以公子贅于陸奧守室、以爲其嗣、如何、老臣大條監物年二十五、即答曰、寡君雖病革、猶未殞歿、而以公子贅其室、臣所不知也、縱令寡君不幸捐館、而養子配義母、在大府不知其如何、於弊藩所未曾聞也、忠成作色曰、然則幼主而能供公事乎、監物曰、先君龜千代二歲而立、老臣輔之、助修日光廟、浚神田川、及西城防火、無一不辦、臣祖先亦與有力焉、由是

觀之、非敢所難也、忠成默然、久之問曰、子祿幾許、監物曰、一萬六千石、實五千石而已、於是養嗣議遂止、以庶子齊邦爲嗣、初老臣某佞媚忠成、陰謀以公子爲嗣、及事止、遽遣之國、衆罵辱之、如無所容云、

十一年、戊子春正月、詔嫡孫家祥爲權大納言、叙正二位、酒井忠進卒、二月、前老

中牧野忠精再起爲西城老中、夏五月、若年寄水野忠韶卒、冬十月、西城老

中植村家長卒、年七十九京極高備罷、寺社奉行堀親審大和守爲若年寄、十一月、

京都所司代水野忠邦越前守爲西城老中、忠邦、忠之六世之孫也、先是公從容語

諸老曰、初予少時、越中、伊豆、彈正等、每有諫爭、心輒不喜、今而念之、往々有驗、安得如此輩、以傳內府、卿等選任重職、宜致意於此、因是忠精忠邦等、相次爲傳相

云、大坂城代松平宗發伯耆守爲京都所司代、宗發、資訓五世之孫也、

十二年、己丑春三月、江戸大火、邸第廬舍、焚蕩凡十餘萬、死者二千人、命有司賑之、

夏五月、前老中左中將松平定信卒、年七十二本多正意卒、六月、奏者小笠原長

貴相模守爲若年寄、秋七月、鑄一朱銀行之、文曰、以十六換一兩、冬十月、水戸

中納言齊脩卒、以弟齊昭爲子、嗣、初齊脩之疾病、以無嗣子、老臣或有謀請大府

公子爲嗣者、在國臣僚聞之、以爲今奉公子爲君、將置親弟何地耶、於是有志士數十人、馳至江戶爭之、元老中山信守備前守乃請大府立齊昭、於是人心始定、皆

罷歸、十一月、捕奉邪蘇者六人、誅之大坂、十二月、加賜水野忠成一萬石、堀

田正敦三千石、是歲、備前國主池田齊成卒、子齊敏嗣、

天保元年庚寅夏五月、因幡國主松平齊稷卒、子齊訓嗣、六月、一橋民部卿齊禮

薨、年四秋七月、京都地大震、皇宮及二條城傾壞數所、後連動數十度、踰月不

止、八月、令嚴戒麾下諸士愉憤、是歲、江戶及關東有妖言、曰、有物磨人家墓

石、其所磨家必有災害、所在逐磨石者、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云、肥前國主鍋

島齊直老、子齊正嗣、

二年辛卯夏四月、西城老中牧野忠精罷、五月、松平宗發爲西城老中、大坂城代

太田資始守備後爲京都所司代、資始、資愛之曾孫也、冬十月、進松前領主松前

章廣、比一萬石、改五年一覲、爲隔歲入覲、是歲、安藝國主淺野齊賢卒、子齊肅

嗣、

三年壬辰春正月、若年寄堀田正敦罷、公特召便殿、手賜刀一口、副以時衣六襲、

曰汝爲參政四十年如一日、部下整然、實汝訓督之力也、正敦爲人剛直、忠義有素、既請致仕見聽、乃見老中、謝曰、諸公不以臣不肖、永被容任、無堪感佩、請從此辭、但有關心事二、試白之左右、臣考頃來天候、不出數年、天下必大饑、今公廩稀薄、宜及不陰雨、有綢繆之策、林肥後、性剛愎、今雖用事、竟非純忠者、以臣每裁抑之、故不至縱恣、願急上言罷之、諸老相見慙然、後終皆如其言云、二月、永井尙佐肥前守爲若年寄、本多助賢豐後守爲西城若年寄、尙佐直敬六世之孫也、冬十一月、令檢天下賦稅數、琉球主尙育遣使豐見城王子等來、謝代立恩、是歲、鑄二朱金行之、

四年已亥秋、陸奧出羽五稼不登、江戸米價騰貴、命發倉廩賑府下貧民、冬十月、朝鮮王城災、人戶三千、焚蕩無餘、通好以來所未曾有云、其訓導立敬夫書報之對馬、對馬守宗義質遣使慰問之、

五年甲午春二月、江戸大火、老中水野忠成卒、年七十一三月、水野忠邦爲老中、太

田資始爲西城老中、大坂城代松平信順伊豆守爲京都所司代、信順、信明之子也、

夏四月、西城側用人田沼意正罷、是歲、筑前國主黑田齊清老、以前薩摩國

主島津重豪子齊溥爲子嗣

六年^未乙春三月修造二城命肥後國主細川齊護津和野城主龜井茲方^能登助

役夏五月老中青山忠裕罷六月仙臺地大震海水漲溢沒民家溺死無算

秋七月公子齊善出爲越前國主松平齊承嗣子冬十月鑄精形大錢行之

文曰天保通寶一當小錢一百十一月長崎告清商犯法私販不從令條遣目

附戶川安清^{播磨}往按治之初出石城主仙石久道^{越前}以同族左京爲家老

左京姦狡弄權誘久道子政美^{美濃}縱酒色以致死因欲以己子爲嗣而料重臣

荒木玄蕃酒勾清兵仙石主計等不從先立政美幼弟久利^道之託事幽拘三人

漸將除久利河野瀨兵深患之欲訴大府左京頗知之瀨兵懼出奔幾野左京遣

人索獲具酷刑殺之有神谷轉者爲久利事支族某^{彌三郎}家亦素患宗家難前頗

有與瀨兵相議聞其死懼奔小金一月寺爲普化僧左京物色不得乃託之町奉

行終見捕致廷訊鞠轉素知寺社奉行脇坂安董及屬吏河路聖謨^{彌吉}明斷曰身

旣爲僧非所管廳不敢言也遂送致寺社奉行聖謨憫其忠志勸安董治之安董

從其言召左京等對廷於是其逆謀悉發露左京及其黨宇野甚助岩田靜馬皆

伏誅、十二月、久利坐削其二萬八千石、杜門屏居、老中松平康任坐免、町奉行筒井政憲伊賀守勘定奉行曾我助弼豐後守等、連坐者甚衆、彦根城主井伊直亮爲大老、

七年丙申春三月、廢松平康任、立子康爵爲嗣、徙封棚倉、徙棚倉城主井上正春河內守

于館林、館林城主松平齊厚于濱田、秋八月、寺社奉行脇坂安董爲西城老

中、大岡忠固主膳正爲若年寄、堀田正衡攝津守爲西城若年寄、忠固、忠光之曾孫、正

衡、正敦之子也、九月、老中大久保忠真賜葵章鞍鐙、虎皮鞍鐙、特命棄打揚腰

網代、是月忠真卒、自夏至秋、陰寒多雨、穀稼不登、天下大饑、初大坂天滿與

力大鹽平八、以王學授徒、頗有名望、高井實德山城守之爲大坂町奉行也、參其政

見功績、是以大得士民之心、因有不軌心、

八年丁酉春二月、大坂米價踴貴、衆情恟々、平八乃以救荒策、建白町奉行跡部良

弼山城守良弼以其越職言事、不省、平八憤曰、彼爲人上而不恤下民飢餓、我寧救

之、乃出家貲賑貧民、因傳檄畿內、稱除酷吏、救民疾苦、糾合黨與、士民應之者甚

衆、平八自將之、樹幟帶甲、放火諸街、發煩虜掠、市廛毀壞、民屋灰燼者、凡二萬町

奉行堀利堅、伊賀守

與良弼合兵、逆擊破之、賊黨潰散、平八遁不知所之、令大索之、

三月、平八及子格助自殺于油掛街市人別業、餘黨相次就捕、伏誅事輒平、玉造

與力阪本俊貞、弦之助

等、以銃殺賊黨有功、城代土井利位

大炊頭

賜刀賞之、初彥根

人宇都木敬治、嘗受業平八、當其謀不軌、會遊西國而還、平八語以謀、勸與戮力、

敬治固諫之、不聽、乃退慮之、苟與逆謀、則負罪天下、遺耻君父、知其謀而苟免、則

弟子之義將有所虧矣、於是決意死爭、私作家書、付奴遣之、其夜平八會黨與於

家、敬治入座、諫爭甚切、平八竟使其黨大井正一殺之、死時年二十九、聞者莫不

嘆惜焉、夏四月、公奏請辭職、老于西城、時世子年四十五、乃入大城代立、西城

老中太田資始、若年寄森川俊知、並入政府、五月、公孫慶昌出爲一橋中將、齊

位民部卿

嗣子、齊位卒、慶昌嗣、松平信順爲老中、大坂城代土井利位爲京都所

司代、利位、利厚之子也、六月、越後柏崎群盜起、衆三千人、稱大鹽殘黨、所在抄

掠郡吏追捕、踰年漸平、秋七月、西城老中脇坂安董爲老中、大坂城代堀田正

篤備中守

爲老中世孫傳、正篤、正亮之立孫也、遣使巡察諸道、八月、小見川領

主內田正容、伊勢守

以素行無檢廢之、立子正道、豐錄爲嗣

府朝事畧 卷之十一

府朝事畧卷之十一 畢

府朝事畧卷之十二

愼德公

諱家慶、幼字敏二郎、文恭公之長子、母押田氏、寬政五年、五月十四日生、于大城、九月十五日、立爲世子、九年三月朔、加元服、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四月二十一日、徙居西城、文化二年、行振甲禮、十三年四月、兼右近衛大將、文政五年三月朔、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十年三月、陞從一位、天保八年九月、任大將軍、在職十六年、薨、年六十一、葬增上寺、諡愼德、

天保八年九月二日、天皇使傳奏司大納言藤原實堅、德大寺前大納言藤原資愛

日來、拜公爲征夷大將軍、補淳和并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遷右大臣、賜隨身兵

仗、世子大納言家定、初名家祥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遣松平賴恕朝京都謝恩、

冬十一月新鑄五兩板金、一分方銀、行之、是歲、長門國主毛利齊廣卒、子慶

親嗣、

九年、戊戌春二月、肥前國主鍋島齊正以盡心庶政、國內稱治、且置成長崎有功劳、賜鞍馬賞之、齊正好與內外臣僚論文武政事、或問曰、君盡心政治、政治之方多端、而其規不可不、一定焉、君其何以爲定規、齊正答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務張

四維是爲定規矣。嘗增長崎成兵二百。及發。齊正送至海上。慨然賦詩授之云。黠胡若有親邊事。戰血飽膏日本刀。世傳誦稱其英邁。命代官羽倉用九外記巡視

伊豆七島。先是管七島者。大抵惟知收貢稅而已。別無記載足徵者。用九博物能

文。問俗聽政之暇。詳記風土氣候習俗物產。及海中風潮順逆。著南汎錄。以備後人采覽云。三月十日。西城災。諸殿盡燼。前將軍避火于大城。十三日。命老中水

野忠邦。若年寄林忠英等。營西城。令諸侯及麾下出金助工。各有定額。麾下富者

或請額外納金。依是貧者亦勢不得不請也。竊相謂曰。如此則家計不給。無以供

職事。因議欲有所請。事頗聞。夏四月。教曰。出金助工。本出於忠誠。由是或致異議。

則奉公之効安在。大違予本旨。且不能納金者。額內亦猶免之。況其外乎。其宜體

此意。永奉汝職。莫敢或懈。土井利位爲老中。大坂城代間部詮勝下總守爲京都

所司代。詮勝詮房七世之孫也。十七日。江戸大火。時南風頗烈。大城當火道。公

與前將軍皆避之吹上。是時以西城工作方起。設廠於鎌倉岸。及數所蓄材。亦多

爲灰燼。五月。一橋中將慶昌刑部卿卒。以前田安大納言齊匡子慶壽房助爲嗣。

初甲斐郡內民結黨相集。豎旗鳴鼓。亂入富家。蹈藉居宅。破壞府庫。遂入甲府。

欲放火代官廳、代官井上某十左衛門徵兵高島城主諏訪忠恕伊勢守追捕獲其渠率、

至是磔四人、斬九人、流三十八人、其他抵罪有差、六月、改鑄大板金、與舊板並

行之、秋八月、松平忠惠立著頭為若年寄、九月、越前國主松平齊善卒、以田安

齊匡御四子慶永為子嗣、冬十月、八戶領主南部信真左衛門尉以蝦夷守衛功、特

命賜城主格、

十年、己春三月、西城成、賞其經營功、增賜水野忠邦邑萬石、林忠英邑五千石、其

他賞賜有差、尾張大納言齊溫卒、命以田安中納言齊莊為嗣、其宰朝倉俊光

播磨守等皆從仕、尾張、尾張臣僚大橋善丞、吉田平內等、呈書其國老、固陳不可、謂

大府執政設奸謀、奪尾張、非出公旨也、且暴其老臣成瀨正住正人、佞邪亂國事、

言甚激切、國老竹腰正富兵部少輔解諭之、志遂不得達焉、以大納言齊匡第三子

慶賴為田安嗣、夏四月、前將軍徙居西城、米澤藩主上杉齊定卒、子齊憲嗣、

五月、令關東諸國禁平民學武技、水野忠實壹岐守為若年寄、忠實、忠韶之子

也、田原藩宰渡邊定靜華山與為蘭學者高野長英、小關三英交通、著馱舌或問、

慎機論、非鎖國攘夷令、下吏按之、坐毀成法不敬、致本藩禁錮、時蘭人告英吉利

將送漂民來請互市、定靜憂海防未備、遽與外國開釁、以此諷有司、遂爲人所誣告、後二年、自刃死、冬十二月、三田領主九鬼隆國長門守以積年勤勞、賜城主格、

是歲、老中松平乘寬卒、

十一年庚子春正月、間部詮勝爲西城老中、寺社奉行牧野忠雅備前守爲京都所司

代、忠雅、忠精之子也、二十四日、夫人有栖川氏薨、謚淨觀院、贈從二位、冬十

一月、徙封川越城主松平齊典大和守于莊內、莊內城主酒井忠器于長岡、辰岡城

主牧野忠雅于川越、莊內民傾封抵江戶、抗訴有司、請留城主、其臣關某茂太夫亦

私依託權貴、請之、明年秋、遂有旨併止三城主徙封、但收新潟酒田兩港爲官地、

償以他邑、特賜齊典邑二萬石、併舊爲十七萬石、明石城主松平齊宣兵部大輔益

封爲八萬石、特命比十萬石、大坂城代井上正春爲西城老中、十九日、太上

天皇崩、水戶中納言齊昭建喪祭謚號之議于大府、又呈書關白藤原政道應司謀

之、政道以爲喪祭之禮、難遽復古、至謚號則不可不奉也、乃告之江戶、使齊昭贊

成、遂奉謚曰光格天皇、宇多天皇以來、謚號之廢旣久、至是始復古云、齊昭剛明

果敢、常惡衣粗食、盡心政治、又專以尊王攘夷爲志、嘗患洋夷窺邊、益修武備、精

器械、毀銅佛梵鐘、鑄大砲若干、大嚴海防、是歲就封、請介冑講兵於野、得允、自是每歲三月、大蒐城南郊、

十二年

辛丑

春閏正月、晦、前將軍薨于西城、年六十九、二月二十日、葬寬永寺、三月、

天皇詔贈正一位大相國、諡文恭、文恭公爲人威儀端莊、常委心庶政、每朝黎明起、整容召諸重臣于前、討論事務得失、至有大議、則沉思默慮、或終夜不寐、其在燕間、閱前代舊史、見祖宗創業守成之跡、大修曾祖有德公政、舉賢使能、百廢悉舉、初政之美、粲然可觀焉、及至中年以後、補佐無人、嬖寵用事、賄賂頗行、奢靡漸盛、蓋其在職五十年矣、久而生情、亦其勢所使然也、奧儒者成島司直邦之上丞書謂昔足利氏時、義滿義政皆決政于菟裘、當時大將軍唯充職耳、故及太公歿、威權頓廢、天下之事至不可復爲焉、今大御所既薨、不及是時發大號令、施仁政於民、則不復能善其後、願殿下恢度爲體、明斷爲用、犇勵有司、懷服諸侯、以固大平之基也、晉武帝子姓最多、及崩、諸王皆稱先帝子、並起爭立、終以亂天下、夫宗室不順、諸侯何以服、諸侯不服、則天下大亂之本也、懷之以恩、服之以威、台德公之所以於越前以下也、願殿下幸留意于此、此當今之急務也、西城老中堀田

正篤爲老中、夏四月、若年寄林忠英以奉職不稱旨、免、削邑八千石、禁朝參、側衆水野忠篤美濃守亦罷、削邑五千石、後命廢之、以嫡孫某越中守受、後、明年忠篤又以誹謗抵罪、減死放、諏訪、削某之邑半、大老井伊直亮以衰老請罷、許之、賜刀優勞焉、下教獎勵諸吏、開言路、改舊弊、悉復享保寬政之政、自是庶政相次一變、天下拭目、令關東諸國禁民奢侈、松代城主真田幸貫信濃守以特旨爲老中、幸實、松平定信之次子、出爲松代城主、幸專養子也、五月、因幡國主松平齊訓卒、以支族仲律子慶行爲子嗣、秋七月、若年寄堀親審爲側用人、八月、若年寄本多助賢罷、敘四品、教曰、當今改正諸弊、復享保寬政之政、而譜第將士多年少不經事、自今以往、令就汝取裁、汝其勤之、公親臨吹上、聽理官斷獄、町奉行遠山景元左衛門尉以是非明白、辭理便捷、賜言褒之、與儒者成島司直以積年侍講勞、增俸爲圖書頭、儒員爲諸大夫、林氏之外、新井君美與司直而已、蓋特例云、九月、教戒勅諸侯移病延朝觀期、或賜告即不就封者、文化文政以後、年穀豐登、天下無事、上下大趨奢侈、冬十月、令市中禁奢靡、凡百玩好、不得金銀貼飾之、自衣服什器、至簪簪履屨類、一切禁華麗異樣、十一月、世子徙居西城、

辟佐藤坦一齋爲儒員坦江戶人祖廣義周軒仕岩村城主松平乘堅以方正稱坦初

學于林門名高望重至是被辟後爲昌平學教官初府下大賈輸抽分金若干

於官權五方諸物稱曰問屋物價貴賤之權悉在其手十二月令罷抽稅廢問屋

使衆賈各自得沽買以平物價徙堺街葺屋街等俳優坊于淺草地不得與市

人雜居以其傷風俗也町奉行矢部定謙駿河守爲人英敏有才幹初爲堺奉行

有甲乙兄弟獄積年不決定謙下輿即推問之甲云我本無弟乙云我母方孕而

出乃生吾也定謙察其眞兄弟乃泣曰我不幸無兄弟每見他人同胞盛未曾不

羨之汝等幸有兄弟而誣弟訟兄何情之薄也我耻無德以感悟汝因唱古歌喻

之歌詞藹然感動一府於是甲乙大悟叩頭感泣相抱稱兄弟謝去定謙以是顯

名及爲町奉行奸商亂民悚然屏息會部吏仁杉五郎左衛門堀口六左衛門等以賊抵罪

定謙以其嘗救荒有力故爲保護而二人舊奸益發覺終伏誅定謙坐罷職屏居

是歲大岡忠固遠藤胤統但馬守本莊道貫安藝守並爲若年寄松平忠惠爲西城

若年寄仙臺藩主伊達齊邦卒子慶邦嗣

十三年壬寅春三月加賀栗崎富豪木屋藤右以與蕃舶私販犯國大禁併其子及

從隸一人磔誅于其國籍沒家貲金銀凡四百萬兩米二百萬石始置勘定奉行署矢部定謙既得罪屏居至是又以贈書于所知自言其冤且誹謗朝政收其邑放桑名吏民連染得罪極衆定謙至桑名絕食而死時人冤之長崎人高島茂敦四郎大夫嫻西洋火技教授諸士稱西洋流夏五月命更稱高島流禁著胡服演習六月令禁著書唱異教設妄說及論諸家譜系得失先是禁諸書錄東照公諱至是又令云自今以來烈祖及累世之諱在正書則錄亦可但除其言行普布于世衆庶悉知者外不得妄舉之若夫裨官野乘一切禁之凡著書必於書尾署述者通稱梓行則上稿本於市尹藏版則請學問所得允而後從事梓成而獻一本不然則燬其版罰其人又命十萬石以上諸侯取大部書未經印行者鏤爲藏版以布天下秋七月令曰文政八年令異舶至近海即擊攘之而今庶政一新復享保寬政之舊思無一物不蒙其澤者顧彼洋夷亦是天下生民或遇颶漂蕩來乞糧草者不問其事情即攘斥之於群夷其謂我何自今以往有異舶至則先問其事情而處置之一如文化之令庶幾使海外異俗知予慈惠之意雖然所以備之者勿敢或懈弛以貽國耻於是沿海諸藩不得輒擊碎虜舶天下有志之

士索然解體、水戶中納言齊昭憂之、遺書于執政、爭其不可、不省、齊昭歎曰、天下之事不可復爲也、然若一國則不可不盡力、乃陳狀於大府、謂封內民多愚戇、而漁夫鱖丁最甚、曩者布攘夷之令、猶恐或昵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則貿易之姦決不可防、請姑沿乙酉之令、以全愚戇之民、大府亦不敢制也、九月、令禁農民走末及奢侈、冬十月、天皇以寬政曆推步差錯、詔改之、行天保壬寅曆、命若年寄大岡忠固及林衡、成島司直等續修諸家系譜、時京都朝臣往往無行、或服遊狹斜、不可復制止也、關白藤原政道嘗憂之、以爲學廢而道不明之所致、然如大學寮四姓學校、不可遽興矣、於是謀之大府、奏請設黌舍于開明門故地、稱習學所、延清菅兩氏及輦下醇儒、詔諸朝臣就學、十一月、琉球尙育遣使浦添王子等來賀代立、建天文館于九段坂、十二月、置下田奉行、以小笠原長穀加賀爲之、羽田奉行、以田中勝行衛門爲之、是歲、備前國主池田齊敏卒、以中津城主與平昌高之子慶政爲子嗣、十四年、癸卯春二月、白氣見西方、長亘天、天文方遊川某助左衛門白曰、是彗星之芒也、據西洋說、彗亦行環之星、不足以爲異也、三月、令禁民家造室屋踰制、又故居

僭侈者、命悉毀撤之。汰江戶人口、未入府下籍者、皆遣歸其鄉里。夏四月、公謁日光山廟、先是水戶中納言齊昭上言、請且停日光之行、以其費用繕修武備、不報。二十一日、公自日光山至。水戶中納言齊昭、以講修文武、播布政教、能宣大府威德、賜名刀鞍轡及黃金若干賞之。教曰、自今以往、益致力國事、專効忠誠、以繼述義公之志。齊昭以謂、昔者義公惡佛教蠱民心、毀淫祠、廢佛寺、沙汰無行僧徒、而百歲之久、其弊復生、豈可不修先緒、以對幕府盛意乎、乃發命下令、伽藍傾頽、無由補葺者、因毀之。沙門強壯、請爲氓者、因髮之。凡有害於俗、無益於民者、務除其弊。於是群議鼎沸、僧徒獲罪者、極口誹謗。至其甚、或言爲懷異志也。老中水野忠邦、町奉行鳥居忠耀_{甲斐守}、勘定奉行梶野良材_{土佐守}等、建議鑿印幡湖、達江戶海、以便利根河漕運、且闢新田。六月、命載事、因以忠邦管之。課沼津莊內等五諸侯助役。令禁市人學武技。水野忠邦、以釐革庶政功、賜名刀及金麾。薙刀、教曰、去年以來、盡力公事、釐革諸弊、能使大旨達上下、予甚善之。欲大有賞賜、而恐或違其忠志、是以賜祖宗所傳寶刀、及金麾薙刀、聊表報功之意。且金麾予所把者、今以賜汝、益執忠誠、以輔佐大政、諭大坂富商、輸金資國用。秋八月、

令凡我漂民爲蕃船所濟者附荷蘭及清舶之便送之若夫他蕃舶自護送而至莫敢卽受之宜申此令于荷蘭使諸蠻徧知之初水野忠邦等請曰自神祖分土封功臣以來益封加邑者世々接踵而私邑多肥饒公邑多磽确以當時比歲豐稔大倉有餘莫或之較也方今國家多費之日而已食沃土使官收瘠薄臣子之義所不安也願以其肥饒地及支邑隔在一方者皆還納于官以報累世恩澤萬分之一公以事體重大未輒聽也忠邦請益固曰此衆之志也公乃可之九月命先納江戶及大坂傍近地爲公邑換以他地若金舉事且有期於是衆心恟恟物議沸騰紀伊大納言齊順憂之乃以實告公公大驚曰越前敢欺予耶閏月十三日忠邦以奉職無狀免以寺社奉行阿部正弘伊勢守爲老中速停換地命以安衆心正弘正精之孫也初忠邦之當國以爲積年敝政譬之宿痾凝滯胸腹無快愈之兆不用烏豆大黃激劑打破之焉得有效故處事嚴急號令之下道路相屬而百姓慣舊弊不便改正且以換地策多失庸人之心及罷政府下無賴之徒大噪集其門投瓦礫破墻壁入夜不散近邸諸侯出卒制卻之旣而有命急收其西城下邸勘定吏篠田某藤四郎納戶頭羽倉用九皆坐削邑免職屏居老中堀

田正篤罷。冬十月、置演砲塲于四谷。十一月、牧野忠雅爲老中、寺社奉行酒

井忠義

若狹守

爲京都所司代、戶田忠溫

日向守

爲西城老中、忠義、忠進之孫、忠溫、忠

寬之孫也。

十二月、本多忠德

越中守

爲若年寄、酒井忠毗

右京亮

爲西城若年寄、忠

德、忠籌之曾孫、忠毗、忠香之曾孫也。江戸大火。是歲阿波國主蜂須賀齊昌

老、子齊裕嗣。

土佐國主山内豐資老、子豐熙嗣。

弘化元年

甲辰夏

五月、老中土井利位傳命、召水戸中納言齊昭至藩邸、遣其宗族

高松城主松平賴胤

護岐守

及松平賴誠

大學頭

松平賴繩

播磨守

就邸、讓曰、頃聞中納

言驕慢自用、政不隨法制、身爲三家諸侯模楷、而不自顧忌如此、甚忤大旨、其宜

致仕屏居駒籠別邸、以待後命、乃立子慶篤爲嗣、命賴胤助視國事、命曰、爲政一

隨祖先遺法、莫復效中納言縱意行事、初齊昭常謂、慎形迹、避嫌疑、陰講武備、戒

不虞者、外諸侯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張皇、以示治不忘亂、效忠宗家之

意於天下、乃鑄銃於郊、閱兵于野、責臣庶以實用實效、毫無有隱諱也、讒人因以

間之、前召命至數日、阿部正弘招元老中山信守、詰以七事、其目頗似疑齊昭、或

挾異志者、齊昭聞之、歎曰、寡人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是獲罪、固所不辭、但以懷

異志藏禍心蒙疑則不啻寡人之辱威公以來相傳之志荒矣使寡人不幸無壽

則徒吞憾於九泉而已苟天假餘年則將必洗冤雪辱以謝祖宗也既受命即日

命駕徙駒籠烏帽黑衣風姿蕭然左右莫不流涕者用事近臣戶田忠敬

銀次郎

藤

田彪

虎之助

奪職禁錮元老以下蒙譴責者亦多

十日大城火殿屋盡焚公避居

西城命老中土井利位若年寄大岡忠固等營大城令諸侯納金助役碁所井上
因碩上書曰十年以來饑荒或至民瘼未愈而大役數興公私乏用諸侯不自給
者十八九而今又有是命則勢不得不收歛於民故民間令下即既惴々畏之皆
相謂曰大府不自戒火而責課於下謗譟載途客歲諸侯免舊貸貧民蒙賑救大
惠至仁曾無復思之者鄙諺云千里堤潰於蟻穴可不慎哉臣愚數世以小技叨
恩祿竊以圍碁之術以自守爲要務始爭勝負未可謂善之者故善工雖誤失于
一著敗于一隅益固守而不攻何也恐欲補失綴敗而反亂全局以取大敗也治
天下之道蓋亦有似焉臣願速還前令以安衆心暫聽政于假殿徐議工作之事
則民之子來如靈臺經營指日可成也若以臣狂愚言爲無可取則速處臣以妄
言之罪臣死不悔矣書上無幾令諸侯減納金牛額蓋有取因碩言云老中眞

田幸貫罷。六月，命罷印幡湖役，以側用人堀親審爲老中，固辭不就，乃復起水野忠邦爲老中。班諸老上。秋七月，荷蘭王微爾列謨第二世遣使至長崎，上書言事，略曰：二百年前英名顯著烈祖權現，賜信牌于我國人，得通航貿易於貴國，爾後待遇不淺，甲必丹亦得時謁見，恩賚隆厚，不堪感荷。然如市事及尋常說話，甲必丹常報之，未有足親奉書報告者，而今有緊要一事，將成貴國患，不忍傍觀，爰始奉書，以預告之。距今三十年，歐邏巴一洲大亂，日尋于戈，及其平也，諸民欲永浴治化，奉古賢之教，開交易道，明合離術，造器械，製物品，發明奇巧，不甚費人力，於是市道蔓延，而國用反乏，英吉利尤爲甚，故乘威武，不由市道正法，與各國人民往々開爭端，頃年亦與支那生變，召兵于本國，數戰，支那不支，至贖軍費以和焉。伏見貴國歷世嚴禁與異國交通，此歐邏巴諸州所周知也。然謹考古今時勢，天下之民易相親，其勢非人力所能防也。西洋自創造蒸氣船以來，萬里猶比鄰，各國皆通好開市，當是時，獨鎖國不相親，非衆人所悅。自今以往，異舶經過日本海必多，則恐與貴國民或開爭端，遂至釀兵亂，使貴國幸福地荒廢于兵禍。此我所爲貴國痛心疾首也。幸今殿下聰明，曩者出異舶處置新令，宜厚遇外人。

事然私心竊謂有所未盡焉何也漂流乞薪水之外或有表信義或以他事訪貴國海港者則如何處之老子曰賢者在位特能保護治平視機變法賢者之常經也殿下若欲不使其國土罹兵禍荒廢則宜弛外人通交之禁開互市親睦各國則非獨貴國之幸亦弊國之大幸也我素欲報二百年恩惠敢爲殿下丁寧忠告此言實出至誠而非敢謀私利殿下聰明幸熟圖之若言爲可取請賜手報則更遣心腹人至貴國議事乃獻方物數件其使者乘軍艦所率兵卒凡三百餘云護大君報書還故戒嚴如此乃出質示無他奉行伊澤政義美作守令使者入蘭館以待命旣而諭以返翰傳之蘭館遣歸使者秋八月老中土井利位以病罷町奉行鳥居忠耀罷忠耀以林衡次子有學術性險詖有伎心恃才自用爲水野忠邦所信用讒害忠良薦用小人矢部定謙之獄世亦以爲忠耀所讒以是謗議大起冬十月草字二分金二朱銀一朱銀皆廢十一月十日大夫人從一位嶋津氏薨葬增上寺謚廣大院十二月大坂城代青山忠良下野守爲老中忠良忠裕之子也

二年巳春正月召錄矢部定謙養子某賜俸爲小普請江戶大火諸侯邸第延

燒數十、二月、令平物價、下鳥居忠耀于評定所、按問事連、水野忠邦、命免其老中、大城成、二十八日、公移居之、三月、戶田忠溫爲老中、寺社奉行松平乘全和守爲西城老中、乘全、乘寬之子也、夏四月、側用人堀親審罷、老中阿部正弘、若年寄大岡忠固、以大城經營功、賜名刀鞍馬、忠固增邑三千石、其他側衆松平正名筑後守本鄉泰固丹後守等、或賜物、或增邑、各有差、五月、特命正弘、賜乘打揚腰綱代、用折簷傘、虎皮鞍帽、班帝鑑間、至明年四月、固辭復舊、六月、阿部正弘、牧野忠雅、青山忠良、戶田忠溫、連署與書荷蘭國大臣、謂祖宗法不可破、互市不可開之意、且曰、其國固有通商、而無通信、我大君不宜有答書、其國王亦不宜有呈書、因賜方物數品、付長崎甲必丹、轉致之本國、秋七月、尾張大納言齊莊卒、以田安一位齊匡第五子慶藏爲子嗣、九月、追譴水野忠邦、堀親審奉職無狀、削忠邦封二萬石、親審封一萬石、皆命屏居、立其子爲嗣、冬十月、寄合鳥居忠耀有罪、放丸龜、天文方澁川六藏等、坐得罪者多、初金座後藤三右、自其先光次、庄三郎世管金貨事、致富巨萬、光次嘗爲東照公所器、頗預參政事、三右因企望非分、以貨結忠耀、養其次子爲子、數求援引、忠耀時爲町奉行、頗諾之、及忠耀得罪、

三右坐被逮、收其文書、書中有誹謗朝政、貶劾諸吏、以時政比應仁之文、於是坐大不敬、處死、以其資財居宅、賜族子吉五、以受光次後、十一月、徙封濱松城主、水野忠精于山形、山形城主秋元志朝守但馬于館林、館林城主井上正春于濱松、忠精、忠邦之子、志朝、涼朝之曾孫也、

三年、丙午春正月、江戶大火、燒死無算、二月六日、天皇崩、十三日、皇太子踐祚、是爲今上天皇、命焚荷蘭國王所獻物件於佃島、夏四月、長門國主毛利慶親、

肥後國主細川齊護、以盡心庶政、國內稱治、並賞賜鞍轡時服、閏五月、紀伊大納言齊順卒、命以清水中納言齊彊爲嗣、有旨猶置清水邸、及臣僚如舊、異舶

二隻入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豐

因幡守

遣吏問狀、異人答曰、我是北亞墨利加北士

敦人、護送貴國漂客六名來、且請通商也、事聞、命忍城主松平忠國

下總守

河越城

主松平齊典

大和守

等遣兵赴備焉、六月、老中連署令于浦賀奉行、諭異人曰、通商

國之厲禁、固不可議、漂民當付之蘭舶、以送致、且此地非接異邦人處、宜速去、莫煩再來、因給薪水及土物、遣歸、異舶乃移漂客脚艇、投陸而去、英吉利佛蘭西二國舶至琉球、薩摩國主島津齊興、受命就國、以備其侵寇、初長崎人有譏高

島茂敦蓄異圖于鳥居忠耀者、忠耀素嫉茂敦、乃逮下獄接問、及忠耀獲罪、事猶未解、至是五年、秋七月、放茂敦於岡部、使領主安部某虎之保管、江戶大水、關

東諸國概罹水災、利根川沿邊最甚、自六月霖雨、至九月、是歲久留米藩主

有馬賴永卒、以弟慶賴爲子嗣、秋田藩主佐竹義厚卒、子義睦嗣、

四年、丁酉春正月、江戶數火、二月、命彦根會津二藩與忍河越共守衛相模及房

總沿海、三月、各賜金一萬兩、充其費用、肥前天草民盜起、長崎代官高木某健

郎徵兵于島原、所在追捕、信濃地大震、山崩河決、流村落、埋田圃、人畜死者以

萬數、賜金信濃諸侯賑之、夏五月、一橋民部卿慶壽卒、命以故尾張大納言齊

莊之子昌丸爲嗣、大浚關東諸水、命十諸侯助役、初朝鮮王煥以公代立、當

遣使來賀、而以其國方有事、乞延期、幕議乃定丙辰歲爲期、且欲改文化例、延使

大坂、以受聘、秋八月、命宗義和諭之朝鮮、因貸宗氏金一萬五千兩、給聘事費用、

九月二十三日、天皇即位、遣出雲國主松平齊貴出羽守朝京都拜賀、

今上天皇嘉永元年、戊申春三月、老中阿部正弘、牧野忠雅、若年寄大岡忠固、本多

忠德、以海防處置之勞、賜鞍鐙時服有差、夏四月、改造新大橋、六月、田安一

位齊匡卒、十日、世子夫人鷹司氏薨、葬增上寺、諡天親院、因幡國主松平慶行卒、以加賀國主前田齊泰之次子慶榮爲子嗣、秋七月、伊賀國主藤堂高猷以襲封以來、盡心庶政、國內善治、且世掌西諸侯事、至高猷特有力、賜鞍鐙賞之、九月、老中青山忠良卒、冬十月、天皇詔贈瑞雲公正一位大政大臣、更諡威烈、又贈孝恭公正一位太政大臣、松平乘全爲老中、大坂城代松平忠優、伊賀守寺社奉行久世廣周、出雲守並爲西城老中、忠優、忠周五世之孫、廣周、廣明之曾孫也、若年寄松平忠惠、以積年勤勞、賜城主格、是歲、土佐國主山內豐熙卒、子豐信嗣、

二年、配春三月、天皇遣前大納言藤原實萬、三條大納言藤原俊明、坊城來、賜公及世子寶刀黃金、以去年大嘗會行也、十八日、公大獵小金原、亞墨利加船一隻至長崎、先是其國民十餘人、漂流至松前、命送長崎、拘之、至是來請取歸也、乃使荷蘭甲必丹、付漂民而遣歸、紀伊大納言齊彊卒、以前大納言齊順之子慶福爲嗣、夏五月、令汰諸侯儀衛、凡一萬石至五萬石、從者十數人、十萬石以上二十人、國主亦不得滿三十人、非國主、及溜班、三家庶流、不得牽馬從騎、騎荷槍、及

金及金紋挾箱、薙刀、打揚腰網代、虎皮鞍帽、莫得敢越舊制。英吉利船一隻至浦賀，吏問來狀，答云：無他故，唯欲問大君近候耳。卸碇三日，乞薪水而去。既而轉至下田，登陸掠田麥而行，其他蕃舶出沒近海者，比月不絕。沿海諸侯殆疲奔命，於是阿部正弘令群有司上疏言：夷蕃處置利害，曰：直言其所欲言，莫敢有隱諱焉。草野有志之徒聞之，亦爭著海防策。然大府拘泥舊制，頗難採用，無有一收錄者云。尾張中納言慶藏卒，以支族義建之子慶恕爲子嗣。秋七月，五島領主五島盛成左衛門尉松前領主松前崇廣爲吉受命新城其邑，以備夷虜侵寇。時西洋書大行人皆誇異聞，唱奇說，以爲洋人技倆不可及也。九月，令禁妄翻譯洋書，非得官允，則不得置其書。冬十月，以邊警荐至，去大城外郭三十町，聽諸侯邸中嫻習行軍節度。十一月，世子聘一條氏爲夫人，前關白忠良之女也。十二月，特命松平齊典班大廣間，松平忠國班溜間，並世襲焉。

三年庚戌春二月，江戶大火。

村松領主堀直央

丹波守

以積年勤勞，賜城主格。夏

四月，以大猷公二百回忌辰，遣前老中堀田正篤祭日光山廟，命阿部正弘掌祭事。五月，因幡國主松平慶榮卒，以水戶前中納言齊昭之次子慶德爲子嗣。

六月二十四日、世子夫人一條氏薨、葬寬永寺、謚澄心院。秋七月、酒井忠義罷、優勞班溜間、大坂城代內藤信親紀伊守爲京都所司代。八月八日、江戶大雷、震九十四所。冬十月、廣瀨領主松平直寬宮內少輔以積年勤勞、賜城主格。琉球尙泰、遣使玉川王子來、謝代立恩。

四年、辛亥春二月、薩摩國主島津齊興老、子齊彬子嗣。三月、以物價騰貴、復置問屋、特不徵其抽稅、以獎勵商戶、令平物價。修日光山廟、課薩摩、出雲、土佐、秋田等七藩助役、命阿部正弘掌工事。夏六月、老中戶田忠溫卒。冬十二月、側衆本鄉泰固、以積年勤勞、加賜邑二千石。久世廣周爲老中、內藤信親爲西城老中、寺社奉行脇坂安宅中務大輔爲京都所司代、安宅、安董之子也。

五年、壬子夏五月二十一日、西城災。秋九月、荷蘭甲必丹上書言外國開市便宜十事、且告合衆國謀請互市於我事、合衆國在北亞墨利加洲中、都名華盛頓、初英吉利所轄、英王苛斂、數虐其民、民不能堪、漸生憤怨、有華盛頓者、少有大志、雄略過人、國人推爲將帥、遂舉兵拒英、連戰八年、英竟不能捷、講和收兵、於是國人立華盛頓爲主、稱大統領、遂爲獨立國、實我寬政元年事也、統領職任、約以四年。

爲限、不世及、亦不拘資格、公舉有德者爲之、初立國、唯有十三省、後擴至三十餘省、陸有火輪車、水有火輪船、以通商四海、曩至浦賀、北士敦、即其一省也、冬十二月、西城成、世子徙居、

六年、癸丑夏六月三日、合衆國統領斐模美竦、遣使彼理等、駕軍艦四隻、徑至浦賀、奉書請通好互市、即命忍河越彥根會津等諸侯、出兵守衛海陸、六日、以目附井

戶弘道

石見守

爲浦賀奉行、往接之、夷人頗偃蹇、恣下脚艇、測量沿海、衛船制之、則

舉銃槍擬之、或兵士憤欲鬪、而大府有命、一切事從穩便、務戒開兵端、兵士皆齟齬而止、九日、弘道至浦賀、設假館于久里濱、延彼理等、就受國書、虜使欲必得我報、弘道解喻百端、乃期明年春再來決事、十二日、蕃舶乃揚帆發港而去、於是大府下令諸侯伯及有司、上狀言邊事便宜、秋七月、公有疾、二十二日遂薨、年六十一、葬增上寺、八月、天皇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諡慎德、慎德公薨之月、魯西亞王仁幸來、亦遣使布括延等至長崎、奉書請通好、且定蝦夷疆界、以國遇大喪、解喻遣歸、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世子家定襲任征夷大將軍、是爲溫恭公、其明年安政紀元、春正月、合衆國使船再至浦賀、申前請、三月、終立條約、限下田箱館、長

崎三港許互市、魯西亞、英吉利、佛蘭西、相踵至、皆照合衆國例、許互市、自是國家始多事矣、

府朝事畧卷十二 畢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發行



著者

故人

吉川久勁

相續者兼
發行印刷者

吉川國男

茨城縣常陸國鹿島郡
鹿島町字宮中村

發行所

茨城縣鹿島郡
鹿島町

若不足塾

青山延光 編

野史纂略

水府（水戸）鐵槍齋木活字本

珮弦青山先生著

野史典故略

水府

鐵槍齋活版

據水府（水戸）

鐵槍齋木活字本影印

序

恭惟我國家起自參河。英賢相承。積德累仁。艱業鞏固。久而愈盛。臣聞根深則葉茂。源遠則流洪。德厚則其後大。是必然之理也。故錄倉以來。區宇雍熙。民物敦寧。未有如我國家之隆者也。夫源石大將。雖初霸業。父子三世。纔保三十年。而大權已去。如藤原賴經。賴嗣。有霸主之名。而無其實。足利尊氏。舉兵犯關。雖立北主。然終其身。東西奔命。未嘗能一日安席。至其孫義滿。南北講和。始致統一之業。然未百年。有應仁之亂。天下瓜分。群雄割據。為戰國之世。又百餘

野史纂略

序

一

年而織田氏興。中道而殞。豐臣氏繼之。刻削群豪。幾致少康。無何出兵海外。身行行間。民終不被其澤。臣歷觀前代霸府。蓋具大較。不過如此矣。我烈祖水照公。天縱勇智。文武兼資。上承祖考之遺烈。下因織豐二家之故業。經營彌綸。規模宏遠。關原一捷。終拓大業。樹萬世無疆之基。於戲盛哉。其後賢主相繼。其德克類。惠澤被天下二百五十。於今雖烈祖燕翼貽謀之使然。亦未嘗不由繼體守文之主。維持扶翼之功。洪惟台德公。恭儉守成。夙夜虔共。為政清靜。休養元元。與天下更始。大猷公剛明果斷。纂脩

其業。雖令一新。雄藩巨鎮。欲社稷命。嚴有公共。默

無為。委任良輔。以責其成。常憲公自藩服出。膺大

命。振乾綱。肅政刑。尚文。學。闡儒教。文昭公繼之。勤

勞庶政。將制作禮法。恢弘先業。不幸享國日淺。有

章公幼冲捐世。有德公自紀藩入繼。大統夙興夕

惕。明發不寐。守祖宗成憲。建後嗣無窮之基。實為

我德川氏中興之良主。嗚呼。我國家之盛。愈久而

愈昌者如此。固非前代霸府之所企及。雖古昔

王家之盛。殆無以尚焉。雖然。未聞有紀述之者。濫井

孝德嘗撰國史。文辭質陋。未足稱揚國家之盛。先臣

野史纂略

序

二

安積覺受命撰烈祖成績。近者中井積善撰逸史。於是烈祖創始經營之烈。詳載不遺。可謂無遺憾矣。元和以降。則未聞有成書。先人嘗有意於編纂。輯史料若干卷。撮其精粹。撰明徵錄十卷。至司馬遷之體。則未暇及之。於是伯兄倣成績之體。編集一書。上起台德公元和二年。下迄有章公享保元年。凡一百年間。五公之經營勤勞。文物典章之盛。政令教化之施。民物之蕃庶。風俗之淳厚。藩國之興亡。人臣之能否。下及忠臣義士。異能材藝之士。無不紀述。凡七萬餘言。命曰野史纂略。叙事典雅。繁簡得當。比之安

積氏之撰有加無不及。紀述不及。有德公者何蓋
有續編之舉也。異日編纂國史者必有所採掇。臣聞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後之
參樞機者覽此編。知持盈守文之不易。能遵奉一
祖六公之志以輔佐明主。施調變之化。則國家悠
久之基。而天下蒼生皆受其賜。豈徒微臣之所願哉。
嗚呼。可忽諸。臣延壽謹序。

野史纂略

序

三

野史纂略

徵引書目

武德編年集成

元和小說

寬永小說

寬明日記

正慶義明記

東武實錄

駿河土產

落穂集

野史纂略

卷一

落翰譜

源流綜貫

常山紀談

函夜燈

碎玉話

關原大全

故諺記

老談一言記

老人覺書

翁物語

憲廟實錄

武家間談

清正記

憲能須佐美

敬公行狀

南龍公言行錄

義公遺事

義公行實

常山文集

土津靈神言行錄

野史纂略

卷一

烈公遺事

武林傳

外國通信事略

采覽異言

國書復號紀事

長崎夜話草

崎陽雜記

瓊浦通

華夷變態

五事略

歸厚錄

仰景錄

酒井忠勝年譜

有斐錄

好人錄

明良洪範

武野燭談

天正記

謙亭筆記

深祕篋底錄

野史纂略

卷一

邪蘇征代記

嶋原記

玉滴隱見

鈴錄

盍簪錄

鳩巢小說

駿臺雜話

淺川問書

花押數

與羽道記

三

仙臺公事記

國史館日錄

南塾乘

酒井氏國史

雜話筆記

鳳岡集

澹泊集

白石詩草

南郭集

石川丈山墓誌

野史纂略

卷一

奧平傳藏紀事

梶定良碑

義人錄

報讐錄

精義錄

二老略傳

五美談

堀部武庸筆記

竹軒筆記

中村筆記

四

人見來筆記

折燒柴記

三朝佚事

除邑錄

先達遺事

元正間記

和漢拾遺

三上外紀

熊澤了介傳

鄭成功傳

野史纂略

卷一

四庫全書提要

蒼蒼園集

五

野史纂略目錄

卷一

台德公

卷二

大猷公

卷三

嚴有公

卷四

常憲公

野史纂略

目錄

卷五

文昭公

有章公

野史纂略卷一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輯

後水尾天皇元和三年夏六月 大將軍台德公朝
京師。尾張參議駿河參議皆從。水戶少將留守江戶。

十八日 將軍親 天皇。 後陽成天皇勅曰

卿既喪父天下孰收誠卿者。乃父家康生長于戈之

間不逞講道。卿治世良將。宜施仁政於四海以建子

孫無窮之基。慎勿生侈心以啓厲階。將軍服膺

聖旨尊戴 皇室終身弗懈云。二十一日尾張駿河

兩參議任權中納言。越前少將忠直左衛門大夫福

野史纂略 卷一

嶋正則陸奥守伊達正宗大隅守嶋津家久並任參

議。秋八月朔朝鮮來聘。賀 將軍平大坂六日

後陽成上皇崩。九月五日 將軍還自京師。冬十月

彗星見。十一月二十一日 世子徙西城。徙封山城

守土岐實義於攝津高槻。始城焉。十二月八日 將

軍妹嫁越前守伊達忠宗。是歲改葬 東照公於下

野日光山。始營大廟。徙封左門戶田氏鐵於攝津尼

崎。隱岐守松平定勝於伊勢桑名。左近將監松平成

重於參河西尾帶刀安藤直次於遠江掛川。丹波守

松平康永於信濃松代。淡路守脇坂安元於信濃飯

田丹後守西尾忠永於常陸土浦。縫殿介卜多康俊

於江勝所。池田光政於因幡。伯耆豐前守龜井政

矩於石見。津和野備中守池田長幸於備後。松山左

近大夫加藤貞泰於伊豫。慶長中 東照公以近江

大津城地非衝要。課諸藩更城。膳所封戶田一而。關

原大捷。已後是為築城之始。至是一而子一。鐵徒封

人。命城尼崎大坂之役。信濃守小笠原忠脩戰死了

長次尚幼。命弟左近將監忠真攝國事。至是忠真固

辭。將軍嘉之。始城播磨。明石。封忠真食十萬石

野史纂略 卷一

防守村上義明。家臣爭訟。流義明於丹波篠山。沒越

後村上九萬五千石。夏四月十七日遣上野介本多

正純於日光。始脩祭祀。將軍以日光頗遠。建 東

照公原廟於淺草寺側。是日令諸藩及麾下士往拜

後罹災而廢云。先是流越後。少將忠輝於伊勢。是月

遣之飛騨。五月十月初大坂之滅。天樹夫人逃還。

將軍聞出羽守坂崎成政久居京師。納交華族。令為

夫人擇婿。成政乃往京師。與一摺紳議昏。還報。夫人

聞之悲憤。欲難髮。議乃格。成政憤恚已而夫人再醮

中務太輔本多忠刻。成政遂聚兵欲奪。與於途諸藩

皆徵兵警備。所在駭然。將軍屢遣使諭成政。成政曰。請必誅臣。否則臣必奪與矣。執政曰。致書成政。老臣曰。汝主怨望。不為無謂。然舉措狂悖。失君臣之禮。由此嬰大戮。將軍深憫之。卿等能諭之。自殺則令同族襲封。以慰其怨。本多正純駁曰。成政果死。存其祀乎。曰。叛人之家。奈何存其祀。正純曰。成政不臣我。將誅之。又教其臣以不臣。非所以示天下也。且國家一失信於天下。何以為政。不若發兵翦誅。以示大戮。烏有設詐廢信。以亂天下之風。然衆議已決。正純乃獨不署名。是日遣左衛門尉酒井家次丹後守

野史纂略

卷一

三

堀直寄等圍其第。成政老臣偵成政晝寢。以肩尖刀斷其頭。詐言自殺。將軍聞而大怒。誅老臣沒石見濱田二萬石。六月三日加賀守鍋嶋直茂卒。年八十三。子信濃守勝茂嗣。秋七月。長門守關一政坐家臣爭訟沒伯耆黑坂五萬石。賜五千石於養子氏盛。冬十一月六日。將軍狩於板橋。十二月六日。徙封讚岐守酒井忠勝於武藏深谷。丹後守堀直寄於肥後村上。

五年春正月十日。定新令八條。是月徙封宮內太輔酒井忠勝於仁濃松本。伊豫守松平忠昌於從高

田安房守松平信吉於丹波篠山。大隅守松平重勝於遠江橫須賀。左近大夫高力忠房於濱松。夏五月八日。將軍朝京師。六月遣使江戶。流安藝參議福島止則於津輕。沒安藝備後四十九萬八千石。正則曉猛嗜殺。開尔之捷。恃功其驕。家臣與伊奈圖書權難止。則逼圖書自殺。上下惡之。然東照公以其有殊功。封之安藝。備後或謂井伊直政曰。彼驚蹇蔑上。何為封之。大國直政曰。彼有大功於天下。不得無厚賞。且人孰無過。彼果感恩。安知其不生畏慎之心哉。已而正則不悛。及就國。舟中問水手曰。今日之風為

野史纂略

卷一

四

何。對曰。是為地荒。正則怒曰。吾始就國。何乃出不祥之言。即手刃之。備後人善織席。正則厭之。幕府鄰國亦獻席。尤為精緻。正則聞之。怒召商人。挺槍縱殺之。橫虐日甚。國人往往畏誅自殺。又擅增築廣嶋城。至是。將軍將流之。與和泉守藤堂高虎上野介本多正純。美濃守本多忠政。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對馬守安藤重信。伊賀守板倉勝重等議於京師。數日不決。勝重曰。井伊直孝雖年少。智計絕人。宜諮訪焉。乃召而問之。直孝曰。諸臣既議之。臣豈有他策乎。將軍曰。試言。則意直孝曰。今召正則於

京讓其罪曰。欲分疏則速白之。欲還國。陳則吾當遣卿。此一策也。不則遣使江戶傳命。彼若方命。則令留守諸將翦滅之耳。高虎曰。直孝年少。不知戰鬪。精兵據第宅拒戰。是為巷闔不易遠克也。直孝曰。近古巷闔。唯間駿河飯尾氏之事耳。卿亦未必知也。議不決而罷。明日。將軍召直孝曰。卿言正合吾意。吾意決矣。乃遣駿河守牧野忠成。志摩守花房正成。於江戶。使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等副之。忠成等至江戶。使廣宣廣勝帥衆登愛宕山。業銃臨正則第。乃往見正則。傳命。正則曰。使東照公尚在。正則將有所言。今

野史纂略

卷一

五

將何言。唯當奉命耳。聞者惻然。將軍遣安藤重信。及右近太夫永井直勝。於安藝。諭正則群臣去國。左馬介加藤嘉明。美作守森忠政。阿波守蜂須賀至鎮。宮內少輔池田忠雄。讚岐守生駒正俊。土佐守山内忠義。及本多忠政。帥兵收城邑。正則老臣遣使請曰。寡君獲罪。奪封臣等。豈敢拒命。然臣等受命寡君。以守此城。不待君命而輸城於人。非人臣之義也。願獲寡君手書。然後去。諸將然之。遣使告正則。正則手書諭老臣。老臣納城邑而去。是夏彗星見東北。秋七月三日。將軍聞正則奉命。憫之。以津輕遠境。遷之信濃川中嶋。給七萬石。十三日。京師所司代板倉勝重致付子周防守。重宗為所司代。初勝重以年老辭職。將軍問曰。孰代卿。名勝重曰。群臣固不乏人。何必問臣。必欲使臣薦之。臣子重宗可也。將軍乃以重宗補之。重宗固辭。將軍曰。卿父薦卿。卿何得辭之。重宗不奉命而退。執政以重宗與安藤直次善。令直次諭之。直次過重宗。重宗曉其意。然直次竟不語及其事。將還。重宗曰。將軍命僕代父。君聞之乎。直次曰。吾固知子之不勝任也。重宗曰。君亦以為不可乎。直次曰。子非無才。但失之性。重宗驚問。直次曰。父薦之。

野史纂略

卷一

六

君命之。奈何辭之。但速就職。第一有過。剗腹以謝耳。子乃逡巡畏避。非怯而何。重宗然之。乃受命。是月兵庫頭嶋津義弘卒。八月朔。先是日向盜魁那須彈正。據椎葉山作亂。將軍遣大久保四郎左衛門阿部四郎五郎討之。是日擊平之。斬百四十餘人。四日徙封日向守水野勝成於備後福山。始城焉。九月十日。徙封駿河中納言於紀伊。但馬守淺野長晟於安藝。二十日。將軍還自京師。二十七日。肥後守加藤忠廣家出加藤右馬允加藤美作交訟。執政會酒井忠世第聽訟。美作曲抵之罪。冬十月十三日。將軍如

日光徙封右近大夫永井直勝於常陸空間左衛門佐小笠原政信於下總關宿美作守與平忠昌於古河對馬守安藤重信於上野高崎上野介木多正純於下野宇都宮伯耆守青山忠俊於武藏岩付二十一日將軍還自日光十二月十二日定新令十二條始置大坂城代城番紀伊守內藤信正為城代大番頭豐前守松平勝政石見守松平康安為城番是歲徙封大膳大大古田重治於石見濱田下總守松平清匡於大和郡山周防守松平康重於和泉岸和田紀伊守松平家信於攝津高槻越中守松平定綱

野史纂略

卷一

七

於遠江掛川大和守小出吉英於但馬出石信濃守小出吉親於丹波園部帶刀安藤直次於紀伊田邊土佐守島居成次為甲斐國主志長傳成次元忠第二子也志長頗驕暴成次憂之規諫備至六年春正月五日世子叙正三位十一日任權大納言是月修大坂城二月二十六日阿波守蜂須賀至鎮卒子忠英嗣三月四日京師大火出羽國主最上義俊家臣相訟將軍遣使索驗十五日奉祭山三千石於久能山東照公廟十七日下總守市橋長勝卒無子臨終請立養子三四郎家臣請曰三四

郎異姓也願改甥長政襲封將軍曰家臣重氏族其言固是然長勝之請亦不可負也乃以長政為嗣徙封之近江仁正寺又召三四郎賜三千石夏四月二十四日命讚岐守酒井忠勝輔世子將軍命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上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輔世子忠世每侍世子正色寡言風采凜然一日見泥金藥擅問之世子曰此酒井正成所獻也忠世曰崇儉戒奢東照公之遺訓也今正成無狀一至此乎乃取而碎之世子或有過舉忠俊必諫諫而不聽必脫腰刀袒裼而前曰請斬臣而用

野史纂略

卷一

八

臣言二人逃利勝執觴獻世子曰令二人在坐將何以為驢願嚼一脔世子色解利勝輒進曰忠俊言是也請平用之否則忠世亦將入諫矣世子常從其言至是將軍命利勝更擇輔臣利勝薦忠勝因有是命是月始造五層殿守於城中備後守水野分長為水戶老臣徙封右馬頭牧野忠成於越後長岡初關原之役忠成從將軍而上路經上田城城兵遮擊忠成帥眾苦戰破之將軍馳使止之本多正信令忠成殺其兵犯去先驅者一人忠成曰彼為我冒死奈何殺之乃以其兵逃亡父康成坐

獲罪。及世子生遇赦而還。六月十四日召諸侯於城中觀散樂。十八日將軍女和子入內。是為東福門院。實生。明正天皇。秋七月大水。八月八日筑

後國主田中忠政卒。無子。沒後三十二萬石。十二日丹後國主京極高知卒。子高廣嗣。初高知封丹後。毀田邊城。城宮津。至是遺言割田邊三萬石。授第三子高三峯山一萬石。授養子高通二十一日水戸少將似止四位任參議。兼左近衛權中將。二十二日甲斐國主忠長叙從三位任參議。是月以伊勢長嶋大水賜金三千兩於城主菅沼定芳。賑贍其民。是月徙

野史纂略

卷一

九

封左近將監立花宗茂於筑後柳川。食十萬八千石。任飛騨守。初開原之役宗茂屬大坂。坐沒柳川。其後將軍召之欲封以三萬石。東照公曰彼宿將也。不必論米地大小。授之一城足矣。將軍乃封之陸奥棚倉二萬石。恒親近左右。所謂話衆十二人之一也。至是復舊邑冬十一月將軍將必忍是歲徙封備中守阿部正次於相模小田原。織部正菅沼定芳於近江膳所。下總守本多利次於參河西尾。

七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尾張邸火。延燒伊達上杉毛利嶋津鍋嶋諸氏第。是月豐前參議細川忠興致仕。

子忠利嗣。二月二日令曰村里之民私爭山澤。至用鳥銃者一鄉悉誅。又曰築河堤。許役所在百姓三月七日大風。兩海船多壞。十四日徙封內膳正岡部長盛於丹波福智山。左近將監松平成重於丹波龜山。玄蕃頭有馬崇氏於筑後久留米。秋八月暹羅來聘。先是伊勢人山田長政乘海舶至。暹羅遇其國亂。累建戰功。遂被寵擢。主管國事。因說國主通聘云。冬十一月三日將軍放鷹東金。是歲徙封丹後守松平重忠於出羽上山。卧亞來聘。卧亞屬波爾杜瓦爾。故時人呼波爾杜瓦爾曰南蠻。

野史纂略

卷一

十

八年春二月定錢價。以四千直金一兩。犯者當罰金。夏四月十二日如日光。及還宿宇都宮。或告城主本多正純謀不軌。將軍夜潛出城。微行而還。令越中守松平定綱駕將軍輿上途。故人某能知。二十一日還。自日光五月遷出羽國主最上義俊於近江。沒五十一萬石。給一萬石。初義俊初義光有四子。曰修理大夫義康。駿河守家親。大藏大輔清水義成。右衛門大夫山野邊義忠。義光使家親仕。東照公。公以諸侯子為家人。始此。以故眷遇甚渥。義光年既老。未致仕。義康近臣謂義康曰。主君老矣。而不欲傳國。郎

君無乃欲立駿州與義康信之頗怨望或告之義光義光惡之父子始有隙一日義康遣佛寺飲酒笑譁刀挺傷股或譏之義光曰即君怨望入佛寺欲自刃左右奪之即君被創義光人怒詈義康曰汝勿復來見舉族調諧之不聽義光尋赴駿河謁東照公具以告公驚曰父子天性也何乃怨讐至此卿善處之顧卿諸子能幹盡者誰也義光以家親對公領之義光還國使人給義康曰前將軍命我有汝汝速來見義康喜至父所義光不見命曰汝且往高野山待吾報義康不得已而發義光密使戶井半左衛門

野史纂略

卷一

十一

門帥衆要於途發銃殺之義光驍將里見越後有孫曰權兵衛與義康善義光欲殺之越後憫之與子兵部帥士卒五百餘以權兵衛逃前田利常以三萬石招之義光遣使加賀請逐之越後乃去上野介忠輝祿之義光又訴之越後遂往高野山薙髮義光遣人給曰汝既為僧吾當宥汝汝速還國至則悉捕而幽之義光遂以家親為嗣臨終遺言曰吾死七日必族越後家親如其言及薨越後家獲豐臣秀賴手書曰汝誘清水大藏大輔害義光必有重賞家親遂殺義成其後家親出狂過家臣楯岡甲斐燕飲及還暴病

卒子義俊嗣時人謂甲斐與鮭延越前謀託遊宴酖國主欲擁立山野邊義忠於是松根備前往江戶謁之將軍命案驗之竟無證左乃流備前於筑後遣彈正少弼嶋田利止等於出羽命其老臣九人協心輔義俊義忠越前請曰臣二人今縱奉命異日必招讒口是再擾國家也請及今日辭職去國將軍聞之以為最上東國衝阨而義俊穉孺家臣攜離不足鎮東陲遂奪其國先是東海有一大木梓漂至金浦長十餘丈上人斧斫聞之中有一長人屍即婦女也無幾最上氏國除人以為其兆秋七月十九日遣上

野史纂略

卷一

十二

野介本多正純左京亮鳥井忠政右近大夫永井直時宮內大輔酒井忠勝左馬助內藤政長前加賀守丹羽長重於出羽最上收山形城八月朔遣使派正純於出羽由利沒宇都宮十五萬石給二萬石正純秉權柄二十餘年恃勢驕傲東照公嘗以步卒百人屬正純正純擅修城令步卒助役步卒辭之正純大怒一日悉斬百人同坎瘞之聞者惡其橫恣由此浮言沸騰遂失國先是安藤直次嘗語人曰正純必滅無何正純果增封邑人咎直次失言直次笑曰吾言不謬彼敗亡已兆既而正純果滅人問直次曰子

曰子何以知之。直次曰：關原之役，將軍後期，東照公不愷，正純進曰：罪在臣父，願賜一死，以明世子無罪。此悖逆之言也。而正純自以為忠，頗有驕色。不減何待聞者歎服。二十一日，世子放鷹河越，是月徒封鳥居忠政於山形。酒井忠實於莊內，內藤政長於陸奥岩城，丹羽長重於棚倉，永井直勝於下總古河，美作守與平忠昌於下野宇都宮，右京大夫戶澤政成於出羽新莊。初，東照公以忠政父元忠死節，善遇忠政。大坂之役，命留關東，統制宇都宮會津諸軍。至是封之山形，以鎮奥羽。忠勝政成皆忠政親

野史纂略

卷一

十三

族故皆封之出羽，以備應援。姬路從侍本多忠政卒，子忠刻先卒。次子政朝嗣。十一月二日先是，將軍修木城，遷居西城。世子遷本多忠政第，至是本城成。將軍還本城。十九日，世子始擐甲，令左馬助加藤嘉明助其儀。先是嘉明受命還家，謂子則成曰：大將始擐甲，其儀重矣。今耆宿不為無人，而幕府命之我，其恩厚矣。汝善體吾意，終身無貳，則吾將奉命。不然，吾固辭之。明成曰：敢不奉教。即作誓書進之。嘉明乃奉命。初，東照公之薨，遺言曰：嘉明參河之產，自太閤時輸款於我，其人亦謹慤，且善遇之。但性

頗褊狹，動輒觖望，以此為意。將軍曰：彼器小必無異圖。公曰：不然。善謳者使人舞蹈，名將為衆所服，抑無異圖。衆且推戴之，勿以器小侮之。故將軍禮遇嘉明，嘉明亦感恩奉警。戒子孫云：十二月八日，天皇遣使賀本城落成。是歲徙封伊豆守真田信幸於信濃松代，兵部少輔仙石忠政於上田。米女正淺野長重於常陸笠間。大膳亮松平忠重於上總佐貫。九年春正月十三日，將軍臨尾張邸觀散樂。是月將軍聞越前參議忠直昏暴日甚，遣弟伊豫守忠昌及越前老臣本多成重往諷諫之。三月十五日，世

野史纂略

卷一

十四

子兼右近衛大將。二十日，米澤中納言上杉景勝薨，年六十九。子定勝嗣。夏四月二日，出雲守而尾嘉教卒。照子沒美濃，曾根三萬石。五月五日，流參議忠直於豐後。沒越前六十七萬石。初中納言秀康好士，多歸之。國用常乏，屢請幕府借金穀及帑。國用益窮。大坂之役，群臣奮勵欲建戰功，以開封疆。繇此功冠諸將，而賞不過茶器。群臣憤邑，往往謝病。忠直積不能平，常謂古父於將軍為兄，而僅食一國。我又

日不進。或稱病還國。左右忤意。執手刃之。常聞老臣永見右衛門母美召之。永見父即殉秀康者也。母因辭。忠直大怒。欲誅之。永見族人咸聚其家為守戰備。老臣本多丹波單身往訪。衆勸永見殺之。永見曰。吾常因此人訴冤。丹波從容慰諭而還。永見兵稍懈。適逢除日。衆散去。丹波等乘虛急攻之。悉屠其家。時諸國既定。獨越前屢用兵殺戮甚多。然將軍不忍加罪。欲其自悔而暴惡日聞。遂命府內城主竹中重次。錮之萩原。給五千石。忠直薙髮稱一伯。八日。將軍朝京師。秋七月十三日。世子朝京師。將軍請傳野史纂略 卷一 十五

間職於 世子二十七日。天皇以權大納言家光為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內大臣。參議忠長任權中納言。八月。將軍奉 前將軍還自京師。是月筑前守黑田長政卒。年五十六。子忠之嗣。關原之役。長政戰功最大。然深自抑損。毫無驕色。小瀬甫菴著太閤記。諸將多錄戰功付之。長政老臣請之。長政曰。武夫戰鬪。非為名也。今天下既平。將韜閤。是務何敢誇耀。聞者歎美。九月十日。遣使出羽。奪本多正純邑二萬石。給千石。是月。前將軍傳本城於 將軍。徙居西城。冬十月十三日。焚殺耶蘇徒於芝。十九

日。流伯耆守青山忠俊於相模。沒武藏。嚴付五萬石。將軍好觀歌舞。自為治容。每理髮以雙鏡自照。忠俊適見之。乃進水鏡。投地曰。此豈人君之所宜為乎。將軍大怒。抵之罪。是後。將軍悔悟。欲召之。忠俊辭曰。將軍幸納臣言。何以臣為。臣而再出。是彰將軍之過也。遂屏居終身。十二月二日。始置小十人番頭四員。是歲。徙封備中守阿部正次於武藏。以付越後守三宅康信於伊勢。龜山石見守松下重綱於下野。烏山先是。為山城主。成田氏範卒。無子。國除。至是賜重綱

野史纂略 卷一

野史纂略卷二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輯

寬永元年春二月六日 前將軍臨水戶邸十日

大將軍大猷公臨水戶邸是月諸國踏歌盛行號伊勢踊百姓廢業命禁之三月二十八日 前將軍臨

下野守蒲生忠鄉第忠鄉新構亭宇窮極靡麗二十

九日 將軍臨忠鄉第初忠鄉祖氏鄉好茗飲多蓄

寶器故兩日陳設各異觀者嗟賞是春封主計頭井

上止就於遠江橫須賀賜一萬五千石為老中伊而

把弥亞來聘請互市將軍聞其倡邪蘇教并呂宋

野史纂略 卷二

却之冬十二月十九日朝鮮來聘是歲 將軍憫越

前中納言考康絕祀徙封其子伊豫守忠昌於越前

以續其祀食五十二萬五千石忠昌謂執政曰 將

軍念故中納言欲不絕其祀真盛舉矣然使忠昌為

後非忠昌意也前參州有子仙千代願使之襲封執

政日前參州獲罪其子不得襲封若勿辭忠昌曰願

請 將軍錄仙千代然後受命執政白之 將軍將

軍許之忠昌乃奉命 將軍封仙千代於忠昌舊封

越後高田賜二十四萬石是為越後守光長初 前

將軍營 東照公廟於城中和泉守藤堂高虎請曰

公德澤被天下而廟在城中衆人不能拜臣竊憾焉

請造原廟於城外 前將軍許之高虎毀忍岡別墅

建廟於其地是歲 將軍建寬永寺於忍岡以僧正

天海為住持更號東叡山旁有不忍池天海與伊勢

守水谷勝隆謀築嶋池中擬竹生嶋

二年春正月十一日 將軍賜駿河遠江於甲斐中

納言忠長遣大藏大輔青山幸成傳命忠長默然傳

鳥居成次謂幸成曰大國之賜誠可慶也忠長作色

曰身是 將軍之弟此何足慶成次徐謝幸成令還

野史纂略 卷二

報諫忠長曰我邦幅員狹小國僅六十君 相國愛

子 將軍寵弟故得食三國亦已榮矣况君既列人

臣諸侯皆同寮幸成國之重臣奉君命而來奈何不

禮言畢流涕乃勸之登城謝恩其忠懇如此是月始

城山城淀徙封越中守松平定綱二月三日封小姓

組番頭豐後守阿部忠秋為列侯賜一萬石四日

前將軍臨中納言忠長邸十二日 將軍臨忠長邸

二十六日臨尾張邸夏五月二十八日 前將軍臨

和泉守藤堂高虎邸六月二十八日 將軍臨高虎

邸秋七月十三日 將軍如日光二十日還江戶冬

夫永井直勝卒年六十三。子尚政嗣是職。將軍還朝鮮俘口一百四十一人。

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 前將軍臨紀伊郎三月七日

將軍臨紀伊郎夏六月 將軍從 前將軍朝

京師駿河中納言忠長造浮梁於大川川衆皆嗟賞。

前將軍大怒曰。孰建此策者。宜速窮治。執政大懼謂

立花宗茂曰。君幸紓 將軍之怒。宗茂出謁 前將

軍曰。此川天下險要。東照公亦恃以為固。今乃造

梁以示易濟。非所以體先志也。宗茂曰。東照公未

嘗造梁於此。所以備不虞也。今四海寧靜烽燧不起。

野史纂略

卷二

三

今日之舉。天下相慶。於是造梁巨川。下瞰飛濤。如履平地。臣以為曠世盛事。前將軍怒乃解。秋八月十

八日 前將軍任大政大臣。將軍任左大臣。叙從

一位十九日尾張中納言紀伊中納言駿河中納言

並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水戶參議任權中納言叙

從三位。九月六日 天皇幸二條城用聚樂行幸

儀駐蹕五日 將軍獻餽甚盛。十一日健步來報曰。

大夫人病篤。將軍令大納言忠長先還十五日大

夫人薨。十七日葬崇源夫人淺井氏於麻布。是月

將軍還江戶。命忠長營大夫人廟。忠長素奢侈。締構

窮極華麗。初 東照公遺言勿宏壯廟宇以啓靡麗

之弊。故其廟尤為樸素。至是忠長始事奢靡。後世廟

宇之壯始於此。京亮鳥居忠政卒六十。子忠恒

嗣。昇歲以老中備中守阿部正次為大坂城代。

四年春正月四日會津參議蒲生忠鄉卒。無子國除。

時俗以色獲寵者必殉。忠鄉嬖人森川若狹將殉之。

其母止之曰。吾聞殉葬非禮。汝宜逃於京師。若狹乃

逃亡。出羽守森川重俊若狹伯父也。聞之大怒發衆

追之。至箱根為關吏所遏乃還。重俊素為 前將軍

所寵。權勢翕赫。時人嘲之曰。甥有若狹。出羽可知也。

野史纂略

卷二

四

重俊聞而憤恚。後遂殉。前將軍云。二月十日徙封

忠鄉弟中務大輔忠知於伊豫松山。食三十四萬石。

先是食出羽上山。四萬石云。是日徙封左馬介加藤

嘉明於陸奥會津。食四十萬石。封嘉明次子明利於

三春。徙封丹羽長重於白川。食十萬石。初 將軍召

藤堂高虎曰。會津襟要之地。吾將授之卿。高虎曰。臣

老矣。不足以鎮邊陲。敢辭。將軍問孰可者。高虎以

嘉明對。將軍曰。卿與彼不相能。何為薦之。高虎曰。

擇鎮將者國之大事。臣不敢以私怨沮大事。將軍

大悅。乃有是命。且告以高虎言。嘉明感泣與高虎交

驩如初十四日 前將軍臨水戶郎。是月臺灣來聘。三月二日 前將軍臨駿河大納言忠長郎九日 將軍臨忠長郎。夏五月三日 前將軍臨尾張郎水戶中納言及左近將監立花宗茂從焉。一四日 前將軍再臨永戶郎。尾張大納言及宗茂從焉。六月二十八日 將軍臨水戶郎。尾張大納言駿河大納言及宗茂從焉。是夏命三藩營寬永寺堂宇。尾張常行堂。紀伊法華堂。水戶經堂。是歲高野山僧徒請建東照公原願許之。

野史纂略

卷二

五

五年春三月四日 前將軍臨紀伊郎十四日 將

軍臨紀伊郎。十八日 前將軍臨駿河大納言郎。夏四月三日 前將軍臨水前郎。六日 將軍臨駿河郎。九日臨水戶郎。十四日 前將軍如日光。三藩皆從。六月 前將軍臨尾張郎。秋八月九日 將軍臨尾張郎。十日刑部少輔豐嶋信滿殺主計頭井上正就於城中。衆斬信滿。先是正就約以女嫁大坂町奉行越中守嶋田直時子某。信滿為之媒。將軍命以其女更嫁山城守酒井重隆。正就不能辭。信滿大怒遂殺之。將軍怒甚。欲峻刑以懲後。衆議欲族之。讚岐守酒井忠勝掉頭曰。士人欲斬列侯。非城中不可。

捐軀報怨。武夫之常。奈何族之。乃收其采地。直時聞之自殺。沒食邑一萬三千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 前將軍放鷹於忍。是歲徙封山城守土岐賴行於出羽上山。式部少輔加藤則利於陸奥二本松。石見守松平長綱於三春。豐前守內藤信照於棚倉。命諸藩脩大坂城。大坂商人訴左馬介德永壽昌奸奪封處。流出羽守片桐孝利卒。無子。國除特賜一萬石於弟半之允。

野史纂略

卷二

六

六年春正月十八日伊豫盜魁水無又兵衛帥其徒一千。鈔掠松山民家。松山將蒲生鄉成等擊破之。斬

又兵衛。二月越中守津輕信牧卒。子土佐守信義嗣。閏二月賜水戶郎於小石川。是春暹羅來聘。秋七月先是 將軍聞西國多邪蘇之徒。命采女正竹中重治豐後守松倉重政索捕之。悔過者命蹈邪蘇像。不悛者悉殺之。至是畫邪蘇像令西國人悉踏之後以為常。八月 將軍臨水戶郎。

明正天皇寬永七年春正月二十六日 將軍臨雅樂頭酒井忠世郎。二十八日 前將軍臨忠世郎。二月十三日臨丹後守堀直時郎。二十日 前將軍臨紀伊郎。二十三日 將軍臨紀伊郎。二十四日 將

軍放鷹川越。三月十六日。先是中務大輔蒲生忠知遣老臣蒲生鄉成於京師賀勝極福。而吉左衛門與關十兵衛岡左衛門志賀與三左衛門謀誅鄉成弟源兵衛錮之。令十兵衛等權用事。忠知方在江戶聞而訴之。前將軍召之推驗。是日賜福而死。逐三人。二十六日決久遠本門兩寺訴。夏四月二日流本門寺僧於信濃伊奈。六日將軍臨仙臺中納言伊達政宗邸。十一日。前將軍臨政宗邸。十八日。將軍臨薩摩守嶋津家久邸。六月十日琉球來聘二十五日。將軍泛巨舟天地丸於品川。命向井將監為舟

野史纂略

卷二

七

師之備觀之。冬十月五日和泉守藤堂高虎卒。年七十六。子高次嗣高虎。嘗惡時人殉葬之弊。造一函謂群臣曰。他日欲殉我者。書名小簡投之。於是投簡者七十餘人。高虎持其簡請。東照公曰。此皆臣之股肱。臣將使之輔臣子。請以公命止殉。公許之。乃還家諭衆一人曰。臣被創為廢人。願獨殉焉。高虎憂之。東照公聞之曰。我委藤堂以先鋒。若有殉者。必奪之。其人乃止。高虎尋請曰。臣子不肖。不足傳臣國。願得徙封。公問故。高虎曰。伊賀沃饒。其人驚悍。經軻西馳。一夜而抵大坂。伊勢與近江山城接壤。扼大坂咽

喉。臣不欲傳之不肖之子。公曰。卿家壯士欲殉卿者。為卿子守。吾何憂焉。至是竟無一人殉之者。云十一月十六日。豐後守松倉重政卒。子重次嗣。初大坂之役。重政有功。東照公封之肥前嶋原。曰嶋原。蘇巢窟。卿竭力剪除。乃免一切課役。重政窮搜境內。斬戮殆盡。重政素好武。養曉雄峙糧糗。家衆常船海。遭風漂至呂宋。呂宋喜得中國貨物。約以每歲互市。重政乃遣老兵吉岡九左衛門木村權之丞。偽為海商。載百貨以往。呂宋益悅。吉岡等約曰。今後將使商舶多來。船以赤旗為徽。乃留五月巡視地形而還。

野史纂略

卷二

八

重政請。將軍曰。邪蘇之來。必取道呂宋。臣請攻收呂宋。扼斷津要。以除妖邪之患矣。幕議未決。會卒而止。十二月。前將軍放鷹東金。八年春二月十八日。將軍放鷹川越。二十九日。前將軍臨尾張邸。水戶中納言立花宗茂從焉。夏四月十九日。尾張中納言獻萬國圖。五月九日。將軍臨尾張邸。是夏。前將軍惡駿河大納言忠長驕恣。命就國實幽之也。忠長不悟。聞命大悅。會傳鳥居成次。病甲斐。忠長遣使告之。成次流涕曰。前將軍老矣。主君不宜離左右。而一旦被遠。乃以為喜耶。令

我猶健必能諫。前將軍止之。止我不病安有是命。尋卒。聞者哀之。忠長暴戾日甚。秋七月八日。前將軍不豫。尾張大納言在國聞之。晨發尾張。暮至遠江。見付。將軍遣使諭止之。是月河內守織田長次卒。

無子。國除九月十三日。天皇遣使問。前將軍

病十九日關東大水。人畜多死。是月左馬介加藤

明幸年六十九。子明成嗣。嘉明軀幹短小。膽決過人。

與加藤清止齊名。嘗曰。士之勇銳者。非不善戰。顧危

難之際。誓死不撓者。唯慤實之士能之。近世取士。唯

勇武是求。非良將所為也。冬十月七日。肥後守保科

正光卒。子正之嗣。正之。前將軍第三子。所生神尾

氏。前將軍憂夫人妬忌。命育於外家。穴山信君妻

武田氏取而養之。稍長。託之正光。居信濃高遠。前

將軍召見之。命為正光義子。至是叙從四位。任肥後

守十二月。將軍養水戶中納言女。嫁筑前守前田

光高。是冬。駿河大納言忠長將獵淺間。衆諫曰。自平

城帝初。淺間社已八百歲。威靈顯赫。殺生有禁。不可

以獵。場中長曰。吾國主也。鬼神不得違我。乃帥衆

數萬合圍。獲猿一千二百餘。歸路從與中刺與夫。大

驚走。今從者追斬之。尋又出獵。會上陰寒。其忠長慙

道旁佛舍。小濱七之助不知騎而過。忠長怒。小濱覺

而來。謁命。執柴禦寒。小濱乃俯吹火。忠長斬之。清水

八郎右衛門進。收尸。以命吹火。柴濕不燃。旁人為之

股戰。忠長不憚而還。識者知駿河之將亡也。

九年春正月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謁。東照公廟。

二十二日。前將軍病革。召三藩曰。將軍年少。卿

等協心輔翼。深念祖宗艱難。勿令異姓生覬覦之心。

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年五十四。葬於增上寺。號台

德院。前將軍天性仁孝。善守遺訓。登庸賢良。撫恤

黎庶。守成之美。實軼前古。嘗朝京師。有一僧邀駕上

書左右。欲兵之。前將軍命取其書。僧本加賀士曰。

澤橋兵太夫。其母嘗乳浮田秀家子八郎。及秀家父

子配八丈嶋。母憐八郎幼穉。請官從之。以兵太夫託

秀家妻前田氏。前田氏鞠養之。令仕加賀。兵太夫念

母不已。棄官為僧。遂上書請至嶋省侍。前將軍覽

書。報其母。母不肯還。前將軍使人問他所欲。兵太

夫請曰。願命加賀給資。用於浮田氏。冀使母無憂。

前將軍許之。錄此加賀世給資。用於浮田氏。其仁厚

愛物如此。然則明果斷。將士懾服。福嶋正則豐臣氏

宿將恃功驚蹇。前將軍讓而奪國。欽手奉命云。是月飛驒守松平忠陸卒。無子國除。二月 將軍頒賜金銀於諸藩。即 前將軍遺物。凡五十二萬六千四百六十餘兩。初應仁以降。爭亂相尋。財貨日乏。民間不得見黃金。至豐臣氏始遣人諸國開礦。而所獲未多。及 東照公平海內。大發礦夫求新礦。於是伊豆佐渡二國出金銀最多。而 前將軍遵 東照公遺訓。崇尚節儉。故當時國用至用二十年前租入府庫之富。今罕有云。夏四月四日。備前參議池田忠雄卒。年三十一。子光仲嗣。忠雄第與麾下士安藤重信

野史纂略

卷二

十一

對門重信家。士河合又五郎殺人而逃。入忠雄第。重信遣人索之。忠雄不出。其後又五郎又殺人而逃。入重信同族治右衛門家。忠雄遣人索之。治右衛門曰。卿重信索之貴邸。君答以不來。是又五郎初不在貴邸。今乃來索何也。忠雄大怒欲攻之。將軍命治右衛門避於郊外佛寺。僚友往援者絡繹不絕。遠近騷然。會忠雄暴病卒。事乃解。後光仲遣人索又五郎殺之。七日主水正脇坂安信坐事國除。十三日前將軍如日光。五月四日流肥後守加藤忠廣於出羽莊內。使宮內大輔酒井忠勝防衛。流忠廣子豐後守光正

於飛騨。前將軍之薨。或傳匿名書於諸藩曰。吾將害將軍。立駿河殿。諸藩皆上其書。獨忠廣留而不上。遂獲罪。將軍將流之。召之肥後。忠廣路遭甲斐守山崎家治。家治屏人謂之曰。吾嘗為石田三成所困。危急瀕死。子先君給我以一萬金。事乃獲解。今子至江戶。必獲重譴。何不還國起兵。吾當出援兵以謝舊恩。忠廣不從。果虞瀕家治還江戶。謂執政曰。僕嘗受清正恩。得有今日。故今勸忠廣起兵。而彼不聽。吾已勸人叛。請伏誅。將軍釋而不問。忠廣至莊內。賦詩曰。三十一年如一夢。醒來莊內破簾中。聞者憫之。

野史纂略

卷二

十二

先是忠廣嘗謂衆曰。吾欲多力。若能被兩鎧何畏矢石。老臣飯田覺兵衛進曰。先君身經百戰。不被一創。外國震懾。比之鬼神。何嘗被兩鎧。夫人君苟能撫循將士。人人樂死。是操精甲千百也。兩鎧何為退而號哭曰。吾國危矣。果如其言。十八日徙封備前國主池田光仲於因幡伯耆。是月召因幡少將池田光政於國。六月十八日徙封光政於備前。初越後少將忠輝之獲罪。命對馬守阿部重次錮其子德千代及母。母善書。重次家士東而海孫左衛門使其女就學書。重次聞之大怒。孫左衛門自殺。德千代憂懼。是月放火

焚死時年十八。秋七月尾張大納言為林道春營聖廟於忍岡。九月將軍奏請贈外祖備前守淺井長政權中納言從三位。冬十月二日命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所拘紅毛人。初明人鄭芝龍來長崎與平藏善。及芝龍還明。平藏屢遣商船於明買絲。其舟嘗泊臺灣紅毛方據其地。眾夷掩襲悉掠財物。舟人逃還。平藏憤怒其友濱田弥兵衛曰。吾能為子報怨。為吾具一鉅船。使一百人從我。平藏素豪富。乃如其言。弥兵衛與弟小左衛門航海至臺灣。紅毛入其船檢視。惟有耕具。乃問其所以。乘弥兵衛曰。此地膏壤而未

野史纂略

卷二

十三

常懇闢。請給我地。為諸君墾之。紅毛不許。弥兵衛兄弟匿小刀於衣中。行見夷酋請之。弥兵衛佯為恐怖。蒲伏而進。突起搏夷酋。眾夷挺劍而進。小左衛門斬其一人。餘皆逃去。弥兵衛抽刀擬夷酋胸曰。汝何為掠吾國商舶。夷酋謝曰。請陪其數奉還。弥兵衛乃曳夷酋令眾夷速出財物。欲以夷酋還。夷酋請曰。願以吾兒為質。弥兵衛乃取財物。以其兒還。將軍聞而歎異。命幽其兒。至是夷酋未謝。兒已死。乃還其從者。四日賜肥後於越中守細川忠利。初將軍與執政密議未發。而府下傳言細川氏封肥後。將軍聞之。

大怒。召執政讓曰。吾與卿等密議於內。而眾人已喧傳於外。機事易泄如此。何以取海內。大炊頭土井利勝曰。此國家之福也。將軍厲聲曰。卿以密議漏洩為喜耶。利勝曰。臣常令二人遊周閭巷。聽與人之誦。今日臣猶在城。而二人既以此言報臣。是將軍欲賜肥後於忠利。而輿論亦欲忠利得之。上下相合。豈非國家之福邪。將軍意乃解。遂賜之忠利。二十八年伊豆守成瀬正成卒。無子。國除。是月將軍聞駿河大納言忠長驕暴滋甚。召對馬守阿部重次密謂之曰。卿能為我死乎。對曰。固所願也。將軍曰。吾將

野史纂略

卷二

十四

流忠長於上野高崎。卿往傳命。不聽。則刺殺之。重次拜辭而行。忠長奉命。令高崎城主安藤重長防衛。忠長老亡。淡路守島居成行。筑後守朝倉宣忠皆坐失邑。十一月十一日徙封右近將監小笠原忠真於豐前小倉。壹岐守小笠原忠知於豐後杵築。先是信濃守小笠原長次封豐前中津。於是閩族徙封。由海云。十八日以伊豆守松平信綱為老中。信綱本姓大河內氏。為伯父松平正綱所養。將軍之為世子。信綱近侍。年僅十餘歲。世子嘗見雀巢。將軍寢殿。今信綱取其骸。信綱夜潛登屋。失脚墮地。將軍驚起。

詰問。對曰。臣欲探雀鼓。將軍曰。誰命之汝。曰。臣欲之。無所受命。將軍詰讓數次。對如初。乃盛以巨囊懸之柱。又問對如始。崇源夫人為之謝。將軍乃釋之。謂夫人曰。彼果成器。必為良弼也。後果為名臣。二十三日徙封丹後守稻葉正勝於相模小田原。十二月十七日始置總目付。以河內守水野守信但馬守柳生宗矩脩理。秋。小基筑後守井上正重為之後。謂之大目付。是歲安南來聘。以豐後府內城主竹中重次為長崎奉行。

十年春正月二十二日。地大震。箱根山崩。道路不通。野史纂略 卷二 十五

命小田原城主稻葉正勝開路。二月十三日。賜三藩遊獵之地。尾張箱根紀伊浦和水戶小金。三月朔遣使五畿七道巡察風俗。二十三日徙封越中守松平定綱於美濃大垣。增二萬石。二十五日徙封信濃守永井尚政於山城淀。增二萬石。封尚政弟日向守直清於山崎。俱警衛京師。夏四月七日徙封大炊頭土井利勝於下總古河。增二萬石。九日徙封丹波守松平光重於播磨明石。十四日。將軍臨推樂頭酒井忠世邸。增封河內守酒井忠重於上野藤岡。二十一日增周防守板倉重宗封一萬三千石。二十二日徙

封出羽守松平直政於信濃松本。增二萬石。二十三日增大番頭町奉行祿各四千石。書院番頭三千石。是月。將軍升忍岡聖廟。使林道春講尚書。賜白金。五月五日徙封伊豆守松平信綱於武藏忍。六日以加賀守堀田正盛豐後守阿部忠秋為老中。正盛勘左衛門正利子也。正利與佐渡守稻葉正成俱事豐臣秀秋。要正成女。其後二人皆去國。及正成妻齋藤氏為將軍乳母。二人亦皆為列侯。大坂之役。止利有功。食七萬石。正盛自幼近侍。將軍親寵無比。正利歎曰。老父不死。吾兒不得極富貴。剝腹而死。正盛

野史纂略 卷二 十六

果任顯職。十二日。幽山城守酒井重隆於備後福山。重隆本姓金森氏。為雅樂頭忠世所子。養事。將軍見寵遇。一時寵臣以重隆及堀田正盛為冠。秩祿賞賜二人如一。已而重隆寵衰。稱病不出。或聞其生子。白。將軍曰。病夫安得生兒。然乃詐病邪。將軍大怒。遂幽之。重隆聞正盛寵遇益隆。不食而死。是月。將軍聞水戶中納言未立儲嗣。遣備前守中山信吉於水戶。擇其諸子。諸子皆脩飾出見。第三子千代松時年六歲。呼信吉以翁。自把盤上打鮑賜之。信吉大悅。曰。真占郎君也。乃還白。將軍立為世子。六月二

十二日 將軍臨雅樂頭酒井忠世郎。散樂。二十七日增右京進安藤重長封一萬石。八月 將軍觀調馬於品川別館。九月出雲國主山城守堀尾忠晴卒。熊子國除。冬十一月六日前大納言忠長暴薨於島崎。年二十八。先是 將軍遣對馬守阿部重次傳言安藤重長曰。吾已錮忠長於卿許。欲其悔悟。而彼猶不悛。狂暴日甚。吾不忍加誅。卿勸之自殺。重長默思久之。曰。吾不幸而受此命。不知卿齎。將軍手書否。重次曰。此出 將軍口入重次耳。安得手書。重長曰。前大納言 相國之子。將軍之弟。准之八議。

野史纂略

卷二

十七

已有其二。吾必獲手書然後從事。重次還曰。將軍將軍手書授之。至是重長命設柵於庭。忠長怪問。役夫曰。蓋 將軍命也。其夜忠長自殺。是歲尾張大納言在國間。將軍不豫。馳至江戶。將軍遣讚岐守酒井忠勝讓之曰。奈何不請而來。大納言曰。聞將軍不豫。萬一不諱。儲嗣未定。付天下於何人。義直於同姓為長。所以來者。欲為 祖宗鎮天下耳。將軍意乃解。

十一年春三月二十八日 將軍臨水戶邸。夏五月九日水戶世子始謁。將軍將軍視其舉止非常深

歎異之。賜以文昌星銅像。六月 將軍朝京師。將宿尾張比至參河吉田。忽有流言。尾張殿謀不軌。將軍召水戶中納言探之。中納言捨函薄。單騎疾馳入探視。馳使保其無他。將軍延入尾張。不宿而發。秋七月十八日入朝。尋以銀一百二十萬兩賜京師市人除大坂奈良地子錢。閏月江戶西城火。留守酒井忠川大懼。逃於寬永寺。飛驒報 將軍。將軍謂執政曰。天降災變。忠世何罪。但彼職在守城。城不可去。去城謝罪。非武夫也。卿等馳使諭之。忠世不敢入城。八月 將軍如大坂。尋還江戶。尾張大納言憾 將軍

野史纂略

卷二

十八

疑已。不肯赴江戶。紀伊大納言乃過尾張勸之。大納言曰。將軍疑我。我不欲往。以此獲罪。枕城而死。耳。紀伊大納言曰。君若不往。吾亦留此城。大納言乃俱發。將軍悅曰。尾張殿不來。吾將往而見焉。今乃來見幸也。時忠世猶屏居寬永寺。三藩相議。因掃部頭井伊直孝請宥之。直孝曰。三公之請為 將軍乎。為忠世乎。尾張大納言曰。祝融之災何處無之。以此罪人。尤為不可。今日之請為 將軍也。直孝曰。紀水兩公意。奈何。大納言厲聲曰。卿第以吾言白。將軍直孝乃請之。將軍將軍許之。是月伊豫松山城主中

務太輔蒲生忠知卒年三十。無子。國除。蒲生氏亡矣。九月朔。將軍登城樓。受江戶市人賀。悉賜銀。是月。賜長崎奉行竹中重次死。重次贖貨漁色。怨謔紛起。嘗奪富人妻。逐其夫。夫赴江戶訴重次奸。將軍命捕重次。獲其家。多獲村正刀。村正刀極銛利。然世傳不利。德川氏故將士不敢佩。將軍聞之。大怒。遂賜死。國除冬十月七日。將軍獵於板橋。親以薙刀斃猪鹿水戶中納言發大羽箭。獲猪數頭。將軍歎曰。此今之教經也。是日獲猪鹿二千餘頭。頒賜戶江市人。十七日徙封隱岐守松平定行於伊豫松山。大膳

野史纂略

卷二

十九

亮松平忠重於駿河田中。織部正日根野吉明於豐後府內。命吉明防護越前。前參議忠直。十一月徙封若狹守京極忠高於出雲隱岐。讚岐守酒井忠勝於若狹小濱。越中守松平定綱於伊勢桑名。左門戶田氏鐵於美濃大垣。大藏大輔青山幸成於攝津尼崎。長門守九鬼直隆於攝津三田。志摩守內藤忠重於志摩鳥羽。織部正菅沼定芳於丹波龜山。是歲。將軍改造日光神廟。窮極華麗。令不得論。經費工匠至有驟富者。

十二年春正月

將軍以壹岐守松平正朝志磨守

松平重成為水戶老臣。夏四月二十九日。將軍獵於板橋。獲鹿八百頭。六月二日先此。將軍命向井勝忠造巨船於伊豆三崎。至是成。長三十尋。設櫓二百枝。名曰安宅丸。親泛之品川。賜宴諸侯。謂之曰。武備之要。陸有城。壘水有船。艦。今天下雖平。何可忘武。乃肅驩而罷。二十二日頒武家法度。冬十月六日徙封紀伊守松平家信於下總佐倉。二十九日始置若年寄。以遠江守土井利隆備後守酒井忠朝為之。十一月二十日。以民部少輔朽木植綱備中守太田資宗為若年寄。二十二日徙封大膳亮松平忠重於遠

野史纂略

卷二

廿

江掛川。美作守松平定房於伊豫今張。物水野忠善於駿河田中。大和守松平直基於越前大野。加賀守堀田正盛於武藏河越。增正盛及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封各四千石。十二月朔。駿河城火。十二日頒新令。二十三條。是歲以番頭二人守二條城。麾下士祿不滿千石者皆增二百石。凡八百七十餘人。以長崎為蕃船埠頭。禁泊他處。令諸國曰。外國船自漂著者。必送之長崎。十三年春正月十一日。先是造評定所於和田倉龍口。是日執政始會議。初。東照公之遷江戶。執政會

諸有司於其第。後以詔使屢至。營傳奉館待之。而館常空虛。乃以為會議之所。謀茨原街倡家。日出倡婦供使。令其簡率如此。每詔使至。會議乃廢。因更營評定所云。三月五日。將軍臨水戶邸。是日命造馬塲於高田。觀麾下調馬。後為麾下演騎之地。夏四月十三日。將軍如日光。二十六日至自日光。五月十日。先是雅樂頭酒井忠世卒。是日子忠清襲封。十一日。設散樂於城中。十二日。再設散樂。令江戶市人縱觀。十三日。將軍臨惟中納言伊達政宗第。問病。十九日。再臨政宗第。二十四日。政宗薨。年七十二。殉。

野史纂略

卷二

廿一

者二十人。子忠宗嗣。初慶長中。政宗設伎樂於國。東照公聞之欣然。加藤清正謂左右曰。今山亂既平。海內寧息。雄彊如政宗。亦娛意聲伎。可以卜天下之無患矣。此公之所以喜也。吾亦當輕裘緩帶。近歌童舞女。以追蹤政宗耳。其見稱慕如此。政宗晚年賦詩曰。少年馬上過。世平白髮多。殘軀天所許。不樂也。如何。後人傳誦焉。六月。鑄新錢於江戶。及近江坂本。文口。寬永通寶。秋七月六日。將軍命水戶世子加首服。任左衛門督。賜名光國。七日出羽山形城。主鳥居忠恒卒。初忠恒無子。愛弟忠定。欲養為嗣。忠定庶

出也。其母性頑。怨忠恒之不立忠定。一日詣大德寺。欲因住持訴。某月。忠恒大驚。自往迎之。此後絕不言繼嗣事。老臣或勸之。忠恒曰。將軍念吾家舊勲。雖不立嗣。寧絕吾祀乎。至是。將軍欲使忠定襲封。井伊直孝口忠恒多病。未嘗恪勤。而又怨庶母不立嗣。奈何存其祀。忠定則別封之可也。將軍從之。沒小形二十四萬石。二十一日。徙封肥後守保科正之於出羽小形。食二十萬石。封鳥居忠定於信濃高遠。食三萬石。即正之舊封也。先是。將軍放鷹。目黑與從者數人入一佛寺而餌焉。寺僧問曰。公等何人也。

野史纂略

卷二

廿二

將軍曰。吾將軍從者也。因問曰。壁畫甚工。檀越何人也。僧曰。保科肥州母常來祈禱。然其家不富。贈遺亦薄。肥州將軍貴介弟也。而封邑甚小。兄弟之愛。雖匹夫亦知之以。將軍之貴。何待弟之薄也。將軍變色而起。已而近臣來問曰。將軍焉在。僧曰。不見。將軍唯從官數輩來。憇耳。近臣曰。此乃將軍也。僧大驚。恐怖。累日無幾。有此命。將軍託遊獵。探下情。率此類也。九月二十一日。將軍臨張邸。冬十一月。朝鮮來聘。先是朝鮮奉書稱。將軍曰。王將軍答書不稱王。對島人固請不許。朝鮮果疑之。往

復論難不肯受。於是對馬人柳川調興僧玄方繼取
答書填王字以授之曰。吾既請 將府而得之已而
市貨對馬守宗義成訴以陪臣調興改竄國書罪不
容誅。辭連玄方。將軍大怒。乃親聽決調興曰。國家
以敝邑之密通朝鮮委以通信之事。敝邑是以以往
年之請已而不獲命。朝鮮驚疑和好始敗。陪臣至愚
不知所出。唯國是謀不敢避死。以成其好罪無所逃
玄方以當時一二陪臣與我謀已。義成尚幼無所與
聞。於是咸二人死。流之東國。命義成諭朝鮮稱
將軍曰。大君至是聘使至。將軍令林道春讀其書。

野史纂略

卷二

廿三

曰其式如何。道春對曰。一依威音。將軍大喜。群臣
畢賀。將軍命使者拜日光神廟。義成傳旨使者辭
曰。臣等不得無國命而赴日光。義成曰。卿等不受國
命而拜廟。必獲罪。國主然。今拒 將軍命。將軍亦
必罪。卿獲罪一也。獲罪於我則兩國之交絕。獲罪於
國則兩國之驩全。卿熟慮焉。使者乃奉命。將軍賞
義成以佩刀。是歲那勿蠟國主來長崎唱邪蘇教捕
而誅之。遂南蠻種類居長崎者二百八十七人於阿
媽港。恐其作亂。命丹後守大村純信出兵備之。禁諸
國商船往來。先是 幕府聽商船往廣東東京太

泥臺灣東浦寨。暹羅呂宋阿媽港。六昆貿易。商船則
京師三隻。和泉界一隻。長崎五隻。凡九隻。至是嚴禁
之。

十四年春正月十一日。從封臺後守阿部忠秋於下
野壬生出羽守北條氏重於下總關宿。二月四日加
賀守丹羽長重卒。子重光嗣。三月二十六日。將軍
臨水戶邸。是春 將軍不豫。諸侯罕得謁見。人情擾
懼。三藩及執政皆獻歌舞。秋。東面有赤雲如火。冬十
月。肥前嶋原氏作亂。初大友小西二氏之亡。遺衆往
往散處民間。二氏皆崇邪蘇教。故遺衆亦皆竊奉其

野史纂略

卷二

廿四

法而肥前最多。東照公常開肥前有馬城主有馬
直純家士悉信邪蘇。徙封之日。向家士皆不欲往。
公將命嶋津氏擊之。特遣使諭直純。直純奉命。嶋原
即直純舊地也。城主松倉重次為人鄙吝。不恤其下
士民離怨。於是邪蘇之徒稍稍潛匿境內。煽誘愚民。
而重次不之知也。嶋原接天草嶋。屬唐津城。主寺
澤賢高。賢高以唐津天州海路懸遠。城富饒。以鎮天
州。今三宅藤兵衛守之。藤兵衛賦欲暴急。百姓愁苦。
天州民大矢野松右衛門千束善左衛門大江源右
衛門片山善右衛門森宗意赴嶋原深江村。潛以邪

教聚衆曰。先輩嘗謂天草當出神人以弘此法。今天草人益田時貞乃其人也。天有赤雲之祥。地有異花之瑞。皆如先輩言。時櫻樹或者花。衆驚異。時貞稱四郎父曰。甚兵衛情事小而行長。信邪蘇教時貞幼而警敏好讀書。嘗遊長崎。清人相之曰。此兒有反相異日必就戮。時貞既學邪蘇教。頗善幻術。人稍惑之。是月移檄鄰近聚黨。重次方在江戶。老臣間南有馬村里止次右衛門弟角藏唱邪蘇教。遣代官木馬九郎左衛門林兵左衛門驗問。果會十餘村升邪蘇像。乃遣兵捕角藏并其妻子。其徒聞之大怒。二十五日賊

野史纂略

卷二

廿五

至南有馬。殺兵左衛門將殺本馬。或密報本馬。本馬航海逃還賊。乃鈔略鄰里。殺其長吏。嶋原老臣遣甲斐半之助單舸往覘。賊發銃擊之。僅而獲免。老臣固本。新兵衛多賀主水聞兵左衛門死。帥戰艦十九艘赴有馬。路遇本馬。本馬曰。賊八百屯有馬。將待嶋原來攻。分兵襲嶋原。岡本曰。吾嘗還城繕守備。然後進攻半之助亦至告變。乃引還。二十六日岡本多賀帥兵三百陣江東寺。遣使深江問村民曰。汝等果黨賊否。村民不答。大喊而進。叢銃齊發。二將令銃隊遍發。乘烟衝過賊。敗走保深江嶋原。兵進圍之。斬八十餘

人餘衆走布津村。嶋原兵欲追臨岡本曰。吾等僕隸皆賊親戚。不宜深入。乃引還布津堂崎。有家三付賊三千來救。已不及矣。賊乃急進攻嶋原。岡本出陣城外。已而曰。城中恐有內應。乃入守。果獲賊黨賊呼譟而進。揮斧毀城門將入。木村弥兵次舞槍禦之。賊不能前。奪槍而退。須臾復進。甲斐半之助奪其槍。曾我八右衛門累發巨銃。賊頗沮。城兵乘勢突擊賊。潰亂奪嶋原兵船而逃。時將軍遣目付牧野成純林勝正於豐後府內。防護前越前參議忠貞。二十七日嶋原遣使告變二人。斬角藏等及妻子十六人。肥後將

野史纂略

卷二

廿六

志水伯耆帥兵三千屯川尻。佐嘉將諫早豐前帥兵四千屯刈田。然鄰國不得私相援。皆遣使府內請援。嶋原成純等曰。吾受命防衛流人。初非所以指麾諸將。請報之江戶。乃馳海船報江戶。繇此鄰國皆不敢往援。賊遂焚掠鄰國。勢益猖獗。時人譏目付懦。緩嶋原以兵寡不敢出。三江村民二百餘人不黨賊。入城而守。俄有叛者夜盜兵器逃去。城中大驚。悉斬其餘賊。日燬至八千人。而時貞亦舉兵大草。大矢野上津浦嶋子諸村悉應之。嶋原賊請奉時貞為將。時貞許之。賊黨潛迎時貞母於宇土。肥後兵擒之三宅藤兵

衛間變大驚出陣大嶋子索捕賊黨獲數人誅之而還欲發兵衆止之曰大矢野上津浦悉爲賊巢不宜以寡往藤兵衛乃收近地土豪妻子乞援唐津時賢高江戶衆議不決賊殺掠日甚藤兵衛告急唐津唐津將士皆曰賊皆愚民何知武事三宅堯久爭請往老臣乃命拈闔往援十一月五日唐津建岡本次郎左衛門岡嶋七郎左衛門澤木七郎兵衛原田嘉種將兵一千五百航海援富岡十一日藤兵衛與唐津諸將進陣本戶召村民問賊彈弱村民素黨賊乃給曰上津浦使者來誘臣等臣等慢習逐之彼欲來

野史纂略

卷二

廿七

攻不果蓋畏公等耳公等進陣嶋子彼必降矣藤兵衛信之遣子藤右衛門導諸將進屯嶋子時貞方與嶋原賊合謀將掠長崎適聞唐津兵至曰吾當決戰嶋中十三日嶋原賊數千至天艸時貞大悅十四日海陸並進薄嶋子村民縱火應之藤右衛門等苦戰逃還澤木七郎兵衛伏兵龜川遮擊亦敗賊急進攻本戶鋒甚銳藤兵衛戰死餘衆皆潰原田嘉種挺身血戰自辰至申乃得還富岡九中背幟者七諸將會議城中或欲拒守或欲還唐津嘉種奮曰吾當死守諸君若還唐津傳吾意衆計同守議乃決嘉種晝夜

督衆嚴備賊議曰富岡三面瀕海一面據險吾當取之以爲根柢乃悉火遠近廬舍退守志岐十九日賊一萬餘聯竹牌薄富岡鎗不能洞嘉種命銃手五十人叢擊一牌牌果壞城兵乘勢出盪殺傷數百賊敗走尋榜城外曰吾攻城不拔耻也近日再人舉來攻二十二日賊來圍數匝遂陷外城城兵最銳苦拒獲一賊將賊乃退時貞走大矢野嶋原賊航海逃還天草民往往請納質守城城兵令曰汝等果欲來歸速火志岐賊營民乃縱火志岐運芻糧入城城兵固守不敢出先是西江警報至大坂城代阿部正次曰賊

野史纂略

卷二

廿八

黨未聚利在急擊今報之江戶曠日弥久適足資賊不如致書府內目付應機勦賊衆從之乃致書而海促目付進討而目付遲延不敢發報已至江戶天草報未至人以為小寇頗輕之將軍召三藩及諸候議之尾張大納言曰何物愚民乃敢嘯聚可一鼓而屠也紀伊大納言曰不然彼攻戰有法決非愚民所能未易輕也伊豆守真田信幸曰紀公言是也臣父嘗以孤城抗大兵頗有斬獲小寇寧可侮乎將軍命內膳正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令松倉重次速就國重昌子重矩請從許之諸將即日發江戶

是日但馬守柳生宗矩觀散樂於玄蕃頭有馬豐氏第家衆來告曰。嶋原氏作亂。板倉君受命已發。宗矩乃借豐氏駿馬疾馳。追重昌至川崎不及。轉馬登城。謁將軍曰。臣欲矯命留重昌。不及而還。將軍曰。何為欲留彼。曰。宗門之亂。天下大事也。臣料重昌必死。故欲留之。將軍作色而起。宗矩不敢退。頃之。

將軍復出。問曰。卿何以料彼死。宗矩曰。死人之所難。故使三軍樂死。雖名將難之。惟愚民信法者不期而會。此化如驚。此乃天下勦敵。故以織田氏之雄挫於長嶋。困於大坂。攻戰累歲。僅能克之。如參河一向宗。

野史纂略

卷二

廿九

之亂。亦可以見矣。故今日之變。尤不可侮。而將軍視為小寇。命之重昌。豈非以重昌年少。嘗奉使大坂。不辱君命。邪。臣竊以為過矣。借使重昌任顯職。食厚祿。素為衆所畏服。則今日之選誠宜在重昌。今重昌非有聲威宿望。一旦受命。指麾西海諸侯。萬一蹉跌。兵不復振。當此時。將軍必將擇重臣遣之。重昌何顏生還。是使征討之。使死於愚民之手也。無乃損威傷重歟。臣為天下深惜之。將軍有悔色。然業已發矣。乃日夜已深。卿休矣。宗矩不得已而退。重昌至京。師辭兄重宗。重宗給以士卒百餘。語人曰。吾不得復。

見重昌矣。重昌至大坂。阿部正次謂之曰。賊不可侮。子勿輕戰。二十九日。正次至嶋原。謂衆曰。賊在近地。安得坐視。吾以明日進擊。老臣曰。賊驚銳不可當。我兵死傷之餘。安能克之。請待板倉君。重次乃止。賊聞諸將來討。畿口嶋原富岡皆不易拔。高來郡有原古城。有馬氏曾據焉。三面瀕海。形勝無雙。吾嘗據之。十二月朔。賊運所在。米穀入原城。奪重次倉穀五千斛。三日時。貞入城。修築二日而畢。天州賊男女二千七百航海入。悉毀舟為埤。五日重昌貞清至嶋原。六日重次先諸軍發嶋原。重昌貞清繼進。八日至有家。

野史纂略

卷二

卅

村悉火賊。廬舍時。西海諸侯皆發兵來援。寺澤賢高亦就國。十日諸軍薄原城。賊不敢出。諸軍乃合長圍。十九日重昌會諸將謂曰。吾緩攻。賊日安知近國。愚民之不應賊。請乘夜大喊。以試賊動靜。諸將從之。夜諸軍大喊。賊亦大喊。不敢出。重昌乃曰。吾當以明日攻城。鍋嶋氏先攻東面松山。賊必聚於西。立花氏宜乘虛攻東面。二十日鍋嶋氏將諫早。豐前攻松山。矢石雨下。不利而退。左近將監立花忠茂。以五十人攻東面。賊發矢石力拒。婦女亦登埤投石。立花大藏挺身攀埤中。丸而墜。忠茂督衆苦攻。僵尸相枕。

重昌命欽兵。令曰：此城不易遽拔，拔之必損衆。待後令。將軍聞賊日熾，欲親征之。執政皆以爲不可。將軍不聽而起。丹後守稻葉正勝隨其後，固爭之。將軍震怒，正勝爭之益力。將軍乃從之。越前參議忠昌請往擊。將軍曰：卿代我者也。今日之事未足煩卿。二十七日，命伊豆守松平信綱左門戶田氏鐵討賊。晦，重昌聞之曰：吾等欲度賊鑒之，而今兩將來討，吾不取城，何面目而見兩將？明日，賊首賊必不設備，請急攻拔之。衆然之。乃以兵部太輔有馬忠賴爲先鋒，賊已知而爲之備。

野史纂略

卷二

卅一

十五年春正月朔，天未曉，有馬忠賴帥兵進攻。賊弓銃引發，死者千餘。忠賴敗而退。諸軍聞中聞戰聲，以爲賊發，喊聲明諸軍進攻。賊連發矢石拒之。衆不能進，賊五千開門突出。諸軍多死。重昌馳至重次軍，勸之曰：今日之亂始於貴國，何不苦攻？重次辭以多死傷。重昌遣使促忠賴。忠賴亦辭。重昌乃下馬提槍而進，貞清止之。重昌曰：諸軍皆沮，將勸之，乃麾諸軍。諸軍不應。重昌獨帥手兵踰塹攀石壁而登。矢石益急。重昌曹碎被折中丸而死。從兵負尸引還。貞清亦被創而退。皇矩在重次後軍排突而進，左右多死。貞

清令諸將收兵。重矩敗而退，聞父死欲再進，衆擁之引還。時貞欲乘夜出擊，賊皆止之。乃止。是日江戶大風，霾沙城中不能開戶。張燭見諸侯三日信綱等至嶋原。四日肥後守細川光尚帥兵萬餘至列川津。燔火燭天，賊皆見奪氣。五日寺澤賢高來會，松倉重次以兵多死傷辭先鋒，乃使光尚代之。信綱巡視城外，謂諸將曰：賊皆愚民，諸君侮之，所以取敗。請合長圍困之。諸將從之。先是將軍召飛驒守立花宗茂曰：卿雖老爲我至嶋原商議軍事。賊果如何？試言卿意。宗茂曰：借使精兵據城，糧盡則潰，況愚民乎？今宜使

野史纂略

卷二

卅二

吾兵退營，令曰：誅止魁首，不問脅從。如此則賊必攜雖一鼓可平也。將軍曰：善。但海隅小寇不能遽誅，無乃損國威歟？宗茂曰：不然。今日之亂天下之事也。海內久無兵革，武夫安逸，戎備懈弛，不有邊警，何以振其氣？臣唯恐賊之不彈耳。將軍大喜。十二日命宗茂及越中守細川忠利右衛門佐黑田忠之信濃守鍋嶋勝茂玄蕃頭有馬豐氏大隅守松平重直就圍討賊。諸將相繼會信綱軍。信綱召紅毛人於長崎，命發巨銃銃裂。一人傷而死，乃送還之。細川忠利黑田忠之遣舟師發銃賊困之。迨上室禦元二月城中

糧乏。賊往往出林海物。忠利命開走路。果獲。兵問城中虛實。曰。矢盡糧乏。不復能守。賊夜能。海欲襲。忠利海濱穀倉。忠利士川北。九大夫令統卒守海岸。又多挿火繩於竹。駢植之。賊望見火繩星羅。知其有備。而還城中。益困。時貞會衆問計。一賊將曰。與其束手餓死。寧乘夜砍營。縱火奪糧。時貞從之。賊將曰。細川營多銃手。攻之損衆。有馬立花地勢險隘。不便馳逐。唯鍋嶋寺澤黑田三營可攻而奪也。二十一日。賊三千夜出。斫三營。縱火大喊。城中呼譟助之。聲震天地。忠之老臣黑田監物諜知賊計。嚴設防備。賊引却者。

野史纂略

卷二

卅三

二次復還戰。監物中丸而死。子佐左衛門奮身衝突。衆繼之。賊敗走。寺澤鍋嶋二軍皆奮戰。却賊斬級二百五十餘。先是立花宗茂謂衆曰。今夜賊必來襲。所襲必鍋嶋寺澤也。已而果然。衆問攻。宗茂曰。賊爭登埤。窺望注目。二軍吾以是知之。衆服其老鍊。二十一日。日向守水野勝成來會。勝成亦老將。將軍命參畫軍事。二十四日。諸將會議。信綱營戶田氏鐵進曰。苦攻損衆。將軍所戒。唯當持久困之。信綱問勝成曰。願聞君計。勝成曰。賊僅據巢穴。誰復應者。宜餓殺之。東照公拔高天神實用此策。氏鐵曰。善。請待其。

糧竭。勝成曰。否。諸君合圍。至今日是。為良策。賊本烏合。糧食必乏。一鼓屠之。今其時也。信綱稱善。細川忠利鍋嶋勝成進曰。吾陣迫近賊壘。請先攻之。諸君大減助之。勝成曰。使二君拔城其功固偉。然諸軍誰復袖手旁觀者。勝成年十六。始從東照公於軍。其後人小五十餘戰。未能殺人。又未至後人。非徒發喊以觀人戰者。今諸君爭先不顧死傷。尤非將軍之意。止且衆心不一。何以成功。人人各執意見。無所統一。謂之竹釘戰。今豆州統帥也。吾將待其命。衆議若決。請告吾兒勝俊。彼亦非不知兵者。乃起而出。信綱與

野史纂略

卷二

卅四

諸將約以二十六日進攻。賊方築外壘。與勝茂相持。勝茂日夜發巨銃。銃無空發。賊大困。時貞與左右圍棋。飛礮斷其袂。斃男女數人。賊驚曰。神人無復天助矣。遂皆攜貳二十六日。大風雨。信綱更令諸將以二十八日為期。時長崎奉行神原職直暨勝茂軍。子職信從焉。是夜。職信聚衆議。先登。久之不決。藤田市右衛門進曰。議不決者。欲生還也。郎君以百餘擊三萬。唯有死耳。請速決。職信從之。二十七日。諸將復會。信綱營。勝茂兵列竹盾薄外壘。賊乍發銃。勝茂兵業銃進擊。賊頗沮。職信帥左右挺進。奮戰而登。植旗城上。

職直望見曰車輪旗必吾兒也吾不得不救乃進勝
茂曰奈何使監軍死麾衆而進於是諸將皆進四面
肉薄而登藏人有馬康純美濃守水野勝俊先登悉
奪外城賊僅保牙城日既暮諸軍皆陣城上二十八
日諸軍乘曉攻牙城黑田氏將黑田美作先登火箭
兩集廬舍皆火延及時貞營諸軍乘烟塵擊賊皆善
銃而不善刀槍死者層積至午城陷賊男女三萬七
千餘屠戮無噍類矣細川氏兵陣野佐左衛門新時
貞諸軍死者一千一百三十餘是日板倉重矩戰最
力水野勝成賞以名刀信綱子輝綱見城將陷單騎

野史纂略

卷二

卅五

馳進信綱大怒令其士岩上角右衛門止之巖上扣
馬曰主君為總督不欲與諸將爭功即君奈何達之
輝綱不聽將馳巖上脫胄曰郎君必欲進戰請先斬
臣首遂手磨颰之於後著鞭驅而還三月朔信綱令
寺澤賢高有馬直純等毀原城石壁信綱氏鐵巡視
天草長崎泉時貞預於長崎大波土瘞賊級二萬於
西坂呼曰有馬塚八日捷聞至江戶先是將軍聞
賊襲諸營召三藩及諸侯議之紀伊大納言曰賊滅
在頃刻捷聞尋至將軍領之七日而捷書至乃遣
備中守太田資宗於西海撫諸軍夏四月六日資宗

會信綱等於豐前小倉令西海諸侯皆就國寺澤
賢高和倉小次至江戶尋命內記森長繼銅重次信
綱氏鐵凱旋是役也用金凡三十九萬八千兩皆取
之大坂城初信綱受命而征時論謂異日命將必肥
後守源正之也已而將軍召正之曰昔東照公
謂收相國門東國有變必備西國而國有變必備
東國今西海騷擾卿其就國以鎮東臨正之拜辭京
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凶黨未聚應時進擊頃刻可
殲也而西海諸將無自為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
賊得擁人衆據堅壘憂國者遇事可為何暇顧慮會

野史纂略

卷二

卅六

出羽白倉氏作亂謀殺幕府代官正之命老臣以
計擒其魁首三十餘人即日磔之衆請曰此皆幕
府之民請報江戶然後誅之正之不聽遂誅之聞者
震懼東臨賴以無事六月二十一日召鍋嶋勝茂榊
原職直於評定所問曰勝茂何以犯法攻城曰榊原
父子先登臣恐其戰死遂進攻耳乃問職直曰
臣犯法先登臣不忍見其戰死遂進攻耳乃命屏
居勝茂去當國除水戶中納言聞之曰將軍曰嚴
令懲後戰國之法不宜用之今日今日罪勝茂限日
誰復効力國家者將軍然之尋宥勝茂是夏削寺

澤賢高天草嶋四萬石。徙封甲斐守山崎家治於天
艸冬十一月七日備中守大田資宗罷。明年寄十二
月五日賜長門守松倉重次死。源弟重利於讚岐重
次寵臣岡田作右衛門大町權之介皆廢斬。家康不
敢欲重次尸。惟新臣野村治右衛門請而葬之。六日
徙封攝津守高力忠房於肥前嶋原。和泉守松平
壽於遠江濱松。式部少輔丹羽氏信於美濃岩村。備
中守大田資宗於參河西尾。是冬飛驒守立花宗茂
致仕。子忠茂襲封大炊頭上井利勝。讚岐守河井忠
勝罷。連署利勝為大老。大老始此。遠江守土井利勝

野史纂略

卷二

卅七

備後守酒井忠朝。竝罷。若年寄小姓組番頭對馬守
阿部重次為老中。仍兼番頭。此時執政多兼番頭。云
是歲備中松山城主出雲守池田長常信濃飯山城
主佐久間勝長竝卒。皆無子。國除。徙封出羽守松平
直政於出雲。先是長崎奉行每歲以五月往。以十月
還。留而終任自是歲始。

十六年春正月五日徙封伊豆守松平信繼於武藏
河越。翌後守阿部。秋於武藏忍。十四日徙封志摩
守三浦正次於下野壬生。二十八日徙封出雲守松
平勝隆於上總佐貫。二月十日令書院番頭輪年各
帥其隊伍守駿河城。三月三日徙封下總守與平忠
明於播磨姫路。能登守本多忠義於遠江懸川。加賀
守大久保忠秀於播磨明石。丹波守松平光重於美
濃加納。大膳大夫松平忠重於信濃飯山。內記本多
政勝於大和郡山。先是甲斐守本多政朝為叔父忠
朝嗣。食大多喜五萬石。及兄忠刻卒無嗣。政朝襲封

野史纂略

卷二

卅八

食姫路十五萬石。以忠朝子政勝既長還大多喜。其
後政勝徙封播磨。食四萬石。政朝之卒以子政長尚
幼。讓姫路於政勝。曰。待吾兄年長還之。於是政勝併
食十九萬石。然待政長甚薄。為時所譏。至是徙封郡
山。仍食十九萬石。二十四日寬永寺。東照公廟火。
夏五月朔紅毛來聘。二十日試紅毛所獻震天雷於
麻布。六月五日徙封伊勢守水谷勝隆於備中松山。
秋七月五日令諸國曰。國家嚴禁邪蘇。南蠻非不知
也。然往往潛遣其徒。蠱惑百姓。竟啓禍亂。自今已後
嚴禁來泊。若有來者毀其船。誅其人。天下郡國警察

海濱若有蕃舶漂著者。速送之長崎。一如舊令。十三日封水戶公子賴重於常陸下館。賜五萬石。二十六日。久能山塔成。遣使告日光神廟。八月十一日。江戶城火。執政請命諸侯救之。將軍曰。是天災也。不可得救。救之必將傷人。乃命警衛諸門。避火西城。殿宇蕩盡。寶器多燒。唯殿宇僅完。九月二十一日。將軍女千代姬適尾張世子。冬十一月。越前地大震。北城崩。是歲日向守水野勝成致仕。子美作守勝俊襲封。波羅泥亞國主來長崎。唱邪蘇教。捕而誅之。遂詣厄利亞種類居長崎者五十人於阿媽港。南蠻舟來

野史纂略

卷二

卅九

長崎。將軍遣大目付井上正重於長崎。讓曰。汝等知我大禁。乃敢來泊。無狀甚矣。然今特宥汝等。汝等慎勿再犯。一犯禁。必誅無赦。

十七年春正月六日。地大震。是月禁市人奢侈。二月五日。地大震。三月二十七日。燒殺蠻人二人。邪蘇餘黨。中夏四月十三日。將軍如日光。二十一日還。自日光。是月江戶城成。五月二日。將軍臨讚岐守酒井忠勝別莊觀歌舞。十四日。臨紀伊邸觀散樂。十七日。南蠻船復來長崎。乙丑市。六月二日。遣大目付加加爪直澄於長崎。讓蠻人曰。汝等屢犯大禁。是蔑我

令也。今日不復赦汝。乃斬六十一人。宥十三人。給小船放還之。曰。汝速還報。使汝國知我國禁之嚴。燒燬船。以貨物十二日。增大目付井上正重祿六千石。凡一萬石。先退。將軍觀歌舞令。列侯已下著絳服。唯正重禮服而至。將軍怒曰。汝何為違令。正重曰。臣以為今日之令。止於列侯。諸有司不與焉。將軍曰。汝喪心。與正重曰。臣實不喪心。將軍益怒而起。衆謂正重曰。何批鱗至此。正重曰。吾今日以死自期。不圖將軍仁恕。乃爾。即請執政屏居。將軍釋而不問。尋有此命。二十日。臨水戶邸。秋七月二十六日。流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

讚岐國主生駒高俊於出羽。賜一萬石於子刑部。高俊上井利勝女婿。性甚癡騷。老臣前野助左衛門專權。每事詐言土井氏所命。或言稟旨。幕府執政條輩不能爭。繇此國多批政士。民日離。國老生駒將監憂之。來江戶請執政。曰。弊邑之政。願遵父祖遺法。不必取旨諸君。執政驚怪。召前野詰問。前野曰。臣初不咨稟諸君。將監妄矣。乃召將監對辨。將監探懷取書呈執政。執政覽之。示前野。前野視之。曰。彼曾餽魚於臣。此乃答書。有何干涉而呈之。其愚如此。宜其妄言也。將監曰。此果卿手書耶。曰。然。將監乃出書數斗通

曰此皆彼手書議政事者請以此斷之執政覽之果如其所訴執政乃執前野下獄將軍聞之曰吾非不知高俊不肖然彼勲舊之家吾姑優容之今乃啓禍至此遂處流然憫其愚給刑部以采地命族前野連坐者衆是日派侍從池田輝澄於伯耆賜一萬石於子政直輝澄參議輝政第四子寵臣曰答違白與老臣北河四郎右衛門相結弄權老臣伊木伊織怒請骸骨不許乃出奔群臣多從之遂坐失播磨完栗六萬石伊木北河等皆伏誅九月十六日將軍命參議毛利秀元構館於品川往遊焉秀元供張甚盛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一

將軍大悅厚賜之秀元十餘歲赴朝鮮之役以材武聞旁善和歌好茗飲將軍恒曰此吾良友也屢召之談論世呼曰話衆二十八日徙封若狹守松平康信於攝津高槻增出羽守北條氏重封地一萬石冬十月二十二日尾張大納言水戶中納言獵於石神將軍賜之以鷹命伊豆守松平信綱指麾士卒中納言射獲鹿五頭十一月十五日尾張邸火世子與夫人避之水戶邸十二月六日將軍臨掃部頭并伊直孝別莊

十八年春止月二十九日江戶桶町火延燒數里南

至增上寺東至海濱而至麻布北至御成橋焚死者三百八十餘人將軍方命諸侯脩城為之罷役二月十一日命列侯已下進家譜載之日光寶庫令備中守太田資宗掌其事三月十日將軍獵於蘇二十七日越中守細川忠利卒年五十二殉之者衆子光尚嗣夏四月二日紅毛來聘十八日將軍放鷹中野見步卒販竹木明日召隊長讓曰卒伍販物既已禁之今渡邊弥之助隊卒犯禁減死一等放之境外自今已後犯者無赦秋七月二十三日日光寶塔成先是將軍欲寶塔制作堅緻問執政曰銅鐵與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二

石孰堅執政不敢答前彈正少弼嶋田利正以多智聞將軍召而問之利正曰若能脩補豐國廟則日光之塔萬世不廢矣執政歎伏將軍命造以石採之赤那木山道路甚艱鑿山填谷石尤大者至用二萬人輓之其費不貲八月三日以寶塔成遣使日光是日世子竹千代生冬十月三日天皇遣使賀世子生十九日饗天使於城中奏散樂將軍好歌舞每日觀之自世子生不復觀左右請進之將軍曰吾既生子而猶耽嗜歌舞非所以教子也終身不復觀云是歲徙封甲斐守山崎家治於讚岐元

龜始城焉。以天草嶋屬肥後代官命筑前守黑田忠之肥前守鍋嶋勝茂掌長崎防備。將軍常曰。東照公以英武戡定禍亂。台德公亦屢勞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可稱。故吾常戒偷安。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以報祖宗之德也。常謂長崎奉行曰。薄海之內有異姓代興。是吾家之耻。而非天下之耻。若喪寸土於外國。實天下之耻也。卿等以此為意。

十九年春正月十一日。從封加賀守堀田正盛於下總佐倉。二月九日。世子拜山王祠。執政傳命三藩。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三

扈從焉。尾張大納言曰。焉有納言之官。而扈從無官之人者邪。執政曰。世子。將軍儲嗣。非他無官之比也。曰。若言其父。吾三人非大臣子邪。執政曰。請為將軍屈。曰。昔北山行幸。足利義滿以幼弟義嗣班關白上。後世譏其僭今日之舉。吾恐。將軍之貽譏後世也。執政語塞。乃使三藩先行。二十八日。從封右京大夫松平賴重於讚岐高松。三月三日。始置勘定頭。以播磨守伊丹康勝紀伊守酒井忠吉內藏允杉浦正友為之。是月。將軍聞麾下多窮乏者。悉召見之。人人以為。世子新育。必有惠賜。將軍方患頭

痛怕首而坐。謂衆曰。聞卿等窮乏。不能供軍役。一旦緩急。將奈吾何。乃泣下。衆莫能仰視。將軍曰。自台德公薨。吾贍救卿等者數矣。吾亦久不朝京師。卿等何為窮乏。乃爾。得非極奢侈邪。衆莫能答。讚岐守酒井忠勝進曰。將軍屢贍救群臣者。將以備緩急也。而今平日宿血。猶或不能辦。無乃徂國家之恩歟。此後。將軍不復贍救。群臣果能奮勵。寧不能自給乎。將軍乃起。忠勝謂衆曰。國家始遷江戶。百事儉素。上下不困。而昇平日久。物力豐裕。人始以靡麗相誇尚。其弗陪從往日。勢不得不貧。於是請。幕府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四

傳金穀。隨請隨許。此諸君之所以益貧也。將軍今日之言。乃所以勸諸君。諸君銘肝勿忘。然恤窮一事。亦不可廢。僕等當議之耳。是春。命儒官編輯諸家系譜。夏四月十三日。將軍如日光。二十日。還自日光。五月初。始令普代諸侯。遍年就國。春夏之間。諸國大饑。餓殍滿路。江戶富商與。幕府諸吏。結黨閉糶。已而事覺。代官處刑者數人。其餘連及甚衆。秋七月十九日。大坂城代阿部忠次來江戶謁。世子八月十三日。將軍臨讚岐守酒井忠勝別莊。九月五日。從封監物水野忠善於參河吉田。封大番頭伊賀守松

平忠晴於駿河田中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前飛驒守立花宗茂卒。年七十四。十二月十五日以和泉守松平乘壽為世子。老中是歲徙封隼人正水野忠清於信濃松本。遣大目付井上正重於東海道訪民疾苦。

二十年春二月十六日大藏少輔青山幸成卒。子幸利嗣。十七日將軍召麾下士。令曰奢侈國之禁也。如聞近歲犯法奢靡過度。自今已後犯者處嚴科。三月二十日造相輪塔於日光。夏四月十五日前伯耆守青山忠俊卒於配所。將軍念其忠。召子因幡守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五

宗俊賜三千石。為書院番頭堀田正盛問衆曰彼為誰。衆曰為青山。因幡正盛曰伯州子耶宗俊問曰是何人也。衆曰是為加州宗俊曰勘左衛門子耶一座失色。時正盛權勢薰熾。內外趣附。聞者歎曰真伯州子也。五月三日會津侍從加藤明成稱病辭封沒四十萬石。明成性貪。專為聚斂。國人不服。老臣堀主水驟諫不納。主水亦頗驕奢。君臣遂有隙。主水家小與人爭訟有理。明成罪之主水發救。明成怒罷其職。主水乃與其二弟率妻子徒屬三百餘出奔。發銃火橋而去。明成大怒發兵追之不及。主水匿於鎌倉。聞明

成追索甚急。走高野山。明成遣使索之。僧徒不出。明成益怒。請將軍曰願以臣國易主水將發兵。主水避之紀伊民家。明成請紀伊索捕。主水竄跡遂來江戶。訴明成十餘罪。將軍命問明成。明成獻父時誓書以明無貳。將軍曰主水所訴不為無理。然舉兵去國是叛臣也。乃捕主水兄弟賜明成。明成大悅。誅之。妻子匿於鎌倉尼寺。明成遣人捕之。寺主大怒。因天樹夫人訴之。明成遂稱病納城邑。先是明成弟民部少輔明利卒無子。沒二本松三萬石。加藤氏亡矣。六月將軍念加藤嘉明之功。憫其絕祀。封明成子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六

則友於石見安濃。賜一萬石。秋七月四日徙封肥後守源正之於陸奥會津左京大夫丹羽光重於二本松。式部大輔榊原忠次於白河。會津自蒲生氏已後城主皆亡。時人以為不祥之地。止之就國。勵精圖治。命老臣定法令。老臣草數十條進之。首云禁鬪爭。正之覽之曰將家立法。在使一國尊尚武勇。若禁鬪爭。是使武夫忍耻苟免也。安在其尚武。且法令繁則人不得不犯。今治吾國十餘條足矣。乃改定之。蒲生氏用刑最酷。正之命悉除之。後讀小學大悅。遂焚老佛之書。興學校。建社倉。教化大行。陸奥獷悍之俗頓革。

十日右衛門佐黑田光之捕邪蘇之徒獻之。十八日朝鮮來聘。獻鐘日光神廟。二十六日世子徙居二丸。八月四日始置新番。先是後宮婦女給事至老者請以親族一人補官。將軍欲以補兩番。大炊頭土井利勝曰。兩番之職。所以待參河勲舊。且諸藩子弟求仕者亦皆補兩番。奈何以雜流補之。將軍然之。乃置是官。給米二百五十苞。許不畜馬。此時食三百苞。皆畜馬。云九月朔。天皇遣使賀。世子徙二丸。是月將軍乳母齋藤氏死。齋藤氏內藏介川三女適佐渡守稻葉正成。生丹後守正勝。及將軍野史纂略卷二四十七

生為之乳母。傾心保衛其後。公子忠長恃寵。耦嫡齋藤氏。憂之。密告東照公。公來江戶定嫡庶之分。將軍得無患。繇此將軍深德之。後給三千石。待遇甚厚。外孫堀田正成亦獲殊寵。嘗往京師。天子召見。賜號春日局。及病。將軍臨其宅者三。尋死。賜銀三千錠。米一千苞。冬十月二十一日。天皇讓位皇太子。將軍遣讚岐守酒井忠勝伊豆守松平信綱賀之。是月忠勝任左近衛權少將。信綱任侍從。後光明天皇正保元年春正月二十九日。將軍放

鷹陽田川。二月九日放鷹麻布。十六日放鷹王子。三月朔臨尾張邸。徙封大和守松平直基於出羽山形。土佐守松平直良於越前大野。能登守本多義於越後村上。八日將軍放鷹千住。馳而還。從者皆後惟堀田正成阿部忠秋阿部重次。本目權兵衛中根次郎右衛門河內傳七從焉。九日日光地震。石壁崩。十五日命讓從官輒弱。賜正成忠秋重次名刀。餘皆賜黃金。十八日徙封出羽守北條氏重於駿河田中。內匠頭牧野信成於下總關宿伊賀守松平忠晴於丹波龜山。先是龜山城主菅沼定昭卒。無子國除。至野史纂略卷二四十八

是賜忠晴十九日。將軍放鷹麻生。二十二日獵於石神。二十五日下總守奧平忠明卒。子忠弘嗣。夏四月五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十日石見守松下長綱坐喪心。沒三春三萬石。長綱曾祖曰之綱。豈臣關白嘗為之家奴云。五月十一日將軍觀漁品川。二十日放鷹麻布。二十四日公子長松生。是為甲斐參議綱重。六月二十五日琉球來聘。秋七月十日大老。大炊頭土井利勝卒。年七十一。子利隆嗣。初前將軍之薨。物議沸騰。人心危懼。利勝建議鎮定。天下晏然。事闕而不傳云。利勝秉政務總大體。不尚苛察。天

下稱名相晚年忤旨稱病不出及病篤將軍念其功親臨其家問病利勝感泣尋卒十九日將軍臨加賀守堀田正盛茂草別莊八月十日臨東海寺聽訟十九日遊隅田川二十二日遊王子九月十四日放鷹道灌山冬十月五日召參議毛利秀元於西城設茗宴十二日放鷹隅田川二十四日先是執政會評定所每月三次是月定為六次十一月五日將軍放鷹新田嶋二十日遊目黑十二月八日臨水戶邸二十七日放鷹麻布二十八日紅毛來聘是歲清南林友官周辰官黃五官信邪蘇敷發覺將軍

野史纂略

卷二

四十九

召而鞠問將誅之三人哀訴曰願改過減死按驗舶來邪徒將軍許之命還長崎二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命諸侯浚江戸城溝二十六日將軍臨品川別館聽訟三月十一日徙封和泉守松平乘壽於上野館林備中守大田資宗於遠江濱松越前守本多利長於遠江橫須賀兵部少輔井伊直之於參河而尾安房守秋田俊季於陸奥三春市正松平重頼於豐後杵築壹岐守小笠原忠知於參河吉田監物水野忠善於岡崎十五日月赤如丹是月石近大夫池田輝興坐喪心沒橋磨赤穂五萬

四千石夏四月五日加賀少將前田光高卒子綱利嗣十一日營東照公原廟於參河瀧二十三日世子仕大納言五月十六日將軍臨加賀守堀田正盛別莊十九日遣巡察使於諸國閏月六日加賀前中納言前田利常請割越中富山十萬石封第二子利次割加賀大聖寺七萬石封第三子利治許之六月二十二日徙封內匠頭淺野長直於播磨赤穂長直以赤穂無城因監物水野忠善請築城將軍曰赤穂地非衝要何以城為執政吉之忠善忠善歎曰僕不得復見諸君矣乃起執政怪之呼還問故忠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

善曰昔台德公賜笠間城於長重長重傳之長直為城主者二世一旦將軍奪其城徙之無城之地長直不得復列城主所以有此請也而將軍不許長直上愧於父祖下愧於儕輩必將棄城遷世顧使長直至此者忠善也勢不得坐視要當攜手同行耳執政具以白將軍曰吾嘗許之然必用己資財不得仰給於我訖功之間為免課役長直大悅遂城赤穂二十七日徙封河內守井上正利於常陸笠間二十九日徙封備後守水野元綱於上野安中秋七月二十六日將軍遊隅田川八月朔越前參議忠昌

辛年四十九。殉者七人。子光通嗣。十一日 將軍臨加賀守堀田正盛第。晦觀漁品川。九月二十一日放鷹板橋。二十三日放鷹隅田川。冬十月二十二日放鷹麻布。十一月三日 世子臨掃部頭井伊直孝第觀猿樂。七日 將軍臨讚岐守酒井忠勝第。觀近臣擊劔。十九日放鷹千住。二十二日放鷹赤井。十二月朔前參議細川忠興卒。年八十二。二十二日 將軍放鷹麻布。二十五日放鷹上鍋嶋。二十六日遊小石川。二十八日紅毛來聘。

三年春正月八日公子德松生。所生本莊氏是為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一

常憲公二月十八日 將軍放鷹本莊。十九日放鷹中野。三月五日觀麾下調馬於高田馬場。二十三日觀寶藏院弄槍。二十六日禁放紙鳶。時有然燭紙鳶放之者。適墮城中。故有是禁。二十七日但馬守柳生宗矩卒。年七十六。子宗三嗣。宗矩父宗嚴以擊劔聞天下。宗矩傳其法。將軍好劔。就而學焉。宗矩隨事規諫。多所裨益。將軍每曰。宗矩通曉大體。吾於政事亦師彼耳。及卒。悼惜。特奏贈從四位下。是後將軍或有所疑。每歎曰。宗矩既沒。吾誰之何。人人以此知具有輔導之功矣。二十九日 將軍放鷹王子。夏

四月八日遊本莊。是日小從人赤井弥兵衛遇小姓高嶋左近於塗。左近從者觸弥兵衛。弥兵衛叱之。左近怒曰。何不斬之。從者皆挺刀進。弥兵衛格鬪。斬一人。左近乃下馬。揮槍鏖殺之。逃入伊豆守松平信綱第。弥兵衛僚友數十人聞之。至信綱第請出左近。信綱家士對曰。高嶋君實在弊第。吾等為諸君防衛。勿以為意。僚友不能爭。信綱具以聞。左近祖母為尼。在後宮。為之哀訴。九日弥兵衛僚友請誅左近。十日遣豐後守阿部忠秋等於信綱第。賜左近死。左近好勇任俠。從者皆曉壯。將軍寵幸之。及死人皆惜之前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二

彈正少弼嶋田利正聞之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左近好鬪陵人。其及也宜矣。十七日尾張大納言齋東照公斗譜。五月九日 將軍臨東海寺。二十八日麾下渡邊源三與出羽守水野忠職家士鬪於神田橋。斬之。執政以聞。將軍曰。陪臣無禮。斬之何罪。六月 將軍臨加賀守堀田正盛第。秋八月七日參河瀧東照公原廟成。十八日東叡山座主守澄法親王至自京師。親土。後水尾天皇第三子。皇子補日光祭主。始此。二十六日 將軍放鷹隅田川。冬十月二十日先是。明人鄭芝龍遣使長崎乞援兵。將

軍召三藩及執政議之。三藩皆請往援掃部頭井伊直孝。進曰。三君之議壯矣。然芝龍外國一將。援之何功。議不決而止。適長崎奉行報曰。明兵既敗。芝龍降。將軍乃令長崎奉行諭使者還之。是日召諸侯告以其事。芝龍常來肥前平戶。要田川氏生子成功。芝龍還明。迎成功母子。清兵之陷泉州。田川氏投河而死。清兵吐舌曰。歸人尚爾。日本之勇可知也。及芝龍降。清成功獨擁衆不降。十二月三日。天皇遣使賜東照公宮號。是月紅毛來聘。始給之餉。從其請也。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三

四年春正月二十日。將軍放鷹淺草。臨加賀守堀田正盛。第二十八日放鷹目黑。二月晦放鷹雜司谷。三月十一日觀漁品川。聞代官伊奈半十郎用心民事。賞以白金。十五日聞隅田川遊人甚盛。遣大和守久世廣之往視。廣之還報曰。遊航蔽水。歌吹喧闐。陸則士女填溢。望之如雲。將軍悅曰。民心不和安有此樂。二十六日放鷹千住。是春伏見奉行遠江守小堀政一卒。子政之嗣。政一從織部正古山重能學茗飲之法。名冠一時。凡百技藝莫不兼綜。時人推為鉅匠。夏四月二十九日。將軍放鷹麻布。五月十五日。

北大震。江戶城石壁崩。六月朔。將軍泛舟隅田川。觀從臣游泳。十二日命豐後守阿部忠秋饗三藩於隅田川。各給巨船尾張日本丸。紀伊天地丸。水戶朝日丸。聚漁大捕魚。舩舸鱗錯。兩涯觀者如堵。至暮而罷。二十一日先是。波爾杜瓦爾戰艦二隻來長崎。請五市長崎奉行馬場利重。命西海諸侯出兵備之。來會者四萬九千五百餘。造舟梁浮大木。繫鐵巨索。斷鐵船歸。是日飛報至江戶。二十二日令長崎奉行白。務嚴防備。驗問夷情來報。彼若奪路逃去。掩擊之。二十五日。將軍泛舟隅田川。觀近侍游泳。秋七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四

月十一日命筑前守黑田忠之就國。備蠻船。二十八日遣犬日付井上正重於長崎。諭波爾杜瓦爾人曰。汝知我有嚴禁乃敢來請。不遜甚矣。然使人有禮。吾暫放還汝。慎勿再來。八月四日北大震。十六日命候脩石壁。九月十二日。將軍放鷹高田。十六日命林道春講貞觀政要。十九日放鷹雜司谷。二十日筑前守黑田忠之獻紅毛人所齎白鹿。二十三日命水戶中納言放白鹿於鹿嶋。冬十月二十九日。將軍放鷹本莊。十一月十三日命薩摩守嶋津光久試犬追物於王子。臨而觀焉。十四日大坂城代備中守阿

部正次卒年七十九。先是將軍聞正次病篤遣子對馬守重次往省。重次馳至大坂見父危篤謂衆曰。城中恐非屬續之地。請遷於別業衆然之。重次泣而告正次。正次曰。吾之補此職。將軍而諭曰。大坂畿內衝阨。近之守護。皇城遠之控扼。西南諸侯卿吾家舊將。為吾往守。吾對曰。臣以不肖受重任。將何以堪。但時屬昇平。海內無憂。萬一群盜竊發。臣請以死守。吾之所以託將軍者如此。今吾目未瞑。奈何授城於人。且築城鑿池。所以備變。變起不意。憑城以戰。積屍成丘。亦所不顧。戰若不捷。則枕城而死耳。孰謂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五

城壘非武夫葬地乎。若以死為不祥。初不若不築城之為愈也。雖然。吾生平不欲自用。況今危困瀕死。言恐悖理。何不飛驒乞旨衆然之。遣健步報江戶。將軍悅曰。正次言是也。城不可去。健步還報。正次感泣。尋卒。遺言火葬。棄灰淀川。將軍聞而惋惜。十七日天皇詔賜收僧正天海號曰慈眼大師。十二月五日賜彈正少弼增山正利一萬石為列侯。正利世子所生增山氏弟也。是歲兵庫頭寺澤賢高自殺。似邪蘇之亂。賢高坐削天草。憤悶無聊。舉塔躁妄。命并河三郎兵衛第將士戰功。并河竊弄威柄。賞罰振盪。原

田嘉種功最大。而實薄。衆欲為之爭訟。嘉種曰。家衆樹黨相攻。敗亂之基也。吾不忍禍主君。尋致仕而去。至是賢高發狂。入淺草佛寺自殺。無子。沒唐津八萬石。

慶安元年春正月二十日。以台德公十七年忌辰。將至脩佛半於增上寺。俄而僧徒數百詬爭相鬪。松平信綱伊丹康勝諭之。僧徒罵曰。伊豆可殺禿首播磨可歐。信綱怒。麾衆捕之。乃定閔。正月十九日封大番頭。因幡守青山宗俊於信濃小諸。賜三萬石。召見曰。卿父自吾幼時。傾心輔衛。忠懇切至。而吾年尚少。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六

未通事情。濫貶竄之。使忠節之士齎恨而死。悔無及矣。今吾之所以封卿者。欲慰卿父之靈於地下耳。卿善繼父志。以輔吾兒。言訖泣下。宗俊感泣而退。三月十七日甲斐守山崎家治卒。年五十五。子俊家嗣。夏四月十三日。將軍如日光。搢紳從京師來拜者五十七人。衛從甚盛。二十三日還。自日光六月十四日徙封大和守。松平直基於播磨姫路。下總守奧平忠弘於出羽山形。十六日兵部少輔吉田重恒卒。無子。沒石見濱田五萬四千石。和重恒放縱。厭苦入事。稱病不出。惟寵臣山田成高侍焉。成高本農夫子。重恒

嬖之。授一千石。老臣皆就成高問疾。成高一日招諸老臣謂之曰。主君喪心。取名刀寶器命我以巨鐵槌碎之。我暫辭之。約以明日。老臣流涕曰。主君寶器無非太閤及東照宮之賜者。奈何毀之。成高曰。明日我必報公等。公等入諫之。老臣許諾。成高乃見重恒曰。老臣以主君久病。欲幽閉主君更立公族。重恒大驚。成高曰。請待彼來悉誅之。明日成高伏壯士促老臣入見。老臣皆至。壯士突出悉殺之。重恒白將軍曰。臣老臣謀廢立臣既已誅之。國事至此。臣不復立。後無幾重恒卒。紀祀世傳。成高深懼殉葬。以計滅其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七

主也。二十二日右衛門大夫松平正綱卒。子利綱嗣。正綱自東照宮時統天下吏務。理繁治劇。事無壅滯。至寬永中始置勘定頭三人。實正綱一人之所綜理也。二十六日命彈正忠保科正貞豐前守內藤信照守大坂城。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對馬守阿部重次襲父封三萬石。先是重次別賜五萬八千石。至是併食八萬八千石。特命往大坂處分父後事。八月十六日大和守松平直基卒。子直矩嗣。二十日丹波福智山城主稻葉紀通自殺。紀通與丹後國主京極高廣接壤。常遣使乞丹後鯽魚。高廣怒曰。彼取之我安知

其不餽之。權臣氏乃贈魚一百。皆去其頭。紀通怒曰。彼家士若經吾國。吾必殺之以報怨。已而丹後駛卒入其境。紀通登城。樓發銃斃之。會紀通誅其家士。多所連及。餘黨大懼。流言紀通謀不軌。殺掠行旅。鄰國大驚。龜山城主松平忠晴出兵境上。告變江戶。遠近繹繹。阿部重次方在大坂。令諸侯出兵備變。紀通次驚遣使京師。告所司代板倉重宗。辨其誣妄。重宗報曰。執政阿部氏今在大坂。宜就告之。紀通將發。國中相驚曰。鄰國兵至矣。紀通歎曰。鄰國誤我。遂剝腹而死。子大助尚幼。將軍命美濃守稻葉正則錮之。沒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八

福智山四萬五千七百石。二十五日遣黑澤木工助荒木十左衛門於陸奥買馬。冬十月二十八日流日光山僧十二人於佐渡。十二月十一日命作武藏上總地圖。二十五日將軍臨隅田川別館。是歲明人鄭成功遣使長崎。乞援兵。不報。二年春二月十一日徙封丹後守西尾忠照於駿河。田中十八日徙封民部太輔朽木植綱於常陸。上浦二十八日徙封主殿頭松平忠房於丹波。福智山能登守松平定政於參河。刈屋元是因幡守松平延良卒。照子沒信濃。小諸五萬石。是日封弟良尚於伊勢。

長嶋賜一萬石。三月六日召諸侯曰如聞近歲犯禁奢侈。自今已後宜務儉約。十月召麾下士申前令。夏四月五日世子臨河內守酒井忠清第八日執政傳命西海諸侯曰邪蘇之徒屢來乞互市。至今不已。或言今歲當來長崎。彼果復至。生殺在我。事未可知。也卿等宜待阿波命出兵十日。世子如日光。二十三日還自日光。六月九日徙封式部少輔柳原忠次於播磨姫路。能登守本多忠義於陸奥白川。松平直矩於越後村上。二十日地大震。江戸城石壁崩。諸侯第宅傾倒。壓死者衆。或中墜瓦而死。是後多以板蓋屋。秋七月四日徙封山城守松平忠國於播磨明石。若狹守松平康信於丹波篠山。日向守永井直清於攝津高槻。加賀守大久保忠秀於肥前唐津。十日琉球來聘。二十五日地大震。八月十二日徙封周防守松平康映於石見濱田。二十九日先是紅毛來報曰。嚮遇南蠻舟於清國海上。舟中有邪蘇徒二人。是日命山陽南海西海諸侯警察海濱。冬十月十四日禁以地子借宅。二十二日將軍臨加賀守堀田正盛第問病。十二月二十六日肥後侍從細川光尚卒。年六十一。殉者七人。子綱利嗣先是光尚病篤。將軍

野史纂略

卷二

五十九

遣讚岐守酒井忠勝往問。光尚謂之曰。僕有大國。無寸功而沒奈何。傳國幼兒。請納土。幕府待兒年長。收錄之。將軍聞之歎異。光尚尋卒。綱利年僅七歲。將軍召其老臣。命曰肥後而海衝要。今光尚既卒。嗣子幼穉。宜徙封之他處。而細川氏自忠興以來。世篤忠貞。光尚遺言亦有可取。故特命襲封汝等。其協心輔翼。令豐前小倉城主小笠原忠真處分其國事。又遣人巡撫。是歲將軍憫稻葉通紀寃死。召子大助賜以父資財。三年春正月加賀守堀田正盛病篤。衆醫束手。服狩野玄竹藥而愈。正盛贈以千金。將軍聞之大喜。又賜玄竹千金。其殊寵如此。三月七日紅毛來聘。二十四日地大震。日光神廟石壁崩。石華表折。相輪塔陷。是月脩西丸。諸侯獻銅鐵竹木雜品。夏四月朔朝鮮舟漂至長門。七日命諸侯六人曰。城之内外若有火急。發騎來救命。諸侯救火始此。五月七日尾張大納言薨。年五十一。殉者五人。世子元友嗣。初大納言病篤。謂世子曰。近世浮屠盛行。死者必命法名。吾不欲倣之。乃與林道春議。預製神主。自謚曰敬。凶禮不用浮屠。自大納言始也。大納言好學。營聖廟於城中。行

野史纂略

卷二

六十

釋奠禮。宗室好學。大納言為之首唱云。六月四日雨。毛長四五寸。二十日地大震。江戶城樓櫓壞。秋七月。二十七。日畿內諸國大雨。水八月六日。令紅毛人放礮於牟禮。七日武藏秩父大電。飛鳥多死。二十七日。將軍遣王子二十八日復遊王子。九月二日尾張美濃伊勢大水。十日前越前參議忠直卒於配所。年五十六。十二日以豐後守阿部忠秋為世子。若臣二十日。世子遷居西丸。二十五日。世子受諸侯賀。冬十月十六日。天皇遣使賀。世子遷西丸。二十五日遣使諸國。驗視水損。晦。將軍放鷹隅田川。

野史纂略

卷二

六十一

閏月三日長府參議毛利秀元卒。年七十二。子光廣嗣。九日。將軍遊淺草。

四年春正月五日長門少將毛利秀就卒。年七十七。殉者七人。子綱廣嗣。是月。將軍不豫。二月三日。紅毛來聘。三月十五日前日向守水野勝成卒。年八十八。勝成愛士。恒謂其臣曰。吾以卿等為子。卿等以吾為父。嘗出獵。見一人。嘗事勝成者。問曰。卿仕越前。食千石。何為復來。其人曰。主君愛士之厚。臣不能忘。故辭祿而來。勝成大悅。給以原秩。其後勝成致仕。復出獵。過其家。見門閉。怪問。左右曰。彼忤新君意。辭祿

而去。勝成歎曰。吾以待士之薄。一至此乎。奇傑之士不肯枉己從人。為之君者最當優容之。彼棄越前厚祿。慕我家微祿。志不在利祿。奈何不能禮遇而使之去國。占少時周流諸國。風餐露宿。艱難備嘗。故人情物態。略能通曉。一旦身為列侯。頗得十心。幕府富有四海。尊卑隔絕。上下不親。顧其所以待士者。不能及諸侯。吾兄僅食福山十萬石。乃欲襲其弊。風折吾家。不復振矣。聞者歎伏。十八日召水戶士伊藤忠一觀。擊劍。夏四月三日。賜公子長松德松食邑各十五萬石。四日。徙封下總守本多康政於近江膳所。先是

野史纂略

卷二

六十二

膳所城主石川忠總卒。孫昌勝嗣。是日徙封之伊勢龜山。十七日。先是改造寬永寺。東照宮廟。至是成。將軍以不豫。不能往謁。令世子代之。二十日。將軍病篤。遺令三藩曰。家綱年未滿十五。卿等輔衛勿就國。遺命左近衛權少將源正之曰。卿善輔吾兒。遺命執政曰。政事一遵舊章。是日薨。年四十八。對馬守阿部重次謂如賀守堀田正盛曰。吾與君俱殉葬。正盛驚曰。君當輔翼幼主。安得此言。重次曰。將軍之流駿河殿。令重次傳命。當時已以此許。將軍今日必踐其言。乃執正盛手出城。還家。皆自殺。信濃守內

田正信亦殉之。式部太輔神原忠次聞之曰。執政何不豫請將軍止之。使國家失良臣執政之罪也。五月六日葬。大猷公於日光山。從遣命也。初將軍朝京師。天皇欲以為大政大臣。遣中使諭旨。將軍固辭。中使諭以祖宗故事。將軍以為吾德不及祖宗而襲此官。天下必生僥倖之心。遂固辭不拜。其戒感滿如此。十七日。天皇遣使贈正一位大政大臣。六月二十五日。嗣君見三藩及諸侯於白書院。秋七月十九日。能登守松平定政坐喪心沒。參河川崖二萬石。命其兄隱岐守定行錮之。先是定政野史纂略 卷二 六十三

招彈止少弼增山正利等於家。密謂之曰。吾欲為故將軍死者久矣。今嗣君幼冲。執政輔導失宜。天下必亂。吾將贈書規執政。乃託以其書。衆大驚。然不得拒。乃致書井伊直孝。直孝與同僚啓視其書。悉記夢末云。令我食祿。何敢出此言。今已遜世。所以有此言也。執政皆驚。問定政所為。則已與二子俱薙髮僧衣。佩刀擊鉢於市。曰。松平能登入道乞食。嗣君命定行錮之。越中守定錮亦其兄也。馳使報曰。臣聞定政喪心。從桑名馳入刈屋。發衆遮路。令曰。若遇定政而上。必縛送之。而今聞彼已為定行所錮。敢報。二十

三日弓高藤四郎訴曰。駿河人由川正雪處士九橋忠弥謀不軌。將火江戶。正雪由井深家子幼時父欲使之為僧。不聽去。遊江戶。適有一老人自云楠氏之後。家傳兵書。正雪從之遊。約為父子。冒楠氏以兵法教授。弟子甚盛。正雪遂蓄異圖。然深畏備前少將光政。密造提燈。畫池田氏徽號。或潛報之光政。光政方食。投箸而起。直往執政。密議。適會藤四郎上變。謀遂露。時正雪還駿河聚黨。唯忠弥在江戶。二十四日。執政將執忠弥。松平信綱聞其善用槍。恐多傷人。夜遣石谷貞清等圍其家。連呼失火。忠弥登樓望之。衆乃突入擒之。其弟子三人。執政遣駒井右京於駿河捕正雪。二十六日。右京至駿河。令市中曰。江戶盜自被創。逃逆者市中旅人皆當露索。連錄進其名。遂得知正雪所在。乃遣衆圍之。佯為驗視。將捕之。正雪令從士六人赤體佩刀出見。衆促正雪。正雪佩小刀執杖出。謝曰。正雪紀藩士人。不得露形體於衆中。願借輿往市廳。衆許之。正雪入久之不出。衆怪之。突入則與其徒九人皆已自殺矣。執政藉賊黨獲紀伊大納言書大驚。伏甲士於城。大納言示以其書。大納言徐覽之。從容曰。此國家之福也。方今主幼國疑。萬

野史纂略

卷二

六十四

一賊偽作諸侯手書則人心疑懼處置人難今乃擬
吾書此易辨耳卿等若不釋然於我則我常納吾國
以待命天下無復可憂矣喜見顏色一座歡伏先是
正雪因人請大納言曰願執賤役以事公老臣加納
直恒曰焉有兵家而執賤役者是不可信也議乃止
人服其先見八月十八日 天皇遣使拜 嗣君

為征夷大將軍叙從一位任內大臣時年十一二十
九日遣彈正少弼增山正利於日光告錫命是月阿
部重次子定高堀田正盛子正信內田正信子七十
郎並襲父封九月六日先是造 東照宮廟於參河

野史纂略 卷二

六十五

鳳來寺至是成遣壹岐守小笠原忠朝慶之冬十月
二十六日志摩守山崎俊家卒子治賴嗣十一月十
一日徙封下總守本多俊次於近江膳所增二萬石
二十五日越中守松平定綱卒子定良嗣二十八日
左門戶田氏鐵致仕子氏信襲封二十九日磔九橋
忠弥以下賊黨三十餘人於品川十二月十一日令
日家人平木滿五十臨死請養人子者許之五十以
後未定繼嗣臨死請養人子者不許二十八日紅毛
來聘是冬執政議曰正雪等之倡亂應者皆進士進
士為害甚大請悉逐之境外以除後患阿部忠秋曰

不然諸侯皆會江戶收進士皆來求仕自然之勢也
一旦逐之彼之資財去將安歸不聚為群盜則散為
劫徒其患大矣故今能驅之海外則可不然海內之
此莫非 幕府之統轄彼肆害諸國孰非 幕府之
憂且一夫倡亂而千百人皆被逐無乃取笑天下歟
井伊直孝曰然進士何足畏畏而逐之何以制天下
議遂止

男延年 校

野史纂略 卷二 終

六十六

野史纂略卷三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輯

承應元年春正月二十五日 大將軍嚴有公觀幸
若舞三月十九日佐渡僧蓮花坊與處上辻藤左衛
門等結黨舉兵據小比叡山代官伊丹勝長適在江
戶國中縣優勝長屬更岡村傳右衛門帥衆進擊悉
斬之二十一日捷聞至江戶 將軍命勝長往搜捕
餘黨令越後長岡城主牧野忠成援之夏五月十五
日賞佐渡吏民有差十六日命出羽守水野忠職帶
刀內藤忠興丹波守松平光重輪番守大坂城各以
三年為期世謂之假城代六月六日有人闖入大坂
城與力當直者皆賜死秋八月十一日賜麾下士六
百人宅地九月五日修佛事於增上寺以崇源夫人
二十七年忌辰也十三日麾下城半左衛門家士長
崎刑部左衛門諸伊豆守松平信綱訴曰處士別本
莊左衛門林戶右衛門三宅平六藤岡又十郎上岐
與左衛門謀不軌將火增上寺信綱問卿何由知之
曰僕養子一角即上岐弟也被誘僕為黨僕偽許諾
即時來告耳信綱與阿部忠秋等密議夜遣石谷貞
清等捕五人土岐逃去十四日執政召四人於評定

野史纂略

卷三

一

野史纂略

卷三

二

所詰問別本曰首謀即石橋源右衛門也源右衛門
事美作守水野勝俊執政命勝俊錮石橋十六日土
岐自殺於增上寺側十九日執政召石橋別本等於
評定所對辯阿部忠秋家士山本兵部亦與焉別本
曰首謀實石橋也僕等從其謀耳石橋曰是何言也
僕以兵法教授於家彼皆來受業一日來問曰今日
欲舉兵如何而可僕答曰止戈為武未聞倡亂以為
武也彼又曰祖先之讐而為諸侯吾欲報仇如何僕
曰以計擾衆耳彼問其計僕曰我兵數百人散處衛
巷剋期縱火人心駭懼所在騷擾或可以集事矣彼
乃耳語曰我今聚衆將火增上寺奪財貨執政有來
救者我伏兵遮擊乘勢縱火所在耳即以盟書示僕
請署名僕驚曰子不見由井正雪之事乎謀未及施
而赤其族為天下笑奈何踐其覆轍子無乃試我與
彼作色曰吾既告以密謀何得不盟且今日之謀若
實發之吾必以君為主盟僕辭以他故曰請必閱盟
書然後議之且後彼屢來訪僕答以不在事之本末
如此乃以僕為首謀何也信綱問別本曰石橋言信
否別本曰誠如石橋言然彼教僕以籌策非首謀而
何石橋曰僕言出於無心初不知具有異圖何謂首

謀忠秋讓石橋曰汝既不黨彼何不速！汝若知而不告是亦賊也。石橋不能答。忠秋詰問山本。答曰彼一日來訪授書一卷曰請署名。臣曰是何書也。彼曰子閱書自知之。臣辭以有他客。彼留書而去。臣竟不披閱。不知為何事。忠秋曰何不一閱。曰臣心疑之。是以不閱。忠秋曰汝既疑之。何不以其書示我。山本不能答。二十一日礫別木莊左衛門林戶右衛門三宅平六義岡又十郎石橋源右衛門於淺州。親族皆處斬。山本兵部以不預謀減死。忠秋殺之。冬十一月八日。以丹後守渡邊吉綱為大坂城番。封之和泉伯太。

野史纂略

卷三

三

賜一萬三千石。十二月二日。將軍所生增山氏卒。二年春正月十三日。先是麴術及芝里民請引八王子田場川為井。是日許之。給其經費。十五日紅毛來聘。夏五月十九日。命修造伊豆三嶋社。先是社司求江戶。請曰。今諸有司盟誓遵貞永式目。必舉伊豆箱根三嶋三神。而今兩社則。幕府修之。獨不及三嶋。何也。神威寧有優劣乎。將軍然之。乃有是命。六月二日。勘定頭前橋磨守伊丹康勝卒。子勝長嗣。康勝鍊達吏務。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利。一時稱為循吏。甲斐庄小紙。一賈人納金。幕府以收其利。或欲增

千金以奪之。有司將許之。康勝固執不可。執政問曰。千金雖微。足資國用。何謂無益。康勝曰。公等有禦盜之術則可。執政怪問。康勝曰。小紙貴賤所用。不可一日無也。惟其價賤。故上下不困。今彼欲增千金以收其利。此不過欲責紙價以償之耳。彼一責其價。取於彼而需者價益貴。紙價已貴。貴賤皆困。賤商必將貴他物價以償之。是紙價一踊而百物皆貴也。百物皆貴。其極必至小民窮而為盜。公等將何以禦之。國家果能節用。一歲贏餘不知其幾千萬金也。今以千金之微困天下之民。何以異於剖肉充腹哉。執政歎服。

野史纂略

卷三

四

九月造。大猷公廟於紅葉山。二十三日。京師火。皇宮罹災。閏月朔遣老狹守吉良義冬於京師。獻黃金三百板及銀茶臺描金硯。畫屏等物。是月前肥後守加藤忠廣卒於莊內。秋八月十二日。將軍叙從一位。任右大臣。將軍弟長松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左馬頭。德松右近衛權中將。右馬頭。並叙從四位下。尋賜長松名綱重。德松名綱吉。時人謂之兩典厩。二十五日遣會津少將源正之於京師謝恩。是月安藝備後周防長門肥後大風水。九月二十八日琉球來聘。冬十月十四日帶刀杉原重光死。熊子沒。但馬豐

岡三萬石三十日富士天龍二川堤決。遣使檢之。十一月二十日始謁寬永寺。大猷公廟。是歲命肥前守松浦鎮信築砲臺七基於長崎。京師兒女無故戲放火。火災屢作。所司代板倉重宗捕誅之。乃止。世以爲人妖。

三年春正月二十八日紅毛來聘。二月十二日苑前侍從黑田忠之卒。殉者十八人。子光之嗣。夏四月二十三日丹後國主京極高廣致仕。子高國襲封。二十六日夜有狂夫橫行街市。殺九人。傷十一人。捕而誅之。秋七月二十九日京師所司代板倉重宗罷。重宗

野史纂略

卷三

五

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每聽訟。必而向遙拜默禱。乃出臨廳事。親自碾茶。隔紙障聽之。未嘗視訟者顏色。人問其故。重宗曰。吾聞愛宥神甚有靈。吾斷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此吾之所以默禱也。凡聽訟之明暗。由吾心之動靜。吾心靜則茶之落礎必細。心動則茶亦不細。此吾之所以碾茶試之也。人之面貌。有穉惡者。有溫柔者。吾先視其面。則未聽其辭。而邪正曲直既決於胸中矣。及聽其辭。往往如吾意。然人之難知。不可以外貌卜。穉惡者未必皆邪。溫柔者未必皆正。此吾之所以隔障而聽之也。其

野史纂略

卷三

六

用心鎮密如此。或問曰。子之治京。孰若先人曰。吾父時。訴者妻子往來訪牽袂哀訴。吾父出而決訟。退謂其妻子曰。吾非不憫汝。奈不直何。妻子屈服。無有怨色。吾不能及。八月朔長崎奉行報曰。清僧隱元來。是月備前大水。國主池田光政命其臣熊澤伯繼治水。伯繼率群吏赴上流。踞石眺望久之。忽令曰。唯吾馬蹄是視。乃跨馬沿川而去。群吏逐其馬跡樹標。發役夫築堤。新鑿一渠。是後備前免水患者百餘年。伯繼小姓野尻氏。爲外祖熊澤守久所養。年十六仕備前。尋辭祿而去。從近江人中江原學。研精數藏。光政召還之。推爲番頭。授三千石。委以政事。聲績之美。冠一時。遠近想望。風采嘗從光政至江戶。諸侯皆爭延見。天猷公聞其名。將召見。會薨而止。原稱與右衛門倡明人王守仁之學。以德行聞。九月二十日。天皇崩。二十七日遣若狹守吉良義冬於京師。會葬。冬十月二十八日以佐渡守牧野親成爲京師所司代。命曰。每事必諮訪板倉重宗。後而天皇明曆元年春正月十四日紅毛來聘。二月十四日戶田氏鐵卒。年七十九。二十一日美作守水野勝俊卒。殉者三人。子勝貞嗣。三月十一日將軍

召諸侯觀散樂。是春備前大饑。國主池田光政發倉廩賑濟。不能徧境內。謀之老臣熊澤伯繼。以緩議贖。日民將餓死。臣請赴江戶。就天樹大。哀訴光政。從之。乃往江戶。訴夫人。夫人為請。將軍貸四萬金。光政悉散之境內。民賴以全活。光政夫人女婿也。秋七月二十一日。召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頭。命曰卿等有所言。宜面告之。勿有隱諱。九月十九日。江戶火。延燒六百八十餘家。冬十月八日。朝鮮來聘。是歲。將軍初萬福寺於山城宇治郡大和田。擬足利氏天龍相國諸寺。以清僧隱元為住持。

野史纂略

卷三

七

二年春正月三日。將軍遣右京大夫松平賴重於京師賀騰極。令諸侯五萬石已上遣賀使。獻白金二十。九日遣安房守北條氏長。巡察關東八國。二月十九日先是片桐助作死無子。以弟又七郎為嗣。是日賜三千石。削七千石。三月二十六日織部正日根野吉明卒。無子。沒豐後府內一萬石。是月。將軍患痘瘡。諸侯皆遣使伊勢。禱於大神宮。夏五月十七日暹羅人來長崎。二十七日大老若狹少將酒井忠勝致仕。子忠直襲封。秋八月四日徙封周防守板倉重宗於下總關宿。十八日先是駿河城番伊勢守稻葉正

能自殺於城中。將軍遣北條氏長等驗視其尸。似為人所殺者。於是同族美濃守正則召正能家衆至江戶推問之。老臣安藤甚五左衛門謂衆曰。寡君近喪愛女。憂鬱喪心。遂至此言畢流涕。衆憫之。攝津守天田資次謂正則曰。彼不可信也。藉令正能果狂。彼不宜顯言於稠人中。况事涉疑似。彼宜窮治近付以決情偽。而今徒流涕。安知其非偽。正則然之。乃問衆曰。正能近侍孰與安藤善者。衆以松永喜內對。正則捕喜內訊鞠不服。以計驗問。果與安藤私通。畏誅。殺之也。將軍以二人賜証。則是日正則焚殺二人。連

野史纂略

卷三

八

坐者多。將軍命正能子正休襲五千石。二十二年大風駿河城壞。冬十月十三日駿河民請鑄錢許之。十六日吳服街火。延燒八百六十餘家。二十五日始召柳生內膳學擊劍。賜衣服。晦伊豆守真田信幸致仕。長子信吉先卒。次子信政襲封。分三萬石授信吉。子信澄。十二月朔周防守板倉重宗卒。年七十。子重鄉嗣。十二日始召林道春講大學。賜衣服。二十四日遷茨原街倡家於淺草山野村。三年春正月二日四谷火。十八日風霾蔽天。本鄉火。延燒神田駿河臺至鐵砲洲。夜半始滅。死者數百人。

十九日又大風。小石川火適燭町亦火。風益猛。煙燄四合。延及府城。殿守將軍避之西城。時信濃守小笠原長次帥衆警衛大門。目付兼松下總守馳報長次曰。幕府已遷西城。君何不往警衛。長次曰。吾職在守大門。寧焚死不可去。兼松往告執政。執政再遣兼松諭之。長次乃至西城。風火益猛。前讚岐守酒井忠勝建議曰。上下危駭。事變難測。請密避之。臣別墅伊豆守松平信綱請避之。寬永寺掃部頭井伊直孝請避之。直孝別墅議未決。豐後守阿部忠秋進曰。諸臣何所見而建此議。忠秋所不解也。欲避火邪。舊令

野史纂略

卷三

九

災及西城。城中猶有隙地。可以避火。奈何去城。欲備變邪。尤不當去城。以閭閻之重。一旦去城。物情恟駭。適足以激變。城之不可去亦明矣。國家鎮撫四海。已四世六十年。天下莫不被德。川氏之澤。誰敢包藏禍心者。萬一奸民嘯聚。即命諸藩剪滅之耳。何至為畏避之計乎。然將軍欲從衆議。則臣不敢止。臣將獨守此城以報收將軍。將軍曰。卿言是也。亦去城焉往。乃決。忠秋使子播繁守正。能帥兵數百陣西城。火及其家不敢還。越中守細川綱利第亦罹災而不救。帥兵至西城。遣使請警衛。陸奥守伊達忠

宗遣使報曰。府下駭擾。恐有佗變。忠宗既分兵扼品川。千住山口矣。敢報。紀伊大納言與尾張中納言登城至吹上門。衛兵欲過之。大納言厲聲叱。左右自光如炬。衛兵畏服。府下謬傳。將軍避火他處。故諸侯多不至西城。火不滅者一晝夜。諸橋皆斷。焚溺無算。海濱士庶航海而逃。風濤暴急。舟皆覆沒。衆或逃至郭門。門閉。風燄將及。爭緣石壁擲下。死者相枕。二十日火始滅。大城蕩盡。西城僅完。府下悉為焦土。萬石已上罹災者一百六十家。松平信綱建議欲使之悉就國。議者或慮其有異圖。諮之酒井忠勝。忠勝贊成

野史纂略

卷三

十

之議乃決。紀伊大納言聞之大怒。信綱往謁大納言曰。今日之變。諸侯在國者亦當召之。奈何使之就國。且天下大議。何為不謀於我。信綱曰。今府下焚蕩。米穀掃地。令諸侯留府下。府下何。以糊口。是上下皆饑。不可得救也。公憂其叛耶。孰若叛於國。今府下有變。何策禦之。若叛於國。我徐為之備。此信綱之所以不謀於公也。且今日豈緩議之日乎。大納言稱善。二十一日諸侯登城弔災。將軍命有司給粥市人。皆無食器。至拾瓦片受粥。初酒井忠勝聞火作。遣人近郊買米穀。已而米價騰踊。忠勝振贍多所全濟。信綱建

議以金代穀給麾下。陪其價。諸國聞之。爭輸米於江戶。米價稍平。紀伊大納言素有重名。至是。府下流言。紀伊假乘災。謀不軌。通紀伊漕船。以穀三千斛至。大納言悉獻之。流言乃熄。二十一日。命河內守井上正利。壹岐守小笠原忠知。羽守水野忠職。監物水野忠善等。巡警府下。逮捕盜賊。二十五日。禁奢侈。二十六日。懸賞格。索放盜賊。二十九日。焚殺放火賊。二十餘人。松平信綱。惠府下。屢火欲誅。失火者以懲後。井伊直孝。駁口萬一三藩。責戚失火。將奈之何。令而不信。何以為政。信綱驚謝曰。微君殆誤事矣。二月七日。

野史纂略

卷三

十一

命備中守阿部定高。毀腰谷別館。遷之二丸。命美濃守稻葉正則。若狹守松平直明。運土填火藥庫址。而采女正戶田氏。信獻畚鍤。八日。傳諸侯在國者。今年參府時。上功。竝起木價。踊貴。是日。令曰。大城營築。必待末年。諸第宅士。庶廬舍。務從質樸。於是諸侯皆取材於國。木價頓賤。將軍欲賑恤罹災者。執政患府帑耗費。會津中將源正之。曰。散材恤下。何費之有。九日。賜麾下士罹災者銀。十日。貸諸侯罹災者銀。十五日。頒賜金十六萬兩於江戶市人。二十九日。先是將軍使源正之。詣增上寺。誣之。途見焚尸成丘。憫之。

謂執政曰。方今海內人民。輻湊府下。而一旦焚死。投尸溝壑。任其漂去何慘也。宜收瘞焉。執政然之。是日。瘞焚尸於本莊牛嶋。凡九千六百五十三人。創一寺。號迴向院。初大城之災。諸有司多惶擾失措。執政欲論其功罪。正之曰。自東照宮徙江戶。已七十年。未有大災。如今日者。故救火之制甚疎。今日功罪。不必論。唯當定其制。以備他日之災耳。三月三日。更賜諸侯第地。是後三藩宗室。多賜邸第於郭外。又許萬石。已上賜別墅。慶長中。諸藩始賜第地於江戶。土木殫極。技巧雕鏤精絕。金碧晃耀。如藤清正刻五扉於門。

野史纂略

卷三

十二

大如馬市人。或造三層樓。窓牖塗以黑漆。其豪侈如此。至是。土木稍從儉樸。云六日。讚岐丸龜城主山崎治賴死。年僅八歲。沒九龜四萬石。二十四日。信濃守鍋嶋勝茂卒。年七十八。殉者二十一人。孫光茂嗣。夏五月四日。賜地木願兩寺。創精舍。西寺八町堀。東寺淺草。各方百間。府下始有本願寺。九日。經始本城。執政欲先營殿守。源正之曰。殿守非古制也。不宜以此屈氏力。議遂寢。秋七月四日。召大目付及目付口。有所欲言。直言無隱。十日。將軍聘兵部卿貞清親王女。九月十日。遣小十人於諸國。伐材木。十三日。

天皇遣使賀新婚。二十七日命加賀肥後諸藩助本城之役。一萬石役夫一百人。是歲水戶世子始修國史。自朝廷既衰。國史廢缺者數百年。兵革相踵。諸家記載往往散軼。及東照宮定海內。廣購典籍。收集殘缺。而國史之舉未暇及也。世子年十八。讀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有修史之志。屢與儒臣語及之。儒臣皆難之。世子奮勵。遂根據正史。錯綜群書。以正閔皇統。是非人臣為己任。及後襲封。招致才俊。搜索逸書。訂疑辨誤。竟能成其志云。

野史纂略

卷三

十三

萬治元年春正月十日。江戶大火。諸侯第宅多罹災。十二日。小石川火。時府下屢火。執政日直城中。懸賞格捕放火賊。十三日。命大和守松平直矩下總守奧平忠弘。大膳大夫伊達宗利。日向守水野勝貞。甲斐守黑田長興。左近大夫高力隆長。為防火備。十五日。紅毛來聘。十八日。賑遭災之家。秋七月十二日。仙臺少將伊達忠宗卒。年六十。殉者九人。子侍從光宗先卒。次子綱宗嗣。八月十五日。畿內及備前丹波大水。造殿守礎石。冬十月十二日。加賀前中納言前田利常薨。年六十六。十一月朔。出羽守北條氏重卒。沒懸。

川三萬石。黃八幡之後。亡矣。是日。清僧隱元謁將軍。二十一日。遣使巡察郡國。十二月。伊勢內宮火。閏月六日。遣大隅守石川正次於伊勢。催造宮安神鏡。十九日。以美濃守稻葉正則為老中。是歲。徙封左近將監松平忠昭於豐後府內。

二年春正月十一日。將軍加首服。二十五日。京師火。二月三日。徙封彈正少弼。增山正利於參河。而尾二十八日。紅毛來聘。晦日光地震。夏六月二十八日。彦根中將井伊直孝卒。年七十一。子直澄嗣。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大猷公之薨。直孝招林道春。

野史纂略

卷三

十四

曰。為我說古人輔幼主之道。乃討論數日。道春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然至其言行。往往闇合古人矣。酒井忠勝嘗曰。直孝可謂柱石臣矣。天下每有大事。衆論鋒起。人人危疑。不能決。唯直孝奮然曰。天下之事。極於今日。辭氣決烈。意在必死。一座為之奮激。遂能排難解紛。如此者。凡三。吾等非不以忠義自許。然至善斷大事。輸直孝一籌。此日有大事。執政必有思直孝者矣。其見推服如此。秋七月四日。增人番。一百十四人。九月五日。本城成。徙居焉。六日。定諸侯。酋薄入城之數。冬十月二十六日。靈岩嶋火。是歲。石。

衛門佐黑田光之築石堤於博多海中。以便商舶。長數町三年而成。

三年春正月十四日湯嶋火。二十日揭榜街市。捕放火賊。二十八日紅毛來聘。二月十三日命陸奥守伊達綱宗穿新溝。自筋違橋至牛籠土橋。以通漕運。二十四日京橋街火。三月五日捕放火賊四人。夏六月十八日震大坂城樓。延燒火藥庫。激怒震地。沙石飛揚。樓櫓壞殿守石壁崩。死者數百人。秋七月五日遣伊豆守松平信紀於大坂。修城樓。六日紀伊大雨水。二十八日光大水。廟下石壁崩。八月二日命美作

野史纂略

卷三

十五

守奥平忠昌修之三日。賜杖酒井忠勝。聽杖殿上。忠勝薙髮號空印。將軍以宿老特優遇之。冬十一月三日上野介堀田正信坐喪心。沒佐倉十萬石。賜子正休米一萬石。初正信致書執政曰。將軍自襲職已十歲。輔臣失道。上下罷弊。宜施慈惠以贍窮乏。請先獻臣城邑以充其費。乃不告而就國。執政會議。松平信綱曰。正信喪心。源正之曰。彼志在報國。何謂喪心。信綱曰。彼欲輸城邑。唯當待命邸中。何乃不告而就國。狂悖甚矣。彼名臣子而一旦至此。吾不忍殄滅之。故以為喪心。一座稱善。執政遣對馬守安藤重貞

諭止信曰。卿不去國。卿言不得上聞。卿其屏居二弟采地。止信乃赴弟備中守正俊封邑。尋命弟中務少輔安吉錮之。宗濃飯田是歲命仙臺少將伊達綱宗致仕。傳國子綱基。綱基年僅二歲。因命兵部少輔伊達宗勝攝國事。宗勝政宗季子也。先是宗勝潛蓄異圖。宣言綱宗喪心。乃與老臣伊達宗直片倉小十郎等議。請將軍傳國於子。將軍許之。已而宗直小十郎請曰。使宗勝獨攝國事。恐不厭衆意。願使隱岐守山村宗良與俱當國。將軍許之。宗良忠宗子也。宗勝與雅樂頭酒井忠清婚。權勢薰灼。引原田宗輔

野史纂略

卷三

十六

為親黨。宗輔傾險。有材幹。國事悉決於二人。宗良備員而已。綱宗屏居品川第。抑鬱無聊。鍛刀劍自娛。寬文元年春正月十五日二條關白光平第火。延燒大内公卿第宅多罹災。二十日瀧口火。評定所傳奏館及諸侯第宅多罹災。二十四日造評定所傳奏館。二十七日將軍遣刑部大輔今川範貞於京師。獻白金一千枚及御衣三月三日紅毛來聘。先是以正月為聘期。至是以蠻夷舍館屢罹災。命緩其期。以正月發長崎。十五日令郡國搜捕盜賊。禁百姓蓄鳥銃。二十二日將軍放鷹隅田川。二十九日小石川新

渠成。將軍臨觀焉。夏四月十日以新渠成賜伊達氏家臣有差二十三日以越中守小出尹貞為造木內使五月十一日將軍教鷹隅田川二十九日地大震六月長崎奉行報曰紅毛入據臺灣者為明人鄭成功所破。走至長崎。秋七月二十九日水戶中納言榮年五十九。遺命世子曰。國俗以殉為禮。君而殉者稱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不臣。不仁甚矣。汝必禁之。家臣真木景猶山野邊義忠等皆欲殉之。世子聞之親往其家諭止之。閏八月三日徙封和泉守松平乘久於下總佐倉六日命諸藩造公卿第宅。九日封

野史纂略

卷三

十七

左典廐於甲斐。右典廐於館林。竝食二十五萬石。是月會津中將源正之禁家臣殉葬。正之嘗讀詩黃鳥篇。至臨穴惴惴。慨歎不已。遂禁之。後水戶之禁僅三月人以為奇。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兩典廐任參議。二年春三月朔紅毛來聘。十六日河越侍從松平信綱卒。年六十七。子輝綱嗣。信綱銳敏絕人。鍊達時務。大猷公之薨。由井正雪潛謀縱火舉兵。事覺伏誅。後數年江戶大火。人疑其陰黨為之。上下喧駭。衆情恟懼。信綱從容區畫。事無壅滯。人心賴以安議者以為不愧古之賢佐。及病篤。阿部忠秋往省之。因曰子天

下奇才。不才如我若得代之。死亦無恨。信綱出書一軸授之曰。此吾生平欲所施行也。子幸取舍而行之。其用心國事如此。將軍罷諸藩任子。禁天下殉葬。皆信綱之所議定也。二十九日以因幡守青山宗俊為大坂城代。罷輪番。夏五月朔京師地大震。二條城崩三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六月四日徙封日向守酒井忠能於信濃小室。十二日攝津河內大水。是夏江戶疫癘人行。秋七月十二日若狹前少將酒井忠勝卒。年七十六。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為天下所憑賴。大猷公最親任之。嘗欲封以駿河。十八萬石之

野史纂略

卷三

十八

地。忠勝辭曰。此東照宮菟裘之地也。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二十四萬石。又辭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也。臣不敢當。公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鄰近之地。近江二郡。卿勿復辭。忠勝又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本多正純可以見矣。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臣縱能恭養終身。又安知子孫之不招禍。故臣之辭封。非特為一身也。公嗟歎而止。忠勝晚平好學。博涉典籍。語人曰。令我學於十年前。必有所施設。今不及矣。冬十一月水戶參議禁汰水

之戲。國俗有新婚者。連歲首。少年携至街巷。沃之以水。或至毆問。參議以為昏姻禮之大者。不宜濶以非禮。命禁之。十二月會津禁沃水。

三年春正月二十六日 天皇讓位 皇太子是為 靈元天皇。二月八日增雅樂頭酒井忠清

封三萬石。豐後守阿部忠秋二萬石。美濃守稻葉正則一萬石。三月朔紅毛來聘。二十七日 天皇行即位禮。夏四月十三日 將軍如日光。五月二十三

日。令天下禁殉死。初 東照宮嘗論殉之非禮。諸藩亦往往悟其非。然承戰國流弊。因循不改。惟水戶會

野史纂略

卷三

十九

津僅禁之。至是其禁始布天下矣。秋九月朔大坂城番主膳正島居忠春至大坂。未入城。為醫師所執。京師商人佐野某迎忠春。適變作。乃以身蔽捍。被創而死。初忠春祖元忠死難。商人佐野四郎右衛門潛收其首葬之。某即其子也。忠春子忠常襲封。二十三日天皇遣使江戶。告即位。二十七日。饗天使。奏散樂。二十九日以豐前小倉城主小笠原忠真為鎮西探題。初嶋原之亂。西海諸藩皆出兵。而無一統帥。故諸軍觀望不敢進。賊遂熾。至是置探題。統鎮西軍事。是冬水戶參議立兄子綱方為世子。參議之襲封。聚兄弟

於家廟。謂兄賴重曰。我以弟為儲嗣。實所不忍。然先君在世。晦迹去位。則人將謂父子不睦。所以濡忍至今。吾願諸兄子為嗣。不則吾不敢襲封。賴重固辭。弟賴元賴隆德憑之。賴重不得已而許之。參議大悅。遂請幕府立之。賴重養參議子賴常為嗣。

靈元天皇寬文四年夏五月七日。米澤侍從上杉綱勝卒。無子。養上野介吉良義夾子景隆為嗣。削米澤三十萬石之半。後賜名綱憲。十一日。徙封伊賀守戶田忠昌於肥後。天草閏月 將軍觀散樂於水城。水戶參議遣儒臣於長崎採訪明人。派寓有才學者。先

野史纂略

卷三

廿

是清兵入明。聞國靡然。雖髮變服。冠裳之俗掃地矣。儒者愧之。往往航海歸化。云冬十月十八日 將軍放鷹隅田川。是歲徙封出羽守三宅康雄於參河。田原。大坂彗星見。五年春正月二日夜。震大坂城。殿守鴟尾。殿守火。衆謂城番板倉重矩曰。奈火藥何。重矩曰。吾已遷之。私第。乃與城代青山宗俊議曰。殿守高峻。不可得救。唯當救他樓櫓。即分衆守諸門。重矩守京橋。植柳設門。衆弓銃備變。令別隊救火。殿守五層悉焚。火終夜不滅。城下皆懲萬治之災。驚譟曰。吾輩得免。殲於火。

藥耶重矩令曰。火藥皆已投壕中。城下乃定。重矩豫以鉅貝為符。授近地民曰。城中有火。汝等持此入城。攜上卒妻孥。避火。繇此歸。見皆得避去。不損一人。大膳亮青山幸利。帥衆從尼崎來救。試拔重矩柵。牢密不可撼。乃服。遲明。火始滅。接櫓咸全。三月會津中將源正之。聘京師人。山崎嘉為師。嘉幼時為僧。願悟經人及長。遊土佐。上佐人野中止一見。器之。勸讀聖經。嘉感悟。遂蓄髮為儒。還京。教授又學神道於吉川惟足。立一家說。自號垂加。世有垂加神道。始此。秋七月。水戶參議聘明人朱之瑜為師。之瑜字魯興。明浙江

野史纂略

卷三

廿一

餘姚人。精研六經。特通毛詩。見明政日衰。絕意仕進。明主屢徵之。不就。及清兵渡江。航海避亂。漂泊交趾。暹羅之間。明人素服。中國威武。往往來乞援。之瑜亦來。長崎人莫能識。柳川人安東守約折俸之半而養之。至是參議厚禮聘招。之瑜慨然赴之。參議自執弟子禮。禮遇甚隆。之瑜以國讐未復。為憾。言及之。輒切齒流涕云。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軍放鷹田隅川。十一月二十九日。命脩相模箱根鶴岡武藏六所等社。十二月五日。命京師所司代修葺馬北野豐國等社。二十七日。以但馬守土屋數直內膳正板倉重矩

為老中。二十七日。越後地大震。高田城崩。老臣小栗五郎左衛門秋田隼人壓死。是月水戶參議毀境內淫祠三千八十八。是歲。傳以銀易紅毛雜貨。始用金。六年春三月十五日。紅毛來聘。二十日。命長崎奉行勿受外蕃贈遺。夏四月十九日。禁諸侯從者過馬三匹。槍七條。五月三日。流丹後。付從京極高國於陸奥南部。子近江守高賴於伊勢。其餘子女皆命諸藩錮之。初。高國父高廣。馭下暴橫。國中怨嗟。及高國襲封釐革弊政。無循人民。一國大悅。已而高國意稍驕恣。疎棄宿老。寵信新進。專殖貨利。賦歛日重。境內大困。

野史纂略

卷三

廿二

高廣潛謀廢高國立次子高勝。高國知之。奉養甚薄。高廣積怒。遂上書訴高國橫虐。以為將軍必不忍。奪我國至。是高國獲罪。沒丹後七萬五千石。高廣官迫匿於京師。將軍憫之。歲給五百金。尋遣大膳亮青山幸利於丹後。收其城地。高國老臣澤圖書見。幸利曰。寡君獲罪。國除。臣等敢不奉命。但將家有法。束手去城。奈天下之笑何。臣請割腹以投城。幸遣使驗視。幸利曰。善。乃馳使報江戶。將軍命高國手書諭之。圖書等輸城而去。秋七月。水戶參議毀境內新寺九百九十七。髮三百四十四。寺僧破戒者。編氓八

月二十一日增老中土屋數百板倉重垣邑各二萬石九月會津中時源正之毀境內新寺冬十月銅鹿士山康高基於播磨赤穗高基以兵法教授弟子其威又嘗著書駁宋儒繇此獲罪十一月八日地大震是歲備前少將池田光政創學校於國中

七年春二月二十九日將軍放鷹陽田川閏月十日放鷹島田十五日紅毛來聘三月四日禁種烟草於長田壑荒野者不禁二十六日將軍觀猿樂於西城夏五月二十二日紀伊大納言致仕世子光貞襲封大納言謂近臣曰吾將與卿等遊宴園茶以終

野史纂略 卷三

廿三

身近臣曰臣等恨不復能見公之指麾三軍耳大納言笑曰卿等獨不聞東照宮浪華兩役皆在退老之後邪二十三日信濃守水野元知坐喪心國除命出羽守水野忠胤錮之元知妻極妬忌元知一日召歌童宴飲妻聞之大怒抽短刀刺元知傷其面妻父水野忠善奪妻元知稱病不出時人謂元知惑溺聲色為妻所傷遂坐沒上野安中二萬石六月八日徙封備前守堀田正俊於上野安中正俊加賀守正盛第三子幼時為春日局所養食三千石後割父邑賜之食一萬三千石不是日增五千石十九日徙封大和

守松平直矩於播磨姫路式部人軸柳原政倫於越後村上秋八月十五日參河遠江大水九月二十二日盜竊伊勢外宮寶刀冬十月二十三日斬盜寶刀者右衛門佐黑田光之獻小入嶋康大如免十一月四日將軍觀散樂十二月二十七日賜京極高勝米五千石是歲遣使巡察西海諸侯

八年春二月朔以老中板倉重矩攝京師所司代修理大夫酒井忠直牛籠第火延燒市谷門虎門及諸侯第宅先是西方有白氣經卯畢至參形如長星至是始消六日小日向火延燒內郭城樓將軍避之

野史纂略 卷三

廿四

西城執政諸臣入宿衛焉八日賑街坊罹災者三十餘家二十一日令諸侯罹災者就國二十七日流肥前嶋原城主高力隆長於陸奥子常長於出羽初大猷公既平邪蘇賊封隆長父忠房於嶋原以其地多賊除黨新經兵燹命撫輯農商以安反側屢賜金穀助其費至隆長苛虐無恩百姓大困巡察使入其境訴者相屬遂坐沒嶋原三萬七千石二十八日紅毛來聘三月六日造虎門市谷門夏四月七日禁百姓著絹紬十日命老中曰凡評定所處分皆取老中裁判自今已後勿當之吏處分判決列坐之徒宜反

覆議之有依違難決者取執政裁決。二十七日禁庶人佩大刀。五月八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十六日京師所司代收野親成罷。二十一日徙封甲斐守京極高任於但馬豐岡。二十一日徙封佐渡守牧野親成於丹後田邊。六月十九日將軍觀猿樂。八月三日徙封下總守奧平忠弘於下野宇都宮。刑宇都宮城主奧平昌能地二萬石。徙封之忠弘舊封出羽山形。先是昌能父忠昌卒。家臣杉浦右衛門兵衛犯法殉之。昌能坐削地。杉浦二子皆處斬。殉葬始止。冬十一月廿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十二月七日放鷹隅田川。

野史纂略

卷三

廿五

二十二日記伊參議任權中納言。

九年春正月十日紀伊中納言叙正三位。二月二十五日徙封右近大夫永井尚征於丹後宮津主殿。石川憲之於山城淀隱岐守板倉重常於伊勢龜山。增憲之封一萬石。重常五千石。三月朔紅毛來聘。夏四月十七日會津中將源止之致仕。子正經襲封。五月命安房守北條氏長作地圖。二十六日令諸國記道程中數上之。六月二日將軍觀猿樂。八日徙封主殿頭松平忠房於肥前嶋原。伊豫守朽木植昌於丹波福知山。增忠房封二萬石。植昌五千石。十四日

將軍遣人相摸上野檢墾田。二十四日徙封大和守久世廣之於下總關宿。但馬守上屋敷直於常陸上浦。初廣之食五百石。數直七百石。至是廣之食五萬石。數直四萬五千石。時入榮之。是月出雲加賀能登越中大雨水。秋八月二年二日將軍觀猿樂。是月肥後豐後日向大雨水。九月二十九日大學頭藤堂高次致仕。子高久襲封。是月蝦夷反。十年春正月二十二日水戶世子堯二月十四日。以伊賀守永井尚廣為京師所司代。增封一萬石。內膳正板倉重矩罷所司代。老中如故。十八日封左京人

野史纂略

卷三

廿六

夫松平賴純於伊豫西條。賴純紀伊前大納言第二子也。二十二日以備中守堀田正俊為若年寄。三月朔紅毛來聘。九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夏四月遣使巡察關東八國。是月命長崎代官末次平藏造紅毛船。送之江戶。五月九日以穀價騰踊。令諸國禁釀酒。六月十九日先是將軍命法印林恕編國史。至是成。凡三百十卷。賜名木朝通鑒。命執政以其書示三藩。尾紀山中納言皆賀盛舉。水戶參議披閱之。至以皇朝為吳泰伯之後。大驚謂執政曰。天朝自有正史。奈何取海外妄說污蟻。皇胤且祖宗之於西

土抗禮不相下。而今乃以附庸自處。是誣。祖宗也。訓命改定。執政歎服。是月駿河遠江大水。八七月清。商船至五嶋。送還尾張漂民。九月三日頒新升於天下。冬十月十日前伊豆守真田信幸卒。年九十三。閏月松前兵討蝦夷平之。初東蝦夷有釋仙者。勇力絕倫。鈔掠諸嶋。衆夷畏服。礦夫莊太夫娶其女。與俱謀。并松前。夷人鬼菱者。歸心松前。屢與釋仙戰而未服。報松前。一日間行至礦夫文四郎家。其地距釋仙居僅三里。釋仙偵知大喜。遣衆攻之。鬼菱單身潰圍。逃北殺。無幾松前吏與商人乘船至東蝦夷。釋仙部下

野史纂略

卷三

廿七

殺之。奪財有數人。僅而遁還。松前始知有變。請出兵討之。將軍使麾下士松前八左衛門往援。松前將蠣崎作左衛門進入夷地。釋仙聞之。遣兵二千逆拒。松前又遣佐藤權左衛門松前儀左衛門仁井田瀨衛兵等繼進。八左衛門亦來會。與夷人夾水挑戰。我兵發二百餘銃。斃夷百餘人。夷多發毒矢。我兵甲堅不傷。夷遂敗走。我兵濟水追擊。夷據山。我兵吹螺進薄夷下山。泅水逐逃。僅擒十六人。權左衛門命解縛為軍導。夷又阻大川而陣。權左衛門令譯官勸石衛門誘諭之。勸石衛門乃袒褐登高。呼曰。大將從江戶

來討。汝等行當擒我。即子孫亦無了遺。何不及今降附。吾必為汝丐命。汝猶欲相抗。試射吾胸。乃拊胸示之。夷聞江戶兵來大驚。往往解甲投刀。以二十船來降。八左衛門乘夷船擊餘黨。斬釋仙一將而還。諸將尋進討。權左衛門以百餘人先驅。降所在夷賊。距釋仙居一里許而陣。遣使問汝欲戰乎。欲降乎。速告我。釋仙大懼。以六七十人來降。權左衛門遣人讓曰。降入常解甲棄弓矢。汝則不然。何無禮也。速還汝廬。待我兵。釋仙乃解甲棄弓矢而進。權左衛門脫刀延見。曰。汝罪不容死。何不獻物。一十贖之。釋仙遣人取雜

野史纂略

卷三

廿八

貨一千獻之。權左衛門收入百品。却其餘。曰。是不足取。汝佗日更獻他物。乃留釋仙及魁首二十餘人。婦二人。延之礦夫家。放還其餘。以酒數斗賜釋仙等。密遣人報後軍。至夜後軍咸至。合圍大喊。夷驚而逃。我兵悉斬之。釋仙獨端坐受刃而死。衆進攻。釋仙壘夷皆逃。亡乃引還。莊大夫帥餘黨追尾我兵。還擊破之。擒莊大夫。燒殺之。夷地悉平。十一年春正月十日。紀伊前大納言覺年七十號南龍院。大納言材武絕倫。尤為。東照宮所鍾愛。其後頗以此見忌。然於諸公子中。享年最永。故聲名震天。

下晚年好讀書。與儒臣相唱和云。十五日京師火。二月十日增內膳。正板倉重矩封一萬石。兵部少輔伊達宗勝輔仙臺少將伊達綱基專權擅勢。縱恣日甚。閭閻憤怨。伊達宗重屢歲規之不納。乃慨然曰。吾不忍坐視國之危亡。是月託後事於片倉小十郎。遂來江戶。訴宗勝及原田宗輔姦板倉重矩召之於家。詰問宗重辭理明晰。應答如響。三月二十七日執政會雅樂頭酒井忠清第。召重宗宗輔對辨。宗輔辭屈。二人既退。俄而宗輔挺刀斫殺宗重。將入擊執政。一坐擊殺之。夏四月三日。源宗勝於土佐。子宗興於豐前。

野史纂略

卷三

廿九

命隱岐守田村宗良屏居。連坐者衆。六日。將軍召綱基曰。家衆暴恣。一國將亂。罪亦大矣。然卿未嘗預政。故釋而不問。自今卿其親政。宗輔老臣。片山隼人聞宗輔死。奉其子大內藏據信夫城。片倉小十郎遣使諭大內藏曰。卿欲城守以抗主君。豈非以罪人之子必見誅耶。我與卿父親善。將營救卿。卿速出城。大內藏問之隼人。隼人曰。主君勿墜彼計中。請斬其使。大內藏遣人謂使者曰。隼人不聽。吾不得出城。使者謂之曰。若欲全身。何不殺隼人出降。大內藏然之。發銃殺隼人。使者聞銃聲入城。以大內藏及其弟還仙臺。小十郎尋皆殺之。初綱基老臣伊藤米女贈書宗勝曰。前少將時國家將亂。故幕府命君輔幼君。而君今輔導失宜。讒黨競進。危亡之勢殆過前日。昔先君命僕父執政。僕父固辭不許。乃請曰。雖卑賤之言。有理者必用。是臣所願。若許之。則就職。先君許之。今僕雖不肖。將繼父志。所以規君也。君能改之。則善。不悛。則僕將訴之。幕府。其叔父七十郎筆也。宗勝覽書大怒。然恐其訴。幕府。偽優容之。時莫府以綱基尚幼。每歲遣目付於其國巡察。歲首與老臣宴。目付與茂庭周防善。先觴之。采女怒告七十郎。七十郎見目付讓其違禮。目付謝以不知。宗勝聞之。潛召七十郎至江戶。宣言彼無禮於目付。必獲罪。莫府七十郎聞之大驚。夜潛逃還國。宗勝遣人誘采女捕七十郎。七十郎大怒曰。汝墜奸人計中。必死彼手矣。不食而死。宗勝之誣陷善良。率此類也。六月三日。豐後守阿部忠秋致仕。子正能嗣。秋七月二十一日。琉球來聘。八月二十一日。將軍觀猿樂。二十九日。江戶大雨。水兩國橋將壞。大和守久世廣之率衆救之。橋乃得完。荒川利根川皆溢。遠近廬舍多漂沒。千住六鄉二橋皆壞。冬十一月。將軍放鷹。隅田川。十二月。

野史纂略

卷三

卅

見目付讓其違禮。目付謝以不知。宗勝聞之。潛召七十郎至江戶。宣言彼無禮於目付。必獲罪。莫府七十郎聞之大驚。夜潛逃還國。宗勝遣人誘采女捕七十郎。七十郎大怒曰。汝墜奸人計中。必死彼手矣。不食而死。宗勝之誣陷善良。率此類也。六月三日。豐後守阿部忠秋致仕。子正能嗣。秋七月二十一日。琉球來聘。八月二十一日。將軍觀猿樂。二十九日。江戶大雨。水兩國橋將壞。大和守久世廣之率衆救之。橋乃得完。荒川利根川皆溢。遠近廬舍多漂沒。千住六鄉二橋皆壞。冬十一月。將軍放鷹。隅田川。十二月。

十二日甲斐守松平輝綱卒年五十二。輝綱好武。督勵其下。講習武技。軍器械莫不精良。往往創意。造戎具。世人模其制。呼曰甲斐殿樣。輝綱少時從父討張蘇賊。然非有戰功。而終身以武著稱。人以為奇。是冬內記本多政勝卒。年五十八。先是。姪政長既長。任中務大輔。政信任監物。而政勝負兄言。不還十五萬石於政長。僅割三萬石授之。割一萬石授政信。政信卒。政勝又使己子忠英為之嗣。至是始還十二萬石於政長。傳六萬石於己子政利。自是政長政利相惡如水火。

野史纂略

卷三

卅一

十二年春二月十一日。將軍放鷹隅田川。二十七。日流處士與平源八與平傳藏夏目外記於伊豆大嶋。初源八父內藏助事與平忠昌。忠昌之卒。內藏助與同族隼人會於佛寺。隼人嘲詈內藏助。內藏助怒斫之。隼人亦抽刀格鬪。以救解內藏助。積憤自殺。忠昌子昌能逐源八而不問隼人。於是傳藏外記皆致仕而去。外記源八母弟。傳藏同族也。二人皆欲助源八報仇。隼人懼而走江戶。招弟主也。於出羽。源八等聞之。要擊於途。殺之。遂赴江戶。則隼人匿於麾下。士戶田某市谷第。夜帥七十餘人襲之。爭掎炬門外。連

呼失火。奪門而入。會隼人不在。乃殺其父半齋及左右數人而去。遲明。隼人跨馬擁十餘人。追及於牛籠。傳藏盤槍還闕。鐵隼人仆之。衷甲不傷。乃投槍相搏。遂擒之。斬令源八。賊之源八與傳藏外記。授一士人。家。使其徒散去。已而。幕府下令大索三人。詣掃部頭片伊山澄第。請就死。直澄感其孝義。其曰。將軍請減死。因有此命。直澄使兵士護送。後遇赦而還。直澄授之祿云。三月三日。紅毛來聘。獻輿地圖。夏五月十四日。徙封中務少輔。賜坂安吉於播磨龍野。六月十一日。備前少將池田光政致仕。子綱政襲封。閏月

野史纂略

卷三

卅二

三日。徙封內膳正板倉重矩於下野烏山。秋八月。紀伊中納言獻創業記考異十卷。九月二十六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放鷹千住。十二月十八日。會津中將源止之。卒。止之以宗室鎮邊。臨負天下重望。與水戶參議備前少將齊譽。是歲。石川重之。死。年九十。重之。參河人家。世事德川氏。祖正信。死。長湫之役。重之事。東照宮為近臣。大坂之役。重之。嬰病不能從。母致書曰。汝今日無功。不復見汝。重之力病而發。犯令先登。斬二級。近臣獲首級者。僅重之等三人耳。東照宮以其違令不之賞。重之曰。

不辱祖先。吾事畢矣。尋辭祿屏居讀書耽詩。但思守
淺野。長最嘗聘之。重之以母老。應之及母沒。復隱於
京師。後徙居比叡山麓。後光明帝聞其工隸書。
勅獻之。其名重一時如此。

延寶元年春三月朔。紅毛來聘。夏五月九日。京師火。
延燒大內。二十五日。諸尼利亞船來。長崎請互市。
幕府問之紅毛人。對曰。彼近要波爾杜瓦爾國主女。
且與南蠻往來。不可信也。乃却之。六月朔。內膳止板
倉重矩卒。年五十七。子重通先卒。孫重宣嗣。重矩短
小眇目。貌甚醜。溫和有度量。執政九年。中鎮京畿三

野史纂略

卷三

卅三

年聲績著聞。一時稱為良臣。少時嘗扁其居曰。交萊
及居顯職。猶揭舊額。人問其故。重矩曰。吾今富貴。侈
心易生。不有此扁。何以自警。及卒。家無餘財。時人悼
惜。秋八月九日。水戶大水。冬十月二十六日。將軍
放鷹隅田川。十一月五日。放鷹隅田川。十日。觀猿樂。
十二月十日。放鷹隅田川。二十三日。以播磨守阿部
正能為老中。

二年春二月九日。將軍放鷹隅田川。十一日。置脩
大內司。十三日。命伊豫守松平綱政。助脩大內。三月
十五日。紅毛來聘。二十四日。越前少將松平光通卒。

子直堅尚幼。以弟兵部大輔昌親為嗣。夏四月十日。
京師大水。五月十九日。川越氏獻玉。二十九日。將
軍觀猿樂。六月十一日。京師大雨。冬十一月三日。
戶川縫殿助死。無子。沒備中庭瀨二萬二千四百石。
十二月六日。將軍觀射。二十九日。先是。前能登
守松平定政卒於松山。是日。召其三子。定知。定清。賜
定知米一十五百石。定清。五百石。
三年春正月。後西上皇勅水戶參議獻詩。二月。以
府下屢火。命捕放火賊。三月朔。紅毛來聘。二十二日。
穿新溝於。先是。將軍命因幡少將池田光仲備

野史纂略

卷三

卅四

前少將池田光政鑿溝。皆辭以國用匱乏。將軍讓
之。屏居大和。守久世。廣之曰。兩藩食三國。寧不能鑿
一溝耶。然東國諸藩鑿壘。而國諸藩造石壁。祖宗
之制也。兩藩辭役。不為無謂。兩藩所辭。而命之他諸
藩。是辱兩藩也。且此役所以恤下。不如令有司為之。
將軍從之。遂起役。府下進士往往蔽面。涸入役夫。
將軍聞之。命以夜為之。終夜執役者。賜以三日。傭夏
五月三日。若狹前少將阿部忠秋卒。忠秋忠厚篤實。
輔政三十餘年。以寡介持身。杜絕請託。會津中將嘗
曰。權勢之家。賓客闐溢。古今皆然。惟阿部豐州門庭寂

然吾以此知其賢。大猷公之付託儲君。有矣。又致仕。辟穀謝客。國家有大事。執政就而訪焉。是日力疾沐浴。遙拜日光山。端坐而終。五日。將軍以忠秋卒。不受賀。六月三日。京師大坂大水。初紀伊商船來江戶。遭風漂蕩。至無人嶋。後得便風而還。將軍聞之。將遣人按視其地。命長崎奉行牛籠勝登。令清人在長崎者。造巨船。又募老水手。長崎人嶋谷市左衛門等應之。是夏發伊豆。赴無人嶋。水路難辨。迂回殆千里。始得達嶋。乃巡視地勢。獲珍禽異卉而還。水路既熟。十餘日至伊豆。將軍命畫其物產於屏風。

野史纂略

卷三

卅五

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彥根少將井伊直澄卒。以兄直濤子直興為嗣。直濤直孝首子。萬治中薙髮。遜世云。四年春正月十五日。紅毛來聘。二十九日。將軍遣使諸國脩堤防。二月十九日。水戶參議命儒臣悉蓄髮。編之隊。伍自足利氏之衰。武人率皆不識字。令僧徒掌文墨。及海內既平。儒者承其弊風。皆不蓄髮。人亦以方外之徒待之。故林氏累世受知。某府而皆任僧官。人莫之怪。參議嘗曰。學道者君臣皆儒也。奈何以異流待之。乃有是命。儒者蓄髮始此。夏四月三日。以伊賀守戶田忠昌為京師所司代。二十一日。京

師大坂大雨。水五月二十三日。流長崎。代官末次茂房於隱岐。先是茂房家奴潛航海往外國。帶刀劍。圖藉事覺。捕而拷其家。金寶無算。奸賊畢露。遂處流。慶長中。豐臣氏以安藝人村上東菴為長崎代官。其後東菴與末次平藏爭訴。平藏曰。東菴子信邪教。流於外國。東菴密奪之洋中。又嘗贈火藥於大坂。東菴坐誅。平藏補代官。至是亡。命町年寄攝代官。六月二日。封隱岐守新莊直時於常陸麻生。初。越前守直好無子。子養從弟直時。已而直好生子直矩。及卒。令直時攝國事。待直矩年長。還國。其後直時詐曰。直矩

野史纂略

卷三

卅六

多病。不能襲封。或曰其實於將軍。將軍命直時還國。無幾。直矩暴死。無子。沒麻生二萬七千石。時人頗疑直時。然將軍憫新莊氏絕祀。賜直時一萬石。秋八月五日。夫人王氏薨。號高巖院。二十九日。監物水野忠善卒。子忠春嗣。忠善為人好武。繕脩器械。講習兵法。與內記本多政勝。中斐守松平輝綱。大膳亮山幸利。齊名。時人呼曰四天王。當徵服。往尾張。潛入城偵伺。尾張大納言從城樓望見。將捕之。忠善遽出城。踰駿山。逃還。大納言大怒。潛遣死士。夜入岡崎城。取其兵器。棄之城外而還。是秋。越前侍從松平昌親

致仕養子綱昌嗣冬十一月三日 將軍放鷹十位
十五日前大學頭藤堂高次卒十二月二十五日芝
新溝成二十七日 後面上皇宮火

五年春正月 將軍遣伊勢守上杉長之於京師弔
災二月十二日放鷹隅田川十五日紅毛來聘是春
前上野介堀田正信潛從配所逃赴京師詣石清水
禱將軍世子夏六月遣土岐十左衛門於若狹
驗問初將軍命中務少輔堀田安占錮正信於信
濃以安吉徙封播磨命脩理大夫酒井忠直錮之若
狹至是讓忠直屏居徙正信於阿波命阿波守蜂須

野史纂略

卷三

卅七

賀綱忠錮之秋七月二十五日以出羽守大久保忠
朝為老中冬十月五日 上皇宮成遣上野介
吉良義央於京師賀之九日上總常陸海澄二十二
日 將軍放鷹隅田川十二月二十五日放鷹隅田
川

六年春正月二十二日徙封宮內少輔松平乘久於
肥前唐津加賀守大久保忠朝於下總佐倉夏六月
十五日 東福太后崩秋八月五日尾張美濃遠江
駿河大水九月十四日甲斐參議綱重薨年三十五
子中將綱豐嗣冬十月二十九日 將軍放鷹隅田

川

七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中務少輔木多政長卒年四
十七養子忠國嗣政長與出雲守政利素構嫌隙家
臣各扣仇者數歲政長無子欲養同族同族不肯應
乃養伯從松平頼元子忠國為嗣至是忠國請曰臣
與姓中同族內記常承襲臣家臣願讓國於政利政
利亦謂曰忠國雖異姓中務既子養之闔族誰敢爭
之但臣父內記常襲本宗故國家割中務邑三萬
石賜臣臣非不欲辭之願臣與中務不相能恐致兩
家騷擾所以濡滯至今臣願讓三萬石於弟忠英使

野史纂略

卷三

卅八

之輔忠國六月二十日徙封忠國於陸奥福島賜十
五萬石復父祖之舊徙封政利於播磨明石忠英於
肉栗本多氏始相忿鬩而終以遜讓一門米地凡三
十餘萬石人以為忠勝餘慶是日徙封日向守松平
信之於大和郡山是夏紀伊大水秋七月十日能登
守土井利房備中守堀田正俊為老中十六日畿內
大水八月七日伊豫守土屋頼直坐事没上總久留
里二萬石賜二千石於子達直於是土屋氏嫡派失
國矣十一日 將軍觀猿樂九月六日徙封日向守
酒井忠英於駿河田中隱岐守而尾忠成於信濃小

諸冬十二月十一日市正堀包周坐事沒食邑二萬二千石賜二十石於子主稅

八年春正月十一日增雅樂頭酒井忠清美濃守稻葉正則加賀守大久保忠朝封邑罷忠清連署二月三日紅毛來聘三月十九日將軍觀猿樂夏五月將軍病篤酒井忠清建議援鎌倉故事欲迎一親王於京師為嗣有司莫敢可否唯堀田正俊爭之甚力議乃止執政謀之三藩水戶參議請立館林參議將軍從之六日立參議為世子即日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八日大將軍薨年四十四日葬將軍

野史纂略

卷三

卅九

於寬永寺號嚴育院近臣薙髮者數十人六月十一日天皇遣使贈嚴有公正一位太政大臣二十四日設法會於增上寺令和泉守內藤忠勝等掌其事二十七日忠勝教信濃守永井尚長於座即日賜死先是設法會於寬永寺尚長不禮忠勝忠勝啣之尋至增上寺天通雨執政命忠勝給拿僧徒僧使甚衆不能遽辨尚長嘲毀之嗣君賜書諸有司尚長遍示一座獨不示忠勝忠勝請覽之尚長曰此書不關若事忠勝大怒頃之尚長起忠勝亦起躡其裾尚長仆地挺刀一擊殺之一坐大驚擁忠勝幽之別

室二家從士聞之驚擾將突入伊賀守永井直敬諭之曰聞爭既息幕府尋有命卿等待之衆乃定嗣君聞之大怒遂賜死沒志摩鳥羽三萬五千石以尚長傲慢激變沒丹後宮津七萬五千石是夏前上野介堀田正信聞將軍薨悲惋不自勝作遺書以剪刀斷脰而死年四十九秋七月十日嗣君徙居本丸二十一日受三藩及諸侯賀八月十八日甲斐少將任參議二十三日天皇遣使拜嗣君為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任內大臣閏月三日將軍令代官曰氏者國之本也代官察民疾苦使無飢

野史纂略

卷三

四十

寒之患國豐則民易怠制之產業勿令懈惰凡為吏者用心民事勿專任小吏堤防橋梁以時脩之勿令毀壞九月九日封永井尚長弟直圓於大和長柄賜一萬石十八日將軍觀猿樂二十一日石見守板倉重通為若中轉內膳正是月甲斐參議叙正三位增食邑十萬石凡三十五萬石冬十月六日將軍觀猿樂二十七日公子德松徙居山城即日立為世子先是將軍議立嗣水戶參議曰使及甲斐參議尚在耶嚴有公必立為嗣而不幸即世故立將軍將軍若欲立嗣宜立今甲斐參議而以德松君

為之嗣。恩義竝行矣。將軍不納。遂立德松。十二月
九日。大老酒井忠清罷。是歲封備後守牧野成貞為
列侯。賜一萬三千石。成貞右馬允康成孫也。將軍
在藩邸。父成儀為之傳。成貞襲二千石。近侍藩邸。擢
為老臣。至是封侯。寵眷日厚。

男延斗 校

野史纂略卷三終

野史纂略

卷三

四十一

野史纂略卷四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輯

天和元年春正月二十八日 大將軍常憲公遣使諸國巡察風俗二月七日召上野護國寺僧亮賢賜高田藥園建精舍仍號護國寺以將軍在孕時有所禱也九日流土佐守加加爪直清於伊勢直清父前甲斐守直隆於土佐先是父子與成瀬吉右衛門爭疆界有私遂坐沒食邑一萬三千石代官伊奈左門坐黨之流出羽十九日會津侍從源正經致仕弟正容襲封二十一日老中能登守土井利房罷二十

野史纂略

卷四

一

五日徙封備中守堀田正俊於下野古河內膳正板倉通於武藏嚴付對馬守阿部正興於丹後宮津周防守土井利益於志摩島羽遠江守那須資祇於下野烏山增正俊封五萬石重通一萬石資祇五千石正俊轉筑前守二十七日雅樂頭酒井清致仕子忠舉襲封割二萬石賜次子忠寬二十八日紅毛來聘三月二十六日豐後守阿部正武為老中夏四月十日將軍觀猿樂於二九五五月十九日前雅樂頭酒井忠清卒初忠清為嚴有公所親任勢焰薰熾中外四方贈遺相屬時人呼曰下馬將軍公病

篤識之儲嗣忠清頗自異論及將軍立罷大老尋致仕至是世或謂忠清憂懼自殺將軍聞而疑之欲遣使診視女婿藤堂高久松平定有請曰流言蜚語果何所徵臣等請以百口保之將軍乃止二十一日封伊豫守板倉重形於上野安中重形周防守重宗第二子也六月二十一日召越後家臣小栗正秋川主馬永見長賴親聽訟初越前參議忠直既廢生二子長良長賴及一女於流所越後守光長憫永見右衛門冤死令二弟冒永見氏以妹嫁小栗正矩光長世子綱賢先卒無子長良亦發死時人謂長

野史纂略

卷四

二

賴必為世子正矩狡譎多智詐言長賴當立長賴大悅傾心結附正矩赴江戶請光長立長良子萬德九光長從之遂請嚴有公立為世子賜名綱國任參河守正矩意甚自得欲擁綱國擅威權於是群臣黨附長賴者皆失望長賴積怒密與秋田主馬等謀欲殺正矩謀漏一國擾動遂訴之江戶經歲不決嚴有公病篤謂酒井忠清曰越後親藩也吾不忍滅之臣令群臣協和卿徐議之忠清與大目付渡邊綱貞謀欲調諧之不成至是將軍親聽訟正矩曰臣之所為初非有私某事有券書某半令某連署老中阿

部正武曰汝果忠耶以誠輔君何須券書券書乃所以備緩急適足見其姦詐正矩不能對乃詰問之詐謀盡露二十二日賜小栗正矩及子大六死流永見長賴秋田主馬於八丈嶋黨與岡嶋壹岐本多七左衛門於三宅嶋小栗兵庫小栗十藏安藤治左衛門僧一音於大嶋錮正矩與父兄戸川主水於陸奥二十三日錮越後老臣三人於諸國逐五人二千五百日錮越後老臣三人二十六日錮越後守光長於伊豫松山參河守錮國於備後福山沒高山二十六萬石給光長粟一萬苞錮國三千苞二十七日流渡邊錮

野史纂略

卷四

三

貞於八丈嶋大和守松平直矩上野介松平近榮皆坐正矩事屏居晦逐錮國老臣本多監物諸國聞將軍英斷莫不震怖秋七月二十七日徙封下總守奧平忠弘於陸奥白河下野守本多忠平於下野守都宮八月十一日命老中板倉重通輔世子十三日封攝津守松平義行於信濃伊奈食三萬石義行尾張中納言第三子也九月六日對馬守堀田正英為若年寄冬十一月十五日京師所司代越前守戸田忠昌為老中丹後守稻葉正通為所司代增三萬石忠昌轉山城守二十二日流伊賀守真田信利於

出羽沒上野沼田三萬石先是將軍命信利脩兩國橋信利採材於國曠日不成將軍聞之大怒又惡其失行遂處流信利為人暴慢儒臣佐藤直方屢諫不納乃謂老臣曰主君不悅三年必亡辭祿而去後果如其言信利妻酒井氏河內守忠舉姊也每歎曰直方不去吾家不亡忠舉乃聘直方善遇之二十五日老中內膳正板倉重通罷是日流真田信利老臣二人十二月九日老中美濃守稻葉正則罷將軍嘗欲賜馬寵臣牧野貞成使近臣曾我祐久告正則正則曰賜馬非名族不可子得無謬聞乎祐久曰

野史纂略

卷四

四

僕實不謬乃白之將軍將軍怒曰正則識故事汝何不速還告命曾我祐興錮祐久其見憚如此十日流日向守酒井忠能於近江沒駿河田中四萬石忠能雅樂頭忠清弟也姪忠舉蒙違屏居忠能方在國遣使請罪將軍怒其不來謝遂處流十一日老中筑前守堀田正俊為大老十三日伊勢內宮火二年春正月二十一日增太老堀田正俊封四萬石備後守牧野成貞二萬石時昇平日久上下恬嬉武備廢弛正俊建議毀巨船安宅丸足後有司不復脩船艦長崎奉行赴任借船於西海諸藩云二月十日

封松平賴雄於常陸肉戶。賜一萬石。賴雄水戶中納言第七子也。削播磨姫路城主松平直矩地八萬石。徙封之。豐後日田食七萬石。削上野介松平近榮地三萬石之半。武藏岩付城主板倉重通請納地一萬石許之。徙封信濃坂本。十二日徙封中務大輔本多忠國於播磨姫路。相摸守土屋政直於駿河田中。十五日徙封山城守戶田忠昌於武藏巖付。增一萬石。十九日徙封因幡守松平信興於常陸土浦。二十一日播磨明石城主本多政利遠江橫須賀城。主本多利長皆坐苛暴失衆。沒明石六萬石。橫須賀四萬石。

野史纂略

卷四

五

各給一萬石。三月九日徙封隱岐守而尾忠成於遠江橫須賀。十二日賞駿河孝子五郎右衛門勘和稅從巡察使。請也。十六日徙封若狹守松平直明於播磨明石。能登守土井利房於越前大野。十八日觀麾下射藝。二十一日滅鷹師定員。二十二日徙封美作守石川乘政於信濃小諸。罷若年寄為奏者石見守稻葉正休為若年寄。夏四月十一日琉球來聘。二十日以諸有司職俸為真食。五月二十二日偕前前少將池田光政卒。年七十四。光政任用熊澤伯繼創學校教士民。毀境內淫祠九萬餘區。修正祠七十餘。

使祠官監邪。蘇國中皆知尊儒賤佛。繼徒往往蓄髮還俗。鄰國稱為聖人之治。已而孝臣池田出羽等媚忌伯繼。伯繼致仕而去。光政以謂群臣不和。由已不德躬行。愈勤於是。大臣感服。教化益行。二十六日沒美作守桑山一重。食邑一萬千石。命同族三郎左衛門錮一重以寬永寺佛會失禮也。六月十九日徙封內藏助加藤明友於近江水口。增一萬石。秋七月朔震城樓。十六日禁百工所造器款天下一三字。二十七日徵加賀儒臣本下貞幹為儒官。貞幹京師人。幼穎悟。僧天海一見異之。請父母為弟子。貞幹不肯。年

野史纂略

卷四

六

十三作太平頌。後光明帝見而奇之。將召試。會崩而止。後師松永遐年。學大進。嘗從但馬守柳生宗矩遊江戶。或薦之。大猷公為忌者所排抑。不得志而還。加賀侯聞其名。聘之。貞幹辭曰。吾師之子永三朱仕請先聘之。加賀嘉其義。并聘二人。至是貞幹徵為學士。眷遇甚渥。貞幹善教人。一時英才多出其門。而新井若美室直清最著。八月十一日召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頭曰。近歲奴婢證人頑傲成習。輕侮士人。宜考驗焉。先是麾下殺證人。賜死者故有。是命。十八日召寺社奉行大目付町奉行勘定頭曰。頃年

民情險詖動輒爭訟宜用心裁決以革弊風二十七日朝鮮來聘九月十九日市正脇坂安致坐不孝流若狹是月朝鮮使人獻方物於水戶參議其書不具姓名惟用字印參議遣使詰問朝鮮以我將士不學頗輕侮之至是使者相顧驚沮書式始從禮冬十月十六日寺社奉行攝津守秋元喬朝為若年寄封人目付坂本重治為列候賜一萬石轉寺社奉行十一月二十一日代官中川八郎右衛門坐贓罪賜死十二月二十八日駒籠火延及日本橋

三年春正月十一日封若狹守喜多見重政為列候

野史纂略

卷四

七

賜一萬石二月二日封淡路守本多忠豐為列候賜一萬石為寺社奉行三日令長崎奉行禁買哆囉猩梅珍禽異獸寶玩奇器五日禁婦人衣服脂金線締繡及組織過巧九日遣讚岐守松平賴常於京師賀立后立坊十八日遣若年寄稻葉止休於攝津巡檢水路十九日傳諸藩獻純子孺子時服是日令曰無子者暴病請養人子萬石以上招大目付驗視華押萬石已下無長官者招目付是月禁畫師工匠及商人猿樂人給事幕府者擅佩大刀三月三日召高力隆長二子忠弘右衛門賜祿夏五月二日召兵左

衛佐梶定良於日光進從四位下增一千石定良本姓菅沼氏為梶某所養已而某生子定良乃讓為嗣大猷公嘉之更賜廩俸為小十人累擢為小納戸以勤懇見重及公薨送柩至日光遂留家焉每日風興詣廟拜伏如事存往往立風雪中至體僵口噤不已數十年如一日嚴有公時增祿至千石至是食二千石二十四日光地大震寶塔九輪墮石壁崩二十五日遣對馬守堀田正英於日光閏月二十八日世子薨是月攝津河內播磨伊勢大水秋七月五日前越後少將忠輝卒於信濃諏訪八月二十一

野史纂略

卷四

八

日徙封出雲守久世重之於備中庭瀨九月二日徙封備後守牧野成貞於下總關宿增二萬石冬十月十九日令曰今歲豐穰諸國宜蓄米穀以備凶荒十一月十二日命儒臣林春常人見友元木下貞幹考訂參河記二十二日封奏者安藝守大久保忠增為列候賜一萬石貞享元年春二月二十二日將軍觀猿樂二十八日紅毛來聘三月白川漕輪船與水戶船相觸詬詈相毆晦白川舟子結黨持弓箭要水戶舟子於淺州川欲盡殺之水戶舟子僅數人執柁櫓拒鬪皆被創

或告急水戶邸。自司請遣兵救之。參議曰。敵國不過
恩刻。今發兵已晚。况彼肆其狂怒。我又從而救之。此
亦狂矣。終不遣一人。會他船來救。獲解。參議曰。彼有
餘忿。安知其不乘夜來襲也。乃遣兵士於矢嶋別莊
備之。令曰。彼縱持兵來攻。我但以棍禦之。已而。幕
府捕白川舟子梟之川上。夏四月。六日。大坂城代攝
津守大田資次卒。子資直嗣。秋七月十日。相模守土
屋政直為大坂城代。增二萬石。十九日。徙封備中守
大田資直於駿河山中。二十二日。沒伊賀守土方雄
直食邑一萬石。源之越後。雄直無子。約養林助之進

野史纂略

卷四

九

為嗣老臣川合圖書安部長藏。不服。黨樹要雄直請
養兄子內匠雄直不能制。携內匠至江戶。助之進大
怒。訴之大目付。雄直遂得罪。內匠坐流八丈嶋。助之
進流伊賀。圖書長藏賜死。晦沒伊豫守有馬豐範食
邑一萬石。流之筑後。以與土方雄直有姻而不救其
難也。八月二十八日。若年寄稻葉正休殺大老堀田
正俊於城中。一坐驚以為喪心。爭徒刀亂所。正休回
顧微笑而死。正休素與正俊親善。正俊恃寵專橫。正
休屢箴規之。正俊怒。會攝津人請浚川。正休受命巡
檢。聚衆議之。其役非費四萬金不成。乃還報。正俊潛

召富人川村隨軒曰。汝能以二萬金成功。吾當薦汝。
隨軒許諾。遂往興役。正休大怒。謂人曰。甲斐高坂彈
正。輒奪謬真良臣矣。獨恨不殺。迹部長坂耳。是日
將出。以寶刀示左右。警官殿曰。以此斫人。警藥不能
救。正休大悅。遂以其刀斬正俊。正俊素有權勢。弔者
填門。正休家唯親戚往弔而已。人不暇往。獨水戶參
議攜世子往弔。為冬十月十日。命正俊子下總守正
仲襲古河十萬石。割二萬石封次子正虎。一萬石封
第三子俊音。十一月十日。修理亮松平重治坐事沒
上總佐貫一萬五千石。流陸奥。二十八日。基師保井

野史纂略

卷四

十

算哲獻貞享新曆。時海內用宣明歷千餘歲。錯謬稍
多。算哲據元久授時歷造新歷獻之。十二月朔。擢算
哲為天文方算哲更姓名曰澁川春海。
二年春二月十二日。以民間擅弄鳥銃。懸賞格募告
者。二十二日。將軍女鶴姬通紀伊世子。先是。將
軍以鶴姬尚幼。欲養世子於城中。謀之三藩。水戶參
議曰。不可。翁主雖幼。從以群婢。即在藩邸何以異於
城中。猶慮其幻不如待年。今使紀世子長於城中。與
日還藩邸。將何以為情。將軍從之。是月。後西
上皇崩。三月三日。紅毛來聘。夏六月三日。阿媽港船

來長崎送還伊勢漂流民十五人。長崎奉行川口宗恒留阿媽港人報之。江戸十日日向守松平信之為老中。二十一日伊賀守松平忠榮為若年寄。二十二日徒封日向守松平信之於下野古河。下總守堀田正仲於出羽山形下野守本多忠平於大和郡山。美作守奥平昌章於下野宇都宮。增信之一萬石。將軍聞熊澤伯繼在大和。命從信之遷古河。秋七月二十一日若年寄松平忠榮為昵近。八月九日奏者備中守太田資直為若年寄。是月命長崎奉行諭阿媽港人曰。汝犯我大禁。持以其送漂流民放還汝。他日或遭

野史纂略

卷四

十一

漂流船慎勿送還。九月二十三日大坂城代土屋收直為京師所司代。二十四日所司代稻葉正通罷。二十七日若年寄內藤重頼為大坂城代。增二萬石。十二月十一日徒封丹後守稻葉正通於越後高田。三年春正月十一日若年寄太田資直為昵近。二十一日徒封加賀守大久保忠朝於相模小田原。山城守戸田忠昌於下總佐倉。伊賀守松平忠榮於武藏岩付。二十六日徒封出雲守久世重之於丹波龜山。增一萬石。二十八日紅毛來聘。閏三月六日越前守松平綱昌坐喪心沒。福井四十七萬五千石。給米二

萬石。賜福井二十五萬石於父昌親。十二日將軍臨小石川別館。夏六月十八日始置二九張番四員。二十七日將軍自為猿樂令諸藩及諸士觀之。二十九日攝津守太田資直罷昵近。秋七月十三日徒封下總守堀田正仲於陸奥福島。大和守松平直矩於出羽山形。增直矩三萬石。二十二日老中松平信之卒。子忠之嗣。八月九日定朝鮮通商之法。一歲以金一萬八千兩為限。禁買無用品物。二十一日增長崎奉行一員二員赴任。一員留江戸。九月二日將軍聞家人暴斃子弟結黨橫行。號神祇組。命捕二百

野史纂略

卷四

十二

餘人抵之罪。五日命林春常輯古今災異為一書。十八日參河記考訂成。更名武德大成記。賞林春常等以白金時服。冬十月二十二日臨品川別館。十二月五日定琉球通商之法。一歲以金八千兩為限。是歲割利根川以西下總地屬武藏。四年春二月二十一日今日失家犬者必須搜索。若他犬來須收養之。求其主還之。將軍既喪世子。百方求嗣。知足院住持隆光白曰。人之乏嗣。皆前身多殺之報也。今欲求嗣。莫若禁殺生。且將軍生年在戌。戌屬狗。最當愛狗。將軍然之。因有是命。二十

六日傳獻生魚海錯。是日始置桐間番二十八日紅毛來聘。三月八日禁畜魚鳥府下畜鳥供人食者令盡放之。二十六日將軍臨小石川別館二十三日始置廊下番。二十六日天皇讓位皇太子是為東山天皇。夏四月七日將軍遣肥後守源正容於京師賀騰極。十一日令曰富民貧錢貧民暫收田園者不得使田主出租稅。鬻田園者異日若欲償還必勿拒之。又曰有棄子者必須收養之。凡鳥獸之類有創傷者所在訴之官。有生之類慎勿傷害。五月十八日以能登守戶田忠真為寺社奉行。賜一

野史纂略

卷四

十三

萬石。忠真山城守忠昌子也。六月二十六日淡路守秋田魁季家臣只越甚太夫山本兵助坐殺燕處斬源其子殺生之刑始此。秋七月九日流不受不施宗僧日庭日弘於佐渡嶋。八月二十五日帶刀溝口政有坐酗狂沒食邑一萬石。二十六日尾張美濃大水。九月九日京師奈良大風春日賀茂貴布爾稻荷祇園葦馬諸社皆壞。冬十月十三日京師所司代土屋政直為老中。大坂城代內藤重賴為所司代。因備守松平信興為城代。十四日下野烏山城主那須資德獲罪國除。初遠江守那須資祇有庶子曰圖書。不以

為嗣子。養資德。資德越中守津輕信政子也。圖書因寬永寺座主訴之。遂坐沒烏山二萬石。二十一日徙封相模守上屋政直於常陸土浦。伊賀守永井直敬於下野烏山。二十四日甯前越後守松平光長召乏配所賜米三萬石。十二月朔定民間鳥銃之數。二十七日召還前參河守松平綱國。是冬熊澤伯繼上書論得失。將軍大怒命錮之。古河是歲清人齋藤書案有詮而至。長崎人向井元成知其為耶蘇書訴之。將軍賞以月俸。命檢舶來書。案有詮西洋人薄汎際所著也。

野史纂略

卷四

十四

東山天皇元祿元年春二月十五日紅毛來聘。三月八日遷湯嶋知足院於神田橋外。大營伽藍以為禱祈之所。夏四月二十一日將軍臨備後守牧野成貞。第五月十日行改定服制。十四日以佐久間織部勝親為小姓勝親辭以病。將軍大怒十八日流勝親於陸奥。沒食邑一萬石。二十五日臨牧野成貞第十二觀歌舞。秋九月三日詣山土社。過牧野成貞第十二日伊豫守牧野忠英為暱近。冬十月十三日忠英罷暱近。十一月十二日遠江守南部直政出羽守柳澤保明為暱近。保明初稱弥太郎為次番。食二百五十

芭稻葉正休之殺堀田正俊牧野成貞將告變趣而入保明過之成貞曰孰過我者保明曰君安得佩刀而入成貞驚謝曰吾過矣脫刀而入將軍適窺見異之拒為小納戶寵遇日厚米增祿秩至是食一萬二千餘石十八日臨和足院過牧野成貞弟親為狹樂成貞令侍兒起舞成貞亦起舞將軍盡驩而罷二十一日謁忍岡聖廟即法印林春常別墅也命春常講經賜賚甚厚

二年春正月十五日天文方告老人星見諸有司獻酒穀賀之二十六日遠江守南部直政罷昵近閏月野史纂略 卷四 十五

十日臨備後守牧野成貞第。一十五日臨和足院。二月二日若狹守喜多重政坐事奪食邑二萬石。流伊勢。十四日紅毛來聘。二十一日謁忍岡聖廟。三月二十二日伊賀守松平忠榮罷昵近。夏四月八日遣使脩久能山神廟。二十二日臨牧野成貞第。五月二日壹岐守三浦明敬罷若年寄為奏者。三日大膳亮山內豐明為若年寄。十一日豐明病免安房守松平信孝為若年寄。出雲守金森賴時為昵近。六月四日削內記坂木重治食邑七千八百石。淺路守本多忠豐三千石。備前守大岡清重七百石。伯耆守彦坂重治

一千七百石。長門守佐野正周一千石。九月禁優童舞女出入邸第。二十八日令曰。猪鹿豺狼之類傷人害田園者。許用鳥銃其他殺生悉皆處刑。八月三日削大膳亮山內豐明食邑二萬七千石。賜三千石。初豐明兄右近大夫豐定卒。子豐次尚幼。故命豐明併食其邑。至是豐次死。因削兄邑。五日山內豐明坐不敬流遠江。九月升加賀守前田綱紀坐次。班三藩之後。十日沒左京亮鳥居忠則信濃高遠城三萬石。賜子忠英一萬石。先是忠明受命守城門。其士高坂權兵衛夜潛出城。窺小姓平岡和泉第。衆怪捕之。而忠則不知也。將軍命高坂同察推問。令忠則屏居。會病卒。高坂亦辭。不自殺。遂有是命。冬十月二十二日臨牧野成貞第。晦臨小石川別館。十一月十日臨牧野成貞第。二十六日大夫人徙居三九新第。封因幡守本莊宗資為列侯。賜一萬石。宗資太夫人之弟。將軍之在館林。招之京師。授八百石。是日封侯宗資為人循謹。以威滿為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通關東有命招我。我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一摺。紳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問關東招我。不論直而授扇。其窮如此。

野史纂略

卷四

十六

今日身極榮顯。恐忘寒素。故揭此自警。月十二月卜
一日臨牧野成貞第十三日擢成貞家士三人為廊
下番。二十一日召歌人北村幸吟授祿

三年春正月禁沃水之戲。二月十日將軍詣山王
社。過備後守牧野成貞第十五日大夫入臨知足院
及護國寺。十八日將軍臨知足院。賜五百石。二十
八日紅毛來聘。三月二十日謁忍岡聖廟。二十五日
增寶藏番頭一員。夏四月九日臨牧野成貞第觀歌
舞。五月二十一日臨成貞第秋七月九日將軍欲
新聖廟。忍岡狹隘。命移建於本鄉。令右京亮松平

野史纂略

卷四

十七

輝貞督役。十七日右近大夫內藤政親為若年寄。十二
日先是命脩日光神廟。令掃部頭井伊直該督役。直
該在日光三年而畢功。是日還謁。賜以名刀。八月十
二日以日光神廟脩造訖功。親為猿樂。召諸藩及諸
士觀之。二十一日召諸有司親講大學。此後每月一
次以為常。將軍喜怒無常。近臣多忤旨獲罪。或幽
死牧野成貞憂之。勸將軍召儒臣講經。或召猿樂
師作戲。由是將軍好讀書。聞誦孝經大學。又學猿
樂。云九月二日親為猿樂。召神官僧徒一千六十七
人觀之。六日臨牧野成貞第。請經講畢。觀舞伎。十

三日擢猿樂師三人為廊下番。二十一日召諸有司
諸隊長而諭曰。文武不可偏廢。卿等其留意文學。乃
命法印林春常講論語。此後每月一次以為常。冬十
月十四日先是水戶參議屢請致仕。是日命許之。令
世子少將襲封。十五日水戶參議任權中納言。將
軍召之傳詔參議辭曰。既已致仕。何以官爵為。請讓
之。少將老中大夫保忠朝曰。先君固嘗拜此官。請勿
辭。參議乃奉詔。二十一日佐渡守加藤明英為若年
寄。十一月十八日臨護國寺。二十七日京師諸司代
內藤重賴卒。子清救嗣。十二月九日臨牧野成貞第。

野史纂略

卷四

十八

十五日甲斐參議任權中納言。水戶少將任左近衛
權中將。二十一日臨牧野成貞第。二十二日聖廟成。
二十六日大坂城代松平信興為京師所司代。
四年春正月十一日奏者伊豫守土岐賴殷為大坂
城代。增一萬石。十三日命法印林春常信篤蓄髮。任
大學頭。十八日命儒官悉蓄髮。二十二日將軍詣
山王社。過備後守牧野成貞第。二十五日臨知足院。
二月七日遷忍岡聖像於新廟。將軍親書大成殿
三字揭之。命畫師狩野益信畫七十二賢及先儒像。
改本鄉坂曰昌平坂。相生橋曰昌平橋。九日徙封松

平源次郎乘邑於志摩島羽。周防守上井利益於肥前唐津。丹後守內藤清政於信濃高遠十日。將軍謁聖廟。釋奠禮。置祭田一千石。晦紅毛來聘。三月六日臨牧野成貞第。二十二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保明新營亭榭。供設甚盛。將軍大悅。食賜及家人。夏五月九日臨保明第。親講經。二十二日臨牧野成貞第。六月二十二日。以日向縣城主有馬永純。境內不治。民多逃亡。遂永純郡代代官各一人。磔其民二人。斬三人。誅六人。秋七月六日。震日光。八日。遣豐後守阿部正武於日光。十二日。流日蓮宗。悲山。孤僧。

野史纂略

卷四

十九

及檀越二十六人於八丈嶋。八人於三宅嶋。五人於新嶋。七人於神津嶋。先是令諸國禁悲田。而猶有奉之者。故抵之罪。八月二十七日。召柳澤保明家臣二人。列麾下。閏月二十六日。佐渡守小笠原長重為京師所司代。九月十一日。臨柳澤保明第二十一日。臨牧野成貞第二十五日。常陸上浦城主松平信興卒。無子。將軍特命信興甥石京亮輝貞襲封。輝貞前此為側衆。食七千石。至是。襲三萬二千石。冬十月十三日。臨柳澤保明第。二十二日。奪左衛門佐有馬永純縣城。賜越後絲魚川五萬石。十一月四日。臨牧

野成貞第。十二月九日。臨成貞第十一日。臨柳澤保明第。

五年春正月二十日。增留守居為五員。二十五日。將軍臨知足院。二月四日。臨備後守牧野成貞第十三日。謁聖廟。釋奠。親講論語。二十二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二十三日。徙封壹岐守三浦明敬於日向縣。右京亮松平輝貞於下野壬生。二十六日。以大坂城代土岐賴隆城邑甚遠。更賜食邑於越前廢舊封出羽上山城。三月六日。紅毛來聘。十五日。親為猿樂。令諸藩觀之。夏四月九日。臨牧野成貞第十一日。

野史纂略

卷四

廿

臨柳澤保明第。五月九日。先是美濃郡上城主遠藤常久沒。年僅四歲。不付養異姓。將軍念其舊勲。是日以淡路守戶田氏成養子胤親為嗣。賜一萬四千石。秋七月二十一日。下總守奧平忠弘坐群臣離貳逃亡者衆。沒陸奥白河城。削五萬石。家臣二人流新嶋。二十七日。徙封大和守松平直矩於白川。增五萬石。二十八日。徙封飛騨國主出雲守金森賴時於出羽上山。八月十一日。流高野山僧徒背法者六百二十人。於大隅薩摩肥後天竺院前五嶋。壹岐隱岐。先是高野山李侶行人相訴。將軍令執政判決。定

法令二十餘條。僧徒不服。復相訴執。收移書論之。僧徒猶喧譟不已。遂處流。十六日徙封下總守與平忠弘於出羽山形。十八日臨牧野成貞第九月二十六日臨柳澤保明第。冬十月十日臨牧野成貞第二十五日臨小石川別館。二十七日臨柳澤保明第十一月十一日臨因幡守本莊宗資第徙封之常陸笠間增二萬石。十二日徙封中務少輔井上仕於美濃郡山。十四日增柳澤保明封三萬石。十二月二十日下總守與平忠弘致仕。子忠雅襲封。二十一日臨牧野成貞第是歲水戸中納言聞楠山成墓蕪廢歲久。

野史纂略

卷四

廿一

遣儒臣脩之。以止成嘗食和泉河內攝津。抹石三國造碑。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

六年春正月朔停川免養以魚代之。七日右京亮松平輝貞為昵近。二月四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九日臨知足院。二十一日謁聖廟。二十二日召刻侯已上親講中庸二十八日紅毛來聘。夏四月五日臨柳澤保明第十八日臨備後守牧野成貞第二十一日召諸將及諸士親講周易。此後每月三次以為常。二十三日尾張大納言致仕。世子參議襲封。六月十三日出雲守本多政利坐橫殺侍女沒食邑一萬石。親

出羽秋七月七日因幡前少將池田光仲卒。八月七日始造淺草柳橋。十八日令曰殺生既有大禁而近聞私釣魚者未嘗絕。若窮治之獲罪者必多。宜令町奉行停釣。舟二十一日臨因幡守本莊宗資第九月三日臨柳澤保明第十二日更領差町曰富坂町。冬十月三日臨護國寺十五日三藩請納獵場許之。二十日臨小石川別館。命從臣獻歌詩。二十五日臨牧野成貞第十一月十八日臨本莊宗資第二十五日下總古河城主松平忠之坐喪心沒古河八萬石。賜弟信通三萬石。二十七日先是出羽守水谷勝美

野史纂略

卷四

廿二

卒養子勝晴嗣。是日勝晴亦沒。遂沒松山五萬石。賜勝美弟勝時三十石。將軍命中務大輔本多忠國正松山經界。忠國令老臣氏家有忠監之。得十萬石。將軍賞有忠以時服白金。後每有丈量事吏皆取法於有忠云。十二月朔尾張參議任權中納言水戸中將任參議。三日臨柳澤保明第二十一日再改定服制。是月越中守品鄉毒貞坐事削食邑一萬石之半。七年春正月七日徙封出羽守柳澤保明於武藏川。越伊豆守松平信輝於下總古河。增保明一萬石。二十五日將軍臨知足院。二月三日臨柳澤保明第

十一日擢大學頭林信篤門人松浦莊藏土田孫三郎為儒官。十九日彈正忠松平正久為若年寄。二十五日謁聖廟。晦臨加賀守大久保忠朝第三月朔紅毛來聘。十日臨豐後守阿部正武第二十五日臨山城守戶田忠昌第夏四月十日臨相模守土屋政直第十二日臨牧野成貞第二十一日增大久保忠朝阿部正武戶田忠昌上屋政直封各一萬石。二十六日召諸藩親講論語令水戶中納言講大學。晦臨因幡守木莊宗資第增一萬石。五月二十二日令口愛物之令、屢布民間而創傷之犬往往有之。自今已後

野史纂略

卷四

廿三

有犬被刺隱匿不發一村悉坐之。晦禁棄犬于路旁令所在收養。閏月十三日臨增上寺講經令紫衣已上僧聽之以住持了也。為大僧止秋七月十八日令諸上口勿廢文學勿怠武藝十九日禁鷹鞠八月二日步上頭佐野內藏允家僕坐殺猪麕斬內藏允坐米邑民多逃亡罷職。縣具民一人、流七人、逐一人九月三日臨柳澤保明第二十二日謁聖廟。冬十月三日臨金地院聚僧徒問佛法賜寺田二百石十八日臨護國寺賜三百石。二十二日臨本莊宗資第二十五日臨小石川別館十一月九日擢林信篤門人

中村新兵衛松浦藤五郎及儒官十二日括川卜金魚放之藤澤寺池。二十九日前人隅守嶋津光久卒十二月三日臨柳澤保明第九日保明任侍從。準老中。

八年春正月九日將軍以年滿五十賜宴當直者諸藩獻酒敬賀之。二十五日臨知足院。賜五百石。二月五日先是伊豆守織田信武手刃家臣刺腹而死。是日信武子信恒坐削八千石。襲三萬石。八日四谷火延及海濱。十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十二日毀飛驒高山城。二十七日臨因幡守本莊宗資第二十

野史纂略

卷四

廿四

八日紅毛來聘。三月二十二日飛彈守本多重益坐奇酷沒越前丸岡四萬三千餘石。夏四月四日臨加賀守大久保忠朝第十三日臨備後守牧野成貞第晦誅本多重益家臣一人。逐四人。五月朔徙封對馬守安藤重博於備中松山。左衛門佐有馬永純於越前丸岡。四日臨柳澤保明第十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徙封之上野高崎。增一萬石。十二日臨豐後守阿部正武第十五日徙封佐渡守加藤明英於下野壬生播磨守島居忠救於近江水口。增忠救一萬石。是月造養犬所於四谷。秋七月六日聽陸奥守伊

達綱村割三萬石封其弟村和。十二日。初川尊院於下谷賜寺田二百石。八月十一日。命改鑄金銀。謂之元祿金。先是。將軍欲謁日光神廟。謀之執政。執政曰。日光之行。非費十萬金不可。今將軍好施。國用匱乏。累世儲蓄。掃地無遺。十萬之財。不易還辦。將軍流涕曰。吾統理海內。而數日之行。猶且不能辦。窮乏一至此乎。不樂者累日。執政憂之。召諸有司問之。吟味役萩原重孝進曰。海內金幣自有定數。不可得而增減。今若改鑄之。淆以佗金。則其數自陪矣。執政然之。遂請改鑄。將軍許之。於是淆金以銀銅。淆銀

野史纂略

卷四

廿五

以銅錫皆半原金。海內始造惡弊。議者惜焉。二十一日。謁聖廟。九月四日。臨山城守戶田忠昌第。六日。命執政已下諸有司曰。卿等用心獄訟。裁決曲直。勿有偏私。吾講聖經。令卿等聽之。庶卿等勉勵學術。有所裨益。十日。臨柳澤保明第。十二日。臨相模守土屋政直第。十八日。臨知足院。以住持隆光為大僧正。更號護持院。冬十月十二日。臨本莊宗資第。十四日。造養犬所於中野。括街坊犬。每戶一千。放之中野。群犬狺狺聲聞數里。十六日。大坂與力十人坐檀發鳥銃。賜外。十八日。臨金地院。十一月二十九日。若中牧野

成貞致仕。養子成春襲封。成貞初食二千石。是傳七萬三千石。成貞無子。嘗養黑田直相子。成任為副成。任有收自殺。將軍命成貞子養小姓山名泰豐。泰豐本姓金田氏。為伊豆守山名矩豐所養。於是辭曰。臣既冒山名氏。奈何再冒他姓。敢辭。將軍怒。欲抵罪。成貞請曰。泰豐固有罪。然彼拒君命。乃所以報義父。其孝可嘉。彼而獲罪。臣不忍復立嗣。願宥彼罪。使臣更養他人子。將軍乃宥泰豐。成貞養妻兄子為副。即成春也。十二月十日。臨柳澤保明第。是歲。天皇賜和歌壽。將軍五十。

野史纂略

卷四

廿六

九年春三月二十八日。以側衆丹後守米倉昌尹為若年寄。賜一萬石為列候。昌尹五世祖重繼。事武田氏。有勇名。始造竹牌者也。夏四月四日。將軍召三藩親講。經秋九月六日。前美濃守福葉正則卒。十八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是月老中大久保忠朝以年老免。月番冬十一月十日。明正上皇崩。十二月五日。水戶世子任左近權衛少將。十一日。賜會津侍從源正容松平氏。

十年春正月二十五日 將軍臨護持院二月三日
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十一日徙封對馬守阿部正
邦於下野宇津宮伊賀守松平忠德於但馬出石大
膳大夫奥平昌成於丹後宮津十三日臨右京大夫
松平輝貞第閏月七日令諸藩改訂境內地圖上之
三月五日臨因幡守本莊宗資第十一日臨柳澤保
明第夏四月十一日臨紀伊第封其二子內藏頭賴
職主稅頭賴方為列侯食邑各三萬石十八日先是
將軍養鷹司關白房輔孫女八重姬為女是日許通
水戶世子晦納幣禮到侯已上獻物十九日以京

野史纂略

卷四

廿七

師所司代佐渡守小笠原長重為老中徙封之武藏
岩付增一萬石紀伊守松平信茲為所司代先是所
司相代獄囚無輕重皆斬長重深以為非乃留重囚
放輕囚而還六月十日徙封出雲守久世重之於參
河吉田大和守井上正峯於丹波龜山出雲守金森
頼時於美濃郡上十三日掃部頭井伊直該為大老
秋七月二十六日增柳澤保明封二萬石賜麾下士
五百苞以上米邑初吟味從萩原重秀建議曰麾下
士食廩祿者增餼之費皆出於幕府不如賜米地於
近國令其自收租稅則上下兩便將軍許之於是

野史纂略

卷四

廿八

諸藩封地在近國者皆收之 和宗時遠國諸藩皆
賜別邑於江戶旁近以供芻牧至是皆收之其地雖
租亦皆充秩祿之數議已定重秀呈數日於老中戶
田忠昌忠昌覽之曰食廩祿者遭凶饑而不困此
國家之仁也今夫諸侯之國縱有水旱之患亦必遍
於闔境以得畜養士馬麾下士一賜米邑異日或遭
凶歉不獲粒粟所恃僅有雜租而雜租亦以充祿數
則地愈縮小何以養士馬外託優恤而內實剝削之
非所以待士也且居顯職者給以膏壤居賤職者給
以醜地尤非所以恤下也宜再議之於是麾下士既
失廩祿又不得遠受邑人人大困是後幕府之地
在近國者亦皆給麾下士遠國漕船往往阻風不至
幕府始買米府下府下米價日貴時人莫不惡重秀
重秀揚揚自得媚附權貴無所不至本莊宗資米地
在上野既給麾下士重秀更授善地於宗資租入頗
過舊宗資不受曰吾無功而為列侯奈何貪善地八
月二日先是美作守森長成卒無子遺言請讓叔
父衆利將軍召之國衆利遂發狂將軍聞之怒
曰彼欲讓國病夫乎是日遂沒津山十八萬六千石
以祖長繼尚存特封之備中西江原賜二萬石長繼

時年八十八。十四日中務大輔有馬賴元諫卒坐殺
失處斬。二十五日臨護持院二十七日臨護國寺是
月行新金。九月十二日臨柳澤保明第十五日徙封
中務少輔松平信通於出羽上山。冬十月二日始令
釀酒者出課二十五日臨本莊宗資第十一月十一
日召三藩親講經。十二日臨中斐中納言第。十四日
臨柳澤保明第二十六日又臨保明第十二月十二
日又臨焉。是月江戶大火。初僧天海欲營中堂及文
珠樓於寬永寺以擬比叡山。未果而沒。是歲寬永寺
住持公辨法親王請繼其志。將軍許之。命柳澤保

野史纂略

卷四

廿九

明統其事。薩摩守嶋津綱貴輸材木。

十一年春正月十四日封侍從松平矩榮於美作津
山。賜十萬石。矩榮大和守直矩第三子。前越後侍從
綱國養為嗣。二月老中大久保忠朝罷。夏五月十四
日左兵衛督堀定良卒。於日光年八十七。葬大猷
公塋域之後。成其志也。先是水戶中納言感定良忠
純。書問不絕。聞其愛馬欲遺之。良馬適計至。中納言
悼惜。送馬佛寺作文祭之。其略曰。曾聞孝子廬親墓
者。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六月十
三日將軍女適水戶世子。秋七月二十一日出羽

守柳澤保明任左近衛權少將。是後班若中上勢傾
內外。執政備員而已。九月三日寬永寺中堂文珠樓
二王門成。毀門外商家以為大達命設法會。將軍
臨焉。賜僧徒銀凡二萬五千兩。主殿頭石川義孝帥
衆守寺門。士女闖咽。俄而衆流言婦女有禁一如此
叡山。於是士女駭亂。互相蹈藉。有死傷者。義孝不能
禁。將軍譴之。屏居六日。天皇親詣琉璃殿三
宇賜之。從將軍詣也。將軍命揭之中堂觀者雲
集。會南風揚沙。數奇屋街失火。煙塵蔽天。東踰兩國
橋。至本莊。南至八町溝。北延燒湯嶋淺草。至千住寬

野史纂略

卷四

卅

永寺坊舍蕩盡。唯中堂文珠樓僅完。明歷已後所未
有也。時人謂之中堂之火。是日町奉行伊豆守松前
喜廣馳過江戶橋。有一卒急持其鎧欲擠之水。喜廣
掉其頭呼從者縛之。明日謂卒曰。汝蓋有怨於我。然
我之決事。何無偏私。豈復畏汝。汝他日再狙擊我。乃
釋之。江戶大賈紀伊國屋文左衛門請有司統管寬
永寺土木。受直凡五十萬金。由此富冠一時。驕僭無
比。一日詰評定所有所陳。請松前喜廣叱曰。商賈有
所請。當就吏白之。安得自請。汝非不之知。縱恣乃爾。
命幽之。其家遂棄。十五日伊丹左京勝守發狂自殺。

沒食邑一萬石。冬十月七日，江戶又火，將及本城。衆登殿屋，屋皆銅瓦，衆苦其滑。將軍命取梯一千，繫布之屋上，衆踐之，得無顛墜。火亦滅。十六日，加賀守大久保忠朝致仕。子忠增嗣。聰忠朝乘輿入城。是歲，柳澤保明家臣細川知慎謂保明曰：「昔朝廷之衰，海內大亂，累聖山陵率皆蕪沒，或失其地，或為農夫所發掘。識者深悲之。今海內無事，主君何不自幕府脩山陵，保明然之，乃請之。」將軍將軍許之，遣使搜其塋域，新設周垣，耕牧者不得侵。其廢毀不可識者，訪之父老，考之火傳，必取其有證左者，然

野史纂略

卷四

卅一

後因北故丘修築之，歲餘畢功。保明把握權柄，聘招一時名士。知慎及荻生茂卿最著。知慎字公謹，稱次郎大夫。其先參河人，知慎從林信篤學，博綜衆藝，最工書。為人慷慨有氣節。保明聘為鐵砲頭。一日，近鄰失火，銃卒爭來知慎家，爭惟有一函，重不可舉。衆以為財貨，毀其函盡銃丸也。茂卿稱總右衛門，其先參河人。父方菴以醫事，嚴有公。及將軍受封館林，命方菴事之。方菴辭不往。將軍惡之，既蒙閭職，遂逐方菴。茂卿從父往上總，後遇赦還江戶，閉門讀書。適有鬻書一庫者，直六十金。茂卿傾產買之，晝夜苦

學，竟以文辭聞。京師心伊藤維貞排擊宋儒立一家說，自號古學。茂卿慕之，用力經義，欲陵駕維貞。儒者門戶之爭始此。

十二年春正月十一日，增丹後守米倉昌尹封五千石。二月四日，徙封板倉熊之介，重高於備中庭瀨夏。六月五日，尾張中納言堯年四十八號泰心院。廿子吉通嗣。秋七月十二日，若年守米倉昌尹卒。子昌明嗣。二十八日，信濃守稻垣重富為若年，寄八月十五日。諸國大風，屋舍多倒，時頻藏凶歉，人民大困。將軍多造舍於本莊，養流民。是月，因備守本莊，宗資卒。

野史纂略

卷四

卅二

子資俊嗣。九月十日，老中戶田忠昌卒。年六十八。子能登守忠真嗣。先是，忠真為奏者兼寺社奉行，別賜第宅，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柳澤保明民與鄰境爭地，保明民不直，忠真欲決訟以保明權寵，無比恐禍。父密謂曰：「兒欲決訟不出，於止則不忠，欲出於止則恐不利大人。」如何？忠昌曰：「處公事者唯當持止。」即父子取禍亦所甘心。若懼禍我剖決，不正不孝，孰甚焉？忠真大悅。一日，將軍臨保明第，聽訟。忠真判決曲直，無所回避。保明失色。一坐駭慄。忠真尋辭職。云忠昌前後增封至七萬一千石，及卒傳佐倉

六萬七千八百五十石於忠貞割三千一百五十石授次子忠章二十六日美作守伊達村和蒙譴屏居兄綱村請而幽之國將軍還其邑於綱村初村和遇小姓岡八郎兵衛於金岡誤觸其前驅前驅欲撻之岡挺刀禦之衆奪其刀村和飛轎而還衆棄岡去岡提槍追尾至其第請決閨村和報之目付目付遣人擁岡而還令村和推驗從者村和乃斬三人遂失邑云冬十月六日大和守井上正岑為若年寄十二月朔紀伊參議任權中納言是歲但馬守秋元喬知為老中。

野史纂略

卷四

卅三

十三年春正月十一日徙封下總守松平忠雅於備後福山伊豆守堀田正虎於出羽山形二月二十一將軍謁聖廟二十二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三十五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三月二日大老井伊直該罷七日增但馬守秋元喬和一萬石二十五日徙封攝津守松平義行於美濃高須秋九月三日奉祭田三千八百餘石於日光六日臨柳澤保明第十日迎嵯峨清涼寺佛像於二九拜之二十一日臨護持院二十五日臨水戶邸賜播磨守松平賴隆天學頭松平賴貞食邑各一萬石還舊邑於水戶冬

十月三日臨護國寺七日以河內通法寺屬護持院大和室生寺屬護國寺皆賜寺田奉祭田三十石於河內壺井八幡宮十六日尾張前大納言覺年七十六號瑞龍院十一月二日臨松平輝貞第二十一日親講易卒業前後凡八年始竣十二月朔封小姓豐前守黑田直邦為列侯賜一萬石直邦本姓中山氏小田原勇將家範玄孫也為外祖黑田直相所養近侍將軍將軍愛其謹慎命娶柳澤保明女居第亦相接將軍臨保明第往往過直邦直邦好讀書與教生茂卿等善頗獲時譽六日水戶中納言覺年七

野史纂略

卷四

卅四

十三謚曰義公中納言名重天下外蕃來長崎必問其安否明遣民湯來賀嘗為之壽序張斐嘗為之頌二十七日召武田信玄裔孫織部賜五百石是歲增長崎奉行為四員二員赴任二員留江戶令紅毛船限四五艘通商十四年春正月十一日丹後守稻葉正通為老中二月九日將軍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十一日聽右京大夫佐竹義處割二萬石封弟壹岐守義和一萬石封從子式部義都十三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三月五日掃部頭井伊直該致仕子直道襲封十

四日延 詔使於城中俄而內匠頭淺野長矩與上野介吉良義央私鬪傷之即日賜長矩死沒赤穗五萬石先是 詔使至江戶 將軍命長矩及左京亮伊達宗春掌館待事義央以高家預焉長矩以不習舊儀固辭執政曰上州老鍊君宜就問焉何以辭為義央以耆宿居諸高家之上每 詔使至必接待由此意甚驕傲共事者欲問舊儀皆行賄賂長矩還家召老臣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曰吾將就占良氏諮訪宜贈遺之安井藤井素鄙吝對曰此高家之職也 不必遽贈遺長矩乃就義央問舊儀義央指

野史纂略

卷四

卅五

授甚疎長矩啣之是日長矩等會城中議事問義央曰 詔使至吾等迎之階下邪義央曰此等淺近事君尚不知而今迫期急議無乃為衆笑耶會夫人使著堀川與三兵衛至謂長矩曰禮畢告僕長矩曰諾義央從旁謂堀川曰君所議何事僕當與聞焉不然恐失便宜長矩色動而起義央言於列曰彼不知典故何以接大賓長矩不勝忿怒挺刀擊之中頭流血義央眩惑以手擁面而俯長矩再擊中背堀川抱村長矩棄扶義央避去 將軍聞之大怒命錮長矩於右京大夫田村建顯邸以白書院血汗更見 詔使

野史纂略

卷四

卅六

於黑書院禮畢 將軍召老中相模守上屋政直曰天威咫尺人臣最當戒懼長矩乃率意開很喋血城中速賜死政直曰誅長矩而宥義央恐招異日之變將軍不納遂賜死十五日命淡路守脇坂安照肥後守木下利康收赤穗城邑十八日臨紀伊郎二十六日上野介吉良義央罷 將軍以義央無罪命待制愈視事時人以義央前倨而後怯也嘲笑不已彈正大弼上杉綱憲為義央謝病請免許之先是長矩計至赤穗老臣大石良雄大野九郎兵衛會群臣於城中來會者三百人良雄曰主辱臣死此誠吾輩死節之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處此實難諸君欲以何死哉衆皆曰枕此城以死耳亦何議良雄曰諸君言固然但人臣之義猶有可自効於國家者當盡力焉耳今社稷雖亡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祀吾等宜以死請 幕府為先君立後而 幕府不聽則有一死耳九郎兵衛執異議良雄以大義爭之九郎兵衛不從良雄乃與原元辰等定計元辰叱九郎兵衛曰危急之際何暇緩議子不宜在此座九郎兵衛懼而起良雄乃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於江戶就受城使哀訴復會衆議守城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

衆離叛如此。將何以守城。不如待公使至。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明殉國衆然之。乃刺血盟誓。夏四月四日。赤穗使者至江戶。脇坂安照等既發。乃與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詰長矩外親。采女正戶田氏。定致良雄言氏定曰。此大不可。若違幕府。自大學以下。盡得罪。是群臣欲忠而反不忠於國也。乃作答書令二人還報。良雄密謂同盟曰。事既至此。吾等死於城。非徒無益。適足累大學君。吾當去城耳。乃定復讐之謀。初良雄為長矩所疎。於事鮮預。

野史纂略

卷四

卅七

人皆斥為癡。至是舉國繹騷。文書堆案。處之有方秩。然不奈衆人歎服。十八日安照等至赤穗。良雄諭城而去。二十二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五月六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二十五日聽水戶參議以境內墾田七萬石加原封。六月十四日徙封丹後守稻葉正通於下總佐倉。能登守戶田忠真於越後高田。秋九月二十五日臨護持院。冬十月九日臨出羽守柳澤保明第。十一月三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二十六日臨柳澤保明第。賜名吉保。授松平氏轉美濃守。子安暉亦賜名吉里。十二月

三日臨柳澤吉保第。十九日臨松平輝貞第。是冬關東饑道。謹相望。

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將軍臨美濃守柳澤吉保第。

十一日四谷火。延燒品川麻布別館。二十一日聞關東多窮。氏命老中丹後守稻葉正通議賑濟。策二十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三月九日大夫人叙從一位。二十一日謁聖廟。二十二日臨柳澤吉保第。二十七日臨護國寺。夏四月二十六日臨加賀守前田綱紀第。六月二十二日和泉守丹羽好音坐失衆。沒美濃岩村二萬石。更給一萬石。家臣四人處斬。秋

野史纂略

卷四

卅八

七月四日徙封山城守內藤政森於上野安中。伊豫守板倉重形於陸奥泉。十八日命安藝守淺野綱長。銅淺野長廣於安藝。二十日以前出雲守本多正利。虐使迎侍。命監物水野忠之錮之。先是左衛門尉酒井忠直受命銅政利。是日蒙譴屏居。八月十四日以品川別館罹災廢之。罷奉行。二十一日佐渡守松平忠允坐喪心沒。伊勢長嶋一萬石。給五千石於長子。又四郎一十石於次子。進酒。先是忠允幽老臣朱崔某等二人。其後一老臣請曰。今日祖宗遠忌。願宥朱崔等。忠允怒曰。汝輩為此言。吾賜汝死。老臣還家。

自殺。其二子悲憤皆自殺。朱雀某等聞之曰。彼為我死。吾不忍偷生。亦皆自殺。忠允遂坐失國。閏月十五日增町奉行一員為三員。十六日命出雲守久世重之守荒井關。罷荒井奉行。二十一日臨小石川別館。九月朔徙封兵部少輔增山利順於伊勢長嶋。大和守井上止岑於常陸下館。伊賀守永井尚敬於播磨赤穗。七日徙封下野守青山忠重於丹波龜山。能登守石川乘紀於參河荊谷。對馬守稻垣重富於上總。大多喜。十二日臨安藝守本莊宗俊第。是日徙封宗俊於遠江濱松。周防守牧野康重於信濃小諸。二十

野史纂略

卷四

卅九

一日臨柳澤吉保第二十五日臨護持院。二十八日徙封井上正岑於常陸笠間。稻垣重富於下野烏山。以下館大多喜封地狹隘也。冬十月十三日馬醫橋本權之助坐殺犬賜死。十四日臨護國寺。十六日令田數下教令禁殺生。欲令人人存仁愛之心。然猶有如橋本者。自今已後上下貴賤。宜體吾意。二十二日臨松平輝貞第十一月二十六日令此後守松平正容兵部大輔松平昌親改家號用葵章。二十八日省奈良奉行駿河町奉行為一員。大坂町奉行為兩員。十二月二日令日種煙草於良田已有禁令。而近來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

犯法滋甚。自今已後減種煙之地。以裁嘉穀達。令者處重科。五日臨柳澤吉保第。十一日臨松平輝貞第十五日淺野長矩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殺前上野介吉良義央。復讐。先是將軍錮長廣於安藝。良雄等決意復讐。率同盟至江戶。義央方避仇上杉氏第。良雄等憂之。議曰。除夜彼必還家。吾當襲之。已而義央欲設茗宴於家。以十四日還。良雄謀知之。乘曉襲擊。遂獲義央。而衆無識者。乃驗其尸。肩有刀痕。衆喜曰。此非先君之所手擊耶。良雄命載之赴泉岳寺。祭長矩墓。遣寺坂信行於安藝。報捷長廣。令吉田兼亮。富森止因詣大目付。石久尚首實。久尚登城。白將軍。老中阿部正武謂衆曰。今世有節義之士。如此豈非盛事邪。是日分拘良雄等四十六人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毛利綱元。監物水野忠之四家。於是良雄及吉田兼亮。原元辰片岡高房間瀨正。明小野寺秀和。間光延。近松行重。早水滿。竟赤。植重賢。矢田助。武大石信清。磯貝正久。堀部金丸。富森正。因潮山。高教。奧田重盛。之細川氏。大石良。金堀部武庸。中村正辰。菅谷政利。不破正種。千馬光忠。木村貞行。岡野包秀。貝賀友信。大高忠雄。

之松平氏。岡嶋常樹吉田兼貞武林隆重倉橋武幸村松秀直杉野治房勝田武克前原宗房間光風小野寺秀富之毛利氏。間光興與田行高間瀬正辰矢頭教兼茅野常成神崎則休村松高直橫川宗利三村包常之水野氏。二十二日徙封甲斐守板倉重寬於陸奥福嶋。

十六年春正月九日徙封豐前守黑田直邦於常陸下館隱岐守水野勝長於下總結城。十一日徙封伯耆守本多正永於上野沼田。二月三日讓吉良義央子義固不死。父難沒食邑。命安藝守諏訪忠虎錮之。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一

毀其第為棄地。賜大后良雄等四十六人死。流其子弟於伊豆大嶋。先是將軍議良雄等罪。大學頭林信篤議曰。良雄等報仇天下之大義也。且其舉動詳慎。莫非所以敬上。若罪其擅用兵器而誅之。將何以獎勵人臣。執政然之。議曰。寬文中與平源八率衆報讐。宥而不誅。宜準據此例。然衆議未決。秋生茂卿聞之。謂柳澤吉保曰。聞林氏請宥良雄等。其論固然。然未達時宜。今宥良雄等。上杉綱憲欲廢之。淺野吉長欲救之。兩家構難。事將不測。是宥四十餘人而招天下之禍也。不如殺之。吉保然之。議乃決。將軍猶欲

宥之一日。謂公辦法。親王曰。赤穗諸士忠烈無匹。殺之可惜。不殺則廢法。將奈之何。法親王不對而退。謂左右曰。將軍之意。蓋欲使吾救諸士也。然吾以為此輩不死。不足以成萬世之名。所以不救也。是日遂賜死。衆咸遺言。葬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賻送甚厚。府下聞之。往弔祭者如市。十日徙封彈正忠松平正久於上總。大多喜。十三日臨美濃守柳澤吉保第。十五日遣名寄稻垣重富大目付安藤重玄勘定奉行秋原重秀目付石尾織部巡察京師大坂長崎。二十二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二十五日臨前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二

備後守牧野成貞第。三月十日臨護國寺。夏四月二十六日謁聖廟。六月二十五日擢大學頭林信篤門人得力十之亟。秋山半藏津田右內為儒臣。秋八月二十一日彈正大弼上杉綱憲致仕。子吉憲襲封。二十五日陸奥守伊達綱村致仕。子吉村襲封。九月十一日臨護國寺。增寺田五百石。二十五日臨護持院。二十六日臨柳澤吉保第。冬十月十四日臨松平輝貞第十一月十八日四谷火延燒。至芝海濱。二十三日夜大震。廬舍頽毀。壓死無算。大城石壁多壞。築地北裂。水涌安房上總下總伊豆相模海溢。民家漂沒。

死者甚衆。是後地日震。一日或數十次。半歲而止。二十七日令諸國大社大寺禳災。二十八日命大膳大夫毛利吉廣大學頭藤堂高睦飛彈守立花宗政等修大城。二十九日小石川火。延燒至本莊深川。兩國橋焚溺死數百。所在焚死三千餘人。

寶永元年春二月十三日。令諸國省冗費。禁奢靡。三月二十二日。命兵部大輔松平昌親。大和守伊東祐實。伊勢守黑田長清。攝津守鍋嶋直之等。修大城石壁。昌親訪柳澤吉保。將所有諮稟。時吉保勢傾內外。與馬填門。常使家臣待客。昌親值吉保不在。欲見其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三

家宰平岡宇右衛門平岡辭。以公事方劇。明日昌親又往欲見平岡。平岡又辭。昌親大怒曰。吾所以來者。公事也。非私也。而平岡再辭。侮慢甚矣。吾待濃州還。獲彼而甘心焉。乃遣人報其第。老臣帥步騎千餘來圍吉保第。同族諸侯皆發衆助之。郎中震怖。吉保子吉里見昌親謝之不聽。吉保聞之大驚。與雅樂頭酒井忠舉。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相摸守上屋政直。夜潛還家。入自後門。命平岡急裝還國。乃與忠舉等見昌親。謝曰。君欲誅平岡固當。然僕將誅之。國既已發遣。敢謝。一坐皆救解之。昌親意解而還。先是占保最寵

平岡使之謁將軍。平岡恃勢驕縱。侮弄諸侯。諸侯不敢違忤。贈遺相屬。至是聞者稱快。夏四月十二日。紀伊夫人鶴姬薨。五月二十八日。徙封式部大輔柳原政邦於播磨姫路。本多吉十郎忠孝於越後村上。二十九日。命勅負佐酒井忠國。能登守內藤義孝。周防守松平康豐等。修石壁。秋九月十七日。老中豐後守阿部正武卒。子正喬嗣。正武在職二十四年。以才幹稱。十九日。薩摩守嶋津綱貴卒。子吉貴嗣。天和中。江戶屢火。命薩摩防火。綱貴方為世孫。祖光久在國。綱貴乃以嶋津中務為將。分三千人為十二隊。裝飾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四

華麗。晝夜鳴鼓巡警。其豪氣如此。嘗夙登城。近午將軍未出見。綱貴見執政曰。將軍未受謁。得非憚煩乎。請辭。執政曰。近日將軍見諸侯。比昔少晚。而君早登城。宜其以為淹也。雖然。君但須焉。將軍今出。謁。綱貴曰。僕等法留府下期年。今日不得見。猶有他日。不可以僕等故煩。將軍遂起將出。執政固留之。乃復坐。執政以告。將軍遂出。見諸侯。聞者歎曰。以將軍之威嚴。而諸侯猶有崛強如此者矣。二十七日。若年寄伯耆守本多立永為老中。冬十月朔。寺社奉行伊賀守永井尚敬為若年寄。二十七日。兵

部大輔松平昌親賜名吉品。子昌方吉耶。十一月二十五日臨護持院。先是昌平坂聖廟罹災。命再營之。至是成。十二月五日養甲斐中納言為世子入居西城。更名家宣。先是若年寄如藤明英獻西城圖。明日立為世子。世子曰明英諂媚失大臣體。遂疏之。二十一日徙封美濃守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萬石。二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將軍臨美濃守柳澤吉保第。十七日廢甲斐谷村城。三月五日。將軍叙正二位。任右大臣。世子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九日饗天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五

使於城中。十二日以柳澤吉保為甲斐國主。二十五日謁聖廟。二十七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夏四月三日。世子臨小石川別館。二十三日徙封紀伊守內藤一信於駿河山中太田熊次郎資重於陸奥棚倉。二十七日。世子臨小石川別館。晦。世子建根津祠於下谷第址。初甲斐參議自過。其臣根津某苦諫不納。憂憤而死。參議憫其忠。為之立祠。歲時祀之。是。世子請新之。將軍許之。命有司營廟宇。弘敞壯麗。擬山王祠。閏月二日增上寺火。二十五日世子臨濱別館。將軍謂好遊諸侯第宅。而世子不

過臨別館。將軍謂之曰。何不擇勝地造新館。世子請造之海濱。將軍命諸侯助役。及成。亭閣華潔。臨眺甚美。每夏月擇府下童男女端麗者三百人。召之園中。著鮮衣。挿秧。其費不貲。五月十四日紀伊中納言薨。年四十一。號高林院。弟左近衛權少將賴職嗣。六月十七日尾張美濃大水。二十二日大夫人木莊氏薨。秋八月二日。今日。諸藩函簿。宜遵舊制。禁萬石以下用簾箱。三千石以下用兩夾箱。二十七日佐渡守小笠原長重為西城老中。增一萬石。九月八日紀伊少將卒。年二十六。號深覺院。弟主稅頭賴方嗣。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六

賜名吉宗。二十一日勅贈甲斐參議權中納言。是日加賀守大久保忠增若年寄河內守井上正岑為老中。寺社奉行讚岐守久世重之為若年寄。二十四日臨護持院。二十六日臨柳澤吉保第。二十七日申禁畜鳥獸。冬十月四日賜中興小姓本莊宗長食邑二萬石。以大夫人遺命也。五日改葬甲斐贈中納言於增上寺。晦徙封備前守牧野成春於參河吉田。大和守久世重之於下總關宿。十二月二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晦臨護國寺。十二月三日先是遠江懸川城主井伊直朝坐喪心。沒食邑三萬五千石。是日

命以同族直矩為嗣。賜越後與板二萬石。四日臨柳澤吉保第六日臨松平輝貞第十八日又臨吉保第三年春正月九日封下總守越智清武越前守間部詮房為列侯。清武世子弟冒越智氏食四千石。是日賜一萬石。詮房世子寵臣為側衆食三千石。是日賜一萬石。班若年寄下。二十八日徙封伊賀守松平忠榮於信濃植田。越前守仙石政明於但馬出石。伊豆守永井尚敬於信濃飯山。遠江守松平忠喬於遠江懸川。和泉守森長直於播磨赤穂。二月六日臨美濃守柳澤吉保第九日臨右京太夫松平輝貞第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七

十一日 世子臨吉保第三月二十五日 世子臨濱別館。五月七日上佐侍從小內豐房卒。弟豐長嗣。豐房仁厚留意民政。又嘗慨神祠衰替著土佐式社考云八日聽三藩鹵簿用一雜刀四鐵槍一傘一笠謂之七器。秋八月二十五日賜祭田五百石於根津祠。九月三日臨柳澤吉保第十一日 世子臨濱別館。是月紀伊大水。冬十月五日 世子臨柳澤吉保第十五日伊豆守永井尚敬為西城若年寄。十一月二十三日禁與力步士以下服熨斗目。及七夕八朔服白帷子。二十六日紀伊中將任參議。十二月三日

根津祠成。七日 世子拜根津祠。過柳澤吉保第十一日臨吉保第。是歲廢參河岡崎橋。初 東照宮授一萬石於岡崎城主。以為脩橋之資。主是柳澤吉保請而毀橋。削城主水野忠之一萬石。四年春正月十一日。徙封下總守越智清武於上野館林。賜松平氏食三萬四千石。十五日濱町火延及本莊。二月六日臨美濃守柳澤吉保第九日 世子臨吉保第二十五日 世子始謁聖廟。三月九日臨右京大夫松平輝貞第十日始置駿河破損奉行。二十七日 世子臨濱別館。夏四月十八日 世子臨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八

濱別館。二十一日 世子臨小石川別館。秋七月十一日 世孫家千代生。是日聽雅樂頭酒井忠舉以墾田二萬石充封邑之數。為十五萬石。八月二日老中稻葉正通罷。二十一日正通致仕。子長門守正知襲封。二十九日以讚岐旁近三嶋屬高松。九月二十六日臨護持院。二十八日 世孫天。冬十月四日伊勢近江美濃尾張駿河遠江參河北大藏遠江海溢。沒荒井關。六日遣若年寄稻垣重富巡視。久能山十二日遣目付二人巡視諸國。十三日令曰諸藩藏古金銀以資武備者。宜出以易新金。若有用楮鈔者。自

今已後禁之。二十八日以參河田原城。命城主三宅康雄還國。是日周防長門地大震。十一月二十三日雷。雨沙晝暗如夜。二十四日雷。二十五日雷。夜雨沙。二十六日雷。雨沙。駿河言富士山焚。鳴動如雷。人始知非雷。是日遣使檢察參河駿河。駿河砂石沒地。幾五尺。是後連夜雨沙。將軍召僧徒問曰。天雨沙。吉凶如何。傳通院僧祐天曰。沙在地者也。今從天而降。不可謂順。禽獸待人而生者也。將軍以禽獸殺人。此亦不可謂順。將軍不懌。明日召祐天曰。汝言甚直。賜物資之。十二月朔命左衛門尉酒井忠直。

野史纂略

卷四

四十九

豆守真田信房等出役。夫開驛路。九日雪。富士山火始滅。其旁一峯涌出。時人呼曰寶永山。是日命伊豆守松平信高。越中守松平定重。脩駿河城。十八日紀伊參議任權中納言。是歲柳澤吉保建議。罷駿河城番。以諸侯三人為加番。書院番在城中者五十人。悉還江戶。括城中犬二千餘頭。致之江戶。五年春閏正月三日。令曰。去歲雨沙之變。遠近被害。而武藏相模駿河尤甚。田園廢為不毛者。宜給地於佗處。七日令諸國每百石出金二兩。大興役以除灰沙。九日命伊豫守松平綱政。右近將監小笠原忠雄。

等鑿開相模川。流壅塞者。二十八日行常十大錢。文曰寶永通寶。二月三日臨美濃守柳澤吉保第十三。自臨右京大夫松平耀貞第。十八日世子臨吉保第。二十一日臨伊賀守松平忠榮第。三月八日京師火。皇宮罹災。延燒一萬三百餘家。焦土皆生白毛。長四五寸。十六日遣使獻黃金五千枚及御衣御屏。夏六月九日。命出羽守松平清武。城館林。賜金五十兩。初將軍封館林。及入襲閫職。城廢。至是再城焉。是日聽小笠原信辰。城越前勝山。二十一日賜鎧一百領弓五十張。鞍五十具。鳥銃一百門。槍一百枝於

野史纂略

卷四

五十

松平清武。秋九月十八日。世子臨濱別館。二十六日臨護持院。冬十月五日。臨柳澤吉保第十一。日世子臨吉保第。二十五日臨護國寺。十一月十八日。將軍養女松姬適若狹守前田吉治。時鳥獸之禁。益嚴。士大夫皆騎聖馬。已而人不敢騎。皆使從者牽之。六年春正月朔。將軍不豫。世子受出候賀。是後每夜有祥狻。呼躍殿側。將軍屢命近臣蒙鼻比驅逐。十日將軍薨。年六十四。是日美濃守柳澤吉保請曰。臣受故將軍殊顧。且以身殉而國有大禁。請披剃以報之。嗣君曰。卿言是也。然祖宗已來未

聞執政而被刺者。卿安得廢。祖宗之法。當待葬事畢致仕被刺耳。於是吉保不得不乞骸骨。聞者服其善馭權臣。十七日。嗣君下令停大錢。二十日除殺生之禁。府下莫不感悅。將軍嘗謂。嗣君及吉保等曰。古百歲之後。慎勿廢殺生之禁。至是。嗣君以為自殺生之禁行。獲罪者不知其幾。近日死於獄中者九人。此禁不除。天下無蘇息之日矣。乃召吉保諭之。吉保曰。公慮及此。乃所以深愛。故將軍也。

嗣君拜柩。告曰。殺生之禁在家宣一身。則永奉遺令。至於令天下則不能無扞格。請為萬民除之。乃召衆

野史纂略

卷四

五十一

下令云。二十八日葬。將軍於寬永寺。二月九日大夫人藤原氏薨。十六日。詔使至江戶贈。故將軍正一位太政大臣。號常憲院。是日監物織田秀親米女正前田利昌至寬永寺接伴。詔使俄而利昌以私怨殺秀親。嗣君命主殿頭石川義孝拘利昌。十八日賜利昌死。還食邑一萬石於其兄利直。令秀親弟成純襲封。三月蠲釀酒者出課。夏四月六日封越前守松平信清為列侯。賜一萬石。五月朔。嗣君叙正二位任內大臣。拜征夷大將軍。六月二日美濃守柳澤吉保致仕。薨。號保山。秋七月三日。公孚鍋松

生所生勝田氏。二十九日諸侯已下。借。某府金銀者萬石已上輸三之一。其餘悉賜之。九月十三日越後村上城主本多忠孝沒。以幼無嗣當國除。將軍憫名族絕祀。則十萬石賜五萬石於同族忠良為嗣。

野史纂略卷四終

野史纂略

卷四

五十二

延年校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輯

七年春正月十日 大將軍文昭公謁寬永寺廟。十一日增下總守松平清武封邑一萬石。二十六日徙封和泉守松平乘邑於伊勢龜山。近江守板倉重治於志摩島羽。二月召備前守柳生俊方觀擊劍。三月朔紅毛來聘。二十七日拜根津祠。夏四月十五日命改鑄金幣。與古金並行。傳二朱金。先是將軍未拜閫職。執政請曰。故將軍時國用罄竭。改鑄金幣。清以他金。故其數陪從。當時地震城壞。脩補立辦。今國

用甚乏。安知明日無災變。請再改鑄。以為之備。將軍曰。吾以為不然。故將軍若無此等敝政。必無凶災。今行拜將軍儀。國之大禮。不可得省。苟得給其經費。其他一從節儉。萬一有不虞之變。吾將以一身當之。聞者感泣。尋議改鑄惡幣。有司曰。元金雜銀錫居半。今造純金新幣。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內金幣減其半。使其數如故。則所補良金將焉取之。不。小其形以充原數。以故償之。民明知純金。不敢不行。然後採金各處。曠穴。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寶銀去其雜色而純之。則新幣之一可以直寶銀之二三。

民明知純銀不敢不行。將軍從之。遂命改鑄金幣。小板及方金形如故。而薄小。款文曰。乾世謂之乾金。新幣去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舊。故無款文。夏五月二十三日徙封越前守間部詮房於上野高崎。石京大夫松平輝貞於越後村上。中務大輔本多忠良於參河刈屋。民部阿部正春於上總佐貫詮房。寵遇日盛。前後增封至五萬石。常宿留城中。執政皆就詮房白事。將軍之在藩邸。尤好文學。新井君美以博識見寵。至是春遇益渥。日備顧問。君美才氣超邁。記性絕倫。將軍有所問。輒援引古今。博辨風生。詮房

亦重其才。屢咨訪焉。是月若中小笠原長重罷。初常憲公封柳澤吉保於甲斐。許鹵簿用薙刀。長重諫曰。二事皆為不可。然授城猶可。他日欲奪則奪耳。至於薙刀。雖同姓諸藩。猶有不得用者。奈何許之。常憲公不聽。繇此忤旨。及將軍襲職。間部詮房從伶人顯擢。長重恥與之為伍。稱病辭職。薙髮號峯雲。秋七月二十六日掃部頭井伊直通卒。弟恒嗣。八月四日謁聖廟。二十一日水戶中納言獻禮儀類典。五百卷。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三日贈甲斐贈中納言征夷大將軍。尋贈正一位大政大臣。閏月十五日徙封

越中守松平定重於越後高山。下總守松平忠雅於伊勢桑名。對馬守阿部正邦於備後福山。能登守戶田忠真於下野宇都宮。九月十六日。宥木多重益賜二千石。二十一日。中務大輔本多忠良為昵近。冬十月。井伊直恒沒。前掃部頭直該請以直恒弟直惟為嗣。直惟尚幼。將軍召直該於彦根。命畜髮視事。十一月十八日。琉球來聘。

中御門天王正德元年春二月十一日。徙封伊豆守永川尚敬於武藏岩付。十五日。徙封長門守安藤信友於美濃加納。石川總十郎總慶於備中松山。丹波

野史纂略

卷五

三

守戶田光熙於山城淀。山城守小笠原長熙於遠江懸川。是月。掃部頭井伊直該再為大老。三月十三日。諸藩賀將軍五十壽。是月。聘水戶儒臣三宅綱明加賀儒臣室直清為儒官。新井君美薦之也。四。林氏世秉文柄。儒官皆出其門。君美以文學寵擢。與林氏不協。乃引綱明等以為羽翼。夏四月二日。老中伯耆守本多正永罷。十一日。豐後守阿部正喬為老中。六月二十七日。奏者加賀守島居忠英為若年寄。秋九月五日。封側衆肥前守水野忠位為列侯。食一萬二千石。冬十月。朝鮮來聘。先是將軍命有司各錄呈

野史纂略

卷五

四

事例。新井君美上議十條。其一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不惟言君臣父子。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士。其爵位名號亦皆是也。故下犯上僭也。名非實。實亂也。僭之與亂。非其正也。夫大君天子之稱也。虞書汝陟元后。漢孔安國傳曰。元太后君也。大君天子。周易大君有命。唐孔穎達疏曰。大君謂天子也。而今朝鮮官制。有大君者。自高麗氏之世始。凡其諸君蓋倣周末七國封君故事。若彼大君。靡有根據。是則夷中偽制也。昔在國初。我及朝鮮講和。而彼之於我。稱之曰王。以其敵禮也。近世以來。彼國信書稱我。以其偽號。蓋是其初。我自致之也。當時議者皆以為王是天子之號。非我所得稱。而使我無可稱者。遂致此僭亂也。古者天子稱皇。三皇是也。其次稱帝。五帝是也。其次稱王。三王是也。及周之衰。列國諸侯皆僭稱王。秦併天下。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並為號。漢因秦制。而其封侯稱王。四夷君長亦稱王。魏晉以後。歷代因之。以此視之。夏后殷周之世。天子稱之曰王。自漢以來。王是為君。通稱已。天朝天子稱曰天皇。天子之來。稱曰親王。親王之子。謂之諸王。諸王子孫。襲稱傳于四世。藩國君長亦皆稱王。若百濟任那

加羅等是也。其寓公亦數舊號若扶余、世禰、百濟王是也。唐書曰：日本初主皆以尊為號，更以天皇為號。宋史所書最為詳悉。王是非。天朝天子之號。

上。故朝鮮記籍載日本天皇國王代序。其所謂國王稱我盟主也。明人諸書所載豐後王、薩摩王亦皆稱其君長也。孔子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者所以我有所名而彼得而稱之也。彼其所稱而我以為名，何其名之不可必言而不可必行也。臣愚竊感焉。伏乞博問有識，細

野史纂略

卷五

五

加詳議。庶其無所苟而已。將軍曰：是固有祖宗

故事。人或駁君美議。君美折以才辨。人莫能難。將

軍遂用君美議。命對馬曰：兩國信書一如祖宗故

事。以為永世之法。其他接待之儀悉皆改定。其一曰：

使者至客館，宜下輿入門。吾使至客館，宜迎之階下。

使者既至大坂，爭辨不從。對馬老臣平田秀賢進曰：

吾主掌鄰好之事者百餘年，今諸君拒吾命，失兩國

之好，恐非貴國之利也。諸君不欲下階，吾將擁諸君

而下。使者不從。秀賢與衆議曰：吾擁彼下階，敢抗者

縛使者，遂從命。既至江戶，示以改定議。使者不敢違。

獨爭賜饗儀。論辨不已。君美引我使至朝鮮，故事折之。使者詞屈而止。故事饗使者用猿樂。至是始用雅樂。已而使者請曰：貴國復書犯我國七世祖諱，願改之。君美駁曰：臣子為君父諱禮也。安有使鄰國之君避國諱者哉？且五世不諱自古而然。奈何諱七世祖？然臣子之情果有所不忍耶？朝鮮書既犯我國祖考諱，何不先改書然後請之？使者屈伏。遂如其言。時人謂君美新進敢變更故事，謗議喧然。君美遂乞骸骨。將軍曰：我之有君美，佛氏所謂一體分身者也。紛紜之議何足介意？君美感泣而止。將軍以對馬守宗

野史纂略

卷五

六

義方處置得宜，賜故臣柳川豐前舊地一十五百石。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谷火延燒數萬家。是月若年寄

越中守加藤明英罷。

二年春二月二十五日，徙封伊賀守島居忠英於下

野壬生。左膳加藤嘉矩於近江水口。三月朔，江毛來

聘。是春新井君美上書曰：謹按朝鮮之來，遵循高麗

故事耳。胡元之世，王氏為之鄉導。寇我西鄙，以連禍

結二十餘年。西鄙之人畜憤含怒。乘我內亂，乃脩舊

怨。踰越瀚海，伐國墮城，侵彼邊境。靡歲或寧。王氏深

悔前禍，卑詞來請講和。及李氏篡立，乃繼前世之好。

自是兩國信使不絕。文祿之役，李氏宗社剪焉傾覆。會國家創業之初，我速出令，反彼旄倪以紓其民。勤而撫之，使好復通。夫朝鮮狡黠多詐，利之所在，不顧信義。蓋歲貉之俗，天性固然。方彼喪亂，我兵所至，若入無人之境。兩月之間，八道瓦解。二京失守，而李氏不亡。以到今日，是則明主勞其師旅，暴露海外，飛葛輓粟以救屬國之急，故也。夫建州女直實彼世仇，及其縱盜中原，竊據上京，明社屋矣。而朝鮮不敢出一兵以赴其難，賣降納款，唯恐不及。彼於本朝，棄恩忘德，覩無愧耻。亦既如此，而况於鄰誼乎？是故自我

野史纂略

卷五

七

國初遣使來聘，覘我動靜。卜我虛實，內與西土為之間謀，以此度之。今我與彼講信脩睦，而受其詐，適足以貽笑遠夷矣。臣嘗聞耆老之言，祖宗之世，朝鮮來聘，猶今中山使者。縣次傳之到府下，館之僧舍，受其書幣，贈餞遣回。大猷公時承平漸久，府庫羨溢，欲示遠人以我富雄，招接彼使，供擬腴厚。於是所過州縣爭以侈麗相誇尚，脩除道路，崇大亭館，而致其饗餼。極水陸珍奇，杯盤盡金銀彩飾。既至府下，則館遇燕春，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遣其王者，不預焉。自是而後，東西二十二州水陸千里調發，給使者往來

野史纂略

卷五

八

人馬船舶，鄰路數百里，騷擾殊甚。及四遠之境，盡輸折役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遂為天下大弊矣。屬者彼使將來，辱與未識，考諸事例，一如舊聞。愚臣竊謂累世之好，義卒難絕。不若禮以節之，宜為之漸。謹上時宜十餘事，然有司惟循習故事而不達大體，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無慮川費六萬有餘，公私耗弊猶前日之事也。曩時殿下嗣位之初，天下之用皆屈矣。群臣議欲變法通利以足國財，英明獨斷，不允所請。幸因天地之助，歲比登稔，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與民休息，德至渥也。臣具聞前世嘉吉中朝，鮮來弔國喪，公私窮窘，用度不給，以辭之。使者固請不已，乃迎入京師。夫國家之運，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若使異時府帑空竭，即如曩時，而有以我衰弱示諸遠方，亦如前世，則實非天下之長策也。昔兩漢之世，孝武迎渾邪之衆，罷敵國中，光武閉玉門之關，謝絕西域，儉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徒疲耗方內，送迎外國間諜之使者，臣竊為國不安。詩云：迨人之未陰雨，撤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失今之時，不革其弊，後不可救也。不勝慄慄昧死陳愚。惟留神省察焉。將軍召見問曰：乃者所定賓客之

式有司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切慮後來未能遵承。今省來書與我意合。極言無諱。君美對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台德公時我報其聘。彼乃留館境上。遷延移日。虛辭飾說。遂謝入京。彼懲壬辰之變也。自此之後。我亦不往。彼所不欲者。不疆也。今若命對馬以告之曰。嚮者辱繼舊好。施及敝邑。不腆先君之禮。我亦何忘。敬共幣帛。敢請聘期。彼必文為之辭。謝勿復使。我又論以先王往來之禮。據以祖宗聘問之例。即與之議。乃定其約。彼此往來止於境上。以禮館待。而受其書幣。是勤一使之勞。

野史纂略

卷五

九

以除萬世之弊也。將軍曰善。事未晚也。卿其熟計。我亦當思之。夏五月。先是大坂城代伊豫守土岐賴稔罷。至是。豐前守內藤信一為城代。秋七月二日。攝津因備備後大水。十一日。肥後少將細川綱利致仕。子利武襲封。十二日。徙封中務大輔本多忠良於下總古河。伊豆守松平信祝於參河吉田。備後守牧野成夾於日向延岡。志摩守三浦明敬於參河刈屋。二十一日。沒越中守屋代忠位食邑一萬石。給三千苞。初。忠位令家臣川井巡行境內。川井頗事聚斂。百姓訟之。忠位又使川井聽訟。民益怒。訴者相屬。川井乃

殺村長三人。民訴之江戶。將軍聞之曰。川井暴欲取怨。忠位豈不知乎。乃使之聽訟。何其悖也。遂奪封。八月三日。若年寄大和守久世重之為老中。九月十一日。勘定奉行萩原重秀罷。初。元祿中國用窮匱。重秀建議造惡幣。時人憎嫉。而重秀變易舊法。益甚。及將軍襲職。國用益窮。重秀奮而擔當。經費盡辦。執政大悅。累增食邑至三千七百石。新井君美屢白其姦。最後上書曰。彼姦惡無比。今日不黜。患及國家。臣不勝憤激。欲手刃之。然春秋之法。人臣不待命而誅。君側之惡。謂之叛。臣不忍犯聖人之戒。於是決

野史纂略

卷五

十

意以謂臣不得與彼竝立。彼而不黜。臣必極諫。以死繼之。將軍遂罷重秀。時人相慶。重秀憂憤不食而死。削三千石。二十四日。停鑄新銀行古銀元。祿銀寶永銀。是月。將軍不豫。自知不起。召新井君美問曰。我若有不可諱。傳國幼子乎。將傳國尾張乎。將使尾張攝事乎。三者孰可。君美曰。古有朝委表者。今嗣君雖幼。為國儲貳。誰敢背者。借令尾張殿而攝事。甲郎從駕之徒。皆懷危疑。而嗣君有小不豫。人心搖動。是啓亂階也。今使嗣君紹統。而輔以三藩。天下大事。令執政與三藩議。何憂之有。將軍曰。幼主若有不可

諱奈之何。君美曰。東照宮之建。三藩為此也。萬一大統有斷。三藩在焉。孰敢支吾者。將軍意乃決。冬十月。將軍疾益劇。十日遷正寢。不近婦人。召三藩及執政曰。吾將傳國幼兒。卿等善輔之。尾張中納言對曰。祖宗之建三藩。止為今日。吉通等齊心。一力以事嗣君。祖宗之業。庶乎不墜矣。乃顧執政曰。卿等勿忘今日之命。一坐舉動。將軍召有司曰。事未經裁決者。悉白之。乃親聽之。皆判決焉。群臣獲罪。屏居者皆命寬赦。左右近臣皆賜湯水。詠老人或有泣者。輒張目心曰。生必有死。何為乃爾。有司請賜謁姬

野史纂略

卷五

十一

妾不許。十四日。大將軍薨。年五十一。嗣君年僅四歲。十六日。召諸侯傳遺命曰。吾以不肖。繼東照宮之緒。夙夜勉勵。思所以恢弘祖業。不幸享世。淺宿志不遂。遺憾曷已。歷觀往古主幼國疑。蓋由大臣爭權樹黨相軋。夫同舟而濟。胡越同心。況在今世。生長太平。孰不浴。東照宮之沛澤。群臣百僚宜戮力協心。以濟患難。若背恩忘義。以踐覆轍。非徒國家之憂。實天下人民之不幸也。凡天下貴賤一體。此意十一月二日。葬。將軍於增上寺。以遺命。先是。增上寺住持祐天詣曰。本寺僧止得乘輿入城。與寬永寺

座主無異。而常憲公時傳之。今葬。將軍於本寺。請得復舊。越前守間部詮房問之。新井君美。君美曰。今。嗣君幼冲。政在臣僚。奈何變。常憲公之令。請待。嗣君年長。議之。詮房從之。既至。增上寺。舉寺請曰。所請不許。不得備佛事。執政憂之。詮房曰。嚴有公。以後葬寬永寺者已二世。先將軍以。台德公獨葬本寺。遺命從之。可謂厚矣。即寺僧宜感其德。而今乃狂僧敢爾。何也。佛事本屬無用。彼不欲為。不為亦可。但其請果出於祐天耶。祐天可流也。其他魁首悉皆抵罪。萬一僧徒擾動。則速發兵滅木寺。川方

野史纂略

卷五

十二

今諸侯有彈驚方命者。猶將滅之。况僧徒乎。僧徒輒弱。非諸侯之比。一舉滅之。亦足以示威矣。寺僧大懼。謝罪。初。將軍襲職。新井君美上書曰。東照宮天錫勇智。蕩壹海內。莫非。祖宗積累之德。而姦斯詭。誑列為大藩者四家。至。台德公三子。則駿河殿既不得良死。今為諸侯者。僅會津耳。大猷公子為侯者二人。嚴有公無有繼嗣。故。先將軍從親。藩入立有世子而矣。故。將軍再從親。藩入為儲嗣。嚴有公已後。大統已絕者再矣。以。東照宮功德未滿百年。而事已至此。必有以也。將軍欲恢弘先業。

祈天永命。莫如遵奉。東照宮之遺訓。臣固嘗為將軍言之矣。但一事有所未言者焉。元弘建武之間。皇統分為南北。天下大亂。其後南北一統。而天下之亂不熄。故皇室盛衰。武人不暇問也。及東照宮平天下。所以尊皇室者至矣。然亂世之弊未盡除。諸皇子則除東宮之外。悉為浮屠。今夫匹夫生子。必願其有室家。奈何以萬乘之尊。棄皇子於桑門。不仁亦甚矣。朝廷縱無所言。國家安得不問。今冊皇子為親王。皇女皆下嫁。未必廢海內之土地財用。國家尊天胤如此。則東照宮之後亦必有萬世。

野史纂略

卷五

十三

無疆之福矣。議者將謂海內土地財用有限。而皇子皇女日多。何以給之。臣以為不然。天地間自有大算。數往古皇族固嘗多矣。今其後存者無幾。又何憂土地財用之不足。議者又謂皇族衆盛。恐非武家之利。是又不然。以仁王倡義。諸源響應。由平氏之橫暴也。至元弘之亂。下令誅高時者。非大塔官耶。是皇子為僧。亦能起兵。誰謂浮屠不足懼也。惟將軍圖之。將軍覽書感悟。尋奏冊法皇皇子。秀宮為親王。識者以為曠世盛事。十四日勅贈先將軍正一位。大政大臣。號文昭院。二十五日。嗣君叙正二位。任權大。

納言。大學頭。本信。篤。謂執政曰。公等欲使。嗣君居喪。殆不可也。元祿中。常憲公。命信篤。定服忌令。父母為七歲以下。及七歲以下人。為父母皆無服。既頒天下。以為令。今當遵之。於是議遣使告祭日光廟。及諸大禮。以次舉。且有日新井君美聞之。謂間部詮房曰。如聞某議。欲遵除凶從吉有諸。詮房曰。然。此林氏舉元祿令。請執政行之也。君美曰。禮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若七歲以下人。喪其父母。豈無服乎。信篤修元祿令。於禮經有所考否。詮房以君美言。詰信篤。信篤曰。何人為君言如此。若元祿令。僕嘗考古今之制。

野史纂略

卷五

十四

以為不易之法。在今豈得易之。詮房又以其言告君美曰。執政皆信信篤之言。今不服信篤。無以論執政也。如何。君美曰。風教所係。不可不爭。然君重臣也。今與執政議不合。恐貽後害。若君美一身用捨。不足為國家輕重。且受先將軍大恩。何暇顧慮。遂上劄子曰。謹按古之聖人。始制喪服。自君臣父子以下。親疎輕重。各有等差。所以厚人倫也。及至後世。風俗人變。於古於是服紀代出。沿革不一。自漢土已然。況本朝與漢土風壤之殊。亦不得不從人情而損益之。故其制與古稍有同異。亦其宜也。然其大要。不過循由。

聖人之制考之時俗之宜而斟酌之爾。元祿中常憲公命儒臣改服忌令。竊察公之意指亦將以重恩義篤倫理以從古聖人之意。但當時儒臣所定未如果能稱公之意指否。先將軍嘗慮及此。問臣以古今服制臣具錄為書。且作圖上之。不幸未及改定。乃至今日。今天下所從者元祿令爾。其中載七歲以下人互無服忌。其嘗聞儒臣云此等皆依古制脩定。然據本朝之令。父母為七歲以下人無服則有之。七歲以下人為其父母無服則未之聞也。又考禮經童子為其父母服斬衰與老成人無異。然則互無服

野史纂略

卷五

十五

忌之文何所考據而著之於今。此臣所未解也。竊聞幕議據元祿令。謂嗣君為先將軍無服。而本朝舊令群臣為君服一年元祿令除之。無臣為君服之文。是君臣皆無服也。今皆據令議定。固非臣子所容私議。然區區犬馬之情有所不忍者。竊以先將軍前後多有子不育。獨嗣君以藐孤之兒。承重器繼大統。是其於先將軍有罔極之恩。非復他嗣續之比。而今以幼穉之故。不為先將軍服。先將軍以間職之尊居群臣百寮之上。而一旦厭世。除大妃大母及松平兵部大輔君父子外。無一人敢為之服

者。孰謂國有大喪而如是乎。自古稱人君之喪曰大喪曰國喪。亦以天下有服言之也。生有天下之養。死有天下之喪。前世以來莫之敢易。而獨使先將軍受無服之慘。曾不及衆庶有後之人。此臣子所不忍言。况忍而行之乎。臣不自揆。竊為國家謀。以為本朝舊令有身無服。心持喪者謂之心喪。今已不得違元祿令。則宜以無服居喪。如古所謂心喪之禮。凡事有所忌諱。避吉從凶。以盡其服紀月數乃已。庶猶存哀恤之心。愈於公然除之。如是則既於元祿令無所妨。又使臣子之情得少伸。而天下之綱常亦由是

野史纂略

卷五

十六

立矣。議者必曰。今猶持表如。是則是使天下疑元祿令也。其弊必至於廢法不可也。臣謂不然。所謂疑元祿令者。不過七歲以下互無服忌一條而已。餘則無所與焉。何廢法之有。且夫天下之政必本忠孝止人倫。是大經大本也。今徒恐貽疑於七歲以下無服之令。不顧其亂天下之大經。失天下之大本。此其於政事之體。孰輕孰重。又孰得孰失。昔宋英宗明世宗即位之初。亦有類此者。大臣所議不服人心。其後歷歲已久。當時大臣多論罪。今嗣君幼無所識。他日親政之後。思量前議。萬一於至孝之心有不合者。悔之

無及。不可不預慮而審處之。竊謂諸君受遺輔孤。其任至重。凡大小政事。使天下後世無復遺憾可止。詮房與執政議之。執政不從。乃以劄子呈大夫人。藤原氏及所生勝田氏。二氏皆曰。君美之言。其稱我意。我婦人不知事體。當否但爾。若成長之後。其或以今日居喪之禮。有關為悔乎。卿為我諭執政。令中外以心喪終期。詮房以告執政。執政曰。此特令也。於法令何拘之有。請奉以從事。議乃定。諸吉禮皆待十三月後行之。信篤則之。錄其說示執政。其略曰。周公儀禮朱子家禮。皆以喪服有互相報之義。故彼為此服。此

野史纂略

卷五

十七

為彼服。小兒生至七歲。為無服之殤。無服之兒。為其父母無服。神道服忌令吉田家服忌令。皆然。雖朝廷亦從之。君美謂詮房曰。彼敢以不經之說。誣聖人。請折以禮經之言。而駁辨之。使其妄誕之迹。暴白於天下。後世乃歷舉和漢八事。以難信篤。信篤不能對。是月增兵部大輔松平吉品封邑二萬石。十二月十二日。靈元法皇勅賜權大納言名家繼。是日增下總守松平清武封邑。通前五萬四千石。以文昭公遺命也。二十三日。大監物水野忠之為若年寄。二十五日。封遠江守井上正長為列侯。賜一萬石。亦

遺命也。是冬林信篤建言。年號用正字。古人以為不祥。臣奏請改元。間部詮房問之新井君美。君美曰。此明儒妄說。非君子之論也。正字果凶耶。一歲之首為正月。是以不祥之月為歲首也。豈有是理乎。詮房乃止。

三年春三月朔。紅毛來聘。二十二日。權大納言有章公加首服。夏四月二日。權大納言任征夷大將軍。故事。將軍襲職。大國諸侯各享執政。設散樂。率三歲而畢。於是諸侯請享執政。執政諭諸侯曰。先將軍襲職四年。諸侯享禮纔畢。奈何復行是禮。姑傳

野史纂略

卷五

十八

之以待。今將軍重有慶事。可矣。諸侯皆大喜。如新受賜。五月十三日。流銀坐四人。放一人。有司檢其簿記云。萩原重秀私金二千六萬兩。從者私六萬兩。有司欲追論其罪。新井君美曰。重秀之死。既削其邑。而不問黨與。今欲追罪之。必先發棺戮尸。然後及其黨與。殘酷甚矣。非所以示天下也。有司從之。十五日。命改鑄金銀。二十三日。定婦女服制。先是。府下風俗奢靡。婦人衣服。創意製造。日新月盛。靡麗極矣。執政議矯其弊。使越前守間部詮房白大夫人。藤原氏所生勝田氏曰。執政議禁奢侈。而奢侈之弊。實在婦人服

飾今欲禁之。令不行於後宮。則無以令府下。請留意焉。二氏曰。善。執政宣定其制。上之。於是議決。令禁用奇巧過制者。抵之罪。秋七月十三日。筑後大雨。水海溢。二十六日。尾張中納言薨。年三十五。號圓覺院。世子五郎太嗣。八月十三日。封側衆大藏太輔松平勝以為列侯。賜一萬二千石。轉大坂城番。冬十月十八日。尾張君五郎太夫。年僅三歲。十一月十一日。命左近衛權少將松平繼友為尾張嗣。故中納言弟也。將軍幼穉。聞之。禁稍弛。勝田氏傳溫江嶋頗有失行。吏莫敢詰。

野史纂略

卷五

十九

四年春二月二日。勝田氏遣江嶋於增上寺。謁文昭公。廟歸路過木挽街戲場。召戲子燕飲。後宮小吏在坐。江嶋叱曰。卿等安得與我同席。吏怒曰。戲子猶且同席。何乃叱我。先是吏皆受貨賂。不敢發摘。至是皆怒。比還城。城門既閉。報勝田氏請引信。然後得入。三日。目付劾江嶋無狀。小吏亦發其姦。連累數十人。老中但馬守秋元喬知案驗之。夏五月。流江嶋於信濃高遠。斬其兄白井平衛。連坐者甚衆。柳澤吉保聞之曰。秋元氏賢相也。但此舉失於酷。後必悔之。悔必死矣。初。常憲公好歌舞。後宮婦女往往就戲子。

演習相狃成風。人莫之怪。至是其徒皆敗。執政下令禁戲場。構三層看棚。下簾設屏風。及戲了。出侍人宴數世。宿弊始得剷除。時人稱之。是月。命西海諸侯曰。蕃舶敢出沒邊海。逼近海岸者。斬其人。火其舟。我舟擅近蕃舶者。必追捕之。初。常憲公時務柔遠。人法令寬緩。清高或陵暴我賤夫。抗者抵罪。由是外商稍稍專橫。其後銅價騰躍。五市不行。長崎民或不能糊口。往往私販海上。清高亦或登岸侵掠。土人拒之。乃執兵器劫之。長崎奉行遂訴之江戶。新井君美聞之曰。我國尚武。萬國所知。今受侮至此。奈國體何。乃

野史纂略

卷五

廿

建議請嚴防備。遂有是命。秋八月廿四日。老中秋元喬知卒。子喬房嗣。九月六日。能登守戶田忠真為老中。若年寄和泉守水野忠之為京師所司代。冬十一月二日。前美濃守柳澤吉保卒。年五十七。吉保既致仕。荒淫日甚。老臣平手七郎右衛門專為迎合權寵。無比。吉保臣三人請誅之。不聽。乃白畫出奔云。十二月二日。琉球來聘。是歲。大老井伊直該致仕。子直惟襲封。五年夏四月十七日。以東照宮百年忌辰。行法會於日光。初。文昭公常曰。東照宮百年忌辰。吾必

拜日光神廟。至是將軍以年幼遣掃部頭井伊直
惟代如日光。秋七月六日禁訟獄者行賄賂於吏。犯
者抵罪。冬十二月晦郭內火。諸藩第宅多燬。先是省
長崎奉行一員。是歲又省為二員。令紅毛船限二艘。
銀以五萬兩為度。銅以百五十萬斤為度。諭曰。汝不
欲守此法。宜速引去。慎勿再來。紅毛奉命。

享保元年春正月朔火未滅。著官服者被防火。喪者
交錯於路。及午始滅。十一日又火。二月二十八日紅
毛來聘。是月遣使巡察郡國。以盜賊所在鈔掠。命目
付每夜巡行郭內。閏月六日遣豐後守阿部正喬於

野史纂略

卷五

廿一

京師聘。靈元法皇女八十宮。三月二日令曰。凡

諸侯分封庶子無璽書者。及木宗無子。入為之嗣者
無子。襲支封。則宜還米地於木宗。其有璽書者。令其
子入繼本宗。別養同族子襲支封。是春將軍不豫。

夏四月十四日飛驒守毛利元次坐事流出羽。晦

將軍薨。年八歲。大夫人藤原氏命紀伊中納言襲本

宗。中納言固辭。水戶中納言起執其手。延之上坐。奉

為嗣君。五月朔命左京大夫松平宗。襲尾張。七日

葬。將軍於增上寺。十六日準老中中務大輔本多

忠良。側衆越前守間部詮房竝罷。二十六日勅贈

先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號有章院。秋八月十三日
嗣君任杜東大將軍。是為有德公。

野史纂略卷五終

野史纂略

卷五

廿二

男延年校

序

明治中興世人稱曰復古又曰維新復古者謂大政歸 朝維新者謂百度更張在昔周文創始王業詩人歌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用其字而異其義恭惟白

神祖正 位極原歷年二千五百餘累世一百二十餘雖治有盛衰連有隆替而 明良際會隨時設制以不失舊物蓋

中宗之改政取法隋唐明治之更張採美歐米

大日本維新史序

聖詔有云破舊習基公道求智識於世界此

今上馭 極之初所以誓於神明爾來三十餘年銳意勵精刮刷振作駸駸乎日進 國威耀于海外者莫一不基誓文之旨顧

中宗之世距今千餘年當時外交止漢韓二國則其取法不得不由彼今則寰宇交通舟車比隣而東西國勢亦各有盛衰我棄其舊而新之圖此之謂通於時變焉 詔聖又云五倫之道

祖宗遺訓通之古今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是

卽孔子言所因所損益百世可知者矣嗚呼

乾綱廣運日新不息新政之美將相繼而無窮也

作維新史第一編

明治三十二年己亥十二月

文學博士重野安繹謹撰

大日本維新史序

凡例

一此書。起于慶應三年幕府還政。訖于明治三十二年新條約實施。雖體沿編年。或有連引類敘者。或有推及事端者。不必悉記月日。要期簡約直捷。一覽瞭然。

一所採輯事實。率係印行諸書。慎避杜撰。至于統計數量。或未確者。姑依舊本。

一諸名稱字。若奉行、改所、株式等類。若換用漢字。反失事實。故據實書之。加注解其下。

一編中人名。字右施單線。地名施重線。又標事項大者於上層。以便檢閱。

大日本維新史上

凡例

大日本維新史上

文學博士 重野安釋著

幕府遺政

禁基督教

禁造大船
拒絕外國
唯許明蘭

令砲擊外
船

慶應三年丁卯十月。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德川慶喜、還政於朝廷。辭官職。朝廷允之。先是。足利氏之季。葡萄牙國。商船來西國貿易。基督教漸行。當豐臣秀吉執政權。基督教師在長崎肥前者往謁。秀吉怒其倨傲。捕逐之海外。嚴禁其宣教。而法網猶疎。及德川家康代之。慶長十六年。和蘭人呈書幕府。謂唱彼教者。陰抱異志。於是家康逐外國宣教師。申嚴教禁。至孫家光爲征夷大將軍。犯教禁者不止。寬永十四年。教徒聚嘯於天草島。肥後據原城。肥前幕府命諸侯伐之。賊勢猖獗。踰年始平。家光

大日本維新史上

乃益嚴教禁。禁士民航通海外。及造大船。嚴邊防兵備。拒絕海外諸國。惟許和蘭及明商船。鎖諸港。存長崎一港。以爲貿易埔頭。定出島長崎爲和蘭館。嚴其門衛。防彼我交通。每歲來航。輒使甲比丹和蘭入覲江戶武藏國。爾來和蘭獨專市易之利。後六七十年。下令。清蘭商船不限其數。貿易貨物無定額。寶永中。發新令。限清船三十艘。蘭船二艘。定長崎市貨物之價額。嚴禁金銀輸出。給信牌於外商。拒絕其他。又百餘年。歐米艦時來窺邊。文政八年。幕府令沿海諸國。外艦近海者。不問事情。砲擊之。至天保中。改令船舶漂到。乞薪水食料者與之。若有懷禍心。拒諭示不去者。應機砲擊之。後二年。和蘭使節搭軍艦來

米國使來

西國使來

西國使來

長崎。呈國書。陳歐洲之情形。勸解鎖港禁。與各國交通。幕府以祖法不可變答之。嘉永二年。英船巡偵浦賀。相模下田。伊豆諸港去。米船亦到長崎。幕府不能禁。於是和蘭密告曰。米國將發軍艦求通商。宜許之。六年六月。米利堅合衆國水師提督彼理。率軍艦四隻來浦賀。呈大統領斐護書於幕府曰。我國西界。正對日本。火輪船十八晝夜乃達。其地出黃金年四千萬兩。銀求寶玉亦多。而日本富澤。其人明曉多藝。請通交貿易。共享其利。試行之數年。無益則止之。可也。我船駛支那甚衆。常過貴國近海。若遭風漂到。宜賜恩待。貴國富石炭。尤饒食物。我船關乏。請許買之。七月。露西亞水師提督布恬廷。亦以軍艦四隻來長崎。乞定樺太境界。且爲貿易。幕府各遣人接之。乃去。會將軍德川家慶薨。子家定嗣爲將軍。其翌安政元年正月。彼理再來浦賀。幕府許於下田。伊豆箱館。蝦夷二港。給薪水食料等。魯英佛三國使亦繼至。並結約如前。尋米人波兒利士。齎國書來。申請通交貿易事。往復辯論。幕府不能拒。請旨朝廷。未允。諸外邦催督益急。五年。幕府與米露英佛蘭五國。權締條約。許開長崎。箱館。蝦夷橫濱。武藏國兵庫。攝津國新潟。越後國五港。爲貿易。時家定薨無子。同宗家茂自紀伊藩。紀伊國和歌山城主。入嗣爲將軍。彥根

近江藩主井伊直弼。任大老。幕府執政決意訂定條約。不待勅准。至文久中。遣信使於五國。交換條約。請延兵庫。新潟開港之期。

幕府之初

尊王攘夷
論起

三條公以下
七人赴
長門
禁長入
京

討長州

五國修好以來。葡萄牙、普魯士、瑞西、白耳義、伊大利、丁抹相繼乞通商。幕府立許之。締條約如五國例。遂至十一國。初建久中。源賴朝拜征夷大將軍。始開幕府於鎌倉。相模國握兵馬之權。政柄皆歸之。歷足利氏、豐臣氏、德川氏。或爲大臣。或爲將軍。以武臣相踵執政。王綱解紐。朝廷衰頹。徒擁虛器而已。志士常慨之。至是邊海不穩。先帝孝明天皇深憂慮之。而幕府措置。不能協聖旨。諸大藩及士民。亦不憚其事。於是尊王之說。攘夷之論。囂然而起。諸國人士脫藩去國。湊集京都。山城國關說公卿。或東西奔走。互通謀議。勸朝廷。以鎖港絕夷責幕府。乃詔大將軍德川家茂至京都議之。家茂入朝奉詔。詢之各國公使。皆不肯。幕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

府更欲存長崎、箱館、鎖橫濱。與各公使議之。又不諾。因請勅准三港互市。廷議不得已從之。時長門藩主長門國萩城主毛利慶親後更親主張攘夷。其藩臣等建議。促幕府攘夷。且欲行幸大和。謁神武帝陵。以決親征之議。行幸有日。彈正尹朝彥親王。中川宮奏止之。罷長門藩京都守衛。權中納言三條實美以下七人。去赴長門。乃擬七人官位。禁長門藩士入京。元治元年。長門老臣等。率兵至京都西郊。乞解入京之禁。不許。長門兵迫宮門。京都守護職會津陸奥國藩主松平容保。與薩摩藩薩摩國鹿兒島等衛兵擊走之。幕府請朝旨。發西南諸藩兵討長藩。諸軍迫四境。慶親斬老臣等首謝罪。諸軍解去。尋徙三條實美等於筑前。幕

慶喜嗣爲
將軍

諸藩勸還
政

廢攝關等
官職置總

府之憎長藩者。以其處分爲過輕。因請朝裁。綱慶親父子。削其封十萬石。長藩不服。慶應二年。再伐之。薩摩藩以兵出無名。不奉命。長門兵出戰。入安藝國。諸藩皆觀望。幕兵不能拒。於是幕府威望竭矣。會家茂薨於大阪城。攝津國十二月。先帝崩。今上踐祚。以國喪諭長門藩停戰。以德川慶喜承家茂後。拜征夷大將軍。慶喜。水戶常陸國藩主中納言德川齊昭第七子。賢明有名望。繼一橋氏。任中納言。輔家茂在京都。竭心周旋。朝幕間。至是進內大臣。適兵庫開港期迫。慶喜奏請許之。勅諸藩審議。公卿及薩摩土佐諸藩。欲先赦長門藩之罪。然後及兵庫之議。幕府則欲先開港。朝廷取兩議。有長藩之罪。并許開港。當是時。

大日本維新史上

四

諸大藩皆知幕府不能負荷大政。前土佐藩主土佐國高知城山內豐信。遣書慶喜。遣其臣後藤象次郎等。勸以納政柄於朝廷。薩摩藩臣小松清康。大久保利通等。與安藝備前諸藩士謀。竝怂恿之。慶喜從其言。遂上表還政。朝廷聽之。勅召集諸侯祿十萬石以上者於京師。特召松平慶永前越前國福井城主鍋島齊正前肥前國佐賀城主後更直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前伊豫國宇和島城主津久光薩摩藩主島津茂久生父赦毛利敬親父子。復其官爵。許入京。竝復三條實美等官位。命還京師。薩摩藩主島津茂久後更忠義安藝藩主安藝國廣島城淺野茂勳後更長勳與長門藩老臣。率兵入京師。護闕下。上佐尾張越前。兵亦來護焉。十二月。廢攝政。關白。征夷

裁以下官

大將軍、議奏、傳奏、京都守護職、所司代等官職。及內覽、攝籙門流、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武臣擅制凡七百年。藤原氏世爲攝政關白。殆千餘年。至是大政復歸朝廷。而藤氏世官始廢。因稱曰復古。又曰維新。實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也。是日。

以熾仁親王川有栖爲總裁。嘉彰親王寺仁和見親王山階中山忠

能前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實愛前大納言中御門經之中納言島津茂久、德

川慶勝前足張國名古屋城主淺野茂勳、松平慶永、山內豐信、爲議定。

大原重德參議岩倉具視前中將等爲參與。尋三條實美、岩倉具視

伊達宗城、爲議定。西鄉隆盛薩摩藩士木戶孝允長門藩士大久保利通、

後藤象次郎等爲參與。勅親裁萬機。博採公議。幕府美事良法。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五

仍舊用之。直言讜議。使無忌諱。徵才俊於列藩。列參與。其他祠官、醫員。以迄民庶。隨材擢用。任顯職。與縉紳貴族。比肩立朝。蓋門閥資格之弊極。議論起於下。幕府終以斃。至是雖賤民亦得列朝官。紀綱丕變矣。

慶喜之辭職也。率松平容保伊勢國桑名城主等。赴大阪城。

容保爲京都守護職。定敬爲所司代。久在京師。助幕府有勢威。

至是皆罷。其藩士等心竊不平於薩長。慶喜亦以此舉爲出

於一二大藩。挾少帝弄威福。會慶喜臣屬在江戶者。襲擊薩摩

藩邸火之。搜諸浪士匪邸內者。報至。慶喜乃草討薩表。示之諸

藩。因發使率兵附會。桑兵入京。

伏見鳥羽之戰

官軍東征

大久保利通遷都議

四年戊辰正月三日。會桑等兵北上。薩長等諸藩兵邀擊之於伏見鳥羽二所。山城大破走之。遂北收淀城。山城慶喜以下駕

汽艦逃。乃褫慶喜及容保、定敬等官位。命薩藝長土諸藩討

黨慶喜者。派遣鎮撫總督於諸道。諸藩皆怖。相繼歸順。慶喜歸

江戶。物情恟恟。二月。發詔親征。令諸藩爲軍備。熾仁親王爲東

征大總督。東海、東山、北陸、三道軍並進。三月。親王入駿府城。

駿河戒師期。二十日。車駕親征。發京師。次大阪。月餘還京師。

初參與大久保利通。謂總裁曰。近日之舉。大快人意。但自古忸

一時之功。苟且偷安。遂誤大事者多。以臣所見。車駕速幸八幡

山城移蹕大阪。以爲行在。外國交際。海陸軍備。皆於此焉處

大日本維新史上

六

之。今日之計。莫急於是。遂上議曰。今日之變態。開闢以來所未有。寧可以尋常格例應之哉。今雖一戰奏捷。賊巢未拔。外交之方法不立。列藩之向背不定。復古鴻業。纔開其端而已。而朝廷恬然。輒成治安之思。是北條之後生足利。前狼後虎。覆轍在近。宜注目大體。勿拘小節。文武不岐。上下感孚。以破數百年

之弊習。爲之莫遷都若焉。夫弊習由勢而生。勢也者見于形。請

舉其一二。至尊所在曰雲上。公卿稱雲上人。龍顏不得拜。玉體

不踐地。尊嚴太過。上下隔絕。爲民父母之天職何在哉。古今稱

仁德帝爲聖皇者。以其近民爾。聞海外帝王。從者不過一二人。

內法聖皇。外採美事。投復古之機會。新天下之耳目。易簡輕便。

以盡君道。遷都之舉。不可不先。其地莫如大阪。請以爲行宮。綜治亂之體。握攻守之權。以起海軍。以交外國。未幾下親征詔。遂至東遷云。

慶喜屏居東叡山。江戶恭順待罪。屢遣人乞哀。四月。東海道先鋒

總督橋本實梁。副總督柳原前光等入江戶。獻慶喜罪。幽之

水戶。收江戶城。納軍艦兵器。幕府臣屬不服朝命者。據東叡山。

稱彰義隊。諸藩通逃來集。榎本武揚以軍艦八隻遁。大鳥圭介

等數千人走總野。下總國松平容保。酒井忠篤。出羽國等。各歸

其邑。仙臺。藩主伊米澤諸藩連合應容保等。抗官軍。

與羽總野之間紛擾焉。乃開大總督府於江戶城。命薩長加藝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七

等十二藩援官軍。進勦東北。五月。諸軍討彰義隊破之。圭介

等亦敗于宇都宮。日光。下野奔會津。於是專力與羽。自白河

國。陸奥越後兩路。分軍進討。是月。收幕府封土。使田安慶賴。德川

子家達承慶喜後。賜駿河及遠江。三河七十萬石。稱靜岡。駿河

藩。復其麾下士歸順者祿。六月。參謀西鄉隆盛。至京師。奏江

戶平定。

德川氏之季。國論分爲勤王佐幕。主義紛雜。希望互異。而外國

形勢一變。不可復守鎖國舊法。諸藩志士。西鄉。大久保。木戶。

後藤之徒。欲諮之識者。察於內外形勢。通緝紳武家貴賤上下。

創公共之政體。建萬國立立之規模。三條。岩倉諸氏用之。論緝

改定職制

紳官人。洗除舊習。砥礪志操。適實用。定職制。置神祇。內國。外

國。海陸軍。會計。刑法。制度。七科於太政官。益舉諸國才俊以

爲參與。尋改爲三職八局。改七科爲七局。別置總裁局。置總裁。

副總裁。輔弼。顧問。辨事等。神祇以下七局。置督輔。判事職。得

濟兵馬倥傯之際。車駕幸大阪之月。上御紫宸殿。率公卿諸侯。

誓天神地祇。約五事。大定國是。曰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

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

不倦。曰破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曰求智識於世界。大

振起皇基。是謂五條誓文。車駕已還幸。乃改官制。廢三職八局。

分太政官。設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七官。分

大日本維新史上

八

立法。行法。司法三權。議政官執立法權。分置上下局。上局置

議定。參與。掌議定政體。制作法令。定條約。決和戰等重事。下

局置議長。議員。奉上局之命。管貨幣。租稅。驛遞。開拓。兵賦等

諸般事。行政官置輔相。辨事等。與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四官。

共執行法權。刑法官。總判法律。掌監禁。糾彈。捕亡。斷獄等。執

司法權。分地方爲府。藩。縣。藩姑仍舊。使諸侯管之。府縣置知

事理之。以三條實美。岩倉具視。松平慶永。鍋島直正等。公卿

諸侯有名望者九人。爲上局議定。以小松清廉。及大久保。木戶

等九人爲參與。三條。岩倉。兩議定。兼行政官輔相。帝日親臨

朝堂之政。下局議事未備。而維新政體。以此爲基礎焉。

幕臣嘯聚
與羽連合

江戶平定

又改職制
置議官行
政官

五條誓文

布告與外國和親

各國局外中立

初慶喜之還政也。告之各國公使。延新湯開港。江戶開市之期。以江戶鐵炮洲爲居留地。開兵庫港。以大阪爲開市場。既而朝政改革。主張攘夷者。皆謂宜首絕外國交。適慶喜東走。備前藩士在神戶。編津與英國人爭鬪。英米二國出兵。扼神戶驛兩口。斷兵士及佩刀者往來。拘留諸藩洋式船艦。時朝廷置外國事務總裁處辦之。布告察大勢隨世變。與外國和親。按萬國公法而施行。外國事務總裁東久世通禧等。附國書於佛英伊蘭字米公使。傳大政復古之旨。判理神戶爭鬪之事。且詔國內告斷然與外國和親。依字內公法待外國。故上下一致。不可生疑惑。英米乃解兵。慶喜之在大阪發兵也。告事由於各國公使。

大日本維新史上

九

禁私買軍艦兵器。及朝廷征討慶喜。外國事務總裁申禁之。各公使視爲兩國開戰。中立局外。朝廷將召見各國公使。土佐藩堺浦和泉戍兵。殺傷佛人。至朝見之日。刺客侵英國公使驕從。卽捕梟之。命土藩下手人二十人自刃。佛國公使監臨焉。屠腹及十一人。公使請宥其他。因處流。朝廷嚴戒飭士民。禁佩刀者。無符信而入外人居留地。遇外人則讓道路。於是開港場稍屬靜肅。然人氣激昂。暗殺頻行。數申禁之。慶喜服罪之後。遣書於各國公使。解其中立。各公使不聽。

改革之初。置神祇事務於七科之上。以遵古制。蓋佛教本地垂跡之說。行世者千百餘年。神社大抵僧徒兼攝之。當德川氏之

村市神佛混同

洋教處分

紙幣發行

時國學勃興。極力排擊之。勤王論者。多出其薰陶。謂皇業宜復祭政惟一。於是親王之入道薙髮者歸俗。停公卿子弟之爲僧。又停祠官因公卿執奏爲其部下。隸神祇事務局。使別當社社僧蓄髮。葬祭專從神式。又禁神佛混同。禁令一出。祠官等群起作暴。或煽惑庶民。宣言朝廷廢佛。乃令禁暴舉。使稟請而後措置。諭以朝旨。

幕府之時。耶蘇教禁甚嚴。揭榜全國都邑以示衆。有蹈繪之制。蹈繪者。畫耶蘇像於版。使四民蹈之。以驗信。其教與否。不蹈者殺之。迨與五國結條約廢之。而未解洋教之禁。長崎奉行幕府所設令逮捕浦上村肥前洋教信徒。至是詢處分於在京諸侯。遣木戶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

孝允於長崎。分其徒三千餘人。付之二十一藩。使役於人家稀曠之地。加之教誡。悔悟者復其本籍。或編入所在民籍。各國領事聞之。問於長崎府。府以實告。其事傳播西洋。爲所非議云。朝廷沿襲舊例。稱切支丹邪教。仍嚴禁之。尋去邪字。別加邪宗禁條。其後各國人民。往來益廣。宣教師等設天主堂於諸港。開教會。朝廷以人民已熟知教禁。命撤其揭榜。

慶喜還政之後。朝廷使其納封土。慶喜請待物情鎮定。乃命供政府經費。慶喜請課之全國。京畿之地。藩封少。公卿社寺之邑多。其治專在社寺處分。而京阪諸都會。屬國家富源。朝廷乃先收此爲治。既而兵起。因課準備金於豪商。決紙幣發行之議。外

人使用墨銀墨斯研銀充貿易。其一元抵我一分銀三箇。及大總督收

江戶金銀銅座通貨錢造所。以其原料增鑄通貨。助軍資。精查新舊

貨銅鐵錢。定其價位。終發行紙幣。通用十三年。是曰太政官札。

札也。及用兵東北。國帑空乏。因使都會富豪出金穀助軍資。得

若干萬兩於京阪兵庫大津近江江戶橫濱等。事平之後。三

年而清還之。屬生野但馬銀礦於會計官。以外人請。鑄洋銀鑄印

鑄我一分銀。時二分金溢惡。而又行紙幣。民私立金銀紙幣

價格。頗生差等。諸藩亦急乎軍需。賈貨濫行。因嚴禁止檢索之。

是歲不登。財政甚艱矣。

大總督之收江戶也。物貨騰貴。市民不聊生。因命仙臺藩備米。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一

仙臺與叛徒。德川氏處分又未定。其舊臣失職。危懼甚。雖建

靜岡藩。然舊臣甚衆。不可盡存錄。朝廷置鎮臺府。設社寺。市

政。民政。裁判所。收幕府文書。舉用吏民有才者。以安集市民。

七月。詔陞江戶爲東京。改鎮臺府爲鎮將府。使三條實美兼鎮

將。管理駿河以東十三國。大總督專督軍事。江戶城。寬正中上

杉氏臣太田持資創築之。後屬小田原相模北條氏。及北條氏

亡。德川家康自駿府徙居于此。拜征夷大將軍。以爲首府。至是

更號東京。

仙臺米澤等叛徒。向白河。白河口官軍。拔棚倉三春。共陸陷

二本松。陸奥因遣別軍討仙臺。自平潟口。常陸進。會津。米澤等

官軍征東

叛徒。陷長岡新潟。共越後國越後口官軍。力戰復之。進拔村松。村

上。共越後國而莊內叛徒。陷新莊。出羽與仙臺合迫秋田。出羽盛岡

藩。陸奥應之。秋田官軍督津輕藩。陸奥伐盛岡。戰甚苦。既而白

河口官軍自猪苗代。陸奥進。圍若松城。即合榎本武揚欲以八

艦應仙臺。赴陸奥海。平潟口官軍急進。

即位改元

八月二十七日。上舉行即位禮於紫宸殿。其儀悉復古典。始廢

唐制之服。改大旌等製。改元明治。定一世一元之制。稱聖誕日

曰天長節。賜酺宴於百官。復光仁帝之制也。

車幸

九月。米澤仙臺。相繼而降。武揚乃走箱館。與羽平定。十月。幸

東京。車駕所過。安撫諸藩。旌表孝義。賜高年者物。以驛路疲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二

弊。大減儀仗。戒飭扈蹕者。人民操業如常。大總督。鎮將。以下

奉迎於品川。武藏以江戶城定爲皇居。廢鎮將府。白河。越後。

平潟。出羽。官軍相繼凱旋。因廢大總督府。分陸奥爲磐城。岩

代。陸前。陸中。陸奥。五國。分出羽爲羽前。羽後。二國。減抗命諸

藩主松平容保等三人死一等。處永禁錮。沒伊達慶邦。酒井忠

篤等五人封地。以特恩存其嗣。其他削封。務從寬典。命附近諸

藩。安撫亂餘窮民。十二月。車駕西還。告各國公使以平定。解

其局外中立。幕府之時。設關於諸道要隘。譏察行人甚嚴。諸藩

亦置關剗於境上。不妄納他管人。及官軍收江戶。盡撤之。

明治二年己巳三月。車駕再幸東京。維新政體始定。分諸藩爲

改江戶爲東京

處抗命諸藩

分奥羽七州

車駕再東幸

大中小三等。四十萬石以上曰大藩。十萬石以上曰中藩。一萬石以上曰小藩。仍委政焉而行改革。定藩治職制。禁擅雇外國人。禁私起債。當是時。全國租入千百餘萬石。而府縣所轄。不過百八十萬石。其餘則諸藩分轄焉。東北戡定。佐幕論挫敗。而諸藩物情。與德川氏末路同。士論紛然。往往難統一。加之內外多事。用度不足。車駕西還之後。參與木戶孝允。說其藩主毛利敬親。勸奉還版籍。又謀之大久保利通。利通可之。以說其藩主島津忠義。於是薩長二藩。議納封土。肥前。土佐二藩應之。四藩主連署上表。曰。臣等謹案。朝廷一日不可失者大體。而一日不可假者大權也。自天祖肇國建基。皇統一系。萬世無窮。普天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三

率土。莫非其有。莫非其臣。是爲大體。爵祿繫下。與奪任上。尺寸不能私攘。一民不能私有。是爲大權。昔在聖王。躬所統馭海內。一由乎此。故名實竝立。天下無事。中葉以降。綱紀弛廢。弄柄爭權者接踵。私其民。攘其土。遂成搏噬篡奪之勢。朝廷失所守之體。棄所秉之權。而不能制之。姦雄乘時。弱之肉。彊之食。大者并州數十。小者養士數千。若夫幕府以土地人民。擅分其所私。扶植其權勢。於是朝廷徒擁虛器。至于窺其視息。以爲休戚。橫流之極。滔天不同。六百有餘年于茲。雖然。其間假天子之名爵。以蔽其私土地人民之跡。是固由乎君臣大義。上下名分。有萬古不拔者矣。方今大政維新。萬機是躬。實千載之一

遇。有其名。不可無其實。舉其實。莫先於明大義正名分。嚮德川氏之起。古家舊族。既半天下。攀援以興家者亦多。不問其土地人民。受於朝廷與否。因襲之久。以至今日。世或謂。是祖先鋒鏑所經營。則何異乎擁兵入庫。奪其貨。而謂是冒死所獲哉。入庫奪貨。人知其爲盜。至攘奪土地人民。天下不怪之。甚哉名義之紊壞也。今求丕新之治。大體所存。大權所繫。毫不可假。抑臣等所居。即天子之土。臣等所牧。即天子之民。安可私有乎。謹取其版籍上之。願朝廷處其宜。可與與之。可奪奪之。凡列藩封土。下詔更定之。自法度典型軍旅之政。以至衣服器械之制。悉出自朝廷。天下事無大小。皆歸于一。然後名實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四

相得。始可與海外各國竝立。是朝廷今日之急務。而又臣子之責也。故臣等不顧謫劣。敢獻鄙衷。天日之明。幸賜照臨。於是尾張肥後阿波。因幡。其他列藩。亦陸續表請。優詔曰。應再幸東京。然後以公論決裁焉。於是集諸藩主。諮問皇道興隆。知藩事新置。蝦夷開拓。外國交際。會計等七事。六月。勅聽諸藩所請。祭告天神地祇。以諸藩主爲知藩事。凡有二百七十六藩。改革藩制。倣府縣之例。以其歲入現石十分一爲知事家祿。再改官制。太政官置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使神祇官班其上。置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宮內。外務。六省。及彈正臺。神祇官置伯。諸省置卿。輔。督之。其下有寮司。位二十階。自一位至九位有

再改官制
置左右大臣
大納言參
議諸省卿
輔

設公議所
待詔局

廢公卿諸
侯之稱

賞征討復
古之功

營招魂社

追證三帝

正從。初位有大小。略據大寶令而潤色焉。大寶令者。文武帝

大寶元年。距今千六百六十八年。所制定也。更設公議所於東京。詔博諮詢衆議。建

國家基礎。使府藩縣知事。諸藩公議人等。與議大政。以秋月種

樹爲議長。森有禮。廢佩刀議。神田孝平。許土地賣買議。津田真

道。禁奴婢賣買議。加藤弘之。廢穢多非人穢民之稱稱議等。以是時

上之。後皆施行。又置待詔局。使草莽下民。皆得盡言。無忌諱。

廢公卿諸侯之稱。曰華族。尋使知事移住東京。貫東京府。其

士臣稱曰士族。隸各地方。定其祿制。使諸藩適宜改正。至皇族。

華士族。社寺。盡收其采地。以廩米爲祿。查全國人口。約三

千三百六十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人。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五

賞征討之功。賜嘉彰親王。熾仁親王。舊公卿九條道孝等。舊藩

主島津忠義。毛利廣封敬親子。後元德等。舊藩士西鄉隆盛。大村永

敏等。五百餘人。及諸兵卒。祿及金有差。又賞復古之功。賜三條

實美以下三十四人祿。處諸藩叛逆首謀臣十一人於斬。既而

宥德川慶喜。松平容保以下罪。授之位。擢用才能。其誤順逆戰

死者。許親族朋友修其祭祀。先是合祀癸丑嘉永六年以來殉難之

士於京都東山。諸藩亦各建祠。祭死事之臣。至是營招魂社於

東京九段坂上。祀戊辰役戰沒者。祭時差勅使。以米一萬石充

祭資。後更稱靖國神社。合祀勤王憂國及諸役戰死者。又奉證

弘文大友帝。淳仁廢帝。仲恭廢帝。三帝。弘文帝。壬申亂崩。淳仁。

楠公以下
神號

仲恭二帝。被廢。皆未奉證也。迎淳仁淡路國。崇德設岐國。後鳥羽

佐渡國。順德隱岐國。土御門土佐國。五帝神靈於京都。五帝蒙塵而崩

也。追贈楠木正成。新田義貞。織田信長等神號。正成稱湊川神

社。義貞稱藤島神社。信長稱建勳神社。復豐臣秀吉之豐國廟

及德川家康之日光廟。並爲別格官幣社。正成。義貞。延元之亂。

盡忠於南朝戰死。信長。秀吉。家康。共任大臣將軍。有勳勞於

國家。後北畠顯家等賜神號。列別格官幣社。顯家稱安倍野神

社。合祀父親房。花山院師賢稱小御門神社。名和長年稱名和

神社。結城宗廣稱結城神社。菊池武時稱菊池神社。楠木正行

稱四條繩手神社。顯家以下。亦忠於南朝者。正行。正成子也。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六

毛利元就稱豐榮神社。元就。敬親之先。天文永祿年間。領山

陰山陽數國。致忠於王室。德川光國稱常磐神社。合祀八世

孫齊昭。光國。家康之孫。爲水戶藩主。好學。招致才俊。開史館。

撰大日本史。禮儀類典等書。大益於世。齊昭紹祖業。校修大

日本史。常憂外寇。獎勵文武。島津齊彬稱照國神社。齊彬。忠

義之父。英才博學。夙倣西洋法。鑄大礮。造巨艦。謀和朝幕而

宣國威。弟久光繼遺志。以贊成大業。贈右大臣。三條實萬。賜

諡曰忠成。尋賜號梨木神社。亦列別格官幣社。實萬。實美之

父。賞其竭忠先朝。貽業後嗣。昔聖武帝。追封藤原不比等於近

江國。稱淡海公。爾來良房不比等五世孫。隆忠隆忠仁。基經良房子。等。皆有追

眞淵宣長
等附位

箱館平定

幕府時蝦
夷處分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七

封賜諡之典。至兼家基經辭封戶。自是無追封賜諡。至是遵舊典。又遍搜殉難諸士之後。悉祿之。或賜祭資。追褒蒲生秀實高山正之。首唱勤王。旌表里門。祿其後裔。秀實下野人。研究國史。與正之同志。常慨歷朝山陵之不修。雖遐陬窮島。往檢覈之。作山陵志。獻朝廷幕府。正之上野人。倜儻好奇節。居恆慨皇室衰微。竊有興復之志。入京師。出入公卿之門。終遊西州。不得志而自殺。贈加茂眞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位。眞淵遠江人。元文延享之際。精國學古言。善和文和歌。慨世之儒者。浸淫於漢學。誤名分傷國體。務排斥之。宣長伊勢人。從眞淵學。博學多識。尤長字音言詞之學。祖述師說。著古事記傳等書。篤胤出羽人。傳眞淵宣長之學。排擊儒佛。主張神道。榎本武揚等之走箱館也。大鳥圭介等亦來集。襲取五稜郭。據之。其勢猖獗。官軍待雪融進剿。五月。武揚等降。武揚乞自就刑。赦其餘衆。蝦夷地平。禁錮武揚并其巨魁數人。後宥其罪。錄用之。蝦夷地。德川幕府令松前藩管之。至其季世。露國船舶往往來窺。松前藩不能鎮撫。幕府遣吏巡察蝦夷。收箱館以東爲直轄。掌土人撫育漁獵交易事。尋移松前藩主於內地。收西蝦夷地。使參政堀田正敦。往經略北地。命南部津輕二藩。分守東西蝦夷。命伊能忠敬間宮倫宗等。測量其地。製圖經。倫宗沿樺太南。至黑龍江東岸。文化中。露船二艘來侵掠蝦夷。

置北海道
開拓使

絲茶之利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八

擇捉島。遂及樺太各地。與南部津輕。戍兵戰而逃去。於是更令仙臺會津二藩。合兵戍蝦夷。至結五國條約。置箱館奉行。奉行措置外船之事。兼管蝦夷開拓。而竟無成功。土民希跡獵山漁海。內地商賈。往而市易。輸送昆布於清國。以熊皮革。鮭大口。鱈魚。鱒。供給內地而已。維新以來。更議其開拓。於是置開拓使。改稱北海道。分爲渡島。後志。石狩。天鹽。北見。膽振。日高。十勝。釧路。根室。千島。十一國。北蝦夷依舊稱樺太。歐洲比年蠶病流行。佛國伊國蠶業凋衰。其商得我蠶種養之。購生絲而織絹。得無闕乏。歐人大悅。米國以茶稅之事。與英國絕。因航支那輸入其茶。及獲我茶。益得其便。故絲茶之利。尤有望於將來。適東京人口俄減。邸宅多空曠。失祿之士未就業。於是不論郭內外及村市。空地多栽桑茶。東幸之後。京都邸第址亦栽之。蠶桑之產。以東北諸國爲最。東京有蠶種紙。生絲改所。猶云至是大阪及諸開港場亦設之。定其稅則。但京民竊情。且趨他業。無功效。然全國桑茶之利。自是增進。終冠于輸出物產。又墾闢下總國小金原。移東京無產之民。是歲。霖雨年饑。設教育所於東京。授產貧民。送還乞丐者於本貫。輸入外國米。補米穀匱乏。都鄙不知其爲凶饉。衆始知外國貿易之利矣。米國人創定期郵船。自長門海達于長崎。神戶。橫濱之間。國人賴其便。朝廷益勸獎貿易。以沿海浪險。航路艱難。設燈臺於

創定期郵
船

燈臺

電信

人力車

幕府學制

幕府醫術

相模國觀音崎。依仿西洋樣式。自是歲正月點燈。遂及平品川、安房、淡路、神戶、箱館等岬角。又始架電信於橫濱、長崎間。

舊制。公卿以上駕牛車。餘皆乘輿騎馬。而都會及驛站。以竹兜供急行。除京都、江戶之外。不得用重車。至是西洋馬車始傳。東京人鈴木德次郎。創意制人力車代竹兜。衆便之。數年遍全國。遂及清國。清國人稱東洋車云。

初德川氏儒臣林信勝。號羅山。建孔子廟於忍岡。江戶。元祿中。大將軍德川綱吉。以其地狹隘。且隣梵宇。改築之湯島臺。江戶。親書大

成殿三字揭之。爲官祀。改地名曰昌平阪。取魯昌平鄉也。置祭田千石。每歲春秋二仲。修釋奠。設學舍其傍。使信勝孫信篤

大日本維新史上

十九

號風岡。等講書。信篤侍將軍講筵。應政務顧問。統諸國學者。至寬

政初。松平定信。陸奧白河藩主。爲幕府執政。更張學制。增設寮舍於昌

平阪。教幕府麾下子弟。及諸藩士。以期矯正諸國學風。又開日

講所。許庶民參聽。定信又設和學講談所於麴町。江戶。校修國書。

使塙保己一掌之。保己一武藏兒玉郡保木野村民。幼失明。

強記絕倫。好聞人讀書。一過成誦。古今典籍。莫不暗記。刊行

群書類從六百三十六冊。又彙遺漏。續成千百八十五冊。享保

中。大將軍德川吉宗。用心醫療。嘗命侍醫。抄救急良方。刊行

普救類方。便僻鄉乏醫藥者。設醫院於白山。江戶。救療貧民。孫

家治時。明和中。設醫學館於神田。江戶。教育醫生。名曰躋壽館。

習洋文

天文學

蘭醫

種痘

開成所

醫學習院

又寬永中有蘭人歸化者。始傳和蘭外科醫方。長崎譯司西吉兵衛。得南蠻和蘭二方。稱曰西流。幕府擢爲醫官。其姪玄哲傳

業。是爲蘭科之祖。享保中。長崎譯司西善三郎吉雄幸右衛門。慨不能讀洋書。請幕府習洋文。是爲讀蘭書之始。天文曆道之

學。廷臣土御門氏世掌之。吉宗又潛意天學。研究天經或問。西洋曆經。算學全書。算法統宗諸書。設木表於城中。以測日晷。

建司天臺於神田臺。江戶。改製渾天儀。曰簡天儀。因司天官之請。弛洋書之禁。除耶穌教書之外。許其購賣。命京都人中根玄圭。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

翻譯西洋曆算書。玄圭因作曆書上之。曰律製曆。又白山曆。江

戶人桂川國瑞。豐前人前野良澤等。以蘭學鳴。國瑞曾祖日賢。

遊長崎。傳和蘭醫方。經四世百餘年。其徒日衆。醫方、藥物、地

理、植物、舍密、數理、天文等譯書。陸續上梓。而蘭方醫術漸盛。

嘉永之初。痘瘡流行。鍋島齊正求西洋牛痘種。先試之二子。以

及藩內。水戶齊昭。亦知種痘之益。據支那種痘法。施之世子。

遂及士民。分牛痘於藩內。種痘自是行焉。

幕府之季。置開成所於九段阪。江戶。下。教習洋學。朝廷則弘化年

間。仁孝帝患公卿乏學。欲新興學校。而如古大學寮。四姓學校。

則不可遽就。假置學習所。擬容京官子弟四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凡二百人。下旨於幕府。幕府獻資用。未成而帝崩。孝明

學者五名爲教師。以先帝遺旨。揭榜聯。曰履聖人之至道。崇

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維新

之初。仍興皇學漢學兩校於京都。尋廢漢學。權稱皇學爲大學。

及收江戶。復興昌平校。開成所。奧羽平定以後。屬軍醫官病

院醫學校於東京府。是歲六月。改昌平校稱大學校。以爲本

校。授醫學漢學。改開成所稱南校。授洋學。改醫學館稱東校。

授醫學。廢京都大學。以土御門氏天文曆道屬大學。廢幕府司

天臺。而本校不振。歲餘閉之。更聘外國教師於南校。使諸藩貢

進生徒。又擇於功臣及大藩參政中。命視察歐米。尋遣嘉彰

親王。博經親王宮。留學歐洲。諸藩亦遣學生。全國益向洋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一

學。

文久之始。幕府雇蘭醫暴度印。建醫院於長崎。後又建之大阪。

維新後。以在長崎者爲醫學學校。使暴度印移東校。西洋醫方始

盛行。先是下野人村上英俊。仕信濃國松代藩。修佛國學。嘉永中。來

江戶。教授生徒。慶應中。豐前入福澤諭吉。開慶應義塾。教授

英學。至是外交貿易日益盛。而英學効用最廣。海內競講習之。

後又傳獨逸以下諸學。而蘭學遂至于廢絕矣。

三年庚午。雖政體既立。而鎖國積習。深染人心。當攘夷論激昂

迫幕府。養成冒險之性。軍興以後。又鼓敢死之氣。會世運遽

變。士論往往抱不平。先是信濃國松代藩士佐久間啓山。號象肥

後國熊本藩士橫井平四郎。以學術政略參廟議。持論並主開

國。破舊弊故習。伸張國威。而不逞之徒族之。前後皆被刺。及

奧羽戡定。殘黨分散。脫籍浮浪猶不已。大勢略定。而紛擾未

絕。忍藩武藏國。先動搖。高崎藩上野國。民亦訴租法不均。京都則欲

停乘輿東遷而喧擾。尋松代藩民爭紙幣兌換。貢米折金。而擾

亂。延及伊奈縣。信濃國。遂至於用兵。又濱田藩。石見國。有浮浪士民

之擾。適山口藩。長門國。更定兵制。解除兵士大樂源太郎等不服。

遂襲藩廳。廳兵伐之。其徒逃散。德島。阿波國。藩士嫉老臣稻田氏。

焚掠其邑須本。淡路國。朝廷戮巨魁。稻田氏徙北海道。米澤藩士

雲井龍雄。與會津靜岡等士圖不軌而發覺。押送東京。斬十一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二

人。山口藩通逃。有匿四國九州者。因令豐後國備之。久留米

筑後國。藩士竊殺大樂等。而小河眞文等。與山口通逃相結。竊抱

異圖。京都華族愛宕氏家扶。名職。比喜多高柄。擁其主愛宕通旭。

及外山光輔。圖不軌。並發覺。賜通旭光輔自盡。捕高柄眞文

等九人處斬。

新律綱領

十二月頒布新律綱領。初釐正幕府刑法。權定爲死流徒笞四

刑。各分爲三等。死罪梟刎絞。流七年五年三年。徒二年一年半

年。笞一百五十二十。重科梟首。除大逆之外。不用磔刑。停焚

刑。以徒刑代追放所拂。其刑名。流則限蝦夷地方。竊盜不滿金百

程未立。始設準流法。爲徒役五年七年十年。勅刑部省。參酌明清律。纂定新律。體寬恕之意。務從輕減。名曰新律綱領。凡六卷。律名十四。共八圖。一百九十二條。別設開刑。科之士族。代笞杖以謹慎。閉門等。官吏華族許贖金。至是施行之。

支那人處分

幕府之與外國結條約也。清國之交猶絕。而支那人隸各國。維新之初。各國處各地開港場。慶應之季。設其取締法。取締猶維新之初。各國布告局外中立。而支那商船有陰以兵器賣叛徒者。通牒公使。嚴禁支那人至開港場外。前年八月。支那人竊謀購買我童男女。令地方官嚴制之。未締條約之國。其民犯禁。處以我國法。是歲。伊達宗城爲全權大臣。往清國。假締條約。此爲東洋諸國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三

交換條約之始。

改鑄貨幣

四年辛未五月。改鑄貨幣。初征討東北也。朝廷諸藩軍費頗大。因製造惡幣賸貨。又發行紙幣。以辦其急。及亂已定。昇平二百餘年間。防外出所蓄積國內金銀。一時湊聚。國計甚裕。於是改造貨幣。以我一兩。擬英之磅。佛之佛郎克。米之弗。改兩稱圓。以爲本位。以其百分一爲錢。錢十分一爲釐。金貨五種。自一圓至二十圓。銀貨五種。自五錢至一圓。銅貨三種。自一釐至一錢。後增二錢並做歐洲樣式。別造一圓銀。以充貿易用。稱貿易銀。後廢貿易銀。與佐渡。但馬野生金銀鑛。精查舊貨各種品質。立其價格。有藏之者。買以新貨。建造幣寮於大阪。以鑄造焉。鑄

新舊公債

公債始於此

廢藩脚行郵便

廢藩貢縣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四

做其樣式。又創意製印色。以防贋造。

舊制。郵驛有問屋。問屋猶牙行傳遞夫馬。曰宿繼。近鄉助其役。曰

助鄉。其雇賃不及和雇之半。至是每驛設陸運會社。廢宿繼助

鄉。悉從和雇。信息則諸藩各發飛脚。飛脚猶急足都會地有飛脚宿

鋪。猶定期往返。一月三次。或至六次。以送遞書信物品。至是參

酌外國之制。賣券子。設郵便。試通信於東京。橫濱間。一日五

回。有効。因設之兩京。大阪間及長崎。遂禁私信營業。始起郵

便稅。行其法於全國。

七月。上御正殿。悉召在京知藩事。下詔廢藩爲縣。先是高知藩

知事山內豐範。豐信之子。舊土佐藩主。建言。請解士族文武常職。廢秩祿

以給祿券。官員兵隊。博取之士民。命施行於其藩內。當是時。有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名。而各藩積習不可遽變。士民或慕累世恩德。不免有重藩知事輕朝廷之弊。政令紛雜。外交多障害。議者往往唱廢藩之說。乃遣大納言岩倉具視於鹿兒島。薩摩山口二藩。手詔召島津久光。毛利敬親。翼贊大政。又差遣參議木戶孝允於山口藩。大久保利通於鹿兒島藩。久光敬親皆奉朝旨。會久光病。大參事西鄉隆盛代而東上。孝允利通俱赴高知藩而協議。與其大參事板垣退助。土佐偕至東京。敬親適薨。遺表請除封建餘習。固國家基本。於是廢藩爲縣。特賞島津忠義。毛利元德。鍋島直大。直正之子。佐賀藩知事。山內豐範。首唱奉還版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五

籍。又嘉德川慶勝。細川護久。熊本藩知事。池田慶德。島取藩知事。蜂須賀茂韶。德島藩知事。乞立郡縣之制。召各藩知事。親諭罷其職。皆留之東京。命舊藩大參事以下。權管理事務。是時有二百六十三藩。尋廢合府縣。改爲三府七十二縣。頒縣治職制。後廢合數次。至二十二年。爲三府四十三縣。鎌倉以來。守護地頭積習。馴致封建之勢。大小列藩。各私其土地人民。至是尺地一民。皆歸朝廷之有。郡縣之制始定矣。幕府之結五國條約也。國論不和。有條款失當者。因約經十四年。而後協議改正。後又與諸國結盟約。至維新之後。瑞典。西班牙。奧地利。布哇。諸國。相繼而來。並締盟結約。如十一國之

各使國公
正院左右
院改官制

遣特命全
權大使

四藩土用
事

例。於是差辦務使。往駐各國。謂之公使。及廢藩。以太政官爲正院。置左右院。正院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正權大少內外史。爲行政之本。左院置議長。議官。議定法制。爲立法之府。定神祇。外務。大藏。兵部。文部。工部。司法。宮內。八省。以右院爲諸省長官議機務之所。立官等十五級。以代官位相當制。以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岩倉具視爲右大臣。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爲參議。乃遣特命全權大使於締盟歐米諸國。告國政革新謀改正條約。特命全權大使者。在西洋國交。最屬重典。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尙芳。爲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六

副使。巡聘於米。英。佛。西班牙。葡萄牙。白耳義。和蘭。獨逸。露西亞。丁抹。瑞典。伊大利。奧地利。瑞西。十四國。使司法。宮內。兵部。大藏。文部。工部。各差理事官。觀察各國。以十一月發東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西鄉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與諸省卿輔俱張內政。諸藩始爲一。機務尤繁劇。幕府之季。薩長兩藩奔走國事。有相爭之勢。其後和諧。共廢幕府。土藩助之。及舉朝政。外國事尤艱。肥前藩久廣長崎邊防。閑熟外交。鍋島直正殊用心於此。因舉用其藩士。而各科要務。薩長土肥四藩人多當之。以松平慶永。鍋島直正。山內豐信等爲長官。屬名望焉。尋解官優遇。有大事諮問之。至是直正。豐信。相

繼而薨。四藩才俊等。銳意圖更張。

五年壬申五月。上御龍驤艦西巡。自鳥羽志摩詣伊勢神宮。經

大阪。拜後月輪東陵。孝明帝陵。在京都東山。還經大阪下關長門。長崎。熊

本。鹿兒島。巡覽礮臺。鎮臺。學校。經丸龜談岐。兵庫。還幸東京。

先是米人溫力多。搭我民百餘人於英船。送之布哇島爲傭奴。

以米公使攝布哇事詰之。遂遣使布哇召還之。至是。祕露國船。

強買支那人三百餘人於瑪港。爲奴隸。過橫濱。支那人脫去。潛

搭英船乞哀。以奴隸賣買。爲萬國公法所禁。英公使告之外務

卿副島種臣。七月。種臣推究。以報清國。江蘇同知陳福勳來

橫濱。謀救解。祕露人棄船。逃歸其國。祕露聞而不服。遣使責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七

我處置不當。求損害賠償。辯論不決。因取決露帝。露帝遂以我

爲直。舊俗有限年賣身。稱年季奉公。至是廢之。雇役之制。雇役限一

年。民間習業使役者限七年。悉放遣娼妓。

廢大學置文部省。管掌府縣教育。大木喬任爲文部卿。八月。改

定學制。始分大中小學區。定學齡。使全國男女六歲以上悉就

學。設師範學校於大學本部及府縣。講習小學教則。以養成教

員。設外國語學校。熟習亞細亞。歐羅巴。諸國語學。尋改南校

爲開成學校。改東校爲醫學學校。大學之制漸就緒。

維新之初。復神道廢佛法之說起。後竟不行。尋改神祇省爲教

部省。又并之文部省。舉祭祀諸典。屬式部寮。教導職請設大教

車親西巡

放祕露傭奴

廢大中小學區定學制

神佛處分

改定律例

置邏卒

置警保寮

諸工業興

橫濱鐵道成

院總轄說教。神佛兩徒。水火不相容。神道興隆。不過行葬祭於

民間而已。又許僧徒肉食娶妻。令稱氏姓。而佛教亦因衰頹矣。

後內務省置社寺局。管社寺事務。設各宗管長。掌宗教事。神社

之數。合官幣。國幣。府縣鄉村諸社。約五萬六千五百餘。佛寺之

數。合天台。真言。淨土。真宗。法華。禪宗。時宗等。約七萬二千餘。

前年頒布新律。既而笞杖以下。設懲役法。改徒場爲懲役場。至

是。江藤新平爲司法卿。酌各國法律。撰改定律例。凡十二圖。

三百十八條。廢磔刑。降梟首爲斬。降絞爲終身懲役。改笞杖徒

流。悉爲懲役。士族則處禁錮。大抵自非殺人放火。及持兇器強

盜等重罪。則不入於死。定斷罪無正條條例。酌量情法。聽未減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八

至五等。初東京之巡警。徵藩兵爲市中取締兵。取轄兵猶云警備兵。轄之

東京府。藩廢置邏卒。至是置警保寮於司法省。隸屬邏卒。定

違式註違條例。其他訴訟文例。代書代言規則。身代限處分代身。

限罰罰財等。皆係此時制定。又頒布監獄則圖式。整淨全國牢

獄。配裁判所。并聽民刑訴訟。司法事務。於是舉矣。

燈臺。鐵道。電信。製鐵等工業興。因置工部省。掌諸工及鑛山。

勸工等諸事。後藤象次郎爲工部卿。益起工業。九月。東京橫濱

間鐵道成。始通汽車。上親臨落之。此舉。大隈重信。伊藤博文。

排衆議起工。因賞二人。更欲起工神戶。大阪。及京都。大津。又

敷電信線路於全國。丁抹電信會社。請設自清國上海至長崎。

羅紗織場

瓦斯燈

琉球處分

改服制

用太陽曆

海底電信。聽之。時士民競移用西洋工技。設羅紗織場於千住。橫濱高島嘉右衛門。請建設瓦斯燈於橫濱。

琉球久隸薩摩藩。置邸鹿兒島。嘉永安政之際。英佛二國遞抵琉球。勸通好互市。留人而去。薩摩藩遣兵士戍衛之。至內地開港而止。是月。國王尙泰使其臣尙健。尙有恆等。上賀表。獻方物。詔冊封爲琉球藩王。列華族。賜尙泰及夫人。使臣等物有差。明年。尙泰入朝。置邸東京。藩臣祇役。而外務官駐在琉球。措置其外交。後屬內務省。諭奉明治正朔。遵行禮儀。用新定律令。改職制。遣才俊學於東京。

朝廷嚮廢唐制服裝。諸儀專主簡易。減親王公卿藩主驕從之

大日本維新史上

二十九

制。禁喝道。務除尊大之風。上行幸離宮。亦不具儀仗。許士民

散髮脫刀及立禮。至是以衣冠爲祭服。許直垂。狩衣。淨衣。直垂以下

服制名稱代之。改大小禮服常服。仿洋製。十一月。詔廢大陰曆。用

大陽曆。以明治五年十二月二日。爲六年一月一日。行改曆儀。

告伊勢神宮。及歷代皇靈。以神武帝即位年辛酉爲紀元。始設紀

元節。然猶不廢年號。改一日十二時。爲二十四時。定祭日。以

日曜日代一六日休暇。一六日休暇爲古制。維新以後用之。又

賜官吏暑中休暇。皆依仿西洋而潤色焉。開國規模已定。移彼

文物工藝。改舊就新。一時興造甚盛。加過凶饑。輸入外國米以

濟急。大使發行時。查一歲貿易。輸入之數超過乎輸出者。一億

八千圓云。此數蓋未確。姑據當時所勘查。

諸藩已廢。全國版圖。悉歸朝廷。大藏省事務繁劇。貨政改而國

債起。以通商貴。豪商三井氏。奕世以兌換爲業。維新後舉用之。

至是許其商會發用拾圓以上五種證券。尋允商會請。更爲國

立銀行。開業東京。第一國立銀行是也。銀行及銀行證券始於

此。

是歲。東京災。火起郭內。延燒至築地海岸。因令大藏省。改正

市街。盡仿洋式。建築煉瓦屋。粧飾都府。並豫防火災。先起工京

橋。新橋間。竟將及全府。於是家居之制。漸變舊式。官省。學校。

會社。及貴紳豪富之家。多用煉瓦或石構造。器具裝品。皆摸擬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

西洋。

初幕府之季。阿部正弘。備後國福山藩主執政。命高嶋茂敦。江川英龍。

教習西洋法銃隊。諸藩皆倣之。銃初用火繩。至是以燧發火。安

政之初。傳雷管。至文久傳後裝銃。鍋島齊正築礮臺於長崎海

口。用西洋式。以反射爐熔鐵。島津齊彬興洋式製鐵所。共鑄

造巨礮。幕府遂廢大船之禁。距寬政禁令。實二百二十餘年也。

齊彬又倣洋式。製昌平丸。太玄丸。艦船俗稱曰丸二艦。德川齊昭亦鑄

巨礮。造旭日丸。並獻之幕府。幕府因定國旗之制。用白質日章。

今所用是也。興製鐵所於長崎港內。尋雇蘭人。設修船渠。托蘭

人購求軍艦兵書。令麾下習銃礮者專講洋法。遣矢田堀景藏。

創置銀行

築煉瓦屋

幕府時習西洋銃隊

廢大船禁

定國旗

就蘭人學
航海術

整軍軍政

置陸海軍
二省

設徵兵制

勝義邦後稱安芳等於長崎就蘭人學航海術。後又遣榎本武揚、肥

田濱五郎等十餘人於和蘭。監臨軍艦製造，兼學造艦航海諸

術。又設海軍操練所於築地。造船所於橫須賀。相模國至是雖

國亂早定，而士氣未鎮，加以廢藩處分，軍備殊難。乃釐革軍政。

初海軍從英式。陸軍用佛式。府藩縣每萬石，徵兵五人於兵部

省。又徵親兵於薩、長、土、三藩，置鎮臺於東山。陸前國石卷西海。豐前國小倉

二道。廢藩後，定兵制。天子親爲大元帥。大縣下有元帥。參謀。

參幕議。有監軍出納軍令。將佐尉各分大、中、少。率軍隊。是歲。

廢兵部省。置陸軍海軍兩省。幕府之季，海軍稍就緒。諸大藩漸

做之，而遽逢維新，故有艦而乏人。勝安芳自幕府時，習乎海軍。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一

因爲海軍大輔，以工部省所管橫須賀造船所隸海軍省。陸軍

省管全國城郭。經稟准存五十五城。付百四十三城於大藏省

廢毀之。以參議西鄉隆盛爲大將。初元酌西洋之制。一洗養兵

之弊。十二月，詔設徵兵之制。全國之民，不問士庶貴賤，以滿

二十年爲丁。徵合格者，服常備三年，後備二年之役。餘服國民

軍。分爲礮、騎、步、工、輜重、五兵。平時各定其數。戰時則增焉。

廢親兵，置近衛兵。待其練習，漸次罷歸。舊藩縣募兵，將校往

往不服，謂土氓不堪戰。兵宜選士卒。行之二年，募兵皆解。盡

收銃礮彈藥等兵器，賞下士以下勞績。給二年間俸金。令曰：有

緩急，宜速就徵集。

置六鎮臺

置地租

改正地租

諸省卿兼
參議

皇宮災

全權大使
巡行各國

六年癸酉一月，置陸軍鎮臺於東京、仙臺。陸前國名古屋。尾張國

大坂、廣島。安藝國熊本、六所。定所管軍營。

諸藩租法不一，皆極紛錯。議者亦陳米納之弊，欲改爲金納。初

開橫濱港也。就土民田圃設市街，發地券以徵租。因將做其法。

先行之東京府下。乃廢武家地。武家謂士族以上市地等之別。許人民

任意賣買。與地券於所有主。公定地價，徵百分之一之租。全國素

皆王土。立之領主。與奪之柄。則在於朝廷。農民不過爲佃作。

又田圃耕種。有品類制限。至是廢制限。土地皆爲地主之有。遂

發地券於全國。改正地租。四年以來，全國租入集大藏省。歲入

遽豐。諸省競事興造，歲出亦不貲。會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使歐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一

米。大輔井上馨攝理財政。不堪其要求。四月，使諸省卿兼參議。

圖協商處事。冀以議論不合辭職。尋召還利通及木戶孝允。

五月，皇宮災。上遷赤阪。東京離宮。士民欲獻貲費以助新宮造營。

勅諭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以費用浩大傷國計。姑勿造宮。

幕府之時，諸藩多不通外國事情。甚嫌惡之。并擠斥爲西洋學

者。至罵曰國賊。朝廷定開國規模。索洋學者。盡登用之。又勸

諭航歐米。視察事情。爾來五六年，衆靡然向之。於是諸民西航

者。常數百千人。比年改張百度。購船艦、車輛、鐵軌、汽罐、燈臺、

機械、書籍於外國甚盛。而英、米最多。西洋工商皆驚異我殷

富。相競屬望。全權大使之至米國，彼謂開日本者我力也。所至

歡迎。其國會議下關償金之非。曰是血腥金也。蓄之不祥。乃欲盡還之。下關償金者。文久中長門藩砲擊米佛蘭三國船於下關。三國遣軍艦與之戰。遂講和。英公使與三國謀。歸曲於幕府。要求償金二百萬弗。幕府以爲過當。而內外多事。不遑熟議。終諾焉贈之也。大使至英國。亦厚遇。視各都府。船。車。製鐵等大工場。迎饗甚盛。相稱日本開化如朝陽。而學者乃疑謂。百年大木。不一夕而長。佛國新開共和治。創痍始愈。或謬傳我虐待天主教徒。稱爲教敵。和蘭則以舊好款待懇篤。聞一行解蘭語。至於垂淚。日耳曼帝厚禮遇待。首相微斯馬克語。我國與貴國。眞爲親友。露西亞以屬地毘連於我。亦甚表親懇。至伊大利。過羅馬。羅馬法王悲我天主教處分。不顧。奧地利方開萬國博覽會。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三

馬。羅馬法王悲我天主教處分。不顧。奧地利方開萬國博覽會。
博覽會謂
賽珍會 我亦與有聲譽。待遇頗厚。西班牙。葡萄牙。阻國亂而不果行。歷聘二十月。以是歲九月歸。然未能決條約改正之議。

初朝鮮戕害佛國人。遂開釁。幕府爲謀講和。未果而還政。朝廷乃遣修信使。其書有皇勅等字。朝鮮因拒之。尋又遣使勸修好。亦不受。又遣使報償對馬國欠負。罷其貿易船。且送漂民。朝鮮受漂民。而拒其他。衆議憤之。於是征韓論起矣。前年琉球民六十餘人漂到臺灣。爲生番所殘害。逃還者十二人。琉球訴之。是年。小田縣備中民亦漂到。爲其所劫掠。乃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派遣清國。始交換條約。因申理臺灣之事。清國以

征韓論起

征臺論起

西鄉隆盛
等罷

紙新聞

印刷業

諸縣動搖

化外答之。不應我求。於是征臺論起矣。既而全權大使副使相繼歸朝。政府軍營間征韓征臺論盛起。西鄉隆盛請躬使朝鮮。彼若不受。加以無禮。直就征之。同列多應此議。右大臣岩倉具視固執不可。乃執奏兩議。勅從非征。十月。參議西鄉隆盛。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五人罷職。陸軍少將篠原國幹。桐野利秋等不服。皆辭職。隆盛率之還鹿兒島。物情騷然。

自幕府末年。新聞紙行于世。維新之後。太政官日誌頒行。於是新聞紙印行益多。至是年九月。受准許者凡百二十三種。初薩摩藩遣人上海。就米利堅印書局購活字及印刷器械。長崎人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四

元木昌造得之。創建社於其地。遂得製字母術鑄製活字。設支社於大坂。橫濱。士族輩遇減祿。遽圖商工。不慣其業。多破產者。唯活版印書易慣熟。且需用尤廣。轉相摹倣。其業漸盛。是時上下皆驚嘆西洋器械之便。外商投機說其利。衆謂可拱手致富。競募資本。購求巨大機器。出口金額益夥焉。

廢藩令發。藩民往往牽戀舊主。有結黨暴行者。管廳鎮遏之。新潟縣士民稱恢復幕府。因河流開鑿事作亂。山梨縣甲斐因大

切小切租法
名稱租法。土民嘯起。皆加兵平之。諸藩士亦失職。戀舊

藩主。所在偶語。西國尤甚。薩摩素負名望。島津久光在國。憂國情不協。是歲入覲。將有所建白。諸藩士謂我志可伸。相跟集

佐賀之亂

東京亦不得其志。豐後士民請復舊藩止新令而擾亂。以兵鎮壓焉。越前亦亂。縣官募士族鎮之。美作民以徵兵令有血稅字。浮言煽動。延及丹波。備後。伯耆。出雲。四國。筑前小民乘旱災群起。入福岡縣。筑前國廳。筑後亦亂。並發鎮臺兵。踰月而平。諸藩士陰結黨。欲待變動者猶多。十二月。以島津久光爲內閣顧問。參與大議。班大臣下。置內務省。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卿。

七年甲戌一月。江藤新平脫歸佐賀。誘縣廳舉用其徒。陰集征韓黨。山口。久留米。諸地。並有動搖之色。先是佐賀不悅新政者。結憂國黨。謀復封建制。兩黨各援引其徒。翌月。憂國黨劫掠小野商會金錢。電報達東京。即令熊本鎮臺鎮之。尋遣參議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五

征臺灣

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鎮撫焉。佐賀縣士島義勇亦承內旨往諭。義勇附憂國黨。與征韓黨合。共攻縣廳。縣令奔筑後。於是嘉彰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海軍進剿。前後繼發。總督未到。叛徒挫衄而降。義勇等就縛。捕新平於土佐。誅斬有差。時征臺議方決。四月。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令參議大隈重信督征討事。赴長崎。發艦船往征臺灣。諸酋長望風納款。獨牡丹社兇頑不服。五月。從道進軍破其石門。衝巢窟斬酋長。生蕃恐懼投降。牡丹社亦降。嘉彰親王。大久保利通。既平佐賀。班其師。清國聞我征臺灣。有違言。駐清公使柳原前光。與之辯論。不諧。八

大久保利通赴清國

征臺事平定

秩祿公債

置勸業寮
彌克蕪設
牧場

幕府時牧場

月。命利通爲全權辦理大臣。赴清國。利通至北京。與其總理衙門諸大臣。往復論辯。期日要答。諸大臣遷延不決。利通曰。是非口舌所爭。報旨總理衙門。將決然捲國旗而去。駐清英國公使威妥瑪。居間調停。清國遂以我征臺爲義舉。償被害難民撫恤銀十萬兩。臺灣修道建房費四十萬兩。五十萬兩。當我六十七萬一千六百五十圓。約以約束島民。不加害航客。因撤去征臺兵。十二月復命。從道亦班軍。

中世以來。祿養兵卒。多住都城。其人皆不慣農事。又不治產業。已解其常職。欲自營業。而乏資本。因下令。還納家祿者。給六年全額。以其半爲公債證書。附利子十分一。名曰秩祿公債。并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六

與熟地一町。田三十步爲一畝。十畝爲一段。十段爲一町。荒地數町。蓋期以半額充營業費。以半額利子補生計。使之漸次土著。士族賣刀買犢。或自奮入民籍。而能自立者甚少。唯伐採樹木。未刈草萊而止。尋廢其法。又有請復族者。限以九年。爾後停之。內務省置勸業寮。諸縣亦設勸業課。謀殖產。與羽多荒蕪地。能慣牧業。及西洋習俗行。世人屠牛而食。因開牛牧於奧羽諸方。或設牛馬會社。初德川吉宗。修安房國嶺岡牧場。放養陸奧馬種及和蘭馬種。謀其繁殖。寬政中。松平定信。又養白牛三頭於嶺岡。蕃息至七十餘頭。命取牛乳。製白牛酪。記其主治功用以諭衆。爾來不廢。乃追定信之故。飼養牛馬種至千餘頭。但馬國牧牛輸之神戶。

醫學

稱爲最良。六七年之交。牛疫流行。斃者四萬二千餘頭。官爲之設賠償損耗。撲滅惡疫。方於是獸醫學興。

蠶絲、茶葉、爲貿易巨利。東京、大阪諸國、開港場。置生絲蠶種

改所。改所出前又各地定大總代。大總代、謂代督勵製造人。東北諸

國最習其業。乃設富岡。上野國製絲場。以西洋器械製絲。諸方倣

富岡製絲場
絲茶輸出

之。各設器械場而坐繰絲亦致精美。尋廢生絲稅。凡生絲輸出。

明治元年。六百五十萬圓。百二十萬斤四年。八百十萬圓。百四十萬斤七

年。五百四十萬圓。百十八萬斤而茶葉輸出。逐年益進。元年。三百五

十萬圓。六百四十萬斤四年。四百六十萬圓。一千三百萬斤七年。七百二十萬

圓。一千八百七十萬斤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七

整理內政

八年乙亥。革新之政。頗過矯正。貿易失衡。士民失度。自大使巡歐。米、鑑乎其弊。歸朝之後。用心檢束。整理內政。先停毀東

京城壘埋壕塹。縮小市街建築煉瓦屋之區。禁諸國社寺境內

伐木。保存名勝古蹟。尋設公園於諸國勝地。公園始於此。

設公園

令諸縣適宜酌定違式註誤規則。先是府下巡警設邏卒三千

人。以警保寮屬司法省。分司法行政兩警察。使檢事管之。至

是移警保寮於內務省。以統地方警察。皆一其制。置警視廳於

東京。改邏卒稱巡查。警察自是有條理焉。初幕府防暴人以兵

士。護衛外國人。稱別手組。組猶英佛二國。亦置兵橫濱自衛。

維新之後。猶不解之。士民漸去舊習。不加暴於外人。二月。英

英佛撤衛兵

佛二國撤橫濱衛兵。

上已誓五條於神明定國是。凡制度規律。以誓文爲正鵠。期立

法、行政、司法三權并立。而立法之制未整。及再改官制。潤色

大寶令。別置集議院。亦不甚協。廢藩後。太政官分爲正左右三

院。及諸省卿兼參議。右院唯存空名。左院止議法制而已。副

諸起民選議院

島、後藤、板垣等之罷參議也。諸氏連署請開民選議院。世論翕

然和之。而識者以爲尙早。當是時。盡革舊貫。務行新政。吏民

不熟審。命令輒改。有朝令暮改之謗。廟堂亦憂法令不固。於是

置元老大審二院

任島津久光左大臣。木戶孝允、板垣退助參議。四月。廢左右

院置元老、大審兩院。詔擴充誓文之意。選有勳勞及學識者。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八

爲元老院議官。使元老院廣立法之源。大審院固審判之權。乃

設上等裁判所於東京、大阪、長崎、福島。岩代國許士民控訴。以

覆審平反府縣裁判所謝案。若猶不服者。許上告大審院。并改

定諸省及陸海軍職制。頗淘汰官吏。

及臺灣事定。琉球藩王遣弟尙弼入觀謝恩。乃遣內務官。舉行

琉球小笠原島處分

裁判警察。尋郵船往復。南島大定。小笠原島。孤立於八丈島。

伊豆國南東百八十里。迤對布哇。當太平洋航路。有英米人來

住者。各國以在我版圖內不問。文久中。幕府遣官吏。未幾廢

是歲。遣外務官視察島內。設港灣諸規則。駐劄內務官吏。五年

之後。隸東京府。置島司。東海諸島大定矣。

置海軍提督府

開郵船航路

北海道廳

樺太千島交換

時海軍經畫略立。置提督府於橫須賀、鹿兒島。毀舊礮臺。以東京灣爲東部碇泊所。長崎港爲西部碇泊所。各管船艦。整備海上。審測航路。爲海備完成之漸。有征臺灣時所購買汽船十三隻。付大藏省起海運業。土佐人岩崎彌太郎。結三菱會社。業汽船運漕。因委託之。是月。始開郵船航路。經各地開港場。至清國上海。尋屬之內務省。每年給金二十五萬圓。恢張其業。與米國郵船會社競爭者數月。遂和諸。買其船四隻。以收沿海航線。

北海道既置開拓使。墾闢其地。租稅悉充其費。諸藩各分管其地。使內地民得移住。藩廢。并其管地。黑田清隆爲開拓次官。

大日本維新史上

三十九

厚撫育土人。禁耳環頰墨之俗。設學校誘導。務操國語。其土地以低價賣與。開石炭礦。使運送船常往來東京、大阪。敷鐵道於手宮、幌內。其北海
道地名間。通汽車以招移民。北地嚴寒。移者甚少。

遂募宮城

陸前

青森

陸奧

酒田

羽後

三縣士千五百人爲屯田

兵。兼從事開墾。而漁業之利甚廣。幕府以來。我民移住樺太。營漁業者漸多。露國亦開拓之。自北土進。二國雜居一島。境界論起。我以其住民種族爲徵。據歐羅巴人所製圖。以五十度爲界。露國不肯。稱雜居地。侵入域內。幕府遣使議之。未能決而止。維新之初。與之協議亦不諧。至是榎本武揚爲全權公使。駐在露都。遂諧議。以是年五月。與樺太於彼。我取其千島群島。

興地方會議

置公使領事於各國

江華島事件

遣黑田清隆于朝鮮

北徼之事始定矣。

六月。興地方官會議。勅曰。朕基乎踐祚之初。誓神明旨意。將漸擴充之。集全國人民代議者。以公議輿論定律法。開上下協和。民情暢達之路。期使人民各安其業。知有義務可以擔任國家之重。故先召地方長官。使代人民協同公議。乃頒示議院憲法。各員其遵守之。是稱立憲政體勅諭。以木戶孝允爲議長。開會議於東本願寺。東京淺草上親臨行其儀。許官吏傍聽。詔議官使務體民情。先急務歸同一。問目五條。一曰道路堤防橋梁修築。二曰地方警察。三曰地方民會。四曰貧民救恤。五曰小學校設立及保護法。十七日而畢。又親臨開元老院。其所議唯在修正

大日本維新史上

四十

立法文案。大審院則判上告而已。未幾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以議不合罷官。

開國規模漸定。駐劄公使領事於各國首府。貿易府。以勸導國民航海通商者。南米祕露修好。來訂條約。清國亦開天津、牛莊。是歲。遣大島圭介等。觀暹羅風土。

初朝鮮之阻拒我使聘。出其前任東萊府官所爲。外務官探得其情。與今府官約書契改作而還報。會征韓論起未決。是歲。再遣使。至則彼變約論細故。遂又不得要領還。既而我雲揚艦過朝鮮海。將赴清國牛莊。取薪水於江華島。遇守兵礮擊。應戰拔礮臺焚其城。於是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爲全權辦理

大臣。議官井上馨爲副。往議修好。且判理礮擊事。清隆抵江華府。與其判中樞府事申櫟。都總府副總官尹滋慶論難。申櫟尹滋慶遂屈。陳謝前事。表修好意。乃交換修好條規。認朝鮮爲自主國。并取議政府謝狀。

九年丙子三月。清隆等復命。乃許人民赴釜山浦互市。朝鮮以禮曹參議金綺秀爲修信使來聘。開元山。仁川。二港。彼此駐公使於京城。朝鮮案始定矣。

車駕東巡

六月。車駕東巡發東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攝庶政。大事則奏之行在。其不可稽緩者。處決以聞。右大臣岩倉具視等從焉。過宇都宮。下野詣日光。上野閱覽須賀川。岩代馬市。半田。上野銀礦。

大日本維新史上

四十一

經福島。上野宮城縣。七月。巡巖手縣。陸中抵三本木。上野追賞盛岡藩士新渡部傳拓地之功。又舊會津藩士廣澤安任開牛牧於北郡。陸奥二千四百餘町。因召見賜金。過青森縣。抵箱館。

御艦還東京。翌月。遣三條實美及留後參議等。巡視北海道。自四年定藩治職制。地方漸就規制。廢藩後補訂之。至是定縣官任期例。長官以十二年爲一任。滿期後仍得在職。分一任爲四期。二期以後。移籍任所。又聽乎會議。分道路爲國縣里三等。定其廣狹。

縣官任期
例
道路三等
之制

先是慶應三年。佛國開萬國博覽會於巴里。幕府及薩摩肥前兩藩。以物品往會。頗得佳譽。自許開港貿易。外人珍我工技。

各國博覽會

爭購求陶漆銅等諸器。輸出工產物。明治元年。十四萬兩。三年。進至二十三萬兩。六年。奧國維納萬國博覽會。使辦理公使携物品及工商數十人往會。傳習西洋工藝。遂謀開內國博覽會以勸工業。是歲。米國又開萬國博覽會於費拉特費。工商多乞自主出物品。官從獎勵之。貨與資本。乃率之赴會。我工藝精美。聘譽場中。如磁器。其價超佛國製。貿易物品繼絲茶而興者爲製作品。鑛物。因求機械於西洋。移其技藝。製作物品。以圖貿易增進。初年輸出凡十四五萬兩。銅器不過十餘萬兩。製工者不知外國之嗜好。貨物雖拙難售。因棄固有之美。務製模倣品。亦不售。會遭世變。華士族沽却家財。外人愛其精美購之。古器

大日本維新史上

四十二

美術獎勵

竟流出焉。衆人競爲洋風。製品多模倣西洋。所購機械亦多不中用。貨物概歸沈滯。然至五年。輸出製品猶有五十七萬圓。奧國博覽會以後。工商稍慣外國貿易。良工知存固有之美。參取西洋之長。而至邦人歸自西洋者爲示製作樣。製器稍改舊觀。輸出比年益多。是年至百五十萬圓。內務省貸資本金於起立工商會社。使之直輸販賣。不借外人手。示製工者。以其嗜好。米國博覽會之後。開店新約克。前後尙有開二三商行。我工品漸發聲價。而古器流出益多。於是美術美術。謂凡技工作。觀美者。彫給。稔陶之類。獎勵保存之論起。礦業則東北裁定之後。改造兵器。如舊製巨礮等。悉鎔解爲鎔銅以輸出。凡千餘萬斤。得價百五十餘萬

圓。肥前藩雇英人。以洋法開高島肥前國石炭礦。產額俄增。藩廢歸工部。海軍則鑿唐津肥前國礦。筑肥石炭益出。

金祿公債

士族解職離祿養。然不得遽就產業。因貸付士族授產資。於府縣適宜增殖物產。以享其利。八月。廢華士族以下給祿制。下付金祿公債證書。原額七萬圓以上者。給五年全額。以下遞加。不滿二十五圓。給十四年全額。其利子萬圓以上給五分。千圓以上給六分。以下給七分。凡爲三種。終身及限年祿者。給永世祿十分五以下。姑禁其典賣。

熊本之亂

熊本縣士大野鐵平等。惡西洋風俗漫染。大憤新政。結同志稱神風連連狗黨。十月。俄起。夜縱火襲熊本鎮臺。縣廳及司令長官

大日本維新史上

四十三

山口之亂

陸軍少將種田政明。縣令安岡良亮宅。殺政明以下數十人。傷良亮等百餘人。臺兵討之。鐵平等並自殺。餘黨多自首。福岡縣士亦起於秋月筑前國。應之。闖入豐前國。小倉豐前國。營兵擊走之。山口縣士前原一誠。維新之初有功。罷官家居。甚不喜新政。及熊本變起。聚其黨於萩。長門國。廣島鎮臺兵討之。一誠襲縣廳不克。航海東走。終就捕。青森縣士永岡久茂。舊會津藩士。密通謀一誠。與其黨俱自東京赴千葉。下總國。將襲縣廳。警吏譏察而捕之。餘黨相繼就捕。斬一誠等數人。餘處懲役。

大日本維新史上終

文學博士 重野安繹著

減地租

地租改正

十年丁丑一月。詔減地租。爲百分之二分五釐。民費不過本租五分之一。以地方廳費及營繕費爲官費支給。初諸藩稅法。寬苛輕重不一。嚮行地券法於東京也。明治六年遂欲以及全國。上諭頒地租改正法。七年使無厚薄勞逸之偏。乃查田地收穫。定地價。徵地價百分之三爲租。課地方費。使不超本租二之一。爾後發行物品稅。其額上二百萬圓。則配當其增額。欲終減爲百分一。佐賀臺灣已平。先釐正諸稅。明治之初。助鄉公役之法既廢。課稅釀酒。搾油。僕婢。車馬。舟解等。舊法又有諸雜稅。并一

大日本維新史下

四十四

千五百五十餘種。皆廢之。令地方適宜更立船、車、酒、煙草稅則。大藏帳簿。始用洋式。度量衡。舊度有數種。量衡亦漸濫。以故三器不均。一二年。使大藏省掌之。至是定其戒飾條例及檢查規則。頒三器種類表。擇便宜之地。設製造販賣二所。款新器以檢查印章。舊器亦悉查檢。自新令出。量衡加精。度定爲曲尺。鯨尺度名也。一尺二寸。當曲尺一尺二寸。二種。度量衡皆有定制。於是欲行地租改正。慮施行之一縣一郡。失其平衡。以九年均舉行焉。其夏。紀伊國農民訴貢租石價之事。結黨擾亂。冬。常陸伊勢等國農民亦蜂起。並迫縣廳。縣官募士族防之。發鎮臺兵鎮壓焉。至是發減租之詔。地租改正之事始完矣。查全國民田。得水田二百

全國田價

西南之亂

六十三萬千餘町。定其地價。爲十二億二千零十萬餘圓。得圓百八十五萬五十餘町。定其地價。爲二億六千七百二十五萬餘圓。五年之間不變更。自是全國廢石高。石高猶稱段別。即畝也。其租盡以金錢納之。然猶慮舊貢不可遽變。隨其地便宜。姑許米納半額。尋廢之。而凶歲延納法起矣。

二月。值先帝祭期。車駕幸京都。拜山陵。遂幸大和國。拜神武帝陵。會鹿兒島變報至。因駐蹕於京都。初陸軍大將西鄉隆盛。以使韓議不合。還鹿兒島。私建學校養其徒。時徵兵令初發。兵制未整。二年而備。山縣有朋爲陸軍卿。建戶山東京學校。教習士官。鎮臺步兵聯隊成。上親授軍旗。海軍制亦立。置提督府於

大日本維新史下

四十五

鹿兒島。又以集成館爲機械所。集成館者。島津齊彬嘗創立之。製造大礮諸器之所也。陸軍亦設製彈廠。隆盛固獲士心。四方不悅新政之徒。常伺動靜。篠原國幹、桐野利秋等。素侮徵兵。熊本山口之變。其黨陰通聲息。至是陸軍省將收鹿兒島製彈器械於大阪。私學校徒奪之。并奪海軍機械所。隆盛等遂舉兵。稱有所問於政府。向熊本。鎮臺司令官陸軍少將谷干城。及陸軍中佐樺山資紀等。據城固守。隆盛圍之。熊本士多應之。兵凡二萬餘人。行在得電報。褫隆盛以下官位。以熾仁親王爲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海軍中將川村純義爲參軍。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等爲先鋒。進討之。叛徒分拒田原坂。肥後國等險隘。

其鋒其銳。官軍劇戰。斃篠原國幹。議官柳原前光爲勅使。與陸軍中將兼參議黑田清隆。共赴鹿兒島。諭島津久光及忠義處分縣治。收海陸軍工廠。撤礮臺而復命。時叛徒力拒官軍。官軍不得進。筑前、豐前、長門等士。有應賊者。土佐人亦通意。熊本受圍五旬。糧食將盡。黑田清隆爲征討參軍。與陸軍少將山田顯義、警視總監兼陸軍少將川路利良等。自長崎衝賊背。自八代肥後國進。四月。入熊本城。叛徒解圍走人吉。肥後國川村純義赴鹿兒島。絕其根據。連戰數旬。叛徒四出攻略。官軍自豐、肥諸路進勦。移征討總督府於鹿兒島。叛徒潰愛獄日向國之圍。亦逃走。鹿兒島據城山。諸軍合圍之。海軍自濱海礮擊。賊勢九月。

大日本維新史下

四十六

賊窮困。隆盛、利秋等自盡。事平。鎮西其人驍悍。其地嚴險。叛徒阻險而戰。陸軍難用聯隊。兵連二百餘日。諸軍盡發。別募壯士編拔刀隊。諸路奮鬪。戰地樹木。彈痕攢集如蜂窩。數里爲之枯。其傷送病院治創痍。勅遣侍臣及醫慰問之。皇太后、皇后、親製綿撒絲賜之。上臨大阪病院。親問賜物。議官佐野常民、大給恆等。請總督創博愛社。設病院於戰地。施療傷痍者。不問官賊。社後加西洋赤十字社。今設之東京。熊本罹兵燹者。殆二萬戶。其他至鹿兒島、大分、豐後國福岡、山口等被禍者亦。盡賑恤之。設臨時裁判所。處斷俘虜。其首魁大山綱良等十三人處斬。餘皆處刑有差。時際盛夏。痧病流行。蔓延乎全國。死者無

衛生會

定勳章

設第十五銀行

國立銀行

木戶孝允

算。頒布消毒豫防法。派醫於箱根。相模國橫須賀。檢海陸班軍疫病有無。爾後痧病連年繼發。衛生會由起焉。先是製賞牌八級及從軍牌。以賞牌授功勳者。以從軍牌授從軍將校。至前年潤色西洋法。改爲勳章及從軍記章。設勳章八等。於是授佐賀。戡定以來勳功者。又授維新以來文勳者。其有殊功者賜之年金。又贈與外國君臣。始有勳章。

大日本維新史下

四十七

立銀行。貸資本金。許紙幣發行。又流通豫備紙幣。補充其餘。自有第一銀行之設。橫濱、新潟、名古屋、高知、熊本、大阪、福島、山梨等。相繼創設。至十四行。因立爲第十五銀行。兵興亘七月。其費不貲。先是改革紙幣。起金札引換公債。至是年。發行紙幣愈多。又勸府縣農工。圖增貿易輸出。金祿公債發行以後。其債券未流通。乃設國立銀行於各府縣。遂至有百五十三行。許典賣金祿債券。華族不慣乎世故。往往有傾產誤身者。因相砥礪。第十五國立銀行之設。蓋寓華族財產保護之意云。熊本解圍之翌月。木戶孝允薨。孝允氣宇爽朗。有思慮。才俊多附。晚年憂國事過興張。務抑制之。獲病不達志。朝野惜之。

七月。車駕東還。八月。移太政官廳於赤阪皇居。先是上每週一日臨太政官。至是每日親臨決機務。

開內國勸業博覽會於上野公園東京。百日。審查列品。授以四種賞牌。今後每五年一開會。其後蒐集茶、絲、繭、稻、麥、棉、糖、陶器、漆器、海物等輸出要品於各地。開共進會。內務官往往莅其品評。以獎勵焉。我邦雖位溫帶。地形狹長。沖繩諸島、小笠原島等入熱帶。千島群島。則頗達北緯高度。而中州概膏腴。故三帶物產。萃生於此。又四面沿海。多鱗介藻苔之屬。海產亦極豐富。農產物。主米、麥。他若粟、黍、蜀黍、玉蜀黍、菽、豆、蕎麥、甘藷、瓜、哇薯、菜種、木棉、大麻、藍、煙草、甘蔗之類。無地不產出。

四十八

總計之。有穫米約三千八百十二萬三千五百餘石。收麥一千八百七萬八千三百餘石。茶全國概皆產之。就中京都、靜岡、三重、一府二縣。最稱多額。通計七百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貫。蠶業逐年增殖。東北諸國最盛。長野信濃、福島上野、群馬上野三縣爲最。通計繭約一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餘石。生絲六百八十九萬九千餘斤。蠶種二百七十九萬二千五百餘枚。煙草。鹿兒島、熊本、岡山備前、茨城常陸、神奈川、福島等諸縣。多出佳種。砂糖概出于南海、西海二道。藍葉以德島阿波縣爲最。漁業則不獨沿海。以國內多川渠湖沼。所在有釣網之利。所獲或乾脂。或鹽藏。或榨作油。或爆糞田。又有海獸。毛皮牙骨。其價頗貴。且

適製鹽。若瀨戶內海瀨戶內海。最有名。礦穴探掘。益廣益精。金

礦。以佐渡爲主。有陸中、大隅、薩摩諸礦。銀礦。但馬、生野。自古

有名。陸中諸礦。羽後、阿仁、院內、岩代、半田、次之。銅礦。下野、足

尾山尤著。又有陸中、尾去澤、伊豫、石見諸礦。其他若陸前、安

藝、鐵礦。出雲、石見、砂鐵。越後、遠江、石油坑、渡島、硫黃坑。肥

前、筑後、豐前、石狩、後志、石炭坑。其產出殆無盡藏也。至製造

工品。其種類極多。舉其二三。則釀酒以近畿爲最。諸國都鄙率

莫不造。織絹亦以京都爲最。其西陣織錦綺。精巧無比。又有

八王子、秩父共武藏、桐生上野、足利下野、郡內甲斐、米澤羽前等。

爲特品。若新潟、福井越前、石川加賀、福島諸縣。織造甚多。棉

大日本維新史下

四十九

布則大阪、埼玉武藏、栃木、愛知、奈良等諸縣殊著。陶磁器。則

肥前有田窯、尾張、瀨戶窯。加賀、九谷窯。京都、栗田、清水窯。伊

勢萬古窯。岩代、會津窯。磐城、相馬窯。薩摩、鹿兒島窯等。土質

彩釉自異。各有特色。若漆器、七寶、銅鐵雕鑄諸器。莫不璀璨

奪目。秀雅適心。

置電信中央局於東京。海外通信據萬國公法而行。遂列萬國

盟約及海底線保護萬國聯合。郵便亦加於萬國聯合盟約。益

擴張內國線路。

內務省上議。請墾關原野。使華士族就業。又貸與資金於府縣。

增殖物產。興修港疏川工事。以便運輸。尋興起業公債。對面原

電信中央局

聖野築港
疏川修造

陸運海漕
大進

置東京大
學

工學農學

博士位

諸學校

修史

岩代開墾野蒜^{陸前國}案港等諸役興。於是諸國競修道路。架橋梁。疏川渠。峻嶺險阪。鑿竇道通車馬。除戰國守險之風。自許人民用洋式船舶。往往結社業汽船運漕。西征役起。運漕俄增。享利鉅多。於是海運之業益競。至設燈臺四十六所於海角。燈船二。浮標十五。礁標八於海面。舳端點船燈。以防衝突。且有船燈規則。陸運海漕之便大進。

文部省布大中小學區制之後。小學遍國內。乃圖建大中學。是年四月。并東京開成學校。醫學校。改爲東京大學。研究法理醫文四科。授卒業生以學士位。工部亦建工部大學。內務則建農學校於駒場^{武藏國}。後并工學於大學。改曰帝國大學。授博士位。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

於碩學人。又置高等中學校於全國凡七所。授高度教育。有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學校。商業。職工。美術。盲啞學校等之設。通全國。小學校凡二萬五千三百餘所。其生徒凡二百十五萬八千餘人。尋常師範學校凡四十七所。中學校凡五十四所。專門學校凡五十九所。其他陸軍則有陸軍大學校。砲工士官學校等十八所。海軍則有海軍大學校。兵學校等六所。遞信省則有東京商船。郵便電信等學校四所。至其私立教習諸科者。不遑枚舉。

明治之初。將開史局。以輔相三條實美爲總裁。不果。設歷史課。地誌課。於史官。至是置修史館。將繼大日本史之緒。古來世官

博物館
圖書館

華族學校

餘風。祕有職^{有職謂禮式之書}。故實^{謂典故之書}。記錄於家。閉諸國文籍於藩。社寺士民所藏亦多不示人。以故流傳史乘。概屬文士鼓筆之爲。文獻罕足徵者焉。自世官封建廢。祕籍始出。得正舊史之妄謬。於是太政大臣爲總裁。採訪古文書。舊記於府縣。先修南

北朝^{謂元弘建武以後數十}以後之史。遂將接乎六國史^{謂日本書紀至}。三代實錄六史。後屬之大學。國史科之學始興矣。舊幕府書庫有二。一曰紅葉山文庫。在江戶城中。明治初屬修史館。後置文書局於太政官。統轄官府書籍。一曰昌平學文庫。在昌平阪。廢藩以後。移爲淺草文庫。又設博物館於舊孔子廟。集諸藩學校書。稱圖書館。網羅內外物品。許衆庶縱覽。後皆移之上野公園。終屬帝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一

室。圖書准刻。初屬文部。定出版條例。後屬之內務。改革之初。廢貴賤秩序。立三權并立政體。一時世論矯枉過直。有流於共和政治之虞。岩倉具視等。觀察歐米。深知其非。七年以來。頗重名器。以華族爲衆人標準。上屢引見戒飭。使勉問學。養成材德。時華族有四百八十六家。設懲戒例。保護品位。中山忠能。松平慶永等。創華族會館。相督勵教習焉。尋別建學校。是年十月成。上及皇后親臨。賜名曰學習院。用先朝舊稱。後又建華族女學校。皇后每月親臨視其業。時士族有四十萬六千二百九家。位上下之間。際世局劇變。出當政務。處佐藩主。或奮創事業。及許金祿債券典賣。欲以立職業。歸農歸商者多。而

素習疎於營利。失策破產者相踵。或懶耕大息。希世有變亂。而西南戡定以後。知國家軍備之不可力爭。務自抑制。

陸海軍編隊必要樂軍制既用洋法。因習用西洋樂。一時至伶

人亦就海軍習洋樂。然竟不行。屬伶人雅樂於式部寮。文部亦

研究歌樂。創唱歌。授生徒。置音樂學校。猿樂猿散國讀相通又曰能樂。

歌舞之一種也。自足利氏之初。大行於世。諸大社寺皆用之神

事。歲首奏之府第。爲式例。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皆好之。自

舞造新謠。宴饗諸侯。必以此助興。至德川氏。仍足利氏舊。歲

首例行之。稱曰謠初。諸藩皆倣之。故時多出名優。幕府廢而猿

樂頹。至九年。延覽之於靜寬院宮。故大將軍德川家茂夫人皇太后素好之。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二

因建能舞臺

舞臺謂

於青山

御所

岩倉具視等創能

樂社。建舞臺於芝公園。

東

供皇太后覽。以助至尊孝養。每車

駕臨幸大臣參議等邸。張能樂而奉饗。能樂技人稍集。歌舞伎

演劇也流行二百餘年。漸流猥褻。維新後。以其關係風俗。官檢其

演曲。頗寓勸懲。於是演劇改良及演藝矯風等諸會起矣。

十一年戊寅五月。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中刺客薨。利通

沈毅方正。臨事善斷。當難不屈撓。自奉使西洋。用力民政殖產。

九年。土寇之起於諸縣也。主張減租之論。終始與木戶孝允協

心。贊成偉業。至是薨。年四十九。贈右大臣。家無餘財。勅賜子

利和金三萬圓。與孝允子孝正。并列華族。功臣爲華族賜金始

車駕北巡

於此。

八月。車駕巡幸。經埼玉。群馬。兩縣。閱覽製絲。自長野縣。出新

潟。駐蹕石川縣。經北陸道。至滋賀縣。近江拜弘文帝長等山

前陵。入京都。拜天智帝月輪東陵。將詣伊勢神宮。遭痧病流行。

因取路美濃。過岐阜。美濃國愛知。尾張國兩縣。至天龍川。遠江國閱

覽治水架橋。經靜岡縣。十一月。還東京。

是歲。復開地方官會議。更定地方區畫稅則。遂開府縣會。繼八

年改革之緒。

先是刊行新聞雜誌者漸增。競鼓筆舌。痛論時事。時政柄盡歸

中央政府。東京諸官省東京繁華。逐年旺盛。人物財賄。集而諸縣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三

都邑日凋落。士民苦無事。快快乎新政。記者中其意。好爲激論。

因設新聞條例。其妨害乎治安者。命停刊行。西南已平。希亂者

挫折。然猶競言論。所在設會場。演說政治學術。動輒涉誹議。

官吏亦有雷同者。因禁戒官吏演說政治。使會主申報其旨趣。

及會場於警視廳。而警察吏臨監。府縣亦准之。及開府縣會。四

方政談家。詣太政官。請國會開設而巳。樹政黨。名曰自由

黨。板垣退助嚮罷參議。請設民選議院而不行。自由黨推爲首

長。

海軍漸進張。製成數艦於橫濱。須造船所。是歲。清輝艦航歐洲。

踰年而還。造成軍艦同航歐洲者。以此爲始。於是廢鹿兒島造

復開地方官會議

新聞條例

政黨

造成軍艦始航歐洲

東京學士會院

船所。先是托英國。造金剛、扶桑、比叡三艦。至是成。至橫濱。十二年己卯一月。文部省設東京學士會院。選朝野碩學爲會員。討論學藝教育事。

去歲清國山西河南地大歉。我邦人輸錢穀賑之。至是。總理衙門大臣恭親王等。致書我公使館謝之。

下勤儉詔

上比年巡幸。將親察民事以整庶政。三月。下勤儉詔。務省冗費。竭力厚生勸業。愛養民力。

東京遷都。以濱御殿舊幕府別在芝濱爲離宮。中設延遜館。未幾英國

外國貴族來遊

皇子以丁堡侯。露國皇子亞勒西斯。相繼而至。皆館於延遜館。我諸親王亦相踵西航。國交益親密。諸國貴族、名士、豪家。陸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四

續來遊。六月。獨逸皇孫維廉邊律比來。卽今獨逸帝也。呈國書

及勳章。亦館之離宮。上親臨慰問焉。七月。米國前大統領克蘭

德夫妻至。遊覽日光下野國。諸勝。東京市民謂今日之開明。自米

國發之。相率設夜會以饗。又請車駕幸上野公園。觀騎射擊劍

犬追物。犬追物。騎射一法。克蘭德陪之。人民迎聖駕。是爲始。移用西洋

兵制之後。刀劍弓馬之舊技殆廢。自西征用拔刀隊。警部巡查

學擊劍。而劍法復行。此後島津忠義亦供犬追物於觀覽。間有

講弓馬藝者。後又伊國皇甥多馬斯、布哇皇帝等荐至。宴饗無

虛歲。

是歲廢琉球藩爲沖繩縣。舊藩王尙泰入朝。勅敘從三位。子尙

廢琉球藩爲沖繩縣

會計検査院

典敘從五位。賜金祿證券。命住東京。

十三年庚辰二月。止參議兼諸省卿。欲事務敏成也。始置會計検査院。

車駕西巡

六月。車駕巡中山道。覽甲府甲斐國。製絲。經松本信濃國。七月。抵名古屋。謁熱田尾張國神宮。抵三重縣伊勢國。謁神宮。覽大阪、名

古屋。鎮臺兵對抗運動練擬實戰。日對抗運動。於伊勢。廣瀨野、龜山。遂至

京都而駐蹕。詣泉涌寺山城國。謁諸山陵。自兵庫縣御艦東還。

正金銀行

是歲。設正金銀行於橫濱。貸付官金四百萬圓。以充外國兌換。勸諸商社直輸貿易。設日本商會於米國新約克。受內地製工

家委託販賣。以貨物不中嗜好。借兌銀不得償者六七十家。時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五

輸入品益超過。而其主要在日用物品。於是貿易品製造之論起。

東京馬車鐵道

十一月。鹿兒島縣士種田誠一等。請設鐵道於東京市街。通馬車。以便庶人往來。聽之。

十四年辛巳一月。東京火。自神田至深川。延燒九千八百餘戶。

二月。以東京數大火。而屋造蠱薄。定防火線路。設家屋之制。

專從堅牢。改道路。通溝渠。於是市區改正之議起。

上勵精圖治。尤用心於軍備。左大臣熾仁親王兼陸軍大將。嘉

彰親王等。皆爲陸軍將校。薩肥鎮定以後。改修徵兵令。爲鎮

臺野營。謂鎮臺兵。作野營。及對抗運動。練養士卒。上屢臨之。不避風雨

定防火線路

寒暑。四月。覽近衛兵對抗於相模國厚木。八月復北巡。熾仁親王、貞愛親王、參議大隈重信等從焉。至宇都宮。下野國覽東京

仙臺鎮臺兵對抗於下野國岡本原。經福島至仙臺。使熾仁親

王往視野蒜港修築。上自青森御艦。抵小樽港。北海駐蹕札

幌。右狩巡覽諸學校、紡績所、麥酒製造所、牧場。賞伊達邦成

舊仙臺開墾之勞賜謁。巡白老室蘭。其膽由箱館過津輕。陸奥

秋田。羽後覽院內。羽後礦業。經酒田。羽後鶴岡、山形、米澤

共羽郡山。岩代十月還東京。

新政主旨。原在探公議。上自北巡還。詔期二十三年開國會。罷參議大隈重信。曩止參議之兼諸省卿。使內閣分立。既而有弊。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六

及定國會開設之期。又兼之。尋置農商務省及參事院。廢租稅

延納法。而行備荒儲蓄法。政府人民各公儲租額百分之三。限

以二十年。尋使不服課稅者先納然後訴之。

先是京阪鐵道成。與東京橫濱間。東西共起。示衆以便益。岩

倉具視獎勵華族及豪富。結日本鐵道會社。布設軌道。自東京

至青森。

是歲設憲兵於陸軍。兼行政司法警察。視察軍人非違。

大隈重信既罷。衆又樹改進黨。推重信爲首長。自政黨之建。有

匪徒託之而濫行者。勅地方官。令諭士民。就業修學。制躁進過

激之行。尋定集會條例檢束之。

十五年壬午一月。定刑法、治罪法。朝廷酌中外所宜。行更革已十餘年。臣民益明習于法律。自定國會期。更整理文武庶政。先是行新律綱領及改定律例。主取本邦從來法律及明清法律制定之。未能完全。於是更備聘歐人曉法律者。使與法律編纂事。司法省設法律學校。大學置法學科。養成學生。選優者。留學外國。其編纂法案。數經審修。遂參酌佛國法。定刑法、治罪法。刑法四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關公益重輕罪。第三編關身體財產重輕罪。第四編違警罪。凡四百三十條。罪科則爲重、輕、違警三科。刑則爲主刑附加刑。二刑。重罪主刑九。爲死、無期有期之徒、遠近之流、重輕懲役及禁獄。輕罪主刑三。爲重輕禁錮。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七

罰金。違警罪主刑二。爲拘留、科料。附加刑六。爲公權剝奪及停止、禁治產、監視、罰金、沒收。其死刑用絞首。俟司法大臣命令行之。廢梟首、斬罪。治罪法六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刑事裁判所構成及權限。第三編犯罪搜查起訴及豫審。第四編公判。第五編大審院職務。第六編關裁判執行復權及特赦事項。凡四百八十條。刑事公訴。檢事爲原告。被告得用辯護士。重罪必付辯護士。又廢拷問及口供甘結。用證據法以決罪。其證據不確者不加罪。雖既宣告罪案。猶不招服者。許控訴上告。假令裁判確定。猶有具一定條例者。得以非常上告或再審方法破毀之。以伸其冤枉。又設大赦、特赦、恩典。定登記法及公證人

勅諭陸海軍人

規則、逃亡犯罪人引致條例。其法極周詳。至是行新法。廢新律改定律。改制法衙。爲控訴院。始審治安兩裁判所。

勅陸海軍。使正禮儀。以勇武信義竭力國家。曰我國軍隊。世世

皇帝所親統率也。在昔神武帝。躬率大伴、物部^{二氏、古武官名、}兵、討平

中國不順之徒。正大位。御天下。爾來二千五百有餘年。其間世

運變遷。兵制有沿革焉。古之制。天子自率軍隊征不庭。雖時有

皇后太子代之。未嘗委兵權於下。迨至中世。文武制度。概倣唐

風。置六衛府。建左右寮。設防人於邊塞。兵制稍整。然昇平日

久。朝廷政務漸流文弱。兵農始分。古之徵兵。變爲壯兵。遂爲

武士。兵馬之權。一歸武士棟梁。遭世亂離。政治大權。亦落其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八

手。殆七百年矣。雖時勢使然。非人力所能挽回。而其戾我國體。背我祖法。可勝慨哉。降至弘化嘉永之際。江戸幕府政衰。加以外國事起。將受其侮。皇祖仁孝帝、皇考孝明帝。深軫宸衷。朕受天嗣之初。征夷大將軍還政權。大小諸藩奉版籍。海內統一。始復古制矣。是雖基乎歷世祖宗愛撫黎民之遺澤。與文武忠良輔翼洪業之功績。亦未嘗不由乎我臣民能辨順逆知大義。於是思更兵制耀國威。拮据十五年。乃今始得定陸海軍制。夫兵馬大權。是朕所統。而百司諸務。乃任臣下。然至其大綱。朕自攬之。切望子子孫孫。篤守斯旨。知天子掌握文武大權之義。無或若中世以降。遺失國體。朕既爲汝等軍人大元帥。故朕賴

汝等爲股肱。汝等戴朕爲元首。一體同心。其親特深。朕得保護

國家。膺上天之惠。報祖宗之恩與否。一由汝等軍人克盡其職

與否。萬一有國家威武不振。汝等當與朕分其憂。至我武維揚。

耀其光榮。朕又當與汝等共其譽。汝等皆守其職。與朕一心協

力。保護國家。則我國蒼生。永受太平之福。我國威烈。大發宇

內之光。是朕所望乎汝等軍人也。故諭。又節略諸省不急費用。

期八年。增製軍艦。遂發行海軍公債。府縣人聞之。爭獻海防費。

乃受其千圓以上者。賜位階綬章。定橫須賀、吳^{安藝國}佐世保

^{肥前舞鶴國丹後室蘭}上二所未置。爲軍港。置鎮守府。

二月。廢開拓使。置箱館、札幌、根室三縣於北海道。

大日本維新史下

五十九

五月。置皇居造營事務局。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爲總裁。海軍中將榎本武揚爲副。經始皇居。六月。遣左大臣熾仁親王於露國。臨皇帝卽位式。

朝鮮王之初立。其生父是應攝政。王長而還政。曰大院君。王用意革政。與我修好。後聘陸軍中尉堀本禮造。使兵士習新式操練。遣金玉均、徐光範。觀察我學藝施政等。選擢其才俊少年。留學我國。大院君與王舅閔氏不善。又不悅更革。七月。軍人以欠糧謀亂。暴起闖入王宮。襲我公使館。戕堀本中尉及學生六人。公使花房義質等拒之。亂兵放火。義質等欲避難王宮。門閉不得入。乃走仁川府。亂兵又起。襲擊府廳。義質等奮鬪。出至

朝鮮事變

濟物浦。搭英國測量船達長崎。報至。急遣軍艦數隻。保護我國人。外務卿井上馨赴下關。授旨公使。遣陸軍少將高島鞆之助、海軍少將仁禮景範護之。至朝鮮。謁國王。責罪陳要求之意。與其全權大臣李裕元、金宏集議定規約六款。修好續約二款。朝鮮乃以金五萬圓給卹遭難者遺族及負傷者。以五十萬圓補助損害及衛兵費用。以表懲前善後之意。遣特命全權大臣朴泳孝、副金晚植來謝。清國聞朝鮮之變亦遣馬建忠、丁汝昌率兵赴朝鮮。使吳長慶押送大院君於北京。及我辦理公使赴任。還付補助金四十萬圓。變亂以後。駐紮步兵二中隊護公使館。清國亦遣兵在朝鮮。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

輸出輸入
增減

初幕府以國產不給。減清蘭商船之數。維新之初。解其制限。并廢耕種品制限。絲茶之利輒興。五港輸出。初年約一千六七百萬圓。九年則二千七百七十萬圓。絲茶之價居十之八。是皆爲中部東北部之專利。其民因致殷富。西國舊多大藩。久歸其統轄。征賦往往至七公三民。至是絲役除而民力休。地租減而地價貴。加以紙幣價格與正金生差。其價漸下。米價騰貴。故全國農民暴富。內外貿易。一時甚盛。自維新之初。輸出常不及輸入。至九年始輸出過輸入三百七十四萬圓。十年以後輸入復增。十三年輸出二千八百八十四萬圓。輸入三千七百八十九萬圓也。至是年。輸出漸進。凡三千九百三十八萬圓。超過輸入

設日本郵
船會社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一

設電氣燈

調和合併。稱日本郵船會社。後航路益擴。自朝鮮、支那、諸港。至烏刺氏、倭斯德、馬尼刺、孟買等。遂達歐洲。東京府民三野村利助、大倉喜八郎等。請設電氣燈。且結會社以營其業。聽之。先是市中設瓦斯燈。於是兩燈共行。光耀燦然如晝。不礙夜行。

東海道以
下鐵道成

十六年癸未。初將設鐵道於中山道。因發行公債。以道嶮工鉅。改設之東海道。民益知其便。後數年。諸國相率設鐵道會社。兩毛自下野小山。水戶。自小山。至。甲武。自武藏新宿。至。阪堺。自大阪。至。上野前橋。關西自伊勢津。至。近江草津。又。自。伊勢四日市。至。同國桑名。大坂、伊豫、讚岐、山陽、九州、各地起工。汽車縱橫。交通甚便。

設米商會所

幕府之時設米會所於大阪。空米相場。相場謂時價。空米相場。無實米而定時價也。

爲米商習慣。至維新之時。不可抑止。遂設兩米商會所於東京。

後及各地。有十七所。別設株式取引所。株式。猶云集股。取引。賣所。處理券契之所。

買公債證券。會社株券。上下趨利機。弊害日多。因廢之。將倣

西洋相場會所之制。而未果行。又銀行紙幣之額。一時至一億

四千餘萬圓。紙幣低下益甚。國立銀行有廢業者。參議松方正

義兼大藏卿。立兌換紙幣之法。是歲。設日本銀行。定爲資本

金一千萬圓。執全國理財之樞機。助國庫之利便。漸次發行兌

換券。又使國立銀行蓄積紙幣交換準備金。數年之間。減一千

四五百萬圓。正貨亦漸增多。價格稍平。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二

改徵兵令

改正徵兵令。廢免役料。徵。猶豫。延期。項目。務使全國丁壯習

兵。又更定艦隊軍艦職員。任礮術水雷長於大中尉。而諸省規

制漸周密。七月。太政官刊行官報。公示政務情狀。

岩倉具視

是月。右大臣岩倉具視薨。贈太政大臣。公爲人。望之可畏。就

之可愛。舉措精敏。稍似苛細。而局度宏大。大節不可奪。愛才

如饑渴。收攬薩長等諸藩之英俊。不偏不黨。各竭其材用。以成

就皇業。

定五等爵

十七年甲申。制定公侯伯子男五爵。應華族家格以授之。凡五

百餘人。文武功臣。黑田清隆以下二十九人。新列華族。授伯子

男爵。又設世襲財產法。保護華族。以尊嚴皇室。爵名創於此。

朝鮮再變

朝鮮開外交以來。其臣分黨。曰獨立黨。曰事大黨。常相陵軋。

十二月。金玉均。朴泳孝等。遂殺其大臣閔台鎬等。國王乞援我

公使館。辦理公使竹添進一郎。率護衛兵至王宮。適清國將卒

亦至。因生紛爭。發礮擊我兵。既而國王投清兵。我兵撤守歸公

使館。暴民襲擊燒之。陸軍大尉遭害。公使逃至仁川。乃以外務

卿井上馨爲特派全權大使。率軍艦往辦理之。

十八年乙酉一月。與其左議政金宏集議。作約款五條。表懲忿。

防事端。致金十一萬圓。給恤遭害者遺族及負傷者。并補償商

民損失。以二萬圓充公使館修築之費。三月。以參議伊藤博文

爲特派全權大使。與參議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共赴清國。至天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三

清國天津會議

津。與其大臣李鴻章議。撤回兩國兵駐紮朝鮮者。勸朝鮮王選

雇他外國人教練兵士。自護治安。將來若有出兵朝鮮。兩國互

相通報。其爲清兵所殺掠者。約待訪查取證。從嚴拏辦。

維新以來。官制數革。然大體沿襲大寶遺軌。各省皆隸屬太政

官。上申下行。不免經由繁複之弊。且國會開設之詔既下。則制

定憲法。爲最大要務。而實國家隆替所係。政府精究審議起草。

又欲歷觀歐洲各國。視察其制度典例。憲法政治之實況。十五

年。遣參議伊藤博文於諸國。逾年而還。及置制度取調局。取調。猶云調

於宮中。以博文爲長官。從事憲法制定及官制改革。至是太

政大臣三條實美上表。請改舊制。以內閣爲宰臣會議執奏之

制定憲法

太政官制
置總理大臣等十二

所。遴選一人。當中外職務。以統一各部。因辭其職。十二月。大變更官制。廢太政大臣以下太政官及各省之職制。更置內閣總理大臣及宮內、外務、內務、大藏、陸軍、海軍、司法、文部、農商務、逓信、十省大臣、內大臣。內大臣常侍輔弼。尙藏御璽、國璽。以外務大臣以下。組織_{組織猶云構造}內閣。博文爲總理大臣。實美爲內大臣。乃定各省官制。次官、局長、次長、各限一人。書記官、參事官、祕書官、并置定員。設試驗法。選敘文官。以制年勞濫進。定公文式。法律勅令以上諭頒。閣令發於總理大臣。省令發於各省大臣。并以官報布告之。令到。限七日施行。廢藩以後。歲出約六千萬圓。遞年增加。八年以來。數減官吏。而十四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四

年增至七千萬圓。十六年又增至八千萬圓。官吏增加至倍其初。較之六年。則增歲出四分之一。俸給一項。增十分六。至是廢合各部局課。改文書使行規程。務省繁文。

定諸條例

藥品規則

氣藥監

汽船洋式
帆船數

公債償還

當此時。綜理漸密。有版權、商標、專賣、意匠等條例。興衛生會。設司藥場。定藥品規則。頒日本藥局方。設氣象臺。又設測候所於各地。暴風信標於津港。禁造日本樣式五百石以上船舶。時全國有汽船四百八十六隻。西洋樣式風帆船七百九十八隻。十九年丙戌。今年至明年。貨幣價格稍就平等。金利亦低下。乃發行整理公債。圖漸次減六分利以上公債。公債發行總額。有三億九千五百四十萬圓。年年償還。迄二十年減至三億七百

輸出超過

全國人口

條約改正
議

置樞密院

市町村制
及地方自治

宮城成

憲法發布

餘圓。外國貿易全額有九千六百二十五萬圓。十五年以來。輸出常過於輸入。全國人口。廢藩之初。有三千三百一十一萬餘。本年則至三千八百五十萬七千百餘人。

初幕府之與歐米諸國締約也。其文一係彼所草定。以內訌之故。減關稅兩次。常不利於我。彼又不服我法權。故維新之後。外務卿寺島宗則等。與彼協議。將改正之。至十二年。米國始承認焉。約舉日本沿海互市全權委於我。待各國改約。然後實行。其後外務卿井上馨。又與各國公使聚議。於是議略成。而事漏聞。上下論者。不服其條款。二十年。馨遂解官。及大隈重信、青木周藏、榎本武揚、陸奧宗光等更爲外務卿。協商數回。至近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五

時得奏其效。

二十一年戊子。置樞密院。選元勳及練達政務者。任顧問官。諮詢重要國務。以伊藤博文爲長。黑田清隆代爲內閣總理大臣。清隆尋罷。山縣有朋代之。

創市_{通邑大縣}制、町村制_{町民居次市者村次町者}。定地方自治制。設市會、町村會。選舉公民爲議員。市置參事會。町村置長。任行政之事。務存隣保團結舊慣。發達地方共同利益。以保護其權義。

二十二年己丑一月。自明治六年皇居火。上久在赤阪離宮。至是造營功竣。改稱宮城。徙御焉。適憲法成。二月。上告祭皇祖。親臨式場。召集親王、大臣、在京勅奏任官、華族、府縣知事、裁

判所長、府縣會議長等及外國公使等。勅頒憲法。凡七章七十六條。其旨趣曰。大日本帝國。萬世一系之皇帝統治之。皇帝者國之元首。依憲法條規。總攬統治之權。日本臣民有兵役、納稅之義務。自非依法律。無受逮捕、監禁、審問、處罰。無被侵其所。有權。自非妨安寧秩序。背臣民義務。有信教之自由等。帝國議會。以貴族院、衆議院、兩院成。每年召集。協贊法律。及國務大臣、樞密顧問、司法、會計等件數條。皆規定之。又定皇室典範。凡十二章六十一條。定皇位繼承、皇族皇室御料等事。乃頒議院法、衆議院議員選舉法、貴族院令及會計法。是日敕國事犯者。賜金八十歲以上。遣使告岩倉具視、島津久光、大久保利通。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六

毛利敬親、鍋島直正、山內豐信、木戶孝允等之墓。贈位西鄉隆盛等。我皇上欣增國家隆昌。臣民慶福。制定大憲。保護臣民之權利財產。是日也。距神武帝即位。實二千五百四十九年。而恰值紀元節。衆庶感戴聖旨。驩虞之聲。充溢都鄙矣。

是歲。立第二皇子嘉仁親王。爲皇太子。

立皇太子
市區改正

文化大開。車馬之往復。貨物之運搬日增。以東京街衢差狹隘。屈曲。不便通行。且不適防火、衛生、行軍等。設市區改正委員會。課市民以特別稅。以充費用。其礙改正道路者。漸次購其土地家屋。廣道路幅員。修築溝渠橋梁。定公園、市場、屠場、墓地等。於是市街面目大改。

東京水道
改修

幕府之初。江戶乏清水。人苦飲用。而城西牟禮村武藏國有一池。清泉涌出。鑿渠引之。被神田江戶市諸街。曰神田上水。水上猶云。命其池曰井頭池。承應中。德川四代將軍家綱時市人清右衛門、莊右衛門者。請引多摩川水。多摩川發源甲斐國。貫流武藏國。入于海。其水清冽。幕府允之。給賞興工。自羽村武藏國至四谷。鑿渠長十二里餘。分派其水於江戶市街。曰玉川上水。自四谷至市街。埋木規於地底。縱橫流通。每街鑿井泄之。以資飲用。其利甚溥。以木規易朽。今悉換用鐵管。設漉池數所。去淤滓。謀普及。其他若大阪、橫濱、長崎、箱館。以難得美泉。設水道導河川。引清水以供飲用。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七

二十三年庚寅。先是學制既布。公私學校遍海內。內務督勵。外致文物。人民漸知開智長才之道。諸科學日進。然於修身立德。未免闕如。有違教育大旨。十月。上召總理大臣山縣有朋、文部大臣芳川顯正。親賜勅語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已。博愛及衆。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義勇奉公。可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矣。如是不獨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遺風。斯道。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

教育勅語

子孫臣民所當俱遵守焉。通之古今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庶幾朕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文部大臣乃附訓令。頒之天下。謂之教育勅語。諸學遵奉。於是教育之大本定矣。

廢元老院

始開國會

國會開設之期在本年。朝野準備已完。府縣選舉衆議院議員。是月。廢元老院。以其議員多任貴族院議員。十一月。詔召集帝國議會各員於東京。貴族院以伯爵伊藤博文爲議長。衆議院舉中島信行爲議長。上親臨貴族院。舉開院式。貴族院以皇族華族及有勳勞學識者。與納稅多額者。爲議員。衆議院。選出練達有人望者。爲議員。各三百人。兩院各分部。定常任委員。議定各種法律案及次年會計豫算。凡九十日而畢。是爲帝國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八

第一議會。於是立憲政體之實始舉矣。

公布民法
商法等

公布民法、商法、行政裁判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裁判所構成法。民法五編。爲法例、人事編、財產取得編、債權擔保編、證據編。商法三編。爲商賈通則及關海商破產事等。行政裁判法。爲行政裁判所組織、權限及行政訴訟方法。民事訴訟法八編。爲總則、第一審訴訟方法、上訴、再審、證書訴訟及爲替換貨幣。訴訟、強制執行、公示催告方法、仲裁。仲裁猶停方法。刑事訴訟法八編。爲總則、裁判所、犯罪搜查起訴及豫審、公判、上訴、再審、屬大審院特權訴訟方法、裁判執行復權及特赦、廢治罪法。諸法探泰西法律。參之我邦習慣起草。數經討

發布府縣
三條實美
苑

論潤色。付元老院議之。得內閣裁決。待至尊批准。而公布之。於是法廷有大審院、控訴院、地方裁判所、區。謂區畫土地。屬法衙處理。裁判所、四等。裁判所中分立檢事局。定判事、檢事、書記、資格、置執達吏、廷丁等。規定司法事務處理及司法行政職務監督權等。是歲又發布府縣制。

二十四年辛卯二月。內大臣三條實美薨。公爲人溫良誠實。以閱閱有名望。繼忠成公遺志。夙慨皇家衰微。欲振起之。會尊攘論起。志士皆謀戴公成事。公亦奮不顧身。中經艱苦。遂成維新偉業。爲首相二十餘年。退爲內大臣。至是薨。

二十五年壬辰。去年總理大臣山縣有朋薨。松方正義代之。是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六十九

年正義薨。伊藤博文再爲總理大臣。

朝鮮防殺
令

二十六年癸巳。朝鮮自結仁川條約以來。無事數年。我國人民往與貿易。元山津地產米穀。我商賈多輸出之。至二十二年朝鮮咸鏡道監司趙秉式。託名凶歉。布防穀令。禁米穀發賣及輸出運搬。於是我商既約沽買者。不能收領之。當輸出者。其期悉違。受損害者。凡金十四萬一千六百餘圓。然妨通商違條約。且其年豐登。不匱米穀。而出此令者。係趙秉式濫用職權。營求私利。故我駐韓公使近藤真鋤。迫韓廷求撤回此令。賠償損害。韓廷遷延。以翌年四月。始解禁。貶秉式。猶不肯賠償。既真鋤罷歸。梶山鼎助代之。又論詰之。韓廷遂屈。請償六萬圓。然以

多過日時。計損害元利。既上二十萬圓。故議不諧。尋鼎助亦罷。大石正已代之。是年一月赴任。嚴迫賠償。韓廷猶託言左右。屢延答期。正已怒。遣書責之。清國總辦袁世凱居間調停曰。防殺令之反條約。固不可爭。曲在韓廷。但韓廷貧不能盡償。須隨前請償六萬圓完局。正已不肯。遣書世凱。謝其厚意而拒調停。五月。正已謁朝鮮王呈書。申理其事。王始知之。大驚。遂約賠償十一萬圓。

二十七年甲午。初朝鮮十七年之變。金玉均、朴泳孝等。謀革新弊政。不成。走投於我朝鮮。遣使求引致玉均等。我以其係國事犯亡民。弗聽。乃遣刺客伺玉均。事露。我捕刺客。押送朝鮮。玉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

朝鮮東學黨之變

均等南北漂泊。經十年。是年三月。朝鮮又遣洪鐘宇誘玉均遊清國。殺之上海客舍。使李逸植謀刺泳孝。不成就捕。時朝鮮全羅道亂民起。號東學黨。以除重斂苛稅。誅貪官污吏。革新弊政。掃清君側爲名。其徒數千人。勢頗猖獗。慶尙道亦有應之者。進陷全州。全羅道首府朝鮮官軍往征屢敗。不能勦滅。宣惠堂上統衛使閔泳駿。以外戚久擅政權。多牽親族門客。占樞要之職。結託袁世凱。恣意暴橫。亂民之起。首斥閔氏。五月。泳駿私約世凱。請清兵來援。世凱卽電報本國。清國發兵。自威海衛乘船。六月八日。達朝鮮牙山。全羅道其日報我曰。依朝鮮乞援。遣三衛兵上牙山向全州。亂民平定。當遵天津條約。卽撤兵。不敢留防。

又遣其海軍揚威、平遠、操江三艦入仁川。濟遠、致遠、二艦巡牙山沿海。當是時。朝廷聞朝鮮騷擾漸激。韓廷力不能鎮定。亂民進逼京城。仁川、釜山亦接亂地。且有清國既發大兵之報。會我駐清公使兼朝鮮公使大島圭介。假歸在東京。卽命急赴朝鮮。圭介搭八重山艦發。九日。達仁川。率海軍陸戰隊入京城。尋遣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率兵至朝鮮。護我使署及居留商民。使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常備艦泊仁川。報其事由於清國。

朝鮮亂民素烏合嘯聚。不過憤官吏暴橫。聞清兵既屯牙山。我兵又入京城。皆烏駭獸奔。潛匿踪跡。輒就鎮定。而清國猶濟軍來牙山。別自義州。朝鮮平安道向平壤。同上我意固在乎輔朝鮮獨立。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一

保東洋平和。亂民之起。實基乎政治極弊。非改革之。難期禍亂之絕。故欲諮之清國。協力共行革政。清國多方沮抑。徒要我撤兵。不應勸告。且送大兵示威力。務妨礙扞拒。於是我不得不獨當其任。七月。傳旨大島圭介。具政弊革新五事。申之韓廷。朝鮮王納之。選廷臣爲委員。與圭介議之。時清將在牙山出諭示。以朝鮮爲屬國。圭介見之。詰袁世凱無狀。責韓廷以其爲屬國與否。韓廷答以爲獨立國。既而韓廷意又動。請待我撤兵。從事革政。其夜袁世凱竊去京城。駕軍艦歸清國。圭介責韓廷。以據十八年條約。建築我兵營。及撤在韓清兵。證朝鮮獨立。期三日求決答。韓廷不答。圭介謂內亂既定。清兵未退。是韓廷有抱

異圖者。不可不急護王宮。二十三日。使我兵守王宮。先是大院君自清國還。幽鬱不得志。於是王召之。大院君即入見王。王委以政務。圭介又入。王又請爲顧問。協議之。遂改官制。刷新舊弊。

二十五日。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艦過朝鮮豐島洋。適清國益送兵牙山。濟遠、廣乙二艦來。與我艦相接。彼急開礮挑戰。我乃應戰。擊沈廣乙。走濟遠。清雇英船高陞號。載兵一千餘至。操江艦護之。我艦逆之。操江降。捕獲之。高陞清兵不肯降。乃又擊沈之。殲其兵。

朝鮮既保獨立。而清兵未退。築壘成歡。牙山有逼京城之勢。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二

韓廷請我兵攘之。二十九日。陸軍少將大島義昌。率兵攻成歡壘。激戰數時。陷之。尋進牙山。清將直隸總督葉志超先遁。清兵皆潰。遂取之。所遺棄旌旗、銃礮、刀矛。下至雜件無算。

八月一日。下宣戰詔曰。朕茲對清國宣戰。爾百僚有司。宜體朕意。以務達國家之志意。期必無遺算。惟朕即位以來。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柔近懷遠。海外諸邦。交際日新。以清國朝鮮與我接壤。尤厚友邦之誼。夫朝鮮本我所啓誘以伍亞歐列國。其爲獨立國也明矣。而清國屬邦視之。陰誘陽嚇。干涉內政。乘其紛擾。假口救難。擅出大兵。朕依明治十五年條約。出兵備變。更欲使朝鮮免禍亂於永遠。保治安於將來。以維持東洋全局。

之平和。先告清以協同從事。彼反設辭拒之。於是我勸朝鮮。以釐革秕政。內鞏治安之基。外全獨立之權。朝鮮既諾之。而彼陰妨礙之。加之託辭左右。以緩時機。增派大兵於韓土。要擊我軍於韓海。可謂無狀之極矣。事既至斯。雖朕專欲終始平和。勢亦不得不公言宣戰。汝有衆忠實武勇。速復平和於永遠。以宣揚帝國之光是日。清帝亦宣布開戰。我駐清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去北京。而英國首言局外中立。各國相次皆公布中立。宣戰詔下也。士民奮起。或願從軍。或獻軍資。自貴族富豪。至婦人小民。結社相會。皆期報國恤兵。若士族壯丁。相率乞團結義勇兵赴戰。以海陸軍備既足。國有常制。民有常業。下勅慰諭止。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三

捕獲審檢
令及審檢
所

清國兵守
平壤

之海戰所捕獲物件。歸其國所有。爲萬國通例。然不能無剽掠攘奪之嫌。故設裁判所。檢其捕獲之正否。處以公平。亦爲定制。我國開戰。首獲清國軍艦操江號。知後必多捕獲。於是勒布捕獲審檢令。選海軍將校、外務、司法官。兼審檢官。置高等審檢所於東京。審檢所於佐世保。肥前國且與朝鮮約攻守同盟。初清國連送軍於牙山築營壘。又進兵。陸路自遼東經義州。海路自旅順口。威海衛。達大同江。萃精銳於平壤。謀夾擊我京城。軍及牙山敗。皆逃保平壤。於是平壤有清兵約二萬四千餘人。韓兵約一千人。平壤、高麗故都。爲平安道監司所居。東南臨大同江。西北負邱岡。城北有牡丹臺。兀然突起。俯瞰四邊。清軍

更增築假城堡數所。隔大同江。別設堡壘於船橋里。架浮梁於江。通往來。自義州至平壤置兵站十六所。便乎糧食草秣徵發。軍隊往來宿憩。蓋固守平壤。以抗我軍也。我軍乃決征討之議。前軍先發。尋第五師團長陸軍中將野津道貫。率兵航釜山。陸路入京城。

遣慰問使于朝鮮

朝鮮既納我言。改置政府。釐正制度。上深喜之。特派樞密顧問官西園寺公望使朝鮮。三十一日。公望率公使大島圭介、法制局長官末松謙澄等。入王宮。謁國王、王妃、世子、大院君。傳上慰問之旨。贈物有差。皆拜謝。敬禮備至。儀式整肅。大改舊觀。國俗。婦人憚會見男子。宮廷最嚴。及我勅使至。王妃垂簾謁見。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四

洵爲特典。

九月。以陸軍大將山縣有朋爲第一軍司令長官。陸軍少將小川又次爲參謀長。第一師團長陸軍中將桂太郎等屬之。八日。搭運送船數隻。海軍艦隊護之。發廣島。十三日。達仁川。入京城。

移大本營於廣島

上爲大元帥。置大本營於東京宮城。親決軍機。第一軍既發。乃移大本營於廣島。是日。車駕發東京。參謀總長熾仁親王、總理大臣伊藤博文、陸軍大臣大山巖、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宮內大臣土方久元、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以下文武諸官從之。十五日。至廣島。置大本營於鎮臺城中。

攻陷平壤

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至開城。朝鮮黃海道。定平壤攻擊部署。分爲三路。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自黃州上同進。道貫率師團本隊次之。第十旅團長陸軍少將立見尚文自朔寧上同進。號曰朔寧支隊。適第三師團部下一隊至元山津。使陸軍大佐佐藤正率之。自陽德平安道進。號曰元山支隊。八月三十一日齊發。九月六日。混成旅團兵入黃州。十日。進次中和。清軍退守船橋里。野津道貫率師團本部。自鐵島上流渡大同江。朔寧支隊經遂安黃海道。三登渡江。屯國主峴。元山支隊經陽德成川。亦渡江進順安。平安道。取其兵站。順安爲義州路。出敵背後。而清軍未之知也。十五日黎明。混成旅團進薄船橋里。船橋里係孔道。當敵正面。清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五

軍謂我兵集力於此。故盡勁銳守之。且其將葉志超。愧牙山之敗。拒戰甚力。我軍謀控制之。使他路軍襲擊無妨。奮進屢衝其壘。苦戰數時。殺傷相當。至日昃交綏。元山支隊自順安向平壤。攻陷其左翼堡壘。朔寧支隊自東進。迫右翼堡壘陷之。與元山支隊合。攻牡丹臺。清軍前後受敵。不暇顧他。師團本部前隊纔達平壤。擊走滿州騎兵。陷西壘。朔寧、元山、二支隊。遂陷牡丹臺。破玄武門。傅北城。將陷之。壁上忽舉降旗。蓋清將左寶貴戰死。清軍氣大沮。將僞降謀遁走也。我察之。分兵扼其走路。清軍果乘夜潛出。向義州走。我兵追擊。僵屍滿路。翌曉。諸軍齊進入平壤城。是役。我兵死者百五十餘人。傷者四百餘人。清

兵死者五六百人。傷者不可勝計。俘虜六百餘人。所捕獲。礮銃。彈藥。旌旗。刀槍。金銀塊。米麥。之類無算。

海軍敗清艦於豐島洋。清北洋艦隊畏避不出。我艦日探偵海上。不見隻影。遂決意進擊。八月十日。分軍艦二十隻爲二隊向威海衛。清艦既遁。蜚渤海灣。我艦進過芝罘。長山島。入海峽。終不遇敵艦還。至是至大同江口。遙助陸軍擊平壤。且備敵艦來援。既駐第二遊擊艦隊於仁川。第三遊擊艦隊於大同江。第一遊擊艦隊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艦。本艦隊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赤城。七艦及西京丸。共十二艘。結爲艦隊。司令長官海軍中將伊東祐亨駕松島艦。海軍司令部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六

長海軍中將樺山資紀。駕西京丸。將赴鴨綠江口。十七日。至黃海洋。時清國聞我攻平壤。搭載援軍於運船數隻。使北洋艦隊護送於大東溝。清國盛京省等地。既達。是日轉舵。定遠。鎮遠。靖遠。致遠。來遠。經遠。威遠。濟遠。揚威。超勇。平遠。廣丙。十二艦。率水雷艇六隻。相踵而來。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在定遠。客將獨人漢納根在鎮遠。與我艦隊遇於海洋島東。正午開戰。彼我艦隊。旋轉離合。操縱能得其法。礮震煙合。海波皆立。激戰五時。至薄暮。擊沈超勇。揚威。經遠。致遠。四艦。定遠。來遠。發火。敵艦隊大亂皆遁。我遊擊艦追之。至夜引還。海上無復黃龍旗影矣。我松島。比叡。亦發火。輒撲滅之。十八日。共還大同江口。開

開臨時議會

取九連城
安東縣鳳凰城等

發第二軍

大本營於廣島之日。平壤捷報至。尋黃海捷報亦至。上大喜。直發電報。厚賞陸海軍將士。十月。開戰以來。經費極多。雖國庫所儲。可能支持。進入清國。則其戰期不可豫知。於是議定軍費徵集。臨時召集帝國議員於廣島。十八日。舉開院式。上親臨。乃議軍事費豫算案數件。舉場贊同。無有異議。

我軍既入平壤。第一軍司令長官以下皆來會。議北進。立見尙文先發。至義州。清軍既遁。尋諸將皆集。義州在朝鮮極北。隔鴨綠江。對清國盛京省九連城。九連城壘壁餘一里。設礮臺數座。其北有虎山。尤爲險要。清將馬全敘守之。長官下令定部署。陸軍大佐佐藤正。自水口鎮。平安道涉鴨綠江上流。擊破安平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七

河。盛京省口敵壘。夜潛架橋於鴨綠江渡軍。攻虎山。九連城拔之。

一支隊取安東縣。同上一支隊取鳳凰城。

先是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兼陸軍大臣。更編第二軍。陸軍大將大山巖爲司令長官。第一師團長陸軍中將山地元治。少將乃木希典。西寬二郎等屬之。十六日。發廣島。二十四日。至清國盛京省華園口。無守兵。我軍悉上。休人馬。先綏撫土民。揭諭示於各處。不抗我軍者。加意庇護。從軍者拋兵投誠。亦不誅戮。嚴禁掠奪。秋毫無犯。所需兵餉。必發給銀兩。第一軍亦置民政廳於安東。聽人民訴訟。於是土民逃避者。皆回家安業。簞食壺漿。爭迎我軍。

取金州大連灣

十一月。第二軍進攻金州陷之。清軍潰。向旅順及復州走。直衝大連灣。守兵既遁。我海軍毀清軍所布設水雷。

取旅順口

十七日。第一師團長陸軍中將山地元治。發金州向旅順。第二旅團長西寬二郎爲前隊。元治次之。司令長官陸軍大將大山巖又次之。第一旅團長乃木希典爲右翼。混成旅團長長谷川好造爲左翼。旅順。清國渤海門戶也。置船渠水師營。又有陸軍數營。守兵一萬四千人。前面海。有黃金山等砲臺。後有椅子山。松樹山。二龍山等砲臺。據山扼險。共二十餘所。而椅子山最險要。元治率第一第二旅團擊之。清軍竭力拒戰。松樹黃金二臺。發砲援之。激戰亘時。我步兵隊冒煙突進。遂陷之。案子山。望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八

臺二臺。及山麓清軍皆潰。進陷松樹山。右翼兵又陷饅頭山。左翼兵別攻二龍山拔之。又陷鷄冠山。乃遣兵入旅順市街。進薄黃金山拔之。海岸諸臺。望風潰散。於是旅順半島。砲臺。兵營。船渠及百般器械。繫泊艦船。悉爲我有。海軍艦隊。應陸軍擊砲臺。戰正酣。清國水雷艇二隻逃脫。擊沈之。旅順險要。稱東洋無雙。佛國驍將提督孤拔嘗歎曰。率一萬噸以上甲鐵艦二十隻。水雷艇三十隻攻之。非費半年。不能輒陷落。而我軍不終日取之。乃置軍政廳於金州。旅順。軍廳於狎子窩。普蘭店。付軍港於海軍艦隊。司令長官以下還金州。

初我軍攻旅順。留募兵於金州守之。陸軍大佐河野通好爲長。

取連山關

清軍來襲。我兵吶喊進擊破之。而旅順潰兵三千餘。將走復州。過金州。又擊走之。

取岫巖城

第一軍第十旅團長立見尙文在鳳凰城。遣兵至連山關。擊清軍走之。清軍走屯摩天嶺。清將依克唐阿。率吉林省及黑龍江兵數千。與摩天嶺軍相應。來侵。陸軍大佐富岡三造在連山關。慮腹背受敵。退陣草河口。至夜盛燒警火。敵謂我兵大加退去。一隊向岫巖。敵既遁。會第五旅團長大迫尙敏亦來。取之。山縣司令長官在九連城。遣陸軍大佐西島助義破寬甸。轉向賽馬集。

取復州

十二月。第二軍乃木少將。遣中佐隱岐重節領前軍向復州。旅

大日本維新史下

七十九

順敗兵及清將宋慶等皆退。蓋平。重節卽入復州。立見尙文牽制連山關。摩天嶺之敵。至樊家口。清將依克唐阿。謀自遼陽。吉林。二路夾擊鳳凰城。躬自遼陽來。尙文突貫斷爲兩段。清軍大敗。一將自吉林來者。直迫鳳凰城。時陸軍中佐友安治延居守破之。

取海城

第三師團長桂太郎。至岫巖。率本隊自中道進。第六旅團長大島久直爲前衛。大迫尙敏爲右軍。佐藤正爲左軍。進析木城。守兵皆遁。追擊向海城。取之。清兵敗走遼陽及牛莊。

山縣有朋有病。上軫念其年老勞多。召還。以野津道貫代爲第一軍司令長官。陸軍中將奧保鞏爲第五師團長。有朋歸。任監

紅瓦塞之戰

軍。

海城爲遼東要鎮。清軍欲必復之。屯蓋家屯、紅瓦塞等地。屢來窺。桂中將使大島久直向蓋家屯。大迫尙敏向紅瓦塞。至下加河。清將宋慶擁大兵在紅瓦塞。布列陣勢。自馬圈子、香水泡子。至下加河。尙敏與久直合攻之。清軍礮銃交發。防戰甚銳。劇戰半日。陷之。宋慶走據田莊臺。

第二軍欲通信於第一軍。選精兵七十五人。潛過敵地。向海城。間關數日得達。於是兩軍始通。

取蓋平城

二十八年乙未一月。第二軍少將乃木希典。進取蓋平。

桂中將以孤軍在海城。警戒不懈。分諸將屯近傍山頂。清國吉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

熾仁親王

林將軍長順。率兵二萬。自遼陽來襲。我縱兵逆擊破之。清軍大舉又來。佐藤正率兵急突之。腺甲山、雙龍山。兵又援之。清軍大敗。走遼陽。

是月。參謀總長陸軍大將熾仁親王薨於廣島。親王以懿親貴重。東征西討。常任總督。亂平則居台槐。文武兼任。翊成宏業。及日清交戰。參贊帷幄。多所裨輔。近衛師團長陸軍大將彰仁初嘉親王。代爲參謀總長。第四師團長陸軍中將能仁親王爲近衛師團長。

威海衛在清國山東省東端。前有劉公島。日島。東有百尺崖。互成犄角。北對旅順。爲渤海咽喉。北洋艦隊據其內。沈巨材於

取榮城縣

灣口。鐵鎖聯之。以防襲入。廟議決海陸夾攻。命第二師團長陸軍中將佐久間左馬太。第六師團長陸軍中將黑木爲楨。率軍發廣島。我艦隊護之。至山東角。榮城灣。取榮城縣。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託英人遺書於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勸降。汝昌不答。

第二軍司令長官大山巖。至榮城定部署。第六師團爲右軍。取威海路。向摩天嶺。第二師團爲左軍。取芝罘路。自鳳林集向威海。少將山口素臣爲左軍右翼。貞愛親王爲左翼。至虎山。清將總統戴宗騫。率鞏綏兩軍守之。礮戰數時。貞愛親王督戰突陣。敵軍潰走。右翼亦破敵軍。與右軍聯絡。拔龍廟嶺礮臺。右軍自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一

攻威海衛
破海岸礮臺

九阜村進。少將大寺安純。率前衛進迫摩天嶺。清軍海岸礮壘。起於百尺崖。亘山谷。至摩天嶺。地勢最高。爲威海背後第一要害。我軍奮戰陷之。敵艦及劉公島、日島、礮臺射擊甚猛。我兵多死傷。安純死之。既而我軍進奪鹿角嶺、百尺崖、諸壘。威海南部悉陷。

取威海衛

二月二日。第二師團遺偵騎於威海。清軍既遁。我軍卽入之。分兵守礮臺。綏撫民人。

清國請和
使來拒之

初我軍連戰連捷。清廷震驚。有講和意。去年十一月。使雇吏獨人德瑞琳齋李鴻章書來神戶。我以其非正使斥之。至是。使戶部左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爲欽差大臣。來神戶議和。

我迎之於廣島。上命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爲全權辦理大臣、及會見。以蔭桓等無全權資格。拒絕之。四日。發廣島歸清國。

水雷艇擊
沈清艦

威海衛之役。我艦隊合力陸軍。擊百尺崖陷之。又擊劉公島。威海衛既陷。丁汝昌獨據劉公島。日島意氣不屈。我水雷艇夜潛至灣口。斷鐵鎖。除巨材。三十丈許。僅得通航。乘夜襲入港內。清艦排列。警戒頗嚴。我第二十二號艇先發水雷。九號艇近定遠艦。轟沈之。敵艦礮銃亂擊。九號艇壞機關。二十二號艇坐礁。得救僅免。翌曉。第一艇隊又襲擊。沈來遠、威遠、寶華、三艦。艦隊分爲左右。擊劉公島。日島清國水雷艇數隻脫西口走。第一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二

遊擊隊追擊捕獲之。清艦來攻海岸礮壘。鹿角衛守兵擊沈靖遠艦。

丁汝昌乞
降

十二日。清廣丙艦長程璧光。駕鎮北艦。揭白旗。携丁汝昌書。來我旗艦松島。司令長官伊藤祐亨會見。其書曰。革職留任北洋海軍提督軍門統領全軍丁。爲咨會事。照得本軍門前接佐世保提督^{指 祐}來函。只因兩國交爭。未便具覆。本軍門始意決戰。至船沒人盡而後已。今因欲保全生靈。願停戰。將在島現有之船及劉公島。並礮臺軍械。獻與貴國。只求勿傷害水陸中西官員兵勇民人等命。並許其出島歸鄉。是所切望。如彼此允許可行。則請英國水師提督作證。爲此具文咨會。貴軍門請煩查

取牛莊營
口田莊臺

照。即日見覆。施行須至咨者。祐亨與第二軍司令長官謀。除請英國提督一事。餘皆許之。約明日來會商議。交付礮艦等。並贈葡萄酒、三鞭酒、乾柿。十三日。璧光又來。呈汝昌書。書曰。伊東軍門大人閣下。頃按覆函。深爲生靈感激。承賜禮物。際茲兩國有事。不敢私受。謹以璧還。並道謝忱。來函約於明日交軍械礮臺船艦爲時過促。因兵勇卸繳軍裝。收拾行李。稍需時候。恐有不及。請展限定。於華歷正月二十二日^{我二月十六日}起由。閣下進口。分日交收。劉公島礮臺軍械。並現在所餘船艦。決不食言。端此具覆。外繳呈惠禮三件。璧光曰。汝昌接回書。深喜見允。裁此書。命予附呈。仰藥自殺。鎮遠艦長劉步蟾。陸兵統領張文宣。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三

亦自殺。祐亨痛悼其死。許延期。且約清國將領卽來商議。午後威海衛道臺牛昶兩。與璧光來。結交付條約。十六日。艦隊入港中。上劉公島。收礮臺軍械及鎮遠、濟遠、平遠、廣丙、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諸艦。祐亨憫汝昌之死。特與康濟艦。載柩送還。清軍皆解武裝。水陸散去。于後。祐亨輯與汝昌往復書牘及其軍中筆札。曰丁汝昌遺墨。上木行世。渤海門戶既開。於是毀威海礮臺。置守兵於劉公島。諸將還金州。

三月。第一軍司令長官野津道貫。率第五師團長奧保鞏來海城。定部署。第五師團自中道進。大島義昌爲前衛。第三師團自右路進。佐藤正爲前衛。四日。攻牛莊。牛莊市街多大廈。瓦壁

堵牆。比戶相連。宋慶等據之。整牆壁爲銃眼。市外環築障壁。我軍礮擊。不應。既迫。敵急發銃亂射。我兵少沮。第五師團自東口入。用爆裂藥壞牆壁。敵軍遂潰走。殘兵潛匿民屋。捕虜頗多。是日巷戰。我兵亦多死傷。六日。第一師團向營口。敵兵既遁。皆集田莊臺。其地在遼河西。九日。第一軍與第二軍合攻之。第三師團爲中軍。第一師團爲左軍。列礮河東轟擊。縱兵涉河水突進。放火市內。第五師團爲右軍。繞出敵背。激戰移時。敵軍大敗。皆走錦州。駐一隊於田莊臺。第一軍還海城。第二軍還蓋平。

取澎湖島

陸軍大佐比志島義輝。爲混成支隊司令長。別征臺灣。二十日。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四

達八罩島。澎湖列島之一也。吉野、浪速、二艦。探尋港灣。陸軍

上澎湖島東南端文良港。營於尖山村。進拔拱北礮臺。直取馬

公城。澎湖首府也。尋取圓頂礮臺。漁翁諸島。清軍守者寡。或

遁或降。義輝入馬公城。設行政廳及支隊司令部。綏撫人民。多

歸順者。

上命參謀總長陸軍大將彰仁親王。爲征清大總督。委以出征

全軍指揮。四月。發廣島。海軍司令長官樺山資紀。參謀次長川

上操六。陸軍少將寺內正毅等從之。十八日。至旅順。建征清大

總督府。

先是清廷以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二

鴻章來請和

品頂戴前出使大臣李經方爲副使。來請和。迎之於下關。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爲全權大臣。會見。鴻章先請休戰。我答以撤天津、太沽、山海關兵。付其礮臺、營舍、礮銃、軍械於我軍。屬天津、山海關、鐵道於我軍管理。支償休戰中我軍諸費。凡此三件。若諾之則許休戰。鴻章問之清廷。數日後。以其事重大難遵行。請直議媾和。鴻章自會議歸。有匪徒擊傷之。我警官直捕付刑。事聞。上深憂之。遣侍從慰問。又遣軍醫總監石黑忠憲、佐藤進治療。我國人聞之。馳使贈書。訪問慰藉。莫不至。上憐其遭難。召全權大臣於廣島。許休戰。大臣報之鴻章。定休戰條約。期以二十一日間。但除盛京、直隸、山東三省外。仍爲交戰地。至期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五

和議未成。即時開戰。清廷命經方。並爲全權大臣。繼續和事。尋

鴻章創愈。又來會。辯論數次。延至是月十七日。議始諧。兩國

大臣署名捺印。訂結媾和條約。其略曰。一。清國確認朝鮮。爲

獨立自主國。廢其貢獻典禮。一。清國永割與盛京省南部自鴨

綠江溯至安平河口。自安平河口。巨鳳凰城。海城。營口。至遼河

口折線以南之地。在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屬盛京省諸島

嶼。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澎湖列島於日本國。一。清

國爲軍費賠償金。支給庫平銀二億兩於日本國。但分八回支

給。自初回後。對未了金額。合每年附百分五利子。一。日清

兩國條約。爲交戰消滅。因清國速任全權委員。合與日本國全

媾和條約

權委員。締結通商航海條約、及關陸路交通貿易約定。而以現存清國與歐洲各國諸條約章程。爲日清兩國間諸條約基礎。又清國對日本國政府官吏、商業、航海、陸路交通、貿易、工業、船舶及臣民。合總與最惠國待遇。條款凡四其一、清國現向外國所開各市港外。爲日本國臣民商業、住居、工業及製造業。合開湖北省荊州府、沙市、四川省重慶府、江蘇省蘇州府、浙江省杭州府。但合享有與清國市港現行條件同一特典及便益。日本國政府有置領事官於其地權利。其二爲旅客及貨物運送。合擴張日本國汽船航路。自楊子江上流湖北省宜昌。至四川省重慶。自上海入吳淞江及運河。至蘇州、杭州。其三日本國臣民。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六

於清國內地爲藏置購買貨品及生產物。又運送輸入商品。合有無納稅金等。一時借倉庫權利。其四日本國臣民、於清國各開市港。合得從事各種製造業。又合得止納所定稅。輸入各種器械類於清國。日本國臣民、於清國所製造一切貨品。關各種內國運送稅、內地稅、賦課金等。又關清國內地藏置上便益。合享有與日本國臣民輸入商品同一待遇、同一特典免除。右條件。自本約押印六月後。爲有效。一。見在清國版圖內。日本國軍隊。於本約押印後三月內撤回。一。清國爲本約規定可誠實施行擔保。諸日本國軍隊一時占領山東省威海衛。而當了本約所規定軍費賠償初回二回支給、了通商航海條約批准交

平和回復
詔

換之時。清國政府承諾對賠償金殘額元利。定適當規約。以清國海關稅爲抵當者。日本國合撤回軍隊。若不能定適當規約。則非了賠償金最終支給時。合不撤回。但非通商航海條約交換後。合不撤回。一本約批准交換了。直合還付現有俘虜。而清國不得虐待若處刑其人。清國認日本國臣民。爲軍事上問謀若犯罪者。速合解放。又交戰中。清國臣民與日本國軍隊有關係者。不得處刑等。凡十一條。別約。一時占領威海衛日本國軍隊。合不過一旅團。而清國合每年支給費用四分一庫平銀五十萬兩。其占領地。以劉公島及威海衛沿岸日本里數五里地爲區域。距其經界線。日本里數五里地內。不許清軍近之若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七

占領之。且約期五月八日。經兩國皇帝批准交換於芝罘。其日。鴻章等搭船歸清國。伊藤博文等還廣島。上賞其勞。即批准媾和條約。詔曰。朕惟國運進張。當由治平求之。俾保持治平。克有終始。是朕所承于祖宗之天職。而亦即位以來之志業也。不幸客歲與清國啓釁。不得已而交干戈。十餘月之久。結不能解。在廷臣僚。海陸兩軍及兩院議員。咸能體朕旨。獎朕事。內則參畫經營。給費用。豐需供。力防備。外則櫛風沐雨。暴暑凌寒。不顧萬死。旭旗所指。莫不風靡。出征之師。播仁愛節制之譽。處外之事。盡敏捷暢達之能。以能宣揚我威武于中外。是雖賴祖宗威靈。而自非百僚臣庶

忠實勇武。安能至于此哉。朕深倚信汝有衆精誠。賴汝有衆協贊。切欲圖治平之回復。成國運之進張。今朕與清國媾和。既約休戰。戢干戈將在近。清國悔渝盟之誠既明。我全權辦理大臣所按定條件。克副朕意。更告朕志于汝有衆。以明將來所嚮。大日本帝國前途。與朕卽位以來志業。均猶悠遠。朕共汝有衆。努力戒驕泰。主謙抑。益修武備而無瀆武。益振文教而無泥文。上下一致。各勉其事。勵其業。以成永遠富強之基礎。戰後軍防計畫。財政整理。朕雖命有司。使各當其任。至積累蘊蓄。以培國本。則不可不賴億兆臣庶之力。夫徂勝自驕。失信友邦。朕斷所不取焉。乃至媾和條約批准交換後。復其友交。善鄰之誼。愈期敦厚。汝有衆其善體朕意。二十七日。移大本營於京都。

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八

媾和條約
成

五月。以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已代治。爲全權辦理大臣遣清國。七日至芝罘。清國全權大臣伍定芳。聯芳亦來。八日。兩國皇帝批准。交換媾和條約。已代治直歸奏之。

遼東還付
詔

十日。公布媾和條約。時露佛獨二國政府。以我永有遼東。爲不利東洋平和。使其公使勸我還付。上容之。是日詔曰。朕頃依清國皇帝請。命全權辦理大臣。與其所簡派使臣會商。訂結兩國媾和條約。今露西亞。獨逸。兩帝國及法朗西共和國。以日本帝國領遼東半島。爲不利乎東洋平和。交懲怒我政府。以勿永有其地。願朕恒眷眷乎平和。至與清國交兵。亦思永遠鞏

諸軍凱旋

固東洋平和。而三國政府。以友誼切憫。其意亦存乎此。朕固不吝乎容之。若更滋事端。艱時局。使遲滯治平之回復。以釀民生之疾苦。沮國運之伸張。實非朕意。且清國既致悔渝盟之誠。使我交戰理由。炳然於天下。於今顧大局。寬洪以處事。未見毀損我光榮與威嚴。朕乃容友邦忠言。命政府照覆三國政府以其意。若夫關半島陸地還付。一切措置。朕將使政府與清國政府有所商定。今了媾和條約批准交換。兩國和親復舊。局外列國亦加交誼之厚。百僚臣庶。其能體朕意。慎微戒漸。勿誤邦家大計。

十七日。征清大總督彰仁親王以下將校率諸軍。以次發旅順。大日本維新史下

八十九

及大連灣凱旋。駐數隊於遼東。威海。劉公島。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率兵自旅順直向臺灣。以海軍中將樺山資紀爲臺灣總督。與辦理公使水野遵。陸軍少將大島久直等至臺灣。三十日。車駕還東京。衆庶奉迎。歡聲震地。

朝鮮王呈
謝詞

先是。朝鮮公使大島圭介罷。以井上馨爲特命全權公使。駐劄京城。翼贊政略。鎮定朝野。及媾和成。朝鮮國王命其外部大臣金允植。奉呈謝詞曰。此次芝罘和約已成。其第一條。卽認明朝鮮國獨立自主之事也。苟非大日本國皇帝誼篤友邦。念切同盟。保持東洋大局之弘謨遠略。何以至此。王心感湯。不知攸謝。請煩貴伯爵公使。將感謝之意。轉達于貴國大皇帝陛下。至爲

禱切。

定基隆臺北

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至臺灣洩底上陸。清兵少許拒之。擊攘之。踰三貂大嶺。進向基隆。清兵與土匪合。稱共和政。推清巡撫唐景崧爲大統領。拒我軍。景崧聞我軍近。竊窺歸上海。清將林朝棟等拒戰。擊走之。平基隆。尋取臺北府。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三貂角。待清使來。清廷使李經方來交付臺灣壤地。乃就船中相接。交換事了。資紀入臺北。設總督府。置民政、陸軍、海軍、諸局。安輯人民。鎮撫匪徒。

朴泳孝等來

朝鮮公使井上馨歸朝。七月。朝鮮國王爲內部大臣朴泳孝圖不軌。將誅之。泳孝等走仁川。搭船來我國。尋走米國。韓廷紛

大日本維新史下

九十

擾。井上公使再至朝鮮。尋以宮中顧問官三浦梧樓爲駐韓全權公使。

定新竹

近衛師團兵進定新竹。初清兵守臺灣者。以兵餉缺乏。脅掠村里。煽動土匪。土匪數千人。據山壑林箐。出沒不測。或抄我運糧。或襲我偵騎。進剿則散。收兵則聚。頗極猖獗。師團分兵掃蕩。稍得鎮靖。樺山總督揭諭示。使良民各安堵。勿惑匪類謠言。除關稅之外。蠲免本年錢糧雜稅及百貨釐金。

掃蕩土匪

定臺灣府彰化等

八月。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發基隆。行攘殘寇。至新竹。擊尖筆山等賊壘。皆平之。進定臺灣府彰化等處。自臺北至新竹。道路極險隘。難通車馬。故器械糧餉。動易濡滯。加以天候暑熱。

行軍甚艱。於是屯軍停息。

送還俘虜

自牙山、平壤、兩役以後。我軍俘虜清兵者甚多。皆致之我國。分置東京、廣島等數所。給以衣食。傷者治療。至將校以下士卒。各待以其品級。頒與一從我國將卒之例。俘虜皆感泣謝恩。及媾和成。依條約。送之太沽。與我兵爲清軍所虜者交換。清兵凡一千餘人。我兵僅五十餘人耳。

論功行賞

論征清之功。大行賞典。伊藤博文以下文武諸臣。進爵一級。或新賜爵及勳章者數十人。其餘賜勳章或金有差。以外務次官林董爲駐清全權公使。與李鴻章議通商條約及遼東還付事。駐韓公使三浦梧樓赴任。井上馨歸朝。韓政紊亂。內閣屢更迭。

大日本維新史下

九十一

朝鮮訓練隊之亂

權歸宮中。朝鮮有訓練隊。侍衛隊二軍。常相軋。訓練隊。日本士官訓之者也。十月。朝鮮國王用妃閔氏言。有解訓練隊議。隊士聞之大怒。擁大院君。襲入宮中。擊却侍衛隊。弑王妃。殺宮內大臣李畔植。訓練隊長洪啓勳等。李洪皆王妃黨也。我京城守備兵聞之。馳鎮壓之。大院君入宮說王。明宮中府中之別。政權復歸內閣。王召三浦公使入見。米露公使亦入見。王妃之弑。或疑我公使關之。因召還三浦公使及諸吏。鞠之廣島。以小村壽太郎爲駐韓公使。尋梧樓等以無證見釋。

先是劉永福在臺南。率黑旗軍。恣嚴兵備。使喉土匪。抗拒我軍。乃以陸軍中將高島鞞之助爲臺灣副總督。陸軍少將貞愛

定臺南劉永福逃走

能久親王薨

遼東還付

條約

朝鮮殺大臣

貞愛親王等歸露國

親王。率第四旅團赴臺灣。於是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遣兵進定嘉義、鹽水港。迫臺南。柄之助與貞愛親王上布袋嘴。第二師團長陸軍中將乃木希典。率第三旅團上東港。夾擊臺南。永福懼乞降。不許。竊航海遁。我軍入臺南。海軍艦隊擊打狗礮臺取之。又擊安平。清兵皆降。凡五千餘人。送還之廈門。陸軍定鳳山、恒春。臺南悉平。

十一月。近衛師團長陸軍中將能久親王。在彰化得疾。還東京薨。親王以天潢之尊。萬里遠征。犯險艱凌風濤。指揮十萬貔貅。於毒炎惡瘴之境。功成還薨。上下痛悼。

是月。駐清公使林董。與李鴻章。交換遼東還付條約。清國報曰

大日本維新史下

九十二

本國以庫平金三千萬兩。我軍在遼東者。期日撤去。

二十九年丙申一月。朝鮮建元建陽。始用太陽曆。誅其弑王妃

下手人朴銑等。二月。露國水兵急入京城。王殺其總理大臣金

宏集、農商工大臣鄭秉夏。出居露國公使館。更置大臣。

三月。露西亞帝以五月舉戴冠式。上命貞愛親王往會之。以山

縣有朋爲大使共往。式畢歸。四月。置拓殖務省。管理臺灣及北

海道諸務。以高島樞之助爲大臣。六月。樺山資紀爲樞密顧問。

桂太郎代爲臺灣總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海軍大臣西鄉從

道、視察臺灣、廈門。與太郎共發博文等尋歸。駐韓公使小村壽

太郎歸爲外務次官。原敬代之。九月。伊藤博文罷。松方正義

皇太后崩

爲總理大臣。

三十年一月。皇太后崩。上居諒陰。命威仁親王爲大喪使長官。宮內大臣土方元爲副官。諡曰英照皇太后。葬於京都後月輪東北陵。特赦天下。發內帑金救恤貧民。二月。朝鮮國王自露館還。御明禮宮。初駐韓公使小村壽太郎。與露國公使議。日露相謀協輔朝鮮。於是結日露協商條約。日露通商條約又成。臺灣總督桂太郎罷。陸軍中將乃木希典代之。是歲。廢拓殖務省。

政黨諸氏入內閣尋罷

三十一年。總理大臣松方正義罷。伊藤博文又代之。初自由、改進、二政黨。互爭不和。大隈重信爲改進首領。板垣退助爲自

大日本維新史下

九十三

由首領。至是二黨協合。改稱憲政黨。及議會開。憲政黨大非難政府行爲。政府遂解散議會。博文辭罷。以重信爲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退助爲內務大臣。黨員多爲大臣、次官、局長及諸縣知事等。一變政略。居數月。退助與重信議不合罷。重信亦罷。乃以山縣有朋爲總理大臣。更置大臣諸官。

新條約施行詔

三十二年己亥七月。爲改正條約實施之期。六月三十日。詔曰。朕賴祖宗遺烈。振紀綱。施治化。內致國運之隆昌。外敦列國之交誼。而朕所期條約改訂之事。悉規畫累諮詢者多年。遂至與締盟各國得妥協。茲迄其實施之期。雖帝國之責益重。亦列國之親愈鞏。朕最所欣懽也。汝臣民固厚於忠實奉公。宜深體朕

意億兆一心。恪遵國是。善交遠人。庶幾務保國民之品行。發揚帝國之光輝。在廷臣僚。任施行新條約之責。飭百官有司。慎重措置。期使中外臣民均享惠澤無憾。以固列國和好於永遠。先是我國與各國所締結通商條約。當德川幕府末。染鎖國餘習。當路者全無經驗。一依米利堅公使言。定稅權以低率。立法權加制限。概不利於我。是以自維新之初。專事改正。岩倉大使之巡歐米。亦議其事。後數年。以彼我便否殊其情。未得完結。雖米國獨早許可。英國輸入最多。居留民人亦最衆。其增關稅。服法律。尤所不喜。故動輒枝梧。其於東洋貿易。多有利害。欲資援助於強國。以遂國是亦久。及征清師起。陸海二軍各逞其技。我武斯揚。英國始知我國威力可匹。歐米各國。首與我駐英公使青木周藏議。遂以二十七年七月。交換改正條約。期以後五年實施。自是露獨佛伊以下十六國。漸次交換。概倣與英國所定。於是條約改正之事成矣。

大日本維新史下

九十四

大日本維新史下終

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行

著作者

東京市神田區駿河臺袋町
重野安釋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三丁目三番地
善隣譯書館

右代表者 松本正純

發行者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廿一番地
國光社

右代表者 西澤之助

印刷者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野村宗十郎

北川舜次編輯

明治新史

版權允許 積玉圃發行

據明治十年（二八七七）
大阪刻本影印



撥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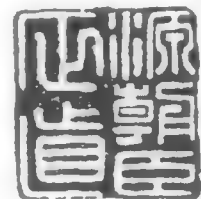
明治新史

序

北川氏正本

見天

龍華山人



明治新史

序

北川氏正本

凡例

一此書以太政官日誌為根據傍引江城日誌鎮將府日誌布告全書官途必携憲法類編新律綱領改定律令職官表文部省雜誌司法省日誌及日新真事誌雨窓紀聞近世事情近世太平記續大東史畧續大東寶鑑內外一覽日本新史畧等以為考證焉
一我邦近世文法一變其體裁假字插入漢文而多用御候等字今此書編以漢文則似有與原文抵牾者然不妥加改刪潤飾務以原意通暢為主故文字不
明治新史
凡例一
北川氏正本
妥帖覽者恕之

一維新以還太政施設朝制廢立及伏水之事變江府之戰爭奧羽越之連衡蝦夷地之騷擾等國事百端兵馬倥傯今收錄其事蹟則不啻汗牛充棟吾獨力亦不敢悉網羅之必有遺漏姑俟後考

一天皇詔勅等字不為撞頭平出唯關一字者固非欠尊崇之意止取簡省之便耳

一天皇即位及新嘗大嘗其他諸祭式朝廷之特典也故其祭文宣命文等係國朝之大事者悉登記之

一在廷百官叙位任官賞典賜封及解官免職等數見諸書者蒐收舉之其不詳者姑闕之

一列藩群侯一時奉還版籍七百年來封建之制變為郡縣之治實開國以降未曾有之大變革也因不厭繁冗一々記藩主官銜姓名敬以供後世之龜鑑也
一此書起於明治紀元至於七年為一套以後陸續逐年編之且本編稱史不擬古史體貌但主編年紀事所謂一家之私史也

明治新史

凡例二

北川氏正本

明治新史卷之一

近江 北川舜治 編輯

戊辰明治元年春正月朔權大納言德川慶勝宰相松平慶永自大阪復命奏內大臣德川慶喜奉詔初朝

議命二候南行諭慶喜欲列之於議定職尾張藩臣數人從之具宣朝旨勸其獻封土而入朝且曰宜以小隊輕裝入京以鎮定衆心慶喜陽諾之蓋二候不審其意而復命也即夜肥後守松平容保越中守松平定敬及德川氏戚屬等會大阪城中說慶喜曰尾越二候之明治新史卷之一北川氏正本

言不可輒信今主公欲入朝臣等以死護之除君側之姦以決天下之事慶喜領之乃理裝以會津桑名兵為先鋒將族天明而入京物情洶然○二日朝廷聞大阪有異謀命薩摩長門二藩兵扼守伏水鳥羽道以備不虞之變薩藩隊將伊地知正治山田市丞等臨發請曰臣等謀大阪動止不常大軍必排闥而入願賜臨機專決之權朝廷乃令曰不許德川慶喜帥大兵入京如會桑二藩固禁其入京如不用命便宜處事正治等即率兵出守二道之間時官軍六千五百人東兵稱

三萬人既而東將佐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率騎步砲三隊高松濱田二藩兵援之將自二道並入京三日東軍使者瀧川某來請過二關官軍不許某曰寡君蒙

朝命入朝而公等沮格之則以兵力過之不禮而去既而東軍大至官軍見事急發大煩拒之東兵應擊彈丸交注而官軍遂走東兵時伏水火起東軍自二道進官軍防戰迭有死傷西牌而軍交綏夜三鼓官軍謀者報曰東軍傳餐於鳥羽官軍急襲之東軍狼狽棄兵仗而走適其游軍來援之東軍及戰衝突官軍大亂隊將市明治新史卷之一北川氏正本

木大山後藤等督衆擊其左翼於是東軍辟易官軍乘之市木等三將死之未牌官軍收兵○伊地知正治等議曰自古受敵於京師捷者希矣渠即以大阪為根據扼咽喉之地以絕我糧道而召兵於關東以水軍扼武庫港則我如籠中禽無計可出不若豫置兵但馬二丹畧有地方而緩急援之以為後圖也朝廷急使中納言西園寺公望率精兵三百出鎮三丹之地○四日東軍大舉逼伏水鳥羽官軍隊將山田孫一郎伊集院金次郎督衆拒之伏水奮鬪走之而東兵自鳥羽進者勢

太銳其鋒不可當官軍豫伏精兵于路傍密篋中既而
伏起銃丸連發衝東軍中堅敵兵大亂官軍進擊其先
鋒東兵殲者已數伏屍蔽道佐久間久保田以下數十
人死之老中松平豐前中丸墜馬衆以為戰死而官軍
加治木平岡以下數十人亦死之時仁和寺宮純仁親
王任征討大將軍跨金甲馬揭錦旗向鳥羽官軍大振
而鳥羽火起東軍退保淀城○是日紀伊藩率兵三十
餘入大阪屯天王寺遣密使於官軍請命伊地知正治
交野十郎等議曰紀藩今雖順逆德川親戚也其意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 北川氏正本

之兵為東軍守山崎關天使諭以順逆乃奉命合官
軍而東軍未之知也六日官軍將攻橋本東軍欲復入
淀城避之淀藩峻拒不納東軍次城外而官軍至淀頗
疑其情責之淀藩具陳卻賊之狀以請歸順乃以其兵
為先鋒以逼橋本戰正酣藤堂氏自山崎橫擊東軍牙
營榴彈而注於是東軍失望一軍潰亂殺傷無算官軍
乃乘破竹之勢鼓譟進擊東軍不能支爭先走大阪先
是敗聞累至大阪德川慶喜及保容定教板倉勝靜小
笠原長行等狼狽挺身乘回陽艦東走東軍失其首領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 北川氏正本

一軍沮靡器械糧伏委棄如山或經紀伊或經紀伊賀逃
走監察妻木某制其逃者不及斬二人火城自殺後長
門人賞其義烈為祀焉此役薩摩將伊集院與市以下
死者百五十人長門將片山金次郎以下死者百二十
人以寡當衆死傷頗多自是薩長二藩之勇武益顯天
下○先是朝廷命掃部頭井伊直憲扼大津驛以檢
東人西上又以少將橋本實梁為鎮撫使赴之○九日
征討將軍純仁親王進至大阪薩長二藩兵從之於是
官軍欲畧定近畿遣使高松濱田等諸藩問其向背時

諸藩士或唱勤王之說或立佐幕之論藩內沸騰後皆改圖屬官軍而但馬二丹地方諸藩既帖服歸順焉以西園寺氏諭順逆也○十二日 詔創慶喜以下官爵

下令諸藩曰晨德川慶喜託事而南遣尾越二主喻之入朝將有所處而缺々缺望率大軍犯輦下且以既所禁入京會桑二藩為先鋒欲以兵威要朝廷官軍防之郊外而慶喜抗之發砲錦旗者數日遂不能支一敗東走其罪著矣不可不征諸藩其努力急備兵士乃以有栖川熾仁親王任征東總督賜錦旗節力大起東征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

北川氏正本

之師○十五日 天皇加元服大赦天下○ 朝廷告

兵庫在留外國公使曰日本政體復古 天皇親執政

權自今以京師為日本政府其領之公使等奉命乃布

告其在留人民曰方今日本國內亂起東西然我為局

外中立國故勿援東西之師又勿賣兵器○是月以天

下諸藩分大中小三等封祿四十萬石以上為大藩十

萬石以上為中藩一萬石以上為小藩○二月定三職

八局曰總裁職總萬機裁決庶務親王任之副總裁公

卿諸候任之曰議定職分督各課定決議事親王公卿

諸候任之曰參與職參議庶事分務各課公卿諸候徵士任之八局一曰總裁局二曰神祇事務局督神祇祭祀祝部神戶等三曰內國事務局督京畿庶務及諸國

水陸運輸驛路關市都城港口鎮臺市尹等四曰外國事務局督外國交際條約貿易拓地育民等五曰軍防事務局督海陸二軍練兵守衛緩急軍事六曰會計事

務局督戶口賦稅金穀用度貢獻營繕秩祿倉庫及商

法等七曰刑法事務局督監察彈糾捕亡斷獄諸刑律

等八曰制度事務局督官職制度名分儀制選叙考課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

北川氏正本

等又定徵士貢士諸藩士及朝野有才因公議選擇者

曰徵士任參與及各局判事又有命一官不任參與者

在職四年讓於賢才而退若其人當器則又延四年諸

藩士因其主之撰出議事所者曰貢士為議事官執輿

論公議貢士有常員大藩三貢中藩二貢小藩一貢在

職無限任其主之進退又其人有才能者舉為徵士也

太宰帥有有栖川熾仁親王為總裁大納言三條實美右

兵衛督岩倉具視為副總裁前大納言中山忠能前大

納言正親町三條實愛為輔弼從三位白川資訓為神

祇事務總督侍從龜井茲盛侍從三位吉田良義為輔
大納言德大寺實則為內國事務總督宰相松平慶永
右京亮秋月種樹為輔山階宮晃親王為外國事務總
督少將伊達宗城前少將東久世通禧為輔仁和寺純
仁親王為軍防事務總督侍從烏丸光德為輔大納言
中御門經之為會計事務總督少將淺野茂長美濃權
介長谷信篤為輔前左大臣近衛忠房為刑法事務總
督右京大夫細川韶邦少納言五條為榮為輔前右大
臣鷹司輔熙為制度事務總督右京大夫堤哲長為輔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北川氏正本

○七日松平慶永山內豐範毛利廣封島津忠義淺野
茂長細川韶邦等上書曰臣等謹按古之定天下大事
者必先觀天下之勢緩急從機處置適宜故不唯其功
德光被一時萬世不拔之業於是乎立今也 皇上繼
述天業政權歸一更始九百之宿弊一新萬姓之耳目
之秋也即在廷百官自奮勵內贊輔 皇上之德化外
皇張國威於萬國不可不以盡臣子之分也而今日之
急務則在講明外國交際今 朝議置外國事務官撰
舉其人使天下之人知所歸嚮赫耀皇威於海外其在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北川氏正本

是時乎臣等不堪感喜也然古語云人心不同如面上
下人心未能執區々之議無疑惑之念又如漢人自尊
大視外人如禽獸則至為彼所驅使踏漢之覆轍是臣
等之所憂也因熟考方今之先務在上下協同人心一
和辨宇內之形勢一變國體立鴻業之基以定天下之
方嚮焉固 皇國孤立一隅不通世界之事情偷安惜
怠國威衰微比較之彼各國航海氣運日開政治文明
兵食充備橫行天下者則其盛衰之原由判然于此雖
然齊懲重典亦不可缺控御之術得其方則遠人懷服
豈得討無罪之人哉抑我朝中古置玄蕃官建鴻臚館
以綏服遠人降至天正慶長之間蠻夷來泊西國事通
商貿易而島原亂後幕府下鎖國之令然漢土和蘭猶
依舊許貿易則非悉攘斥外人也近年攘夷之論紛起
所在諸藩雖有啓攘夷之端者固以一藩之力其成功
不可期也且論矣且嚮幕府奏成功期十年是陽假其
名陰營其私之詐術而 先帝日夜所憂慮也然方今
挽回皇國之衰運輝 皇威於海外則在乎以一刀兩
斷之朝裁去井蛙管窺之僻見在廷顯要首開活眼上

下同心開交際之道取彼長補我短以立萬世之大基礎也仰願 皇上英斷能觀天下之大勢除視外人為犬羊之愚論而一定朝典以萬國公法許彼參朝晉告朝意於天下使億兆人民知方嚮之所歸臣等不堪懇願之至○十四日大納言醍醐忠順前少將東久世通禧少將伊達宗城等奉 詔赴大阪接各國公使于本願寺○十五日土佐藩士卒銃殺佛人於界浦先是備前藩人亦要殺佛人於神戶於是佛國公使大怒以四事要政府曰政府貴官宜至我艦謝事曰禁貴國人佩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九

北川氏正本

刀入我在留地曰出償金十五萬元曰殺我國人者處刑凡此四事刺三日得報若遷延則我將有所處也時朝廷新執政權銳意求治以其殺佛人則曲在乎我立決四事尋捕土備士卒十六人處斬事乃寢矣○廿八日 天皇詔列藩曰朕夙紹天位膺天下一新之運繼述列聖之遺業欽內撫綏列藩萬國外輝耀國威於海外然德川慶喜謀不軌天下解體萬民苦塗炭於是朕斷然決親征之議汝等佐朕不逮同心協力為國家努力焉時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初慶喜之東走也將

佐臣屬不憚其挺身而走或議曰為今之計在藉外國之力若擁輪王寺宮以号令天下是即東照公所以貽謀也或曰先扼函嶺之險以令諸藩眾議不決時會津人外島某河原某相議曰藉外國之力饒使勝之天下後世其謂之何而奉輪王寺宮亦大損國體昔元曆延元既啓僭亂今豈可再行之乎東照公之意不必在於此今日不幸負朝敵之名忠邪曲直天下自有公論此二策者是自取賊名也今聞親征 詔下何得敢視之今日之計唯有歸順焉耳既而松平容保請致仕讓封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

北川氏正本

土子喜德屏居上書謝罪德川氏命就國而其臣屬與德川亡命者大懷不平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潛匿東北而譖策諸候或西上或就國嚮背不一○晦日英國公使入朝處士襲擊之于途傷其衛卒我有司防擊甚力遂殺處士數人故公使不畢儀而還○三月朔日英吉利米利堅佛蘭西和蘭各國公使入朝天皇賜謁公使賀新政盛事申條約初京師神戶之變有司憂勞謂事不可測至是外事粗定近畿無事士民相慶○參與大久保市藏上表曰王師大捷賊魁東走

然列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盡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恭惟中古以還天皇無簾拱手步不蹈地九重深邃親近玉座者止公卿數人所謂階前千里者也夫敬上者人倫之大道而推尊失道則乖戾天理否隔上下是古今之通弊也請省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於簡易輕便且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大廓聖謨今日急務在建行宮於大阪遷都以一洗宿弊也伏希聖明裁之表入舉朝為動後遷幸東京蓋本於此儀云○九日 天皇臨幸太政官代初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二

北川氏正本

至是幸之○十四日 天皇祭 天神地祇於南殿公卿諸候會同是日午牌公卿諸侯母屋殿上人座南廂徵士座東廂神祇輔吉田良義為鹽水行事神祇權判事植松雅言為散米行事神祇督白川資訓讀神於呂志歌神祇督及輔權判事等立列并送獻供輔龜井茲監點檢之 天皇出御總裁大納言三條實美讀祭文天皇神拜親奉幣帛玉帛總裁讀誓書公卿諸侯各進中央拜 神位拜 玉座而後執筆加名 天皇入御撤供并送如初神督讀神阿計神歌其祭文曰懸久毛

怨支 天神地祇乃大前尔今年三月十四日平生日乃足日登撰定天祢宜申尤久今与利天津神乃御言寄乃隨仁天下乃大政遠執行之彼無止親王卿臣國々諸候百寮官人表引居連天此神床乃大前仁誓津良近起頃保比邪者乃是所彼所仁荒備武比天天下佐夜藝仁佐夜藝人乃心毛平穩奈良故是以天下乃諸人等乃力表合世心表一之津仁 皇我政表輔翼奉利令仕奉給聞止請祈申禮代波橫山乃如置高成且奉留形表聞食且天下乃万民表治給比育給比谷蝶乃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二

北川氏正本

武家專權名推尊朝廷實敬而遠之使億兆父母不能知赤子之情遂至於為億兆之君唯有其名而已為此今日朝廷尊重如信古昔而朝威愈衰上下相離如實壤也如是形勢何得君臨天下乎今也齊朝政一新之時天下億兆一人不得其所則皆朕罪也故今朕親勞身骨苦心志立艱難之先蹤列祖之蹤勤治蹟奉天職則可不背為億兆之君矣往昔列祖親萬機有不臣者自將征之朝廷之政簡易而不如今尊重也故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洽天下國威輝海外然近世守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三 北川氏正本

內大関各國雄飛四方獨我邦疏世界形勢固守旧習不圖一新之效而朕徒安居九重之中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憂則恐受各國凌侮上辱列聖下苦億兆也故今朕廣與百官諸候相誓繼述列祖之偉業不問一身之艱難辛苦親經營四方安撫汝億兆遂欲拓開萬里汲濤宣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貴之安汝億兆憤旧來陋習徒以推尊為名不知神州之危急朕一舉足則驚非常生疑惑萬口紛紜使朕志不遂則不特使朕失為君之道且使失列祖之天下也汝億兆能

體認朕志相率去私見取公議而贊輔朕業保全神州以使慰列祖之神靈則生前之大幸也○廿一日天皇詣石清水祠遂行幸大阪觀海軍整備將親東征○是時諸道官軍水陸分道攻江戶薩摩紀伊長門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龜山水口大村諸藩自東海道薩長別軍及因幡土佐大垣諸藩自東山道警報江戶德川氏將佐譜第諸候等相集議軍事初伏水之役尾紀二藩各結黨或欲應關東以援宗家德川慶勝憂之與其臣小瀬新太郎田宮如雲田中不二麿驚津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四 北川氏正本

宜光丹羽淳太郎等謀下大義滅親之令賜首謀渡邊新九衛門榊原勘解由石川內藏允寺尾竹四郎以下十三人死奪鈴木丹後成瀬豐前等十七人家祿自餘黜罰有差於是一藩定方嚮勤王而紀藩士在江戶者竊與德川臣屬通謀近藤勇等亦怨患之日夜蜚集江城或議出兵扼函關或議以海軍襲大阪欲勸慶喜為攻守之計時慶喜恭順悔非排斥衆議不用獨召大久保一翁勝安房等於別室授密旨手書戒臣屬曰謹勿抗官師若抗之猶刺及於吾腹耳遂出城屏居寬永寺

而將士益不憚往夕脫籍聚兵編制隊伍時有彰氣誠忠絕義會義草風衝鋒開天七聯傳習游擊等隊名而三兵隊黨之或走常野或走甲府○山道官軍先鋒因幡土佐兵自信濃進攻甲府德川臣屬在城中者與近藤勇合謀拒之勝沼驛設柵撤橋及官軍至勇督衆以大砲防擊又縱火村落以困官軍官軍分兵登山左右俯擊大敗之賊軍遂走乃令松代藩守甲府而向江戶時薩長大垣兵至武藏羽丹生攻築田賊兵走之進薄忍城城兵私援賊徒忍一將某屠腹謝罪一藩歸順於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五

北川氏正本

府更盡衆議遂下令止攻江戶之師官軍入江戶屯戍各處時松平容保在會津憂悸失措遣其臣於仙臺米澤請申救二藩不肯會人失望而脫籍徒多投之藩論未定○廿五日副總裁岩倉具視會三職及公卿諸候於議事所策問開拓蝦夷地之議其一函館置裁判所二選舉其總督副總督參謀三更蝦夷名立南北二道山階晃親王大納言中御門經之應色曰撰入大事今不可速答宰相松平慶永曰僻遠之地雖未審之以仙臺候充其總督如何前中將鍋島齊正曰置裁判所總督參謀得其人則開拓彼地何難之有大久保市藏曰撰舉松浦多氣四郎木戶準一郎曰欲立開拓之基本如鍋島候之說撰舉得其人則拓地育民亦成功焉故網羅人材移彼地方即今以其歲入之金給其費用不測目前之利則開拓之功可速奏也且其人內山真龍如何副總裁又曰魯國之應接可與各國同耶準一郎曰雖鄰國於理當同井上石見曰近來岡本父子者經歷彼地久矣撰舉此人如何青山小三郎曰上井藩主如何其餘參與徵士數人在坐皆答其無所見是月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六

北川氏正本

前少將東久世通禧罷兵庫裁判所總督為橫濱裁判所總督○夏四月四日 勅使侍從柳原前光少將橋本實梁入江戶城德川氏臣屬掃道迎之中納言清水慶賴接之 勅使傳宣旨曰德川慶喜既表恭順之誠意因垂寬大之 聖憐且追思祖宗以來之功業及水戶贈大納言之忠勤特宥死一等宜屏居水戶曰本城宜附尾藩曰軍艦銃砲悉獻之曰居城中者皆可出外曰助逆諸臣減死一等宜斷索奏罪慶賴奉命 勅使退館池上本門寺居數日德川慶喜退入水戶麾下諸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七

北川氏正本

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揮去而臣屬不逞之徒皆脫走東北諸藩主咸入京成就國市民亦避亂四方府下騷然○先是結城藩主水野勝任應脫走徒出城潛匿小山而其臣及彰義隊將入城其老小備兵馬小幡兵八郎鈴木半之丞等唱義奉嗣子拒之城外勝任與彰義隊擊破之殺兵馬等入據其城嗣子率同志之臣走投官軍賊勢頗熾將攻宇津宮藩主報急於板橋官軍於是參謀香川敬三及薩將有馬藤太長將祖式金八郎土將上田楠次等率兵三百人發賊軍屯流山乃潛兵

襲之賊兵驚走獲其隊將近藤勇攔致之板橋斬以徇軍門醢其首送之京師梟三條磧○五日香川祖式等乘勝攻結城城兵擁勝任而走祖式率須坂兵掘結城香川等率房根岡山兵掘宇津宮既而賊將大鳥圭介率七聯隊冲風隊攻結城陷之官軍走宇津宮官軍參謀見賊勢張命館林笠間壬生吹上諸藩出兵○十七日大鳥圭介率諸隊來擊房根館林大垣笠間吹上諸藩兵與之戰小山驛東賊自林叢麥畝中以散兵砲擊三面逼之官軍苦戰遂大敗退宇津宮此役房根隊長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八

北川氏正本

青木貞兵衛館林隊長石川喜四郎笠間隊長川崎忠兵衛等死之其他死傷頗多賊軍次榑木○十八日中納言大原重德為笠松裁判所總督管美濃飛驒二國林左門梅村速水為徵士內國事務局權判事屬之中將東世通禧為使節遣英吉利佛蘭西字漏生伊太里魯西亞和蘭六國○十九日四條大夫為新瀉裁判所總督兼北陸道鎮撫副總督安井和介為徵士內國事務局權判事屬之○賊將秋月登助土方歲三等率兵二千襲宇都宮攻擊頗急官軍與宇都宮兵戮力拒戰

賊二將冒死挾前官軍不能支退入城賊縱火進攻其二軍自鹿沼出會津兵自大澤出四面來逼官軍力盡遂出城走古河城主越前守戶田忠恕亦走館林一藩士卒散亂近邑宇都宮城陷官軍將自絹川至關宿彦根兵隊乘船解纜諸軍繼之賊潛伏堤篁中銃丸雨射官軍大亂彦根兵被創者多初笠間壬生二藩雖屬官軍皆用劍槍隊遂為賊所擊破先是板倉勝靜因井伊氏降在城中賊軍奪之大鳥圭介善用兵操縱自在如臂使指部下精銳多就佛人傳習者故所向無前○廿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十九

北川氏正本

日初宇都宮之敗報至江戶及板橋督府乃命薩長土因大垣五藩往援之是日諸藩兵至壬生賊誠忠紳義回天三隊出自岩井驛直襲關宿官軍設伏破之賊踣屍奮戰殺傷相當官軍別擣其背賊兵潰亂官軍追北賊長山中光司渡邊綱之介走岩井官軍狙擊渡邊不中是役長藩一人薩藩一人戰死賊斃麥隴者六十餘人官軍使石坂周藏說降之賊或降或逃自小山武井之役諸藩往々歸順焉○廿一日太政官令神祇局及兵庫裁判所曰太政更始之時行表忠之盛典勅諭天

下之忠臣孝子而贈正三位中將楠正成精忠義烈其功勲輝于萬世實千歲之一人臣子之龜鑑也故今追謚神號造營社祠附之金千兩且正行以下一族鞠躬盡力其功勞亦多追賞合祀之○廿二日賊兵自宇都宮向壬生薩土因兵逆擊之安塚賊別隊自山道構官軍背飛丸如雨薩大垣兵苦戰死者多時薩別軍自雀宮驛來援之夾擊破之遂令諸軍逼城賊分兵扼明神八幡二山○廿三日官軍環攻宇都宮城中堅守而山上賊兵橫擊官軍砲煙蔽空日色冥濛會津人援力挺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

北川氏正本

前縱橫刺擊官軍多死因將河田作馬見之怒曰最爾流賊多磔我兵士及日未沒殲賊取城諸君努力咄嗟鼓衆兵皆殊死決戰踰空濠登城陴拔其一角賊亡箕賊兵衝圍南走官軍復城山上兵亦潰悉走日光街市皆罹兵燹既而大鳥圭介自日光出兵數擊官軍官軍與之戰于今市迭有勝敗土佐兵出其不意夾擊破之圭介率兵數百投會津官軍扼今市小佐越○廿四日侍從滋野井公壽為佐渡國裁判所總督○廿五日古屋作九衛門率兵襲信濃飯山縱火城下飯山人苦

戰之先是德川亡命掘水更津盛備糧以總督府命諸藩擊之亡命走船橋於是備前兵陣八幡安濃津兵陣貝塚筑前兵陣行德佐土原兵陣鎌谷以備之○廿九日山東一郎小野淳輔為徵士內國事務局權判事赴任函館裁判所松方助九衛門為徵士內國事務局權判事赴長崎裁判所平松甲斐權介為三河國裁判所總督管遠江駿河○閏四月三日藤原四郎山本一郎大橋愼三為徵士內國事務局權判事赴三河裁判所○五日削莊內藩主酒井九衛門尉結城藩主水野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一

北川氏正本

日向守官位禁其入京○八日 天皇自大坂還幸冷人奏還城樂前導三職公卿諸候徵士奉迎 龍駕是日天氣霽朗都鄙人民拜觀盛儀齊唱萬歲一定陸軍編制祿高万石出兵員十人以警衛京畿九門及畿內要衝又万石出五十人以備本鎮万石出金三百兩以充兵員之給祿○十一日賊兵襲八幡貝塚備前安濃津兵倉皇失措且戰且卻賊兵乘勝追蹙至市川渡口官軍爭舟溺死者多佐土原兵聞砲色來援速發鎌谷賊別軍要之于途佐土原兵即潛身麥田以散兵狙擊

之更發臼砲殲敵亡數殘兵四散時賊兵破貝塚八幡官軍退舍舟橋傳餐佐土原兵偵知之自水陸三道襲之筑前津備前兵反戰合擊縱火於舟橋燬之火焰漲天賊兵潰走後三日上總盡平○關東監察使左大將三條實美奉 詔至江戶召德川龜之助紹宗家後龜之助年尚幼冲命松平確堂攝事蓋以德川氏謝罪表信也然封額未定臣屬危懼不措初勝安房之說官軍也激徒怒之欲刺安房及其納城池兵仗益奮激脫籍結党於上野寬永寺自稱彰義隊欲擁輪王寺宮舉事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二

北川氏正本

執當覺王院稱知理義者私議 朝旨慈惠慈性納亡命而會津莊內諸藩遙應之其勢大張益招兵士繕甲仗於是亡命伏匿者若奴隸失首領者悉來屬之一時餬口然瓦合烏集無復紀律其散步帶長劍著高履偃蹇無賴務張威柄時官軍皆縫錦符於衣以為徽章彰義隊遇之于途則罵詈或殺之都人皆畏其威風彰義隊頗有得色官軍憤懣奏請誅之○二十日賊兵百餘人襲白川城城兵邀戰賊縱火城下三面攻之踰濠入城城兵不支火城自後門走二本松藩士殿之賊兵乃

入城中奪大砲。糧伏時會津將田中左內率兵三百餘來會之。○廿一日官軍設伏破賊兵於下野塩崎村。初賊兵自板室至將逼官軍塩崎農夫報之官軍其茂薩長大垣忍之兵發大田原黎明至塩崎知賊已近分兵為三伏之林際以待少焉賊兵候來悉擒之賊本隊未之知也而三面伏起吶喊夾擊賊兵大亂忽散四方。○移太政官於禁闕以造營二條城也。○廿二日官軍襲油井村大破賊兵直進有大河夾水相戰薩長兵二十餘人向上流亂流而渡水勢如矢遂繞出敵後山上前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三

北川氏正本

後合擊賊其狼狽逃走板室追蹙之遂取板室營片山正作潛伏夾圍狙擊賊長渡還某賊卒斬其首而遁官軍大得勝歸于大田原。○廿三日薩長兵亦襲關屋賊兵敗走。○廿五日官軍逼白川城距城里許與賊攻擊至日午然賊軍頗多充滿山上官軍寡兵難當將以短兵接戰參謀伊地知正治下令止攻擊賊亦退于蘆野是日賊死傷三十人官軍死傷亦三十餘人。○先是仙臺藩主伊達慶邦米澤藩主上杉齊憲等受征討之命進兵於會津國境既而慶邦遣其臣玉蟲元大夫說松

平容保以謝罪表信齊憲亦使木滑要人片山仁一郎說之容保致書乞哀時征會督將左大臣九條道孝三位澤為量少將醍醐忠敬率薩長二藩兵分兵在奥羽指揮東北諸藩諸藩危懼踴令不行獨佐竹津輕生駒等諸氏歸順焉而莊內倔強不服出兵略新莊天童屢與秋田藩戰破之德川及伊達氏亡命者援莊內侵秋田境秋田將危訖急於督府會道孝忠敬在仙臺城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助從之時慶邦齊憲等傳檄召奥羽諸藩南部二本松三春等十藩會之會津亦遣梶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四

北川氏正本

原景武因慶邦齊憲請謝罪誅首謀以表信慶邦齊憲執牛耳盟申雪容保罪連署稟之督府道孝欲許之參謀曰渠即悔非輸誠則宜納城池兵仗以表其實而盛修守備侵掠鄰境敢抗王師今乃上書分疏乞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慶邦以下竊援會津部書絕之促兵討會津而仙臺米澤不服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沮之是挾朝威以逞私意也遂斬參謀世良修藏殉其罪狀以煽動南部諸藩於是奥羽連衡援會津同盟者十有七藩遠近響應督將道孝等去入盛岡盛岡既連衡衛士

奉道孝忠順投秋田發間使報急江戶朝廷大驚削仙臺以下諸藩主官爵下追討令益進兵奧羽○總督宮及監察使三條實美傳詔德川氏解東台之兵彰義隊不肯朝議乃召輪王寺宮覺王院拒而不遣時勝安房上書輪王寺曰以亡命日集東台世間生紛紜浮說大乖主君恭順之意朝廷既命德川繼嗣封土城邑之命不日將下而東台之兵抗朝命若生不測之變則不特害於德川氏或生天下之亂階矣不省先是亡命徒傳檄東北諸藩曰我老君奉還政權也有深意在焉方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五

北川氏正本

今外之貿易日盛內之政令多岐是故老君翻然退列於諸候欲與列藩協心戮力使神州與萬國並立否則何解祖宗三百年遺業如棄敝屣乎然而自變革之初多方猜忌竟至以兵箱制之夫老君業已還政柄豈芥蒂於其間乎哉顧主上幼冲國家危急臣子之情不堪痛癢乃欲入覲建議而薩長沮先驅戰于鳥羽于伏水當時詔命有與薩長戰之語天下知之既而羅織媒孽曰罔天朝曰抗錦旗曰謀反然攷之當時而無實跡垂之千歲而有怨恨夫名義者人之所重故誅一夫

亦當明罪案以處分之而況加大師乎況使弟討兄臣討君支藩討宗藩乎是故或勸老君再舉兵清君側之惡而老君不納痛自咎曰抗官軍者猶刺刃於吾腹中也蓋謂兵連禍結洋夷乘釁則皇國之浮沈係焉是東照公之所以遺訓子孫也身入佛刹克已恭順屢使哀訴而大師薄城下雖有寬典之命而冤罪未白是吾黨之所以亡命而雖知背老君之命然名義之不能已者也唯有謝罪於老君于地下焉耳獨怪賊屬勲舊無一人正言訴冤於朝廷者唯仙臺藩首唱大義米澤以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六

北川氏正本

下奧羽連衡會津莊內確乎不撓北越諸藩同盟守義而仙臺上書壅蔽不達會津莊內亦不能免冤嗚乎天地晦冥一至于此乎吾黨欲雪君冤死於名義以維持綱常於万世耳夫萬國之法有伸冤之師若以我言為不公則日月照臨勿論神州陲之萬國公義○五月朔先是白川敗聞至江戶詔因幡備前大村柳川佐土原笠間諸藩援之是日昧爽官軍分道自三道襲白川時會津人守黑川道德川亡命守江戶道仙臺棚倉守棚倉道拒之而三道戰正酣既而棚倉道先敗官軍追蹙

棚倉弓隊奮戰一團三十六人生者僅六人吉川某登山狙擊殘官軍十數人而二道賊皆敗官軍乘勢突入城下殘兵奔兵器走此役斬獲六百八十餘人會津將橫山主稅死之西鄉賴母以身免海老名右門自盡官軍遂取白川白川奥羽要衝途通八方故先扼之攻守而使兩軍爭之後屢襲之遂不能拔○二日賊軍自板室百村出襲大田原城主飛驒守太田富清已逃矣是日官軍在白川而太田原無援故陷然賊亦寡兵不能守之奔城而去會津撤北疆之戍專守三面○朝廷下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七 北川氏正本

追討彰義隊之令參謀大村益次郎在帷幕部署諸軍所嚮薩摩肥後因幡自湯島長門肥前筑後大村佐土原自本鄉而備前津阿波尾張紀伊安藝筑前兵各有所嚮○朝廷布告天下曰皇道新復國是漸定乃機出於親裁百事將備當是時獨不備者金穀也嚮德川慶喜奉還政權當併返國家之用度未然而及春來時變故朝廷無所入所出費用不貲又頃征討兵士棄家殺身一途報國而軍費不給兵食不足則挫奮進勦絕之銳氣皇威為之弛平治之功業不速立億兆黎庶久

受塗炭之苦日夜所勞宸衷也故內外百官及普天率土之臣民奉承聖旨感戴朝恩知畢生報効在於此時而有兵力者以其力有負財者以其財上下合力扶植四海平定之功各去一己之私考天下之大事基有餘補不足之天理各應其分助金穀費用則同兵士殺身盡於朝廷此為下者之定分也○止舊貨幣丁銀豆板銀通用○十日布告曰曩大駕自浪華凱旋也朝命令建立豐太閤社抑太閤者撥亂反正翼戴紂合其功績亘古今且赫耀皇威於海外振起寶運萬世人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八 北川氏正本

臣之模範也而其廟祠廢毀今當再造之因當時受其恩顧後裔仰欽其英風者宜助建立也又曰太政一新正賞罰表節義興起天下之人心既追崇豐太閤楠中將之精忠英邁而癸丑以來唱義盡忠魁於天下死國事者及諸士草莽有志之徒冤狂罹禍者多矣其所為舍親子之恩愛離世襲之祿去墳墓之地拂風沐雨潛行四方專憤舊幕之失職以死哀訴或鼓舞縉紳或游說諸候出沒頭晦不厭辛苦竟拋身命者全出於明名義而挽回皇運之至情其志實可嘉尚也況有大勳勞

於國家者豈可忍湮滅乎因表其志操于天下且其忠魂今建祠宇於東山佳域永合祀靈魂焉天下衆庶益貴節義可奮勵也又曰今春伏水戰爭以來及東征各地之討伐忠奮戰死者日夜跋涉山川暴露風雨千辛万苦爲國家殞命其忠敢義烈以爲士道之標準歎感之餘更建立一社於東山永祭祀其靈魂焉猶後來藏身王事者速可合祀天下一同奉戴朝旨益可抽忠節也○十五日昧爽官軍齊逼東台賊兵各被酒銳意開門衝突卻陣廣小路適風雨烈官軍乘之發大煩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二十九

北川氏正本

百去勢函根督府議遣三雲某中井忠以小田原以其藩兵討之時小田原藩私援昌之助直殺中井遂三雲督府乃遣諸軍問罪小田原藩主畏縮殺首謀討殘黨以請哀朝議削小田原封許罪於是關東八州悉定○朝廷以特旨命德川氏收祿其遺臣自是德川氏臣屬歸順者多詔以駿河遠江及奧羽地七十万石賜德川家達家達龜之助也○廿三日賊襲官軍於戶倉村既而官軍稍至乃縱火棄營而去○水戶寅黨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弥太郎等率兵四百入越後合賊軍扼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

北川氏正本

長岡小千谷等地其勢日熾官軍襲小千谷破之分兵扼要衝隔信濃川而陣別軍守榎嶺妙見道金倉山榎嶺左川右山爲長岡之要路也尾張松代兵擊拔其營四方官軍環攻長岡迭有勝敗居十日賊大聚圍妙見道榎嶺絕河東之援路官軍孤立參謀黑田了介山縣狂介撰河東精兵衝其腹背而隊將三好運太郎堀潛太郎竹田十左衛門率長門高田兵二百人乘曉霧衝拔消筑摩川會霖雨水漲舟船覆沒僅達前岸直撞賊營賊很很棄守而走斬獲數十奪大砲而薩人可

三百日植下村濟諸軍踵進獲嶺妙見官軍亦會之鼓譟齊進賊兵燔城城主備前守牧野忠恭間行入掾尾午牌官軍入長畠城忠恭走投會津長門飯山與叛兵與賊戰金崎村破之追蹙賊別軍絕其後官軍潰夜縱火村落拔金崎村將略與叛加賀高田兵攻之島崎村不利賊取島崎而襲安田尾張兵設伏而賊襲官軍後敗兵反之尾張師不利長門高田兵來援賊縱火中島村官軍敗走賊取見附村○是月改官制曰議政官曰行政官曰神祇官曰會計官出納司用度司驛遞司營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一

北川氏正本

繕司商法司偵幣司租稅司隸之曰軍務官曰外國官曰刑法官監察司鞠獄司隸之始置京都大阪長崎箱館越後府及奈良兵庫大津笠松高山久美濱日田倉敷富岡富高諸縣乃以議定參與屬議政官右大臣三條實美右兵衛佐岩倉具視為行政官輔相前右大臣鷹司輔熙為神祇官知事中將龜井茲監為副知事中納言萬里小路博房為會計官知事仁和寺純仁親王為軍務官知事長岡右京亮為副知事宰相伊達宗城為外國官知事納言大原重德為刑法官知事侍從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二

北川氏正本

池田章政為副知事宰相長谷信篤為京都府知事右衛門權佐澤宜嘉為長崎府知事侍從清水谷公考為箱館府知事春日讚岐為奈良縣知事伊藤俊介為兵庫縣知事辻將曹為大津縣知事長谷部甚平為笠松縣知事梅村速水為高山縣知事伊王野次郎左衛門為久美濱縣知事松方助左衛門為日田縣知事佐々木三四郎為富田縣知事木村得太郎為富高縣知事○朝議以一橋田安二家列藩屏高家以下為朝臣乃以元高家交代寄合稱中大夫元寄合兩番祿高千石以上稱下大夫千石以下至百石稱上士並賜舊祿安堵如故○置貢士對策所以菊亭次郎充之每月以五日為對策日乃立策問條件曰和稅章程曰驛遞章程曰造貨幣曰定權量曰與外國結新約曰內外通商章程曰拓疆曰宣戰講和曰水陸捕拿曰招兵聚糧曰定兵賦曰築城砦武庫於藩地曰彼藩與此藩爭訟○定諸官印制太政官印二寸五分諸官府藩縣印二寸二分諸司印二寸三等官以上為勅授官署太政官印四等五等為奏授官署行政官印六等以下為判授官

署其所屬官印。先是，朝廷以金一万五千，賜新官事松浦武四郎，以其從事於蝦夷地方，且獻著書地圖也。○六月，會津兵次五十公野。米澤將千坂某等議曰：「新發田藩首鼠兩端，不及今討之，恐貽禍。」三日，仙臺米澤兵攻新發田。薄城下，米澤將三瀨清藏等要新發田。徵藩主出，質於米澤。及出兵，表信曰：「不然，則旗鼓相見。」五日，藩主溝口誠之進出城，而館清水谷將出，質也。於是會津兵退五十公野。仙臺米澤兵舍松崎沼，出新發田農民四聚，撤橋梗道，以沮藩主北行。明日，揭旌旗，持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三

北川氏正本

竹槍填咽城下。藩主父直薄饗清藏等三人於城中曰：「農民蜂起，蓋藩士嗾之也。而勢不可制，如之何？」三人退。議曰：「農民不可以口舌服也。」九日，仙臺諸將會五十公野。召其藩老溝口內匠郎監山崎重三郎，讓其約數事。出首謀者，十日內匠等攜首謀二人來，而陋劣不類。諸將怒其詐，遣歸。其夜內匠等來約出兵，會米澤遣重臣大龍新藏至，曰：「新發田出兵，則不必質也。於是新發田不出，質初與羽之連衡也。以越後委米澤，故多處分之。」越後為上杉氏舊國，今故丁讓信三百年忌辰，因祭祀。

追遠，厥亦越人云。○十一日，新發田出援兵數百人，與仙臺會津兵分道啓行。時官軍列寨自出雲崎至山麓，而仙臺等寨自忠戶橋連，椽尾自海岸跨山麓，相持砲戰。十二日，會津兵襲白川城，官軍逆擊之。和田山登其將遠山伊右衛門，又破之。占天神及米村先是，小田原役游擊隊百餘人乘長崎艦走岩城，官軍追蹙至平瀨上陸。十六日，仙臺岩城兵逆擊官軍於平瀨，破之。○二十日，賊兵自新田村出襲植田村，破官軍。時官軍大舉將攻會津，扼白川要衝，而棚倉平泉諸城未下。先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四

北川氏正本

是聞經史講筵，使右京亮秋月種樹侍讀。○廿二日，北越大總督仁和寺純仁親王率親兵徵兵及足守小松明石小野高鍋福知山三日月等諸藩兵凡六百二十餘人發京師。是日，天皇臨小御所，賜日月旗及劔，其參謀軍監恩賜有差。○廿四日，昧爽官軍分兵出一，自畑澤一自本道並進，戰鄉戶，破之。未牌技棚倉城，城主播磨守阿部正孝走，須賀川。○廿八日，官軍進攻平泉城，賊潰兵走湯長谷小名濱。官軍水陸尾擊，遂臨湯長谷城。於是賊兵復萃平城。○初，輪王寺宮至會津松

平定敬牧野忠恭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等亦在焉尋至仙臺○秋七月朔昧爽官軍襲平城米澤兵擊卻之○五日空閒兵二百餘為官軍守壁屋為賊所破失大砲糧仗時官軍將攻平城參謀河內某佐久間某部署諸軍因備前柳川佐土原兵向湯本道柳川別軍與薩摩長門大村兵向小石濱道○十三日諸軍薄平城賊兵出城二里以土豚筑砲臺拒之因備前柳川兵擊走之直逼城下賊兵乃設砲城外聯銃拒戰而多用倭銃會風雨不能射官軍奮關破關拔外郭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五

北川氏正本

仁親王出自越後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左衛門權佐生基修從焉官軍據長岡扼要衝而德川亡命及會津米澤長岡兵列塞相持連戰未決○廿四日官軍欲破賊寨直向會津乃部署其所嚮時新發田已屬官軍別將分兵援之諸軍欲待明且戰長岡將河合繼助偵知之率死士五百每人齎一日糧日暮經八町冲潛兵過官軍列寨之間直薄長岡城縱火市鄺官軍在城中聞砲色以為我兵進擊之彌而聲漸近細作忽報賊來襲官軍大驚一軍失色初賊之來襲也約舉火為號火起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六

北川氏正本

入奧羽顧奴輩顧後不能持久諸軍助之渠但勝稍懈可一舉而取也○廿九日昧爽官軍乘大霧自妙見出遣人謀營果賊皆偃臥官軍直入揮刀刺擊殺獲數十亂發小銃賊兵驚潰官軍吶喊縱火四方直逼長岡砲聲震地賊辟易弃守而走官軍遂復長岡城捕市民通敵者斬狗軍門長四自五月至是屢罹兵燹城閤市街延燒略盡蕩為荒野○官軍航海抵松崎進扼新發田城連陷水原新瀉勢如破竹米澤將上杉主水千阪某甘糟某會津將佐川官兵衛莊內將石原多聞桑名將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七

北川氏正本

山股十左衛門寺會議見附曰敵扼新發田絕我糧道則腹背受敵而今我兵寡不足分為今之計在徒河西軍於河東退扼信濃川而出兵於若松米澤以討新發田耳米澤人曰濟川拔與板而後徒之未晚也於是會津莊內米澤各發使告急○是月改稱江戶曰東京○初奧羽連衡諸藩以輪王寺宮及覺王院在仙臺勢益熾遂與官軍絕朝廷詔削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官爵下詔追討而南部莊內兵日蹙秋田城秋田孤立危急在且夕既而薩摩土佐肥前島原平戶官軍援秋

田討南部莊內復侵地官軍大振傍迫隨定先是川除道孝以下在敵地流離艱楚至是衆皆為再生之念當是時諸道官軍深入敵地二本松既陷中村三春等順而仙臺兩部莊內米澤四藩尚屹然抗之官軍奮戰取駒峯而分兵討四藩○八月米澤兵伐越後者將撤守就國先鋒已過八十里越會津桑名長岡人要之于途曰貴藩撤守則我軍孤而河西之兵悉歸於敵米澤將千阪某曰則東方同盟之諸藩累陷敵將入米澤故我主簿命越後兵以守國境先鋒已旋不可奈何聞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八

北川氏正本

報警於河西約其上途度已東矣既而河西軍更敗而退次加茂蓋米澤人知勢不支而歸順之意已決○詔曰自朝綱一弛政權久委武門今也朕賴祖宗之威重而皇統太政復古是大義名分之所存人心之所歸嚮也嚮德川慶喜還政權亦自然之勢況近時宇內形勢日開月盛方此際非政權一途人心一定何以持國休振紀綱哉於是大一新政法與公卿列藩及四方之士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奉天子之事而非一人所私也然奧羽一隅未服皇化未降梁延

禍於地方朕甚患之夫四海之內孰非朕之赤子率上之濱亦朕一家也朕於氓民何有為四隅之別敢外視之之理乎惟妨朕政体害朕生民故不得已降五畿七道之兵以正其不廷顧輿羽一隅豈悉乖亂昏迷哉其間必有明大義辨國体者或其力不及或勢不能支或情實不通或事体齟齬以至今日如此者宜不失此機速定方向以表其素心朕親有所接縱令雖為其黨悔悟其罪改心服歸則朕豈隔視之哉必處以至當之典玉石相混庶猶共同所不忍也汝眾喪體認此意勿因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三十九 北川氏正本

一時之誤遠十歲之辱○布告曰近年有志之輩自天下形勢不得已往々脫藩籍周流四方唱義殉難一變數百年偷惰之風大維持國家之命脉今朝廷際會復古之運自資其倡首之力然朝政一新萬機親裁立皇國一體之政令府藩縣歸途爾後萬民於天下無不可歸之府藩縣苟脫其戶籍浮浪終身或離其本別有所容則背政体也若脫走之風盛行僥倖之道相聞悖法破制誰與維持國家哉既有春來所令猶不沒從前之功而防將來之害與天下有志共執法立制矣舊來

脫藩之徒復歸舊地正戶籍全信義其進退得當禪補一新之政治○九日 天皇行幸賀茂下上兩廟是日天氣朗晴都下人民拜盛儀者如堵○伊斯把尼亞國請和親貿易條約乃命將東久世通禧寺島陶藏并關齊右衛門委任之○十六日朝廷 詔奪彈正丑二品朝仁親王官位配于安藝朝仁中川宮尊融也先是德川慶喜之東走也朝仁竊通聲息於關東而慶喜拒之至是事覺時慶喜在水戶有流言舊臣將奪慶喜去慶喜必有變奏請徒駿河見允乃徒屏居靜岡○十九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 北川氏正本

日德川臣榎本鎮次郎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等奉永井玄蕃亡命率開陽回天蟠龍神速千代田形長崎大鯨大江鳳凰九艦林鎮定北國投書朝廷脫品川海而去入仙臺二艦途遇颶風沈沒德川氏急以走舸追之不及即啓狀朝廷朝廷大怒乃擬以海盜告各國公使曰勿與之接又令天下禁與糧食初朝廷收德川軍艦也榎本等哀訴乃收其四艦特賜其餘榎本嘗學兵於和蘭最善水軍而部下精強開陽艦架大砲二十六門蒸氣力兼四百馬堅牢精緻榎本朝第一衆咸賴之而

不悅慶喜恭順三兵隊之脫江戶榎本等在品川沿通謀約見機相援及聞東北連衡相議曰吾黨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援陸軍則天下之事可圖也至是亡命是日官軍發二本松向方成嶺嶺在會津二本松之國境地頗峻岨賊徒扼之築壘防官軍官軍乃鼓勇一擊破之其夜露陣嶺上先是薩長土大村柳川佐土原官軍攻三春城城主秋田萬之助直降伏謝罪即進入二本松賊軍結柵糖澤村守備頗嚴官軍乃分兵三隊縱火迫邑自三面砲擊甚急賊兵大辟易走本宮官軍又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一

北川氏正本

進攻擊之數日迭有死傷○官軍陷村松城城主丹波守堀直休走津川會津兵退扼赤谷石間二關官軍攻赤谷會兵逆擊之山内銃丸交注會將三宅小左衛門等督衆健闘槍刀相接官軍不進長門兵起過而進殺傷適當官軍無利收兵歸新發田既而官軍大舉拔赤谷石間二道進陣諏訪嶺會兵退沮會津川相持別使小隊守谷澤村凡兵五千三百餘人官軍倍之弥漫前岸連日交戰○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議曰會津根蒂也如仙臺米澤枝葉也蔓枝舍根故隨

滅隨起不如絕根蒂則枝葉隨落且若松城早雪踞今三十日天沍寒不得輒進豈可失此好機會乎即下令聲言伐仙臺分諸藩兵分署仙臺遂與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兵轉自石筵入向會津廿日登方成嶺會兵守之廿一日會兵自嶺上俯擊官軍官軍不撓連發大砲會將田中某橫擊官軍官軍奮鬪走之又別破之石筵二枚橋而夾擊廣野會兵大敗多殪於道官軍追蹙蹙之酸河野○廿二日官軍至猪苗代猪苗代距會津五里餘芦名氏之舊城也會兵守之不支而走將撤石橋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二

北川氏正本

沮官軍官軍渡之擊瀧澤嶺賊會兵乃走○廿三日昧爽官軍進擊大野原強清水賊走之會將上田某督衆苦戰敗兵卻守瀧澤村初會津編兵隊為四曰朱雀最強曰青龍次之而老者曰玄武幼者曰白虎是日白虎隊將日向某率衆戰瀧澤不利或死或走留者十六人苦戰知力不支登飯盛山望見城外火起以為城已陷乃向城再拜曰臣事畢矣各相耦刺而死官軍乘勝逼若松城下市民負擔奔竄時城主客保在瀧澤收兵入城官軍追擊拔外郭進攻城北門大砲連射九無虛發

官軍乃退時精兵多出戊疆外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稚
取悉出守郭白髮老秃多揮槍死之官軍圍城南門入
江總助等十數人揮槍突出官軍辟易長將高須某勸
衆曰安藤市藏等伎倆吾知之不足畏也總助等多殪
官軍而死昔年長人學槍於志賀小太郎高須與安藤
皆為其門人故云爾小原右衛門馳馬將入城中官軍
銳而斃之其下斃之而入城會津老田中土佐神保內
藏介出守北郭事急屠腹而死家老西鄉賴母擊其子
入城其母妹妻孥與族西鄉小森町田等妻子火家偕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三 北川氏正本

內女竹揮薙刀戰擲擣死之年二十二松平定敬傳中
春山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出城北走米澤米人約之
定敬以下九十六人又赴仙臺而圭介復歸會津救野
忠恭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亦後止走廿五日黎明
城兵出搏官軍戰天寧坊官軍多斃參謀散兵於各所
城兵亦不追城兵又出別軍擊其後城兵亂官軍及戰
大破之城兵走入城時尾張紀伊肥前兵自白川入安
藝守津宮大田原兵自藤田行擊沿道兵黃昏皆會城
下官軍勢大振夜三鼓城兵出戰官軍苦戰卻之其後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四 北川氏正本

伏及而死初容保為守護職賴母入京勸其辭職失肯
得罪屏居至是使再起視事及白川陷賴母謂事不可
為主張歸順而同僚以白川陷歸罪賴母議不合賴母
乃出城北行歸榎本等家老內藤可隱上田為閑等殺
妻子死其先塋之側野村監物年八十入城忱慨屠腹
而死或婦女殺兒入城或死于家城中使女子看護創
痍製造彈藥先是會津嚴鎖四疆以扞衝突而官軍自
間道擣虛城中狼狽不遑搬糧米鉛硝官軍營城外日
連發大砲以族諸軍至廿四日城兵出擊官軍中野平

城兵集夜襲官軍頗苦城北隔濠有藩士家官軍設伏
兵出沒發砲城兵射火箭焚之郭內士人宅延燒無遺
時越後官軍據平地會兵壘山上夾會津川相持官軍
濟川屢襲之不利薩將中山某新發田將石川某等為
擒乃生還之欲悉銳力戰入越後而若松敗聞至會兵
燔谷澤營引兵轉戰於車嶺野澤皆不利○廿六日二
本松官軍取天寧寺山此山距城僅十町餘俯瞰城內
乃自山上發砲城中連晝夜彈丸如雨而城兵堅守不
屈○廿七日 天皇即位於紫宸殿其式庭上中階南

面中央植大幣旗一旗其左右日月兩幣旗各一旗其
東西御前幣旗各二旗中階以南左右二方對立左右
幣旗各五旗東西相距七丈三尺其次各退東西又立
左右小幡各五旗階南中央設地球象其南奉幣案又
其南宣命版其南折東設外弁諸員標宣命文大覽
已畢下之宣命使諸衛各勤所部立前庭辨事設幣南
殿近衛府列陣鼓進陣鼓行擊陣鼓如法諸門鼓皆應
左右大將近衛次將中務省輔及內舍人左右衛門及
門部大舍人內藏大藏掃部主殿等官人皆就其位次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五 北川氏正本

諸儀已備時外辨以下就幄座典侍就版位九等官列
承明門外左右外辨告儀備於內辨內辨廣幡內大臣
忠禮就東階南幄中神祇知官事鷹司前右大臣輔熙
居西階西幄中兵庫頭居內辨幄南既而兵部丞命兵
庫寮鼓師擊外辨裝鼓諸門鼓應之聞東西腋門少頃
褰帳命婦二人威儀命婦二人就高御座左右左有
栖川中務卿職仁親王右山階常陸太守晃親王自東
西階昇立高御座兩側次侍從富小路敬直自左美
濃權介長谷信篤自右進立殿上少納言高辻修長少

納言五條為榮在左右對立伴佐伯二氏立承明門下
門開兵庫頭召鼓師擊鼓諸門鼓應之七等官以上自
承明門左右並進就位輔相右兵衛督岩倉具視在中
階東南隅之東西面議定儀同中山忠能前大納言正
親町三條實愛大納言德大寺實則大納言中御門經
之推中納言松平慶永宰相伊達宗城在西南隅之西
東面參與知府事辨事判事列其南知官事副知官事
議長判官事一等知縣事列輔相南相對三等海陸軍
將在左第一幣旗之北西面又推弁事推判府事史官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六

北川氏正本

一等判縣事在一等知縣事南東推判官事三等知縣
事知司事在判府事南西北面二等譯官在三等知縣
事南東北面八等九等官在承明門外官掌筆生列左
西面守辰東面次外辨自承明門入就標又親王公卿
候南殿北廂東有位諸候候東廂無位諸候狩衣直垂
徵士宦士候日華門南側中下大夫候月華門南側於
是天皇自清涼殿著高御座內侍二人奉劍璽前
行置玉座左而退辨事上笏褰帳拊鉦褰帳命婦二人
自後階昇褰帳諸仗稱警群臣齊拜宸儀辨事上幣

而退神祇知官事自西階昇受幣奉之于案再昇殿復
奏群臣再拜宣命使就版宣制群臣再拜外辨上首三
條而大納言季知進上壽詞而伶官奏樂樂畢群臣再
拜左親王奏礼畢垂帳拊鉦饗帳命婦昇垂帳諸仗稱
蹕 天皇還御本殿而擊退鼓諸門鼓皆應九等官先
退次外辨侍從褰帳威儀內辨及參役諸員順次退出
伴佐伯鎮承明門諸衛鳴解陣鉦皆退諸儀乃畢先是
連日霪雨此日天霽人皆為 聖瑞所致乃賜盛饌於
群臣四等官以下無位諸員各賜黃袍一領其宣命又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七

北川氏正本

曰現神止大八州國所知須 天皇我部吉止萬宣布
敕命乎親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召止宣布
掛畏皮平安宮爾御宇須倭根子天皇我宣布此天日
嗣高座業乎掛畏皮近江乃大津乃宮爾御宇志
天皇乃初賜此定賜倍法隨尔仕奉止仰賜此授賜此
恐美受賜倍御代御代乃御定有可上尔方今天下乃
大政古尔復賜此擅原乃宮爾御宇志 天皇御創
業乃古尔基倭大御世表弥益尔吉倭御代止固成
賜彼其大御位尔即此賜此進尔不知尔退尔不知尔

恐美坐止宣布大命乎衆聞食止宣布然尔天下治
賜倍君波良爾乎得乎平久安久治賜布物尔在奈
所聞爰朕雖淺劣親王諸臣等乃相亢奈扶奉尔事小
依尔仰賜此授賜倍食國乃天下乃政波平久安久仕
奉倍志所念行須是以弥抱正直乃心尔 天皇我朝
廷乎衆助仕奉止宣布 天皇我敕命乎衆聞食止宣
壽詞曰八十日波雖有今日乃生日乃足日尔掛卷
挂畏皮明神止大八州所知食須 天皇乃天津御位
尔登里賜倍此乃御賀乃庭上尔親王臣等百官人等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八

北川氏正本

恐美忍言祝奉尔朝日乃豐逆登尔称辞意甲場久
言卷波雖畏未國稚土推理時高天原尔天神諸伊
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二柱乃大神尔此多陀用幣流
國乎修理固成止詔知言依志賜倍此次伊邪那之命天
照大御神尔詔尔汝命波高天原尔所知止事依而賜
倭次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尔 皇御孫之命乎
天津高御座乎坐尔天津壘止為尔八尺勾聰八咫鏡
草那藝劍三種乃神寶乎捧持賜尔言壽波宜尔皇我
宇都御子 皇御孫命此乃天津高御座尔坐尔天津

日嗣乎天地乃兆萬千秋乃長五百秋大八洲豐稔
稔乃瑞穗之國乎安國止平饒所知食止言寄奉賜
國中尔荒振神等神問志賜此神掃々賜此語
問志磐根樹立草乃垣兼語止至天之磐坐於天之
八重雲乎伊頭乃千別尔千別至天降依賜此四方
之國中尔山城乃日高見國乎安國止定奉下津磐
根尔宮柱太敷立高天原尔千木高知至天津日嗣所
知行策皇御孫之命乃美頭乃御舍乃天之御孫日
之御孫止称辞竟奉留四方國者天之壁立極國之退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四十九

北川氏正本

立限青雲乃竊極白雲乃墜居向伏限青海原波掉控
不干舟艦乃至留極滿都々気至自陸街道者荷緒縛
堅豆馬代至留極立都々気至明神止天下國乃八十
國島乃八十島漏留事無々墜留事無々弥高尔弥廣
尔所知食須白皇御孫命之大御世乎手長乃御代止
堅磐尔常磐尔天地止其尔平々安々所知食乎事乃
御賀乃吉詞乎恐美恐美称請意申賜此申須大歌
和太都美乃波末乃末左古遠可楚遍都々伎美賀千
登世乃安理可須耳世武○廿八日會津兵陣船戸隔

川相持官軍進彈戸砲乃連發於川岸擊地穴居避丸
船戸距若松五里而聞砲聲如雷○廿九日今天下曰
今為萬姓將有東幸先以輕裝發輦供奉者能體
此意務去修飾省沿道之疾苦乃使少將山内豐軌加
藤遠江守為前驅中將池田慶德為後驅侍從池田章
政池田丹波守加藤出雲守供奉又使少將島津忠義
少將毛利廣封少將鍋島直大中將井伊直憲等警衛
京師美濃守黑田長知警衛大阪○會津兵屢出與官
軍爭山官軍擊卻之更築砦於東南隅銃九連發以困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

北川氏正本

城兵城將佐川官兵衛擇精兵千餘人期決戰客保
親出勞之賜以正宗乃服感喜佐川率衆出城客保送
之門衆辞訣而行即分兵進擊官軍官軍力戰卻之城
兵轉戰長命寺櫛多坊伏田園林茶担擊殲官軍而城
兵戰死亦多更修砦堡分戍桂林坊融通坊柳原坊材
木坊等數所以通西南糧道自是城兵時出搬運米鼓
薪炭而村民負擔餅菓食物納之絡繹不絕城中報時
鐘徹一月日夜不止彈丸雨注而鐘聲和之又放紙為
於城上以示餘暇○是月朝廷令奧羽追討諸軍曰曩

官軍之發以來拔堅挫銳其忠勇義烈達天聽有敷
感因錄諸將之勲功以備後世之龜鑑乃定勲功等級
督府參謀軍監等去偏頗彼我之見以公正至當之議
判其等級其勲功等級分三曰總督參謀以下曰司
令官隊長以下曰兵士而各分上中下一等上功曰能
容衆議畫策謀略皆得其宜以效天下平定之績者中
功曰能維持一方以挫強敵終助平定之業者下功曰
以多當寡五有勝敗者二等上功曰使令得其宜使兵
士同心協力破大敵拔要地者中功曰以寡挫衆勇發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一 北川氏正本

振起者勝其力於全軍者下功曰雖勇進奮戰其隊
下多死者三等上功曰奮戰超衆其身罹銳刃鋒鏑
或衝敵斫墨終殞命或奪敵輜重糧食者中功曰激戰
先衆或殿而力戰身被重創者下功曰乘敵軍疲靡進
擊獲首級者○海江田武次為軍務官判事宮崎達次
郎為奈良縣權判事井口嘉一郎齊藤素重為津九藏
為權辨事三澤揆一郎為箱館府權判事天州縣知事
佐々木三四郎為鎮將府判事山口繁藏為越後府判
事○九月二日徵士青木齋宮松本省庵任刑法官權

判事井上聞多罷長崎府判事兼外國官判事為佐渡
知縣事小松帶刀為外國官副知事吉井源馬為徵士
佐渡判縣事岡田準介為會計官權判事兼租稅司知
事如故緒方洪哉任玄蕃少允叙從六位上補典藥寮
醫師○四日小松帶刀任玄蕃頭○五日橫山春庵任
主稅大允叙從六位上補典藥寮醫師○先是五六日
官軍不敢進城兵亦不出相持於是官軍自南者既拔
大內関山自本郷長驅至飯寺村城中糧道絕佐川聞
警即起至河原坊水戸兵自城東來援時城兵出伐材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二 北川氏正本

木坊者奔走而走佐川叱咤反之分兵扼片原坊柳原
坊及柳堤而戊南境者稍聚吶喊合擊官軍潰走是時
會兵在西面者猶扼船戶官軍自南入分兵略坂下進
持船戶會兵顧而潰官軍夾擊大破之至是會津國境
戊兵皆敗奔戊入城而大鳥圭介等自塩川北走至仙
臺投機本等○六日自讃岐奉迎 崇德天皇神璽
之京師飛鳥井坊稱白峰神社○少將鍋島直大以外
國官副知事為參與○七日朝廷 詔賜秋田中將直
衣一領名刀一口賞其孤立賊中唱大義教諭近隣諸

藩也。○會津城中議欲潛兵南出襲官軍。資其糧仗以決戰。佐川率諸隊及水戶兵自南坊出。次一堰。又別隊自西至。使之襲飯寺。不利而還。乃部分諸隊。約一自本道向大內。一自間道夾擊官軍。其夜宿小塩村。八日改元。明治。詔曰。體太乙而登位。膺景命以改元。洵聖代之典型。而萬世之標準也。朕雖否德。幸賴祖宗之靈。祇承鴻緒。躬親萬幾之政。乃改元。欲與海內億兆更始。一新其政。慶應四年為明治元年。自今以後。革易旧制。一世一元。以為永式。主者施行。○中將東久世通禧為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三

北川氏正本

外國官副知事兼神奈川府知事宰相中將四辻公實免。越後府知事為三等陸軍將四條大夫免。柏崎縣知事為越後府知事。○軍務官命長門德山小倉久留米阿波出雲安藝福山大野宇和島諸藩出精兵於東京及秋田箱館。又使姫路藩警衛大阪。○十日川合左五郎為徵士。笠松縣判事池邊三郎免。越後府權判事白濱勘兵衛為徵士。日向縣判事久我維麻呂為柏崎縣知事。○會津兵自二道進向大內。遂至田島。時越後官軍入若松城下。諸道官軍會之。○十一日佐川等議悉

甲間行襲白川城。執之遣使仙臺。賴援本等力大舉反戰。時城中糧將盡。十二日城兵報佐川。開糧道而伐高田村者亦告急。佐川分兵留二隊扼南方。使一隊守本道而自率兵至高田。使人四出聚糧。欲破圍以納糧。時官軍四面環高田。○十三日城兵乘夜襲官軍於城東。官軍不諳地理。狼狽騷擾死傷過當。○十四日官軍決攻擊之策。自三面逼城。砲擊至日暮。樓櫓及牙城破裂。多死傷者。一城辟易。叫邑震。天然城兵或放紙鳶。務示餘暇。此日城兵出襲。詎方小田垣官軍力戰卻之。○前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四

北川氏正本

右大臣鷹司輔熙罷。神祇官知事更為議定。新前左大臣近衛忠房為神祇官知事。○十五日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助等議曰。攻圍保久。恐變或生。不如一舉決勝。敗乃部署諸軍所向。攻擊甚力。城兵嬰壁守之。是日發大砲千餘。官軍更襲青木村。城兵出與高田村兵夾擊之。先是米澤既有歸順之意。遣使於城中勸降。至是為先鋒入若松。以表歸順之意。且仙臺以下諸軍不振。稍有請降之意。自是城中援絕糧竭。勢力稍屈。○十七日官軍襲一堰。取之。會津老一瀨要人死之時。賊兵也。

城南村落以為應援官軍乃至飯寺村分為二隊一向中野村一沿高久川堤迫擊於是賊兵砲擊數合且進且退遂不能支棄巢窟而去○十八日假以九條家邸為皇學所梶井宮為漢學所集天下人材講究文武○十九日令曰鐵倉五山其他貸金於伊豆相摸之民而收其母子督責嚴急也然當時兵役不急水害亦多可以想萬姓之疾苦也因雖其子金不可苛責矣○先是二本松藩主丹羽長國出謝罪書請總督府自屏祐齋地寺院米澤藩主上杉齊憲亦出書請降伏會津臣手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五

北川氏正本

代木勝任秋月亂永面縛至米澤營請事米澤避嫌遁送之土佐陣土佐兵檢之二人請降伏之命參謀等會議許之初土佐卒為城兵所獲城兵乞金乃使鈴木河村入土佐陣中前請以卒為導參謀授旨徵容保父子出降軍門開城納兵器刻日還之二人復命城中○二十日 天皇行幸東京車駕發西京岩倉中山十種高野富小路石山飛鳥井廣幡以下公卿及池田章政伊達宗城木戶準一郎大木民平等供奉焉 天皇前青蓮院宮而遙拜 天智天皇山科陵即日至今大津縣此

幸也沿道鄉黨孤獨罹水火災害者或老老孝子義僕等皆賜物有差以定天下人心之方嚮洵曠世之盛典也○廿一日車駕至石部驛伊達宗城憶農民之艱苦路傍摘稻穗五莖其成熟分上中下三等別加罹水害不熟之穗并和歌一首以供 天覽○廿二日以 天皇誕辰停天下刑戮賜酺宴於供奉群臣自是以此日為天長節使海內遍祝嘉節○官軍遣中村半次郎山縣小太郎至會津城門手代木秋月二人迎之召藩主父子父子從容著礼服脫刀出伏於是二人出哀訴書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六

北川氏正本

且曰今夕獻城中兵器父子及家族屏居妙國寺藩士族明日退宿苗代諸官軍護之乃許之於是若松城陷藩主哀訴略曰臣容保曩在京師奉職蒙莫大之鴻恩未報萬分之微衷而自當春起暴舉於伏水以至今日陸續枕王師今何以辭之乎哉故臣父子及家臣死生唯仰朝廷之 聖斷耳但至國民與婦女子無智無罪也願以特別之慈情處至仁之寬典敢冒萬死伏所祈也重臣長修亦出書曰寡君父子蒙無窮之 天眷不能一報隆恩卻觸 天譴遂至今日之事體是臣等頑

愚疎暴失輔導之道之所致也請處臣等嚴刑以代寡君父子之命○宮原中務為奈良府判事柏木總藏長谷川三郎兵衛為會計官權判事桑原衛士之助為刑法官權判事間島萬次郎為刑法官判事齊藤篤信齋為會計官權判事春田基太郎為大阪府權判事以將大原重朝為辨官事權中納言山内豐信為議事休裁取調方總裁秋月種樹福岡孝弟大木氏平鯨馬誠藏森金之丞神田孝平為議事體裁取調○廢高野山學侶方行人方非事吏方三派名目復金剛峰寺旧号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七

北川氏正本

改称金剛寺○越後府称新泻府神奈川府称神奈川縣○賜金五万兩於大垣藩以出兵勞苦且部内罹水害也○廿三日高野廣馬為徵士新泻府判事○若松城中樹降旗西北二門桑容保喜德及萱野長修據原景武内藤信節山川某原田某海老名某寺出城而降納城地兵代參謀檢之薩摩土佐兵護送容保父子家族於瀧澤如國寺而城兵四百餘人皆降送之猪苗代在城外者送之鹽川皆幽閉茲命○朝廷詔東北征討諸軍曰諸軍勇進長驅既逼賊巢窟捷報日至

天皇嘉之然遠販之地天稍向寒風雪慘苦故為防寒賜毛布各一○廿四日伊地知正治與書大久保市藏曰昨會津父子降軍門藩士悉退猪苗代賊已平矣夫若松城方五六町之平城也然石垣曲折盡巧妙殊以敢死兵士三千大砲五十門小銃二千八百挺死守之則數月之間豈可攻下乎而官軍侵入也以神速出於意外不能糧米火藥運輸城內僅三十日而糧食盡彈藥乏遂陷沒焉然要之由諸將士勉勵與皇運之天幸今遣須磨敬三郎平田伊藏侍膝下請就悉曲折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八

北川氏正本

初官軍之攻若松也以四疆險阻不能搬大砲皆齎十二斤砲故舉天下兵環攻孤城費三十日云然城兵多執一發銃而官軍用後裝銃一射連發故所嚮兵鋒甚銳會津已降德川亡命及桑名松山唐津等兵多走仙臺○廿八日仙臺南部莊內其餘諸藩相踵而降皆獻城地兵器至是奧羽乱始平先是會津之未降也仙臺士慷慨曰背盟約先降非大藩之義也星相五郎金成善大荒井左馬督原隼太等欲出扼白石仙臺藩主恐遣使召之星等欲自殺援本論之與俱航逃○朝廷賞

中將池田慶德精勤盡忠及其藩士軍功屢召奏其所見○先是命江川太郎左衛門開鑛於伊豆毛倉野金山○冬十月二日水戶姦黨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弥太郎等率其黨數百人入水戶掘弘道館正黨奮戰不利乃馳使訴之朝廷詔近國諸藩討之姦黨大敗市川朝比奈等挺身匿下總水戶人捕之處斬極慘酷○七日車駕至三島驛詔江川太郎左衛門賞其義祖以來數十世血統連綿為國家盡力○九日詔天下使諱惠統睦三字蓋以皇祖仁孝天皇諱惠仁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五十九

北川氏正本

皇考孝明天皇諱統仁今上天皇諱睦仁也○賊將大鳥圭介土方歲三人見勝太郎等率兵士二千五百人及開陽回天蟠龍神速長鯨大江鳳凰七軍艦發東名濱至折濱先是已命徒合東北連合諸藩欲謀再舉而諸藩靡然降伏官軍於是圭介等將拔函館也○十一日車駕至神奈川外國人拜觀國簿儀衛自艦中發祝砲○十三日天皇臨幸東京城總督宮有柳川熾仁親王鎮將右大臣三條實美東京府知事烏丸光德等奉迎于品川驛自是西城為皇居總督宮奏東北鎮

定之功選錦旗節刀優詔賞其功勞自餘武官賜金有差自是以萬機出於宸斷廢總督鎮將府○十八日朝廷令天下寺院禁神佛混淆中世自浮屠氏冒本地垂迹而部習合之說數千年來神佛混同而不分至是禁之○十九日夜脫艦徒着南蝦夷鷺木港時風怒浪驚飛雪浸々不辨咫尺人見勝太郎本多幸七郎等詣函館府將有所訴率兵士三十人冒風浪上陸踰弟部領赴岨下村時府知事侍從清水谷公考在龜田五稜郭而秋田津經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數十人伐之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

北川氏正本

聞賊艦來襲棄守入函館尋走津經青森遣堀真五郎報急東京○廿一日賊軍分兵為二大鳥圭介將一軍土方歲三將一軍分道向函館官軍逆擊大野卻之圭介出兵援之官軍敗衄歲三寺向鷺木踰川吸嶺間行入函館分兵略近鄰拔大野○廿三日賊軍大進與官軍福山大笠兵戰官軍潰走賊燒一本木有川彰義隊後發仙臺途過颶舍船入鷺木無幾大舉襲七重村官軍逆擊破之賊將大岡甲次郎諏訪部信五郎揮刀挺前賊兵見之競投銃拔劍及戰官軍遂不能支退五稜

郭賊敗七重村。此日官軍死傷多。賊將大岡三好小久保杉田等皆死。○廿五日 天皇臨小御所。使講資治通鑑。詔在京諸候許陪講筵。此日自漢高祖記開講。

焉。爾後以例月五日為之日。○賊軍進後。五稜郭建旭日旗章。而開陽田天神連蟠龍諸艦入函館港。不見官軍。輒上陸。取函館。推永井尚志為函館奉行。告在留外國人裁決事務。官軍創痍者在。九稜郭及函館空舍。賊善視之。遞送津輕。○朝廷命水本保太郎調查明律。○廿七日佐竹氏軍艦將航兵庫。不知賊艦在函館入港。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一

北川氏正本

賊兵忽使其船將田島慶藏井上千城及英人二名上陸。乃奪其艦。○廿八日朝廷令諸藩曰。天下歸府藩縣三治。而三治可一。然至藩治則各任其藩意。職制區々因改定。般同軌。藩治職制具遵奉之。曰執政體認朝政。輔佐藩主。總裁一藩。紀綱政事。曰參政。參與國政。與聞一藩庶務。曰公議人。奉承朝命。代藩諭備議。負執政參政。雖藩主所任不拘。從前沿襲門閥人材登庸。務上公舉。曰執政。參政之外。兵刑民事及庶務職制皆藩主之所定也。概可准府縣簡易之制也。曰廢藩主所置側

用人等。史置家知事。可使專掌內家之事務也。曰公議人。自執政參政中可撰出也。○後藤象次郎岡本健三郎為治河使。宮川小源太為治河副使。○賊軍率開陽神速二艦。自白津陽向松前。其陸軍亦自五稜郭進。○十一月朔賊艦入函館港。祭祝砲賀。此地為所有散米錢於市。在大收人心。時援本鎮次郎松平太郎等至。五稜郭初賊兵擒松前藩七櫻井恕三郎。至是使櫻井齋書遊說。松前藩人大怒。殺之急。糾合兵將襲城。兵賊將土方歲三督兵七百。人將入松前進陣。及打村時。函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二

北川氏正本

館賊兵欲窺松前。動止率艦入福島灣。松前城距海灣纔二町餘。灣中殊多暗礁。冬天浪暴。雖蒸氣艦不可輒近。且海岸築砲臺六基。防禦頗嚴。而松前之兵知賊入港。自砲臺及山谷樹林間砲擊之。彈丸如雨。賊亦發石榴彈。應之。連轉灣內。避彈丸。至日暮二十四斤實彈自賊艦右舷洞入。舢舨其餘連中舢舨風浪益烈。遂不能上陸。還函館。既而賊兵水陸並進。援本松平寺入福島灣砲擊陸地。而大島土方將陸軍自福島野越薄松前城。兵欲決戰。是時城主志摩守松前德廣在江刺隊將安

田嶋三知其不可抗，徒德廣於外，而藩士鈴木藏太郎、田嶋某怒之，往江刺殺安田父子，一藩騷然。○三日，輪王寺慈性親王自仙臺歸東京，後送之西京，幽伏見宮。○五日，賊兵逼福嶋城，下城在地蔵山麓，地勢頗險，距城門一町，而有峻阪，道路屈曲不可進，而坂下有市街，距之六七町，有小山，山上有一寺，稱法華寺，賊兵先據此寺，遂進薄城，城門閉不開，賊兵數十潛近傍林間，並銃城門之開，城兵不知，一戰殲賊，忽開門，賊兵奔，銃城兵狼狽不暇，閉門投銃，敗走。於是賊兵急進入城中。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三 北川氏正本

時山上賊兵既上，地藏山出，城後亂入城中，前後夾擊，城兵不能支，或斃或遁。藩士田村某縱火，城內死之松前城亦為賊之所。○詔遣榎辦事藤原獻於泉岳寺，吊大石良雄之墓，賜金幣，曰：汝良雄能重君臣之義，復仇死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奮興起，朕嘉賞之。○六日，水戶藩主民部大輔德川韶武訴朝廷曰：臣兄慶喜蒙天譴而屏居焉，臣亦可屏居耶？○七日，朝廷以特旨召會津仙臺米澤二本松以下二十餘藩，詔曰：賞罰天下之大典，非朕一人當私，恒取衆議，決至正至平也。今

如容保慶邦，若使百官將士議之，雖各有異同，要之其罪均宜處嚴刑，而容保之罪最大，死尚有餘罪。朕熟按之政教治世名義，明人心則固可無，亂臣賊子今也朕不德教化不行，紀綱不振，而七百年來幣習之風由來久矣，抑如容保長於門閥，假有人爵者而為今日之逆謀，必有首謀之臣，朕因斷之曰：推其實，恕其名，憐其情，假其法，宥容保以下死一等，誅首謀逆臣，以處非常之寬典。朕亦將親勵精圖治，弘教化，輝德威，汝百官將士其體之。○十日，詔禁錮仙臺藩主伊達慶邦於芝山。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四 北川氏正本

內良源院○十一日，賊兵既取松前，又欲取江刺及館村，海陸並進，松前德廣與其臣數十人自江刺走津輕。賊將土方歲三率星永井等自本道向江刺，松岡四郎自五稜郭發，聞道梗本等以水軍進，其艦時賊兵移書東北諸藩曰：我等既無地容身，然又無降伏可謝之罪，夫蝦夷地者皇國北門，而樞要之地也，將創開拓之基，永絕外夷窺竊之念，曩訴之朝廷，未能蒙允准，於是同志者辦緩急疾徐之機，自至此地，欲訴之函館府，馳使者而函館府史膽小智淺，却襲擊我等，我等乃出兵，

為防禦而彼等空函館而走松前藩亦不知我等之意
忽加兵我等乃抗之彼自燔城內及民舍而遁我等雖
大怒其疎暴不忿視其民苦塗炭今以救其疾苦為先
務而我素非有恨於松前況於奧羽諸藩乎然茲倭饒
舌之徒矯朝命欲妄擊我輩以瀆奧羽之兵請列藩愍
我等冤祭我等志為日本北門篤有盡力若不然徒且
我輩為賊出兵則不唯必死防戰直逼其城下○十二
日賊兵分路一自松前一自五稜郭進賊將松岡四郎
至稻倉石官軍據險關隘路防之賊一隊登路旁峻嶺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五

北川氏正本

橫擊關戍兵官軍辟易而走○十三日賊將土方歲三
等至小沙子擊官軍踰其險路直向江刺○詔幽米
澤藩主上杉齊憲父子於芝山內淨運寺○十四日賊
水軍將榎本等乘開陽艦自松前灣沿海至江刺投錨
族天明時岸上唯見一二篝火耳以爲天明飛雪滿山
北風凜烈寒威如削鼻岸上寥々無人音武發砲無
復兵士應之者於是下舟上陸問土人乃知官軍不在
奪江刺以撫之待陸軍至而日已暮風浪大起入夜益
激烈開陽艦將摧賊兵即悞觸暗礁遠出之洋心信蒸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六

北川氏正本

氣力而激浪烈艦掀翻而觸礁不能再進船進退惟谷
賊皆失色連日夜暴風不止榎本等在船四日風勢少
殺乃携兵伏上陸後十餘日全船為風波破碎此艦上
成鐵榎本等留學和蘭新所製造架大砲二十八門其
蒸氣機四百馬力凡製造六年而成伏水之役追薩摩
春日艦及鑄製汽船自攝海至阿波洋砲擊數合遂焚
鑄製汽船於由岐浦彈丸數十中春日艦兩乘在房總
海邊屢逞威力堅牢精緻日本第一之艦也至是破之
賊兵失其所恃初此艦之觸礁也西館之賊聞之以神
速回天二艦來援之而暴風逆浪不得嚮近回天直上
洋中神速損蒸氣機關不能動遂巡移時亦為風波所
掀翻船身欲傾而不可如何於是賊兵皆携兵器上陸
而賊陸軍二道分兵冒涂雪逼館村新城連擊官軍官
軍鎖陣門訖發大小砲不得近焉時賊兵跋涉山川不
能搬運大砲唯發小銃賊越智一胡但奈誠一即自門
扉下潛入撤門貫殺乃吶喊闖入門內官軍不敢屈搭
鬪數合力防之既而奪其要處隊伍紛拏遂不能敵而
走時官軍中有一入道曰三上超順跳入彈丸雨注之

中左手持祖板防銃丸右手揮刀與賊鬪橫田豐一郎見之以短銃米超順斬伊奈誠一郎又向豐三郎豐二郎欲以鉤擊之鏢機不發投銃不暇拔刀即以左手握刀欄寸步將退損雪滿地足滑而蹶顛超順乘虛跳斬豐三郎賊軍監堀覺之助及黑沢正介遙望之馳至刺超順殺之而官軍踰柵逃走賊竟拔新城然以兵士疲倦不可守縱火於岩越鷄村○十五日松平藩主書曰賊艦追討之命下於弊藩日夜痛心欲速奏○因請以寬天之旨慶喜代家達蓋是時下追討命於德川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七

北川氏正本

家達曰曩晚使所移書侮慢不敬今據北地以為動攻擊地方列藩其罪不可不討而其藩既主恭順有藩屏之列疎出兵討賊軍○十九日松前藩主松前德廣率七十人去熊石村向津輕平館先是賊勢益熾奪指倉石小沙子要地松前藩或議曰四百年来世襲封土一朝為賊之所有上對朝廷下向祖宗無辭可謝一藩枕城死之歟曰曲小伸大素籌略之所存也今俟官軍之至謀以復之舉上下一決之使新田主稅率兵三百餘備賊兵乃去熊石村○廿一日松前德廣入弘前港

上陸自屏居樂王院時賊兵追擊官軍江刺及鷄村兵皆至熊石新田等度眾寡不敵率兵三百直降賊兵無復抗拒者賊兵乃取熊石○朝廷許東京市民與外國人交易於鏢砲洲○静岡藩主德川家達叙從三位左近衛中將○廿二日英吉利米利堅佛蘭西和蘭伊太利等諸國全權公使參朝拜天顏各國上書請益厚交誼○廿四日朝廷以德川家達幼冲使水戶藩主德川昭武代追討賊艦慶喜亦請自討之不許○廿七日朝廷以東北鎮定告成績於神宮因下還幸之令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八

北川氏正本

○廿八日天皇御濱殿觀海軍線練大村益次郎為軍艦奉行以其精勵海軍詔賞之○十二月二日朝廷命右兵衛督岩倉具視至橫濱接英米佛蘭西等六國公使止局外中立之令別與書曰奧羽越之背藩已降伏謝罪各出誓書仰政府之裁決國內無復抗政府者全國平定政令出一故自今賣軍艦戎器於我或貸之亦無異議請其領之○特詔幽容保於因幡藩邸其子喜德於久留米藩邸其餘幽之各藩乃削仙臺南部米澤庄內諸藩封地使同族嗣之先是松平定敬板倉

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等自函館乘外國艦去。向支那上海而復歸。出降云。○七日朝廷下令曰。奧羽二國曠漠僻遠之地。而古來教化不洽。國中因今置府縣。遍施教化。乃分陸奧國為五。其十二郡稱警城國。十一郡稱岩代國。十四郡稱陸前國。十郡稱陸中國。四郡稱陸奧國。又分出羽國為二。其三郡稱羽前國。九郡稱羽後國。○八日。天皇發輦。東京城。伶官奏樂。奉送至品川驛。○十二日。車駕至府中。新三位中將德川家達詣行在拜。天顏。○各國公使上國書曰。謹奉慶局外中。

明治新史

卷之一

六十九

北川氏正本

立之命。○十四日。朝廷下令。列藩曰。保安萬民。立永世不朽之皇基。固在萬機政令。出輿論衆議也。故曩置議政行政官。自各府縣出徵貢士。而春來兵禍不絕。未能起之。方今四方稍平。使諸藩公議人及徵士為會議萬機。決於公論。因假以舊姬路藩邸為公議所。自來春開議焉。各去彼我之私見。熟議公正之國典。○詔志摩守松前德廣曰。闔藩勇奮。以寡當衆。折衝苦戰。盡殲屏之職。武門之榮也。因賜直垂一領。金三千圓。以慰將士之勞。○十五日。賊軍既略松前全地。發祝砲五發。郭賊

亦應之。是日賊樹五色旗。章于船片。夕翻風。夜街市懸花燈。滿街照映如白日。實亂後之壯觀也。於是松本守告函館在留各國領事官及英佛船將曰。我等自今裁決港內事務。請來謀之。既而英佛船將慰曰。諸君至此。固欲開拓日本之北門。其國之神益亦不少矣。我等為諸君解之。日本政府獲本等謝其厚意。作奏表托之。略曰。曩臣等主家之及滅亡也。朝旨欲救臣等飢餓海嶽之恩。孰不感戴。雖然。德川家二百年來之家臣不下三千萬。而今以賜封七十萬。不足悉給之。且懷士心者。徒不能任農商。設使窮餓抵死。銜難冒艱苦。移終古未開之地。開拓泰蕃。驅無用之人。與有用之業。欲以報天恩萬分之一也。曩齋主龜之助歎訴之。朝廷未許遷延引日。彼三十萬人竟餓死也。必矣。於是臣等不忍坐視之。故上書四條公出艦品海。冒烈寒風雪。開拓蝦夷。且為北門鎖鑰。而府知事清水公公不採臣等言。妄為賊襲之。松前藩亦斬我使者。連討臣等。臣等不但除却彼等。方今農商安業。人心歸服。既開山野。故請賜此地。於舊主。永為北門護衛。且臣等所謂三十一心矢。而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七十

北川氏正本

無他者止然無主長則如手足頽目之無別開拓警護亦有未盡者因擬德川血統使總裁之則衆感奮激動不毛僻地變為富有之鄉北門鎖鑰亦為金湯之固然則邦內之利可益興外寇之禦可愈嚴也實方今急務非此一事而何也且春來國內兵禍踵作萬民苦塗炭所謂兄弟鬩牆者遂似促皇國之衰弊而招他邦之笑故臣等固不好戰鬪而啓兵端者其情實出於不得已唯仰天監耳因介英佛船將述臣等丹心石腸伏請皇慈垂憐蒙允准時賊兵假置其首長倣米利堅共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七十一

北川氏正本

和政治之例衆投票公撰其人乃以榎本錦次郎為總裁松平太郎為副總裁荒木郁之助為海軍奉行大島圭介為陸軍奉行以五稜郭為牙城人見勝太郎為松前奉行松岡四郎小杉雅之進為江刺奉行永井玄蕃中島三郎助為函館奉行總其地方庶務以盛行開墾澤太郎左衛門為開拓奉行移二百餘人於東北地各要地置一小隊兵海邊山道築砲臺以警衛其地○十八日詔天下曰近欲祭殉國者靈魂因戊午以還元國事者或脫籍流離者或就幽囚者或其妻孥苦飢寒

者列藩其調查之○十九日車駕著閑驛初右兵衛督岩倉具親乘氣船自海路至是供奉西上○二十日朝廷令曰明年二月十五日為公議所開議之期○議員出可代藩論人才為大藩三人中藩二人小藩一人自今執政參政中選舉一人不拘藩大小各出一人○廿二日天皇還幸西京公卿諸候百官諸有司各著衣冠直垂奉迎之○廿三日朝廷令曰頃籍名於金錢通用或托事於社寺造營以僥倖之利誘惑民心固澆季之弊風而使情三民職業者也爾來嚴禁之○止

明治新史

卷之一

七十二

北川氏正本

四日又令天下曰禁產婆賣毒藥或施墮胎術○廿五日祭孝明天皇於南殿以三週忌辰也公卿諸侯微士參拜○廿八日女御入內即日立為皇后諱美子前左大臣一條忠香女也○先是德川氏購甲鐵艦於米利堅是歲復至橫濱港政府欲收之米人執局外中立令不肯至是政府論恥之其堅牢或出于開陽艦右云

明治新史卷之一終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一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 □ =14664052

SS□ =14664052